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史部第七三冊目次

望都縣新志八卷

〔清〕陳洪書修 王錫侯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陳啓光纂

一

黃山導四卷首一卷

〔清〕汪瑤輯
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二〇五

新鐫歷朝捷錄增定全編大成四卷

〔明〕顧允撰
明末刻本

鍾惺等補

三六七

史貫十二卷〔原缺卷十二〕

〔清〕周士儀撰
清康熙十七年自刻本

五五七

望都縣新志八卷

〔清〕陳洪書修 王錫侯

陳啓光纂

清乾隆三十六年刻本

湖南省圖書館藏

平都縣誌序

惟年華國賢文學
輔世藉修編而究之
儒者之經綸皆文學而
已矣邑令易親民之
友

序

書子慎簡乃曰尤敬點
陟使惟是稽簿書課
錢穀已也將自牧之謂
何故苟里稱或必自
憲察民情辨乎風土
始至業在民情乎

之德而望邑政者如
道為

幾面之股肱也保陽之
門左第以邑祇彈丸
人解掌故余嘗號
江表心於覽世如酒

序

其民物而典冊缺如
僅存存於此而付之
於子至安上之膝如
指掌也邑令陳君以
進士起家學文學
為經綸夙以循吏

自新治舊政人寧
政舉績奏

昭廷行止稿寧大邑
新出矣特年主新修
邑誌以進披閱對色
主之係字更治民生

序

三

方席不綱舉目張余
既嘉主經綸之卓而
又服主文學之優夫刀
筆筐篋大體不奇者
此仕道之乘也一以作史
此子家之廣也六儒修之

取此陳尺於移字催科

之小廣收情採治波
討源俾數百年未集
之故蹟一旦勒為成
編收之覽在後白失
規隆替一切因革損

序

四

蓋之傳不存於史乎
左則以是為陳君之
文學歟抑以是為陳
君之經緯歟不為
序

特調每隸市波後司布政使

江都楊素素漢

因所不從年月見其殊異之至矣

序

五

序

序

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職
方掌天下之圖辨其人民
財用穀畜之數要以周知
其利害則郡邑之有志豈
第尚才華廣聞見以炫耀
一時哉蓋將敷陳得失覲

述廢興上以備採擇於輶
軒而下以示準繩於司牧
望邑要衝也北接

神京南通九省伊耆誕毓之
鄉人文聿起泉源灌注之
地水利宜詳況我

朝重熙累洽式廓日增

皇上特命儒臣纂輯文獻通考

凡天下田賦戶口以及輿地四裔靡不兼綜條貫以

備

聖朝

之典要望雖叢尔邑可任

其簡冊失傳什不存一哉

邑令陳君以名進士來宰

序

二

斯邑下車伊始正值水旱

頻仍差務倥傯之時而君

措理裕如政修澤逮公餘

之暇復網羅放失輯修邑

誌俾缺者完散者聚微者

顯誠盛舉也余服官

畿輔已多歷年所時以民生

休戚地方利弊爲兢兢今

披是誌而讀之則見於地

勢之低窪則修築是籌也

於衆泉之滙渚則疏濬是

策也於水田之荒蕪則桔

槔是謀也於車馬之艱難

則編氓是憫也推之誌風

序

三

俗則思培瘠土誌學校則

冀復侵田凡茲記載之所

及何一不本父母斯民之

真意余日以此勗同官今

於茲編寔獲我心焉夫坐

而言者起而行君諒非徒

托空言者也他年績奏循

良即於斯乎券之是為序
乾隆三十六年歲次辛卯
九月上澣保陽郡守長洲
宋英玉譔

序

四

新脩望都邑志序

邑之有志合之則為郡志
合郡志則為省志合省志
則為統志而皆始於邑志
邑志之所關豈淺鮮哉粵
稽禹貢山川賦役肇圖志
之始周禮則職方外史圖

序

一

書之掌各立專官蕭何入
關專收圖籍朱子下車必
詢志乘其知本欤我
國家定鼎以來屢詔州縣各
勤修葺今

聖天子大化翔洽版圖式擴曠
古未有西陲歸誠之始即

命創修志乘

奎光炤耀弁於簡端夫伊犁狃域尚勤載筆况望都側近京輔密邇

皇風詎可因循樸陋文献荒蕪以自適於文明之化乎余以菲材忝

序

二

膺承乏間嘗披覽舊志幾近百年字跡漫漶耳詢及職官人物不獨宋唐以上埋沒於風煙蔓草莫可跡尋即有明以來亦且故老失傳典冊無徵存什一於千百可勝慨哉始即有志

序

三

搜羅繕稿成帙值驛務紛繁又旱潦頻仍官民交迫未敢厭堂階之喧聒而為靜閣之揮毫然五年受事百結縈心終不敢舍此舉而置諸度外也今夏有友名孝廉王韓伯以落第南

旋道經來訪因留頓行李歇朝夕商確以成志事王君亦欣然允從竭盡心力凡地利名踪親同閱歷尺碑卧碣儘肆摩挲進鄉老而諮詢恐幽隱而或遺較之舊志則增者十分之五

惟重複者則就芟焉通稟
各

憲俱蒙獎允併蒙

府尊頒志查補乃就剖剝夫
望都為堯帝誕降之地萬
古文明肇祥於此五千年
以來山鍾水毓為奇偉為

序

四

名流男忠女烈者不知凡
幾而登錄僅止於此則予
方抱惄然之慨豈敢謂此
區區者明備無憾足以快
意又望邑為產泉之鄉而
水利未興旱潦無備民鮮
盛藏閭閻之生氣未暢士

序

五

多枵腹藝圃之翱翔寔難
而且差務殷煩不息晝夜
驛站之伺候其彫敝更為
可憫而余忝令長未能興
利救弊與士民難目前之
困而收永久之利叨濫爵
祿抱愧奚似豈敢謂邑乘

一脩而余之盡心於望邑
苟如是是亦足乎然此亦
一邑之大事不得不先為
經營以畢余之始志諸所
為未竟之端大起而振興
之以無負乎陶唐之遺風
而不忘其所自財深有望

於同志及望邑之士民且
此役也考前明馬張二公
之所修葺不可得

國朝李公所修者時值吳逆
之變軍興旁午未暇搜羅
故多缺漏今雖遍為採輯
恐一時耳目窄隘遺珠未

序

六

叔廣輯而續編之尤有望
於後之君子

峇

今上御極之三十六年歲次辛
卯桂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知望都縣
事加三級宜黃陳洪書敷

文氏謹序



序

七

康熙十七年營州

李天璣 邑令

舊誌序

聖世雍熙之盛首稱唐虞然有甲子
可紀嗣是禪代繼承載紀漸備則莫
如通典通考通志諸書儒者謂之三
通信矣雖然作志者豈一家而大約

皆詳該宏鉅原本經史以立言何也
志者誌也經之裔也史之翼也通其
志以成天下之務者也載諸誌以備
天下之治者也是志之所關誠大且
要矣昔孔子因魯史而作春秋上係
庫賞罰予奪下切庠世道人心朱考

亭歷任閩浙必留心於誌而聖賢之
學問帝王之經濟以出鄮侯隨高帝
入關諸將競取秦府庫財物何獨收
相府圖籍悉關河扼塞之險成一代
興王之業繇此觀之凡爲令者其間
之建置因革生齒繁簡風俗醇漓物

產消長賦稅增損官職遷代政事得失人才隆替與夫勲烈忠義之疊與流寓災祥之還至然年異而月不同耳聞而目靡覩爲令者不能周知而取正焉曠也 今上御極之十七年方制萬里環四海之外爲帶幅員

最廣爰

命纂修一統志檄下郡

邑雜志之以備採輯余承乏是邑邑
爲孕帝勝隄風土靈秀然世代歷久
兼兵燹之餘搜輯匪易第詢事於芻
牧耕樵之口尋跡於荒烟斷草之中
恐挂漏者十五聞 命而弗志志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舊誌序

三

焉而弗備亦曠也爰延邑之先達者
舊博蒐旁羅或取之名山或得之家
藏循厥典籍而少識施爲緩急之序
視諸故府而稍得斟酌權宜之瀾凡
有奠民生益治道裨風化以翼贊我
國朝萬世丕丕基者敢有遺庠因折

類分門編年繫事蓋歷三月而書成

計卷六而定冊庶展帙徵實按圖有
據後之視今耶異今之視昔矣至於
天爲加絢地爲加藻黼黻而火龍輝
煌夫億載尤有望於後之君子焉共
事者司諭秦君司訓劉君縣尉楊君
邑人傅子周子王子麻子例得并書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舊誌序

四

重修直隸保定府望都縣新志姓氏

直隸保定府望都縣知縣陳洪書

字敷文號靜齋江西撫州人乾隆丁丑進士

編次

候選知縣

候選知縣

縣陳啟光

字東白江西宜黃人乾隆癸酉舉人

同輯

望都縣儒學教諭

陳煜

字星如萬全人乾隆丙辰舉人

望都縣教諭管訓導事

李森

字翠巖宣化人乾隆丁卯舉人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重修姓氏

望都縣典史

曹文英

字景華安徽績溪人禮部儒士

邑人拔貢生

左堂

字由未號勉成乾隆癸酉選

邑人撫寧縣儒學教諭

徐學

字文璽歲貢生由大名府訓導陞

泰閱

邑庠生

周烜

字儀者

太學生

左文焯

字其華

太學生

徐鏘

字乾用

校錄

邑庠生

徐恒

周養志

周頌

督梓

邑庠生

麻蘭

字挺卿

朱祥凱

字瑞升

葛垣

太學生

朱鉦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重修姓氏

二

王之臣

字良相

繕寫

左文光

張正邦

葛文熊

張子元

李自新

于文燮

許文錦

高躋天

劉中元

王文煊

張國賢

王悅賢

郭良弼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重刊姓氏

三

望都縣志原修姓氏

明

馬

京

休寧人成化十三年間知縣事督修縣志

張前光

彰德人知縣事萬歷十八年輯修縣志

同輯

學諭樊雅賈學訓呂繼儒

國朝

錢振龍

鐵壁旗人知縣事康熙十一年纂修縣志成快陞任去

同輯

學訓任之龍巨人張首賢

傅雲舉周元會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原修姓氏

四

李天機

奉天鉄嶺人知縣事康熙十七年纂刻縣志

同輯

巨人傅雲舉周元會王度麻鑒

望都縣志創始無考即馬張諸志亦鮮存留李志

又不載前序及同修姓名夫飲水者思源蔭木者

知本鼎彝之傳彌古彌貴今文獻無徵亦未如之

何矣

重修望都縣志啟

宜黃陳洪書 邑令

國有史冊邑有志書彼載禮樂刑政之由此登風俗
人物之紀二者均重千古爲昭緬惟望都夙稱勝壤
孕則天之大聖於茲發祥鍾靈地之殊尤歷年誌瑞
允宜壽諸竹帛不致沒於風烟乃事曠百年陳編已
卽於朽蠹世閱三代新簡再缺於增修雨灑風灑恐
費山川之鍾毓年湮世遠莫徵文獻之詳明此固邑
人之關抑亦長民之責余才慚製錦職忝牽絲北轍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志啟 五
南轅疲迎送而力竭夙興夜寐愧撫字以心勞敢辭
俗吏之譏尙爲文采之慕爰商寅友進謁諸生聘名
流而司墨卿簡賢能以勦校職成城合志不逾百日
之期繡梓完工共肩千秋之舉忠孝節義燦繁星於
秋旻詩賦文章滙英流於瀚海於一邑誠爲生色諒
多士盡有同心爰列啟言廣申布告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日

重修望都縣新志卷之一 目錄

卷一

新序 舊序 修志姓名 舊志姓名

目錄 凡例 圖經 天文星野

地輿志 建置沿革 形勝 疆域

山川 城池 公署 村堡 附墩鋪

卷二

學校 附社學 賦役志 田賦 倉穀 附留養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目錄 六

戶丁 鹽政 集稅

卷三

驛務 橋梁 水利管田 土產

風俗 祠祀 陵墓 寺觀

牌坊 古蹟 八景

卷四

職官志 官制 知縣 縣丞

典史 教諭 訓導 主簿

驛丞	大使	千把總	封贈
選舉志	徵辟	進士	舉人
選貢	恩貢	歲貢	例貢
武進士	武舉	武職	吏員
卷五			
名宦	人物志	人物	孝友
烈士	義官	鄉耆	義施
族寓	節婦	烈婦	孝婦 <small>附老婦</small>
望都縣新志	卷之	目錄	七
災異	兵禍	軼事	
卷六			
藝文志	堯母廟記	帝堯廟記	儒學記
城隍廟記	火神廟記		
卷七			
各廟記	雜記		
卷八			
詩	賦	聯	助梓姓氏

凡例	
一望都縣志創修無考即明時馬志張志皆遍求莫得康熙十七年李志初印者亦且寥寥前遭兵燹民間又鮮譜牒考究良難故甚踈畧幸各廟碑石尙多四處抄錄且查府志及畿輔通志諸書因得萃舊成篇後有據者再期增補	
一志以志實前志可仍者原不必作聰明以求異至于義例未妥者不得不更正以歸于是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凡例	八
一舊志于諸條之下有所發明者皆頂格書之其有現今一得者皆低一格或以余字別之	
一廟祀寺觀雖非緊要然政事之大治人事神且統志雜錄皆收條內故舊志所無悉爲創補	
一職官雖微命策天府前志自宋元以上知縣事者悉無姓名若縣丞典史主簿驛丞大使雖明時者一無所存可勝慨然今悉查碑石畿輔通志保定府志分欵添增不但此也康熙十七年以後令典	

論導吏案忝備風雨場然莫考亦從石碑撫拾誌
其大概百年之間散佚如此孰謂志可不勤加修
輯

一邑令奉

天子命代爲牧民地方利害原不禁直陳知而匿之欺
也矯而誣之亦欺也望邑之賦役水利形勢驛站
亦利害所攸關故於此不勝徘徊顧念而不能自
已也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凡例

九

一忠孝節義秉天地之正氣樹風俗之典型不以微
賤貧窮而或遺故於此尤加意焉至於無從稽考
斯亦已矣而心猶然歎也

此度修輯部署秩然踴躍從事一月而諸稿繕成
後之君子有志於此固不可視爲易然亦何必畏
其難哉

一每項之下不接連寫者利於添也若果有憑據志
未載者不妨後來添補但須秉公不得快私臆而

妄增耳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凡例

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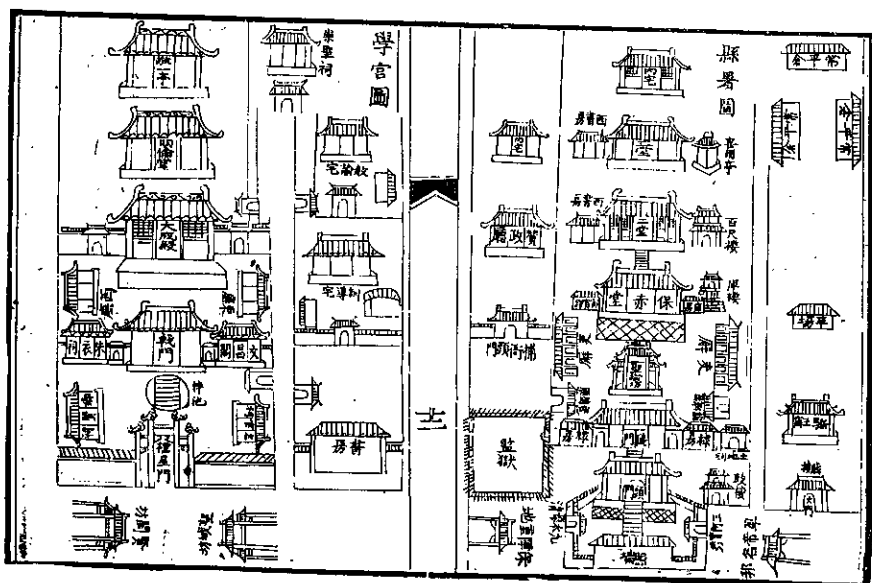
望都縣圖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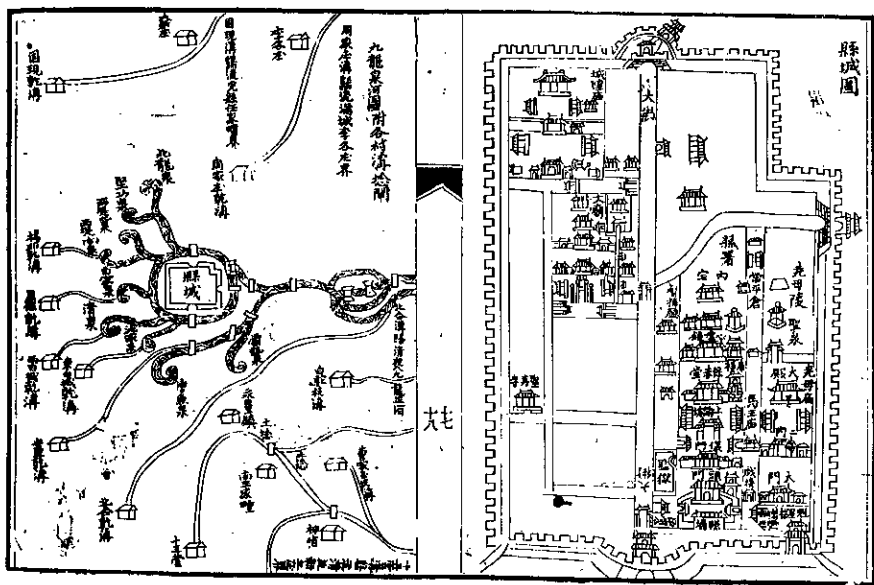
古人閱書左圖右史史言其文圖徵其實也況地志山經尤非圖不顯或總或分是不一圖總以觀其大概分以觀其散體合而觀之而幅員之廣狹山川之扼要與夫神廟衙署無不瞭然於心目之間故諸志必以圖為首焉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七





分野圖志

稽虞書帝堯命羲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日月列星之經緯乎天者其質也自敬授後始知東作西成之義以利民用故善天文者莫如堯虞都氏實誕生之生其地者不敢云最爾一區有關天象亦不敢云最爾一區無關天象也作分野圖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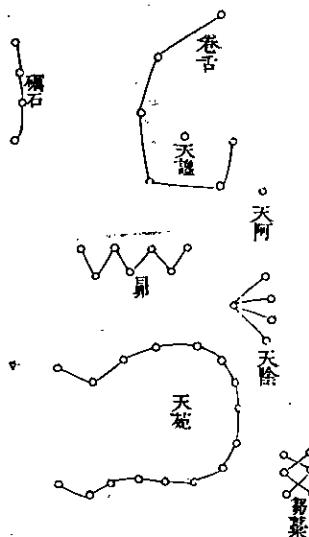
分野

其星昴畢其次大梁周禮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望都縣新志卷之一 分野圖志 九

之地所封域皆有分星禹貢冀州之域是箕昴畢分野後漢志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為析木於辰在寅為攝提格律為應鍾斗建在亥燕之分野屬幽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為大梁於辰在酉為作噩律為姑洗斗建在辰趙之分野屬冀州

按一統志保定北屬燕南屬趙邑北距易水二百二十里南距中山六十里其分野入昴一度當在昴畢之分大梁之次也孫炎云昴畢之間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然

泉星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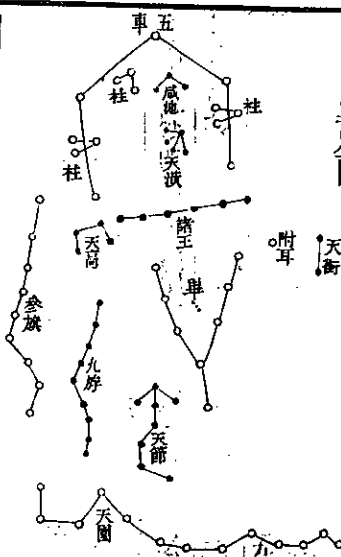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星圖

三

畢星圖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星圖

主

按太史公天官書畢七星十一度爲日月中道天之耳目也一日髦頭主獄事明則天下獄訟平甘氏曰天阿一星在胃東主察山林妖變天陰五星在畢柄西主從天子弋獵之臣天苑十六星在畢畢南如環狀天子之苑囿養禽獸之所也主馬牛羊芻蕘六星在苑西主積藁草者以供牛馬之食天子之藏府也卷舌六星在畢北主口語天譏一星在卷舌中礪石四星在五車北主磨礪鋒刃

畢八星十七度主邊兵弋獵畢間二星曰天街主伺候關渠附耳一星在畢下天高東南隅主聽得失天節八星在畢南主使臣宣德威諸王六星在五車南主宗社藩屏王室天高四星在參旗西北主遠望五車五星三柱九星共十四星在畢東北主天子兵車舍天潢五星在五車中主河梁濟渡之處咸池三星在五車中天潢南魚圍也參旗九星在參西五車之間天旗也隨志參旗一曰天旗一曰天弓主司弓

誓之張侯變禦雞玉井西南九星曰九旂天子之旗也主邊軍進退天苑之南十三星曰天園植果蔬之所也 尹畊曰衆星者萬物之精質具於地而氣形於天分野者周天之次舍縣象於上而示法於下考一國之休咎則國星是稽察諸變之凌犯則分野必辨蓋並行也然則分星之宜致祥也記可忽諸俱舊志
按分野之說古人有辨之者然自古占禳祥又多有所驗未可以幽渺而畧之第天官書所載分野之星繫以九州州之郡邑以百計皆統同也同則可以省矣然縣固州所分也從同而志之亦以知仰觀之交焉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三

方輿志

夫志昉于九丘周官小史外史掌之圖肇於九鼎周官司徒職方氏掌之皆九州之跡也望都于唐虞三代時幅員遼濶經嬴秦分析後而名山膏野概不隸矣所存者最爾一區且土滿人稀未抵鄰邑之一隅茲惟卽境覈實凡山川城池公署廟學坊垣之建暨村墘橋梁疆域舖舍之設並次于左作方輿志

建置沿革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方輿志

三

通鑑云堯母慶都氏則慶都之名其來遠矣在唐代以前或爲地名故堯母名之自分疆後在唐則隸冀州城虞隸幽州夏仍隸冀州商周因之戰國時爲趙慶都邑秦置慶都縣隸鉅鹿郡析其北鄙置曲逆縣卽今之完縣也漢隸冀州郡中山國元狩六年封中山靖王子爲廣望侯更其名曰望都晉隸冀州郡中山國北齊省入北平今完縣隸東北道隋因之唐武德四年復置望都隸河北道博陵郡宋隸河北東路中

山府遼省之金復置慶都縣隸河北西路中山府元初隸真定路尋改隸保定路俱隸直隸省部明隸保定府初隸北平布政司尋改爲直隸國朝仍隸直隸保定府乾隆十一年十月初八日奉

上諭朕自正定回鑾固城祁水之間有縣焉與堯母同名雖述古之義也觸目躊躇于意弗安其易之仍爲

望都欽此

沿革表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沿革表

五

世代

總部

郡國

縣名

唐

冀州

唐國

慶都

虞

幽州

慶都

夏

冀州

慶都

商

冀州

慶都

周

冀州

趙國

慶都

秦

鉅鹿郡

慶都縣

漢

冀州部

中山國

望都縣

晉

冀州部

中山國

望都縣

北齊

省

隋

省

唐

河北道

博陵郡

望都縣

宋

河北東路

中山府

望都縣

遼

省

金

河北西路

中山府

慶都縣

元

直隸省部

保定府

慶都縣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沿革表

五

明

北平布政司

保定府

慶都縣

國朝

直隸

保定府

慶都縣

乾隆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改

望都縣

形勝

邑據要衝桑麻萬井

見宋劉邦五嶽廟碑記

京省振地

舊志

千尋翠壁欲參天以起萬斛珠泉不擇地而生

舊志

輿輔通志補入 按此

邑以蕞爾一區介在衝途北四語逼肖望都景物

拱 神京南通九省誠扼地也而又上接保定下連

定州所云攝乎大國之間者也邑小矣而差則浩繁

地磽矣而賦則過重然差繁賦重則必人稀地荒人

稀地荒則愈苦差繁賦重勢所必至曷其有極此闔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形勝

美

縣紳矜百姓所以有願就裁省之請豈得已哉其據起之法計惟有水利可興爾

舊志

慶都界堤築於邑南三十里高一丈濶二丈長六丈蓋防沁水泛漲浸沒城垣也前明萬歷時定州清風店居民決堤縱水邑城幾陷邑令許宗會申報上臺治以盜決之罪復築如初建房於上招民居之其實防盜決也後日久民散至 國朝順治四年居民復行盜決慶民貧不能築至十年間沁水溢至城下陷

火神廟稻田淹沒無算慶人皆知其害每苦於力不能復以事關封疆不敢不志

舊志

慶邑地勢窪下南北大路墻垣

南至定州清風店北至滿城縣十五級其

四十五里每年秋冬修築春則傾圮旋築旋傾誠未

便也設以濠代墻限以深濶則濠深而堤必高可以

護行旅防盜賊又可以洩水患兩堤栽植榆柳以蔭

行人以備材用一舉四善不易之良法一勞永逸但

民力維艱不易舉也

舊志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形勝

三

望都疆圍自唐以上最為遼濶或分割或省併今周遭而規之不過六七十里然東北界唐完滿城約僅二三十里許其地形稍高腴者多屬旗地亦有望民而買與鄰邑者所存既已無多而地勢稍低者每逢大雨時行又受唐縣山水廣利河之衝雖有溝洫大都淤塞不通其不被潦者幾希然潦而猶不至於積也至若西南與定祁清苑交界者則表計四五十里廣亦半之是望邑最長之區而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形勝

五

自修情有所不給今春再三稟詳酌借義社倉穀一千二百石給民夫以資力作分爲二年辦竣已蒙上憲允准此溝若潯東北固無憂矣卽西南一帶窪地如詳而疏之永豐鎮南北兩溝分其水而殺其勢再於北王家疇等村適中之地各潯小溝歸入南北大溝又於白駝通大溝一道直入候駝九龍泉河而西南水患可保無虞矣至於各村高地舊有潯洫者余嘗巡歷至止勸戒諄諄責令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形勝

五

五尺無不有水今南方於流水所不通者或掘一二畝爲井深一二丈各家共車而灌之源源不歇望邑爲珠泉萬斛之鄉倣此例而變通之水田遍野盡成膏腴矣至若西南由黑堡以迄柳河幾五十餘里照舊誌相度形勢從中開大河一道夾河皆挑溝種地洵如所云十年生聚邑其庶幾又何患地勢窪下荒蕪不治哉又南北大道自二十里舖以至太平庄兩旁均有道溝若沿途開濬寬廣八九尺以洩水勢可護大道且隨地出泉可興水利而永賴矣北路自周家庄溝開至大辛庄由滿城而出可無患矣所慮者東南之地遼闊又爲望都最潯洫之盡何可一日緩也予忝膺民社五年於茲目擊頻年旱潦痼瘵在身奈值兵差倥傯日不暇給今幸稍休政簡人和訟獄衰息欲銳志圖之屢至其地董督適蒙調移之信而未竟之功耿耿於懷故於此暢言之深有望於後之君子以拯

望民於饑溺中而生全之也是余之厚幸也夫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形勝

三

疆域

邑隸保定府西南九十里東北抵都城四百二十里東西相距四十里南北相距四十五里北抵完縣三十里至完縣界十五里東北抵滿城縣八十里至滿城縣界十五里東抵高陽縣一百二十里至清苑縣界二十里東南抵祁州九十里至祁州界五十里南抵深澤縣一百里至定州界十五里西南抵定州六十里至定州界三十里西抵曲陽縣一百里至唐縣界二十里西北抵唐縣三十里至唐縣界二十里按畿輔通志載望都東西廣七十五里今東西相距祇四十里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疆域

三

山川

伊祁山

一統志云堯母所居之地

神孫山

魏書地形志曰北平郡望都縣有伊祁山有堯神孫山

堯山

漢書張晏曰堯爲唐侯國於此堯山在唐東北望都界

望都山

一名豆山一名孤山四面平坦不與他山相南登堯山可見都山故名

粟山

地志記云望都縣有委粟關水經註云中山縣北有粟山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山川 望

濁鹿山

方輿勝覽云望都縣有濁鹿山

按邑域平原曠野有水無山諸書載云有山如左

者蓋古之慶都其地廣衍諸山皆在境內今則析

入鄰邑云 舊志

沁水

一統志云源出代都由倒馬關經慶都縣南境東流合於沙河按邑舊隸中山水在中山

北五十里

博水

府志云博水出望都東南南水經云沁水又東過博陵縣註云又北左會博水今境內無此

水

沁水

一統志云源出代都由倒馬關經慶都縣南境東流合於沙河按邑舊隸中山水在中山

博水

府志云博水出望都東南南水經云沁水又東過博陵縣註云又北左會博水今境內無此

祁水

源出完縣伊祁山經邑北北水田等村東流入曲逆河

永豐河

舊志云在鎮東半里許延柔十餘里由王家營達於龍泉河今淤

柳宿河

舊志云在村二里許東北達於清苑縣界今淤

龍泉

在北龍堂距邑北三里卽龍泉河之發源也平地涌水迂迴南直抵隍中貌諸水東流

堅功泉

在大西堤距邑西北二里東流匯於龍泉河

黃泉黑泉

在邑北里許龍泉河內二泉相去僅丈餘其色分明不濁又名勝志黃泉與龍

泉

水合爲城濠隆冬不凍人謂其中有溫泉云

西堤泉

有二在小西堤距邑西北二里一在村西北渠一在村西南渠合流東會於龍泉河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山川 望

曲家泉

在城西二里曲家灣北東流直抵隍內

清泉

在邑西一里曲家灣南卽清泉河發源東流入隍經南門達北匯於龍泉河

沈家泉

在沈家庄距邑西南二里東北匯於清泉入隍

涌魚泉

在北龍堂距邑三里北流經通濟橋東轉再北匯於龍泉河

東流

在龍泉河發源在龍家庄西距邑東南三里統涌魚泉水東北匯於龍泉河

王帶河

源出龍泉緣環城得名

龍泉河

源出邑北三里龍泉南流入隍內匯清水河東流入於清苑縣名界河清苑志云界

河源發
慶都縣

創濬無考明萬歷中邑令張前光劉天與原秉謙

崇禎中黃承宗趙世英段緯 國朝順治中陳自德

康熙中錢振龍相繼增濬之植蓮自錢令始

余清查望邑多泉而著名者有九惟北龍堂泉爲

北大派南龍堂湧魚泉爲南大派而諸泉皆爲之

會繞城以爲池也不會于城而合于下流者惟瀾

龍泉耳前令衛公開濬九泉之源砌以石墩有記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山川

三

見藝文今詢父老多非故跡而又不能實指某處

但前志云望邑萬斛珠泉不擇地而生果能決其

淤塞泉數處處皆通可收爲灌注之利去淤滯而

每年挑挖是不得不望於縣之士民何必待長令

督責而始勤乎其泉之有益於望邑詳見水利

城池

城環堯母臺外丹朱墓西唐武德四年築舊城在伊

里堯山下都山北十里今唐縣之故城是北齊省入

北平唐復置縣築此縣名武定殆取武德時所定歟

歷宋遼金元修築相仍初制未備明洪武二年重修

周圍四里有奇高三丈廣二丈南北二門池深濶俱

七尺景泰七年邑令唐復以城連堯母陵恢而擴之

天順三年主簿成斌成化中知縣譚論嘉靖中知縣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城池

美

年張前光增置東門崇正九年黃承宗增築南北甕

城 國朝順治五年陳自德周圍徹底重修康熙四

年錢振龍修築城牆一千三百五十餘步甕梁二百

口城樓一座砲房十間十五年李天璣徹底重修南

門一座周圍城牆五百餘步砲臺十五座更舖十三

座甕梁五十六口厥後修築無文案可考

望邑土城自李唐至今修築不知幾更然俱不能

持久乾隆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九日動帑起工外

面盡易以磚且時值饑歉窮黎又得藉工以活前
令衛公承其事及典史曹文英督役余接任承辦
于衛公所未竟者多方籌畫三十二年七月竣工
計周圍長七百二十六丈八尺合四里十三步零
南北甕城二東南角魁星樓一座角臺五座炮臺
十一座頂寬一丈四尺底寬二丈六尺高二丈共
估工料銀三萬二千九百零五兩一錢四分六釐
以二千年土築之城而易爲巍然碑燬之城不費
池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城池

三

民間一錢不役民間一工 聖朝舉事超越千古
况新修者直省相望不獨望邑一城不惜費也

卽北龍堂堅功泉八水周圍旋繞而成也其濶二
丈深六七尺活流湯湯四時不息勝甲他邑可以
種蓮栽菱以收自然之利建響水石閘一座于東
北但提堪輿家言不出于此衝破丑寅官斗牛文
府不利于科名若改閘于東南奎星樓邊出水正

合辰官出水之局于望邑文事大有裨益余嘗欲
更之以倥偬未果此言亦自有理未可謂荒渺而
無稽也

舊志城河一道濶四丈深三尺北面重河一道寬
深如裏河今濶則不及而深則倍之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城池

五

公署

慶都縣公署在城東南隅金大定中建明嘉靖四年

知縣胡諧重修大門一座三間 儀門一座三間 東角

門一間 西角門一間 聖諭坊一座在儀門內 敬信堂三間

明邑令段緯重修康 庫樓一座在敬信堂東高五

熙開李天機重修 吏廨十二間 隸房二間 寅賓館三間 宅門一座

在堂 澹寧堂三間 在宅門內邑 書房南三間 邑

建北三間邑 住宅房邑令李天機重修復捐俸置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公署 五

西房一層共 旌善亭三間 在 申明亭三間 在

計二十間 譙樓一座在旌善亭東邑 預備倉廩房十二間 在

開邑令李 常平倉三間 在 射亭三間 在預備倉

天機重修 房縣衙每拘留輕犯於內令斗級看守自邑令李公

天機蒞任除去改置射亭遇有輕犯或招保或釋去

迄今鄉民戴德輕犯亦 鐘樓舊在翟城驛 圍圍

獄房九間在 自明崇禎時戊寅火後除庫樓譙樓而

外公廨盡燬今所存者俱邑令崇禎中趙世英段緯

國朝順治中李世程陳自德王迪康熙中錢振龍

李天機相繼增修

縣丞公署明裁已久

主簿公署明裁已久

典史公署在邑治儀

贊政廳三間 在邑治西邑

一座一間 贊政堂三間

一間 書房二間 住房六間

遞運所公署舊在東關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公署 五

陽醫學在邑治 養濟院房八間 在北門內

在邑南關 外三里 演武廳三間 邑令

一邑之中有尹有丞有簿有尉尹司教養縣民之事

丞則管馬管糧管河簿則巡捕分職任事而領於尹

尉名典史典出納文移或分領縣事是猶同舟共濟

期登斯邑於彼岸者也慶以彈丸小邑上接上谷下

連中山所云攝乎兩大之間者而又丞簿舊裁驛遞

歸縣額設工料裁汰無幾間閭警懸事務梭擲而且

帑無粒金倉無石蓄草無寸積偕同兩大輪肩損鼎
應接風火一尹一尉何異乎以一人操腐舟逆行於
十八灘上復遭颶風驟雨保無左妨右礙前觸後曳
之虞乎任斯邑者非具精神全副玲瓏八面術能點
金藝能飛鳶噉克炊此無米之粥哉司激揚者尙其
鑒諸舊志

行署大察院

在邑治
北今地

南府館

在邑治
南今地

歷任雖有修飭不過補苴支吾而梁柱櫨椽日就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公署

望

朽蠹將有傾覆之虞登堂理事恒惴惴焉到任卽
思改建奈驛務日不暇給又兼旱潦頻仍不便向
紳士相商只得自捐清俸預借養廉一木一石皆
自辦理工匠廩食逐日支給不以累民乾隆三十
四年己丑先將大堂創造以理政務閱今年辛卯
正月又將照牆東西角門頭門一座三間儀門一
座五間上諭坊一座兩傍吏役解舍共十八間
東承發庫房三間西賓賓館三間二堂一棟倒軒

東西書房上下共四棟東百尺樓一座三間喜雨
亭西則聚星堂上下各三間以及廚房內馬廄一
切廩屋皆徹底新造至八月初旬方得告竣自有
序文勒石見藝文若倒軒之後有房舍以住眷口
者乃前令衛公所修不可遺也併記又望都監獄
多係南北批解重犯不少梟惡從前舊屋不但湫
隘不堪亦且破壞不固疎失堪慮因詳請公項于
乾隆三十五年新修另有記見藝文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公署

望

村堡 寺廟附

在城有帝堯母陵廟 文廟 城隍廟 火神廟

馬王廟 三聖聖寺

北路村庄

北關有觀音堂 北岳廟

八里庄 縣治八里

十里舖 縣治十里

太平庄 縣治十五里滿城十五級交界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村堡 望

南無 縣治四里

全下 縣治四里 有北龍泉潭永慶寺三元廟二義廟

周家庄 縣治五里

傅家庄 縣治五里

小新庄 縣治六里

大新庄 縣治八里完縣任家疃交界

寺家庄 縣治十里完縣下叔交界

趙家庄 縣治六里

張庄 縣治十五里清苑鄭各庄交界

姜家庄 縣治十里

李各庄 縣治十五里滿城本村三分小村一隅

王各庄 縣治十八里與完縣分治

閻家庄 縣治二十里與完縣分治

何家庄 縣治二十里

孫家庄 縣治八里

前張家庄 縣治八里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村堡 望

北韓家庄 縣治五里

大西堤 縣治五里

小西堤 縣治三里 有西堤龍泉有觀音堂

常春庄 縣治五里

韓庄 縣治八里

三堤 縣治十五里

大蘆家疃 縣治十里

白岳 縣治十五里

麻新庄 縣治十五里

東常早 縣治十五里

安庄 縣治二十里 有玉皇廟觀音堂有洪濟寺

固現 縣治二十二里 有大興寺 唐縣馬家庄交界

楊邱 縣治二十里 有奶奶廟有聖壽寺

東黑堡 縣治二十里 有關帝廟有昆盧寺

西黑堡 縣治二十一里 有興國寺

李家庄 縣治二十一里 唐縣孔家左交界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村堡 望

西路村庄

沈家庄 縣治一里有沈家泉 有真武廟

曲家灣 縣治一里有曲家泉 有三義廟

齊庄 縣治五里

大羊青庄 縣治五里 有興福寺

宰庄 縣治八里 有崇興寺

南康庄 縣治六里

崔庄 縣治十里 有奶奶廟

東白城 縣治十五里 唐縣連邑界 寺二座西清涼寺東清寧寺

黃庄 縣治十五里

北滢子 縣治二十里 有關帝廟

南楊村 縣治二十五里 唐縣黃村界 有奶奶廟有持長寺

唐灰 縣治二十里 有觀音堂有大興寺

安里 縣治二十里

陶邱村 縣治三十里 與定州唐縣分村 有奶奶廟

固店 縣治二十里 有興國寺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村堡 吳

戚里舖 縣治十里 有真武廟

十五里舖 縣治十五里 有五虎廟

二十里舖 縣治二十里 有關帝廟

古城鎮 縣治三十里 定州清風店界 有三義廟 關帝廟 蔣公井

南路村庄

南關 有觀音堂 慈堂 奶奶廟 玉皇廟 由王廟 邑侯李公沈公祠

新街 縣治三里 有三元廟 南龍堂 龍母廟 觀音堂

龍家庄 縣治三里 有二義廟

顧家場	縣治二里	
王家莊	縣治二里 有王皇廟	
來安鎮	縣治十里 有觀音廟	定州來賀莊界
永豐鎮	縣治十五里 有觀音堂	
許家莊	縣治十五里	
邱莊	縣治十八里 有奶奶廟	寺
北合	縣治二十里 有奶奶廟有龍泉寺	
南各營	縣治二十里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村堡
于管營	縣治二十里	望
赤灰	縣治三十里 有清涼寺	定州界
南王家疃	縣治二十里 有普靜寺	定州十三營界
東屯河	縣治三十里	
西屯河	縣治三十里 有太平寺	
恩賜莊	縣治三十五里 新增	
南曹家莊	縣治三十里	
北柳宿	縣治四十里 有漢王廟	南界祁州 奶奶廟

孫村	縣治四十里 有聖壽寺	定州十三營界
三賈村	縣治四十里 有觀音廟有福興寺	
南韓家莊	縣治四十里 有觀音堂	
張娥	縣治四十里 有大寧寺	
王問	縣治四十里 有聖壽禪寺	
建安	縣治四十里 有觀音堂	
小寨子	縣治五十里 有觀音廟	定州大辛莊界
張各營	縣治五十里	清苑定州祁州博野界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村堡
東路村莊		望
東關	東門外有丹朱墓孝翁塚有閭 東關有帝堯廟真武廟邑侯蔣公林公祠	
所里	有閭帝廟	
北陳家莊	縣治三里	
谷家村	縣治三里 有閭帝廟	
樊家村	縣治三里	
梁家屯	縣治四里	
葛家村	縣治四里 有小洪寺	

馬家村 縣治四里

李家村 縣治五里
有三元廟

楊家村 縣治六里

曹家村 縣治七里

邨家村 縣治八里

前張家村 縣治六里

郭家村 縣治八里

孫家村 縣治八里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村堡 吳

水磨村 縣治十里
有東嶽廟 甘露寺

孔氏屯 縣治十里

栗家村 縣治十二里

殷家營 縣治十三里
有開觀音堂

南高嶺 縣治十六里
有開有觀音寺

王家營 縣治十二里
有玉皇廟

侯駝 縣治二十里
有清涼寺 清苑縣陽城界

東白駝 縣治二十里
有法禪寺

柳駝 縣治三十里
有國恩寺

北王家疇 縣治二十里
有觀音寺

田家庄 縣治二十里

中韓家庄 縣治二十里

南陳家庄 縣治二十里

景家庄 縣治二十五里

天紫臺 縣治二十里
有黃光寺

安樂庄 縣治二十里 清苑縣各庄界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一 村堡 辛

右計大小村疇僅滿百數經圍佔後其足百家者止

柳宿三賈村固顯三村而已其三四十家者約有十

五六處其餘不過十數家甚有三五家者於未奉

文築塙以先屋垣不備山狼入室且超遙寫遠雞犬

之聲不聞噫荒涼亦云極矣是不能不望之招集撫

循者 舊志

今望都村疇仍止一百一十所其滿百家者亦復無

幾總一邑而計之不過大縣一鄉一隅之聚落耳蓋

望都縣新志卷之二

文廟學校

大成殿五間 東廡五間 西廡五間 戟門三間

泮池橋一座 櫺星門三間 東角門一間 西角門一間

組豆庫地 省牲所三間 文昌祠三間 戟門東 朱

土祠三間 崇聖祠三間 戟門東 各宦祠三間 戟門東

鄉賢祠三間 泮池西 儒林坊二座在廟東 賢關

坊在櫺星門西 聖域坊在櫺星門東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學校

儒學

大門一座三間 儀門一間 禮門一間 義路坊

一座地 明倫堂五間 日新齋五間 時習齋五間

敬一亭三間 尊經閣三間 饌堂三間 學倉三間

射圃亭在廟西 泰毓琦在廟西 舊址在廟西 存亭在廟西 臺在廟西 俱沒

教諭公署在儀門內 改移訓導署後現在房三間 門房

一間小書房一間

訓導公署

住房三間 內書房一間 外書房二間 馬棚二間

學額

歲科考各入學十名 廩生二十名每年共支廩銀

六十四兩 增廣生二十名

歲考武生入學八名

文廟

正殿安設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文廟

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正中南向

四配

復聖顏子名淵前封 述聖子思子名伋前封 亞聖孟子名轅前封 在殿內西房東向

宗聖曾子名參前封 在殿內西房東向

十二哲

先賢閔子名損前封 先賢冉子名雍前封 先賢端木子名賜前封 先賢仲子名由前封

先賢卜子名商前封 先賢宰子名子前封 在殿內次東西向

先賢端木子名賜前封 先賢仲子名由前封 先賢宰子名子前封 在殿內次東西向

先賢冉子

名耕前
封郕公

先賢言子

名偃前
封吳公

先賢冉子

名求前
封徐公

先賢有子

名若前封平陰侯
在殿內次東向西

先賢顓孫子

名儒前封陳公
在殿內次西向東

先賢朱子

名嘉前封微國公
在殿內次西向東

東廡

先賢蘧瑗

先賢澹臺滅明

前封金
鄉侯

先賢原憲

前封在
城侯

先賢南宮适

前封汝
陽侯

先賢商瞿

前封須
昌侯

先賢漆雕開

前封平
輿侯

先賢司馬耕

前封唯
陽侯

先賢顏辛

前封陽
谷侯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文廟

二

先賢巫馬施

前封東
河侯

先賢公孫龍

前封枝
江侯

先賢曹卹

先賢顏高

前封雷
澤侯

先賢秦商

前封馬
翊侯

先賢石作蜀

前封成
紀侯

先賢壤駟赤

前封上
邽侯

先賢后處

前封膠
東侯

先賢公夏首

前封鉅
平侯

先賢顏祖

前封富
陽侯

先賢奚容藏

前封濟
陽侯

先賢秦祖

前封野
城侯

先賢句井疆

前封滏
陽侯

先賢公祖句茲

前封卽
墨侯

先賢縣成

前封武
成侯

先賢樂欬

前封建
成侯

先賢燕伋

前封沂
源侯

先賢孔忠

前封郕
城侯

先賢狄黑

前封林
慮侯

先賢顏之僕

前封宛
句侯

先賢公西穀

前封徐
城侯

先賢申根

前封文
登侯

先賢施之常

前封臨
侯

先賢秦冉

先賢左邱明

前封中
柳伯

先賢公都子

先賢牧皮

先賢張載

前封
柳伯

先賢公孫止

先賢公羊高

前封臨
淄伯

先賢程頤

前封浴
國公

先儒毛萇

前封樂
壽伯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文廟

四

先儒孔安國

前封曲
阜伯

先儒鄭康成

先儒高堂生

前封萊
益伯

先儒王通

先儒諸葛亮

先儒歐陽修

先儒司馬光

前封溫
國公

先儒尹焞

先儒胡安國

前封建
寧伯

先儒蔡沈

前封崇
安伯

先儒呂祖謙

前封開
封侯

先儒陳淳

先儒陸九淵

先儒王柏

先儒魏了翁

先儒許謙

先儒許衡 前封魏國公

先儒薛瑄

先儒王守仁

先儒陸隴其

先儒羅欽順

西廡

先賢林放

先賢宓不齊 前封單父侯

先賢公冶長 前封高蓐侯

先賢公皙哀 前封北海侯

先賢高柴 前封共城侯

先賢樊須 前封益都侯

先賢商澤 前封鄒平侯

先賢梁鱣 前封千乘侯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文廟 五

先賢冉孺 前封臨沂侯

先賢伯虔 前封沐陽侯

先賢冉季

先賢漆雕徒父 前封高宛侯

先賢漆雕哆 前封濮陽侯

先賢公西赤 前封鉅野侯

先賢任不齊 前封當陽侯

先賢公良孺 前封平中侯

先賢公肩定 前封梁父侯

先賢鄒單 前封聊城侯

先賢罕父黑 前封祈鄉侯

先賢榮旂 前封厭次侯

先賢左人郢 前封南華侯

先賢鄭國 前封聊山侯

先賢原亢 前封樂平侯

先賢廉潔 前封肝城侯

先賢叔仲曾 前封博平侯

先賢公西與 前封臨如侯

先賢邾奚 前封高堂侯

先賢陳亢 前封南頓侯

先賢琴張 前封陽平侯

先賢步叔乘 前封博昌侯

先賢秦非 前封華亭侯

先賢顏噲 前封濟陰侯

先賢顏何

先賢縣亶

先賢樂正克

先賢萬章

先賢周敦頤 前封道國公

先賢程顥 前封洛國公

先賢邵雍 前封新安侯

先賢殺梁赤 前封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文廟 六

先儒伏勝 前封乘氏伯

先儒后蒼

先儒董仲舒

先儒杜子春 前封緱氏伯

先儒范甯

先儒韓愈 前封昌黎伯

先儒范仲淹

先儒胡瑗 前封建寧伯

先儒楊時 前封將樂伯

先儒羅從彥

先儒李侗

先儒張栻 前封華陽伯

先儒黃幹

先儒真德秀 前封浦城伯

先儒何基

先儒趙復

先儒金履祥

先儒陳誥

先儒陳靈章

先儒胡居仁

先儒蔡清

雍正二年

勅諭附饗廟庭諸賢皆有羽翼聖經扶持名教之功然

歷朝進退不一而賢儒代不乏人或有所罷而今議

復有舊缺而今增宜其從祀崇祀者周程朱蔡外或

有可升而附並先賢先儒之後 准復祀者六人林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文廟

七

放達琰秦冉顏何鄭康成范甯宜增祀者二十人縣

喜牧皮樂正子公都子萬章公孫丑諸葛亮尹焞魏

了翁黃幹陳淳何基王柏趙復金履祥許謙陳誥羅

欽順蔡清陸龍其宜入崇聖祀者一人張迪宜增置

博士者四人冉雍伯牛子張有若

每年春秋仲月上丁日致祭先期齋戒省牲一如會

典

正位陳設

禮神制帛一 白色 白磁爵三 牛一 羊一

豕一 登一 銅二 簋二 簋二 籩十

豆十 酒爵一

四配位陳設 每位一案

禮神制帛一 白磁爵三 羊一 豕一 銅一

簋二 簋二 籩八 豆八 酒爵一

十二哲陳設 東五位五案 又有子一位一案

禮神制帛一 白磁爵各一 豕一 銅各一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文廟

八

簋各一 簋各一 籩各四 豆各四 豕首一

西五位五案陳設同 又朱子位一案陳設同

東廡陳設

禮神制帛一 銅爵各一 豕三 每案簋一簋

一 籩四 豆四

西廡陳設與東廡同

崇聖祠 原為啟聖祠雍正二年改今名 安設

肇聖王木金父公正中南向

裕聖王祈父公東一室南向

貽聖王防叔公西一室南向

昌聖王伯夏公東一室南向

敬聖王叔梁公西一室南向

配位

先賢顏氏

無繇諱路前封卅五侯

先賢孔氏

諱鯉伯魚前封卅五侯

在祠內東旁西向

先賢曾氏

諱點前封萊蕪侯

先賢子思孫氏

諱激公宜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文廟

九

在祠內西旁東向

東廡

先儒周輔成

先儒程珦

先儒蔡元定

俱西向

西廡

先儒張廸

先儒朱松

俱東向

正位陳設五案

每位禮神制帛一

白磁爵三

羊一豕一 銅一 簋二 簋二 邊八 豆

八 酒爵三

配位陳設每位一案 禮神制帛一 豕首一 每

位銅爵三 簋一 簋一 邊四 豆四 豕肉

一

東西廡陳設 禮神制帛一 每位銅爵三 簋一

簋一 邊四 豆四 豕肉一

名宦祠

漢望都長王公

諱况

元慶都尹魚公

諱仲修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名宦祠

十

明慶都令王公

諱藏

明慶都令胡公

諱詣

明慶都令黃公

諱季宗

明儒學諭徐公

諱有

明大使魏允清同黃徐殉難祀黃徐二公而不祀

魏公缺典也且如畿輔通志所載名宦許宗曾劉

天與原秉謙及 國朝李天璣蔣國正張京瓚沈

景張等皆有造於望者均宜入主祀之

鄉賢祠

元平章李公

諱克成

明學士武公

諱或

明承德郎麻公

諱友

據府志張舜元卒祀鄉賢現無木主明季遭兵火遺失必

多 以上俱奉仲秋仲上丁日祀

廟學自戊寅火後所存者櫺星戟門而已其餘盡爲

灰燼一望瓦礫明崇正時邑令段公緯重建廟堂各

五間啟聖祠三間魁神帝君祠各三間 國朝邑令

周公士璿重建兩廡各五間錢公振龍重建名宦鄉

賢祠各三間雖代有繕葺未經大創修廢相仍營州

李公天璣燒築輒幾各十餘萬木植瓦片足用自大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訓賢祠

上

成殿啟聖祠東西兩廡及明倫堂文昌魁星名宦鄉

賢諸祠櫺星戟門儒林聖域賢關學門儀門禮門義

路各門坊諸凡龕主憲榻煥然改觀復挖濬泮池穿

通水道又建敬一亭省牲所訓導廳各三間砌墻二

百三丈甬道二十三丈其內隙地盡敷以甌又以自

已養廉稻地捐學納糧收租以飭祭器

舊志

按文廟始建無考元至正縣尹尚公恕重修有碑
兄藝文洪武九年北平僉事徐公淑名重修弘治

十二年縣令宋公文重修有碑見藝文 萬歷四十

年被大水廟毀四十二年縣令劉公天與重修有

碑見藝文 國朝縣令李公天璣重修有碑見藝

文乾隆五年縣令沈公景張重修有碑存廟內云

左生濟獨成兩廡義有可嘉至庀材鳩工勤勞不

倦者趙生士登也

乾隆十五年縣令韓公時謙捐銀五十兩勸拔貢

右堂生員周頌趙瑾潘養正太學生徐麟顧廷玉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訓賢祠

上

捐助鳩工再修有記見藝文

書籍

學院蔣公超捐置書籍開后

四書

一套

易經

一套

書經

一套

詩經

一套

春秋

一套

禮記

一套

綱鑑

六套三

性理

六套三

史記

四套二

秦漢文

三套十

韓蘇文

十套

以上書二十七套一百五十一本舊志所存今
俱失

計開存縣禮房收貯

御頒書籍列左

日講四書一部二封 明史一部一百一十二本

駁呂留良講義一部八本

吏部處分則例一部十六本

上諭三部三十三本

上諭四套

上諭訓飭州縣規條一本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書籍

三

洗冤錄一部四本

聖諭一本

品級考六本

銓選則例四本

續到品級考滿漢并銓選則例十二本

三流道里表一套 軍衛道里表一套

中樞考政一部二套 續領處分則例十二本

御製平定金川告成太學碑文一本

督捕則例一套

學政全書八本

續增學政全書四本

御製平定準噶爾碑文一本

三禮義疏一部二十五封內禮記十封

儀禮八封 周官七封

留養局一套 壇廟祀典一部

樂善堂全集一部 祭典圖一本

賑紀書籍一部 條例一部

周易述義一部 詩義折衷一部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書籍

四

春秋直解一部 冊結款式一套

御製文物集一部

御製詩二集一部 則例一部

計開存學署

上諭二部 學政全書四本無套

上諭五本無套 鄉會墨選三本無套

上諭二本無套 壇廟祀典三本

綱鑑二十九本無套 詩義折衷八本

蘇文一本 春秋直解八本

秦漢文十三本 周易述義六本

四書講義四部無套 文初集一部

日講四書七本無套 賑紀八本

四書文一部 四書二本

畿輔通志七十本無套 詩經一本

滿漢則例一部 書經二本

處分則例一部 易經一本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書格 五

朱子全書二十二本無套 處分則例十六本無套

品級考一部 資治通鑑十六套

吏部銓選四本 周易折衷十本

科場則例四本 詩經彙纂二十四本

簡明條例四本 書經彙纂二十二本

嚴清冒籍條例一本 春秋彙纂十九本以上俱無套

學校格式

洪武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左丞相宣國公欽奉

聖旨今後立學春秋務要祭祀設科分教禮樂射御

書數恁每定擬來欽此會集省臺部官逐一議擬

於十月二十七日早朝奉天門奏奉 聖旨節設

學校合行的勾當教秀才每用心講究着行欽此

欽依會議定擬到各項事理洪武二年十一月十

八日中書省楊石丞陳參政賤叅政右司郎都事

禮部崔尙書於奉天門東板房內奏奉 聖旨准

敕定立罪名同這格式各處學校都鐫在石碑上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學校 六

欽此

一生員入學定例凡各處府州縣責任守令於民間俊秀及官員子弟選充必須射親相視人材俊秀容貌整齊年及十五之上已讀論孟四書者方許入學其年至二十之上願入學者聽在內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巡歷到日逐一相視生員有不成熟者黜退另行添補

成材者黜退另行添補

便一選官分科教授禮律書共爲一科訓導二員掌

教禮教律教寫字於儒士有學行通曉律令諸習

古今禮典能書字者樂射算共爲一科訓導二員掌教樂教數教射及知音律能射弓能算法者上項訓導禮樂射書數律律是能一等兩等者從各處守令考驗各取所長相兼教訓府教授州學

正縣教諭堂講明經史務使生員知孝悌忠信禮義廉恥通曉古今識達時務及提調各科訓導教習必期成效上項教官從各處守令各備士有才德有學問通達時務者選充官為應付行楷脚力悉赴中書省考驗

一 生員習學次第最明經史學律儀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學時習射擊教使器械舉演重石學此數件之外果有餘暇願學諸書表箋疏議碑銘傳記者聽從其便

一 學內空閒地一所以為射圃

一 生員入學姓名每季申報令干上司置立文簿附寫某州縣某鄉某戶

一 禮樂二事見行集議比候成書頒降習學

一 生員額數府設四十員州設三十員縣設二十員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學校 七

一 師生廩膳每人日支米二升菜油鹽醬在內於本處係官錢糧內放支

一 教官出身如果教有成效異材出眾者不拘資格優加擢用俸給就於本處係官錢糧內放支縣訓導授省制教訓俱係中書省除授在外行省各府教授各州學正俱係中書省除授在外行省各縣中書省除授教諭訓導所授文憑在內長中書省制付在外授各行省制付

一 守令每月考驗生員觀其進退揖拜之節聽其言語應對之宜背誦經史講通大義問律條試其處決講禮務令寫字不拘格式審音詳所習之樂通觀射驗弩力又能中的稽數明其乘除口手相應守令置立文簿同教授紀載諸生所進功課如一月某生某科學不進則紀載於簿至此科三月學不進者罰此科訓導月米半月罰多不週一

一 監察御史按察司巡歷去處考試各府州縣教

官生員如府生員十二員學不進者罰守令俸錢半月教授及某科訓導各俸錢一月二十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教授及某科訓導黜退二十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罰四十州生員八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半月教授及某科訓導各俸錢一月十六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教授及某科訓導黜退十六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罰四十縣生員六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半月教授及某科訓導各俸錢一月十二員學不進者守令罰俸錢一月教授及某科訓導黜退十二員之上學不進者守令罰四十

一 設學之後子弟習學各科限三年有成隸中書省考貢至中書省考試中選者就便量材錄用隸各行省考貢至各行省考試其中選者貢入朝廷選用

一 各處府州縣於洪武三年正月為始開學務要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學校 六

實効責任所在有司守令正官提調在內監察御史在外按察司每歲考數學生功課比上年有進有司官教官便是稱職若學生比年學不進者有司官治罪教官黜退

一 學校生員每府四十名州三十名縣二十名府州縣各設教授學正教諭一員訓導四員今擬府州生員四十名者設訓導四員每縣二十名已有教諭又設訓導四員以為太多今擬州縣學正教諭外每處止設訓導二員其誦書生員如增廣不拘定額及北平陝西河南地而人民稀少每州縣除學正教諭外止設訓導一員相應

一 欽奉

聖旨今後教各府州縣儒學好生訓誨生徒每日講讀文書罷時於學後設一射圃教學生習射但遇

期望的日子要試演過其有司官辦事閑暇時也

與教官一體習射若有司與那教官不肯用心

教學生習射的定問他每要罪過欽此

一吏部議到學官品級先擬教授正九品學正從

九品教諭授省制今擬教授給與都省制副學正

在內授吏部制副在外授行省制副訓導長各府

州制身先令試職三年候有成效然後照依已定

品級資長相應

一戶部議到教授學正等官以擬試職俱令訓導

生員所據俸給量擬欲授月支米一石三斗教諭

訓導各支米一石錢米三七兼支相應奉

都堂准擬

洪武九年三月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學校

五

此碑現豎 大成殿下今事例雖改然見明太

祖作養人材至意不忍淹沒故載之

科舉學田地開後

一段園地五畝坐落永盛庄長二十七步一尺濶三

十二步零五寸東至本主邊福先南至邊三益西至

官墙北至溝沿井一眼使十分之四

一段園地四畝五分七釐坐落沈家庄南長二十二

步二尺濶二十二步七尺北長二十一尺一尺濶二

十六步三尺東至王黑子南至本主麻鰲西北二至

韓坦井一眼使十分之四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學田

五

一段園地四畝坐落東關長五十八步南濶十七步

二尺五寸中濶十六步二尺五寸北關十五步二尺

五寸東至張漢傑南至本主張鉅西北二至道

一段園地二畝坐落東關長三十四步二尺南濶十

四步二尺中濶十四步三尺北濶十三步三尺東至

道南至張漢傑西至張鉅北至濠

河北至耿秉禮

一段稻地二畝八分坐落東關長六十二步一尺五寸北濶十二步三尺二寸中濶九步三尺五寸南濶十步東至河南至溝西至麻鎮北至韓坦

一段園地一畝五分坐落東關長一十二步三尺三

濶同十五步東至張鑰西至官地南北二至道

一段園地一畝坐落張家村長二十四步一尺五寸

三濶同七步東至馬開泰西至郭文燦南至本主郭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學

三

文炳北至道井一眼使三分之一

一段園地一畝八分坐落張家村長八十步南濶五步二尺五寸北濶五步二尺東至王瑞西至劉應魁

南至本主王九翼北至劉起蛟井半眼

一段園地五畝坐落盧家衛衛一長五十六步三濶

同十三步五寸一長十六步三尺三濶同十三步五

寸東至河源沐耿秉禮南至麻鑑西至楊浴北至場

道上共地二十九畝六分三釐三毫價銀八十五兩

七錢一分四釐原契禮房收存每年該租大麥九石

七斗一升八合谷九石七斗一升八合稻米九斗五

升三合照時價變錢照年利二分出息另有印冊二

本一存禮房一付科舉首執掌至貢興時與禮房二

年租錢算明本利多少許入場人數給願考大羅者

照科舉給一半武科舉照大羅例其考科不錄錄科

不赴者皆不與焉或冒領不入闈試無論有無事故

照數追還如有侵漁脫欠等弊計呈官究治永著爲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學

三

例此係張公京瓚康熙四十四年捐買收租以爲三

年貢興士子盤費之資現立石學官有記見藝文

一段旱地五畝坐落新街東至賀安世西至潘達南

至小道北至王進才係王澤廣抵兌察院地基印簿

一段園地五畝坐落所里東邊係乾隆二十年貢生

麻正抵兌沈家庄園地四畝五分七釐闕學樂從呈

學牒縣批准註冊并有序

社學

邑治肇自李唐武德間其時社學建于北郭遺存二
栢計十有七間可証也至明萬歷間移建帝廟于內
而社學仍名如故鼎革後廟圯學亦廢李公天機追
復古制于廟後市地畝餘建廳三楹集生徒而供以
膏火其聘師牒文錄後

直隸保定府慶都縣爲復古社學以儲人材事照得
慶都爲 帝堯梓里文材素稱淵藪雲蒸霞蔚代不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社學

三

乏人向因水旱頻仍供億浩繁閭閻疾苦不堪聞見
卽或懷瑾握瑜困於俯仰不足堂上乏甘旨之供室
中來交謫之聲唯見愁顏之歲月未開果腹之居諸
所以學業荒疎人材寥落求其下帷窮戶里巷誦
亦可得乎本縣蒿目時艱能不愴心致嘆考諸學志
見城東隅 帝堯廟基古社舊址舉廢修隆司土之
責用捐已資建廳殿後復古社學教民興行許闔縣
學生及窮簷子弟願附肄業者赴學報名俱准入社

一應薪水燈火紙筆食用之需不費民間絲毫本縣
董理獨任仍祈貴學公舉博洽淹貫紳士二人移送
過縣以便敦請除出示傳諭外擬合移知爲此故牒
貴學煩爲查照施行

社學社田多被侵占乾隆二十八年前令衛公學
詩清查侵隱收田租卽堯母廟中增置房屋延師
以課生童立碑見藝文然所開碑陰號段後被僧
徒上控復多取間植正學而培士氣此事固泣斯
土者身任之責也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社學

三

學官爲一邑重務不但文風所關抑亦政教所本
也望邑大成殿至泮池古栢森羅驅塵障日雅足
娛神惜垣宇牆壁多用土坯不禁風雨故屢經修
葺而美奐不能長保今明倫堂亦將就頽前此比
歲不登差務殷繁未暇勸道識工必易土爲磚方
能垂久些須補綴轉盼堪虞以此耿耿屢懷
又望邑士鮮素封義學之設最爲緊要公項別無

存遺余又苦捉襟肘見今查城濠種蓮每年百緡可得發與各門種時收租以贍膏火此不費之惠也願同志者振興之

賦役志

自禹貢則壤定賦取民之制大約法皆準之什一厥後迺有增加無已者民斯困矣國朝定鼎以來慮額賦未清特簡計臣釐訂賦役刊定成書廣布寓內每年預報易知由單法至善也其爲庶民交正咸則三壤之制乎爰循成例遵額欵覈起存作賦役志

上諭朕惟帝王臨御天下必以國計民生爲首務故禹

貢則壤定賦周官體國經野法至備也當明之初取

民有制休養生息至萬歷年間海內殷富家給人足及乎天啟崇正之世因兵增餉加派繁興貧吏緣以爲奸民不堪命國祚隨之良足深鑒朕荷

上天付托之重爲民生主一夫不獲亦疚朕懷凡服御

膳羞深自約損然而上帝祖宗百神之祀軍

旅燕饗犒錫之繁以及百官庶役餼廩之給罔不取之民間誠恐有司額外加派豪靈侵漁中飽民生先困國計何資茲特命戶部右侍郎王宏祚將各直省

每年額定徵收起存總撤實數編撰成帙詳稽往牘
參酌時宜凡有參差遺漏悉行駁正錢糧則例俱照
萬歷年間其天啟崇正時加增盡行蠲免地丁則開
原額若干除荒若干原額以萬歷刊書為準除荒以
覆奉俞旨爲憑地丁清核次開實徵又次開起存起
運者部寺倉口種種分晰存留者款項細數事事條
明至若九釐銀舊書未載者今已增入宗祿銀昔爲
存留者今爲起運漕白二糧確依舊額連丁行月必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賦役

三

令均平胥襖盛甲昔解本色今俱收折南糧本折悉
留南用今抵軍需官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收
歸正項本色絹布顏料銀硃銅錫茶蠟等項已改折
者照督撫題定價值開列解本色者照刊書價值造
入每年督撫確察時值題明填入易知單內照數辦
解更有昔未解而今宜增者有昔太冗而今宜裁者
俱細加清核條貫井然後有續增地畝錢糧督撫接
彙題造冊報部以憑稽核綱舉目張勒成一編名曰

賦役全書頒布天下庶使小民遵茲令式便於輸將
官吏奉此章程罔敢苛斂爲一代之良法垂萬世之
成規雖然此其大畧也若夫催科之中寓以撫字廣
招徠之法杜欺隱之奸則守令之責也正已率屬承
流宣化覈出納之數慎那移之防則布政司之責也
舉廉懲貪興利除害課殿最於荒墾昭激揚於完欠
格遵成法以無負朕足國裕民之意則督撫之責有
特重焉其敬承之毋忽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賦役

三

順治十四年九月初四日

田賦

慶都縣原額民地一千一百一十五頃二十八畝二
分四釐八毫每畝徵正供雜辦並加增銀一錢三分
八絲二忽二微九纖八沙二塵

共徵銀一萬四千五百七兩八錢五分九毫五忽一

微一纖七沙一塵六埃

自順治三四等年圈佔并投充帶去地四百三十三

頃六十六畝九分四釐二毫

除銀五千六百四十一兩二錢七分一釐五毫七絲

二忽三微二纖三沙七塵一埃

存剩地六百八十一頃六十一畝三分六毫

退出投充地三頃八十六畝

豐潤縣退還地七十五頃五十四畝二分

順治十年退出圈內壯丁地十二頃三十二畝三分

二釐自康熙三年旋圈旋退外實存民地五十六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田賦

五

畝六分一釐

四項共行糧地七百六十一頃五十八畝一分一釐

六毫每畝徵正供雜辦并加增銀一錢三分八絲

二忽二微九纖八沙二塵

共徵銀九千九百一十三兩一錢九釐八毫九絲三

忽四微九纖八沙七塵九埃遇閏月每畝加銀三

釐九毫七絲四忽九微八纖三沙四塵七埃

額外

順治四年起至康熙十五年止節次開墾過荒地三

百四十五頃五十三畝一分八釐七毫每畝徵銀

一分共徵銀三百四十五兩五錢三分一釐八毫

七絲遇閏月每畝加銀三釐九毫七絲四忽九微

八纖三沙四塵七埃

節次開墾過牧馬籽粒地一百五十九頃六十七畝

八分九釐二毫每畝徵銀四釐九絲三忽七微七

纖共徵銀六十五兩三錢六分八釐八毫七絲七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田賦

三

忽二微三纖二沙八塵四埃遇閏月每畝加銀三

釐九毫七絲四忽九微八纖三沙四塵七埃

康熙二年自首民熟地四十八畝三分三釐二毫每

畝徵銀一錢三分八絲二忽二微九纖八沙二塵

共徵銀六兩二錢八分七釐一毫三絲七忽六微

三纖六沙六塵遇閏月每畝加銀三釐九毫七絲

四忽九微八纖三沙四塵七埃

康熙十六年自首民熟地六頃五畝六分一釐每畝

徵銀一錢三分八絲二忽二微九纖八沙二塵共
徵銀七十八兩七錢七分九釐一毫四絲六微一
纖二沙九塵一埃遇閏月每畝加銀三分九毫七
絲四忽九微八纖二沙四塵七埃

自首牧馬草場地十二頃五十三畝五分五釐五毫
每畝徵銀四釐九絲三忽七微七纖共徵銀五兩
一錢三分二釐七毫六絲五忽八微五纖二沙三
塵五埃遇閏月每畝加銀三釐九毫七絲四忽九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田賦

三

徵八纖三沙四塵七埃

自首荒地八十三頃三十二畝二釐每畝徵銀一分
共徵銀八十三兩三錢二分二毫遇閏月每畝加
銀三釐九毫七絲四忽九微八纖二沙四塵七埃
六項共地六百七頃六十畝五分九釐六毫每畝各
徵銀不等共徵銀五百八十四兩四錢一分八釐
九毫九絲一忽三微三纖四沙七塵

退出僧道香火地三頃九十畝每畝徵銀一錢三分

八絲二忽二微九纖八沙二塵共徵銀五十兩七
錢三分一釐九絲六忽二微九纖八沙遇閏月每
畝加銀三釐九毫七絲四忽九微八纖三沙四塵
七埃

永豐來安二鎮荒地三十五頃三十四畝四分八釐
每畝徵銀六釐共徵銀二十一兩二錢六釐八毫
八絲遇閏月每畝加銀三釐九毫七絲四忽九微
八纖三沙四塵七埃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田賦

三

更名地四十五畝三分每畝徵銀三分五毫五絲九
忽三微五纖一沙共徵銀一兩三錢八分四釐三
毫三絲八忽六微三塵遇閏月每畝加銀三釐九
毫七絲四忽九微八纖三沙四塵七埃
受補真定衛上地一百一十六頃九十六畝一分中
地一百七十一頃二畝六分二釐下地二十一頃
六十三畝八分一釐

國朝鼎新之初圈佔民間地土以畀從

龍之衆誠爲敦本固圉之至計也其被圈之地撥附
近軍地補還無如奉行者草率從事止提薄上之
地希完撥補之局遂使

良法美意不獲實及是被佔者不斃於圈佔而斃於
撥補也卽如慶邑所撥真定衛地并不知坐於何
處其簿上四至竟有以雞犬驢羊春分秋水種種
不堪字樣填寫塞責地既難於認種不得不照簿
議租取歸本縣納糧詎料議租之後竟有五七年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賦

三

不得分文者賠糧不已於康熙十二年將地割退
伊衛但地雖歸衛而倉口未更此項錢糧完欠考
成仍累慶邑官民至十五年分生員左銳等鄉民
郭金山等連名具控幸賴本縣李念切民瘼誓除
積害申詳

本府沈

洞燭苦累軫恤民艱轉詳

守道董

軫念殘黎不堪重累覆核詳請

撫臺金

深悉剝膚之痛重核谷請

大部更正倉口歷年巨害一旦革除矣

府志云新城縣土地甲天下古所謂膏九田地至
今未稼樹藝猶勝他邑而田賦最輕總計夏秋糧
草三項每畝徵銀五釐五毫足矣他邑或一分餘
不足或二分餘不足而慶都至三分五釐而止視
是邑幾六倍矣第不知其不均之故又云慶都邑
據要衝桑麻萬井而賦稅加重視他邑倍蓰無乃
兼并之家隱其額而運之概縣乎然徵收之際又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田賦

四

不聞有積逋焉其故何也按府志修自明萬曆三
十五年邑賦每畝三分五釐且云視新城幾六倍
又云視他邑倍蓰現今邑賦每畝一錢三分有奇
昔云六倍今且三十倍矣昔云倍蓰今且倍蓰幾
無算矣且邑之上地按畝而徵中地一畝二分折
行糧地一畝下地一畝五分折行糧地一畝減地
三畝五分折行糧地一畝是折徵之數又短於鄰
封矣而糧特重之於無可重蓋糧重則土滿土滿

則人稀人稀則工價騰貴勢相困也畝地所得幾何而能償

國賦人工之費乎宜乎有連房連苗覓主相贈止求脫糧而不索其直者比比矣土地養人古今通義慶邑則以入養地養之不給困弊之勢向恐言哉嘗伏讀

世祖章皇帝詔勅刊刻賦役全書俱照萬歷年間則例天語煌煌率土悉知嗟嗟慶邑抑何自外於覆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田賦

三

載也悲夫

再按慶都縣錢糧在明萬歷年間每一畝地徵銀二分五釐府志猶謂甲於各州縣今則每畝一錢三分有奇其偏重之弊有三明末

清初許民間告荒豁糧其所豁荒地之糧竟無開除盡攤派於熟地之內此其偏重之一者也

國初刊定賦役全書奉

旨照依萬歷初年額數為準其天啟崇正時加增盡

行蠲免慶都乃以天啟崇正時種種加派捏入正供項內此其偏重之二者也順治四年十年兩次

丈量地土民間有以上中下三等地土改落為砂城等地是謂那移科則伊時折徵銀地不足又累不曾那移者與之擡足額數此其偏重之三者也見今本縣所墾荒地并自首地共有六百七頃餘畝此等地土豈從天而降是即前日所告之荒地今復開種者也乃不以之認本地原糧除卸熟地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田賦

三

代包之糧却乃另立名色每畝一分起科是慶都縣地外增地糧外添糧而包賠之糧終無開除之日矣特志之使後人知糧重之原其在斯乎

徵解

慶都徵解之法吏收官解成例已久其後法久弊生深為邑害闔學生員不忍坐視其斃於順治十一年具呈本府呈云為恩賜明文照例收糧上遵明旨下除民害事切收糧一款吏收官解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田賦

三

清朝第一美政至順治三四年後陰派富民陽名櫃書每年僉派之擾此明彼賂迭換百人賠累之苦株連蔓引傾喪百家致柳萬良等披枷帶鎖而喪命渠國保等賣妻鬻女以償官誠為有身家之陷阱有權勢者之奇貨也至十一年間韓令甫下車時目睹餘慘怛焉心傷會集紳耆庶從長計議照三四年前舊例揀選良吏收糧公私無碍而士民蒙福恐有變更而害復無既呈乞憲臺垂憐一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田賦

三

不獨慶邑為然本府新膺簡命豈肯效蕃寇養奸者之所為誓必除此大害以還安堵亟宜通行嚴飭該縣官吏嗣後凡徵收錢糧俱不許僉派里甲務必遴選忠誠書吏執掌勾銷登記兼取連羅互結以防侵漁至於解銀規則或零星數兩給付聽差交納自百兩以上者俱委官起解限十日內勒碑銘之座右以垂永久此非本府獨創臆見不過欽遵綸音而重為叮嚀也願各賢執事急宜改換肺腸庶無負今日耳提而命之至意焉耳仍將鐫過碑式印刷送閱果能力行有法定註上考如復通同狐鼠藉端暗行擾害良民者法紀具在毋謂三尺無靈也思之裁之勿貽噬臍自奉批後勒碑遵行公私稱便嗣馴變更仍蹈前轍圖縣洵洵手足莫指至康熙十三年十二月營州李公甫下車痛懲前弊力為革除於次年二月由詳院道府廳詳云為申明便民之法祈賜批示永行

遵守以昭 功令以睦民累事切慶都一邑土

瘠民貧差繁賦重較之保屬諸邑勞逸天淵凋疲

什倍自卑職受事以來甫及三月仰體憲慈軫恤

民隱今當徵收之際凡興革釐剔關切於民生者

有二條焉亟爲詳明籲請憲示以便遵行一慶邑

歷年收錢糧皆係各社十季僱覓櫃書工食取之

十季十季又分派於花戶每櫃工食百千共計六

百餘千往往正賦未完而先收工食以致鄉間小

民通欠正項百計揭貸交付十季免其苛求是小

民之脂膏先飽於櫃書也但工食一入櫃書之手

或爲奸棍所騙或係自身花銷一遇造冊急務食

用紙張不無使費必至傾家蕩產湊辦完公是櫃

書之骨血又盡枯於使費也展轉反覆滋累無已

艱苦情形難以殫述今卑職議與吏收官解之法於

六房吏書之中遴選忠實老成者分爲六櫃管收

錢糧革除工食陋規至於各項使費卑職捐俸代

備庶民間無額外之冗費而收役免賠累之顛連

矣一慶邑歷年輸納錢糧均係十季包收代完其

間遵法完納者雖有而好玩花費者甚多每至清

查完欠十季公然不認花戶茫無可憑勢必典產

鬻子又爲重納呼天搶地負屈莫伸以致紛紛計

告搆怨生衅破家妨業咸由於斯今卑職議設串

票之法凡花戶上納錢糧俱令本戶自封投櫃面

取完櫃印票以爲後據庶他日完欠可稽而包攬

侵漁之弊可杜矣斯二條者查典章雖有定例在

慶邑實爲創舉上關 國課下係民生卑職俯順

輿情揆酌臆見誠今日救弊恤困之急務也惟期

實心力行以爲久遠之例仰副 功令永便民間

理合申詳憲案裁奪批示庶可垂久無更永遠遵

行慶邑士民頂戴鴻恩於不朽矣蒙督糧廳吳批

據詳收糧給票二條雖成例已久而該縣能實心

力行足徵釐剔仍候各憲批示行繳軍捕廳何批

仰候院道各憲示行繳保定府沈批詳內二款俱係歷來積弊該縣到任未久遽能釐正足見實心愛民如詳舉行承杜弊端繳巡道重批仰候撫院詳行繳守道丁批糧書禁革已久該縣能實實奉行具見催科有法至於串票亦屬成法如果便民不妨設立仰候院示行可也繳撫院金批據該縣議革糧書工食十季包糧之弊俱見軫恤民生之意但錢糧官收官解該縣既令花戶自封投納止

不易之良法也特志之以俟後之尹茲邑者亦將有所取法焉爾已上俱舊志
現在
額徵民地共一千七百四十頃九十七畝五分五釐七毫共徵銀一萬三千四百七十五兩二錢五分七釐
皇上軫恤民隱自乾隆初年以來凡有偏灾民間田糧或全免或緩徵且免天下田糧者幾次曠古罕觀間閭皆歌樂利之休惟望邑差繁賦重叠沾澤今乃稍有起色矣

倉谷

常平倉原額穀二百一十一石四斗五升九合康熙八年奉本府文爲率先捐谷酌議任人以圖實舉常平之法事到縣牒學委任教職擇誠實好義子矜督率輪司出入報縣轉報邑令倡衆協蠲谷數如左自九年爲始

舊志

現在常平倉谷一萬四千石

常平倉廢土皮年久不禁風雨每申詳請未獲允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倉谷

望

准自修又無其力所儲萬石皆生民之命將來一有氾濫所關甚重不知何日而能完蓋也

預備倉在縣治東

東倉在縣東六宿庄

西倉在縣西黑堡庄

義倉

從前無考乾隆十七年前任楊

諱達

自行捐修義

倉四處東路荆城村修蓋義倉一處西路白城村

修蓋義倉一處南路六宿村修蓋義倉一處北路

常早村修蓋義倉一處

留養局

直隸總督宮保方公

諱

觀承節錄議覆地方生息

劄子直隸各屬設立留養局冬月留養貧民春融

散遣其有篤疾廢病及年過七十者則常留在局

自乾隆十三年以來通省設局五百六十一處置

備竈金米薪衣被藥餌等件悉由地方官捐項支

給有按年捐貲辦理者有成總捐銀交商生息充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留養局

四

費者因之紳士商民人等各慕義爭輸而鹽當

商並皆樂爲經理今通計一百四十州縣衛廳交

商生息之銀共四萬五千五百餘兩收租地一百

四十三頃九畝並經詳明有案彙載成冊而至今

官民之樂輸者每歲尚有增長養局亦多添設其

經管各局卽委之本處鄉耆不經胥役之手頗益

旉瘡之輩

臣

案查從前每年自十月至次年正月

此四個月內通省詳報路斃者常至千數百人近

年不過百餘人其奉行倣照病坊養濟院原爲地方官應辦之事今已漸成士民公衆之舉似應聽其照舊辦理但亦係地方生息之一項理合一並奏明伏祈

皇上聖鑒乾隆二十四年閏六月十九日奉到

硃批知道了欽此

望都縣城鄉二局

縣東關真武廟房六間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輿地

望

縣南關二官廟房三間

經費

知縣楊逢泰輸銀五十兩於乾隆十七年四月商

領營運月息三分歲收息銀十八兩至乾隆二十

年積本息銀一百四兩又知縣韓時謙暨士商輸

銀一百五十兩於乾隆十九年七月商領營運減

定月息二分歲收息銀三十六兩至二十二年積

本息銀二百五十八兩共記積本息銀三百六十

二兩商領營運如前歲收息銀八十六兩八錢八分

人丁

行差人丁共計八千三百六十九丁

每丁徵銀一錢共徵銀八百三十六兩九錢

額外

班匠九名每名徵銀四錢五分共徵銀四兩五分

腳價銀三分二釐四毫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今

賦

里社

編社四

在城社

戶一百五十六
丁九百七十七

六宿社

戶一百零八
丁一千四百九十三

堽子社

戶一百三十八
丁一千八百

黑龍社

戶一百四十一
丁一千二十

編屯六

懷慶屯

戶一百一十七
丁六百二十六

陳義屯

戶一百零四
丁八百六十三

躬稼屯

戶七十二
丁四百九十九

彭善屯

戶一百零二
丁六百八十

孔時屯

戶八十九
丁五百九十五

建安屯

戶八十四
丁五百三十六

以上共

丁一千一百一十一
丁八千三百六十九

現在男丁共二萬七百五十二口

現在婦女共一萬六千七百九十二口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人丁

望

有丁卽有丁銀此租庸調之法千古相沿雍正元年

勅令畿輔丁役悉均于糧各省皆照此例蓋有貧丁無

貧地良法美意超乎千古矣丁銀既免仍載戶口之

數者可見 國家休養生息之多且重民數也

鹽政

舊額行鹽一千八百九十引

今行鹽二千零九十二引

雜稅

舊志柳宿村王家疃有小集今無

在城集 逢四九日大集 逢一六日小集

閭邑止此一集亦困疲極矣 舊志

雜稅今共十二兩一錢五分

當舖三座稅每座銀十兩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二

鹽政

賦

望都縣新志卷之三

驛所驛丞大使員皆裁移悉歸縣

翟城驛原額馬七十二匹工料並支應銀五千四百四十九兩二錢 康熙十四年奉裁銀八百五十四兩二錢四分又於康熙十六年奉裁銀二百三十八兩三錢五分四釐實剩銀四千三百五十六兩六錢六釐大名府加增銀二百六十一兩六錢三分本縣存留 康熙十三年奉 文新增馬十八匹新增夫馬工料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驛所

一

銀六百七十二兩二錢四分六釐本縣存留 康熙十三年奉 文遞馬三十匹歸併大驛行差遞工料銀六百兩本縣存留遞運所原額工料銀五千九百三十五兩於康熙十四年奉 文裁銀八百九十五兩二錢又於康熙十六年奉 文裁銀三千八百三十九兩八錢實剩銀一千二百兩 以上驛所原額工料共銀一萬二千九百一十八兩七分六釐內除裁減驛所工料共銀五千八百二十七兩五錢九分四釐實在下

剩銀七千九十兩四錢八分一釐 按驛遞爲朝廷

脉絡特設道員疏通蓋重務也舊例故明永樂年間以慶都邑小路衝獨力難支慮有倒塌之患制爲六州縣朋黨之例唐縣牛五十六隻夫五十六名車十四輛驢十頭轎夫二十名完縣牛四十八隻夫四十八名車十二輛坐馬六匹幫馬二十四匹驢七頭神州牛四十隻夫四十名車十輛驢八頭深澤縣牛四十隻夫四十名車十輛驢十二頭慶都縣牛十六隻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驛所

二

夫十六名車四輛坐馬四匹幫馬十六匹驢十六頭轎夫二十名束鹿縣驢二十五頭車二十四輛轎夫四十二名以上六州縣額派馬匹驢頭共編一處立成一驛夫役牛隻共編一處立成一所各處一經編審立就十班應役一年休息九載法至善也至正德十五年因牛遲以驛易之嘉靖元年巡撫周因各處夫役逃避行令各州縣分派工料徵銀解發本縣召募行差彼時應召募者仍六州縣之人至三十年間

各處夫皆逃去獨累慶都一邑支撐屢屢倒塌前例盡廢矣至崇正時均派地畝閭邑紳民貧富無不行差者大半皆棄產而逃鄉紳張應煇恐民逃縣廢同士民赴部院各衙門告復六處朋應之例業蒙查制行提鴻臚麻文煥具題爲祖制朋應驛站獨累殘邑不支奉旨查復舊制毋致偏累值我大清承統制令驛遞官應千頭萬緒截然斬盡民間第一苦役有司代之矣遐哉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驛所

三

昭代之令典也宜乎萬民有無疆之頌云慶邑郵舍舊在城內邇來輪蹄交馳星夜急速啟閉恐不及時真僞難以猝辨營州李公慮周意外擇地之捷而便者於東關繕旅舍作郵館凡車馬供應莫不悉備既有以應緊急之務且可以免意外之虞其長駕遠馭之才於茲又見一斑矣奉

旨經過兵馬不許入城本縣李公遵行無怠遇有兵馬經過先期將應支糧草等物運送城外隨到隨支絕

無濡滯又諭各鋪肆照常貿易所以屢經兵馬雞犬無驚

舊志

乾隆八年以來驛馬八十八匹馬夫四十三名乾隆二十五年奉撥盧龍縣馬十二匹現今馬一百匹又增添夫六名現今馬夫四十九名一傳報撥馬夫九名一獸醫一名一裁所歸驛損轎夫一百名內扣留二夫二十名實在夫八十名一差驢十三頭一馬牌子一名抄牌書手一名供應牌夫燒火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驛所

四

聽事等夫十名一執事夫二十名夫頭二名內扣留二夫四名實在夫十六名一歸驛損夫十八名內扣留二夫四名實在夫十四名一歸驛轎夫十五名內扣留二夫三名實在夫十二名一接遞皂隸四十名內扣留二夫八名實在夫三十二名一額設工料銀八千三百九十一兩八錢一分一釐一毫七絲三忽八微四纖前件銀兩在於本縣地糧內徵收工料銀一千零九兩六錢一分九釐三毫一

絲四忽七微九纖二沙又在府庫領協濟工料改歸司庫請領銀五千九百五十六兩八錢五分八釐二毫二絲三忽二微八沙又在司庫請領新增工料銀四百二十五兩三錢二分三釐六毫三絲五忽八微四纖

順治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署縣篆保定衛經歷王貞復因差官廝役逼索越牆凌辱投井死噫驛遞苦累至此亦云極矣

舊志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驛所

五

盡瘁匪躬方無忝乎臣職食毛踐土皆宜戴乎君恩凡當王事之勤孰敢私情之恤望都驛站之苦其由來久矣迨至於今尤有不得不言者求其均也望邑本彈丸耳北距清苑九十里南距定州六十里捫乎兩大驛遞夫馬交迫應付維均陞陽驛雖應馬而添夫及車暨遞解俱不與焉是驛遞之迎送較之兩處爲更遠矣額設馬百匹昔爲九省通衢猶多捉襟見肘今則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驛所

六

皇仁普洽天威遠播御部伊犁俱爲編戶幅員之廣開闢所未有也皇華使節往來繹絡悉由于此馬匹固不敷用若前值小醜跳梁怒臂當車征旅之過莫此尤甚竊惟喂養馬匹全憑楚草豆料最爾微區楚料苦無所產不得不採買鄰封拮据之狀諒所共悉此在官之難辦者也而且望邑縱橫不過七十餘里村堡僅有百所沃壤皆旗地土瘠民貧大差旁午又乏鉅鎮驛馬車行勢不得不雇及村堡草料飯食雖自官給而守候之勞不日不時誰無父母之心而忍令赤子困頓之莫釋然而勢不能已矣此在民之難辦者也又銀鞘接踵而來撥夫護送囚犯計日叢集食差押解南定州而北清苑相距一百五十里稍有疎虞均干重處此亦同驛站之偏重而未得其均者也伏查舊志望都分割歸完唐二縣故二縣甚寬惟望都最窄翟城驛本係望都暨唐完束鹿深澤六州縣朋充編審

立爲十班應役一年休息九載法至善也厥後俱

併望都一邑獨肩其難 國朝定鼎初年大差繁

浩驛所二處共支銀一萬有餘嗣後奉裁額設工

料已減十分之三迄今土宇式擴差務更增十分

之四輪蹄交迫弗間晝夜又與金臺永定兩驛應

付相若旬萬狀相懸殆不啻十倍也夫勤勞固

臣子之職奉公亦下民之分孰不黽勉從事不敢

告勞然上天雨露不擇荆棘而施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驛所

七

聖代恩波不限偏隅而流荷 帡幪而望疏通俾竭

蹶者不過處於兩難之地胼胝者不交迫於三時

之擾其厚幸爲何如也

橋梁

北關橋 南關橋

東關橋

舊志云今圯

余于乾隆三十五年三橋俱伐石重修有記

見藝文

通濟橋

在南關外有記見藝文

遮運所橋 張山橋 雙石橋

舊志圯其一

沈家庄橋

曲家灣橋

二座 李家橋 小西

堤橋

西橋

狗村橋

荆城橋 柳宿橋 侯駝

橋三座

三堤橋

北水田橋

二十里鋪橋 廣濟

橋在南王家墘崇正二年楊四雅等建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橋梁

八

望邑無大川巨橋然一橋之費多者亦不下數百

金士民義舉而成理應記載以爲好義者勸然不

能一一查明矣

水利營田

萬歷十五年邑令張前光見柳宿村北及永豐鎮二處極窪下秋水泛漲壞民田禾漂民廬舍民甚苦之乃開柳宿永豐二河以洩水是時水不爲灾民感悅之

又後營村水堰距邑東十二里堰築始于明永樂中因遷來率皆南人不能服粟故開渠植稻爰截河設堰以均漑之崇正中邑令段公緯以石易土穴其孔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水利營田

九

于中塞之堰下水則撤其塞堰上用水則塞其孔蓄水甚富後鄉民無識值亢旱水涸遂歸咎于堰決至底其水一洩無餘蓄上下皆置後雖於村西設堰終不若舊堰之水富而能徧及也自堰決後衆皆悔之亟欲重建而苦于力之難齊邑宰李公天機同紳衿相視舊址乃集五村鄉地里老及有水田人等詢問咸情願奏貲再修公隨差役催督修理民貲不給公解囊資助三日告成又恐用水不均再蹈前轍令

衆各具情辭從中勒立定制自撰文記事鐫石文載藝文志

今將行水溝道地土數目詳開于后

計開

王家營野場南北高嶺侯駝五村共行水地十三頃

五十八畝七分六釐二毫

堰上行水地共七頃六畝一分六釐七毫

第一王家溝共地三頃五十四畝七分七釐九毫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水利

十

王家營地二頃九十八畝四分八釐

野場地五十六畝三分七釐一毫

第二張家溝

口濶一尺二寸深三尺四寸中豎迎水椿木一根徑二寸無間

共地三頃五十一畝三分八釐八毫

王家營地三十六畝

野場地二十九畝

南高嶺地二頃八十六畝三分八釐八毫

堰下行水共地六頃五十二畝五分六釐五毫

南高嶺地一頃十九畝二分五釐九毫

北高嶺地二頃五十五畝一分三釐

侯駝地二頃七十八畝二分七釐六毫

五村公買王家營東北南北下地一段六畝東至鄰思恭三至溝水爲殷家營鄉保看守放水之資如遇年終更換其地許應役之人承種其錢糧卽着落承種之人

以上俱舊志

畿輔通志云慶都縣高嶺村侯駝等處營田引隍池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水利

十一

堅功湧泉等泉之水仍洩於本泉河溝渠開座隨宜疏引雖細流涓涓而良苗懷新亦各得潤物之功焉又云雍正五年縣治正東南高嶺侯駝村營治稻田共一十二頃五十畝五分雍正九年改旱田一十頃四十三畝五分

乾隆三年戊午大水壞民居田疇無算縣令沈公景張潯龍泉河四十里爲石閘三座望都處定唐下游疏唐之水入于望者六入于完者一入于滿者二疏

定之水入于望者三入于祁者二疏定唐之水入于清苑者五溝洫井井水來而不留水往而不拒及去民立碑廟祀之

望邑人士言沈公開溝洫時民多怨之公曰今日雖怨後必受其益今三十年來望邑無大水患者士民皆曰沈公力也然則凡治民之事難於尙始易于樂成類如此觀東里氏孰殺誰嗣之歌古今安在不一轍哉苟有爲地方大利大害者長吏當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水利

十二

毅然爲之勿以毀譽爲游移可矣

水者利害之府也不知治之或壅塞而爲害能治得其道則缺畝舟楫皆得以收其利而無害也望都西北自恒山綿亘迤邐數百里層巒聳翠精氣獨鍾於孤山而穴竅潛通石髓潰湧不可勝數其最著者有九惟北龍潭爲第一雖現在淤滯尙涓流不息可以載受野航若濬而通之又兼入水輪助豈濫觴之比哉環流而繞郭精以爲池則曰玉

帶出地則曰龍泉從龍泉河行而東不數百里而入天津卽史之所謂通惠河是兩岸榆柳交蔭行藻敷舒烟火繹絡桑麻被野梨棗參差風景蔚秀悠然太平景象余嘗單騎至上觀其溝洫儼然文分豚貫論諸父老僉稱從前皆屬稻田因挑修後渠少深而地勢高灌陰維艱而民力多怠歲月馳隤自是穡功遂廢矣若更加疏濬闢其水而灌之其高者用南方桔槔之具以爲濟將地皆膏腴也

弘收數鍾亦何必督亢之爲异哉又竊惟望都之貧瘠由於幅員之狹隘亦由於商賈之不通嘗攷通鑑紀要成化時潞通惠河成云源始自慶都浩浩落落流入津門是龍河之水灌漑之餘聞而蓄之併可以通舟楫今清苑張登之舟已達于天津而發源皆本於龍泉大廟相隔張登不過四十里若于此水所經濶開數尺深挑二三尺併將四十里內經由橋梁擴而充之天津之舟竟可以達縣

城不然亦可以至大廟鹽航貨糧源而來元唐暨恒山而南皆可以省陸運之勞又豈獨望都一邑受其利而已哉蓋北方之地所難者維泉而龍潭諸泉湧于平原不擇地而流余曾修三門石橋開水而營墩源泉混混一夕卽盈以知望邑固若地之肺而泉之滙也冠于北平諸邑上矣前令蒙大憲題請捐帑數萬金依舊制而重修石閘二座以爲蓄洩閘閘普沾其利余亦時督葺治今細審樊家村大廟兩處重立石碣可以通商卽可以惠農化枯壤而爲沃土者更可得百十數頃現在竭力勸導志在必成若夫趨事赴功竭勉以無負余欲濬之志而大收斯泉之利則又在望邑之士與民也余前蒙陞任安撫裴公貴撫李公督學部院倪公今臬臺王憲本府宋憲以余生長南方必諳水利均以督與水利爲囑竊某罪材重任幸邀一命亦嘗矢志愛育撫茲勝泉心羨

久之但下車之始適值差務倥偬竭蹶弗遑加以旱潦頻仍茅簷維艱不忍輕率妄用民力是固厚望焉翹待焉而區區之心未嘗一日忘者也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宜黃陳洪書謹識

再查望邑水田之荒蕪半由于民力之怠廢亦半由于水車之制未具也今南方人力勤敏凡有泉源之處設堰挖井不留餘力固不事上人之督責而茲乃棄泉而不之用南方水車之設多端惟筒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水利

五

車必相地形可省人力水激筒轉一日輪灌可敷百畝牛車之設一日可灌四五十畝然費用十兩二十兩不等若踏車用三人兩人者費用不過三四兩一日亦可灌注三十畝至若手車用費不過一兩內外一人用之一日可灌六七畝兩人用之一日可灌十餘畝矣今北方多用柳斗戽之一日僅可以灌二畝若耕至三十畝者彼灌此坑人工竟不得息往往以水田而棄爲旱田職此故

也然則欲興水利者桔槔之具斷不可少余嘗欲僱請南方匠人勸士民依法創置又聞天津現亦有水車之制後之君子若以水利營田爲心其于此加之意乎要豈獨望都爲然哉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水利

六

土產

其穀麥稻粟黍豆秋蕎稗麻麻非穀屬邑民借以延生附入穀部

其蔬白青菁蒿蓴服片葱韭菜

其畜鷄犬牛豕

其鱗鰱鯪陽鱈

其果棗杏

其植楊柳麻芝麻食品也繩麻可供繩索之用望邑繩麻頗勝他邑

其藥車前益母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土產 七

按慶都土地狹隘無名山大川故其所產無他奇品取其小民日用而不可闕者備載之以驗土宜辨物性亦以見生民之有須供輸之有待耳

按通志載侯駝村產稻香滑異常然觀邑中有泉之地皆肥沃若能興水利而變成稻田則望邑固為產米之鄉雖不能分國別邑抑何致辱植藕秋而受枵腹之苦哉

風俗

邑據要衝桑麻萬井章市華胥蓋古仁讓之風舊志舊志統引冀州風俗者今刪之非邑志體也

按畿輔舊志謂保定府風俗民質勁勇不以浮華為習而以耕織為生今望都近府邑也其俗亦然況望都地瘠民貧無浮華之資不通舟楫問賈聚足無浮華之樂且地本陶唐肇基之所淳朴是其土風故所衣者布帛無錦衣綾緞之飾所食者菽粟無烹牛庖羔之侈但所慮者息而未嘗勤也若督而耕之可以收富之效矣勤而導之可以收教之益矣

北方風氣剛勁而望邑偏覺淳厚何也命益二案較他邑為獨少余承乏五年以來至庚寅歲圍圍空虛草生塵寇如是者一年沐浴

聖王之仁化與大憲之威德感輒能應貢至于此非易與為善之徵乎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風俗 六

祠祀

社稷壇

在邑西北二里

先農壇

在邑東南一里許

風雲雷雨山川壇

在邑南半里

堯母廟

在城東門內

堯帝祠

在北關外一里

蟲王祠

有二一在南關外半里一在北龍堂西邊

馬王廟

有三一在治內一在治西北一在治後今將傾圮余捐貲倡修於堯母廟西邊草場前面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祠祀

九

創鐵樓以爲大門有記

土地祠

在邑治內黃賓館東附漢節侯園內

獄神祠

在園內

以上俱仲春仲秋上戊日記

勾芒神

立春日記

旗纛神

霜降日記

邑厲壇

在邑東北二里

每歲清明七月月望日十月朔日先一日具牒

至日迎

城隍神於壇祀之

堯母祠

在邑衙青陽門內前立屏牆牆側立陵道碑繞以

碑牆計一百一十五丈牆上覆以筒瓦三路頭門

二門俱係碑屋左右各開耳門殿龕祀母神象莊

嚴齊整前廊壁嵌多詩俱載文苑兩傍廂廡亦係

碑房鴟吻龍脊生肖各項皆然東墜大碑一陽刻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祠祀

十

明蘄水司農部郎朱期昌所篆堯母陵三大字字

徑三尺筆畫奇偉陰刻楊紹程文見藝文榜暨明

邑令原秉謙碑讚亦載藝文西墜大碑一邑人太

守麻地撰文見藝文殿西側三十步隔以垣牆高

架木坊橫額曰堯母陵進二十步有井以亭覆之

額曰聖泉其井東大石碑一則湯公諱斌所撰文

也見藝文亭北五步即陵也陵周圍三十丈零六

尺臺砌以磚高三丈陵前栢樹森羅殿前槐榆交

蔭弘敞而幽秀棲神得其所矣歷朝修建源流不能悉考惟康熙二十四年縣令蔣國正同僚友紳士重修者實爲巍煥堅緻百年來尙如故也遠則羣峯花攢翠嵐書卷近則九水環清涵泓毓粹真不愧千古佳城萬年香火矣

嘉靖十七年三月世宗幸承天開臨堯母臺從臣奏請春秋予祀從之天啟四年七月縣令原秉謙捐奉金六兩買城東一里許韓國柏家南北上高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祠祀

三

園地一段五畝內井半眼樹株在內東至韓得法南至小道西至邵光顯北至大道今施堯母祠招來道士李守明看守永遠爲香火之地刻石爲記

堯帝廟

元人程義及子居德創建於邑北郭明邑令景公元一移建治東萬歷邑令劉公天與以子附母廟非帝制移建於邑東關一里許蓋舊社學也有古

栢二本不紀年東一株三幹西一株五幹殿前傍聯曰三皇一本五帝同根說鈴亦載其事廟有元郝經碑記有明萬歷時房守士碑記又有國朝郝浴碑記俱見藝文至康熙二十八年縣令蔣國正碑文及乾隆二年郝琛碑文存廟未載

蔣公重修時有石碑載云計大殿三間獻殿三間大門三間圍牆三面殿後書房三間碑房一座廟右道院瓦房三間平房三間大門一座三間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祠祀

三

置買香火地三段

所裡園地一段四畝內有大井一眼東至孫時茂南至孫然西至王三明北至王登明谷家村園地一段三畝東至麻珍南至麻鏞西至道北至衛進忠

八里庄上地一段八畝一分東至香火地南至墳西至張之浩地北至道

儒學白章訓導韓冠捐施東城下稻地一段七畝東至河西

至香火地南至城牆北至道

生員郭固施八里庄上地一段十畝東至問心誠西至傳九重南至李澤龍北至道

又施廟後園地一段一畝五釐四毫東北二至本主南至廟西至辛治

按帝德如天無往不在事之宜如事天余湖望拜祝周覽除正殿之外餘屋盡罄傾圯志欲修輯苦於政務倥傯潦頻仍未獲諏工尙有待也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祠祀

三

城隍廟

在城內北隅創始無考嘉靖四十二年縣令景公一元擴基重修有碑見藝文隆慶元年壽官趙寧等復修有碑見藝文萬歷己亥趙寧等鑄鐵燈鐵獅有碑存廟天啟六年會首湯友義等重修有碑存廟康熙十三年縣令李天機重修并捐廟田有石碑二見藝文雍正二年縣令山陰劉紹曾重修有碑存廟

關帝廟

在邑東關外百餘步乾隆二十六年知府金文淳捐銀五十兩與本邑紳士左堂周烜徐鏞等創建碑屋共用銀三百餘兩

五虎廟

在十五里舖祀關張趙馬黃五位有五楊樹極高五嶽廟

在北關外宋劉郭所撰記文甚雅見藝文縣志八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祠祀

三

景以爲靈碑高古者卽此也碑陰載熙寧戊申歲七月連旬大雨水深三丈地震累月不息故衆許願修五嶽廟應祈而止凡費錢一千五百萬順治七年邑侯陳公重修有碑見藝文厥後廟貌荒蕪乾隆十五年北關士民買九海牛策四札欄白汝圻地十三畝用價行錢五十千以爲香火之資有碑存廟貼西有聖母廟嘉靖時鄉民史官倡建天啟典史吳廷瑞捐俸十兩買田以供香火有碑存

廟雍正十一年邑人曲應文募化重修有碑存廟
泰山行宮

在聖母廟旁明嘉靖時邑人史官孫楫鄒保等改
建有碑見藝文萬歷丁亥趙靈重修

北龍堂

在北關三里龍泉河發源於此泉北建有五龍聖
母行宮前經頽壞雍正六年有僧廣章住持勸建
入蜡神祠重修龍泉古寺植樹三百餘株募范璘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祠祀

五

施地一段二十畝東至河西至施地南至寺北至龍泉王三達子施

地一段十畝東至河西至道南至黃家橋北至寺乾隆二十三年

間住持僧悟山又復增修塑像九泉有三祠此爲

勝概矣前令衛公建亭及石板橋于泉之南可爲

遊憩

蟲王廟

在北龍堂側與龍母二祠皆極靈蝗蝻水旱有禱

必應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天大旱同督學部院

倪公諱承寬步行親全拜禱禱首百數越二日大
雨立注受貺如響

南龍堂

在南關外二里涌魚泉發此立有龍母廟明邑令
漢陽陳公建明山西布政司房守士立有堯母第
一泉石碑後華容謝公爲置香火田二十畝有碑
文存廟

真武廟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祠祀

美

在邑東關外一里許創始於永樂重修於弘治又
重修於嘉靖壬子有碑見藝文康熙五十五年邑
人王朝選重修又施地二十九畝六分二釐爲香
火之資問達亦施地四畝四分有碑存廟

文昌祠

在學戟門東

魁神祠

舊在戟門西今移南城上改祀朱衣土地二神于

內

火神廟

在城隍廟側建自明時康熙癸亥重修有記見藝文乾隆八年邑人張漢良等重修漢良施地七畝坐落北康莊東北縣令林鵬飛爲立碑存廟

三元祠

在南關一里許有栢樹四十餘株爲八景之一旁有蟲王廟弘治中邑人王富王燦等興修有碑見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祠祀

三

藝文萬歷丁亥壽官趙寧重修有碑存廟康熙六十一年壬寅保定守張安世捐修施地同知吉水李景遂同居人王若玉等俱施有地以爲香火之資有石碑存廟開列於左

本府知府張公施地四十畝坐落陳家庄村南東至麻銑西至陝南至劉玠北至官塋

又施稻地八畝東至王姓西南二至何敷蘭北至

本府同知李公景遂施園地二畝三分坐落廟前

東至關帝廟園地西至官道南至道北至本廟

南關王若玉率侄宗義施地三十六畝五分坐落

康莊村東至張宗明西至張宗顯南至道北至車

道內有十四畝係王富與王爾直王召來名下順

天府知縣俞公施銀十兩贖出王又施銀三兩

南關王國稀率男進公施地一畝坐落廟後

南關顧養心施地二十五畝坐落齊庄道東至道

西至地界南至楊洪憲李洪柱因碑壞無存之載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祠祀

天

于此教場二十餘畝東至道西至廟園地南至李文建北至演武廳

園地一畝東至道西至三官園地南至關帝廟北至全一德

荆城村東嶽廟

在城東十里許創始至正年間宏治丙辰本村居

人鄧綱黃玉王通等重修有石碑存廟又有嘉靖

乙酉立會碑存廟康熙三十八年重修聖母并十

王有石碑見藝文

廟前卽大橋也上下十餘里樹木交蔭龍泉河經繞廟前又橋前有甘露寺對峙益望邑水口一鎖鑰也

奶奶廟

一在南柳宿廟後有玉皇閣一在邱莊廟後亦有玉皇閣一在十里舖旁

漢王廟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祠祀

无

在邑東南四十里柳宿城一統志云漢封靖王子蓋爲柳城侯應血食斯城故立廟祀之余親見城濠故跡宛然神像儼雅而廟貌畧荒涼

忠義祠

在縣治之後

節孝祠

昆連忠義祠

陵墓

堯母陵在衙治東詳見祠祀

丹朱墓在邑東門外東南百步許形濶二畝高及一丈墓前有卧石三塊側刻中天世子四字漢志云堯處子於丹淵爲微侯故曰丹朱 據傳有向墓上挖沙參者甚夥靈應人不敢犯夫敬堯而敬其母陵廟巍然千古如新則敬堯亦須敬其子丹朱之墓規制尙未修也况墓傍俱麥地侵削之漸亦官此土者不可不留意也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陵墓

三

張行成墓行成唐定州人高祖時拜左僕射卒諡曰定詔配享高廟府志云墓在望都今張娥村西有地方圓里許一二尺下有輓壘纒疑爲古墓或卽此歟

姜命塚在東門外迤北三十步世代姓氏失傳

土壘俗名虛糧塚邑城東有三十餘座固現東南五十餘座柳宿城東南亦有五十餘座邑舊隸中山

多大臣名將此或其塚歟

舊志以此爲大臣名將塚域此言良然唐宋以前
中山之間人物甲于他境而志載皆缺無從考其
姓氏存疑而謹護之勿使傷于鉅鑿侵于耕犁亦
足見風俗之厚近傳有人啟土見有大磚又有鐵
甲等項其爲名將之塚何疑

武學士或墓在東黑堡北百餘步

張叅議舜元墓在城東北二里許四面皆旗地而石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墓墓

三

碑仆矣同知張一英墓亦在其處距二三十丈

王副使凱墓在縣城西二里

寺觀

壽聖寺

在城內西隅初於元至正元年正月洪武初年重
建僧會司性學全邑人湯洪趙起元重修于正德
九年起工嘉靖十四年落成有碑文未載康熙四
十四年縣令張京瓚重修有碑見藝文乾隆三十
三年賈應才重修天王殿一座

甘露寺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寺觀

三

在城東十里許荆城村寺創于唐現有小石碑龕
于廟門係唐刻也而寺碑謬云始于宋初名曰隆
善寺明永樂初居人黃祖健重修落成有甘露之
瑞改名甘露寺祖健施地十數畝其子良良之子
玉玉之子世昌奕世修輯鑄銅佛像十七尊佛前
作湧壁百十羅漢殊形異像備極工巧其碑記益
存於廟清涼寺一在古城南一里定州在此分界
一在東白城寺甚雅潔一在白岳村乾隆十年重

修

南無村彌勒寺康熙五十六年寺僧法金募曲應

文等重修有碑記存寺

堅功寺在邑城西二里西堤村寺創自唐開元間

宏治元年有尼自然者重修又有尼淨真繼之有

碑存寺

聖安寺在縣北二十里王哥庄創建于宋萬歷時

重修康熙四年廩生張時發同住持僧法廣復修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寺觀

三

洪濟寺在常早村肇建唐宋以上明正德時僧明

春及徒覺淮重修有太守金陵鍾敏所撰碑文存

廟

興福寺在縣東南隅地名賈村創建不知何時萬

歷三十二年邑人倉大使李自新及子生員李春

輝偕衆重修至四十六年竣役

牌坊

聖諭坊 書聖諭四言在縣治儀門內

聖帝名邦坊 在縣治西

望都勝地坊 在縣治東久圮余于乾隆三十六年七月新修改爲保障重地坊

儒林坊 在縣治西北

聖域坊 在文廟東

賢關坊 在文廟西

義路坊 在明倫堂前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牌坊

三

顯應侯坊 在城隍廟東

則天帝範坊 在東關堯廟

春登臺坊 在春臺下

養濟院坊 在邑治西北

文林郎坊 爲張大本立

恩榮坊 爲副使沈弘業立

恩榮坊 爲通判麻友椿立

天世同居坊 爲斷事黃鍾立

寵光坊二座

為參議張舜元立祀

忠義坊

為明崇正戍寅死難官紳士民立

黃承宗

邑令山東威海衛人

徐有目

學諭涿州人

魏允清

運巡所大使樂城縣人

劉振元

嘉定州同知

麻文煒

汝州判

傅于德

廣平府學訓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牌坊

圭

王文炳

鄭州儒學訓

陳嘉猷

貢生

沈機

例監

周對庭

以後俱生員

孫繼昌

王德化

張汝鰲

見人物

麻封

見人物

陳爾養

沈樸

張貞明

張之玉

張應誼

張應謐

張應謬

張之坪

張之站

張之璫

麻文煜

麻陞

麻璣

麻坊

麻璣

曲金聲

辛正色

趙乘珠

馬中道

沈濯

張國維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牌坊

圭

張國綺

吳鳳岐

見人物

吳向中

吳向明

沈以沛

郭完

左禹

張萬目

黃天錫

朱昌祚

朱嘉胤

沈庭訓

孫崇祖

謝聯芳

張址

劉國印

麻文炫以下俱義民

湯友義

曲協律

王御乾

周國梁

楊九德

湯朝卿

黃應坤

陳爾知

張汝志

孫育才

蔣朝付

喬欽

沈洗

劉龍

劉一會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牌坊

三

袁汝松

張國綽

張光先

王秀

趙九宗

沈正

岳得時

靖四方

裴庖子

孫國賓

張炳

張溫

李根性

傅調羹

梁天德

張從禮

張宗仁

顧文好

康守金

袁洪吉

周之士

王進山

李鄰棠

李重茂

辛養中

李耀先

高一春

王養志

問先知

節烈坊

爲明崇正戊寅
延難婦女立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牌坊

三

劉氏

黃承宗妻

谷氏

陳爾直妻

陳氏

徐有自妻

王氏

陳惟董妻

郭氏

魏允清妻

黃氏

黃天眷女

張氏

黃天申妻

孫氏

麻文燦妻

楊氏

周對庭妻

孫氏

湯有益妻

王氏

周國棟妻

荆氏

陳嘉猷妻

劉氏

楊九德妻

周氏

孫崇祖妻

李氏

李尙仁妻

魏氏

曹鼎妻

周氏	周氏	劉氏	湯氏	湯氏	褚氏	郝氏	安氏	李氏	谷氏	孫氏	邵氏	薛氏	趙氏	王氏	楊氏
劉應	李邦	朱昌	張之	富世	梁朝	德母	李耀	辛養	恒如	吳何	維妻	梁國	曹鼎	孫崇	何養
葛氏	劉氏	何氏	賈氏	周氏	謝氏	谷氏	張氏	李氏	劉氏	孫氏	楊氏	劉氏	孫氏	劉氏	問氏
李成	張應	張應	湯民	麻文	朱昌	朱嘉	王黜	湯朝	梁天	楊天	王宗	袁洪	問先	張國	吳之
章母	詩妻	道妻	與妻	煥妻	祥妻	鳳妻	妻	相妻	德妻	培妻	先母	吉母	如妻	綺妻	江妻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脚坊

三九

侯駝村在望都縣東二十里名勝志村產米香滑異	古城在邑南三十里來歷未詳	今廢子一作紫	天子臺在邑良隅二十里高二丈方圓十餘畝相傳	光武為王郎所迫登臺眺望故名云前有石碑文	謬鳳不棲槐也	加有鳳凰集此 按今人訛指廟前古槐當之甚	鳳凰架府志云在堯母臺後古時松栢蒼翠枝柯交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古蹟	早	柳宿城在邑東南四十五里漢柳城侯築村西二里	有柳宿河又宣帝母王夫人微時與其親分別處	十里今屬唐縣	尋又廢至唐初武德四年分安喜北平二縣置	故城本戰國時趙慶都邑歷秦至高齊始廢隋復置	馬氏	張應	古蹟	附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常稻

望邑八景

靈臺瑞靄

舊名堯臺落一母字其義便外茲取漢章帝封堯母爲靈臺大母之義易之

爲堯母慶都氏陵在邑治東高二丈週三十丈六尺每日華東上暹氣蒸鬱紫翠交輝有佳況焉

龍窟夜澄

窟在邑北三里許有泉迸地而出名曰龍泉澄泓

沈碧紆迴繞堤翠柳拂蔭搖曳與水色相映夜月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八景

望

之下萬籟聲寂清光四徹如對玉壺冰也

北平翠微

北平山名距邑五十里三代時爲邑之北鄙其形

層巒疊嶂清秋雨霽翠色若浮自郊外望之儼然

列屏

東嶺芳豔

九水彙爲龍泉河東注廿餘里疎籬三五夾岸相

續不絕直抵高嶺村林木接天綠蔭滿地野花萬

狀玉潤千層上下禽魚罕盡識之雖江南名勝未

許多讓

雙阿聳秀

邑艮隅三里許有土阜二偶排並峙其嶺俯瞰郊

原遠近平眺巒嶂有無夕陽倒挂嵐烟橫流午夜

尤爲差勝星爛月小去天尺五舒歌長嘯身在五

雲端矣立春先一日官民相與逐於下因名曰春

登臺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八景

望

九水環清

自邑之北隅及西南隅泉凡有九皆迸地而出勢

若噴珠逶迤注於隍內汪洋浩渺爲邑之天險雖

冬月盛寒不冰不斷在隍名玉帶河東注名龍泉

河大有灌溉利

蒼栢鬱茵

計四十四本二本在堯祠其東十五圍三歧其西

十七圍五歧邑人辛向道題曰三皇一本五帝同

根四十二本在三元廟參天蔽日狀如鳳舞龍翔
暑月憩此如入清涼國

靈碑高古

碑在五嶽廟其文宋主簿劉公郭撰高雄奧古杰
出一世人多傳誦不置

此條不足以當八景之一以相沿既久姑存之因
再擬二景曰鳳巢古架魚戲新荷

鳳巢古架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三

八景

望

在堯母廟後相傳從前松栢交柯蒼翠欲滴有鳳
凰集于其巔人稱其樹爲鳳凰架

魚戲新荷

望邑之濠繞城皆可種蓮惟西北有重河一道更
覺風景幽閑雅趣撩人從前錢令植蓮于此人稱
爲西溪菡萏

望都縣新志卷之四

職官名宦志

由天下而分爲省由省而分爲府由府而分爲縣縣固親民之吏也爲上守土爲下請命任大而責重詎易易哉故凡蒞其土者由長吏以及師儒下逮屬員率皆同舟共濟爲朝廷效職振紀綱肅風化禦民侮而壯皇華代不乏人其卓行異政沁人肌體者郡民猶熟誦而樂告之爰作職官名宦志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名宦

一

封爵

漢孝武帝元朔元年城柳宿封中山靖王子劉敖爲柳城侯元狩六年改慶都爲望都封中山靖王子逸其爲廣望侯

漢昭帝封劉頽爲望都公

官制

宋元以上無考明設知縣一員 縣丞一員 主簿一員 典史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二員 驛丞一員 遞運大使一員 陰醫僧道各有所司 把總一員 縣丞主簿後裁

國朝

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 驛丞一員 康
縣 遞運大使一員 康
縣 遞運大使一員 裁所務歸縣 教諭一員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官制

二

康熙三年奉裁
十五年復設

訓導一員 忠順營設有駐防

把總一員管馬兵二十六名守兵五十名汛守

每年修理

龍亭銀五錢

文廟銀十兩

本府馬快工食銀四十六兩六錢六分七釐

經歷司皂隸工食銀二十四兩

知縣俸銀四十五兩

養廉銀八百兩

辦公銀二百六十兩

門子二名工食銀十二兩

皂隸十三名工食銀七十八兩

馬快八名工食銀一百三十四兩四錢

民壯五十名工食銀三百兩

禁卒八名工食銀四十八兩

轎傘夫七名工食銀四十二兩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官制

三

庫子四名工食銀二十四兩

斗級四名工食銀二十四兩

朔望行香紙燭銀一兩

仵作三名工食銀十八兩

吏房、倉房 戶總科 戶北科 戶南科

禮房 兵北科 兵南科 刑房 招房 工

房 水利科 承發房 東房 庫房 俱無工食

典史俸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養廉銀三十一兩五錢二分

門子一名工食銀六兩

馬夫一名工食銀六兩

捕皂四名工食銀二十四兩

教諭訓導俸銀八十兩

齊夫三名工食銀三十六兩

廩生月糧銀六十四兩

膳夫二名工食銀十三兩三錢三分三釐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官制

四

門斗二名工食銀十四兩四錢

文廟春秋二大祭銀四十兩

社稷山川風雲雷雨城隍夙蟠等神春秋二大祭銀

三十兩

關帝廟三大祭銀四十兩

三小祭無祀鬼神銀十兩

鋪司兵三十名工食銀一百八十兩

更夫四名工食銀二十兩

火夫八名工食銀四十八兩

農夫二名工食銀十二兩

時憲書銀三兩

鄉飲酒席銀十兩

孤貧三十五名月支糧銀一百二十六兩冬衣

布花銀九兩七錢四分二釐

吹手八名工食銀四十八兩

二年一辦貢生花紅旗匾銀二兩五錢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官制

五

三年一辦會試盤費銀五兩

文舉進士花紅旗匾銀六十兩

武舉進士花紅旗匾銀十一兩三錢五分

知縣

漢王況

扶風安陵人有傳記名宦

宋魚仲修

劉鄆五嶽記作魚端夫仲修必其字也有傳記名宦

查劉鄆五嶽記碑陰有三班奉職權望都縣巡檢

崔遇又有三班奉職定州望都縣尉裴珪舊志俱

缺

元蕭順至元三年任

查郝經帝堯廟碑同時有慶都達魯花赤勒得律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知縣

六

達魯花赤監縣者也

陳閻天歷二年任舊志無

又全時尉有禿魯罕識禮門一人

尙恕

字彥仁深澤人以國子生登第至正八年任舊志無今查文廟碑補入

按碑云公乃平章齊國正獻公之裔必尙文也

今查保定府志及定州州志並無恕名然則科

第而埋沒者其可數哉碑載監邑者爲完者帖

木見

舊志亦缺

知縣爲古百里之侯蒞斯土者自漢

迄元二三十年皆不知其姓氏竟與春花秋草
同歸於盡可勝惋惜甚矣志乘之修上下均賴

者也

明李

庸 太平人有傳

朱

頤 上元人有傳

譚

論 扶風人有傳

王

讓 泰州人有傳

馬

京 咸寧人有傳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知縣

七

王廷輔

單縣人有傳

丁璉

聊城人有傳

唐復

當塗人有傳

朱文

高平人有傳

袁汝弼

肥城人有傳

李儀

曹縣人有傳

李濠

潞城人有傳

王用

平原人有傳

胡諧

安邑人有傳

高評

陝西人

楊廷美

平涼人

于寶

莫陵人

張世祿

遼東人

劉廣居

嘉靖元年任

陳鯤

東阿人

邵祐

磁州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知縣

八

蘇檢

熊右通

張弛

蒲州人

葉應前

慈谿人

景一元

聞喜人

浦之雲

登州人

馬卿

山東人

趙鸞

江寧人

姚宸 定襄人

張柱 臨朐人

王曰夔 臨潼人

郭用良 臨汾人

趙嘉猷 稷山人

張前光 彰德人

郭維良 長清人

馬世鑛 綏德州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知縣

九

戴大槐 晉州人

郭萬程 安邑人

李之奇 麻城人

郭如阜 汲縣人

許宗曾 河內人

劉天與 垣曲人

張應泰 富順人

徐克讓 蒲城人

原秉謙 淮安人

熊邦榮 江西豐城人

陳嘉賓 湖廣人

謝時旦 華容人

黃承宗 威海衛人

趙世英 蒲城人

段緯 雲南人

傅作樞 孝義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知縣

十

國朝陳國賢 保安州人

李世程 臨汾人

郭肇基 金鄉人

陳自德 蒲州貢士

劉曉 武進人

韓萬育 青城人

孔邁 至聖裔

車殿彩 金溪人

王廻康 合肥人 恩貢

周士璿 商城人 選貢 有傳

錢振龍 鐵嶺旗人 廕生 有傳 祀名宦

李天機 奉天鐵嶺人 鑲黃旗 官生 有傳

蔣國正 諸暨籍 錦州人 康熙二十八年任 有傳 見名宦

張京瓚 字鈞公 陝西人 康熙四十四年任 有傳

李長華 字實甫 奉天義州人 康熙四十六年任 邑人 廟祀之 惜政跡無傳

董步聞 號雲客 陞戶部主事 康熙五十年間任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知縣

十一

林源 莆田人 舉人 康熙五十七年任

劉紹曾 會稽人 雍正元年任

王會淑 山西人 雍正五年任

汪茂齡 浙江人 雍正七年任

彭月孫 平陵人 進士 雍正九年任

王念臣 湖廣人 進士 雍正十二年任

何四聰 舉人 乾隆元年任

沈景張 字敬安 號鏡庵 震澤人 舉人 乾隆元年任 有去思碑 見墓文

林鶴飛 廣東陸豐人 庚戌進士 乾隆四年任

石聲聞 山東人 舉人 乾隆八年任

嚴遂成 烏程人 進士 乾隆九年任 有傳

何綬 鎮白旗人 丙辰舉人

楊逢泰 三韓人 乾隆十五年任

韓時謙 山西交城縣人 壬戌進士 乾隆十九年任

龐之鐸 鳳陽人 拔貢 乾隆二十一年任

黃天衢 莆田縣人 陞兵馬司 乾隆二十二年任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知縣

十二

衛學詩 字聞一 號龍溪 陝西韓城人 壬戌進士 陞部郎 乾隆二十五年任

陳洪書 字敷文 號祇齋 江西黃人 乾隆二十五年進士 榜名洪贊 乾隆三十二年任

縣丞 舊志缺今查府志石碑補入

明喻文明 麻城人正德時任

王誠 澤源人成化六年任

張璽 寧遠衛人嘉靖元年任

谷同 南陵衛人嘉靖四年任

張完 和陽人

文彥道 泰安州人

陳時道 太谷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縣丞

圭

夏天爵 六安州人

袁寶 博興人

關漢雲 烏程人

馬雷 山西人

趙夢賢 山陰人嘉靖四十年任

王廷諫 淄川人嘉靖四十二年任

傅邦卿 會稽人隆慶元年任

章木 上虞人

江鏵 欽縣人

黃璋 陝西人例貢

張繼華 樂安人吏員

馬維 遠安人

張福謙 浮山人監生

譚珙 利津人萬歷十八年任監生

蔣希文 全州人萬歷二十三年任吏員

楊樞 平陽人監生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縣丞

酉

劉訥 壽張人萬歷二十七年任監生

周嘉玉 泰州人監生

鍾弘道 深陽人監生以上見府志

劉彥傑 弘治十二年

張正 正德元年

李應正 萬歷二年

趙維藩 萬歷三年

右四人府志無查石碑補入可知從前缺失甚

多

陸應綏

合肥人萬歷四十二年任

桂振宇

長林人天啟四年任

荆士重

陽平人天啟六年任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縣丞

五

典史

元張文簡

天歷二年任

明王洪道

洪武三年權慶都縣事

白傑

武定人

張世雄

襄垣人

劉璋

涇陽人嘉靖四年任

李真

太倉人

張珍

婺源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典史

六

賈廷臣

應州人

王忠

博興人

王應賓

章丘人

陳大有

莆田人

薛大濟

林縣人

吳志

莆田人

李孟欽

黃州人嘉靖四十二年任

姜廷椿

黃崗人

唐 巖

莆田人
吏員

趙 艮

雲南人
吏員

陳 清

廬陵人
吏員

蕭子文

麻城人
吏員

朱 燭

山陰人
萬歷二十三年任
吏員

周滿庫

陝西人
吏員

陳思訓

上虞人
萬歷十八年任
吏員

趙子鳴

金華人
吏員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典史

七

莊 嘖

華亭人
吏員

蘇 叙

石埭人
萬歷三十六年任
以上見府志

謝 傑

成化
六年

李 通

弘治十
二年

麥 庠

固始人
正德元年

趙 經

正德
九年

魏 職

正德十
六年

右五人府志未載查石碑補入可知缺者多矣

蓋 瑾

天啟六
年任

宋志變

崇正九
年任

王鳳鳴

崇正十
年任

趙 衡

崇正十六年任
順治初年仍任
吏員

國朝

姜允奇

會稽人
吏員

袁公旦

建昌人
吏員

吳良碩

南昌人
吏員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典史

六

楊國昌

義烏人
吏員

董偉儒

太原人

陳世維

宋 璞

康熙二十
八年任

劉 全

康熙三十
八年

朱成茂

張 緯

倪允懋

雍正
二年

李正榮 雍正五年

俞鵬 雍正九年

陳載德

周錦 關中人

牟元相 萊縣人乾隆三年

歐陽晨

王廷曾

平成恩 乾隆七年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典史

金曰廉

彭嶷

周本立 安徽旌德人

王永芳 乾隆十五年

曹文英 字景華安徽績溪人禮部儒士乾隆二十六年六月由湖南嘉禾縣典史補任累年

督修磚城尤費心力

儒學教諭

明姚斌 山東武城縣人

李通 湖廣澧縣人

黃瑛 福建邵武縣人

周懷璧 江西新昌縣人

殷晉 丹陽縣人

劉溥 山東武定州人

劉澄 山西忻州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儒學教諭 三

秦璽 山西大同縣人

郭正 山西安邑縣人有傳

李敏 江西豐城縣人

張澄 河南商邱縣人

孫鼎 山東鄒平縣人

景華 浙江餘姚縣人

石奎 山東益都縣人

王鹿 其南直隸祁門縣人

聶溥 福建邵武縣人

張于勛 廣東從化縣人舉人陸任知縣

吳珠 山西代州人

崔卿 山東朝城縣人

樂鳴周 山東聊城縣人

陳立中 廣西臨桂縣舉人有傳

馬經邦 山東淄川縣人

何嶺 廣東番禺縣舉人有傳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儒學教諭

三

甄漢 山西蔚州人

方思賢 廣東南海縣舉人有傳

張濟 直隸定州人

吳邦俊 廣西臨桂縣舉人有傳

樊維价 雲南永昌府舉人

霍秀 河南開封縣人

魯都 山東棲霞人

陸洪先 都陽人舉人

秦光遠

張如斗 景州人舉人

莊三省

唐與之 曲江人

胡來庭 山西忻州人

于沛 順天宛平人

栢之煥 遼東蓋州衛人舉人

陳所學 豐潤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儒學教諭

三

朱永明 雲南人

周孟麟 舉人

徐有自 涿州人舉人有傳

張好閔 阜平人

蓋國彥 平山人

國朝

李雋 永年舉人歷歷兵部

楊復 大寧衛人

吳超無錫人教習

刁履和南和舉人陞湖廣安仁知縣

康熙三年奉

旨裁至十五年復

劉疏泗廬龍人有傳

秦毓琦鐵嶺籍錄黃旗人成貢

白章康熙二十年任

胡其傑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儒學教諭

高明康熙三十年任

趙國屏康熙五十七年任

馮琮康熙六十年任

李蔚雍正六年任

張秀雍正九年任

閻瞳乾隆元年任

賈建邦乾隆二年任

李冠南乾隆四年任滄州拔貢

張倬乾隆九年任行唐拔貢

崔崑乾隆二十年遷浙江縉雲縣知縣

陳煜字星如號應堂萬全人乾隆丙辰舉人原署雲南元謀知縣乾隆三十四年十月改授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儒學教諭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儒學教諭

訓導

明沈

耀符縣人

蔣

憲湖廣寧鄉縣人

趙

惲山東金鄉縣人

王

賁浙江天台縣人

張

忠山東濰縣人

陸

宗補松江府上海縣人

顏

理直隸江陰縣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訓導

五

王

徽山東益都縣人

劉

顯江西鄱陽縣人

張

徧山東壽光縣人

張

瑄直隸涿州人

關

倫直隸當塗縣人

陳

鼎山西陽曲縣人

于

璫遼東海州衛人

王

軌山東登州人

張王

祿州人

王鎰

合水人

江文深

山東即墨人

王誠

遼東義衛人

魏昇

山東益都縣人

劉塘

河南孟縣人

王純

山東沂州衛人

王亮

直隸肅州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訓導

五

江鯨

河南內鄉縣人

趙光

河南光州人

辛鉞

山東昌邑人

校以勤

河南輝縣人

阮徹

山東滕縣人

馮世寧

湖廣江夏縣人

詹龍

江西撫州府樂安縣人

張應瑞

山東陵縣人

趙孝祖 山東齊東縣人

劉麟 河南新鄉縣人

馬時正 山東棲霞縣人

鄒學禮 陞西寧衛人

董國休 直隸肥鄉縣人

陳三重 山西黎城縣人

梁勤 河南葛縣人

張澤 直隸涿州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訓導

丘惟傑 直隸順天府宛平縣人

朱嘉士 興濟人

梁以儉 山西曲沃縣人

曹勛 直隸真定府晉州人

劉騰漢 直隸順天府平谷縣人

張五教 直隸順天府涿州人

穆芳春 直隸河間府南皮縣人

陳國賢 保定州人

國朝訓導

谷傑 直隸真定府曲陽縣人

姚維城 萬全衛人

田起鵬 昌黎人

劉光謨 直隸河間府景州人

任之龍 內黃縣人

劉振緒 文安縣人

趙炳 康熙二十年任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訓導

韓冠 康熙二十年任

韓通 康熙三十年任

周漢勃 康熙五十年任

齊澤茂 康熙五十年任

呂宗衡 雍正六年任

劉君弼 雍正七年任

解聞縉 雍正九年任

鄭之直 雍正十年任

郭謙
乾隆四年任

曹弘毅
開州歲貢乾隆十年任

于進修
癸酉選拔宛平人乾隆十九年任

陳于宁
乾隆二十年任

陳晉
乾隆二十年任

傅澹
乾隆二十年任

李森
字翠岩宣化人乾隆辛酉拔貢丁卯舉人丙戌會試恩挑以教南管訓導事三十

二年丁亥閏七月任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訓導

无

翟城驛丞
舊志無查石碑補人

向永祥
成化六年任

袁傑
弘治十年任

袁俊

范桓
正德時任

宋登
濟寧人

趙繼儒
嘉靖二十年任

楊登科
嘉靖四十年任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訓導

三

李賜
樂州人萬曆三年任

方允恭
萬曆二十年任

王俊
萬曆三十年任

張時正
天啟五年任

蒙大任
崇正十年任

王時敬
崇正十年任

國朝

姚永譽
廬苑人吏員

徐光啟 山陰人
吏員

謝君錫 江南人
吏員

順治十六年裁驛歸縣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驛丞

三

主簿 舊志無查
禪補入

元脫 天歷二年任

明成 天順時任

宋通 成化六年任

遞運所大使 舊志缺今據
石碑補入

明徐述 成化六年任

何觀 河曲人弘治十二年任

孫賢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主簿 大使

三

屠賓 嘉靖二十二年任

王价 鳳陽人

任璋 嘉靖四十二年任

王爵 聊城人萬歷三年任

張天佑 萬歷二十七年任

尙範 萬歷三十二年任

王希恩 天啟五年任

賈樺 崇正初任

魏允清

崇正十一年與知縣黃承宗死難當人名宦祠

任九功

崇正十六年任

國朝

繆

瑞 仁和人
吏員

李承錫

三原人
吏員

謝天錫

山陰人
吏員

劉應鼎

青陽人
吏員

古士奇

富平人
吏員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大使

三

康熙十六年裁所歸縣

把總

明計文

李應選

國朝

王成

諸文達

馬國保

楊旺

袁貴生

牛永福

馬士俊

萬全人乾隆三十五年任

又如明千戶高舅高思乾陰陽官王光安鉞安倫

醫官王璧王經都司吏王文耀省祭官王彬吳佐

散見于各石碑舊志俱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大使

三

封贈

明王俊以子凱贈文林郎南京湖廣道監察御史

武希慶以子安贈徵仕郎燕山左衛經歷司經歷

孫軌以子鎰贈奉直大夫原職鴻臚寺右少卿如

故

張文昇以子震贈文林郎順天府大興縣縣丞

張大本以子舜元封文林郎直隸蘇州府吳縣知

縣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封贈

三

郭仲良以子文通贈奉政大夫廣東肇慶府同知

宋相以子瑋贈承德郎山西太原府通判

麻杰以子友椿贈文林郎山東青州府臨朐縣知

縣

張有年以子一英贈奉直大夫陝西西安府知州

沈延壽以子弘業贈奉政大夫戶部雲南司郎中

國朝麻文炫

制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興孝維君錫類弘昭報本教忠自父服官

敬用成家爾麻文炫乃陝西西安府撫民同知麻

塽之父道在禋躬爰被絲綸之重志存作室式宏

堂構之遺茲以覃恩贈爾爲奉政大夫陝西西安

府撫民同知錫之誥命於戲恩逮所生彌表象賢

之美榮施下壤益彰燕翼之庥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封贈

美

制曰疏恩將母弘推錫類之仁移孝作忠以切顯揚

之念爾陝西西安府撫民同知麻塽母張氏愛子

能勞篤義方於杼柚相夫克順端令範於閭閻茲

以覃恩贈爾爲宜人於戲象服昭榮盡荷延綸之

寵能九遺教永流泉壤之輝

麻塽陝西西安府撫民同知

制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國家推恩而錫類臣子懋德以圖功懿典攸存忱恂宜勗爾陝西西安府撫民同知麻興慎以持躬敏以蒞事俾司郡佐奉職無愆官常彰廉謹之聲吏治著循良之譽慶典欣逢新綸宜賁茲以覃恩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式宏車服之庸用勵顯揚之志尙欽榮命益矢嘉猷制曰靖供爾位良臣既効其勤黽勉同心淑女宜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封贈

三

從其貴爾陝西西安府撫民同知麻興妻王氏克嫺內則能貞順以宜家載考國常應褒嘉以錫寵茲以覃恩封爾爲宜人於戲敬爲德聚實加儆戒以相成柔令女箴愈著匡襄以永賚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麻瑯以子鍾貴贈明威將軍潘鎮字湛盧乾隆十六年以長子志溥覃恩贈文林郎有傳見人物

選舉志

夫賢才之有關於世也大矣其精也天毓之其靈也地孕之其秀也河山鍾之其生也有自其出也有爲豈偶然哉高辛氏帝堯之外仍有八元炳耀千古望邑號稱帝里而經緯制作黼藻太平者亦自代有其人非其舉之將誰與爲治乎爰稽古今考序由辟舉科貢以逮武職掾吏作選舉志

薦辟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選舉志

三

元王

郁任河南府縣丞

明武

或任學士見人物祀鄉賢

劉士安

任平涼知府

進士

元李克成 仕平章
祀鄉賢

明正統壬戌科劉儼榜

王 凱 任陝西副使
見人物

嘉靖己丑羅洪先榜

張舜元 任參議
見人物

國朝

順治丙戌傳以漸榜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進士

周之鼎 任青城知縣
見人物

順治丁亥科呂官榜

傅雲鵬 任鳳陽縣知縣
見人物

按唐宋以來望都本隸中山定州登科第者大

抵皆附定州抑或志載無存故缺耳卽李克成

亦據鄉賢牌位而載究不知其爲何科也則宋

元之遺失可知矣不勝惋惜

舉人

明李 儀 永樂戊子科任河南
新鄉縣知縣見人物

王 禮 永樂庚子科任
山東恩縣知縣

王 宣 永樂癸卯科任
山西垣曲縣知縣

劉 觀 宣德壬子科任
名府魏縣訓導

周 廉 宣德乙卯科任
寧衛教授見人物

張 恭 正統辛酉科任翰林院
檢討管國子監博士

王 凱 正統辛酉
科見進士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舉人

周 述 景泰癸酉科任河南
新鄉縣知縣廉之子

劉 珍 景泰丙子科任
江樂清縣知縣

張 翔 天順壬午科任湖廣
漢陽府通判震之子

趙 寬 弘治己酉科任河南上蔡縣教諭
弘治乙卯科任正復陞大同府代府長史

王 璫 弘治乙卯科任戶部員外
郎陞雲南府知府觀之子

張舜元 嘉靖戊子
科見進士

楊 鶚 嘉靖辛卯科任陝
西洛川縣知縣

劉 珩 嘉靖乙卯科任高密縣知縣
陞兩淮運判官之孫淮之子

張一英

萬曆庚子科任府同參

沈弘業

癸卯科任運使見人物

辛向道

崇禎癸酉科見人物

周之鼎

癸酉科見進士

國朝

傅雲鵬

順治乙酉科見進士

王祚明

丙戌科任固安縣教諭有傳見人物

周祐

戊子科任應山知縣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舉人

望

李繼靖

康熙甲子科任昆明縣見人物

耿址

字天培號吧思已卯科任諸暨遂昌兩邑知縣著有平昌詩抄行世

郅琛

康熙壬午科任定陶知縣

蘇廷

康熙戊子科

邰瑛

康熙癸巳科

胡學濟

雍正壬子科任順大昌平州學正

副貢

明王

顯崇禎己卯科副榜任知縣見人物

國朝

徐三桂

順治庚子科副榜

周倬雲

字天章乾隆庚寅恩科副榜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副貢

望

恩選

明麻友椿

任府判
見人物

劉振元

任州同見人
物府之

閻國卿

任經歷
見人物

國朝

傅雲鵬

見進士

閻世傑

任南海縣
丞國卿子

麻莖

侯選通判未仕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恩選

望

周廣

入國子監

周炳

字星若康
縣戊寅選

郊瑤

字上玉
正癸卯選

潘志溥

雍正巴酉
選有傳

潘志潛

雍正乙卯
選有傳

左堂

字由未號勉成
乾隆癸酉選

蘇時進

乾隆乙酉選

恩貢

明麻文燿

任虞城知
縣衣椿子

國朝

潘虞

任府谷
知縣

麻塤

任西安同知有
誥贈陞饒州知府

麻培

侯選通判文
煒子未仕

王宗先

未仕

白有能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恩貢

望

韓復宣

康熙四
十七年

葛文燦

字獻章乾
隆十五年

王臣

乾隆二
十七年

歲貢

明趙

顯任提舉

組有用

任河南新蔡知縣

谷順

任江西廣昌知縣見人物

張翼翥

任山西樂平知縣

馬得

任山東泗水縣丞

黃敏

任河南開封府通判

楊衡

任鄆安府衛經歷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歲貢

望

賈昂

任上元縣主簿

劉官

任雲南趙州吏目

賈純

任山西高平縣知縣

楊鑑

任山西汾州同知

陳英

任山東泰安州同知

劉斌

任陝西三原知縣

楊昂

任山東商河縣丞

谷瑛

任河南睢州判官

張

道任遼東廣寧教授

趙

毅任江南安東主簿

趙

璟任山西河曲知縣

蘭

錫任湖廣荊州府照磨

楊

綬任河南安陽知縣

張

震任戶部員外郎見人物

鄒

誠任鴻臚寺序班

胡

服任河南趙府典簿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歲貢

吳

張

顯任濟南府青城知縣

楊

和任江西饒州府經歷

武

安任南京光祿寺丞

崔

振任陝西鄠縣主簿

孫

軌任鴻臚寺少卿

周

鳳任趙府理問

鄭

英任河南獲嘉縣訓導

楊

恕任南京戶部主簿

王琮	郭麒	吳誠	周廸	張翼	安鍾	蘭芳	楊祥	薛永	王瓚	陳璉	李芳	左宣	王珍	李華	黃顯
任山東聊 城縣主簿	任河南伊 陽縣丞	任山西五 臺縣訓導	任河南新安知縣 廉之子見人物	任山西文水 縣丞震之弟	任山西大同府 通判見人物	任山東棲 霞縣丞	任山東夏 津縣主簿	任山東萊 陽縣大使	任福建安 溪縣典史	任英之子 知事	任山西太 原縣主簿	任山西太 陽寺正卿	任山西西 晉縣縣丞	任湖廣慈 利縣縣丞	鍾之子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歲貢 望															

王璋	傅良弼	陳鏡	陳鏞	周世安	陳文舉	李經	孫鎰	謝旻	左宏	李晃	張珩	紀文英	張拱辰	楊鳳	沈錢
任山東花 平縣主簿	任山西平 遙縣教諭	任縣丞	任山東高 苑縣丞	任河南武 陽縣教諭	任陝西咸 寧知縣	任遼東金 州衛經歷	任山西平陽府 通判軌之子	任山西崞 縣知縣	任河南布 政司理問	任山西蒲 縣知縣	任山西芮 城縣知縣	未仕	任山東蓬 萊縣主簿	任河南濟 源縣訓導	任山東萊 州府檢校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歲貢 吳															

麻	舉任山西大同府經歷
安	璋任河南沔河縣知縣鍾之子
孫	添任衛經歷
張	瑜任遼東衛教授
沈	祿任湖廣潛山縣教諭錢之子
沈	席珍任河南封丘縣主簿祿之子
安	璣任陝西靜寧州訓導
孫	梅任河南海川縣教諭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歲貢	
晃	
曹	時任山西大同縣教諭
邊	棟任烏撒軍民府經歷
周騰霄	任河南林縣知縣康之曾孫見人物
安堯臣	任陝西扶風縣主簿
楊	訓未仕
王廷佐	未仕禮之孫
周尙友	未仕述之子
郊宗源	任山東高唐州訓導

黃	極任山西陽和衛教授鍾曾孫
楊朝智	任山西蔚州訓導
張鶴年	任陝西華州判官元子見人物
于良增	任山東博平縣訓導
谷	相任山東泗水縣教諭良富子
孫光祚	任河南光山縣主簿梅之子
王	桐任河南通許縣訓導
宋	璋任山西陽州見人物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歲貢	
季	
陳國禎	任饒陽縣訓導諱之子
麻友松	任河東運司陞紀善教諭
楊秉	任遼東蓋州衛教長
趙	寵任山西徐溝縣丞
李大才	未仕
賈廷相	任宣府右衛訓導
梁玉桂	未仕
王	環任陝西延安縣訓導

張應登

任臨城縣訓導
鶴年子見人物

姜一桂

任邢臺縣訓導

張栢年

舜元子
未仕

李延康

未仕

安國謨

未仕

耿朝卿

任縣丞

傅惟登

良弼子
任教諭

沈儲秀

未仕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歲貢

至

張應燁

任陝西鳳縣教諭

夏登高

任訓導

張嘉年

任滄州訓導

李逢時

未仕

李文蘭

任鶴澤縣訓導

周紹庭

任教諭

李文蔚

任訓導

劉時伸

任訓導

傅道高

任河南滑川縣訓導
推登子

山維珩

任山西沁水縣訓導

曹應明

未仕

潘龍

任南宮縣訓導

崔從教

任順德府訓導

蘇霖

任廣宗縣教諭

傅於德

任廣平府訓導
良弼孫

胡遵憲

任阜城教諭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歲貢

至

孫道坦

未仕見人物

谷所見

未仕見人物

陳嘉猷

未仕見人物

傅雲梯

任浙江安吉州同知
於德子

曲璉

任四川龍安府推官

國朝

于緝唐

任陝西固原州同知

張首賢

任南和縣教諭
應登曾孫

曹從文	任趙州學正
曹鼎	明子未仕應
王教	任廣宗縣訓導
于振華	未仕
傅元星	任江西都昌縣丞道高子
陳國賓	未仕
葛式民	
潘焜	未仕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歲貢
崔慎獨	
宋國政	
傅雲舉	候選縣丞良鄉會孫
周元會	任隆平縣訓導
周瑋	
王度	顯之弟
潘汝楠	
麻鑒	字集大

王祚盛	康熙二十年
王耳	康熙三十八年
王肱	康熙五十六年貢任真定府訓導
宋玘	任趙州高邑訓導
韓璋	任河間府獻縣訓導
李璉	字玉行康熙壬午貢
楊所學	任吳橋訓導
張國傑	字漢三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歲貢
陳王佐	字伊周
麻瀚	字北海
周爰諷	康熙四十八年歲貢雍正六年任天津府訓導
沈迥德	
史輿	
黃甲魁	任東光大成兩縣訓導
孫廷標	字憲章乾隆元年貢
鄒璠	乾隆五年

左濟字汝舟乾隆七年

耿爲鏐字青曉乾隆九年

袁魁字文星乾隆十一年

鄒銓字瑞南乾隆十三年

李廷颺字瑞南乾隆十六年

徐鉅字鴻儒乾隆十七年

胡學澍字興兆乾隆二十年

孫正字興兆乾隆二十年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歲貢 五

周綺雲字興兆乾隆二十三年

胡梁字興兆乾隆二十五年

傅汝楫字興兆乾隆二十七年

張度字興兆乾隆二十八年

耿豫恒字協衆乾隆三十年

徐秉禮字協衆乾隆三十二年

郭振彥字協衆乾隆三十四年

補遺

王繼會字嗣魯康熙二十九年

王紹曾字與魯康熙三十一年

姜亮采字與魯康熙三十一年

敦震字飛龍雍正三年

尙邦固字金麻雍正十一年

周受祺字金麻雍正十一年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武舉進士 五

武進士

明潘輝字耀先崇正丁丑科歷任陝西延安柳林縣知縣

辛

武舉

麻鍾字興兆康熙二十九年

袁濟美字興兆雍正三年

劉士斌字興兆乾隆五年

王良臣字聖谷乾隆辛卯科

武職

明黃

鐘任行都司斷事見人物

黃世洪

鍾任將軍之孫

黃偉

鍾任校尉之孫

曲仲芳

鍾任校尉之孫

黃宗仁

鍾任校尉之孫

曹祖虞

鍾任校尉之孫

薛萬成

鍾任校尉之孫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武職

垂

葛應登

鍾任校尉之孫

麻銑

鍾任校尉之孫

例貢

明孫

鑠任秦府護衛經歷

張翰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見人物震之子

孫釗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楊瑀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袁鑑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胡琮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孫銘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例貢

美

辛安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問璋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邊靖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王譚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曹銓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張大節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陳汝佐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陳謨

鍾任直隸常縣縣丞

張大綱 未仕震之孫

李意光 任直隸上海縣丞

李濟 任浙江杭州衛經歷

問士 任陝西延安府照磨

曲儒 未仕

張舜愷 任陝西郃陽縣主簿大節子

問維州 未仕

李延嗣 任山西壺關縣主簿意光子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例貢

美

蘇維藩 任鴻臚寺序班

郭思得 未仕

組環 未仕

沈機 未仕

蘇化 未仕

張之均 未仕一

藍璽 未仕

王養賢 未仕

麻文燦 任山東青州府衛經歷友椿子

麻文緯 任河南汝州判官友椿子

麻文燭 任鴻臚寺隨堂

國朝

麻炫 未仕文燭子

麻鏗 燭之子

麻鎰 侯選州同

麻皋 任西安府經歷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例貢

李

曲輝嗣

管虎臣 任太原府倉大使

張時秀 任郃州知縣

潘銓 任紹興司馬有傳

徐學 字文臺任邢臺及大名府訓導陞撫寧教諭有傳

潘鑽 侯選儒學教諭有傳

麻正 現任霸州訓導

劉毓馨 字德齋侯選復設訓導

徐鑑 字星若侯選縣丞聖次子

吏員

明郭文通 任府同見人物

陳宗杞 任大使

王觀 任巡檢

袁玘 任大使

安環 任巡檢

周郁文 任驛丞遇之子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吏員

空

潘良 任大使

田玘 任大使

楊青 任驛丞

山泰 任大使

谷良富 任大使祿之子

楊英 任巡檢

潘珍 任主簿

劉淮 珩之父官之子未仕

張珣 任典史

李自新 任大使

張永年 任典史大綱孫見人物

李根心 任吏目

劉榮 任吏目

蘇文廣 任巡檢

紀澤 任典史

謝通 任典史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吏員

空

黃世隆 任驛丞鍾之孫

陳智 任大使

陳旻 任大使

陳讓 任驛丞

馬諒 任巡檢

紀文華 任大使

趙訪 任判州

穆安 任大使

趙璧任巡檢

王雄任典史

謝珪未仕

曹相任衛經歷

耿朝相任大使

白進喜任巡檢

國朝

胡三俊任典史

望都縣新志

問養志任驛丞

侯昌明任巡檢

黃高明任典史

曹得龍任大使

尙方任解州長樂鎮巡檢

何爾登

裴維新任大使

問心銘任驛丞

卷之四 貢奎

劉澤任大使

陳士祚任大庾縣典史

望都縣新志 卷之四 貢奎

望都縣新志卷之五

名宦

漢王況按班彪傳况扶風安陵人建武二十二年東官初儲王國並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闕彪因辟况爲司徒况爲望都長吏民愛之則况必有惠政及於望都也

宋魚仲修元豐六年以宣德郎來尹均賦役興學校發奸摘伏勸課農桑民多德之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名宦

一

明李庸承樂五年除有惠民之政任滿邑人上章保留若赤子之失父母焉

朱頤正統七年除嘗修理縣署學校有起弊之功唐復景泰四年除存心正大治縣有聲民至今稱之

王用天順間除有善政民皆懷之

譚論天順八年除以剛明稱

馬京成化十三年除興學校勸農桑督修縣志坊

表多所建立

王讓成化間任資稟明敏政尙寬裕

王廷南弘治三年除心存愷悌政尙寬平事有不便於民者卽頻蹙而憂曲爲區處常以縣小民貧差繁賦重請奏遂減社屯十冗官冗吏十餘里長五十牌夫六歲省銀千餘兩有愛民之實政民戴之如父母以憂去百姓泣送於道路

宋文弘治八年任爲人方嚴端飭有卓異才下車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名宦

二

未幾恢弘文廟增修學舍置蔬園闢射圃勤課作養士子禁街遊食俾盡力農務鋤強梗使不得爲善者病時值水潦凡壩橋堤堰靡不修築教民樹桑麻畜五特女子紡績蠶繅陞官州知州

胡諧嘉靖二年宰慶都廉樸明敏澹泊自守恒手書薛文清從政格言以自淑賑流移省浮費聽訟不事苛察催科不煩敲朴常俸外絕無羨錙罰錢之染日進邑之諸生講論考課文字親加評隲邑

田賦無分肥瘠民苦偏累爲丈其田畝列上中下
草場鹹沙五等其草場鹹數畝方折一畝而偏累
之苦遂除又剿平劇盜馬溫輩地方寧靜四方咸
得安堵且七年任事無愆官成陞平涼同知歷轉
遼東僉事雲南參議歸家環堵蕭然並無長物晉
稱胡質之清公豈其後身與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名宦

三

張前光彰德舉人萬歷十四年任公心存愷悌念
切休戚令屬民自陳利害與設法除之每鄉建立
社學延師教民之子弟其用度皆仰給於官一日
省農至柳宿村北見地勢窪下而其土則可田遇
洧水泛漲壞禾漂舍公令從中開河一道以洩水
又於永豐鎮東開河一道達於龍泉河其秋果大
水異常二村水不爲災是年邑稱大有山西等處
流民投附甚衆公申請上臺置來安鎮積慶坊葢
房三百間招集一百五十餘家仍給斗糧籽種流
民得所見今二處生聚不貲公之遺也衆建生祠

肖像祀之

許宗曾河內舉人萬歷三十一年任公故魯齋先
生裔也至則以魯齋刻本徧貽諸生曰不腆先人
之敝業雖不足當道學羽翼願與諸生共守之越
明年大水科粒無存餓殍橫路公繪圖上請得賑
粟八千餘石全活無算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名宦

四

劉天與垣曲人歲貢萬歷四十五年除公秉心篤
厚而賦性精明初至卽以勤儉耕讀與邑約週朔
望必親詣約所講演聖諭六言環聽者至數百人
諸如伏臘儀文及迎春觀燈廟會佛事悉革不行
有浮浪遊閑者驅之公餘賞省農四野田有不闢
者懲之力不足者賙之邑故多水潦患公勸築井
以備旱或令自爲一井或一家共爲一井或因事
罰之治井見今猶有食井之力者公之遺也又於
畛間循故渠而濶深之以洩田間水由是旱潦不
爲災嘗夜巡聞有績紡聲次日酌賞以棉又市紡

車數百輛訪民間之無貴者並棉與之值春旱蝗生公曰是不可令長而滋也教民掘溝坑如法撲之其蝗尙如蠅撲一斗者與倉粟一斗撲蝻二斗者粟一斗撲飛蝗三斗者粟一斗是歲蝗不爲災其時上臺查盤見厥內貯蝗數百石驚曰使非公撲今歲蝗災遍天下矣所在建社學延社師子弟有而學者復其家吏役有衣履踰制者亦必重懲至於投環投井仰藥自刎者卽時押絕不株連

遇有小盜必盡法懲之務根其源其時至路不拾遺詞無一紙閑圖告空云一日公至野有奸人某以瓜誣某婦者公給之曰情真則此婦應刺若與婦同里曷以瓜與之其人以瓜與婦婦止攜其二餘不能攜公立叱曰汝何自棄其瓜而誣婦盜邪怒置以法其人請罰公罰管草根十擔次日市以償公怒曰我罰汝開地奚以乾管我欺哉笞之見衣統袴公大怒重責仍罰之每期望跪聽講約

講畢笞十板其他美善膾炙人口者筆不能悉述今五十餘載傳誦之猶如昨日

原秉謙山西舉人公賦性英敏治法整嚴濬溝渠教民務農興學校督士勤課至於役胥毫不假借一時老奸宿吏皆遁去邑紳誦之曰一念慈祥千部煖滿堂冰雪四時寒

黃承宗威海衛選貢公以強仕之年來蒞至則抑土豪右文教恤民隱慎官箴灼幽隱剋奸僞其時軍興旁午糧草解送邊陲表解大馬驛務如織公以餘力率能卒辦其於學宮公署倉庫城池莫不備舉蓋不以百里自域者惜乎生也不辰身殉國難而大志未竟也

國朝陳自德字潔源豐潤人隸滿洲籍以貢士來宰是邑承彫敝後極力振起築城濬隍修吏廨撫綏若慈母百姓畏之如嚴父治聲大著膺內詔擢試御史稱職復姓張歷官秦豫都撫

劉曉字旭采無錫舉人公江南名士也山斗威儀清白心事蓋毅然有爲者居五月政治饒有可觀以前任去惜慶人之無福也

孔邁字陶種

至聖裔河南進士公爲人端凝溫雅聽斷如法不事風厲人服其高興學作士久而著績擢儀部

周士璿字虞赤固始選貢考推官改授邑令居五年擢宛平尹邑人爲之豎清廉慈惠去思碑公實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名宦

七

足以副之

錢振龍字升之公廉退寡慾然諾不侵屬民有爲債逼鬻妻者公解囊贖還復築堡固圍民遷安堵其時檄修通志舊志散佚文獻無考公監衆蒐訪纂修成帙未及剞劂陞任去

李天璣營州人康熙十五年令望都時望都被戊寅及鼎革之變瘡痍未復又值吳逆生亂公才足肆應撫字有方到任卽除報富民作櫃書解糧銀

之擾二年卽刻成望邑志乘至於修葺母廟帝堯學宮三廟興社學復陂堰種種具興大有造于望也其詳皆散見于志中

蔣國正字枚臣本諸暨人隸錦州籍官監生康熙二十八年間令望都年方二十歲才猷如老吏多惠政催科寓以撫字貲辦平價不累行戶除額外之稅雇夫役修道路悉酬其傭不以累民尤以興學校爲已任時連年荒歉公詳請竟用米三萬石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名宦

八

書役則嚴繩以法不敢作奸望邑南界原有一堤厚築以防定水泛溢後被棍徒盜決屢受其災公卽募人董督招民住居立其鎮曰古城不匝月而來止者百餘家方數月而成三里長街且設義學置茶亭更可異者掘地得泉村民神之樹碑曰蔣公泉時值廢衛歸州縣公以望邑狹小人多則易肩差徭多方調護使衛地居望及衛董考試又多方詳請准入衛士立碑戴德凡蝻蝗之災公禱於

神多自斃且好古蹟如修堯母廟帝堯祠學官城

隍廟關帝祠藥王廟皆不惜費令望近十年陞廣

西永安州知州士民立生祠於東關祀之後裔繁

盛子諱嘉年任布政使

張京瓚令慶都興教化美風俗捐俸助士子鄉試

又捐買田地永爲鄉試盤費至今食其利立碑在

學官

嚴遂成浙名士也詩才雋逸時近子矜課文藝講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名宦

九

論終日不倦操守廉介辦金川大差不苦累士民

後陞知州有仙壇花詠行世

教職

明陳立中臨桂舉人除本學諭公修明學政振揚教

規方賴整頓頽風尋陞知縣

何嶺番禺舉人除本學諭公待士以禮勤於考課

甘淡薄不計束修陞推官

方思賢本學諭南海舉人公持身端嚴賦性慷慨

自捐俸銀爲貧生安身完娶一時稱賢

鄒學禮西寧衛舉人隆慶五年司本學訓公才思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名宦

十

明敏問學淵源自範以禮待士以和一時士子如

坐春風署縣篆一塵不染查地糧之欺隱白冤婦

之疑獄賢聲大著撫按交章上薦擢陞國子監學

正

吳邦俊臨桂舉人萬歷十一年公廉以自持時學

臺循例取劣行甚急公辭烏有司訓者附上意迫

之得公力持而免旋以冒籍例欲傷之公力辨而

寢士類獲安後陞知縣諸士不忍去爲之繪遐思

圖

郭頑安邑舉人正德間除本學諭公爲人廉靜勤敏清苦自甘諸生貧乏者捐俸賜之課藝無間量才而施不强人以所不能士子樂其陶鑄多所成就當時無少長貴賤皆稱曰郭先生

栢之煥字濟塘遼東蓋州衛舉人天啟間署本學諭公丰格英偉胸次磊落結書院與士子講課文藝每花朝月夕登高賦詩至今猶仰其高曠植栢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名宦

士

於堂前今存陞滄州知州

徐有自字源清涿州歲貢公博覽史籍條教嚴明勤於勸課身以孝弟相率凡隸其教者皆知向上戊寅殉國難士民悼之

國朝谷傑字欽四曲陽歲貢公志行高潔學政修明其耿介之性迄今人猶稱之

姚維城字宗子宣府左衛歲貢公律身廉潔教尙惠愛有不率教者斥之必嚴督學獎曰古貌古心

堪爲師範

劉光謨字景文景州歲貢公才識老練教術嚴明所事務存大體戒士子毋干有司陞唐山諭

任之龍字六飛內黃歲貢公廉靜端方和厚溫藹博洽今古尤精於易日展書帙對聖賢爲知已益友時集及門抒胸襟以論文講道纂修邑志勤於校閱以疾歿於任無以爲歛多士輸貲備棺舁歸故園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名宦

士

劉疏泗字尾泉盧龍舉人公文法筆意迥別恒蹊捐俸修學殫心課士任年餘陞國子學正

人物志

天地有正氣在上爲日星在下爲嶽瀆在中爲聖賢君子故人之得是氣以生者忠孝廉恥之風懋焉卽婦人女子得之亦爲貞潔爲節烈立範闡靈垂名奕代光史冊而照汗青凡此正氣率土皆然而况聖帝發祥之域哉爰攷古今覈品行錄其尤者作人物志

神聖 人物

唐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十三

帝堯陶唐氏通鑑云高辛氏有四妃其次陳鋒氏名慶都感赤龍之祥孕十有四月于高辛丁亥歲生堯于丹陵以祁爲姓故曰伊祁氏眉有八彩年十三佐兄摯封植受封於陶年十五改封於唐故又號陶唐氏摯廢諸侯尊爲天子以火德王色尚白都平陽帝之爲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百姓戴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普而化廣定天下道理遠近廣

狹之名贊莸生於庭觀之以知旬朔命義和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崩年一百一十八歲百姓如喪考妣葬于穀林禪位于虞子丹朱封微侯又云堯生時其母在三阿之南寄于伊長孺之家故從母所居以伊祁爲姓夫從山水所生爲姓理有可據若冒他人之姓以爲己姓自好者不爲而謂堯爲之乎荒唐必不可信

望都山水奇秀自陶唐至元經三四千年其間傑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十四

出之才不知凡幾奈紀載缺然無從考其姓氏行事能不惜哉

元李克成行實府縣舊志皆失載無從考稽見今傳祀鄉賢公之當日功德行誼必有過人可知矣

明武或字周文少有逸才洪武初以博洽多聞有司以其名上賜侍讀三年太傅魏國公奏保訓教諸王時永樂在潛與講解經史二十年迄歸永樂元年遣使徵之抵闕喜甚陞侍講學士未幾乞老賜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五

勅遣歸其勅曰卿以敦實之資守淳正之學博通六藝貫徹五經昔臣輔朕躬啟沃朝夕俾德修於罔覺道進於多聞寤寐於中焉能忘也允懷舊學惟仰獨存千里來朝豈勝悅慰顧年齡雖過於伏生而齒髮有同於強壯乃儒林之碩望爲國家之著龜方期口授尙書弗欲重勞筋力茲特授以近禁之職賜襲衣冠帶歸榮鄉里優游歲年享有福禔茂膺壽考使勉勤於善類模倣於後生庶稱朕

尊崇老成儒師之意

此勅字書道動似趙吳興舊係廣運之寶四字殊色如新

乾隆辛卯七月初四日余與王濱洲親至黑堡同觀令其遺孫珍藏且展其墓此勅尙刻于碑碣

李儀由舉人任新鄉縣令民多悅其簡易

周廉舉人杞縣學訓陞遼東廣寧衛教授以剛潔

稱

谷順由歲貢任江西廣昌縣令持身端謹有及人

惠

張翰由例貢任常熟縣二尹爲人天性平坦志慮

精敏居官以廉潔自矢吏畏民懷不拘於簿書不屑爲俗吏磊落豁達有古豪傑風

王凱由進士任御史陞陝西僉事福建副使爲人直已守道正色立朝彈劾不避權貴任副使時屢平劇寇肅清海道海人立生祠祀之所在有清白譽居鄉時周貧賑饑殷以教家恕以待人有表正鄉閭之稱

傅良弼由歲貢任山東齊河縣學訓陞山西平遙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六

縣學諭爲人性體嚴毅教學術淵博樂與諸士相切磋故隨所在成就多達官名士入咸以其教比蘇湖焉

張舜元字伯才由進士授吳縣知縣吳賦甲天下而邑多豪右令初至輒以厚賄啖之卒爲把持公至悉却諸饋遺又免堂食錢千餘緡及常熟吳二邑並供之擾時織造戶苦中使漁獵公爲面給物價裁其科頭清查諸巨室田土影射之弊賦役以

均其素任俠橫行邑里者悉法不貸以故豪右斂手小民安業然怨謗雖不免而治聲藉藉擢爲吏部稽勲司主事行之日民道挽留肖像祀之嘉靖幸承天時監國者吳也素與公隙乃左遷爲鳳陽府判有訟失其婦者獄久不決株連無算公至立得其婦還之於是民有青天之稱再入爲戶部主事轉員外郎時宰臣嚴嵩專政有竊其勢而侵負者公立限催徵不三月而得積逋二十餘萬石遷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七

廣東司郎中兼視七祠篆因條陳足國十二事定百官優免例疏入報可然竟以是忤嵩意外補河南左叅議以慶賀入又不嵩謁遂落職歸卽杜門謝客事母以孝教子以嚴恤孤寡白當道去荒地稅及易州厰翟城驛興薪庫役之費邑民賴以甦又作粥食饑給席掩骸服則讀古書旁及老莊多所探討著爲詩文自號堯山居士

安鍾字大器由歲貢任山陰縣尹陞大同府判爲

人秉性仁厚政尙寬平興利革弊修學教士民非甚悖不加笞罰九年考滿士民攀轅不忍捨居大同邊餉不失軍民賴之乞休歸田行李蕭然鄉人稱爲清曰吏

周迪字履善博物洽聞後學推重以歲貢任河南新安縣尹值歲荒人民相食設法賑恤全活七千餘人百姓建生祠知府張澍爲作去思碑

張鶴年由歲貢任華州判官陞唐府中議衛經歷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六

爲人聰敏明決博學強記善詩文在華有平田獲巨寇之功

周騰霄由歲貢任恩縣二尹陞林縣知縣爲人剛健中正見重鄉評萬歷十八年校修邑志

張永年由吏員除安丘縣尉爲人木強事有妨於民者雖貴倨于之謝不奉指修城奏功平田註籍調里甲以立章程編條輒以定賦則民間稱快撫臺汝陽趙公保陞昌樂縣令公卒至無以爲歛有

司以聞撫臺痛恤之給勘合馳驛輿柩以歸安丘
縣祀名宦見青州府志

宋瑋由歲貢任膠州判官陞鄒平縣尹太原府判
開州知州爲人寡言慎動居官以循良稱處鄉以
謙恭著

張應登由歲貢任臨城縣學訓陞王府教授爲人
小心恭慎誠於事上鄆陵王賜金扁有廉勤忠顓
之褒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十九

郭文通字用魁由吏員任山東壽光縣二尹以廉
能著陞廣東碭石衛經歷時掃盜溫七等作亂勢
甚猖獗衛官皆退縮莫敢前公躬領哨兵勦殺攻
破賊巢斬獲招降無算尋獲溫七首級餘黨烏散
地方以寧丁父憂撫按咸以掃賊出沒無常非公
莫禦乃會題奪情留用三年陞廣東肇慶府同知
適掃賊大舉出掠攻劫高明等縣公率官兵奮力
與戰敗之已而倭寇大發公領兵屯白電相機勦

殺又報新寧倭寇越平恩直下江陽據城出劫公
率官兵晝夜行至文廬山與賊遇公據險設伏親

冒矢石懸賞鼓衆官兵奮勇賊大敗擒斬無算於
是賊棄城奔遁時朝廷嘉其功賜紵絲一表裏銀
花銀十兩以旌之時有富道忌公功因分其兵剪
其羽翼而公亦以冒險殺賊宿山卧草衝嵐觸瘴
成疾遂乞歸計在廣凡十二年前後戰功甚多其
餘若理屯糧構營堡葺城池處江防救高州論功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二十

不貲而且一介不取真有縉紳所不及者部院駁
公曰郭同知天性忠貞苦節稍介遇寇則勇敢如
搏猛虎而百折不回臨民則慈祥如撫嬰兒而一
菜不煩樂其居官之要如此蓋實錄也後加肇慶
府知府服俸改官慶陽府同知屢徵不起卒於家
麻友椿字齡甫由恩選任祥符縣二尹修河有功
陞臨朐令爲人忠信果毅遇事立斷政平訟理遠
近稱爲神明三載課最陞汝寧府判約已愛民一

如爲令時終不見才以求聲譽可謂簡易宜民廉平不苛者矣歸隱時尤好施與贈族周急助婚賻喪不厭乞假品行高峻鄉閭景仰臨朐縣祀名宦見青州府志

張一英字侑之由舉人任長垣縣學諭陞同州知州鞏昌府同知爲人志量恢宏才識明敏博極羣書通達世務任諭時考課精嚴無間寒暑服其教者多致顯要及守同剖決如流案無積牘民頌其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三

明爲作歌曰到縣縣不理到府府半年惟有同州張青天大事不過五小事不過三以能聲見重本府稱其吏事嫻敏人品如井丹高潔有滿疎澹穆之致再蒞鞏昌軍民兼轄政聲大著上臺交薦行將大用遽爾乞休畧無滯滯古云急流勇退公之謂與所著有賴鳴草詩集行於世

沈宏業字孝原由舉人任薊州學正擢戶部員外郎轉郎中管滸墅鈔關歷慶陽知府陞河東運使

爲人廉潔剛正以興利除害爲心蒞官五任卒如其志公在滸墅吏言額稅不足請短其尺公長之時商旅皆出其路稅額而外再進助餉銀五萬兩上嘉之之慶陽任攜銀六百兩及歸增銀二十兩須知考天下廉官第一擢運使告老乞休代本族輸納額賦分產於愛子無所私軫念邑賦過重出賞與士民告減值承吏某過索閣未行迄今幾五十載邑人猶誦公之德而嘗吏承之過索者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三

劉振元字益川由選貢除四川嘉定州同知公爲人聰穎遇事輒辦先是州有錢局司鼓鑄者多賠補累緣是被廢者三四員公至以是務委之公曰此必承吏通同局人盜侵以陷官也乃易置其局與其人親督其事額爲之足按君喜公而釋前員之被廢者時榮縣有疑案經十二年未決復委公鞠公暗令家人郭邦集詣榮以鬻僕爲名盡得其情乃死者姊丈與案內干証殺之而反証陷無辜

者也公故延久不鞠一日忽逮姊丈至官給之曰
干証某招云殺人者汝也其姊丈急遽無措曰伊
與我共殺何獨賴我讞爲之成又有司庫子吏稟
官云庫中失銀四百兩又委之公下三吏獄囑獄
卒曰若視三吏奚狀獄卒曰惟市一活雞公自付
曰此必三吏將歎血盟而誑者也旋令人至吏家
取銀給云被拷不過已供明矣除花費者其餘獻
之官罪即赦矣果得銀三百兩悉置以法按君以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三

卓異聞司銓者厚索公無以應乃遷王府長史按
君爲之咨嗟者久之贈璽以歸抵家絕不干謁有
司惟以詩酒自娛戊寅死於難
閻國卿字柱明由選貢任中牟縣三尹有廉明去
思碑陞延府經歷爲人律身嚴潔政崇惠愛壯年
乞休鄉評重之

谷所見字明軒明崇正年歲貢少孤善事繼母撫
成幼弟孝友其天性也意氣慷慨好義安貧有魯

仲連之風未仕而卒輿論惜之

辛向道字潛茲三歲失恃撫於祖母家窘善事父
以孝聞爲人端莊靜穆潛心理學教授生徒嚴於
考課多所成立所著範身檢身二錄頗得濂洛正
宗未刊而卒士論惜之

陳嘉猷字忠軒崇正間歲貢立身端整持家嚴肅
邑人賢之延爲塾師公杜門訓迪計日程功每日
正業完後榜古來孝友故事三千餘則於壁間令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三

童髫者各誦一條朝夕聚而述之其稍長者令誦
述小學內則弟子職諸篇以敦實行其教也因材
而施各隨其性之所近不强人以所難能故扞格
者少講解經義不事訓詁必更端問難務使理與
心融課藝以性情理氣爲主其有涉纖巧支浮者
黜之遠近多及門之士入庠者七十餘人後城陷
殉節死

孫道坦字陽亨崇正歲貢公爲人負性長厚不言

人私遇事關利害則侃侃正言無隱接人則和易
率真遇子姪輩亦無傲色晚年篤好山水布衣糲
食晏如也年八十一終

王顯字衷微明崇正己卯副榜准貢爲人識大體
動以禮法自閑遇難棄妻全母聞者稱孝 國朝
順治二年除金谿令值主寇未靖單騎入巢降其
渠魁蔡姓者百姓獲安後金賊叛嬰城固守城破
死於亂軍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五

周之鼎字象九由進士除青城令善屬文昌明博
大爲文社祭酒一時隸其社者大以成大小以成
小咸登仕版尤好義舉事有不便於民者請有司
白而去之

傅雲鵬字翼軒山進士任鳳縣令再補淇縣爲人
惻惻無華平易近民范官二任囊無餘貲回家日
行李蕭然有如寒士始以耿介自守者

胡遵憲字依字任阜平教諭存心平和與物無競

教長生徒多所成就

潘鳳字月台邑增廣生孝弟素著律身端方讀書
尚務窮理所著有四書大觀詩經體註會纂各一
部窺理學一斑惜享年不永未獲刊

以上舊志

王祚明順治丙戌鄉試亞魁辛丑會試副榜任固
安縣教諭君初上任時士不知學廟庭就廢兩廡
無木主釋奠缺俎豆君修而具之日集諸生講課
於其中覺序之間始彬彬矣丁母艱歸送者數十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五

生皆爲含淚至家以母未得親侍湯藥哀慟過節
得病逾年死

李繼靖字 康熙甲子舉人任昆明令首修文

廟雲南大饑斗米二兩雖有倉儲數處只以養兵
並無給民之例欲待人告請賑萬里路遙猝難率
濟遂備陳民艱於督撫一憲借米十萬石賑活無
數又滇省舊規州縣供應俱出里甲公詳各憲禁
革滇民遂立長生祠共稱李佛爺甲午科充同考

官文武共取二十人概爲名傑如以監司署藩憲黃公鶴鳴尤其著者致仕歸男女泣送者絡繹不絕

潘鎮字湛虛生員援例捐授教諭性孝友好施濟幼孤事祖父盡誠盡禮遇弟有事多變產帑之親族中有子弟能讀書者爲延師給費多藉以成名資助完婚安葬者百有餘家年七十五子二志博志潛皆拔貢出仕乾隆十六年以長子志博贈文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七

林郎

潘銓字衡公由貢生雍正二年授紹興府通判承修海塘堅固擢陞大理寺右寺副隨陞紹興同知又署紹興衢州兩府篆年七十乞歸在任辦工將家產宦資賄空環堵蕭然晏如也

潘志溥鎮長子字廣輪由援貢初署長蘆批驗所後補海豐場乾隆十二年所管灶戶被淹詳請上憲照民糧例一體蠲免給賑後遂永爲定例任內

裁科派去冗役輕徵賦灶民得以安息奉委捕蝗承辦

南巡天差三次海豐向來爲鹽賊出沒之域多方巡緝在任十八年並無盜扒官鹽之案以卓異侯陞因公呈誤歸家雖貧常以利人濟物爲已任妻劉氏清苑宦家女性賢淑翁病孝事不怠戚黨稱之子龍翔鳳翥皆諸生

左濟字汝舟東關人乾隆壬戌歲貢勤勞起家先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八

業盡讓與胞弟三人邑有大事慷慨好施文廟兩廡傾圯獨力新之縣主以鼎新兩廡四字表之府尊以義著官牆四字旌之孫堂堊皆以文學著徐學字文臺以例貢任邢台司訓補任大名府訓陞撫寧教諭性好施濟歲荒散米粟以惠之貧而沒者則施棺葬之修屋西橋一座修神祠者多樂助之年八十三歲康強無恙子三鏞太學生凡邑公事多其維持鑑候選縣丞孫德潤邑庠生

李廷颺字贊天歲貢生品端學醇善訓迪成全多
士年八十三歲卒

耿爲鏐字青曉號靜蒲乾隆丁卯歲貢學邃文醇
家貧窘詩書自娛幼爲塾師教訓有方講解不執
成說文章不拘一格遠近生童樂趨門下其所成
就者率多博通之士後年老謝客靜修歷寒暑晦
明甚至几案磨消兒童喧擾盡委諸不見不聞中
也著有《大易一說》《曉四書大全》二部已經成帖未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人物

元

及付梓厥子生員濬恒孫生員俶珩至今猶誦述
不置焉

孝友

明邊靖字以寧由太學生除廣寧衛經歷善事父母
甘旨必備父友諒疾公嘗其糞甜日夜憂悶父卒
公哀毀七日幾絕及葬負土成墓廬於側六年手
植松栢歲旱樹且枯公旦暮汲水灌之俄有泉湧
出道旁人以爲孝感所致事聞詔旌其門

張震字白起由歲貢任大興縣二尹擢上元縣知
縣轉南京戶部員外郎爲人孝友謙恭慷慨好義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孝友

三

尤篤宗族族人婚喪不能舉者量周所費有以地
產鬻者價如所索旋復焚券還之父卒居喪盡禮
廬墓三年歷官三任皆著賢聲因母老乞歸嘗鑄
祭器百餘送學供祀兼置菴廡木主迄今人猶傳
誦

黃鍾邑庠生勇敢善騎射正統間屢立峻功授陝
西行都司斷事爲人孝友善於持家長幼男婦無
間言有司以聞詔旌其門曰六世同居

國朝王度字琅虛歲貢生天性孝友督學兩獎其行
幼失怙善事寡母母死哀毀踰禮廬墓三年胞兄
顯爲金谿令歿於亂車遙爲木主葬如禮母事寡
嫂張氏久而彌篤兼爲立嗣邑人重之有司旌其
門曰孝婉蘭香儒學旌曰雙鶴伏誠

王祚盛字德徵歲貢生年十四失怙葬祭如禮善
養寡母凡母之所欲致者無不宛轉致之弟神明
甫二歲左右保護教養迄於成立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孝友

三

楊徽字元美弟子員也年二十四歲值母病篤徽
徧求醫藥罔效乃夜半焚香告天願捐已壽以續
母壽有鄰婦李氏聞而傳之其後母病旋愈閭人
喧傳至於服勞奉養直餘事耳

潘志潛字晉儀拔貢生敦行積學孝事父母捐已
產代伯父還逋欠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任順天
府平谷縣教諭補栢鄉卒於官見畿輔通志
馮廷寶黑堡民爲人性醇厚重然諾善事親母病

逾月不就寢父疾百里心痛歸而夜禱喪祭盡誠
年八旬飲食必薦祭掃必躬事兄如事父先以兄
子爲已嗣業已入泮嗣室兄死還之奉兄嗣奉嫂
一如兄在日其子治世食鹹邑庠性磊落貧不受
憐菽水養志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孝友

三

烈士

明麻封字帝簡庠學生初而穎異年十三入泮爲人剛毅有大志以忠孝自矢讀正氣歌輒嘆賞不置蓋其天性然也戊寅城破死之

張汝鰲字振海邑庠生教授生徒恢恢有大志戊寅城破死之

吳鳳岐字苞宇公規行矩步尺寸不失嘗語同人曰毀譽者是非所由定也是非不定則好惡不明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烈士

三

好惡不明則善惡不分吾儒所學何事顧可妄爲毀譽而消人之善惡哉同人服其議戊寅城破死之

義官

明陶林

成化三年大飢出米三百石賑濟蒙勅獎勵

曲仲深 陳璫 孟祥 陳奈

孫秀 張瓚 問祥 楊理

李敏 楊瓚 李剛 胡青

問英 谷祿 楊瑾 胡端

以上俱成化十三年邊儲乏草各輸千束冠帶榮身

王志高 衷林 張舉 陳汝弼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義官

三

曹昶 陶理 楊世隆

以上俱成化十四年大飢各輸銀五十兩賑濟貧民冠帶榮身

王澗 李用忠 董欽 鄒文才

張大本 陳蘭 周尙文 王輅

牟讓

以上俱弘治十三年爲邊儲事各輸銀二十兩冠帶榮身

鄉耆

明周天然

王邦治

閻民樂

王思忠

王邦亮

湯友義

王御乾

國朝

胡世利

高提

王志秋

周邑錦

王國泰

胡粹

鄒大進

楊州尹

周之慶

王尙賢

王士豪

耿在中

崔自正

王好義

郭拱都

湯開基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鄉耆

三

周履泰

張國勲

王煜

胡輝

傅鐸

胡邦域

左爾秧

張寧

崔學魯

崔繼先

周全

樂璋

賈應才

義善

元劉氏逸其名種德行義好善不倦年逾九十尚無

他恙容城劉靜修作慶九十序見藝文

國朝

左文灼字明庵東關人濟之子性嚴正好義一家

七十餘口同居整齊以禮彬彬秩秩無有齟齬遇

公事勇往力任凡隣近雀角者輒為排釋曾有湖

廣窮旅二人瀕死延至家飲食之贈路費至都門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義善

三

次年二人回謝仍餽銀以贖之萬子訓子長子堂

拔貢次子堡業儒現年登耄耋精力不衰康健如

強壯

賈應才北壘子人父賈有信曾修三官廟一座應

才為木鐸老人朴實好義修城內天王殿一座修

本村關帝廟一座修本村龍母廟三間余每禮雨

必虔誠伺禱旬日無厭倦

張琦全下人存心公直爽豁好義倡修本屯關帝

廟大寺北龍堂黃家橋鄉人咸樂道之

周全字備五東關耆民存心忠厚慷慨尚義修東關元帝官城東碧霞元君廟

謝綸字奎章乾隆十二年倡修高嶺村西橋一座
二十二年倡修高嶺村北橋一座三十二年倡修
高嶺村西鄙橋一座俱有碑文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義善

三

旅寓

國朝夏敷九字弼五蓋州人國初以省親至邑與
多士遊乙酉以本貫中式丙戌再提入邑民籍歷
官侍講學士卒于邸公以庶吉士譯三國志入式
特蒙恩眷蔭一子篤嗜詩文選三蘇品彙

按舊志載張行成郝經張省蕭排押四人俱爲
旅寓查張行成葬望都郝經曾講學于保定路
並未居望邑張者蕭排押皆戰于望都非寓也
故逸之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旅寓

美

節婦

明張氏問善妻善幼失怙恃依於伯父母性極嚴氏克執婦道咸得其歡心相夫力學遭疾喁曰我亡汝卽他適勿以我故誤汝氏曰寧死不再適及死號泣而絕者至再終日不食百計求斃母勸曰汝死從夫節義得矣獨不念母耶不若守志而奉夫香火斯爲節孝兩全氏首肯之旣殯名門多求之者氏年二十一歲伯母利其聘欲嫁之氏斷髮毀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完

形以求速斃父母知其志不可奪免於伯翁迎至家與母共處經歲不出中庭雖昆弟亦罕見之苦節五十餘年壽登七十而終按君張公以間勅賜旌表

張氏邊寵妻寵故氏年二十有四一子尙幼昆弟析爨一無所依而家復窘甚其伯叔憐之諷之使嫁氏誓不從伯叔慚而止日夜勤紡織自食其糲而以甘美者奉事翁姑鄉人皆稱孝婦壽享八十

二歲始終如一撫按旌其門曰氣節凌霜義重如山

王氏孫榛妻夫死氏年二十有九痛夫號泣不已絕飲食者三日瀕死其姑諭曰汝死誰撫幼子乃就食家甚貧養殯不給氏勤女紅易菽粟以養姑時姑八旬每行氏必扶之養育幼子教必以正壽七十撫按俱表其門

黃氏張璞妻璞故氏年二十有五翁姑衰老三子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罕

幼弱家貧誓不再嫁朝夕勤女紅上事舅姑下撫穉子送舅姑終撫三子俱成立年八十以壽終黃氏問臣妻相夫力學親操井臼二十一歲夫死生三子侍奉舅姑惟謹甘心守節七十三歲以壽終

孫氏李南金妻克執婦道夫病湯藥必親嘗夫歿氏年方十有九歲痛哭不食惟冀同死一子一女俱在提抱咸育成立兵道何公旌表其門

呂氏黃朝封妻年二十七歲夫死家貧翁姑年老
子方四歲次年翁卒姑生毒瘡艱於動履伺伏便
溺惟謹五年如一及夫殯有來舉嫁者氏堅不許
甘心守節人無敢求壽享七十五歲

王氏朱應魁妻年二十五歲夫死翁姑俱無貧不
聊生勸嫁者不一氏持刀刺面誓無他志撫育二
子成立八十歲終

宋氏賴光裕妻夫死氏以節義自持壽登八十三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望

歲臨終囑其侄繼枝曰爾父若伯孫有爭產意吾
止之而息和睦鄉里毋作非爲斯二語汝其志之
吾死無憾矣繼枝遵行不怠年近六十之嗣其妻
楊氏年五十有六妊一子時崇禎庚午歲也人以
爲節孝所感云

韓氏胡應龍妻夫逝氏年二十孀居堅操至死靡
他壽登七十歲有司旌其門曰閨帷正氣

龐氏李根心母夫逝氏年二十二歲子幼家貧親

操井日紡績度日壽登八十一歲有司旌其門曰
節凜冰霜

趙氏楊奇芳妻夫早逝苦志守節親操井日數歷
兵火卒能保家訓子年六十六歲

辛氏王師孟妻孟逝子幼氏紡績教子清操四十
年壽登七十一歲其子以孝友聞卽其教也

國朝王氏楊九倫妻夫逝氏早年守節勤儉教子壽
登七十一歲縣學旌曰閨貞閨範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望

沈氏王輔乾妻年二十七歲夫歿誓以死殉累日
不食親鄰以二子幼苦勸始食葬畢遣就外傳家
窘紡績佐燈火五十餘年如一日長祚盛食饒邑
庠次祚明弱冠中丙戌亞魁文章行誼推重一時
皆懿訓嚴而有方之所致也年八十一闔學公舉
有司旌曰冰節流芳儒學旌曰誓鵠和熊
王氏麻文煜妻夫死孀居教子紡績治生年八十
初終不異其操

耶氏張之坪妻坪死氏年二十有九一子又隨國朝大兵北去氏孑然一身乳乳無依紡績度日糟糠不厭歷四十年如一日此人情所尤難者後其子自滿洲贖歸一家完聚人皆以爲苦節之報劉氏張之屏妻夫亡氏年十九歲遺一子家甚貧教子守節四十餘年始終不渝

段氏胡世利妻夫故氏年二十二歲矢志守節紡績教子迄今八十三歲勵節六十一年猶如一日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望

李氏胡燠妻夫死氏年十八歲子女俱無堅志守節年逾七十始終如一

王氏李自新妻新逝氏年二十五歲遺二子尙幼氏矢志撫孤躬勤紡績教不失時卒致成立守節五十餘年壽登七十五歲有司旌曰栢舟矢節

郭氏劉國印妻夫死氏年二十九歲一子在抱家窘氏勤女紅自給迄今三十五年始終不渝

湯氏郭洪陽妻陽死氏年二十八歲遺一子氏堅

志撫孤二十餘年其子又死有孫一尙在襁褓氏與媳楊氏共守一門糟糠度日育子成立年近八旬其媳與孫亦稱能養云

姜氏鄉民王御乾妻乾戌寅殉難氏年二十九歲撫屍被執驅之不去背著數鎗僅存呼吸兵退命子急殮夫屍昇歸時家業覆盡同子拮据度日享壽六十七歲扁曰節義

趙氏鄉民張聰妻年二十九適喪所夫家貧如洗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望

矢志堅貞子方四歲撫養成成人飢寒拮据度日不足乃能之死靡他五十年如一日年七十四歲而卒

王氏生員麻陞妻戊寅陞殉難氏年二十四上事六十孀姑孝養備至下撫四歲孤兒迄於成立辛苦備嘗口無怨言蔬食一生終無渝志年六十五而終

呂氏趙城縣教諭傳惟登繼室年十五歸登十九

歲登歿家窘撫育幼子成立紡績七十餘載年十八歲而終

張氏烈士麻封妻封殉難後室房俱燬家業蕩然一空遺有四子俱未成立氏撫育羣孤刺繡紡績取贏度日嗣後屢遭凶荒卒能自給且時以繼父書香訓子年登七十三歲卒夫烈妻貞洵稱兩美牟氏潘鳳妻夫逝氏早年守節淑慎慈柔端莊靜一紡績訓教二子并佩邑庠年八十而終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聖

張氏王勤妻勤死氏年二十八歲子息俱無氏撫任繼嗣侄亦死又撫侄孫再繼拮据度日迄今五十餘載家業不墮是能爲夫立後者

張氏王顯妻夫歿氏年二十七歲子女俱無家計蕭條紡績自給艱苦四十餘載壽六十五歲而終王氏楊燦妻燦亡氏年二十五歲善養孀姑葬祭如禮教養子女成立守節多年宗族鄉黨稱之魏氏王祚久妻年二十七歲夫病衣不解帶藥必

親嘗病篤祀天求以身代夫卒毀踰禮死而復甦者數次子二一七歲一襁褓女一方三歲嗽嗽盈前姑勉以撫子繼業始稍進食葬後竭誠事姑逾二歲姑逝次子亦亡氏視前哀號愈甚殯殮盡禮後移居於鄉倚夫堂兄祚盛堂弟祚明擇師訓子歷三十載勤儉如一子恪入泮人以爲苦節所致也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聖

任氏耿嘉璞妻明崇禎戊寅之變璞殉國難氏年二十六歲紡績度日保守祖業孀居四十餘年始終不渝

國朝蘇氏李琮妻年十六歲正月于歸七月夫死撫遺腹子繼靖欽以詩書登康熙甲子鄉薦任昆明令康熙二十九年辛未建坊旌表丙戌 駕幸五臺山 恩賜節烈對聯 皇太后亦賜綉帛雍正甲寅年崇祀節孝祠

周氏生員周爰謨女劉兆熊之妻年二十四夫亡

孝事舅姑撫夫弟子候選訓導毓馨爲嗣乾隆三
年 旌表

麻氏周士達妻早年喪夫事姑教子克承夫志乾

隆三年 旌表

馮氏耿圻之妻年二十四歲守節乾隆三年 旌

表

樊氏李可昌之妻于歸七年夫亡守志餽積粟以

濟夫兄讓腴田而養伯姒乾隆三年 旌表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四

焦氏生員楊之時曾祖母及祖母韓氏母耿氏三

世俱青年守節乾隆四年 旌表知府倪象懷作

傳見藝文

劉氏生員耿採之妻早年夫喪擇猶子以繼宗祧

卽自縊死乾隆四年 旌表

高氏李桂之妻早年夫亡無子撫侄爲嗣未幾侄

亡又撫孫輩爲子後乾隆五年 旌表

顏氏陳嘉訓之妻年十八于歸一載夫亡撫遺腹

子守志乾隆五年 旌表

梁氏監生朱鉅曾祖母暨祖母楊氏俱青年失偶

撫孤守節乾隆十九年 旌表母張氏亦青年守

節現蒙 旌表

郝氏增生周廷龍妻年二十五夫亡守志事孀姑

以孝子倬雲甫一歲訓遺孤甚篤中乾隆庚寅科

副榜乾隆十九年 旌表

尚氏趙濟之妻年十五于歸兩載夫天堅心守志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四

乾隆二十四年 旌表

羅氏張希亮妻夫亡氏年二十無子翁姑令其出

嫁不從年饑家貧紡績度日孝事翁姑乾隆元年

沈公匾旌節孝兼優今八十五歲無恙

滑氏生員潘盛妻年二十夫亡止生一女守志不

二孝事翁姑翁姑死依俸度日淡泊靈靜年七十

有四以家貧無嗣未及請 旌

史氏徐熙然之妻于歸纔六月夫死守志乾隆三

年旌表建坊

余氏于懷之妻青年守節乾隆三年旌表

侯氏劉文秀妻氏年二十歲夫亡撫一子守志不

二學院倪旌以苦節流芳四字

劉氏楊繼時妻侯選訓導劉毓榮女年二十夫死

無子撫育一子守志不二孝事翁姑現在請旌

楊氏廩生左文燬妻朴拙勤儉端莊慈孝年二十

三歲孀居事翁姑以孝育一女無子親操井日勤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哭

針指倍勞于昔迨三十餘年無笑言無愠色撫任

爲嗣親愛倍篤族里皆服其賢良

呂氏完縣人增生左文炫妻聰慧識書端方恬淡

年二十八歲孀居內無妯娌事舅姑飲食湯藥晝

夜不輟訓子甚讀書與考兩次忽歿媳趙氏亦同

呂氏守節撫一孫又天邑令衛公旌以孀節重輝

張氏崔梁棟之妻二十歲夫亡守節現年七十六

歲乾隆三十四年倪學院旌曰貞操慈陰

劉氏王勲臣妻年二十夫亡守節生二子玉鐸延

師教督成名現今請旌

馬氏儒童季材之妻年二十三歲夫喪家貧事翁

姑以孝撫幼子成立邑令陳洪書匾旌曰勤節凝

青

葛氏吏員王君敬妻生員挺母年二十一歲夫逝

孀居孝慈勤儉教子成名乾隆三十四年學憲倪

旌以貞節遐齡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節婦

辛

烈婦

明劉氏王騰高妻居邑東荆村村姿色過人有惡少馬廷柱者闖其夫出門持刀潛入室謂曰從我則生不則死氏曰寧死不汝從也廷柱怒而殺之邑令趙公踪跡得凶犯立磔於市徵仕郎張鶴年爲作傳見藝文

蕭氏范有才妻居邑東南賈村有才入縣出賦氏於田間刈稻地鄰崔九恩見氏獨處輒起淫心摘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烈婦

至

地瓜與之食氏不顧趨而避之九恩隨後牽其衣氏力拒之碎其裙終弗之從歸告翁姑欲訴於官九恩反以盜瓜誣之氏憤氣投於井中其夫援之上氏曰吾被辱如此何顏見戚里人明日縊而死有司以聞兩院旌表其門

王氏賈夢麟妻居邑東關麟死氏清苦守節有惡少賊徒者晝夜持刀逼姦不從氏大叫罵賊懼持刀劈其腮至午而死人咸哀之

劉氏張應諤妻性貞淑嫻於姆訓撫前子過於已出戌寅聞夫殉難不忍獨生自焚花窖踴躍赴火而死

齊氏張煌妻氏年二十戌寅時隨夫避亂於車輪砦之南巔煌探家避難氏問之以帛束身以帕壅面縱身跳崖而死

國朝孫氏宋明友妻夫亡守志爲鄰惡鄧春逼姦峻拒被毆死康熙二十八年旌表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烈婦

至

李正姐係城東南柳宿村鄉民李士林之女有本村惡少白四逼姦氏厲語怒罵堅執不從惡少持刀殺死乾隆二十年旌表准其入祠建坊

孝婦 附老婦

國朝湯氏孝廉王祚明妻義士湯友義之季女也秉性幽貞姆教夙嫻于歸之後念姑孀貧日勤紡績以佐甘旨起敬起孝無異夫子及姑遘疾藥必親嘗衣不解帶時至隆寒逾月不輟夜半祝天祈以身代不數日而姑病果愈氏以勞瘁過度遂染疾而終遺幼子穉女而不恤鄉鄰憐之厥子耳歲貢守正不阿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孝婦

壹

劉氏王好賢妻年二十五歲賢歿孀居四十載且奉翁至孝翁年八十四歲動履惟艱氏每食必親奉可謂節而能孝者

老婦楊氏故庠生麻鈐之妻年一百一歲詳請旌表建坊蒙 賜粟帛旌曰貞壽之門

麻氏生員麻楹女問令德妻家貧令德往關東青楊溝開舖氏扶姑黃氏徒行二千里往夫處就養未幾夫死子幼或勸氏改適不聽葬夫立碑仍扶

姑從黑魚口居庸關前四十餘日以歸家無寸帛尺椽堅守奉姑人皆稱之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孝婦

吾

災異

宋熙寧戊申歲七月連旬大雨水深三丈四封泛溢

復加地震累月不息

元至元三年邑大饑以河間府鹽課萬錠賑之

明萬歷三十二年大荒時府屬俱荒巡撫孫璋請發

賑銀一萬二千五百兩又發通糧二萬石山東移

粟一萬八千一百九十八石河南移粟五十九百

五十餘石平糶並動府屬倉糧四萬六千八百餘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災異

五

石煮粥散賑

天啟六年大水漂沒民舍煮粥賑之

國朝順治四年六月飛蝗蔽天食禾幾盡捐糧銀一

千五百兩有奇

十年邑大水捐糧銀三千二百四十八兩有奇

十一年大水淹沒殆盡每名賑銀六錢有奇六十

以上者加布一疋七十以上加布二疋共七千口

有奇捐糧銀二千五百六十七兩有奇

十六年大雨雹禾被傷損捐糧銀一百九十五兩
零

十七年大水捐糧銀六百二十五兩有奇

康熙四年大水捐糧銀一千三百九十八兩有奇

七年大水捐糧銀一千八百四十七兩有奇大賑

八月支米三斗自本年十月至八年二月止共五

百九十口

十五年七月大雨雹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災異

五

以後災賑無卷可查

乾隆三年大水田房俱壞縣令沈公景張請賑共

用穀一萬六千石

乾隆二十六年秋被水災縣令衛詳請銀米兼賑

共用米二百三十石有零銀二百七十六兩有零

乾隆二十七年秋被水災縣令衛詳請共賑過米

一十五百四十八石二斗零銀一千八百四十兩

零又煮賑用碾義倉穀四百二十四石柴薪制錢

四十二千四百二十文

乾隆三十三年秋被水災本縣陳詳請賑過穀一千七百八十二石九斗零銀一千零六十九兩

本縣陳煮賑二月捐米四十石各商士民樂助又共七十六石二斗八升柴薪制錢十五千三百零

董事者貢生左堂生員麻蘭周烜太學生徐鏞

乾隆三十五年秋被水災本縣陳詳請賑用過米

一千六百五十六石零銀一千九百八十八兩零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災異

壬

是年隣邑飛蝗入境期月蝻螻旋生本縣陳捐米

三百餘石資民夫撲滅禾稼得以無傷

本縣陳煮賑自三十五年十二月至三十六年二

月止自捐米五十石各商士民共捐米九十三石

又詳請撥補餘米一百五十石又自辦柴薪制錢

七十千零六百文董事者副榜周倬雲拔貢左堂

監生左文焯徐鏞

乾隆三十六年春夏鄰邑有蝗捕至望都界者皆

死變爲螳蛉青蠅士民僉以爲縣主誠于祀神所

感

細查望都災荒多係水害煩九重發倉捐項不

一而足若濬泉開河以疏溝洫以通舟楫大水亦

可消納不致十分爲災請捐煮賑可以不必數數

矣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災異

癸

兵禍

宋咸平中張敏遇契丹于望都迎戰斬首二千級
張耆字元弼開封人真宗時定州鈐轄契丹兵至
接望都身被數創

統和四年契丹肅排押破宋曹彬米信兵於望都
路

崇正十一年十月初七日我

大清兵抵城下邑令黃承宗悉力固守五日城下黃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兵禍

羌

及致諭徐有自大使魏允清死之民婦死者無算
是月十五日 大清兵去邑人有自營逃出者復
遭明總兵王璞縱兵斬首同功時有兵館之譚簽
事錢天錫作哀慶都歌見藝文志

崇正甲申年三月流寇至傷官房心尾居二月隨
寇亡去是時二月間真定巡撫徐標被叛兵殺死
三月中旬北京又失獨郡城與邑至二十四日猶
悉力固守不下五月我 大清兵追流寇于邑城

東寇大敗狼狽晝夜亡去

望邑爲九省大道之衝自來兵燹不知幾更前
志無考惟明末爲甚元氣蕭索職此之由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兵禍

本

軼事

狼殺童兒後漢順帝陽嘉元年十月中望都蒲陰
狼殺童兒九十七人時李固對策引以爲言今狼
村其地也改爲良村

陳實義犬明正統間邑懷慶屯居民陳實畜一犬
遇亂實被害于戚里舖人皆驚走實屍暴露大護
于旁晝夜哀號禽獸至則聞以拒之屍得全旬餘
邑人王元憐而瘞之是夕犬死墓側

望都縣新志

卷之五

軼事

空

又舊志引奏始皇時渠國之民乘螺舟而至云臣
國去軒轅之丘十萬里臣國先聖見冀州有黑風
應出聖人果慶都生堯堯去始皇二千餘年此則
荒幻不經者也

一產三兒乾隆十五年十月趙家庄吳白和妻常

氏一胎生三子

望都縣新志卷之六

藝文志

粵稽史臣贊帝堯之德一曰放勳一曰文思是文章政事相續而著者也邑爲帝之發祥雖彈丸必有政事有政事則有文章况中天文明帝實肇之繇是風氣驟開人文驟盛暨漢唐而下代有聞人各攄思摛藻惜多散逸宋元間有存者自明至國朝碑石甚夥擇其雅馴而有關於望邑者作藝文志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藝文

一

重修堯母廟碑記

明萬曆十八年 楊紹程 御史

按史稱堯母在三阿之南寄於伊長儒之家而生堯故堯姓伊祁氏而竹書謂堯母名慶都生斗維之野觀於三阿咸赤龍瑞生堯於丹陵今邑有慶都陵而堯城在完鴻耶城爲丹朱所居在唐則完與唐併得祀堯慶都爲母地爰有母祠夫祀其子與母而名其母何居夫諱始於周人而堯時無諱法則慶都之有祠而堯母與堯之當併祀於慶都禮也予以視鹽萊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堯母廟記

二

特徘徊祠中見其垣宇雅類弗稱所以歆明德意屬邑令張子前光以贖錢三十金新之而前光又捐俸金二十爲垣者百堵爲廊者六爲門寓者九爲牲堂寢室者各三卽未敢言闕麗亦稍足以嚴明神而備裸將矣夫堯之明德遠矣當其時十日並出焦禾殺稼九年之水懷山襄陵不爲無事而堯以黃收純衣彤車白馬坐而治之茅茨不剪土階三尺樸桷不斷素題不枿今畿內稍登而天下水旱之奏無寧日卽

備廟貌以崇祀事得非當時茅茨土階樸桷素題之心乎第古者無年猶索鬼神而祭之矧繼天立極之聖首在祀典而御史職得以問境內祀事之廢墜今天子神聖比德唐堯而兩宮太后光輝堯母人臣以堯事君述古昔而稱先王則慶都之廟祀烏可以弗新也因爲序其繇而係之以辭曰玉版文開青鶴聲聞巨查浮海重明至門堯母誕聖放軌格天冀茲報月龜歷紀年十瑞應日五老告期時雍於變萬世淳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堯母廟

三

熙我今戾止爰修祀文顧瞻來格如日如雲吁嗟母氏長發其祥爲日之母爲雲之將如彼元氣孕此重乾惟天爲大有關必先闕宮嚴嚴赫赫明明嘉粟育酒大房福衡小臣有恪我享我將敬我皇明萬壽無疆

堯母陵廟碑記

國朝康熙二十五年
雒陽

湯

斌

尙書

堯母陵在慶都縣城東門內封之盈丈陵之前有廟焉慶都於漢爲望都張晏曰堯山在北慶都山在南

登堯山見都山故以爲名追金源乃更今名考秦始皇七年攻龍孤慶都還兵攻汲則其名邑古矣堯母陳鋒氏或曰陳鄭或曰陳隆爲帝學第三妃見於史記見於世本見於大戴氏禮記堯以唐侯升爲天子始封於唐皇甫謐謂中山唐縣是也故山曰堯山水曰唐水城曰唐城池曰唐池又言望都山堯母慶都之所居邑既有堯祠思堯之德畏其神追祀其母固其宜爾歐陽修以史記地志諸書無堯母葬處得漢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堯母陵

四

建寧五年成陽靈臺碑文曰慶都仙沒蓋葬於茲欲人莫知名曰靈臺上立黃屋堯所奉祠遂定堯母葬處在成陽而郭緣生述征記有云成陽縣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酈道元注水經亦云成陽城西二里有堯母慶都陵審是則堯母之葬在濟陰可據矣雖然成陽之碑稱蓋葬於茲蓋也者未敢信之辭堯既封於唐矣母之終安知不於唐葬之故土而安其魂魄焉此亦事理之可信者也廟凡三楹列以兩

廡康熙二十四年秋天久雨廟圯水穿陵露知縣事
 潮汀諸暨寄籍錦州蔣侯國正出俸錢治之以輒築
 陵之四旁外設重垣塗飾廟貌建坊於前題曰堯母
 陵逾年訖工余自江南奉召入都過其地請余爲文
 勒之石余按帝嚳妃十人堯母之外其著者有邵氏
 有娥氏詩言赫赫姜嫄有娥方將是已姬嘗氏常儀
 生摯鄒屠氏生八英義和生晏龍當時卜其四子皆
 有天下而有邵生棄則云履大神跡有娥生契則云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堯母陵 五

紛覆輪囷兮黃雲靈之逝兮婀娜從車兮駕白馬
 舞兮巫歌會鼓兮傳芭陵不崩兮廟不改邦人祀事
 兮永久

碑陰樂助姓氏

翰林院庶吉士	廣西道監察御史	內閣戶部員外	順德府同知	廣平府同知	定州知州	祁州知州	望都縣新志
王之樞	陶式玉	梅明中	鄭克懋	丁克懋	王國寶	秦生鏡	卷之六
完縣教諭	慶都縣教諭	訓導	把總	典史	甲子科舉人	蘇太學生	六
孟起鳳	白章	趙炳	宋成	李繼瑛	梅鍾	鍾	

卷之六

堯母陵

六

滿城縣知縣	安肅縣知縣	容城縣知縣	完縣縣知縣	深澤縣知縣	束鹿縣知縣	曲陽縣知縣	高陽縣知縣
湯弘緒	李會生	馬遇樂	張承楚	張承芳	李適新	金必昇	孫鴻業
侯選州同知	貢士	潘汝楠	王度	麻鑒	周元會	周廣	督工生員
麻鍾	潘汝楠	王度	麻鑒	周元會	周廣	王維新	邑人麻

重修堯母慶都氏廟記

邑人麻

帝紀帝嚳高辛氏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曰舜黃帝之
 曾孫也父曰嶠極祖曰伋蒿蒿極皆未在位於顓頊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慶都氏廟記

七

爲族子年十五佐顓頊三十卽帝位在位七十載年百有五歲妃四姜嫄生稷簡狄生商常儀生摯慶都生堯是爲陳鋒氏女也觀於三阿生堯於丹陵是慶都者古爲地名堯之母以地氏也今治古成陽地爲慶都屬落李唐武德時改置城池於此其慶都舊治在今治西北相距一舍名故城倚堯山下北里許爲伊祁山此帝之以山氏也幼隨母居其上後人遂名爲太子庵在北則三峯聳矗狀如列屏其陽皆巉巖峭壁其陰則宛若邱壠者三阿也皇甫謐云堯母在三阿之陽寄於伊長儒之家妊十有四月而生堯卽此也張晏云堯母登堯山南望都山故城南十里有孤山曰望都山此又故城爲舊慶都之明徵也今則堯山孤山隸於唐伊祁三阿隸於完雖歷代因革分隸之不一然慶都之名則確然有據而莫之或易也堯母殂落後葬於慶都之成陽名堯母陵漢章帝元和時遣官致祀崇其號曰靈臺大母明世宗嘉靖時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慶都氏廟記

八

允臺臣請駐驂予祭陵在治東廟在陵下蓋累代欽慕明德崇生本也歷年滋久諸所爲殿陛垣墉一望瓦礫歲甲寅今上十三年也營州李公天機來撫茲土齊沐晉謁見廟貌失瞻矢志修輯無如賦煩民疲兼之師旅輻輳且受事伊始徵發期會日昃不遑舉弗果也越三年丁巳政治人和商於薦紳士庶走匠掄材內外上下莫不具舉較之始建更煌煌也工竣徵記巔末余惟帝德難名又何以贅其母也亦惟爲之核山川詳里道表世系而譜其祖父昆弟使人知闢天之聖有母在斯亦猶夫人之子也其相屬其人皆可爲之志是則重修之本念也

帝堯祠碑記

元至正三年陵川郝

經

侍讀學士

道本於皇成於帝降於王終於霸歷數之運會帝王之統紀在焉孔子贊易自宓戲至堯而止黃帝以下不論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言生民之道至堯而後大備始並乾坤而爲三則堯爲

皇之終及其定書斷自堯典高辛以上不論則堯爲
帝之首於是帝堯上兼皇帝下冠王霸獨出乎衆而
其仁如天也故楊雄謂法乎宓義而成乎堯匪宓匪
堯禮義悄悄蓋三皇以來少吳顓頊非不神聖而堯
之在位相舜者二十有八載以聖相聖久於其道天
下化成治歷象以成天平水土以成地教人倫以成
人賞均刑恤以成典去凶庸善以成政然後以天下
授舜以德爲位公天下之端自是始而命之以中傳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堯祠碑記

九

其心法以道爲統立民之極亦自是始故爲帝者之
宗一降而王又一降而霸而後德衰故德莫盛於帝
帝莫大於堯宜乎配天而食也自三代以來載在祀
典世封其後以崇明祀後世帝王其德弗逮於王有
愧於霸而兼皇帝之號往往崇飾淫昏以爲大祀而
帝之祀闕然不舉漢氏自以爲帝之苗裔而祠不及
焉則亦忘其祖矣唐高祖以內禪法堯號爲神堯稱
其代曰唐廼推舉陶老子以本所出則亦虛其號矣

於是陶唐之祀忽諸而神之主矣近世惟平陽故帝
都有廟存焉中山之慶都帝之所生按地志伊祁山
帝母所居葬於慶都曰慶都陵慶都西北有山曰伊
祁山祁水出焉越蒲陰而經慶都之北鄙慶都西有
縣曰唐爲帝始受封之國以是徵之蓋堯生於慶都
而唐其始封也及其爲帝則都平陽邑爲帝之梓里
後人不忘其德歷數千百年獨能指示其處廟而享
之則其德之入人深者可見也歲甲辰蒲侯頤以慶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堯祠碑記

十

都帝廟未建乃同義士程義及子居德創建帝殿三
楹期年廟成率邑之文武故老落而享之經侯門下
士也請碑其事且贊帝德爲之詩庶幾居人識廢歌
之遺音知爲陶唐氏之民焉其詩曰伊祁蒼蒼祁水
湯湯神母之邦是降生陶唐曰帝之鄉帝德是昌繼
於有皇唐哉皇哉帝道光哉廼聖廼神莫不具來相
於有虞股肱良哉謨明弼諧庶事康哉於戲前王其
能忘哉載苴茅茨載築土階尊酒饗二曰蒸嘗哉享

於有誠曰馨香哉曰雨曰暘帝德維常哉民無殃哉
神其無方哉

按畿輔通志載郝記與此碑文多異細閱此碑確
係元初建立無疑意者通志之文其屬改竄者耶

重建帝堯廟記

明萬曆二十三年

房守士

山西布政

世紀帝堯祁姓也或從母姓曰伊耆生丹陵佐帝摯
封唐二十而登帝位都平陽今天子令甲歲遣祀官
祀平陽而慶都有堯母廟遂有堯廟禮曰樂樂其所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帝堯廟記

士

自生禮不忘其本蓋崇生本也不佞來備上谷諸兵
事意其地佳山水倍萬故萬古大聖人秀發其祥又
竊意大聖人秀發之地其人又倍萬既往來恒山
之間原野雖輝媚乎無復初眇閔深孕通明之秀而
開鳥庭河勝之徵者及開進長年三老及諸弟子員
亦若愀然于風氣而曰人文猶晨星之曄曄也此何
以稱焉廟遷自外邠若與母廟相依者而規制稍不
稱帝室然采椽斥題不斲不枿而飯糲藿者豈唯是

葍房而俎豆之爲宴娛也且當堯時格被助成而間
之朝野不知至讀日出之歌曰帝力何有于我乃千
萬世撻櫟而置之端冕而祀之斯不亦畏壘之尸祝
乎而非也沐澤而忘其化神企盛而思其興易今聖
神在御欽明文思何遜帝堯而翌翌喁喁亦且有祝
華歌衢之頌故赤文不足紀沒羽不足宣翼肺豈焚
不足珍昭哉望雲之代也矧望都隸在宇下生堯之
地者故願以堯之道相提論夫堯之道至鄉魯而如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帝堯廟記

士

日中天乃其所論著唯曰道一曰與人同孝弟其大
旨惟在執中而曰人皆可爲也以此知道不擇人奈
何擇地故爲之則旦暮千古不爲之則嗣堯之宮而
不免爲九子又何論其地乎然含珠非珍瓊珀非味
岐我以求之堯不名爲一待堯以爲之我不名爲同
子蓋曰自爲之孝弟而已孝弟日用飲食也節文之
不二不異卽中卽堯蓋亦唯是賢有司臚列其凡而
歲時鄉社讀法握手告語之洎長年三老日以課督

其子弟而都人士毋窮帖括而迂義牆則退而耕鑿進之稷卨亦何至乎童習白粉而咎風氣也不然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而徒以伏臘走闕下爲媚亦烏在乎生聖人之鄉也蓋堯之言曰而雙闕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青壙郭無異乎迴轡之繁崑崙都人士念之母華其居而土梗其道神且吐之也都人士曰而後乃知所以享帝因再拜而問記遂掇其語于麗牲之石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帝堯廟記

三

重修帝堯廟記

國朝康熙十七年

郝

浴巡撫

今上甲寅臘月之吉營州李公來撫茲土釋耒後晉謁帝堯廟環視殿階墻垣依稀當日之土階茅茨慨然太息曰匹夫有善猶祀於鄉矧以開天立極之聖實誕於茲誰司民牧忍令至此極耶宰者神人之主是吾責也遂矢志修復奈以民志未洽歲事鮮登弗克卽舉閱三載丁巳政平訟理嘏嘏乎志輟而人洽矣乃捐貲倡衆諷日興工新其所已陳植其所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帝堯廟記

四

封植受封於陶十五改封於唐又號陶唐氏十六諸侯尊爲天子都平陽慶都爲帝梓里故有廟在堯城嬴秦析慶都之半置曲逆縣堯城遂不隸於慶都李唐時徙置今治邑凡三經省置帝廟闕然嗣元至元間邑人程義及子居德創建帝殿三楹於邑之北郭明嘉靖間邑令景公以規模狹隘移建治東萬歷間邑令劉公以子附母廟非帝制移建於茲蓋舊社學也有古栢二本不紀年因位殿於上若天設然迄今

且一甲子周矣公復大舉擴而新之其意固將納慶邑於春風和氣中也邑之人再拜謝曰而後乃知所以饗帝且其信爲陶唐氏之民焉

重修儒學記

元至正十年保定

胡賓元

國家奄奠區夏專尚文治我世祖皇帝詔天下建

孔子廟庭以奉其祀設學官以演其教列聖相承尊崇備至蓋聖人爲古今一太極未易名言乃王道人紀之儀範詩書禮樂之宗主循之既安且福悖之則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儒學記

五

危以凶此萬代之所取法報功此必爲之先焉粵若克奉德意俾責任守令遵行毋替永著厥憲惟時州縣人有情勤或儒効無狀不能上副宸衷保定屬邑曰慶都控南北衝要素號繁劇縣尹尙公平章齊國正獻公之裔自國子上舍生登第以守令選擢居是邑至正八年七月十有七日下午車釋菜於先聖瞻視殿廡傾圯大懼不稱聖朝崇奉之典與監邑完者怙木兒謀於僚佐各捐俸金黎獻協贊一倡百和計財

用對償其甫備工匠厚酬其勞農不知役民歡趨事

撤而新之輪奐輝映內初神門外增櫺星庑舍庠館悉有次未月告成講誦琅然倍蓰於昔仍考試社師

衆悅從正學術匪詭人才可得文風崛興俗亦丕變公廉勤明敏力行所蘊靡恃威刑躬率以善退食之暇杜門讀書輒以庶務爲已任知之必行之必盡不負承宣之職允膺上之委寄耆老王國瑞等感公之德以重修廟學美績願刻石垂示永久徵文於子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儒學記

六

嘗謂上下志通動皆有遂尹探政本撫養爾民汝被惠澤不忘賢侯使人咸體斯心治化何患不凝道貴始終弗渝敢併冀以是至誠爲祭神之恒式故不辭暗陋特記以書之公名恕字彥仁世爲保郡深澤人

重修儒學記

明成化六年

劉

文通政

直隸望都乃保定之屬邑保定爲京畿之內郡稽是縣誌古稱望都全大定間改爲今名廟學建設歷代殆遠重修於至正庚寅再修於洪武丁巳但規制卑

陋不足以容多士成化改元之三革東吳張公繇秋
官大夫來知府事議達大體下車之初首以興學爲
務累命各屬州縣廟學損壞卽行修理知縣譚論聞
之悚然曰此吾職也敢不祇承展修明倫堂五間於
舊堂址北締構堅敞寬異於前左右齋廡寢室庖廩
營度未徹適奉勅督學蔡御史玉山陳公按臨戒
日欵謁於先聖禮成而退徘徊瞻廟貌棟桷楹
榱傾圯彩繪漫漶丹漆蒙翳慨然有作新之志于是
命縣丞王誠設法經修誠申稟府守章公得以躬蒞
董役奈縣當路要財費不敷乃先捐己俸爲倡勸者
民富而好禮之家悅助者率多總計財得若干繕錠
鳩工集材揆日庀斲礱石陶甌甃梓匠朽銀畚築者
經費所需咸得變通之宜課其章程而次第興作撤
其舊朽而易以新堅鼎建大成殿五間東西廡序戟
門三間繚以周垣高明宏壯輪奐完美復飾宣聖四
配添塑十哲像金碧映彩藻繪輝煌經始于成化五

年冬落成于明年秋縣長一學官率諸生歲春秋朔
望釋奠行禮對越有嚴秉虔將事仰觀聖容冕服
南面巍巍乎王者之尊配從羣賢各稱其封爵所爲
服者翕帷殿廡黝聖霖彤煥然聿新而禮器尊爵簠
簋籩豆壘槃之屬潔陳有實若爾凡詣廟庭得瞻聖
賢道德之光華者莫不肅然起敬豈獨繫學者之依
歸也哉教諭敦晉乃列狀具籲末求徵記惟夫天地
之道高明博厚至誠無息吾夫子以天縱將聖其道
配合天地其教又有以助天地之所不及封人曰天
將以夫子爲木鐸萬世允徵嗚呼祇先聖以節教事
理民首務也廟不修何以安明靈致誠敬學不建何
以興教化成賢才是邑諸生升而之廟湛焉肅焉退
而之學游焉思焉益乃進修宜乎賢俊舉髦之士射
策決科踵武先后必能明體適用振聲華于當世流
惠澤于無窮庶幾不負朝廷養育之恩守令作興
之意則斯記所以勸誘激勵示將來垂永久亦未必

無小補至若始終督理協力相助者其目之細則碑陰在焉

重修儒學記

明弘治十二年

劉瑞 檢討

今上之十二年知慶都縣事宋侯文既新廟學釋菜時監察御史陳君始奉命來董學政進而嘉獎師生遂會議曰廟學之新自昔爲盛舉而侯績在是不可以無紀迺圖請刻其麗牲之石按圖廟學在縣西北勢卑且隘濬水時泄日就頽剝宋侯至官亟謀鼎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儒學記

九

建卜日諏工輪材輿土築塗斷墊百役効能表其中爲宣聖殿暨東西廡神庫牲所載櫛隸焉明倫堂齋解廩倉庖厨射圃教官居隸焉經始於二月癸巳五月甲申告成凡百十二日基臺崇擴棟宇穹峻垣墉廉整丹碧黝堊什倍舊觀工不病勞財無費帑籍紳耆文咸悅豫奔走樂來贊相宋侯可謂敦政本者哉嗚呼慶邑古冀州域放勳神聖實誕於茲際我盛朝肇興治昭隆古道必師孔子學必誦六經師儒貢

舉著爲令典豈不盛哉況今接壤京師非遐陬北夫產自聖鄉風澤及遠世當文明標準密邇宸極德化最所先被凡爲師弟者盍圖之尙維是孔子之道討探服行日砥月礪罔或荒怠俾異時賢俊奮庸德業名世環奇頌偉輔帝王之治可也匪然是貢斯世者也是貢斯地者也是貢斯人者也尙慎懋哉宋侯宇時用高平人以鄉貢進士宰是邑著善政云

重修儒學記

明萬歷三十六年清陳

采部郎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儒學記

十

慶都故望都伊祁氏所自出也中天文明實茲啟運古今誦放勳之業邇道統之源孰不修茲地云漢爲縣邑迄今因之邑有學其建置不知所自始我朝洪武九年徐淑名以北平按察司僉事重修弘治十二年宋文以知縣重修則俱有記者也迄今又百餘載矣年來長吏雖遞爲繕治然以封疆最爾物力詘乏無能大創故修廢旋相因也今萬歷三十二年邑大雨水愈就敝壞大成殿明倫堂漸不蔽風雨門舍墻

垣其存什伍耳是歲邑侯許君來牧茲土侯故許魯齋之裔也越三日有事于學宮謁先師登講堂儼然于諸生也遂出魯齋遺書以示曰不腆先業雖不足以當道學羽翼然遺澤世守幸與諸子相周旋也敢私其藏復環視學宮見頽然覆敗曰以先聖之尊也享祀不豐猶不足以羞況所居之若是也何以安神明且文明之地不宜如此黯黯無色諸生以修葺爲請侯謝曰姑有待也今天降制于我邑子孫仇離司

舊務完備堅美期于可傳不爲塗耳目也三十五年四月首事本年十月告成大成殿明倫堂戟門悉更而新矣啟聖諸祠櫺星諸門博士齋諸弟子舍悉補無憾矣規模氣象居然大觀不異初鼎建焉是役也不以公帑一錢不以民間一力成百年曠舉猗歟盛哉侯釋奠之餘復臨講席曰夫道統之傳堯開其始而孔子集其成諸子生斯地也謂非堯之遺黎乎其誦法非孔子乎昔人讀易象春秋謂周禮在魯顧瞻二聖謂道統之傳盡在是非歟堯以五典敷教孔子以五倫歸之達道士升堂受業二聖之訓有不躍然于心目者非夫也爾先民宋博陵程明道伊川元容城劉靜修皆以近聖人之居毅然興起以身任道統況生其地者乎今且麗於王畿矣教化伊邇其文物爲之漸摩官師爲之勸課雖欲自外于聖人之道有不可得也世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前賢類以氣節相高諸君淬勵于是亦孔子思狂狷意也不然則

負茲地多矣尙其最諸事竣介幣于余屬記余因而述之侯許宗會河內人丞鍾弘道溧陽人尉蘇欽石埭人博士胡來庭沂州人曹勛晉州人

重修儒學記

邑人

張一英

今天下非無學也聖天子崇文化治實爲作人設上忠子課下亦篤于修積久玩敝無人焉作其氣卽多士亦遂若黯然無色乃典學敷教敷實所以汲汲規仰主文衡者慶都縣學官自建置來經始者與其歲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儒學記

三

月余不知也閱歷綿邈更幾廢幾修大都當事者沿塗飾耳目之虛聞浸久浸壞會今上四十年大雨水廡齋諸從祀祠及門坊垣墉庖漏俱傾圯春秋修祀事俎豆列星露中亦甚非雅意崇文之體已邑侯河東劉公以是年冬月來門然有意起圖之緣河伯漂沒一切城隍公署犴狴頽毀撤蔽且飢民告斃方議貸張皇而修舉未遑再逾年政通人和仆者有起色遂首以興起斯文爲已任屬學博楊君慕僚呼君董

其役戒以黷實勿苟且然二君固實德號才吏乃克承其事侯政暇時親閱之諸木爨瓦石之材寧堅勿脆工師匠石之力寧遲勿捷急省試稱餽廩務從實際不作嘑囂塗飾計浹旬餘兩廡翼如兩齋邃如儒林等三坊煥如名宦諸祀井如鼎建奎樓于東壁移祠文昌于北闕凡故之所有必具其所無乃更有之皆竹苞松茂果非復前之外澤而中稿者也計爲樓一爲垣數百尺爲屋八以楹數之得一百二十八首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儒學記

四

事四月朔日屆七月望日爲日若干爲夫若干衿佩之屬見棟宇之巋煥不知材之所出庶民見徒之合散而不見力役之及已竟經費不涉百姓之萬一役竣揖多士而進之講席之上而嘑囂黯然無色今竟何如也聖天子崇文作人之典甚篤幸勿以肆不任居誘循茲以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可乎多士曰唯知仁聖義中和之德不修孝友睦婣任卹之行不敦禮樂射御書數之藝不習可乎多士曰唯

此固上之忠于課多士多士之當篤于修者唯是朝夕懋勉設誠致行爲學如治屋然地靈人傑寧其爽者吾不信也噫侯典學敷教之實如此後之人當爲興起繼乎宜爲若侯者其事乎宜有若楊君呼君者金石可敝此無廢已至如實惠周及繕城郭厘疏濬峻禁宇葺解署以致隱誦發舒茲強帖柔行有鑿石政事之庭者未敢概及侯諱天與字存吾三聘楊君任吾甫良邑人雲翠呼君繼山則閩鄉人時萬歷四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儒學記

五

十二年七月十五日也

重修儒學記

邑人 麻 璵 知府

維皆歲在戊午爲 今上之十有七年慶都尹營州李公天機重修 孔子廟成介簡徵余爲記余稽孔廟之修愈遠愈隆愈久愈優者何也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歷聖相傳一道而已自周公五百年餘特生孔子天固以前有千古後有萬年之道付之孔子矣自有孔子之道則文明以啟藝倫以正教化以廣

風俗以醇所以漢高過魯祀之唐宋金元益尊而信之封孔氏子孫襲衍聖公世擇一人爲曲阜令及明初遣官詣闕里祀孔子徧賜天下經籍作人弘化後增舞佾爲八籩豆十二禮樂盡與天子同歷代莫不新廟崇祀勒碑表章可謂隆矣優矣暨 國朝定鼎卽釋菜 至聖先師首石文治重學校以風厲天下亦可謂隆矣優矣所云孔廟之修愈遠愈隆愈久愈優者爲孔子之道尊也公自甲寅冬下車謁廟肯仰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儒學記

五

瞻殿宇傾摧俯視階垣頽敝卽毅然有更新意奈當輪蹄絡繹財力絀乏弗果所舉迄丁巳公撫字整頓漸致鬱起謀於紳衿里老倡先捐貲悅從者衆爰鳩工庀材若大成殿兩廡戟門泮池櫺星門及帝君魁神名宦鄉賢諸祠陳者新矣若啟聖祠明倫堂敬一亭義路賢關聖域諸坊學門儀門禮門學署三楹腐者堅矣若省牲所東西儒林坊唐箴若干垣墉若干無者增矣自上下前後左右燦爛改觀覺至止者對

越者疇弗驚奇曰人所不能爲所不敢爲公獨汲汲焉斷斷焉必爲之爲之必期其成成之必極其速以難若彼以易若此公之才之識與力其度越古今爲何如也公之功直可與前有千古後有萬年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輝煌耿光並耀不朽云公名天機字甸公奉天鐵嶺人

重修城隍廟記并頌

明嘉靖四十二年邑人

張舜元

參議

天下莫不有人亦莫不有神或靈於一方而祠未徧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城隍廟記

三

於天下者多矣惟城隍祠上自國都下逮郡邑莫不有之蓋守令臨民於明神則理民於幽若相表裏然城隍之有祠於天下也宜矣我太祖高皇帝正統三年詔封天下城隍神有以帝以王以公以侯以伯之不同此吾邑城隍神封爲顯應侯之故也聖心之尊禮於神可謂至矣然其威靈之所覆善惡之所報禍福之所加生物之所用神之功被於人者甚大矧有年穀之祈水旱癘癘之禱者乎有民社之寄者

致禮於神未爲過也吾邑城北隅有廟以祀神歲久而圯前尹雖葺而新之其制仍夫舊也壬戌春聞喜景公來尹於茲初謁神卽有恢宏其制之志適旱蝗爲災侯懇祈於神蝗卽散去無稼禾傷又有盜以盜官銀侯復禱於神盜卽獲而原銀俱存侯感神庇益敬信而嘆曰廟以祀神弗飭弗弘何以安神靈致殊鳩工聚材務欲視舊有加乃簡令邑人趙寧等以董其事而責其成邑人遂趨侯之令爭自施布工匠愈勵勤謹遂易正殿舊制三楹楹九架又爲穿堂寢官以燕神則神之靈安矣易東西兩廊舊制十四楹楹五架延袤深潤以居神之曹吏則神之輔廣矣前爲儀門及甬道以列神之騶從則神之威著矣至於置隙地以恢弘其規施丹青以壯麗其勢無非怡神之靈設祭醮堂以延奉神之賓客修住持房以庇事神之道士無非溥神之惠凡所以尊禮於神者罔不備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城隍廟記

三

不勞於民不費於公高廟弘麗足稱觀瞻邑人大悅
俟其知所當務者哉況城隍正神一邑之主民之有
求於神神之爲民作福者多矣廟之重修夫豈容已
嗚呼人生利物福善禍淫神之爲也事神治民奔走
有嚴尹之職也神有造而弗屆誠無感而不通神人
和而福澤降將見吾邑人和歲豐而敬事益篤是不
惟足稱朝廷尊禮神明之意亦將以啟後來之君子
登斯廟而庇斯民於無窮也廟之修豈細故哉廟之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城隍廟記

完

功始於三月成於十月侯乃令丐文以昭其盛記誠
不可缺遂爲之記而并以頌其辭曰赫赫城隍臨此
通衢其靈有皇其聲有訐蝗而有禱厥害遂除盜而
有求發奸狡如使人齋明奔走是宜人之敬之廟貌
是飭厥制維新改觀於昔神之正直宜福之錫神鑒
於人各以其類作善降祥積惡遣戾正神無私君子
無媚仰止神威敬此越對

重修城隍廟記

明隆慶元年高陽

劉恩布政

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興禮樂莫先於守令
暨鬼神莫近於城隍幽明雖殊其切於民一也我太
祖高皇帝混一區夏設官職秩祀典天下郡邑有守
令署必創城隍歲時禱祀著於令甲郡邑長貳履任
之初必誓於廟而後視篆蓋欲神人合德以庥庇於
民也故守令能其官以遂民生鬼神昭其靈以司民
命則民於守令有去思於鬼神有時饗亦感應之理
不可誣焉爾吾保郡慶都邑西北隅舊有城隍廟廟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城隍廟記

辛

號猶常神功特著弭災禦寇英烈赫然人或不得其
平有禱輒應邑人少參張君舜元記之祥矣但廟制
狹隘未稱爰神嘉靖己亥三月邑令遼陽張君世祿
嘗一修之亦多仍舊己未三月鄉耆趙寧輩議欲增
修以壯廟貌二尹山陰趙君夢賢大尹開喜景公一
元先後繼至實相倡之於是寧等掄材鳩工期於有
成建大殿三楹穿堂東西兩廡儀門甬路規制畧脩
又續門房一楹塑神像一座後殿東西廊八楹鍾鼓

既設爐磬一新至於床帷鏡盥案椅龕與法廚宜有靡一不具先少叅君令族孫元與狙佩訟乃子生員栢年余壻也丙寅六月逮赴郡城厥明投移聽理矣夜有竄移溺於井欲誣栢年者衆懼反縣詣廟祈發及鞠郡庭竄人直前欵承若或使之栢年等因免於累卽施勛銀範神全體元年正月寧輩更募共成復修大坊三楹題曰顯應侯神祠棟宇翬煥像設莊嚴規制大備爰神斯宜猗與盛哉經始於嘉靖三十八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城隍廟記

三

年三月詒工於隆慶元年六月之朔是月栢年暨寧輩奉縣主命來徵予記予曰嗚呼抑孰知此一舉而有二益存焉元元盛德昭格洋洋感化彌弘欽承匪懈矣蠢彼狂劣於今有覺勉修顯惡倖蠲宜罰矣守令在上觀感應之莫爽信幽明之潛通致中和以興禮樂合神德而繫民思矣是於我國家所以恤祀官人之意爲不負慶之士民自茲以往益永有賴乎是舉也會謀厥初贊力罔替景公趙公先焉而敬神宜

民徵文垂教則新尹登州蒲公之雲也與聞其事樂觀厥成則二尹會稽景公邦卿三尹黃岡姜公廷椿庠訓新鄭劉公麟也據誠矢力謀始成終則趙寧輩之功而栢年亦感威靈之默佑效此微勞與法并得書

重修城隍廟記并頌

國朝康熙十七年邑人

麻典譔

慶之有城隍神祠厥由舊矣頌以歲久年湮日就傾圯風雨漏穿香火闌寂庭除戶牖間烏鼠依焉有志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城隍廟記

三

之士每欲更新之緣倡率無人每致慨於有懷莫旣今上十有三年特簡李公天機來尹茲土至之日齋宿於廟見之毅然曰城與隍所以衛民而宰之者神也爰神者廟也廟旣毀圯神將焉依民之不寧職此故哉聞之治民事神守土者之責也遂慨然以修復爲任又云古之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者神之主也今慶之民亦云勞矣撫綏其可緩民之財亦云殫矣物力其可辨遽舉之弗遑也閱二載丙辰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城隍廟記

三

政平訟理事集民安迺下令曰願新廟者聽於是庶民踴躍趨事工匠紛若雲集持圖荷插不期而至者數百人爭先恐後如治已事誠以仲秋二十七日舉役易其椽題飾其丹雘內之正宇後寢以及旁之兩廊鍾鼓樓外之西屏甬道蕭牆之屬莫不煥然一新復以旁之隙地剏道院茶廳週繚以垣數十年廢墜一日修舉而靡其湫隘增所未有蓋逾於鼎建矣孟冬朔日告成公率邑之薦紳士庶拜瞻祠下禮成命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城隍廟記

三

今者公令始播而人情孔殷浹月功畢勿墜千來之狀宛若再覩此慶人之信乎公也深矣昔唐梁公仁傑毀淫祠于有七百史氏善之公以理民之餘特崇正祀所云易地則皆然也夫卑陋則易生玩褻心顧瞻雄麗未有不肅然者蓋精神哉則敬畏生敬畏生則易教以善是舉也豈徒以金碧輝煌彪炳耳目誇示遐邇哉此又公之微意不以告人而余獨知之者唐袁州廟成昌黎記之元大都廟成邵菴記之茲又烏可泯而無述焉公營州人筮仕河南忝邱其爲政皆有本末一以憂民爲心老泉所云大事公可屬也頌曰 皇帝乘乾御萬方簡任循吏普嘉祥我公分符來帝鄉輕刑緩賦惠澤長民有慶兮矢城隍材既裕兮工復良成之不日頹其昌垣墉華令壁流光躬親屬隸陳忝管牲牷雖爆羞一觴神無恫令宜降康目今以始歲其禋於皇來牟盈我倉父老扶筇觀道旁稱頌公功其能忘曰殺羔羊躋公堂以介景福

稱祀毓瑄我紀勝繪芳願 皇圖永固兮歷數無疆

重修火神廟記

邑人 耿 址 知縣

上世不熟而食五穀之滯氣每鬱結而成疾自燧人氏興始爲人開火之利虞都氏生帝堯以火德立君道之極炎漢爲放動苗裔其王天下也猶本於火况我邑爲帝堯發祥之區宜獲福庇於火也較他邑首著矣孰知民依於火司火惟神慶城道明李之炬北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火神廟記 三

門內幾成焦土豈福人者火禍人者亦惟火歟廟建北衢 城隍廟之左首其或悔明李之禍意欲相地擇宜轉禍爲福焉未可知也故火旺於南而廟建於北北水也我邑龍泉作帶有水火相濟之義焉且水生於木木東方也火近木則過熾廟爰偏西以避之又曰火能生土廟近 城隍亦以取火土相生之義云耳歲癸亥邑人士以廟與 城隍廟垣堵相隣城隍廟榱桷森嚴神廟亦不宜任荒陋共集公貲百餘

貫不日月與城隍廟並美齊觀邑人士鳩工立石而乞募於余余自惟半生仕路簿書案牘實思洞如觀火不意老志方強而瞳光染患告休之暇卽欲望神廟而觀之洞然焉亦抱慚未能然火於八卦爲離離之大家曰明兩作余目今延醫敷藥翳障漸開倘異日撥雲復見老眼重光則余明之兩作實惟神之賜也是爲記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六

火神廟記

三

望都縣新志卷之七

五嶽廟碑記

宋劉 郭主簿

陰陽潛德匪求爲聞人則天壽坤祺閭然而饗也隱
隱奸謀幸而未聲輟其罪則風霆鬼神可得而殲也
故鵠符禪婦神岡雷象炳耀觀聽豈曰小補於世哉
然則周詩寓嫩刺麟經書褒譏神明降禍福交相表
裏助天子之賞刑然後善惡誠偽雖芒砀耿忽莫得
而遁也五嶽見於詩書及史稱淪陷於遐荒而以別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一

山代祀者詳矣至大雉老子閭巫耆舊之說則詭妄
妖誕弗可考據岱宗不崇朝而雨天下而云司按冥
獄華陰壤朽摧裂延袤壓渭而云神蟒怒攫甚矣民
之好怪也春秋重麥禾爲君民尤所賴者元豐六載
迺自三月不雨至於六月慶邑據要衝桑麻萬井鴟
冠汚俗難得治聲魚侯仲修霜臺冠詞林翰苑慶
閭華門紹箕襲裘以宣德郎來蒞先是浚濠隊長役
號脂韋弊穴旁午一旦閱籍手定衆議默然嘉歎平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十一

允其風力才刃皆此類也威而有恕此馭吏之術也
故老奸宿賊褫魄沮氣簡而能敏此蘇民之方也雖
瘠土疲俗樂輸安堵又能憫雨而禱於廟謀於衆僉
曰與其勞於遠曷若求於近與其散而禱曷若類而
祭故未踰浹爲之告足此郭所親視按舊志記熙寧
改元地震繼之大小民懼而建祀夫政之善神之靈
有功於民者在聖賢之法皆可書也其勝槩佳趣則
西溪齒皆滅瀟湘之夢思北平翠微入吳越之吟想
幽亭矮橋柳堤花塢噴煙霽虹霜郊殘照浴鴉湧沒
馴鴉翥翔真所謂仙遊物外有卜隱忘歸者矣其締
構繕完則嚴而不幾於華壯而不逼諸陋上不擾於
公裕下靡蹟於民方節以中制歸然一新簷掀鳳騰
簾直雲矗道官引愧梵刹韜輝蓋髣髴畫圖神造者
矣民有系而歌曰驕吼妖魅跼踈蹤吾父零禱精誠
通叱屏翳兮鞭宵隆帝卿雲兮雨濛濛轟然狂雷垂
鄰封九殺毳角殭蜾蠃盜越境兮圍屏空病者揭蹶

懼者充公遜仁政歸神功并蹈卓魯謠仁風刊翠琰
兮流無窮

重修五嶽廟碑記

順治七年夏敷九編修

嶽祀肇自虞典天子巡狩朝羣后於方嶽之一因率
以祀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岱爲四嶽宗柴
望秩先及之柴燔也謂燔柴以祀天天高而不可達
燔柴以祭庶高煙上通望者望而祭之山嶽配天物
莫能兩大故不敢爲至焉王制曰天子祭天下名山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二

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封內者明乎非在封
內不以祭也漢武憚南嶽衡在湘東遠而難及嘗祀
天柱山以代登封歷代遺祀時行各以其地故合羣
嶽而祀於一廟者非經也傳曰山川之神制水旱厲
疫之災於是乎祭之孝養以年穀不登欲以增山川
之祀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
之祀焉歲事曲加禮慶都舊有廟記自熙寧改元地
震繼大水民懼建祠有以也春秋桓之四年秋大水

無麥苗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畏天災
重民命卽稱秩無文誰其異之連年擣兵複宇傾圯
卽嶽神僅蔽風雨當事者先後相繼而莫之省憂也
今上重民教每出素親信有重望者爲之長慶都得
陳侯民之福與神之佑與謁款卽卽屬耆老以告曰
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役也余
其俟諸時和而年豐故其爲治崇寬大除苛細務材
訓農通商愛士三年而政成訟獄衰息無旱溢盜賊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四

之患公皆不有舉而歸之神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
爲不敬五嶽應在祀典未盡秩其增修不備以致嘉
福以蕃兆民視昨之日引以自矢有不捐所愛習而
重民厲者陽匏五之陰匏四之雙枚既修重梓乃飾
赤堊青瑱紫柱紅梁老子曰雖有榮觀宴處超然矣
凌石橋之莓苔越輶溪之縈紆應祀天於唐興齊峻
極於周詩丘明曰躋三老之玄蹤盡神人之壯麗矣
渤海之東名曰歸墟中有五山帝命禹強使巨鼈十

五舉首戴之五山峙而不動今五廟坐鎮九泉則水不能災又歲可省犀首三千矣士樂之民悅之因刻其事以告後人

重修三官廟碑記

正德十六年 胡諧 邑令

天地水府三官神廟在慶都城南一里許創建之因代遠莫可攷誌土階數尺規模隘陋旁有蟲蝗之神附之弘治辛亥歲夜若有人呼警修廟者由是闔境無少長男女爭負土如市逾旬月積高丈餘望之儼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五

若丘陵邑中善人劉富王璠等咸相謂曰非神之靈能使人若是耶迺矢心募緣獲大衆輪助者總若干繕遂鳩工掄材相其崇卑計其丈尺首營正殿四楹宏敞倍昔次則山門又次垣牆悉備焉往來達官鉅商亦多敬仰樂施誠一邑之雄鎮百世之偉觀也值正德庚辰大雨連綿水集土潤殿堂墻堵圯壞覆幾半時有文武亦鄉民之好善者見之惻然憐前功或墜亟謀於士夫陳公敬陳公汝佐數輩又募錢若

千勸邑人何鑾捨鄰廟隙地四畝以增廣之相率協力匪懈臺級四面環鑿磚石殿之東側新益闢王祠西側仍附蟲王祠上下塑像俱飾以丹雘加以龕座命龜鮮明金碧輝映視前日之功殆有甚焉者事竣又懼修廟之由將來民減力購堅珉一通欲勒顛末以垂永久請予以記之于嘉其勝事可紀因嘆誦曰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爲於後雖盛弗傳今廟貌重新是創於前者有可稱而垂於後者洵可述矣欲弗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六

彰弗傳可乎矧三官之神有三元三炁三品之分有賜福赦罪解厄之靈昭然於天下萬世正而罔邪信而足徵非怪誕不經之地據其遐邇如期志心香火是即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之謂也有感卽通凡祈必應是卽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謂也鬼神之神德大聖猶贊其盛夫何足怪雖然在廟肅肅鬼神固所當敬黷於祭祀亦古所誅戒故聖人又曰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予聖人之徒也

敢以是直告之庶後之登斯廟讀斯記者知神之重不可欺而予之言亦不誣也於是乎記

鼎建聖母廟碑記

明萬曆三年 安三樂

嘗誦詩至生民崧高知上古自姜源已有祀祀郊祿久祿無子誕生后稷之靈異下逮申伯甫侯咸稱方嶽降祥及攬太極聖蹟二圖又知乾男坤女固陰陽化醇常道若麟吐玉書樂奏鈞天一龍繞室五老降庭篤生至聖如孔母亦嘗尼山致禱蓋天地同體造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七

物權興鬼神分秉造化樞紐幽明一誠感應信乎千古同轍此後世乞嗣之說所由起聖母廟制所由建也吾邑本唐堯聖里都城北門表嶽廟森嚴靈官秘宇琳館珠庭允爲雲洞福區奈右連溪水滄雨時注輒成巨沼環帶若半壁甚至漚月弗週輿馬民物艱通人皆苦之莫知所度嘉靖丙寅春鄉之善人有史君名官者舉大議率衆卜吉欲築其地爲基址鼎建母廟以便祀禱會衆心樂從一唱百和遂各捐金募

役上木並興旬餘轉溪爲阜相形定制次第督工肇造中起大殿三間以安母儀碧霞普照蓬萊別是塵寰園苑草鳥飛輦華藻婉美乎宮闕盤龍舞鳳金珠爭光於日月東西直兩廊亦各三楹相抵內塑神房女侍分掌化生之像南立應門便出入以棲神之使令左右碑樓上下皆砌巍峩壯麗煥然一新直與嶽廟昂霄宰峙巒岫空闊水晶瑤池其上游佳致備載靈珎可考豈非都邑之勝槩乎今甲戌孟夏廟貌告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八

成肅雖奔走者爭趨是可見神因人而赫靈益耀人敬神而善念愈興母其潛通默相厚培元氣於乾坤亦俾都嶽鐘英寇海孕秀靈生賢佐不啻維申及甫溥澤四海遂生衍聖化萬方復性翊贊我國豈重熙累洽之盛躋斯民於太平仁壽之域此皆聖神可致至公而無私者要之錫祚胤惟神致祚胤惟八子姓產自心田果宅心正直仁厚則和氣致祥爲不徵子孫光照前代慶延後昆或曲惠薄忍非氣致戾子孫

多濟惡不才蕩業覆宗雖朝夕祈祭廟堂神亦罔歆
一誠感應於幽明其理如此孰謂麟趾螽斯可倖致
哉雖然是廟之建成於衆人之信心起於史君之首
善歷數載如一日始終虔懇弗替竟落成厥工均之
有功於神者良可記矣第愧言不足以經世既非鬼
神之情狀又非惑於不可知者姑援詩據圖從俗寓
易俗之義聊以應一方士民之請俟後之君子登斯
廟者瞭然知鼎建之有自云是爲記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九

重修聖母廟并十王碑記

康熙三十八年

麻鑒

或有問於余曰元君之祠何所在多有也余曰易
不云乎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有父道焉至哉坤元萬
物資生有母道焉元君以坤元佐乾元詎非萬物資
生之大母乎此聖母之神所以舉世崇奉而祠祀之
者也曰然則兼舉十王而奉之者謂何况又崇之以
殿陛列之以案牘肖之以人鬼嚴之以剴誡磨刀
山劍樹之刑乎余曰是卽聖入神道設教之意也今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十

疹瘡瘰癧及夫艱於子嗣難於孕育者率禱於前而有
禱輒應是以妙香常備焉厥前則東西兩翼殿奉閻
羅十君以觸發其爲善去惡之心豈非大有功於世
道人心也哉奈歷年既多頽圯是將無以妥神明且
無以慰邑人口祝之心也今者郅煜楊增曹得利
并閭鄉人等捐貲修葺協心共濟一舉而兩之庶幾
神於此是惡而是依人於此是瞻而是仰神曰神人
以和此之謂矣厥功告成間記於余余不勝不能文

聊節蒙吉之言以記云

新建泰山行宮記

萬歷三年邑人

劉

珩 運判

國朝奉天眷命奄有萬方海內治安四夷賓服推功神明肇稱報禮凡天下名山大川之神皆遣人致祀而崇奉焉隆名惟奉山爲之尊焉得非以其位則東其德則仁其氣則生固非他山可擬而其威烜赫福善禍淫足以警勸乎人者亦衆身可得而濟是以天下郡邑多有行宮之建此因上有秉禮恭祀之君則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十一

錢以共成聖舉者不強而至居中爲正殿者三東西爲兩楹者六牌坊及前門者各三焉丹碧輝煌命矣昭鮮明之美冠佩森嚴金泥壯有斐之章其體制規模雖不足以擬其東嶽泰山之盛而頗極壯麗足以聳一方之瞻仰起居人之敬畏者也積工二萬有奇用過錢六十萬有奇改作於嘉靖丙寅三月告成於萬歷二年四月廼有本邑學庠陳計奇郭嘉祥鄒大濟郭嘉瑞同會首史官等謁予爲文以紀予既書其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十二

本末乃爲之屬言曰神之爲德其盛矣乎傳曰發微而不可見充周而不可窮之謂神禮曰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者皆曰神諸侯存其地則祭之觀此則知神無往而不在而吾心之敬又與神相爲流通者也蓋建廟塑像人之所以昭如在之誠達禮望之敬無非求神以庇人者也神爲人而立神旣安其所止人必受其所祉神亦當其所庇者也慶邑之耄倪惟神其默相而保安之一方之士庶惟神

其陰佑而殺寧之鱗次之生齒惟神其範圍而蕃盛之上以衍 聖天子^多斯之祥而本文百世有以與天而俱永下以安天下兆庶之心而本固邦寧有以應地而無疆則隨在顯神道生成之仁歷世頌神功曲成之利矣究其極而言之神之所享者誠其所以錫福於人者必其立心制行素合於神明者也人之事神者誠其所以能感格乎神明者必其念慮營為悉稽乎中德也然則後之人欲祀乎泰山之神以求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碑記

三

其繁祉之錫者其必先求端於立心制行而後可予因為之銘俾後人敬歌以祀焉巍巍泰山羣嶽之長惟甘帝王威行廟享彰善癉惡凜然影響人心孚契遠邇敬仰建廟致祀以答神貺體制規模燦彩輝煌冠佩尊嚴有儀可像玉檢鮮明有威可望神有所安人有所仰靈威合邑漸被遠方福及天子^宗社靈長眷我毫倪俾盛爾昌澤潤土類咸沐其光^同聖有生悉育共良歌頌神功愈久彌彰尊崇奉祀久天長

重修真武行官記

邑人 張舜元 參議

天下之大莫不有神凡天下之郡邑以及名山大川亦莫不有神官以安其靈蓋昭吾人尊禮崇信之誠也人之所以致敬於神亦以神能為人造福禦災而捍患耳吾邑東關永樂間居民鮮甚恒苦於盜本關民謝達等創建真武行祠以鎮之其患遂息至弘治初年居民高貴等因廟制之狹且陋也乃募化材木縣尹宋公僉撥人夫以助而廣其舊以為廟殿三間其規模視前稍宏至嘉靖七年居民劉文學亦本關人也因母疾有禱而應遂約好施者數人月會錢糧並各家施送木植等料乃重修團殿黝望丹^內為之壯麗添塑諸神十二位侍列左右廟益為尊^又增建南廡房三間北廡房三間使司香火者有^所棲館賓客者有其地復創建大門一座以為出入之防而廟制始粗備焉其誠有可佳者民亦至今永^懷信乎人之有敬於神而神之有庇於人也愚以^而百乃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真武行官記

四

玄天上帝蕩魔天尊也。天有五方北曰玄武蓋顯帝之神以水德而繼王者也在先天則正位乾符御北斗則斟酌元氣其神可謂尊矣居紫微之右垣則並天乙太乙之座列虛星之分野則總司命司祿之權其任可謂重矣且展旗捧劍乾樞開黑帝之宮玄龜赤蛇坤軸關玄都之府其威可謂廣矣歷代封祀不一以迄我朝而重禮之心篤於文皇顯化之妙形於天語千古所共覩也建廟於武當太和山其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真武行宮記

五

形勝甲於天下其藉山川之靈以應億兆之祈固其宜也而行宮復遍於天下者固所以使人尊禮之誠而神之應於人者不亦煩乎殊不知神之在天如水之在地掘井者無往而不得求神者無感而不通固理也此吾於行宮之建既述其顛末而復表其神之靈異者亦惟使人知其實而尊禮之誠彌久而彌切切耳若夫降生之異修行之祥升遐之瑞則已備載祀典無俟於贅嗚呼神化不可以理論妙應不可以

言達矧愚以雕蟲末學豈能掬揚聖神於萬一因省祭謝籠率鄉人之紀其事吮毫增悚薰沐爲之記

重修壽聖寺碑記

康熙四十四年關中張京瓚邑令

卷之七

壽聖寺碑記

六

惡而痛絕之夫因果報應之說虛誕無稽誠不足訓乃吾儒黨同伐異舍其所長而獨攻其所短亦豈平情之論余謂佛者西域之聖人也夫西域之人生於荒徼之外無禮樂詩書之澤其俗必武健嗜殺而佛獨倡爲慈悲之教謂鳥獸昆蟲皆不可戕害此卽吾儒所謂博愛之仁推而極之卽聖人之民胞物與不是過也彼地之人率其教化殘暴之心而爲慈善之行相親相愛相生相養以至於今設使西域無佛彼

人之類滅久矣故佛之教在西域亦猶儒之教在中
國也而謂可盡短乎哉况其教關於西域而並能使
中國之人聞風向慕百世而尸祝之彼亦何修而臻
此乎諒非聖人不能也慶自兵燹後居民鮮少寺觀
寥落在城內者止有大寺一區歷來龍亭供其內
余蒞任以來每遇朝賀必先習禮於此見其簪笏
剝蝕棟棟頽危往來其下輒有垂堂之戒不勝瞿然
曰此豈臣子敬君之所耶迄辛巳歲政事稍暇始末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寺觀碑記

十七

重葺乃捐俸若干以倡仍募諸閭閻共得若干金委
在城善人曲應文董其事其人樂善重施急公慕義
一切工食物價出之彼囊中者居多如是經營四年
於斯始自山門迄大殿金碧琉璃煥然一新舊有左
右配殿鐘鼓兩樓基址無存復增修之其中韋馱一
殿則創舉也迤東置僧舍五間余復建一亭於前顏
曰洗心門樓照壁垣落除規模宏敞務期與殿宇相
稱圍牆百餘丈廣植樹木以壯觀瞻招僧心迪守之

斯役也謂之敬佛也可謂之敬君也可謂之假能仁
之號勸民爲善亦無不可若謂諂媚鬼神希冥福以
計一身之利益則非予之所敢出也工既竣衆請勒
石紀之聊書數言以誌歲月云爾

重建石堰均水記

李天機 邑令

邑殷家營東舊有土築水堰建自明永樂中崇正時
邑宰段公易之以石蓄水甚富上下皆給焉後因亢
旱水涸鄉人無識歸咎於堰決至底其水一洩無餘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石堰均水記

六

蓄上下皆匱三百年來水田一旦盡爲陸田矣修志
者痛惜之不佞來知邑事簿書之暇流覽至此念細
民未知川原之利故爲之通溝瀆畜陂澤以備水旱
惟長吏是問漳水在旁而不知用史起之所以議西
門豹也爰同司鐸秦公暨邑之薦紳子矜聯騎詣堰
輯五鄉里老詢其所以僉云上下不均之所致也旋
情願復舊制卽令諏日興工荷畚走石三日告成又
恐受利不均復許各具情詞到案虛公酌奪堰上之

田過必盈科後進且水勢湍湍其流紆緩堰下之田地窪下勢如龍門一瀉千里且石隙蟻穴之浸漬者涓涓不竭又少田六十畝特委殷家營鄉保持正秉公照依定期按日揆次開閘放水先儘上田二日後放下田一日開閘時閘板撤盡不得存留滋弊定於日出開閘日入閉閘並不許任意遲早庶上下利均佇見陸田復爲水田矣晉羊叔子都督荊州時軍無百日之糈其季年乃有十年之蓄不佞於慶民不能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石堰均水記

尤

無厚望云

通濟橋記

胡應鳳邑人

邑南數百步有泉平地湧出涓涓不竭亢場亦如之嚴寒不冰澌之可池挹之可漑腋關左而東飲大河而宿間尾邑之要津也第湍飈孔衝爲涉者病僉議捐財值創爲石橋工始於萬曆十一年春而竣於十三年冬徵予記其始末余以爲橋梁王政之首務也矧慶彈丸小邑室鮮石儲丁不肩息又何以暇此竊

念夫政寬則民和和則好修上促則下擾擾則生亂我已侯趙公平易近民煦民以和撫民以慈故民完公輸之餘得以徐計於此不愛力不惜財徐而圖亦徐而成也蓋於是橋可以知侯之得民亦可以知民之好義是役也屈力殫慮掄材課工則耆民李良知王濯鄭守節牟九敘等例得書於碑陰

邑侯張公始置科舉學田碑記

邑人耿址天培

三代而後漢治最爲近古迄今諸循吏者皆首文翁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通濟橋記

三

黃霸以能興教化而美風俗也大教化之原始於學校學校興而經術修明人材蔚起舉凡利國利民諸大政無不次第以舉是故正民風莫先於作士氣自二公既往後雖有修門而飾名節者亦不過博崇儒重道之虛聲於古勸學興教化之意無當也慶都自陳鋒氏誕生文明之聖靈氣秀靈代有偉人科第蟬聯比於大都遭值流寇之變軍興旁午兵火獨慘迄於鼎革以後士皆黎藿不給猶能力追先世之餘烈

分香蠟宿毒錦杏園居無何而寢以衰微矣有志之士既苦於資身無策而又無所取法下之遂沉淪於鄙陋頹靡之習而不克自振制舉一道蓋絕不談者數十年於茲矣天將與之頓使關中大儒 張老父師諱京瓚字錫公者以丙午鄉薦除慶邑長刑清政簡息事寧人不以苞苴干上官而上官重之不以深文督屬吏而屬吏憚之不以興革擾百姓而百姓安之其所最加意者尤以興教化美風俗爲兢兢始至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科舉學風雜記

三

境見戶宇彫殘土地荒蕪民皆懸耜土無完褐側焉傷之爰集多士於公廨試以文間有片長足錄者簿書之暇不惜耳提而面命之時復出其囊橐以佐燈火之費明年癸酉將赴秋闈公尊 國典舉實興而造席者寥寥問其故則曰艱於資斧不能就道不敢叨鉅典也公慨然捐金相助祖道東門外親視其策蹇北上而後返既歸虛無以計久遠也爰出其俸之所餘置田若干畝歲收其租委老成書吏司出納復

令諸生中齒高而品重者以次司會計以防侵漁積三載取爲士子赴闕之資俾懷才欲試者不至於悲窮途得羣起而吐胸中之奇以邀一日之遇合今不數年而擢科者固已踵相接也且一時知名之士濟濟有人下至應童子試者其數亦倍蓰曩時爲文亦各以卑靡自恥由此而乘風破浪甲第聯鑣宏文大業足以光邦家而汗清史乃益嘆 公之興教化美風俗方之文翁黃霸無以過之而不徒博崇儲重道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科舉學風雜記

三

之虛聲也愚因之重有感焉士君子受贊朝廷行一事而取快一時輒詡詡自呼附之者歌聲載道究之情隨事遷遂與荒煙蔓草同歸漫沒如 公此舉桑田具在不至變爲滄海則此德此功不朽也邑之紳士勒石志美使千百世後得以推原始事余小子受知既深不敢以不文辭後之蒞此土者推廣斯舉其所以扶翼斯文維持名教當必更有道矣竊不勝低徊望之

重濬龍泉河記

乾隆三十一年韓城十衛學詩 邑令

水泉之疏以利民用望之水同發源於九龍泉蜿蜒而東有二道其一湧魚瀾龍二泉出雙石橋其一爲北龍爲堅功清泉爲大小西堤曲家沈家諸泉環繞城壕至連青而合流東至於後營又東至於高嶺爲望民利考邑乘創始未詳其增濬修閘則有明邑令張劉原黃趙諸公 國朝陳錢沈諸公踵其事者沈後鮮有聞三十年來沙漬水壅門石崩壞早則涸潦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龍泉河記

重

則盜利民之資翻爲民害余蒞任後周閱四境慨然有興復之思而物力獨乏輪蹄絡繹遠舉之弗遑也甲申春奉上諭修濬河工大興水利望故沮窪得與而余以邑宰董其事既有專責亦適獲夙願於是鞭石舉土飭匠鳩工泉之淤者濬之河之壅者決之岸之頽者築之高嶺後營閘之坍塌者固砌之又勒有條約擇里老之秉公勤謹者爲閘長以司啟閉以杜爭端五閱月而工竣灌田之多較前數倍因記

泉決凡九而北龍泉稱巨窟舊有龍母祠近寢廢迺復修整要宇建山門築垣墉結廬於廟之旁構亭於泉之岸栽蓮種柳藝稷植杭沙莽之區頓成勝境矣余於是幸望之得躋春臺而深嘆 聖天子之軫恤民隱子惠元元者爲獨至也顧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後之君子仰體而奉行之時爲修理毋廢前功待澤之民不且世享樂利於無窮哉

新設義學碑記

韓城十衛學詩 邑令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義學碑記

西

古者社必有學所以長善明倫觀化者也故吳公兆守河南秀才召置門下文翁倡教蜀郡文章一時稱冠豈非選造特隆斯人之蔚起哉望都古慶都也堯臺曙靄瑞氣天來龍窟夜澄清光月上兼之雙阿聳秀九水環清蔚蔚葱葱雖西南名區何加於此余承乏茲邑未滿半載周知人民貶食省用務穡勸分夙敦朴素有陶唐氏遺風焉近困水旱頻仍屢困若卽或懷瑾握瑜下帷研窮而枵腹終難談仁義久矣文

風不振一傳而荒再傳而野三傳而文義莫曉勢不至數典忘祖不止余甚恐焉遂以義館創意殊知向固有之緣日久類廢田多侵隱用是特請 上憲寬集義田若干卽於 堯母廟中增置房屋擬曰堯臺書院延師整頓士子肄業者分以內外給以膏資敢云盡善亦期有裨云爾多士勉乎哉朝斯夕斯精於勤勿荒於嬉總之不離誦堯言行夷行者近是從此酌雅稟經青雲直上余將拭目俟之庶不負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利源學田碑記

五

朝廷作人之至意也後之君子恢擴而更張之是又余之所禱祀以求者是爲記

大清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仲春穀旦立

計開義學地畝租糧米石 印冊存禮房

城內義學地五段 一段來安鎮二十畝 租大錢

一千文 一段陳家庄十畝 租穀四石 一段

谷家村八畝 租大錢三千二百文 一段先農

壇五畝 租大錢一千六百文 一段沈家庄十

四畝 租穀五石六斗

東關義學地一段 坐周家庄三十一畝 租大錢

九千九百二十文

張庄義學地六段 一段本村西北地十五畝 租

穀三石收大錢三千文 一段村東北地二十

八畝 租大錢一千四百文 一段寺西北園地

二畝九分四釐 一段禪後東西園三分 一段

寺西北園地二畝 一段寺東南園地四畝二分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義學碑記 美

四釐 以上四段共租谷九石五斗收大錢九千

五百文

荆城義學地八段 一段月家井十畝 租大錢三

千文 又一段地六畝 租大錢一千八百文

一段水磨村前北地二十五畝 租大錢五千五

百文 又一段地八畝 租大錢四百八十文

一段寺前園地三畝三分九釐 租大錢二千零

四十文 一段寺西園地二畝 租大錢一千二

百文 一段寺後地連溝四畝 租大錢一千文
又一段十一畝 租大錢二千七百五十文

大辛庄義學地十五段 一段村西南西地四畝

租大錢二百文 一段村東南西地六畝 租大

錢三百文 一段村東西地五畝 租大錢二百

五十文 一段村東北西地五畝 租大錢二百

五十文 一段村東北西地六畝 租大錢三百文

一段村東北西地四畝 租大錢二百文 一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義學碑記

三

一段村東北西地六畝租大錢三百文 一段村北

北地十畝 一段村北西地三畝 一段村西北

東地十二畝 一段村西北西地六畝 一段村

北西地二畝半 一段村西北西地七畝 一段村

西西地四畝 一段村北西地十畝

以上十五段每畝租大錢五十文共租大錢四千

四百七十五文

南羊村義學地二段 一段村東南北地八畝 租大

錢四千文 一段村東南北地二十七畝 租大

錢三千五百文

二十里舖絕業混爭斷歸義學地三畝園地一畝

共租大錢一千文

三堤公業私買給歸義學地二段 一段村東北西

地五畝 租大錢一千二百文 又一段村東北

衛地四畝 租大錢八百文

後續東關北大道溝北義學地一段二十二畝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義學碑記 天

租大錢三千三百文

以上九處共地三頃六十畝三分九釐 共租

大錢六千三百一十六十五文 又折穀大錢十

二千五百文 又穀九石六斗

東門北河內稻地一段七分 租稻米二斗一升

南門外河內稻地一段三畝 租稻米九斗

北門外河內稻地一段七分 租稻米二斗一升

魁星樓前稻地一段一畝三分 租稻米三斗九升

北門外河內稻地一段一畝一分 租稻米三斗三

升

東門外北河內稻地一段五畝 租稻米一石五斗

南門外東河內稻地一段一畝五分 租稻米四斗

五升

南門外城西河內稻地一段七分 租稻米二斗一

升

以上八段共稻地十四畝 共租稻米四石二斗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義學志

完

新修望都縣公署記

陳洪書

邑令

自古縣令於民爲最親事有必不容緩者則當奮迅以圖有必欲待時者則當優悠以俟所貴權衡於時勢之間斟酌於甘苦之際故可已而不已謂之紛更不可已而已謂之怠廢是一者之所爲皆過也余於

乾隆丁亥歲奉

命出宰是邦甫下車見公堂前後半就傾圯詢之書吏

僉曰衙署之由來久矣傳聞創自前明迄今百十餘

載風雨剝蝕日就頽圯向之蒞茲土者皆欲新之而

未暇夫邑令親民之官也令之官署親民之地也民

之朴者仰哺秀者仰誨曲直於是乎質成疾苦於是

而告訴此而聽其因陋就簡其何以振綱紀而肅觀

瞻耶爰鳩工庀材其舊址捐貲而先構公堂以爲

理煩治劇之所會漢兵迴境輪蹄絡繹東西棟宇之

倒塌者尙未獲修葺於是吏之處此者恒惴惴焉懼

其壓覆且案卷所貯滯漏堪虞不可以一朝緩也幸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公署記

手

兵差偶息旱潦蟲蝗亦鮮民間較前頗有起色而且余以誠待邑人士邑人士亦以誠相信上下交孚獄

無一囚因譏吉興工不惟不費民間一錢亦且俾隱

約者受事效古人以功待賑之意以故人樂於就役

不數月而屏牆一堵大門一座三間儀門一座五間

聖諭坊兩廡贊政之房十四間迎賓館三間大堂後

川堂一棟川堂後倒軒盈丈可以退食庀政西書房

兩進各三間以居幕友以譙賓客東書房百尺樓一

座三間可以登憩而望遠焉庖厨馬廐門牆窗牖并黃具焉夫望邑爲陶唐肇祥之鄉土培茅茨儉朴流風千古未替余以鄙陋濫膺民社承乏茲土才短事繁未獲爲吾民盡撫育之方導教化之源而敢先營官舍以示雅觀而有耀乎顧朝夕蒞政之所而有棟折椽崩之患不獨爲長吏之憂抑亦爲吏民之懼所以捐俸重新不得已也苟於不得已者而故已之是亦不知輕重緩急之宜非政體也由是前坊破書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金石記

三

聖諭遵法制也大堂匾曰保赤恤民隱也川堂顏曰心虛如鏡揭箴規也樓成名曰喜雨誌嘉旣也創始者何辛卯正月也落成者何六月末旬也作記者何宜黃陳洪書也

邑侯沈公去思碑記

國朝乾隆五年閩邑士民

今上御極之元年我侯吳興沈公來宰慶邑公清和慈惠與民休息明敏精勤與民更新四年冬報最內陞京兆之馮翊民依之如父母奔走皇皇思少留公

不得則思永以傳之誌吾民之不忘宜也余謂公之可永者莫如政政之可永者莫如心政與心交孚於實公之感人也深矣慶瘡邑也自明季殘於兵戶口之凋殘土地之荒蕪百年未復而又介於衝途車馬運遞匠供修治里供掃除卒歲無一日之間苟不拊循民滋困矣公惻然傷之爲之均播平徭事不加煩力不徒役民雖勞而不怨且邑之賦偏重民莫能支公言於上未及行乃先取無藝之徵悉捐除之所謂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去思碑記

三

凡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福公之政始兆其端云列樹以表道也縣南北四十五里歲檄裁柳吏號於鄉雞犬不寧焉公懲其弊則出錢自裁之道甯不可行出錢自治之民愛其樹者如甘棠遵其道者皆坦途縣設驛歲需草五十萬官責之民稍稍予價復飽吏之壑公增價自買閭里聞風担草而來者挾錢以去莫不稱便抑慶雖小額賦一萬四千社甲星飛催徵不易公曰是宜行順庄之誼卽遣里書於署內而

飲食之且授以紙筆勿吝多倦凡順庄一百有奇民皆曉然樂從以爲催科之法莫善於此公蒞慶以來戴星出入以懷保民者豈必身被始生其感哉歲丁巳畿南大水慶不爲災公籍其民之無告者二百戶自易粟贍之明年復大水定唐俱災慶爲饑民之室廬田疇盡壞於倉卒低離之狀實不忍觀公急民之難拮据塗泥之中集其夜露處者發帑以葺其居晨無炊者發廩以給之食歷六十餘日徧戶親查得食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志

三

民一萬四千五百口貧生三百口上其冊請賑三月仰賴 天子仁聖軫念災黎加賑一月前後用穀一萬六千公親督賑分遠近別男女以次遍給升斗無私雖遇災荒民皆安堵公之德也賑畢百工俱興俾資力作修城門二甃重樓翼謹啟閉也建營汛十臺壁壘森聯守望也潞泉河四十里爲石閘二座清流汨汨旱有蓄而潦有洩也不寧惟是慶處定唐下游疏唐之水入於慶者六入於完者一入於滿

者二疏定之水入於慶者三入於祁者二疏定唐之水入於清苑者五溝洫井井水來而不留水往而不拒也自古農桑者衣食之源學校者教化之本水患方除念東南下濕歲不常稔詢其種之宜水莫如稻既購自鄰封令廣植之恐其情也委邑尉牟君董之牟君萊人也習知蠶務亦以其種來教民功蠶公循行阡陌與兒童婦子慰勞如家人宛手陶風之遺焉市下車慨學宮爲茂草雅意振興歲加修葺首與兩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志

四

學謀移崇聖祠於講堂之東而兩廡之傾以頽者講堂之歛以側齋舍之朽以敗者諸生慕義次第鼎新落成之餘公率其僚屬舉賓客韻約法以風厲士庶豈不休哉始城內有塾鄉之人未知學也各擇其里之篤行能文者延以爲師而以寺廟之公產無主者撥爲學田公時勤館餐不少懈颯颯乎絃歌之聲不絕於耳庶幾武城之化也農桑舉學校興公之治成矣公好獎善類遇人無崖岸其有潛德未彰者搜羅

恐不逮旌邑之節孝十二人。明季戊寅之難，忠事者
邑侯黃公而外，官民九十五人。孺人劉氏而外，民婦
四十八人。百年濯淪，悉爲位以附於祠。春秋與祀其
盛事也。歲時會問，高年已有耄婦逾百歲人，無知者
公造其廬而致禮焉。問於朝寵賚有加一時，驚爲異
數。其他盛美更僕難書。獨勤治事，慎折獄，民尤感頌。
不置。惟其勤故事，無贅臆，惟其慎故，缺無枉寃。政簡
刑清，卓然追古之循良。聲名日震於三輔，各憲知其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圭

圭

賢都封有疑訟，必以相屬公所至，平反務得其情，遠
近懷人。余等幸隸宇下，親承公之澤而得於見聞者，
孰竊從諸父老後而爲之詞曰：慶也。積困時則殺之，
公爲慈母以特以隨慶也。積辟時則殺之，公爲嚴父
以作以時公。惟潔口有守，有爲公知益下如渴如飢。
恩膏四沛，快慄淪肌。嗟我慶民，飲食以思。恩公實政
不盡於茲。思公實心，載以俱之。爰作此誦，爰勒諸碑。
民不能忘。詎曰非宜。噫後之繼公者，觀其政，知其心。

將毋先後一轍而有感於斯公諱景，字鏡菴，江南
庚子亞魁，蘇州震澤人也。

重修三城門吊橋記

宜黃 陳洪書

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五日，奉藩憲牌諭云：各州縣
城垣荷蒙 聖恩發帑興修，以資鞏固。至護城河
吊橋係往來嚙目之地，如有坍塌，必所費無多，理
應乘此一併修理，完整以利行旅。而壯觀瞻，余以前
任領帑修城完工，所有東兩基三門吊橋三座歷年
久遠，率多坍塌。且兼城河開挖較前展寬，水勢更大，
必須另行拆造，庶可以資久遠。且地當孔道，九省通
衢，差務絡繹，應亟亟爲修葺，以便通行。於三十三年
估值若干，伐石購灰，於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興
工。於明年四月十五日告竣。夫成在成梁本於王政，
所以便行旅也。況附郭之橋，其人之行者尤多。至於
附郭通衢之橋，勝於僻城之行人尤相什伯。且附郭
而墜衣帶之莫越其何以存經制而爲視履也哉。

皇上軫念行旅日舉典章不惜帑費

大憲又孜孜檄

諭不憚重申邑令仰承德意敢不兢業自矢督率靡
倦至於經費之估雖有定額然欲善其事而盡其心
固不得斤斤以額限而遂濟草塞責以爲掩飾計也
竭股肱之力以爲督率指清俸之資以圖鞏固亦爲
上則盡臣子之誼爲下則盡父母之心本分內事耳
而余於此兩年間亦頗覺盡心盡力而勉從事未敢
以虛文應焉撮而記之俾知王道之蕩平周道之如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馬邑記

五

砥盡沐

皇仁之浩蕩暨各

上憲之遠慮所致

既創修城垣以爲固并慮及橋梁以便人久遠之計
委曲之謀無往不周與古王政合若符節也余既躬
逢其盛敢泚筆而記其沿起云

新建馬王廟記

陳洪書

邑令

漢書云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蓋以馬也者在天
則應房宿在地則配坤貞在官則名夏卿民生以此
而致遠國家以此而威敵馬之爲物重矣哉宜其有

神以爲之主也馬祖之祀由來尙矣詩云既伯既禱
古人田獵之微尙擇日而行祭典况今驛站之設

王言用之以佈綵綸臣工用之以申奏請一日之

間六百之程往來如織無時不有非藉明神之庇護
其何以載皇華而咏提業制獵狁而頌修廣也耶望

都爲九省之衝伊翠之喉北距清苑南至定州一百
五十里之間較他邑之驛尤爲疲勞官民俱不敢暇

逸荷馳驅無度水草不時縱有飛黃哀駟之品豈足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馬邑記

五

以勝郵傳之任哉然余嘗禱于神者屢矣有感輒應

回僮仆于生全易虛瘦于臙壯往往而有營立願欲

另擴其祠今已有遷移之信而此廟未創此心長缺

是以孜孜爲慮也蓋舊廟在衙署之後湫隘不足以

安神今乃擇地于堯母陵廟之西垣外斬新築址詠

吉興工較舊宇而增巍哉立戲臺以資酬賽羣材既

庀不日成工更爲韻言歌之以祀神曰靈臺之側佳

氣鬱葱爲神之宮我將我享兮牲并于祖黃流在中

神之來兮蔽太空駕屈產之乘驟注種之龍儀屈攸止兮罔怨罔憫俾駟駟若在營之郊兮又如雲錦成羣而東封無災無害兮兩鵬風舉騁騰驤于逐電兮驟逸足于追風春蘭秋菊兮廟祀常豐

乾隆三十六年 月 日立

監獄落成記

陳洪書 邑令

獄者先王不得已而設之其作筴犯科而打文網也則可憫其無知犯法而入陷阱也則又可憫苟上漏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監獄記

三

下濕沮洳不堪湫隘污穢毒氣薰蒸亦非先王以罔固爲福地而哀矜勿喜之意也望邑監獄其創建已久木漸朽蠹有傾覆之患而且卑庫不足以舒氣粗疎不足以防奸望邑雖號醇謹在縲絏中者頗少甚或空獄然地當衝要南北人犯寄監押解者實繁有徒苟因循敝陋日復一日意外疎忽之咎其能免乎然則爲此而修者所以重生命亦所以顧考成也予於三十五年撤舊而新之南龍房三間北龍房三間

女監三間獄神廟一間漏厠庖厨各有其所無傾覆之虞無薰蒸之患無疎忽之虞然於今年八月竣工後之君子時葺而潔治之勿使未罹於極刑者先受乎天絕之慘斯固慈惠之大端而有父母之責者亟宜留心也是爲記

李公義捐廟田記

邑人 傅雲舉 歲貢

邑城東隅舊連堯母臺勝國景泰七年邑宰唐公恢而擴之然城將池徑中餘隙地一區凹凸參錯棄爲廢土厥後屢經蕩平開掘種稻傳爲公家養廉之物久矣古營州李公以甲寅季冬來蒞越歲乙卯既新城隍廟矣又慮香燈不繼爰以是田析而兩之捐其半於學官以飭邊豆捐其半於隍廟以繼香燈噫嘻是田也雖爲數甚微亦足以稍資金爨況值薪俸俱裁時乎公乃不以自奉而以之奉神所謂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也古人爲善惟日不足信夫遂石其事以告來者

望都縣新志

卷之七

馬王廟記

四

望都縣新志卷之八

都山老人九十詩序

元劉因靜修

慶都之山有老人焉姓劉氏少值兵亂未嘗一日去鄉里而兵亦不犯之今年九十尚無恙子孫滿前田園如故而老人不知其老也燕趙諸公作詩而壽公者甚多其子式集爲一卷將時飭諒之以侑奉觴之樂焉復請予書其事而序之子讀而竊有感焉者金源貞始迄於壬辰河之南北兵凶相仍生意殆盡而望都縣新志卷之八 孝廉 一

先儒所謂天下蕭然洪水之禍蓋不至此者惟是時足以當之夫天地氣運環亂若是而人物生乎是氣之中者乃所謂命也將何術以逃之哉而老人居南北之衝乃若與世變不相與也豈氣稟之異雖天地之運亦不得而奪之耶抑有之深而積之久者有以勝之耶或偶然也是固不可得而知之矣然而此老人之所以自壽者也夫人子之所以壽夫親如悅其心志而安其起居時其寒溫而節其飲食者又非一

也今老人九十而康強由是而登上壽一步武之間耳汝其勉之

祀堯母贊

惟天生母惟母生堯都山自拱冠水來朝荒祠寂寂遺像蕭蕭命奐庸飾金碧庸瑯儷茲聖母重茲有陶裡祀勿替靈爽於昭

慶都楊氏三節婦合傳

三節婦者保定府慶都縣城南二十里王家疇楊氏望都縣新志卷之八 三節婦 二

婦也楊世業農配皆民女祖父及孫三世均不永年婦咸著節楊燦妻焦氏祁州焦棟女年十五歸燦生子振行燦於康熙三年故時振行始二週而焦年甫二十二歲矢志撫振行成童娶里人韓女爲媳共相操作支持門戶焦雍正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卒貞靜修潔六十五年如一日壽八十七振行妻韓氏生子國平二歲振行又故韓年二十九慟而絕而魁曰姑老子幼吾死易誰爲事姑育子者於是朝夕侍焦

左右務得歡心教國平攻苦詩書無間寒暑稍長爲之娶耿氏韓偕焦兩世冰霜一生茹蘗淚眼常枯望國平之讀書成名生子嗣續耳距振行亡四十九年今七十八歲嶢然玉潔與其姑焦先後重光焉國平妻耿氏張莊村耿培女年十七適國平康熙五十一年八月十五日國平又卒其子之時尙未生也時焦年耆韓亦老所望於國平者已矣耿毅然曰妾有遺腹天若憐三代孤孀當舉一子已於十二月二十四

十里將抵王家疇里許有二生伏迎道左一之時一從兄生員蓋臣也相從前蓋臣書室詢之時家室乃逃其母耿及祖母韓并曾祖母焦事淚浴浴下余感前夕之夢因親行周視之時巷宅訪之居民遍詢鄉里質之闔邑咸稱王家疇楊氏三代節孝無間言以合屬士民公舉循例上請仰荷
褒榮戊午春督學使者江西 劉公取之時入邑庠官保李公留入蓮池書院肄業之時質樸氣醇能文而好學以焦韓耿三婦卜之吾知之時之當有以成德立名而顯揚其潛德幽光矣乎
贊曰保陽畿輔重地祿
列聖彰輝漸摩爲最深乙卯夏余守是邦至丁巳冬陸續上請得
旨旌門閭孝子二人節婦五十人至於姑媳同心祖孫一軌冰霜其操松栢其節則楊氏一門三婦爲尤異豈慶都爲堯母故居鍾靈獨異與何凜凜正氣都在

編氓嫠婦聞嗟乎是真可以表厥宅里樹之風聲矣
中憲大夫知保定府事加二級紀錄二次倪象愷撰

烈婦劉金容傳

張鶴年

劉氏名金容邑荆城村民劉廷福之女福早逝妻孥
容適本村其家不令容少好若蓮花汚泥中色自
若也有惡少馬廷柱者室容中姊居且鄰墓而圖之
久不可得毒言厥室不獲必殺之蓋柱素業屠竈不
逞輩三四見里中少婦輒謀之汚甚衆也今年春氏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劉金容傳 五

翁姑出遊夫役隸值望日當早起柱偵知俟夫出門
氏方乳子屏未及扇柱持刀入室展轉求之不得吮
喉幾死柱曰天將明不從死吾手氏大罵曰惡賊徒
殺便殺終不從也柱怒刺頸斷咽而死時年二十有
七一子卽所乳者事在隆慶辛未春二月十五日也
適邑令趙公顧子草廬中寒暄未畢其夫泣訴曰盜
殺吾妻也公詢其跡其夫曰惟見鄰人馬廷柱約同
行旣而曰先往尙有待及城五鼓門尙閉俟開吾入

柱尙未至人來云吾妻死矣予聞之惘然因憶鄉評
心知似是不敢發柱兄廷梁知情懼禍首於官獲之
柱曰吾婦人多矣死不爲柱但未見世上有如此貞
烈女子云云獄成磔於市嗚呼烈哉劉女不顯其光
無競維人德音莫忘噫便是婦出名門配君子夫有
所受之也無足異也而母也失節姑也無良乃氏獨
能是所云不磷不澣嗚嗚乎不可尙者以是而憎旌
表慰英魂誰曰不宜何議者疾其母與姑之故而中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劉金容傳 六

止焉噫我思古人如舜如禹不以瞽瞍而累如玉如
珠不以璞蚌而遺矣獨至於容也疑之緣是追悼虞
姬劍劍綠珠墜樓死亦烈矣後人形之歌咏徒以美
色目之一無及其節者抑知婦人四德節最上容次
之俗士崇末忘本以色掩德致使二女高節無以表
見於世謬矣雖然姬也珠也死在夫前事或有爲而
勉容何勉也暗室赤身昏夜獨處卒然盜入執刃迫
逼一念從違卽時人見此時此際雖偉丈夫保無手

板倒持便溺俱下依違未能自決者氏也決之從容
就義慷慨成仁而平原雖陽不是過也白刃可蹈其
斯人歟白璧無瑕其斯人歟於乎容乎其得天地之
正氣而生能合天地之正氣而歸者乎不然不死於
盜賊或不死於時疫數帝誰得知之雖有此入此德亦
如無有倘矣臨邛谷黎驛必有辨者故書之以俟觀
風者采焉

慶都敘

傅雲舉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慶都敘

七

史稱帝學高辛氏之妃陳鋒氏女曰慶都生堯是慶
都者古為地名堯之母以地氏也其舊城在今治西
北相距三十里舊改城基址猶存倚堯山下南十里
有孤山曰都山漢書張晏云堯母登堯山南望都山
故又名望都以此徵之故城之為舊慶都也明矣地
道記云慶都有委粟關故城四十餘里有山曰葫蘆
山狀若委粟在大谷中不與兩山相接其兩山遙對
處亂石疊嶺亘延無際皆關垣廢址此又一徵也

秦時名慶都縣以幅員廣濶析其半置曲道縣漢時
改慶都為望都改曲道為狗忠嗣後改為蒲陰為北
平為完州為完縣名雖數易其初固皆慶都域也再
關府志完志三代以前世代表俱載云完縣舊為慶
都是又足以徵舊慶都之廣濶也見今故城堯山委
粟關隸於唐伊祁諸山隸於完堯未詳割隸何時情
失所自始矣今治特慶都之一隅爾舊名成陽為慶
都屬落堯母祖落後葬於此有陵在焉土人稱為堯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慶都敘

八

母臺府志云漢高帝元和二二年使使者祀堯母於成
陽靈臺號曰靈臺大母郭緣生述征記曰成陽治東
有堯母臺此又足徵今治之為成陽地也北齊省望
都入北平李唐武德四年復望都縣徙置今治遼又
省之金再復又改名慶都縣自元明迄今稱名不易
營州李公擴新三廟之後詳闕大元郝陵川所請帝
堯廟碑字跡剝蝕命匠重鐫已而又以古今隸治殊
異命舉攷訂為之具述如左

重修火神廟引

國朝 錢振龍 邑令

大哉火之爲德也太極區而兩儀厥惟太陽借太陰並運資始資生化育不置其所由來尙矣先天位東後天位南而炎蒸文明之義著焉其日丙丁其音徵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錯綜八卦配合五行而天意以遂民用以洽所以古之神聖有取之煉石補天者蓋水土木金咸有其質故人得據其實而名以載之至於火則麗於空而末嘗有其質者也無其實而有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火神廟引 九

其形且有其用是安得謂無宰之者漢儒帝以神農神以祝融猶爲近古近代迺有以朱鳥之名肖其像而尸祝者甚矣民之好怪也然其所以宰之者則不可誣甲辰歲于蒞慶之詰旦晉謁 隍廟因周視之見艮隅有地一區其址方正而瓦礫疊積中有隘祠丈不及焉詢之里老云此 火神祠也兵燹後傾圮有年邑人不忍忘其德聊借是而報之予聞之竊有志焉而未逮也嗣後邑衿庠子之家值其災弗可撲

滅子肅焉廷拜迺返風而息是又安得謂無宰之者抵庚戌歲四月不雨宿禱之餘再視之瓦礫如故爰進同人而議之豈有水德在御火德土直而能奏既濟之功者哉僉不謂忤余將力復其舊焉慶人亦有志不

募修三廟引

李天幾 邑令

余叨承 簡命備員茲上受事初釋奠 至聖先

師見其棟宇頽欹壁垣傾圮瓦礫邱墟一望疊疊竊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三廟引

十

以文明之地不應若斯之黯然無色斯文之不振厥

有由哉繼謁 帝堯 堯母二祠再視棟宇壁

垣其間頽欹傾圮之狀大率與 文廟等伊時卽有

志修葺奈以年歲不稔兼之時際多艱慶之人方且

以枵腹而竭蹶王事勞瘁亦云甚矣其必重勞其力

乎今幸而年書大有地方寧謐輜蹄亦少息矣民困

亦漸蘇矣斯文亦將興矣廢墜亦宜舉矣又念邑之

紳與衿俱係衍

先聖之派而來者况復產 聖

帝之里修其之願諒不留讓後人或以倡之者無人遂致慨于有懷莫既茲余不揣欲爲諸君倡諸君其亦宜力著績以其相濟於有成也謹啟

修理文廟緣引

邑人 左 堂 由未 選貢

天下事圖始者不易觀成者更難古人云成敗利鈍付於天信乎其操之自天也夫士自卯角讀聖人之書遵聖人之教則必敬其神之所棲雖聖人之廟祀遍天下矣豈敢必神之所棲乃在於此然人心之誠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文廟緣引

七

與鬼神通者也誠統於無形亦徵於有象廟祀則象之著也能敬而修之春秋瞻仰以致其如在之忱則誠結而鬼神自爲之通聖人之神如日月容光必照又安知不在於此乎且文廟之修匪僅爲科第邀福也卽家人婦子相親相愛怡然而無谿壑之慮者皆聖道之彌綸是亦福也况科第之福又總未有不尊聖道而來者乎望邑廟學之建由來舊矣自元明以迄今日其間擴充補葺者或載之志或立之碑指不

勝屈然予於乾隆三年叨列膠庠入廟展謁見其黼黻蟻封牆壁半成腐朽風牙雀角風雨雖飄搖心竊愧惜以爲非所以棲聖人之神而遵其教讀其書何可一息緩也越十餘年海珊嚴公

諱遂 成

來蒞斯邑

慨然興重修之志徵余作募疏引未幾金川差起盛舉中輟接任三韓楊公

諱逢 泰

下車初復徵余與生員

潘子養正太學生徐子鏞顧子廷玉入署商確先建魁星閣乾隆十五年督修大成殿仍其舊址易土皮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文廟緣引

七

而爲輓輦重新揜蓋

先聖四配十二哲神得棲

托其東西兩廡大父

諱濟

所捐修者柱礎雖存輝煌非

舊至戟門櫺星門文昌朱衣名宦鄉賢諸祠倒塌太甚不堪目覩奈有心無力彼此付之太息迨十六年

秋山右交城韓公

諱鼎 謙

流任考課之餘卽屢念學官

倡捐俸銀五十兩而多士樂輸商民贊助仍命予與生員周烜趙瑾潘養正太學生徐鏞顧廷玉等鳩工

庀材寒暑兩易將及成功公竟一病而歿於署嗚呼

公歿而樂輸者倦矣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浮屠九層
欠於合尖而且比年歲益歉收差務倍見殷繁上下
賠累苦無餘積修葺者漸經開浚頽廢者愈就荒涼
非人力之不欲盡也而觀成之權不誠操之於天乎
及丁亥春宜黃陳父臺諱洪來宰吾邑寬仁慈解且
勤於任事合邑有福星之慶矣又值莽匪跳梁天戈
南指兵差日不服給加以歲比不登官民交困不能
驟語興作然公於政餘稍暇即講興水利親自履勘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文廟新引

三

不憚勞苦兵差暫息卽領修傍郭石橋三座監獄一
所至於衙署傾圯堪虞卽捐俸徹底重修迄今政達
人和年穀漸登又慨望邑志書百十年未經修輯文
獻蕪沒聘請王濱洲先生重加筆削踰月成帙公於
延見堂等之時常以修學宮興水利爲不可緩之圖
稍待時日功必觀成今竟有調繁之命而望邑不得
留矣夫以公在望邑五年上應公務下恤民隱勞心
勞力倍勤拮据 上靈備悉才猷公爲薦拔固公之

榮幸而望邑諸務待公而舉卽修學尤其大者而不
得藉公於以圖始於以告成此則望邑之大歉於是
愈嘆成敗利鈍之操於天而不可以人力強不可以
私臆度也因歷溯上下四十年間文廟之修屢蒙各
父臺之振興而尙未竣工是必猶有待也豈吾等讀
聖人之書遵聖人之教而不思整飭其所以棲神之
所哉

謁堯母祠有感

明嘉靖戊子瀋陽

李如圭

會都御史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丙

麟鳳生來自異常天憐斯世故堯唐欽明想已成胎
教神聖元歸衍帝漢芳塚尙存飛宿雨高祠幾換隱
斜陽頻思祖德儒官地爲訪遺蹤一剪躬

庚辰上元偕計雪中拜

堯母陵

關中康乃心

客到丹陵日先謁聖母臺蒼茫雲霧裏一片雪霜來
勲業中天盛禎祥此地開乾坤高塚在萬古見崔嵬
寒食重過

載來堯母地陵阜望寺青歲月春風古杉松夕照冥

源泉流聖澤荒土護羣靈迤邐東城路如天想帝庭

堯母廟

國朝由奉

朱一畫直隸

坤德敬中天丹陵尙儼然西瞻滑海路皇輿記帝輿葬於滑海之

北卽見南俯穀林田史記堯葬穀林之原按今濮州是碑篆琴三代

開堂護九泉聖朝崇報本祖豆萬斯年

堯母陵

國朝捐城

方觀承直隸總督

堯寓至今存魏魏母德尊祥鍾冀星野名擬漢宮門

邑宰添陵樹烏城進士嚴遂成居入宋淵繁升亭十載下飲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十五

水合思源

亭覆古井爲堯母泉

堯母廟

和韻

國朝華亭

王祖庚

祠祀崇堯母千秋祖豆尊若烟封闕闕碧樹映重門

雨繡臺邊石香生淵底繁地名嫌近頃一字迴淵源

縣名慶都慶爲堂避母諱也上易

堯母陵祠落成

國朝陸豐

林鵬飛邑令

東闕蒼鸞舊芳祠碧瓦雕甍奕禩垂地發靈祥分昂

畢天教聖母毓伊祁女垣積纈闔丹塚翠柏含煙護

古碑遐想陶唐開景運一開瞻拜一長思

命奐官塲看鼎新聖朝追古沛恩綸每欽懿範依庭

檜時舉明禮薦沼蘋蟻蟬臺勛非舊俗茅茨樸陋尙

遺民我來富教全無補瞻眺陵臺愧拊循

堯母陵

國朝定州

郝浴巡撫

萬古堯天戴重恩實此開丹陵餘白雲紫氣遠燕臺

八彩常留照三多共幾回可憐城下水曾洗聖人來

謁堯母陵廟

宜黃陳洪謨邑令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六

鴻濛雖久闢道統自今傳惟母能儀地生男乃則天

高臺籠紫霧老樹楓雲朔朔望瞻依切辨香表寸虔

又

瑞州新昌

王錫侯庚午

佳城萬古壽東城縣遵專親覽改名乾隆十一年改

自是淵源流道脉故崇根本篤人情高柳幹堯千

年緣古井泉香百尺清閣說鳳凰來作架志載陵後翠梧鳳凰

鳳凰架來巢名曰可知靈匹愛文明

又

萬全陳

煜邑諭

大母從今古於茲廟食香人皆尊所自何况毓陶唐
運啟鴻濛泰源開泗水長千秋欽懿範松柏鬱蒼蒼

又

宜黃 陳倣光 癸酉舉人

鴻濛欲啟文明運特選靈臯毓聖神坤德承天原有
托母儀配地實無垠廟懸日月風烟古陵壽山河南
靈新敷戒瞻依居廡下緬思懿德樂陶甄

又

績溪 曹文英 邑對

至順鍾坤德伊祁發遠祥文明開草昧功業煥雲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七

源源流方潔根香幹亦香尊親同帝承瞻仰極天長
屋角如龍竣臺前古木蒼秋陳俎豆飄渺佈芬芳

又

文英子 曹尚修 字獻庭

聖母鍾坤德伊祁始發祥徽音齊帝舉遺廟自陶唐
講棟連霄碧丹陵古木蒼迤邐供子職瞻仰慶雲長

謁帝堯廟有感

李如圭

廣運天成帝德尊慶都猶自母邦存治功已濟九年
滿道統還開萬世昏古廟儀容昭日月穹碑文字振

乾坤追惟我祖瞻依舊展拜於今又是孫
過慶都謁堯廟有感 安陽 崔士榮 明進士

昔年偕計拜堯祠今日重過聖時廟貌維艱昭往
蹟精神對越起遐思荒臺寂寂蒼苔合古殿陰陰碧
樹垂共道張堪多善政四封猶日舊雍熙

謁堯廟舊址

張前光 明邑令

陶唐一去幾千載古廟摧殘俯近郊剝落雄碑喘有
蒙狶疎老樹鳥無巢頽階還作當年土荒宇仍垂舊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大

日茅愧我有司少補葺行人過處恐相嘲

謁堯帝廟

康熙己酉始安 李 崇 巡撫使

柏栢森森廟貌涼殘碑猶自識陶唐放勳萬古開君
極文治中天煥日光霽王初封傳帝里茅茨未剪頌
穹闔階前拜舞勤瞻仰恍見康衢擊壤行

謁帝堯祠

郝浴

每度經祠下升階拜至尊文章光四表禮樂起神孫
雙栢拂雲翠綠溪抱寢園幾斷壙此日雷雨泣深恩

又

陳洪書

邑令

念典從前仰聖人也思盡道學治民幾年攝篆臨斯
邑每月拈香愧乃神壤瘠難肥千頃瘦遙禱常苦萬
家辛如天至德彌今古厚澤期沾雨露春

又

王錫侯

陶唐尋大帝古廟立東闕雙柏抽枝異羣碑卧草殘
誰能名聖德茲幸展神顏雲日彌天麗香火萬年閑

又

陳啟光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无

道統尼山覆載垂綿綿祖述肇伊耆精神永煥中天
世廟貌常新復且時當日雲松懸棟牖於今兩柏表
根支平居素習陶唐典予經治
尙書遊學名都展拜思

又

曹文英

九年水患累神吳得奏平成舉舜功耕鑿至今蒙帝
力巍巍道德與天同
聖德同天四表光伊祁山水本仙鄉五千年閱還如
故山自蒼兮水自決

又

宣化李

森 邑訓

巍巍帝德渾難名毓聖靈區廟貌噪九水近環鴛瓦
碧三阿遙映藥珠明茅茨自昔聞吁咈棟牖千秋報
治平就日普天同有願都山在望更輪誠

澹九泉

明 錢天錫

華渚赫厥靈姜水感神異慶都沙莽墟恐非毓聖地
自從兵燹餘漸挾山靈閭冷冷出清泉源殊色亦異
周遭三里城藉以飭長治大哉放勳德流坎兼仁智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三

已合上善符預表中和宇乾元仍用九天則自淵懿
令尹快冥搜清涼洗炎熾在昔單懷收修壘醴泉至
澄鮮一鏡通沾溉萬家利淵源未易窮五稯驅庸吏
哀慶都歌

疾風吹涕日將夕山鬼呼羣嘯空壁睞目摩沙與劫
灰玉石蕭蘭同火宅邑宰聲不忍言今年際禍猶
未迫予怪問之重致詞敵殺數十兵數育南柯有男
二十餘美皆如玉嵒如戟各挾利刃爭相逐兩首忙

報將與督閔然攘臂受賜金犀盡一家與九屬白頭
扶杖視孤鴻青髻蓬頭彈竄鴟愁看馬首西復東可
憐鳬頸斷難續天地翻復怒欲裂不敢爲君終此曲
翟城驛使何紛紜賦馬征車日不足誰將神劍割忍
心記取丸泥封上谷冒功將卒禦魑魅君不見秦
果威良民戮時流寇往來秦豫故及之

九泉

邑人 麻培

靈臺大母北飛龍迸地甘泉處處浴色有黑質爭湧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三

勝浸無巨細盡朝宗夾堤杭稔浮香遠隔岸桑麻潤
澤濃歲杪倉箱盈積日思源萬載效華封

龍窟

一葉西風墜井梧來間相逖訪名區馬前綠樹張圍
幕天際青山入畫圖抵掌且拚知已醉劇談欲把老
龍呼狂來忽自忘歸路斜日遲遲趁酒壚

堯母陵

堯母丹陵何處尋竭來惟見草森森風吹斷碣苔痕

滿雨過荒臺樹色侵夢入赤龍懷聖子形同委蛇傍
高岑幾回想像儀容香水繞山環自古今

春登臺

徐步春臺小岳崑憑闌一望興偏雄身從十二樓邊
過眼底三千世界空九派龍泉隨澗下雙象馬耳插
雲中有時跨鶴還來此更欲扶搖問碧穹

登望都山

宜黃 陳洪書 邑令

秀骨撐持五雲邊登臨不覺興悠然千尋碧障開圖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三

畫萬斛珠泉湧翠烟鬱鬱桑麻闊寸地熙熙風景湖
中天由來山嶽鍾靈異獨闢文明二典傳

又

瑞州新昌 王錫侯 韓伯

萬頃平疇百丈巔何殊崛起帝中天到來眼界真無
際看去塵寰不了邊日角雲顏成想像伊山祁水劇
流連平生仰止今親歷勝讀尙書第一篇

地闢天開不計春依然石骨秀嶙峋精華豈比藏金
玉曾孕伊耆一聖人

北嶽羣峯向帝畿中抽一幹駐南離芙蓉登登環青
嶂萬古文明肇在茲

又

宜黃 陳敬光 癸酉
舉人

自是神工結撰奇登臨不覺路峴崎飛來峯並干岩
秀砥柱山同一石文聖蹟已隨天壤壽邑名更與地
輿垂三河遙映孤巒迴覽勝低徊共賦詩

文廟泮池邊有栢兩株同舒五幹有競秀之致

王錫侯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三

文廟森羅栢雙株獨罕倚十圍青台抱五幹翠交抽
競爽肩爲並舍和氣共求五行五德秀聖澤潤千秋

丹株墓

陳洪書

聖德殊難肖承家不忝賢封侯甘克讓守祀竟長延
芳草眠碑斷桑麻遶墓間高陵依大母靈爽共雲烟

蟲王廟

陳洪書

從來災重是螭蝗與與黍稷盡空塲是皆有祠以宰
之廟貌允宜祀我王望邑王祠有其二南關之外北

龍堂屢禱屢應命如響神風迅掃飛且殭何時丹雘
斯神宇安我神分寸心將願得歲歲螭蝗滅歲歲官
民祝辨香

城隍廟

陳洪書

人爲萬物靈神爲一邑主神能降鑒斯人乃得所
陰陽失其平旱潦嘗爲苦職忝斯人牧愛悻不忍睹
殷勤叩明神惠澤降多渾何以答神庥辨香潔尊俎
敬欲新廟貌次第修廟廡肘望竟未能於心嘗爲懽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四

陪陳明府祇齋先生柳宿訪古 王錫侯

爲次望都志來尋柳宿城城隍存恍惚冠冕像生平
中山靖王子劉蓋 荒唐傳古榻 明碑載爲光武廟以
封柳城侯今有廟 備奇事雜之現立廟
中可 杳渺失鴻名 父老皆不 識侯名 斜日桑榆照徘徊不勝
情

十五里舖五虎廟

王錫侯

十五長亭五虎廟五株楊樹欲參天大都五位精靈
護不老風霜透碧烟

重陪陳明府祇齋先生往白城黑堡陽邱等處

王錫侯

正馬肩輿處處親白城黑堡路遙巡查碑兼細查溝

渚半爲斯民半古人

望都首重溝渚又前志宮神多缺從石碑查入者衆

靈臺瞻藹

今以靈字易堯字說見右跡

錢天錫

旭日初升映曉臺瞻瞻瑞氣自天來欲題靈範昭千
禪愧乏登高作賦才

又

陳洪書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五

大母乘雲去靈臺於斯築玉骨萬年藏精華賁草木

旭日自東來鬱葱森在目此氣不常散乃天地間淑

又

邑人選貢左堂由未

雲耿古城樹映臺團團霽霽傍晨開初升旭日晴光

照疑是赤龍瑞氣來

又

陳啟光

誰麗更聲盡靈臺曙色分太和深蘊蓄厚德久蒸熏

鬱鬱生佳氣光華燭慶雲曉來神致爽盼望自欣欣

龍窟夜澄

邑人張一英

平生最愛輞川圖對景披圖寫盡無花氣撩人香遠

近柳陰到處鳥追呼環山村落烟籠際傍水樓臺月

上初更有一番清况好凉生五月似西湖

又

張寶賢

澄潭咫尺任龍眠秋色平分淨霧烟更有長空一片
月清光夜夜印寒泉

晚陪陳明府祇齋先生遊北龍堂

王錫侯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五

石髓龍潭迸九泉第一泉

有房守士第一泉石碑

力能通遠棹

利可灌傍田雙栢凌烟蘼孤亭壓岸懸新涼隨馬撲

晚到更悠然

又

陳洪書

混混源泉郊之北中有神龍以爲宅旱魃爲災萬姓

憂我來虔禱無不獲會同宗伯督學倪

諱承寬浙江人百拜

堂前訢匍匐降鑒直慰三農望雨點如珠雲墨黑須

臾甘雨潤神臯甦我來牟與黍稷是爲萬姓之司命

少牢宜向階前陳

又

邑人左 齊汝舟

千尺深潭靜夜來分外清映天空古鏡徹底湛連城

印月開光潔涵星列彩明還瞻平日候溪滾似珠瑩

又

邑人左 堃配乾

活潑潏頭水由來不記年四時清徹地一色影連天

月映空潭潤星沉顆顆圓塵氛飛不到龍宮地珠眠

北平翠微

兗州郝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三

攬轡嵐裏北平雨後山香來三阿下翠巒五雲間

樵徑時聞鳥花香偶破顏隔塵纔咫尺誰世一投閒

又

邑人傅平舉

危岑北峙遙堪倚秀色迎人掩映空最愛雨餘山盡

洗翠 北平插五雲中

又

陳世書

北平之峯何疊峯峯嵐翠與天接鍾靈渺毓聖

人日月光華開萬葉開萬葉文明集知今是陶唐

世山靈奠安雲吐納出雲與雨潤蒼生石髓長流望

都邑

又

王錫侯

北平翠湧萬峯尖巔嶺吳山秀黛兼翬我幽思雲外

遙一回瞻眺一回添

又

太谷人楊淑美公

雨洗空山北平遠峯側嶺翠微生分明身仕畫屏

裏渲染何須藉米荆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天

東坡芳豔

張一犬

高隱何年此卜居小軒別築厥幽虛門環東竹朝宗

水池起南窗被浪魚月到精神歸竹柳風來竹氣上

芙蓉主人莫道無棲泊遊戲浮名一草廬

潺湲溪水抱村流花木陰深草舍幽好語時時樹枝上

鳥忘機日狎沼中鷗任憑蛙叫不嫌喧樹樹樹樹樹

下釣午睡起來時倚杖羽衣衲子恣求

又

任夢龍

蕩漾千尋水，幾泓野花供色。早知名參天，林木留遊客。綠野參差醉酒伶。

又

陳洪書

秀氣從東來，南北有高嶺。此地甘水田，足馬吾嘗有。一路桑棗繁，翠芳吐其穎。菁葱滿望，開風物，屢會領。更有堪嘉處，提封可萬井。郁郁稻花香，不異吾鄉景。

又

左堂

東嶺昉何代，清幽歷有年。綠溪流不斷，林樹互相連。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无

籬外魚遊戲，座中燕往還。野花生萬狀，晴月印千川。鷺羽飛洲渚，鶯聲雜管絃。縱橫分稻隴，灣曲接橋邊。一片芳菲地，無窮淡蕩天。要知名勝本，活潑日龍泉。

又

左堂

九水朝宗漢有期，滌澗東注遠芳籬。接天千章

碧，笑日名花萬狀奇。處處桑麻沾厚澤，悠悠飛躍寄

雙阿秀

中列郝浴

勝地崇千尺，孤踪汗漫遊。蓬萊金界迴，指顧玉虬留。綠水回環，蠶細塵見石洲。誰知舒嘯處，翻在五雲頭。

又

陳洪書

蒼看東郊秀，雙阿實爽顏。平原雖繡澗，古廟納雲閑。大塊何年造，名流幾許攀。每逢春到日，旌羽特迎還。

每歲在此迎春

又

王錫侯

東郊挺拔儘堪攀，不憚招呼共往還。萬頃平鋪蟬似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辛

掌雙峯突出翠如鬟，勢如馬耳移高處。秀山蛾眉峙此間，燕趙風烟懷盡納。就中仰止是堯山，都山北有堯山並立名曰馬耳

又

左堂

雙峯突兀峙城東，萬狀森然迥不同。匝地千章堆碧

綠，倚天蒼柏長青愁。眼前清水條條練，頭下明霞片片紅。無邊風物供詩料，遠颺風光納酒中。

歸寓惟有關川圖畫工

又

本屆蘭 蘭 挺鄒

衣振高阿興欲仙風光物色秀無邊喜逢謝朓驚人句咳唾如珠落九天

九泉環清

郝浴

九派龍泉水平橋共一清秋深香稻熟陽豔紫鱗生露地一團玉垂楊幾處鶯鶯畫圖傳督亢幾若望都城

又

陳洪書

清清城畔水溶溶來九派不但陰爲設亦能資灌溉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三

遍閱幽冀城活水誰堪配澄泓鋪白練蒼莖拖翠帶分形似鏡明觀可爲鑒戒

又

左堂

混混原泉水團團迸地生派分輝列宿流漣繞重城遐矚九條練俯臨一色清似環無點缺如鏡倍光瑩堤柳侵波綠汀蘭趁月明浪翻魚鼓盪荷動鷺游行淬劍霜鋒利滋秧玉粒精幾時歌既導通運到神京

又

邑人徐 望 六 敬諭

天險誰爲設羣泉迸地生若環千尺繞似月四時明

錦尾紅蓮戲金鶯綠柳鳴清連鍾秀氣帝母在東城

又

宣化李 森 邑訓

云云來九派繞郭竟同環玉潔全無滓金精可鑑顏

白雲鋪練影懸藻露文斑魚向空中躍鳥飛鏡裡還湯池誰自渡天塹永潺湲潤物出功溥澄懷俗慮閑

瀟湘風自在濠濮趣相關翠竹臨流賦詩成第幾灣

又

曹文英 邑尉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三

源泉混混九支來并入城隍一鑑開倒豎空樓涵日月過環玉帶滌塵埃靈波達郭滋琴韻古樹籠堤蔭

釣臺千載間曹觀活潑天光雲影共徘徊 用古句

又

陳敬光

曠觀宇宙間川流有常度望邑彈丸區九派衍奇趣西堤清曲阜小小星海布北潭疏濬功宛似北條赴沈渠魚龍躍南條洵可泝層城踞中央玉帶相交互

奔趨共朝宗會同向東注望澈望津門溟渤作歸路

到處潤桑田餘波及草樹圖繪寰中水規模已粗具

蒼栢鬱茵

明貴賓 夏言少師

厚地盤根太古時擎雲攫霧屈虬枝雪霜不死貞心
在雨露長涵黛色奇廊廟每需梁棟器山林肯老虎
龍姿森然御史臺前立夜掛冰輪月一規

又

徐顯卿翰林

鬱鬱何年栢森森此地中金枝擎積雪玉韻間疎鐘
偃蓋堪翔鶴蒼鱗欲化龍歲寒知勁節不與衆芳同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重

又

陳洪書

草木受氣清芝蘭與松栢不爲霜雪移四時常青碧
儼然老主人閣盡往來客聞君幾甲子渺然不可得
但見柯如銅但見根如石

又

左堂

檜栢由來舊蒼葱陰此邦四時驅俗艷千丈抗嚴霜
托地根盤大擎天勢遠揚棟梁標器宇龍虎念翱翔
莫道蒼顏老須知勁節芳挺生原不偶留得後彫長

又

左塋

千古凌雲栢篤生在帝鄉奇姿超衆卉勁節遶孤芳
得地盤根固參天立幹長翩翩疑鳳舞擎攫似龍翔
鬱鬱難窺日青青不墜霜有時明月照疎影漏幽香

靈碑高古

郝浴

又

傅雲舉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重

誰揮鬼斧劈天門剝落瑣珣五嶽尊自是文章雄奕
代寒山一片至今存

又

本邑生員 朱祥凱 瑞升

寒山一片石寒芒奕奕鴻文吐箴長任是苔痕侵不
着有人磨讀齒牙香

鳳巢古架

陳洪書

鳳鳥於飛鳥如人中聖人翱翔原自貴棲息豈無因
慈壺坤貞合文明大化醇來儀憐翠栢苞彩映昏晨

又

王錫侯

鳳凰不肯尋常至必攬德輝而下之十丈靈臺環古
木九霄神鳥托高枝坤貞本是園中聖瑞氣還招物
類奇千載風龍翔雨露當年戲戲想來儀

又

定州人 岳威 振廷

何閣中天集忽來集帝鄉詎因林茂密多爲聖輝光
陳依文羽和鳴協鼓黃千年盛事松栢鬱蒼蒼

又

陳啟光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靈祥惟擇木愛此柏菁菁欲啄聖泉水翺翔帝里城
火精符火德文鳥敬文明 昭代徵斯瑞因知世道
亨

魚巖新荷

陳洪書

九水環城潤新荷出水芳游鱗偏傍蓋逐隊欲尋香
濠濮風如在濠濮愛異常有時衙早放民共樂徜徉

又

王錫侯

清清之水白白蓮中有紅鱗族萬千紅鱗日夜紛如

織運纜出水如青錢更有幽芳如餌觸惹得吻沫戲
姬娟有絲可垂城下釣有權可採越溪船蓮蓬有子
還有藕種蓮猶如種稻田不比荇莖與蘋藻徒充魚
腹不堪憐

又

蒲州 黃樹極 天樞
監生

繞郭清和候芙蕖出水新全無竭澤鳥刺有戲濠鱗
旖旎含風笑姬娟吻沫勻靜觀皆自得物物現精神

登望都城樓賦

王錫侯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詩

美

就望都而編志今已閱旬之有六悉此邦之風土兮
業便便而果腹登東門之高樓兮卷抒懷而送目值
凍雨之新霽兮沾羣動而如浴森榆柳之交陰兮染
化工之碧綠表粟雲屯而蔽野兮慶日至之已熟萬
物各自全其生意兮豈寸心而偏有不足巡雉堞而
南憩兮卓奎樓之雲蓋倚簷檻於空際兮風烟靜而
遠矚覽參天之翠壁兮碧花辦之簇簇一統志望都
千華翠壁欲
參天以起擢纖轡之則劣兮亘千里而疊嶺指恒臺於雲

中兮壯北陲之地軸杖九節而莫覓今高峯柱而鄺

蜀屏森立而獻狀兮儼奇爽之欲撲近觀珠泉其流

有九雖萬斛不擇地而生灑灑者以此爲首一統志萬斛珠

泉不擇地而生環玉帶而繞乎城闕之腰城河一玉帶灑龍河而

達乎津門之口出郊則名爲龍泉河可通張登之舟清苑地名可濯

侯駝之畝生米香滑志載已久通志云侯駝生稻米香滑異常大旱

不竭隆冬亦瀏一統志以爲有溫泉云允此都之靈秀殊卓越

而翩翩爾其孤山咫尺縣北三里祁水連綿在孤山北十餘里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風 三

鍾祥毓粹帝堯生焉開鴻濛於萬古煥禮樂於中天

君道立而人道盡中道授而聖道傳任寰中之人物

孰比大而獨先以故靈臺高築鬱鬱芊芊聲宸泉

之仰止易縣名以加虔乾隆十一年改爲望都縣大哉之殿栢簪

雲烟帝堯廟在東關雖微侯之雖消人皆尚其墓田丹朱封微侯墓

在東門外百步何殊尤之挺生曠曠育者數千餘年豈間氣

之或歎每抱憾於殘編唐宋以前全無志載自元及明乃有聞

者武學士之流風傳墨堡於舊社學士武或博通大藝墨堡人張

大參之氣節劇憑眺而心寫張參議舜元緬王麻之

故家騁五花於春馬王副使凱及子太守理麻公諱煥知饒州府美周傳

之代興振科名於大雅國朝周公之鼎傳公雲鵬順治丙戌丁亥連提南宮忠

節壽於高坊崇獅掛於街左城中有忠義節孝坊書姓名於上又有沈中憲弘業

石牌坊一座其獅堅緻而雅迺百年之零落際風雲

而或寡經兵燹之形喪凋瘵役之難假謀生有所不

給漫留心於陶冶嗟乎此今日彈丸之望都乃昔日

洋洋之大邑也幅員之及既溥且長分爲曲逆完縣係是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風 三

望都 望都縣故城諸處所分割并於唐唐縣故城諸處皆係望都故地方六七十葭爾界疆

名山勝跡膏壤腴場不爲邑有爲鄰之鄉今望都境內無山高

環多屬地當孔道四牡彭彭不日不月鈴聲玲瓏何

以應之剗肉醫瘡疊經早潦益鮮蓋藏室人見而交

謫何暇向藝圃而翱翔夫是以鸞坡鳳沼之迹少而

雞村茅屋之日長所貴司民之命吏轉磨苦而爲熙

康惟國朝之蔣沈蔣公國正沈公景張暨前修之胡張胡公諧張

公前尤皆明愛民如其赤子治邑如其私莊或拯差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賦

美

役或濬溝塘俾潦水有所歸宿而甘泉遍灌乎稻梁
民利其利而樂其樂至今沒世而不忘望之泉今日
流浩浩泉之沃兮宜於秔稻此固幽冀之所罕觀而
任地者以之爲寶且俗尚樸素衣鮮華好推轡忠實
不務悍慄御之有方訓之以道易與爲善無煩悞惱
此真陶唐之遺風立奏效於熙皞卓矣陳侯名洪書
宜黃人
藏邑五載輪蹄雖不絕於驛舍撫字當饒於悌愷盡
心力於溝洫不以風雨寒暑而或收囿園累年空虛
政事日夕修理和氣兆而蝗蝻不生旱潦降而年豐
誌喜欲搜百年之隆緒輒志乘之大美適予轅之南
轍感投轄而頓行李日促膝以相商不厭石而爲鄙
占東北之得朋共晨夕於葵几拾遺補缺增益傾否
指山長宜黃陳東白本邑左山未
周儀著徐乾用左其華諸先生 計諸稿之就緒付
攻木於繡梓時聯吟於驛堽或開樽於月底其樂陶
陶倡此和彼指學博陳星如李翠
岩少府曹景華先生值公事之既畢乃
乘垣而徙倚觸逸緒之紛披遂含毫而伸紙聊予生

聯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賦

早

之壯志兮厲鴻鵠以高竊冲霄霄而折翼兮迄二十
有餘年東西南北兮山盟水緣寧升雲之無梯兮惟
遲速以聽於天雪瓜豔而現於茲兮亦自信數之適
然豈葵藿之改度兮仰北斗而常懸亦榮情於松桂
兮向南風以潺湲昔王粲之登樓兮吐滂沱於新篇
卽子安之有作兮借滕閣以流傳慚家風之既藐兮
視巨筆之如椽惟卽景以自述兮將就正於名賢
鄉下有田須早種
城中無事莫頻來
關重門以見心明懸鏡公懸衡念念敬畏天日儀門
遵周行而臨政坦如砥直如矢時時凜惕淵冰
培弱抑強不避刀風刮面
剔奸釐弊肯教慾焰薰心
民瘼當恤痾瘵吾身忍把催科先撫字
官箴宜祇脂膏爾敢圖溫飽負循良

秉淡漠以居心願學先詰茹藥飲冰之雅操

本安靜而服事期挽上古鑿壤含哺之淳風

箴惟清慎勤

品曰直方大 以上俱舊志李天璣著

放衙非是偷閑地

退食還存補過心

二堂後例軒

都山聳翠龍水流清撫茲百里疆圉奇瀨天開但慮

差繁賦重何以安懷資保障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聯

望

靈臺鍾英堯宰挹爽緬昔萬古鴻濛文明地周還期

士秀民淳永諧於變紹時雍

當九省之衝撫綏匪易縱共矢冰心恐難對陳鋒而

稱慈母

攝兩大之介供應維艱須各勤爾業庶幾紹陶唐以

爲高曾

已稱武定詎仁讓之俗微乎定民志者宣 帝德而

勵冰操型仁講讓雖武健皆能慕義

屬次望都依雲日之光久矣都此邦也敦 聖化而

樂絃誦就日瞻雲皆望風而切輸忠

和風徧拂三阿翠

化雨頻霑九水清

瞻依 帝德堪堪兒

佩服 母儀化可成

地近靈臺香火崢嶸同鼎盛

光聯天駟雲衢磊落遂騰驤 驛馬神廟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聯

望

盛德芳敷春有脚

神駒順應地無疆 驛馬神廟

設道政平輸海駿

惟憑德至產山陵 驛馬神廟

舞袖踰躐貢個自如控送 戲樓

歌喉宛轉依然範我馳驅

音振鳳凰來集架

舞酣騏驎解登床 戲樓

惠我蒸民城隍廟匾

霖雨蒼生北龍潭匾

慶雲遙覆馬神廟匾

龍泉疏注馬神廟匾

彈九百里僅比邾莒曹滕惟願物育民和歲時云胡不樂

小國七年敢擬張黃卓曾但使農安盜息風俗亦有可觀以下俱舊聯

望都縣新志

卷之八

聯

望

敬事如敬天出入心存有赫

保民若保子悲愉時切深維

烈日嚴霜頭上青天臨案牘

和風甘雨階前赤子聽絃歌

長吏不染一纖塵

爾民莫撓三尺法

日近 君王地

時卹 帝母鄉

黃山導四卷首一卷

〔清〕汪璡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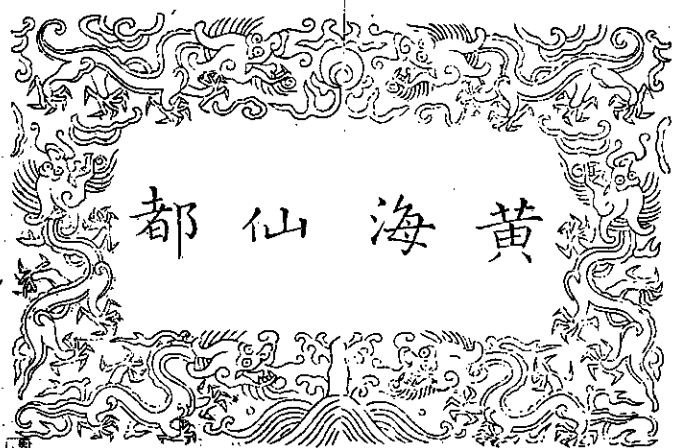
清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

御額黃嶽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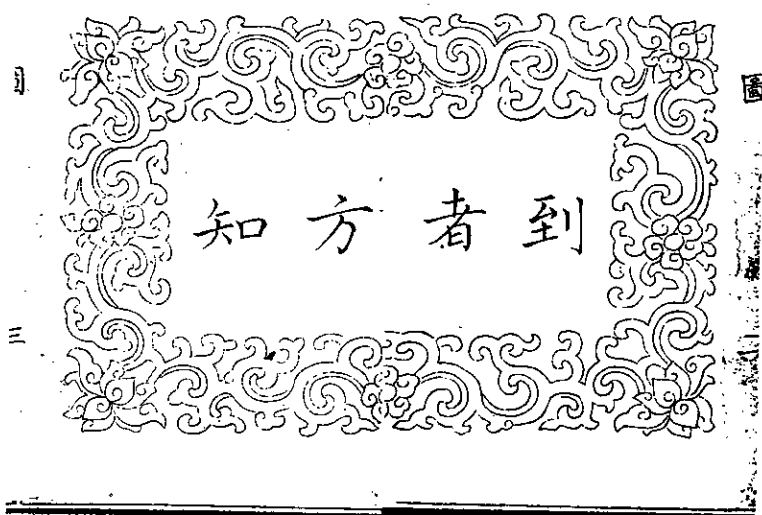
夢湖陶氏藏
御額黃嶽全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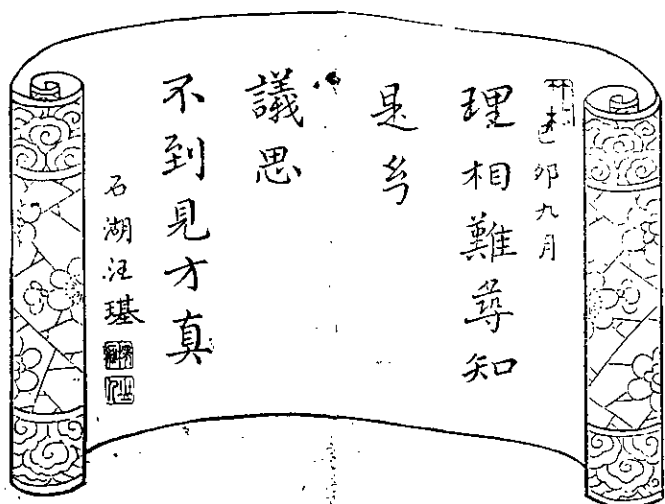




大好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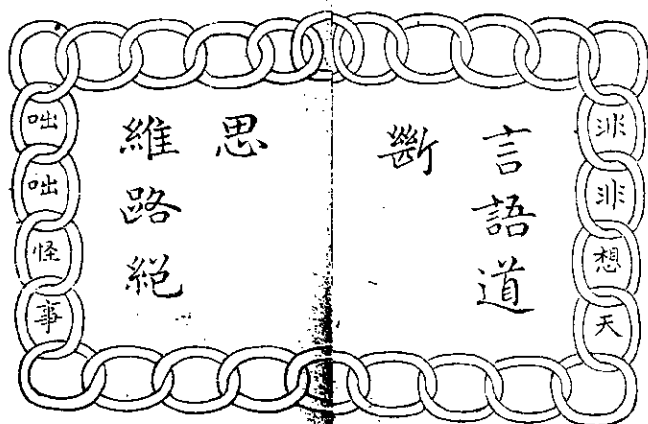
黃山前海圖





豈有此理

黃山後海圖



黃山導序



韓詩曲江山水脊來久忘不知
名訪夏鵲願偕圖經將入界每
逢佳處便開看蓋久公深得遊
山理趣必藉註圖為向導也爰
山名顯於謫仙宋元詩人選者

黃山導序

鮮少其昔蘄夫牧豎老於溪山
所見變幻奇譎視為理之固然
雖知而莫能言此苟而因導以
到者方知說也不佞之題額也
嘗攷元下名山言載明人選記
率皆持斧開徑裹糧露宿且有

三日不心者前所難聞出今

人舌橋今則居停有寺引道有
僧不憚千里遠選類勿知名士
苟胸襟止壑涕勝具者鮮不至
慈光寺伸辨香望崖而返也及
覽崇志文刪爬搜剔抉註則描

黃山導序

摹贊歎毫頰無遺第遊屐所歷
未能一了掌握今集旨是名公
景導以遊也珠璧導以吟也鸞
嘯導以性也默音忘不敢導雙
檣憑之由未必非石湖黃山導
我日嘗也自述自得景而成冊

呂供海內士大夫懸於杖而入
山者

肯

乾隆二十六年八月朔分日楞
伽山人汪璣自書於竹樓之
隱巢

黃山導序



三

身影何處盡縹緲
境甘鬱黃山應作如
是觀或白蒼蒼
見者景爾問何可
描乎影可摹導則吾

黃山導序

一

瞻然退而卜
蘇東閣說維辛
日汪璣自辭於梅雲
閣



黃山導幻影集目錄

卷一首

畫山水序

晉宗炳

髯蘇仙影

青州怪石供二則

送參寥師

宋蘇軾

卷一上

名人會心妙語

黃山記畧

錢謙益

卷一中

遊記七篇

遊天都峯記

方學成 吳啟元

卷一下

愛山說七則

黃山導題辭集唐

汪璣

畫山水序

晉宗炳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無，是以軒轅堯孔，廣成大塊，許由，採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蒙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眷戀衡廬，契濶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跼石門之流，幻影集

於是畫像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況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矐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今張綃素以遠映，則峴閭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堅劃三寸，當千

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迥。是以觀畫
 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
 此自然之勢。如是則萬筆之秀。玄牝之靈。
 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為理。
 者。類之成巧。而目亦同應心。亦俱會應會。
 感神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
 又神本無端。棲形感類。理入影跡。誠能妙
 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
 幻影集。卷之二
 幽對坐。究四荒。不遺天屬之叢。獨應無
 人之野。峯岫崑崙。雲林森渺。聖賢映於絕
 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為哉。暢神而已。
 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蘇僊影



三

東坡一日訪黎子雲塗中
 值雨於農家假窮筇木屐
 載履而歸婦小兒相隨
 晷咲邑犬晷咲東坡曰咲
 所怪也咲所怪也
 摹元心筆并題 汪璣

青州怪石供

宋蘇軾

禹貢青州有鈇松怪石。解者曰：怪石石似玉者。今齊安江上往往得美石，與玉無辨。多紅黃白色，其紋如人指上螺，精明可愛。雖巧者以意繪畫，有不能及。豈古所謂怪石者耶？凡物之醜，好生於相形。吾未知其果安在也。使世間石皆若此，則今之凡石復為怪矣。海外有形語之國，口不能言而

幻影集

卷一

四

相喻以形。其以形語也，撓於口，使吾為之不已。難乎故夫天機之動，忽焉而成。而人真以為巧也。雖然，自禹以來，怪之矣。齊安小兒浴於江時，有得之者，戲以餅餌易之。既久，得二百九十有八枚，大者兼寸，小者如棗栗菱芡，其一如虎豹首，有口鼻眼，震以為群石之長。又得古銅盆一枚，以盛石挹水注之，粲然而廬山歸宗佛印禪師適

有使至，遂以為供。禪師嘗以道眼觀一切世間混沌空同了無一物，雖夜光尺璧與瓦礫等。而況此石雖然，願受此供，灌以墨池水，強為一笑。使自今以往，山僧野人欲供禪師而力不能，辨衣服飲食卧具者，皆得以淨水注石為供。自蘇子瞻始時元豐五年五月黃州東坡雪堂書。

蘇子瞻以怪石供佛印。佛印以其言刻

幻影集

卷一

五

諸石。蘇子聞而笑曰：是安所後來哉？子以餅易之，小兒者也。以可食易無用，予既足笑矣。彼又從而刻之，今以餅供佛印。佛印必不刻也。石與餅何異？參寥子曰：然供者幻也，受者亦幻也。刻其言者亦幻也。夫幻何道而不可舉手而示？蘇子曰：拱此而揖，人人莫不喜。戟此而詈，人人莫不怒。同是手也，而喜怒異。世未

有非之者也。予誠知拱戟之皆刃，則喜雖存而根亡。刻與不刻，無不可者。蘇子大筴曰：子欲之耶？乃亦以供之。凡二百五十并二石槃云。

送參寥師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衲頭惟一吽，焦穀無新穎。胡為逐吾輩，文字爭蔚炳？新詩如玉屑，出語便清警。退之論草書，萬事未

幻影集

卷一

六

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頽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卧雲嶺。酸鹹雜衆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

黃山導幻影集卷一上

名人會心妙語

休寧汪

璩彩五輯錄

湯池淨沙，自波芳香。隨注遊客入山，初試極快事也。

白龍潭草色四削，波綠竟川。巨石礫礫，疑墜復倚。

峰峯各負勢，不相屬。非偉身雲表，無自置。

幻影集

卷一

一

其低昂每一奇石，即一怪松倚之。

蓮花峰徑足視，纔通面語已隔。

一片雲名不獨空，巖似欲乘風更一飛。捲

有石自空而倚，如不着地。世目為飛來石。

有偶露半面看，行人外度者。又故掩松陰

如不欲人恣觀者，非一上一下未足想其

奇趣

前海深而藏，後海瘦而削。膚理既潤，神姿

逾妙不獨擅奇專矜秀絕盛宏之云遊人每苦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以目黃山足當斯語

人人遊擬一山時時遊換一山以上俱見方士翌黃遊紀畧

凡遠山皆作草書畫眉筆意而黃山獨作隸書勢錢畫峻嶒百里外見之便迥與諸峯異

幻影集

卷上

二

徑愈上景愈佳目愈危神愈旺硃砂菴至老人峯趾僅半程耳海門而上則世界劃然天開千奇萬怪怵目驚心精奪神搖口不得語仰則天都蓮花猶在霄漢俯則深崖邃谷若臨九淵諸峰傍無所依下無所藉渣滓淘盡惟存勁骨青天削出芙蓉此足當之
白雲如濤高峯如島銀潮洶沸隱現無恒

道中奇石莓苔蒼繡純綠如玉

由白砂缸下丞相原破雲而墜漸覺明與及山腰上雲已透紫翠朗然而足底別有素雲滄茫無際遠山微露青尖若大海之浮亂葉景狀絕倫未數武而冠履兩雲罨合為一前景又不可得矣

夫有佳山水而不能親必痼疾拘攣政刑禁束而後可非真必不可排奈何負我素

幻影集

卷二

三

心也以上吳廷簡黃遊前後記
奇蹤詭狀固不必盡究然非神人列仙不能稱其居汪澤民記
遊黃山如對鏡見影離即彷彿雖善畫者不能還鏡觀
溫泉自驢山外甚夥而黃山湯池為冠池底布沙如銀粟倚石如碧枕源湧如貫珠又如魚眼生茶鐺中津津有聲昔人稱可

淪茗者此耶

清數毛髮香奪蘭芷甘同沆瀣朝霞浴如
掬丹砂夜月浴如濯冰壺鬱浴忽舒醉浴
忽醒登頓勞倦浴之而精神爽朗凡所以
憲遊人亦云厚矣吳士權別湯池小劉
岫壑湫潭雲海木石琢成百千萬彙無一
粉本吳瞻泰記

三十六峯析之為三百六十三千六百三

幻影集

卷上

四

萬六千了無窮盡變幻靈譎多出意表其
最遠眩耳目者在於彤雲初霽時萬山皚
皚恍然如銀海瓊樓清澄高寒不知身世
復在何處林木積素悉結成玉蘭朶朶微
風振之作環珮聲懸瀑千丈枝枝冰箸倒
垂欲墜未墜見現解落寸璣尺璧觸石激
響不啻碎萬斛琳琅也久之所謂玉蘭已
易為幽梅萬點着松鍼上縞衣映碧又似

萼綠華仙子化身不比尋常美人月明林

下巡歷中覺有異香冷韻頻來襲人薄暮
登煉丹臺望落照見石林峰巒一人通體
瑩潔如披白練初疑是積雪頃復跌坐石
洞中面正赤如自然銅色頭稍稍顫動不
止忽有光若電頰已而焱火迸起遂隱不
見山僧以為白猿公常出沒丹臺左右時
作此狡獪云斯又一奇矣蓉樓蠹說

幻影集

卷二

五

每涉一境逾一時宅心空靈妙景奔會其
古奧似丘索也博大如六經也汪洋恣肆
若莊列幽峭荒詭似離騷天問齊諧志怪
諸書也煙雲變幻日出不窮則蘊勁若先
秦醇厚似兩漢芊綿麗密似六朝淳澁演
迤往復頓宕似唐宋大家之文也姿致點
綴若松石及水泉香潔飛流浩瀚有如詩
則顏謝孤高徐庾流麗沈宋之沉雄李杜

之光燄也。又李賀盧仝之鬼怪險僻溫香
李艷島瘦郊寒韓潮蘇海無不有也。黃山
未易以遊言在昔趙季仁有三願一願看
盡世間好山水或謂盡則安能但身到處
莫放過耳余常以此勸後來人許玉載序
鄉人歸每艷稱某郡某山某水之奇勝問
其上天都蓮花未有也新安極山水之奇
遠不過三四百里近不過數十里而逐逐
幻影集 卷上 六

於外皓首竟未一至良深浩歎。趙吉士記

黃山記畧

常熟錢謙益受之

黃山聳秀峻極作鎮一方江南諸山天台
天目為最以地形準之黃山之趾與二山
齊湖東西宣歙池饒江信諸郡之山皆黃
山之支隴也其水東南流入於歙北入於
宣南入於杭於睦於衢自衢西入於饒西
壯入於貴池其峯曰天都東南西北皆有
障數千里內之山扈者巋者岈者峒者
幻影集 卷上 七
者蜀者皆黃山之負屨几格也余以二月
初五日發商山初七日抵湯院其所經寺
曰楊干臺曰容成潭曰長潭嶺曰石碣石
曰薌石溪曰芳溪村曰芳村由長潭而山
口山率環谷水率注溪谷窮復入一谷山
與谷如堂如防旋相富又相別也溪水清
激如矢或噴沸如輪文石錯落深淺見底
百里之內天容沆寥雲物鮮華游塵飛埃

望崖却返人世腥腐穢濁之氣無從至焉

右一

自山口至湯口山之巖也登山之逕於是始湯泉之流自紫石峯六百仞懸布其下有香泉溪泉口噴沸蒸熱冷泉下注涼溫齊和漢尾湧出折而西竹樹交加崖石撐往蒙龍蘿歷如無人境行半里許余氏桃源菴在焉菴之前天都青鸞鋒孟諸峯回

幻影集

卷五

八

合如屏障

右二

由祥符寺度石橋而北踰慈光寺行數里逕硃砂菴而上其東曰紫石峯三十六峰之第四峯與青鸞天都皆嶧山也過此取道鋒孟老人兩峯之間兩崖合當彌望削成呀然洞開如闢門闔登山者益發軔於此里許憩觀音崖崖歛立如側蓋逕老人

峰立石如老人偃僂懸崖多奇松裂石迸

出糾枝覆蓋白雲蓬蓬冒松起僧曰雲將

鋪海盍少待諸遂憩於面峰之亭雲初起

如胃絮盤旋老人腰臂間俄而滅頂及足

迎却凌亂瀰漫匝穿漏盪摹如百千樓

閣如奔馬如風檣奔踊却會不可名狀久

之雲氣解駁如浪紋水勢絡繹四散又如

班師歸馬倏忽奔潰甯然不可復跡矣緣

幻影集

卷五

九

天都趾而西至文殊院宿焉

右三

憩桃源菴指天都為諸峰之中峯山形絡繹未有以殊異也雲生峰腰層疊如綈衣焉雲氣翳翳峯各離立天都乃巍然於諸峰矣並老人峰沿澗上皆緣天都之趾援危松攀礧壁下嶺復上折而陟臺是為文殊院普門安公所荒度也院負壺障峯左

象右獅二蘿松如羽蓋面擁石如覆袈裟
其上有跌跡其下絕桃花峰居足之右
桃花之湯出焉其東則天都峯其西則蓮
花峯西面曠如浮烟矗靄青葱紺碧已而
烟凝靄積四望如一暮景夕嵐無往而非
雲海向所沾沾於老人峯者又存乎見少
矣

右四

幻影集

卷正

十

清曉出文殊院微微幻空二僧從焉行三
里許憩微茅菴二僧踞盤石疏記所宜
遊者曰由喝石居三里至一線天再折一
里許下百步雲梯又一里上大悲頂出新
關小徑三里許達天海飯訖東北行上天
平砭五里上石筍砭轉始信峰經散花塢
看擾龍松過師子林上光明頂復歸天海
少憩登煉丹臺而還一線天石壁峭陁水

旁激如雨雲梯當蓮花峰之趾磴道歷七
百級磴隄而級長下上攀援後趾須前趾
前踵蹠後踵旁瞰股栗作氣而後下始信
峰踞諸峰之勝陟其巔茅菴歌傾積雪攢
柱俯視雲氣諸峯矗出其最奇石筍砭也
圖經云黃帝浮邱公上昇之後雙石筍化
成峰可高千丈今石筍攢立不啻千百拔
地揀天詭譎化質豈造物者役使鬼神破

幻影集

卷正

二

碎虛空穿大地為苑囿鑿混沌之肺腑以
有此也煉丹臺之前拱立相向者煉丹峰
也三十六峰側影旁軼敷花如茵苗丹臺
藏貯其中如葑中之蕙臺方廣可置萬人
三面剝削前臨無地目眴眩者久之
晨遊風蓬蓬然取道雲梯面風逆上負風
而仆仆而起兩腋若有人相扶不知其為

風力也。盡雲梯而為蓮花峰之趾。徑如荷莖。紆迴藏峰腹中。證窮穿峰腹而出。如緣荷本上重臺也。至慈光寺。寺據天都之隴。枕桃花蓮花二峯。左則硃砂青鸞紫石。右則疊嶂雲門。并外翼焉。

右六

湯寺以上山皆直松名材。檜榲榎楠。藤絡莎被幽蔭。蒼蔚陟老人峯。懸崖多異松。負

幻影集

卷三

三

石絕出過此以往無樹。非松無松不奇。有幹大如脰而根蟠屈以畝計者。有根只尋丈而枝扶疎蔽道旁者。有循崖渡壑。因依如懸度者。有穿罅縫崩。逆如側生者。有幢幢如羽葆者。有矯矯如蛟龍者。有卧而起起而復卧者。有橫而斷斷而復橫者。文殊院之左。雲梯之背。山形下絕。皆有松踞之。始信峰之北。一松被南崖。援其枝以度。

俗所謂接引松也。其西巨石屏立。一松高三尺許。廣一畝。曲幹撐石崖而出。自上穿下。石為中裂。糾結攢擎。所謂擾龍松也。石筍砥煉丹臺。峰石特出。離立無支隴。無贅阜。一石一松如首之有筭如車之有蓋。參差入雲。遙望如薺。奇矣。詭矣。不可以名言矣。

右七

幻影集

卷三

三

黠山三十六峰。詳載圖經。學士大夫不能悉其名。所知者天都蓮花煉丹硃砂十餘峰而已。石人峰。訛為老人雲門峰。訛為剪刀疊障峯。訛為勝運。又有以培塿而冒峰名者。始信峰也。李太白有詩送溫處士歸黃山白鵲峰。今不在三十六峰之列。蓋三十六峰皆高七百仞以上。其二三百仞者不與焉。白鵲或亦諸峯之一也。山之巔曰

海子由平天石循煉丹峰里許名曰海門
光明頂為前海師子林為後海修廣可數
里

右八

牧齋尚書能標出水源與松雲石之奇
幻前明人記中未有此詳切也後遊者
則層疊描出矣存此一章以志梗概

黃山導幻影集卷一中

松台方學成武工著

休寧汪

璫彩五輯錄

遊記七篇

記一

早從歛西檀干五里過阮溪特上紫霞山
巖洞幽邃林屋軒翥下為汪氏水香園時
芙蓉盛開老梅數十株皆百年物至雲嶺
五里登半天風雨樓許子吳子曾於此讀

幻影集

卷五

一

書竹梧交陰翳皆綠寺僧煮雪照泉出
梅道人畫竹及趙文敏品茶圖索題各賦
詩一首又五里經王蘆人先生故里地名
王干先生名泰徵字嘉生前明進士歷官
禮部主事國初歸隱檀山杜門教授每
出游山水間不攜僕從或一童子自隨或
數門生相扶掖意黃山是其熟遊地惜不
及親見其風流標致也二十里度石碕嶺

見黃山雲門峯。兩峰夾峙如剪。初望徽郡城北。獨雙剪遙露天表。至此反若隱入深谷。然遊履周迴。日輒一再覲面。越長潭灣。過水晶菴。菴為吳少司馬寧公歲修。地土木之變。司馬與于忠肅同捍社稷者也。一往可二十里許。峰嶺崇翠。谿逕縈紆。翠篠澄潭相映。碧馬乘月十里宿方邨。來遊者為丹臺子許某。龍潭主人吳某。蓮花仙吏

幻影集

卷一

二

方某遊之侶。引導一人。以茶竈筆牀隨者二人。囊琴挈酒榼。襍被五人。遊之時。則今康熙辛丑歲秋七月。始於十一日。訖於十七日也。

記二

次日。出方邨五里為雙谿橋。西北過浮谿。在雲門峰下。聞中有十里梅花。須風雪中相尋。乃東北抵湯口。而從湯口入山者又

有二徑。一由青鸞峰入前海。一由九龍潭入後海。時秋炎正熾。先從青鸞經紫石峰。溪南文樞鬱蔥。涼翠欲滴。可六七里有石梁。北渡湯池。他溫泉皆礬石。此獨生朱砂。故水香而潔。又池勺上倚石壁。下臨深谿。池水清溫。溪流寒碧。足以解煩釋惛。因共浴。仍越澗南向。則祥符古剎。綠筠滿空。拜軒轅帝遺像。並謁浮丘公。容成子於宮音

幻影集

卷中

三

樓觀羅念菴題壁而出。西去二里許。自石縫中入。穿巖壑。板蘿萬中。或磊石為門。或疊石為洞。景皆天設。舊名桃花源。豐溪吳氏別業也。有僧肅客入狎浪閣。閣前為白龍潭。潭上巨石峻峭。懸瀑如練。下注重潭。深不可測。就視窪淺。雲流波洄。狀水底石子平布。日光迴射。皆晃晃如金晶。蕩漾恍忽。龍甲飛動。隱隱欲起。更上尋樂爐丹井。

皆傳為軒轅氏之蹟矣。夜宿狎浪聯咏。初至湯口。過程山人光風霽月堂。方沼巨鱗。遊泳可愛。已覺意興悠然。自此日遠。為附識焉。

記三

積旱兩月之久。山焦水涸。乃頃刻有煙雲變化之奇。此天幸有獨厚矣。十三日早。從狎浪閣復浴湯泉。四山澄徹。天日清朗。策杖陟辨源。得心二亭。北上大慈光禪寺。仰瞻御額黃海仙都。因意斯遊。必得雲海而後成巨觀也。乃共禮四面銅佛。觀前明慈聖皇太后繡華嚴金經。琴開山普門師塔院。見雲片片從天都朱砂峰頂飛出。霧雨霏霏。須臾徧滿。寺僧阻以雨。余輩以為此天假之緣。豈容覲面或失。咸鼓勇而上。似雨非雨。似晴非晴。石磴凌空。林木交翳。

幻影集

卷一中

四

過觀音巖龍翻石。五里登老人峯。一望白霧瀾漫。如水天相接。峰巒盡沒。無一見者。已共拍掌叫絕。忽而風捲雲飛。天都蓮花諸峯倏隱倏現。瞬息萬狀。海上三神山。去人不遠。及至臨之。風輒引去。此其是耶。上望仙亭。入天門。峽雲氣迷離。浩如攪海。俱在山半上。惟薄霧幕天。狂飈鼓盪。大書天風海濤四字於空際。而下復屢仄逕。歷屨巖穿雲巢洞。拾級上升。耕雲峰。迴出天表。反視天都為高度。小心坡有迎送松。引上雲梯。鳥道蠶叢。扳緣直上。惟驚其奇。不知有險。坐蒲團石稍息。至此則正望天都。萬仞壁立。巉嶠秀削。拔地倚天。三十六峯。周迴擁衛。若耕雲仙掌。僅如兩耳。峰頂一洞。嵌空吐納。陰陽日月出沒。興雲雨而澤萬物。人文之秀皆毓於此。下坡不數武。兩崖

幻影集

卷一中

五

幻影集

卷一

六

陡絕躡片木板而過曰斷凡橋。又壁岸無階。躡通一綫。即名一綫。天身俱從石罅中入。有松橫峽內。矯如潛蚪。所云卧龍松者是也。緣梯出罅口。即文殊院。自老人峰至院凡十里。院倚石屏。獅象二巨石夾峙。左天都。右蓮花。端嚴拱秀。前為文殊臺。俯視朱砂桃花諸峰。雲濤洶湧。不啻腰以下矣。又忽烟消霧淨。西露晚霞。反照天都峰作赤光閃爍。如炬火燭天。李白廬山謠屏風九疊雲錦張。恐未能有此奇妙也。僅一刻許。而風霧已作。不可復見。乃並坐張京江相國話舊亭。因思王荊公云。世之瑰璋奇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非有志者不能至。有志而力不足。又或中道有悔者。而亦隨之以急。皆不能極遊之樂。若以喻學問之無窮。今遊履初至。晴雨煙雲。遽相變

換。恍忽百端。洵天地靈秀之氣。不容以齒。莽急棄而或失之者也。止宿院中。

記四

宿文殊院晨起。寺僧請西望鋪海。白雲瀾漫山谷中。似海潮奔注。萬頃汪洋。須臾朝旭正映西山如金。下有雲濤轟起。又若銀山湧峙。洵奇觀也。乃西下琅瑯嶺。谿逕曲折。三里至碣石。尼舊址已廢。為灌莽。石壁

幻影集

卷一

七

中古松流水尚依依。有窺閭下有書院。今並寥闕矣。橫可五六里。越蓮花溝。直上石級千仞。而壁仰板。摩詰詩白雲迴望合。青霽入看無。彷彿此境。花蕊相接。蓮花連東。在峭之。又背行二三里許。上蓮花峯。攢然簇英。秀色橫絕。仰望巨石重累如架屋然。峰頂七洞層接。又竊孔相似。從洞中盤轉上至稍平處。為魯門。師不立名字。松高

幻影集

卷下

八

盈尺根枝蟠屈數丈有古柏亦然緣巔升頂石方廣丈許半窪下四五寸砂水皆香時久旱不涸正如菡萏含露中自馨逸就水盥漱芳香竟體從遊者競取砂置囊中若蘭桂馥郁久而不變真足寶也人知朱砂湯泉罕有言蓮花砂水之香者蓋諸峯惟天都蓮花最高凌空陡險有風即不能上故見者絕少黃真道士方望此倚石有木梯更上一石可坐一二十人手摘星辰去天尺五直可延霄客而絕浮翬矣上下幾四里復下百步雲梯策杖徐步如班君言亦平平耳及轉反里許過天蓋松至鰲魚洞迴望下雲梯時上負青天下臨絕壑鑿石懸空幾杳然有不測之險始相顧駭異穿洞出鰲背側足巉巖又如絙幽而出更一回視令人掉鞅計自琅璫嶺至此

幻影集

卷下

九

凡十五里亦可謂天梯石棧相勾連矣北即天海坦平可千畝先是萬松離立竟望空翠浩無際涯今剪伐幾盡為之惋惜不已由指月菴西經容成峯下句看軒轅松煮丹砂泉徘徊久之前上鍊丹臺石牀峰芙蓉峰四輔刻露紫玉屏遙空中峙端列臺前文殊院以雄勝鍊丹臺以幽勝各極其致復東返登光明頂一名鍊丹峰峰頂居黃山中心遠望匡廬衡嶽似天馬馳驟大江遠九華諸山如以幟帶委地餘皆若嵒嶮撮髻極都邑之巨觀又東為散花塢嵒峨嶭嶭攢攢疊積備極幽峭西則平天石舊有蒲團松惜已不存過飛來石石鼓峰北折入獅子林又可六七里黃茅白葦幾歎觀止乃復上絕頂俯視後壑奇峯詭秀各有名狀不可勝數爰柳予厚所謂石

之突怒。僊蹇負土而出。若牛馬之飲於溪。若熊羆之登於山。猶是冥頑不靈物也。又從鐵綫潭望西海門。落照五色畢露。致為奇異。未幾。月自始信峰出。雲淨天空。涼影如水。宿寺中。把酒對月。共聯句焉。

記五

黃山之神骨在石。其恣態在松。盡山皆然。後海諸峰。以始信為大名。松七。以擾龍為

幻影集

卷中

七

奇。即所謂帝松也。十五日清晨進謁。見松巍疎石端。於時天風激盪。若奮鬚揚鬚。雲垂烟接。有蜿蜒起蟄之勢。令人肅然。退登始信峯。兩山迭峙。絕壁中空。扶接引松度石橋。入淨土門。上峰頂。石刻寒江子。獨坐霞六字。舊時有書院在焉。正望石筍。石橫峰秀。錯百千環列。皆競勢爭高。窗床峰一扇洞開。如戶牖然。他皆肖形鑄象。物態備

幻影集

卷中

二

神鴉鳴噪。寺僧知客至。出迎也。僧能諱。二人互有贈答。詳別集中。

記六

日映霞光。輪囷五色。從東海門起。下橫足練。如天雲下垂。海水皆立。陸離眩目。更為殊絕。去皮蓬背天都峰五里。出白沙嶺。北。上為松梅塢。聞有人遇仙塢中。此從東下雲谷。舊為宋丞相程公元鳳讀書地。一名

幻影集

卷中

十一

丞相源西望鉢孟峰。聳峙天半。湯司成。睡
菴改寺為擲鉢禪院。白沙嶺至此十里。地
勢近平廣。映以竹柏。蔚以檉松。自成秀野。
乃飲靈錫泉。禮傑菴大師墓。出循石崖。清
流下湍。道路復夷。險相半。可六七里。至天
紳亭。西望九龍峰。泉飛九壘。重潭遞受。雲
濤奔雷。如怒猊扶石。聲震天地。山多飛瀑。
白龍則幽。而異鐵綫則竊而深。此獨懸河。

幻影集

卷中

十二

軒三字。山人取魚脩酒盡。歡明日。吳子返。
檀干許子。方子從太平。取道旌德。往南陵。
記七
是日。吳子別去。許子方子同東。踰片嶺。過
逍遙谿。望鵝鼻石。軒秀霞舉。下有綠竹。葱
翠如環。沿流上溯。復經十畝源。可十里。許
為松谷菴。此黃山之東。遊跡罕至。圖咏者
亦畧。轉洪潭橋。迤邐西嶺。迴視黃山。幾於
一步一顧。直上嶺巔。則見天都尊嚴。蓮花
疊秀。若鍊丹雲門。獅子始信諸峯。正廊道
元所云。騰雲冠峰。萬霞翼嶺。岫壑沖深。合
煙罩霧者也。蓋一攬而領黃山之總勢。欲
繪全圖。莫善於此。及抵崔嶺。踰四十里。入
旌德界。猶獲見天都蓮花獅子三峯。其他
已自或見或隱矣。是遊也。於晴而得山之
真。於雨而得山之靈。於霧而得山之化。於

風而得山之空。於雲而得山之幻。於露而得山之清。於煙而得山之態。於月而得山之神。黃山之大不可測。而所遇於天者。不真。有厚幸乎。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成連與至東海上蓬萊山。刺船而去。旬日伯牙四望。但聞海水洶湧。羣鳥悲鳴。仰天歎曰。先生能移我情。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伯昏無人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揖

幻影集

卷四

十四

禦寇而進之。觀一枝之微。多取神於山水。今余輩欲容身而遊。滿腹而去。正須坐卧十年。用資津逮。先是吳子以狎浪閣乃豐溪讀書地。吳子為留狎浪聯吟圖。許子忽遺一碧簪於丹臺。方子曰。是蘇子瞻所為解玉帶也。時正煮丹砂。眾共飲。許子因畫為丹臺煮茗圖。至獅子林地。已屬宛陵。方子笑謂許子曰。吾不敢乞此為湯沐地。他

日或以是為息壤可乎。言未畢。月出。始信峰秋光皎潔。因舉酒邀月。並飲至醉。方子又作獅林醉月圖。日必有記興。至有詩寄意。有圖知山靈不笑人寂寂。已因總計所得。令小奚負之而出。

幻影集

卷中

十五

遊天都峯記

休寧吳敬元青霞

大江之南以黃山為祖山而黃山諸峯中以天都峰為尊前頗硃砂後枕玉屏西望蓮花東臨紫石萬峰臚列遠近環侍如花攢簇不可名狀由硃砂菴上天都峰趾十五里步步入雲岩崑直上拔地聳天壁立萬仞側身仰視紫霧濛濛自山腰以上杳不可見才人名士鮮有至絕頂者予抵慈

幻影集

卷中

去

光寺訊寺僧峰徑僉云無路可上傳昔開山普門師每日午後即上峰頂燃天燈歸到慈光晚課未畢自茶毘後佛光久滅今合寺僧百六十人登者不過一二況遊者乎然予興勃勃不能自止且志載鑿鑿豈盡誣我遂益堅決適有樵夫過厂下見與僧問答掉頭叉手而笑曰是客真欲上天都耶曾採石耳至鯽魚背可導引也予喜

甚次晨短衣結機草屨裹糧偕一僧一童樵師背負大索而登是日節屆處暑山中早寒曉霧旋霽從一線天下轉出松門行抵峰趾即無路逕高崖斜平各掛石而上擲杖從東北懸巖西躡俯行半里微草細木稍可援藉過大士石石長數丈斜瞻色相莊嚴手有淨瓶瓶有小松後立鸚鵡石宛如也再上過犀牛石如望月然超一小

幻影集

卷中

去

崖東也斜行古苔濕滑涼露侵履約百武手受草木行東折而上跨危崖從崖脊轉向北壁度陡絕處復折出背遠西北行遇一崖壁高二丈許樵者垂索挽登又西斜上石稍平潤寬四五尺各就松根小憩寒猿吟秋紅葉掩映再折而南逕漸仄狹幾不容足下俯萬仞筍峰突出嶙嶙摩額面壁橫行踴虛趾實蟬那者幾五十步得一

小松抱而立。松南無遙高巖直立。俗呼為
闢王壁。志所謂蓮花壁也。樵人捫壁直上。
毫無懼色。壁濶數十丈。光淨頑實。無罅漏
處。半崖微腫如拳。乃垂大索。蟠結拳石上。
仰坐。以手抵壁。雙足盡力抵索。次第騰踏
而上。過一尖頂。石稍平坦。盤膝席坐。試嚼
松葉。以手指挑露吸之。香味清冽。傍西南
行至峭壁。層層摺疊。形若削蕉。手滑不可
挽。再倚樵得登。又行里許。東西二石橫亘。
相望長可十二丈。中斷三四尺。左軒右輊。
下視陰黑。鋒背稜聳。邊傍刻削如龍脊。鱗
起。即樵言所稱鯽魚背也。圍經稱石梁。又
曰天橋。景信不虛也。既高危。天風搖撼。青
霄之上。橫掛空虛。至此鮮有不股慄者。遂
蜿蜒剗度。騎脊蛙行。抵中斷處。俯身起立。
僧童先度。以手接予。幾欲撒手懸崖矣。南

上二百武。從松隙中穿過。流陰弄影。清露
自滴。松枝多雲霧。草亂絲。晨絲縷縷。遠望
如翠烟。然旋下一洞。洞有石牀。穿洞出復
上行。聽音樂鳥聲。如奏雲門。形類畫眉。嘴
短眼俊。翅如古錦。可愛。東折上行。又下一
洞。洞深八九丈。如小天井。有長石斜倚。初
疑是合抱枯木皮色。青蒼諦視。乃信是石。
左右各一竇。竇僅容身。洞上四望。陡絕無
置足處。穿右竇行出。迤邐東北。過大石盤。
寬平展拓。方圓可二十步。僧云。此仙人棋
盤石也。頂尚在亂石高峭處。遂下從石罅
入。甫翹趨左竇行。凡轉側穿兩罅。始出巖
際。從西南宛斜上。數百武。乃至絕頂。頂小
如一櫺。中平。西南有數峭石。參差架疊。普
門師燈石在西角。柱木橫斷巔上。此亦如
西來意。隻履遺留人間也。是時天宇秋澄。

幻影集

卷中

二十

浮雲淨盡遙望金陵阿育王浮屠頂光摩
日長江一線浮光動盪足練斜拋匡廬九
華天台天目想像烟際萬山俯伏一氣蒼
茫恨載肉凡軀未能御風而去也因犬嘯
數聲而下與僧童共採小松附樵人背上
復尋舊逕反覆迷失十數次乃過大石梁
反至前餐松葉處小坐欲題歲月於石然
紫苔陰黑旋即滅沒丹丘玉洞不容下界

人留姓字也還至蓮花壁花索面崖兩手
通換猿掛魁引較前登更十倍危險脚踏
實地猶必吃緊挽索扶壁而行過北直下
重度犀牛大士返照已沒暮山含紫晚鐘
流響新月生衣慨險境之欣逢遂奇遊之
夙願抵文殊院因索筆硯為記所歷或以
詔來者鼓勇而登之津筏云

黃山導幻影集卷一下

休寧汪璣彩五

愛山說七則

黃山之有松猶人之有鬚眉然支離天矯
尤人所愛聞初時天海萬松離立一望空
翠無涯其後剪伐殆盡今則丁丁無日不
聞且恐有碍人言暗將其根燒截以俟枯
仆此予遊曾目覩者按志載始信峯名松

幻影集

卷一下

一

七擾龍松最奇今并盜伐僅留接引松在
此日未知有一存者否小心坡上文殊院
左卧龍破石迎送諸松得不化者慈光文
殊僧共護力焉意為留客具也予謂樵人
取之幾何燔琴煮鬻冥頑險狠若是可勝
扼腕至小松長有一二尺及數寸稍有可
玩土人寺僧取供盆內為遊人出手物兼
重價構求出山者夫松托根石上全資烟

雲雨露故能。倔強蟠拏去彼巔崖。擁以沙土。姿態必無天然妙致。利之所趨。未必取之不竭也。奈何小者採而大者伐。坐視而莫之救。歟。吾恐鬚眉恣鑷。茲山不無減色耳。欲申禁護。是又新安宛陵風流賢太守力也。

尋邱歷壑。漱石枕流。亦各稟人趣向。未可強人同我好也。然人生一世。逐逐軟塵。或

幻影集

卷二

二

千里景慕。或近在數千百里中。農糧作一遊計。以自廣其胸襟。不必咏詩而妙境奔會。丘壑羅胸。靈根定生於方寸間矣。况湯泉大。可滌慮洗心。豈僅撲去面上三斗俗塵而已耶。近沈尚書登黃山。年已七十有八。今幡幡九十翁矣。山竊益壽。理或可徵。為汲汲人。寧無嚮往。

吾鄉人士。足跡未至黃山。往往命名自謂。

如天都山人。蓮峰居士。六六仙子之類。及峯巒有名者。無不割截而字焉。此在前人則可。今人效之。最為惡劣。且人未必倚山為重。而山反倚人為重者。如王漁洋尚書籍隸東魯。訪梅吳中。鄧尉見漁洋山。愛而名之。至今人山並傳。海宇膾炙重其人也。夫名山苟非其人。則山靈反蒙垢矣。其返躬自捫何。

幻影集

卷下

三

篆有國學石鼓。世所共珍。文有平淮西碑。人所傳誦。一存器一存辭。並傳千古。予登黃山。見碑版縱橫石澗。棄散沙土。深可慨焉。昔袁宏道由白嶽謂崖下碑碣填塞可厭。今葉汾湖遊廬山詩。有何來鄉里兒大書石上。刻陳陳汚巖。寶山竊遭辱墨之句。是存名適足以資獻猷耳。大名位人。經天緯地。題名石上。山川生色。此又不可一例。

論也。胸無瀾瀾切莫妄爲。予又嘗考名人遊山其詩鮮藏真跡於其地而後遊人往往藉爲口實名固不可有心求也。况峭壁巉崖自有天然真態架梯懸鑿得無損山面目乎。夫詩人遊山詩苟可傳當載已集即不自秘以侔同好所用碑石橫二尺高半之書以小楷雅有結構嵌於僧廊菴壁作名山歲可也。毋作飛舞草書一揮數石。

幻影集

卷二下

四

人夫縉挽鑲嵌勝處一經後人評論久久爲砂礫中物矣。至流俗塗蠅粉壁刮竹書青令人惡不可耐識者尤深戒之。

汾湖葉已畦先生詩文全集載追記廬山黃山兩遊云遊黃無詩文及見讀黃合志沈歸愚先生跋言汾湖在黃山成遊記十篇詩三十餘篇然必有見而云一無一有所說互異予竊謂汾湖遊時豈無詩文哉。

蓋汾湖詩原立意曰生新深陳腐庸熟務掃盡淨是必見山志詩文之多及遊人所歷必刻吟舛爲贈人具篇篇道慳語語言奇其心恥學人牙後慧故已作束而藏之不載全集曰無詩文以自別焉。集中只載黃山吟送孫無言歸山一首今錄於左然生其地而未登者爲所齟齬風雅解人固不應耿耿爾。

幻影集

卷二下

五

黃山吟送孫無言歸山

葉燮

我聞黃山奇傳述侈盈耳綠慳兩芒屨每飯懷耿爾昨歲吾友來云有便帆指擊榜發錢江酌酒客星溪陂陲歷千峯繫渡屯溪市仰睇蒼蒼間慳狀攪漢起橫破半碧落云是黃山矣此地距山麓尚一百廿里振筇踴躍行束縵并襍被同心四五人推挽手相以目駭啞爾瞠攀躋慄神鬼始陟

湯口泉朱砂峰菴倚青巒躡山掌名峯駢
駢五角梯漸升老人頂只少聲歎唯是惟
山之腰豁見天都魏環峰三百六禹簡莫
能紀出險驕捷猿梯空晒竄鼠金剛肚可
怪閻王壁詎抵陰皆極處雲棧縱千步股戰口
徒哆鬼工佐飛騰直踏蓮花蕊峰頂尋丈
裊始悟真宰倖日月亦何心似來授其履
萬狀圍金碧衆皴委如駛扶輿不能忍啓

發一洗新安恥諸公壯具事贈言一何侈
檐簷携之歸此外皆塵滓孫子歸黃山長
揖謝諸子
汾湖將遠遊裁者別同人有詩序劉佳并
錄余生平好名山水如同饑渴岱宗嵩
少匡廬黃山曾陟焉而得其勝獨未登太
華峨眉為憾今年已七十倘復遷延不往
其不為終身疚乎決於今春奮然出門以
畢此願諸同人咸以為駭且曰未聞年七
十而遠遊者不為身計耶余曰人之壽夭
固不可以年豫計且余此行原不決望生
還余回想七十年來憂患險阻無境不歷
每誦孟夫子生憂死樂之言信其理之必
然余一身之外無毫髮足繫戀倘獲長逝
於削成萬仞雪嶺天半丹崖翠壁古剎名
藍之間當便埋此題一碣曰有吳橫山山

人葉子之墓。斯願長卑矣。定遠之生入玉門不敢必也。令威之鶴歸華表。其庶幾乎。敬賦短章。用告同志。詩六首。選二。蕉麻循環七十年。醉醒夢覺總茫然。吳宮花草從無分。一擔窮愁到處緣。歷數行藏似海漚。支離我喪我身謀。而今莫說團圓話。封得我眉雪一坵。

幼影集

卷下

坐卧受此秘福。惜地處荒寒。僧多菜色。密到以磨腐客。以遠近奉香信者為款。因能廣種福田故也。昔之狎浪閣響雪亭。祥符寺桃花源。俱為蛟水所敗。今已不存。遊人先至青鸞峰。入前海宿。必茅蓬。因近湯泉便耳。然僧人各自存畛域。如已至文殊院宿。次日往蓮花溝。登始信峰。宿師林者。僧必多方托以境險阻之意。謂居停不久。取

之薄也。遊人當會其所欲。而稍遂之以行。至由九龍潭宿師林。榔鉢院者。當亦如是。然托宿梵地。無不有檀施簿。向投此是。律門通病。遊人小劫耳。

取逕有二道。一由新安府治起程。道經潛口芳村。南源河至湯口入山。中有石礮。由休寧縣起程。道經余村。高橋。江村。大河。橋亦至湯口入山。中有雙嶺。兩處路程。

幼影集

卷一

九

休寧平坦。遊人各自擇近。然勻三日行。則早到山。無匆忙步矣。否則二日可至。遊人下江水程而上者。取道漁梁。喚肩輿。便不必水程。直至屯溪而渡道也。因汾湖有繫遊履同心。不在多人。慎無強拉。煞風景。漢恐中途多嗟怨耳。輿夫每人或二三名。已視身肥手勿忘携杖。足須布底鞋。皮底登山。履則足。僮僕健步。從一二人。酒樽食物。隨

身服用約輕重多寡。催熟遊一人。是依倚焉。

幻影集

卷下

十

黃山導題辭集唐

汪璠

黃山

一觀如幻自忘筌。三十六峯猶眼前。披霄決漢出沆瀣。只言容易得神仙。

雲海

萬峰交掩一峯開。石作蓮花雲作臺。山頭山下須臾滿。聞歌始覺有人來。

幻影集

卷二

二

廬綸

李白

王冷然

王昌齡

軒轅臺

軒轅黃帝初得仙。千變萬化在眼前。回頭瞪目時一看。玉洞幽尋更是天。

顧況

任華

李頎

薛曜

老人峰

羣仙指此為我說。未有天地先融結。老人也欲上山去。湧出一峰青帶綠。

李益 曹鄴 顧况 竇庠

幻影集四首

萬壑千峯獨閉門。靜觀群動亦無言。殊形怪狀不易說。吟想峭絕愁精魂。

劉長卿 武元衡 竇冀 劉禹錫

雲峰栽我我自水。雪遠烟空翠時明。滅居然畫中見真態。工夫妙麗實奇絕。

李頎 李白 獨孤及 裴諧

幻影集

卷下

十二

亦選工夫亦選奇。才非天授學非師。請君細看風流意。心愛當年才子詩。

王涯 歐陽詹 張旭 劉禹錫

饑食松花渴飲泉。詩家才子酒家仙。何人盡得天生態。雲影山光盡宛然。

盧綸 趙嘏 薛能 李玖

三峽長江圖代李杜神影三首

白帝城邊樹色秋。烟波江上使人愁。十二

碧峯何處所。青山萬里一孤舟。

李白 崔顥 劉禹錫 賈至

李白乘舟將欲行。瀼西春水穀紋生。借將前筆真儀比。轉見千秋萬古情。

李白 劉禹錫 徐黃 杜甫

翰林工部欲何裨。只向詩中寫取真。至今祠畔猿啼月。天地無情亦愛人。

竇羣 段成式 汪遵 劉長卿

幻影集

卷二

十三

羽袖飄飄杳夜風。倚樓人在月明中。今日始知天有意。青山明月不曾空。

許渾 趙嘏 李旭 王昌齡

月照高樓一曲歌。浮雲流水竟如何。見欲扁舟搖蕩去。春風不改舊時波。

溫庭筠 劉滄 陸龜蒙 賀知章

瀼西草堂二首

瀼西草堂二首

蕙帶麻襦食州堂。乍吞忠梗沒滄浪。白日

不照耒陽縣山水。虛言是故鄉。

韓翃 注 遵 崔 珣 皮 日 休

杜甫天才頗絕倫。圖時應倍用心神。從此

蜀江烟月夜。會須重賞昔年春。

元正 伍 喬 裴 澈 徐 鉉

高青丘先生二首 念子才多命且奇。一篇投弔尚應知。可能

幻影集 卷下 一四

有事關心後。貧守蓬茅但賦詩。

徐鉉 徐鉉 錯 無名氏 黃崇嘏

罷吟鸚鵡艸芊芊。故去新來感自然。恐是

天仙謫人世。文章枝葉五雲邊。

譚用之 劉 魚 白居易 沈亞之

王漁洋先生二首 一

氣秀神閑香莫群。再三吟味向秋雲。郢人

斤斲無痕跡。寤寐相思如對君。

李中 徐鉉 劉禹錫 白居易

孤情峭拔凌清秋。節竹紗巾處處遊。三十

六峰詩酒思也。須圖畫取風流。

歐陽炯 徐鉉 姚合 曹松

張南華先生二首

詩情冷瘦滴秋鮮。千仞峰頭一謫仙。行盡

杳冥青嶂外。共師文字有因緣。

王建 施肩吾 李紳 姚合

幻影集 卷下 十五

往指搜羅妙入神。自然無點又無塵。憑君

畫取江南勝。七里灘西片月新。

徐鉉 朱慶餘 張祜 雍陶

沈歸愚先生二首

晚達多因性好山。逍遙心地得閑閑。高名

大位能無有。更覺風流不可攀。

顧曼熊 錢起 劉禹錫 趙嘏

草堂虛灑待高真。巖壑何嘗是隱淪。惟有

詩人能解愛。耕月耕烟水。國春

温飛卿 皮日休 白居易 徐 夔

默音集述懷八首

平生志業在琴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口宣

微家不思議。終日歌眠觀四如。

楊志堅 杜 甫 曹 松 顧 况

九衢塵裏一書生。小隱堪忘世上情。隨分

自安心自斷。我於儒行也修行。

幻影集

卷二

上六

鄭 祭 高 駢 白居易 和 凝

四十無聞懶慢身。靜中猶得保天真。一卷

素書消永日。薜衣耕鑿

帝堯人

戴叔倫 徐 夔 劉禹錫 沈佺期

笋皮笠子荷葉衣。盡日吟詩坐忍飢。怪來

雅韻清無敵。湖水當門白鳥飛。

高 適 王 建 許 渾 陳 羽

山為宅。今州為堂。儼有真風。福此方多著。

黃金何處買。古來僞父愛吳鄉。

盧鴻一 和 凝 徐 夔 皮日休

孤雲出岫本無依。靜倚楓根坐釣磯。盡日

無人共言語。五湖烟水獨忘機。

劉禹錫 皮日休 元 正 温庭筠

一二三四五六七。百年三萬六千日。不作

詩魔。即酒顛。畫中留得清虛質。

幻影集

卷二

上六

羅 隱 李 白 劉禹錫 鮑 溶

春仲秋風老此身。尚憐兒女未成人。勞心

苦力終無恨。谷口耕田學子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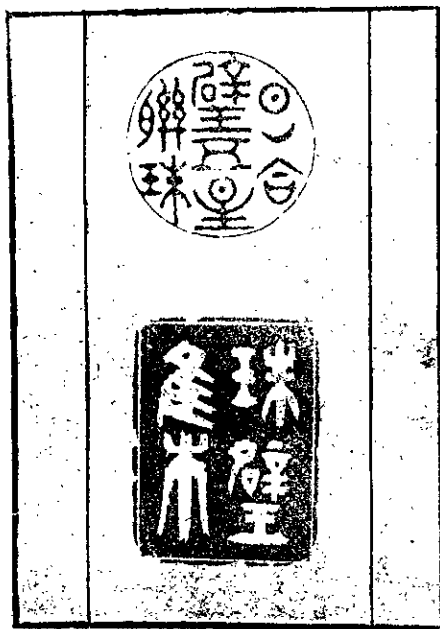
劉 商 司空曙 高 適 劉長卿

石集唐絕句三十一首。汪子於書成發

印時。一晝夜鉤索而成。因入幻影集。未

自愧雕虫末技。不足為當代所重。聊

幻一為之。与此山此書增佳話云。



恭讀



御製歸愚詩鈔序言

陶鑄乎李杜伯仲

乎高王矣以句此

黃山導珠唐書不

四乎者李杜青正

唐明出冠而漁洋

為

國朝巨擘一經

審定萬世師承宋腐

元鱗俱不與焉璣

潛心諷詠雖米探

聞奧心竊嚮往嘗

黃山導珠壁集序

二

考黃山詩始見青

蓮青正漁洋未經

親歷集有投贈夢

遊諸位獨浣苔闕

焉因集杜以補并

繪圖像兼彙茲

朝名家題句之尤者

撮為一集而以張

黃山導珠壁集序

三

南華全詩終止名

曰珠壁俾後遊如

想望文采以導風

雅云

書

乾隆二十六年正

月元日欣逢日月

合璧五星聯珠之

黃山導珠集序

四

瑤汪璣敬書於一

鷗州堂



黃山導珠集目錄

卷二首

三峽長江圖

三峽長江圖代李杜神影說

調張籍

李白謫仙詩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珠璧集目錄

戲效元遺山論詩絕句二首

李白

采石磯

李白填詞

采石弔李翰林墓

題杜文貞公南池新祠

汪璣

韓愈

蘇軾

蘇軾

王士正

王錫

尤侗

沈樹本

程文正

盛錦

讀杜詩

沈欽圻

杜曲謁工部祠

屈紹隆

杜少陵墓

劉青藜

題杜文貞公小像

吳廷華

少陵卮堂

錢源來

詩話二則

沈德潛

采石太白樓圖

黃山

李白

珠璧集目錄

黃山聞吳吟

李白

采石太白樓觀蕭尺木畫壁歌

王士正

登采石磯太白樓觀蕭尺木畫壁歌

田雯

飲太白酒樓醉後走筆成篇

顧大中

題太白樓

黃子雲

瀋西卮堂圖

發慈光寺至文殊院集杜

暮春題瀋西新賃卮堂屋五首

高青邱先生像

瀋西卮堂五首

高青邱先生像

送曹生歸新安山中

高啟

珠璧集目錄

青邱子歌

高啟

王漁洋先生像

送孫無言歸黃山

王士正

夢與唐祖命遊黃山

古詩一首贈王貽上

漁洋詩話一則

錢謙益

沈德潛

三峽長江圖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
一日還
两岸猿聲啼不住
輕舟已過萬重山
霜落
荊門烟樹空布帆無樣掛
秋風此行不爲鱸魚膾自
愛名山入剡中
石湖書

三峽長江圖

玉露凋傷杞菊共巫山巫峽
氣蕭森
江間波浪兼天湧
塞上風雲接地陰
叢菊爲
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
六衣露
催刀尺白帝城
高急暮砧
秋興八首之一 堪書

三

詩家僊聖

我來竟何事高卧沙上城
城邊有古樹
日夕逢秋病
病不可醉
齊歌空復情
思君若汶水浩蕩寄南征
李白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
清新庾開府
俊逸鮑參軍
渭北春未盡
秦東日暮雲
仍時一樣泥重與細論
文杜甫

三峽長江圖代李杜神影說

李杜文章光燦萬丈豈藉神影而傳今太白之酒樓少陵之草堂名垂萬古皆有肖像丰采想爾爾然自唐及今屈指千年求諸鬚眉面目展轉臨摹失直遠矣予家藏有天下名山記內有三峽采石懷西諸圖是青蓮浣花居停往來地按其詩篇萍踪浪跡長江一帶掩映為多於是命畫師

珠璧集

卷三首

四

重募入黃山導取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意懸月於東山之上揚颿於大江之中領神於意象之外即此是仙聖面目誰曰不然李詩如渡遠荆門外來從楚國遊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月下飛天鏡雲生結海樓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牛渚西江夜青天無片雲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明朝掛

帆去楓葉落紛紛杜詩如風林纖月

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艸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諸篇皆取神於來月泛舟予夢弟其詩意摹其神韵此一輪秋月即謫仙浣花之須眉面目

珠璧集

卷三首

五

也三峽流泉是青蓮少陵之倒瀉詞源也數葉扁舟載太白子美之罇壘筆硯也乘興或泛此須彌之舟於廣寒宮內遂斫桂佳謀天姥峰頭了夢遊宿願或踏雪於我翁或訪梅於羅浮或觀瀑於匡廬或聽樂於武彝或乘風於雁湖步天台之石梁或泛海於黃山踐當年之舊約是一生好入名山之至樂也世有其人請上此舟為對

華蕩漿之役

調張籍

韓愈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諉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舉頭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摩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惟此兩夫子，家居率荒涼。帝欲長吟哦，故

珠璣集

卷三

六

遣起且僂，剪翎送籠中。使看百鳥翔，平生千萬篇。金雞垂琳琅，仙宮勅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泰山一豪芒，我願生兩翅，捕逐出八荒。精誠忽交通，百怪入我腸。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騰身跨汗漫，不著織女裳。顧語地上友，經營無太忙。乞君飛霞珮，與我高頡頏。

李白謫仙詩

蘇軾

我居青空裏，君隱黃埃中。聲形不相弔，心事難形容。欲乘明月光，訪君開素懷。天盃飲清露，展翼登蓬萊。佳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對面一笑語，共躡金鰲頭。絳宮樓閣百千仞，霞衣誰與雲煙浮。

次韻張安道讀杜詩

大雅初微缺，流風因暴豪。張為詞客賦，變

珠璣集

卷三

七

作楚臣騷，展轉更崩壞。紛綸閼俊髦，地偏藩怪產。源失亂狂瀾，粉黛迷真色。魚鰕易莽牢，誰知杜陵傑。名與謫仙高，掃地收千軌。爭標看兩艘，詩人例艱苦。天意遣奔逃，塵暗人亡鹿。漢魏帝斬鼉，艱危思李牧。述作謝王褒，失意各千里。哀鳴聞九皋，騎鯨遁滄海。將虎得綈袍，巨筆屠龍手。微官似馬曹，迂疎無事業。醉飽死遊遨，簡牘儀型

在兒童篆刻勞。今誰主文字。公合抱旌旄。
開卷遙相憶。知音兩不遭。般斤思郢質。鯢
化陋僚濠。恨我無佳句。時蒙弦白醪。殷勤
理黃菊。未遣沒蓬蒿。

國朝名人題李杜詩集選

戲效元遺山論詩絕句二首

新城王士正題上

青蓮才筆九州橫。六代深哇總廢聲。白紵

珠璧集

卷二

八

青山魂鬼在一生。低首謝宣城。

杜家箋傳太紛拏。虞趙諸賢盡守株。苦為

南華求向郭。前惟山谷後錢盧。

李白

仁和王錫百朋

誰道謫仙在。臺情托舉觴。目無高力士。心

識郭汾陽。

采石磯

長洲尤

珎謹庸

李白昔醉酒。曾遊采石磯。磯流一何急。弄

月不知歸。山樹色猶古。江濤聲未稀。我來
懷勝跡。怡悵對清暉。

李白填詞

歸安

沈樹木

花前承旨筆如飛。三閩新詞萬古稀。被酒
不忘規。諷意故將燕瘦比環肥。

采石弔李翰林墓

江都

程文正范邨

蒼蒼松柏繞層岑。謝眺青山莫翰林。天子

珠璧集

卷二

九

呼來猶得謗世人。欲殺亦知音。烟迷暮香

漁樵路。月照樓空江海心。鸚鵡鷓鴣杯勺

好。死生有約酒星沉。

題杜文貞公南池新祠

吳縣盛

錦庭堅

浣花遊跡寄南池。洗馬鳴蟬感昔時。遇主

名高三禮賦。懷人心折。哀詩鑄同賈島

應呼佛。繡比平原合買絲。玉貌仰瞻如舊

識憶曾親拜州堂祠肖沈某園侍御建

兩入蜀至下

讀杜詩

長洲沈欽圻得與

誰續詩三百遙遙見此人亂離身遍歷忠

愛性獨真吐屬經千鍊風華寓五倫後來

問途者舍是恐迷津

杜曲謁工部祠

番禺屈紹隆翁山

城南韋杜滿川濱工部千秋廟貌新一代

珠璧集

卷三首

十

悲歌成國史二南風化在詩人少陵原上

花含日皇子坡前鳥美春稷契平生空自

許誰知詞客有經綸

杜少陵墓

襄城劉青藜太乙

萬里清明節回頭憶北邙可憐出巫峽曾

未到襄陽故國三千里羈魂二十霜蹉跎

稷契志終古恨茫茫

題杜文貞公小像

仁和吳廷華中林

長樂坡前白讖甫自注飯顆山唐

緣作詩苦我聞斯言不謂然是亦群兒謫

傷語三人各瘦公有云諸弟豈盡能詩人

唐書文苑傳可考喪亂饑饉叢公身自公

蒞官天寶季漁陽鼙鼓勢何熾臨賊歸來

驚所親老瘦當知從此始乾坤瘡痍勞至

尊蒼茫家室空柴門三年奔走益潦倒一

珠璧集

卷三首

二

身皮骨嗟空存我讀公詩見大略浩氣縱

橫非束縛况聞下筆如有神豪吟安得身

如削披圖恍遇山澤癯聊存詩案明其誣

聞說李侯亦顯顙千首敏捷終何如

一鷗亭詩話此固正論試舉工部知君

苦思緣詩瘦句証之又一說矣

少陵州堂

嘉善錢源來清許

飄泊干戈後為堂傍水涯三巴五畝住

古一詩家無復臨江樹猶存覆地花危樓
當北斗想像望京華

詩話二則

沈德潛

太白想落天外局自變生大江無風濤浪
自湧白雲舒卷從風變滅此殆天授非人
力也讀李詩者於雄快之中得其深遠宕
逸之神才是謫仙人面目

其二

珠璧集

卷三

三

少陵歌行如建章之宮千門萬戶如鉅鹿
之戰諸侯皆從壁上觀膝行而前不敢仰
視如大海之水長風鼓浪揚泥沙而舞怪
物靈蠢畢集與太白各不相似而各造其
極太白以高勝少陵以大勝執金鼓而抗
顏行後人那能鼎足前人論少陵詩者
多矣至嚴滄浪則云憲章漢魏而取材於
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先輩所謂集大成者

也孫器之化之周公禮樂斯為萬論

珠璧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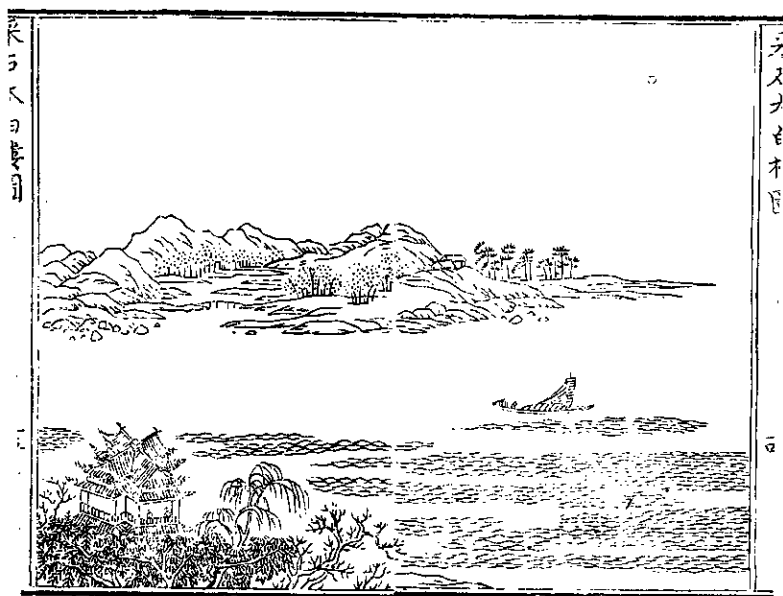
卷三

三

采石太白樓圖

采石太白樓圖

史



李青蓮先生詩

黃山

黃山四千仞。三十二蓮峰。丹崖夾古桂。蒼
葛金芙蓉。伊昔升絕頂。下窺天目松。仙人
煉玉霞。羽化留餘踪。亦聞溫白雪。獨注今
相逢。採秀辭五嶽。丹崖列萬重。歸休白鶴
嶺。渴飲丹砂井。鳳吹時時來。雲車爾當整。
去去陵陽東。行行芳桂叢。迴溪十六度。碧
璋壁。晴空他日還相訪。乘蹻躡綵虹。

卷六

黃山開吳吟

昨夜誰為吳會吟。風生萬壑振空林。龍驚
不敢水中卧。猿嘯時聞岩下音。我宿黃山
碧溪月。聽之却罷松間琴。朝來果是滄洲
逸。沽酒提壺飯霜栗。半酣更發江海聲。客
愁盡向杯中失。

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
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白風
苦里。這秋雅對此可以酣高樓
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詩又
清發。俱懷逸興壯思飛。欲上青天
覽明月。抽刀斷水。更流舉
杯消愁。更愁人。坐在此不
能。竟明朝。散髮弄扁舟。 為

采石太白樓觀蕭尺木畫壁歌

新城王士正 貽上

落帆向牛渚直上太白樓錦袍烏帽太蕭
洒迴看四壁風颭颭蕭生何年畫此雪色
壁峰巒出沒烟密稠元氣淋漓真宰妬江
湖瀕洞蛟龍愁吳觀越觀上海日蒼烟九
點橫齊州祝融諸峰配朱鳥瀟湘洞庭放
遠遊峨眉雪照巫峽水匡廬瀑下彭湖流

珠璧集

卷三

七

頃與使我行萬里驚如怒華凌清秋我生
瀕隅近岱畝西遊曾上瞿塘舟昨登五老
美瀑布却臨三峽窺龍湫七十二峯身未
到蒼梧已畧天南頭太白遊踪遍四海晚
愛青山采石聊淹留丈夫當為黃鵠舉下
視燕雀徒啾啾尺木名雲從當塗人畫泰
樓壁中間點過四大名山後隨肩筆一東
然後將自已遊歷所至與太白比並仍歸
謹嚴俱有

登采石磯太白樓觀蕭尺木畫壁歌

德州田 雯 綸霞

太白樓上秋風寒采石磯下波連山長康
不作僧繚死何人攫美秋毫端力挽萬牛
肅兩虎初衣跋扈青冥間四壁四山拔地
起直從十指生烟巒峨眉匡廬兩對峙西
華東岱同躋攀巨靈夸娥日月走坤位乾
寶神鬼盤屋角雷雨勢飛動牆根澗壑聲

珠璧集

卷三

七

潺湲牛渚白紵如蟻垤天光破碎滄溟寬
藍陳蕭憚稱大手前追董巨凌荆關尺木
老人更奇絕身駕大海騎虬鸞秋來放眼
忘遠涉憑陵萬里開心顏寺徑濛濛松杉
雨蘆花冥冥龍鬣灘顧盼無人相娛賞高
呼太白騎鯨還地可匹漁洋作一結
飲太白酒樓醉後走筆成篇

華亭 顧大申 震雅

嗚呼太白爾何遊。應在飄飄碧落之倒景。
芙蓉白玉之仙樓。乘雲抱氣躡箕斗。駭矯
泥漢騎長蛇。世人即之香難求。但見朱軒
繡栢環城頭。試宗歷歷青樓面。黃河西來
淨如練。七十二君等飛電地老。天荒出酒
人狂歌。直與天為鄰。上殿投筆力士嘆。背
負鹽鼎誰相存。就中賞音賀季真。獨抱麴
藥看浮雲。登樓日醉忘其身。西風野火衰
珠壁集

卷三

元

草死由來毫貴盡。如此我今把盞揖君起。
相與酌酒問濟水。古今醉醒那終始。何不
高步窮嶺嶺。摘取列星當酒錢。斟酌海水
常不乾。閒襟痛飲樓之巔。醉呼黃鶴迴青
天。

半有仙氣

一鷗亭詩話此山東任城太白酒樓孔
巢父觴情遊於此

題太白樓

崑山黃子雲士龍

文章睥睨世無敵。湖海飄零氣轉邁。六代
詩壇餘此席。一江春色獨登樓。為君天特
開青嶂題辭人。今亦白頭猶有浣花祠。屋
在懷鉛直欲錦城遊。全在對偶軟側處見
已在也一結即乃兩願即學孔子意
題得此詩直如崔顯題詩在上頭矣

四詩評語沈註

一鷗亭詩話樓踞江山形勝名標萬古
詩仙須具十分搏象力量方可題詩上

珠壁集

卷三

二

頭如王新城田德州顧華亭三家不愧
樓中侍酒矣。惜告新安太白酒樓未覩
雄奇之作。尺木老人品藝。兼優非此樓
不足以償其筆。予家約齋。患有山水一
軸。青遠蕭疎。迥非亂真。當是中年之作
自題上方古詩附錄於此。昔年學畫
山。歷今復廿四樹。隱黯淡中寒雲。在巖
峙松風。沸湖濱。遠近成幽勢。所以世外

人棲心守清閑余今開八袞故舊多遐
棄是處投文竿江海任恣肆尾跋偶
檢漱麓之畫係管拙筆所作大勝於今
知老而鈍也觀此詩復清真書宗右軍
具鄭虔三絕不獨畫擅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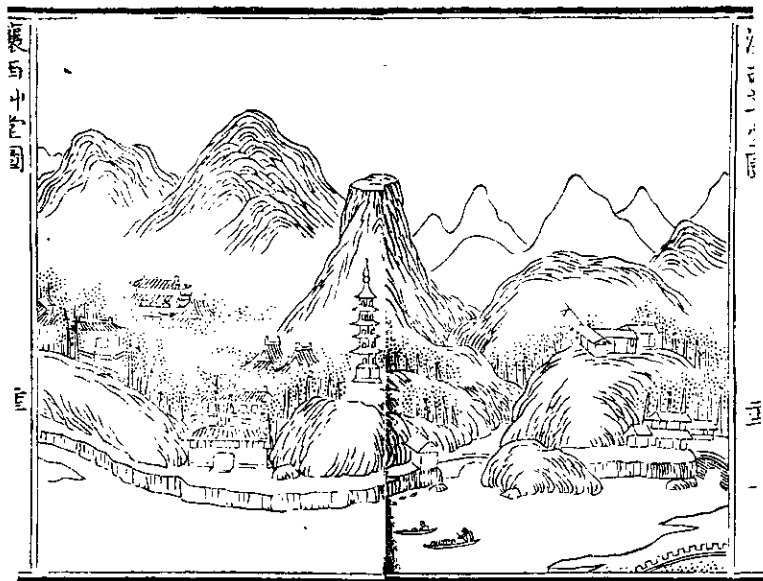
珠璣集

卷三首

五

襄西艸堂圖

襄西艸堂圖



孤舟登瀛西回首望
 崖東堪乾旱下其氣
 秋林紫長影
 沒窮窈窕先散餘輝
 大江蟠嵌根歸海成
 一家下衝割坤
 軸缺壁攢鐘薛蕭沉
 秋色氣昏埋日車映
 月自此始最
 實客浮金禹功瑚造
 化疏鑿就散斜巨渠
 決太古根水為
 長蛇風烟渺望窮舟
 楫通燕秦錢上遠遊
 子執持混泥沙
 若物附存性約才不
 顧奢茅棘蓋一赤清
 池有餘花濁醪
 與脫粟在眼無咨嗟
 山荒人民少地僻日
 夕佳貧賤固其
 常富貴任生涯也於
 干戈際宅幸逢華邇
 石亂上雲霓杉
 清迢迢華賞耕又分
 外理愜夫何誇是了
 無夕年鼓居高
 士羞出此勤平修理
 有猗基霞 甫

一鷗亭集杜

發慈光寺至文殊院 汪璠

巖行騰秀氣山谷勢多端蓮峰望忽聞徑
摩宮蒼蟠梯石結構牢風冽手足寒三步
六蹶呼九萬一朝搏竚立久吁怪超然俾
壯觀得匪合仙術王喬下天壇回首白雲
間莽莽萬重山絕壁無尺土可望不可攀
紛披長松倒近身皆鳥道晤語契深心贊

珠璧集

卷首

三

公釋門老雅欲遁自然方期拾瑤草

縹緲天山谷嶽蓮峰喜遠行徑摩鐵堂

梯石關風冽水會三步將種秋葉

背陽得匪王喬回首九日奉寄莽

莽泰州絕壁龍門可望前出紛披宮成

近身語語贊公房贊公上人贊雅欲題

草江外方期贈李

一鷗亭集杜詩話

自梁武新安大好山水之稱而黃山詩始
見於青蓮宋元以來考之鮮有登其巔者
明代才人國朝名士裹糧往遊指不勝
屈載諸篇章鐫之岩石摹入畫圖遍搜林
泉面目可云繪事工殊絕矣然已不出具
於前人四字額中駭歎之餘毋庸更立語
言文字獨惜浣花千古詩聖僅造其極觀

珠璧集

卷三

三五

峰雲之奇松石之怪使世人無識此理者

發而為詩必較秦州同谷諸作并臻絕妙

豈不為名山更增一韵事乎予已卯秋獨

往遊焉於文殊頂得絕杜一首自知擲檣

割裁裁錦負賤跡涉於安不免貽譏大家

杜老有知神遊天都或以解人許我補茲

山之缺陷云石湖汪璠集并識

工部自題瀋西州屋詩錄左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
花能幾時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戰伐
何由定哀傷不在茲

此邦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
生靡庶羣畏人江北仲旅食漢西雲萬里
已淪曲三年實飽聞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身世雙蓬鬢乾
珠璧集

卷三首

二六

坤一艸亭哀歌時自短醉舞為誰醒細雨
荷鉏立江猿吟翠屏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
生即有涯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喪亂
丹心破王臣未一家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未息豺狼鬪空
慙鵝鷺行時危人事急風逆羽毛傷落日
悲江漢中宵淚滿床

謁瀼西祠

首

新城王士正 貽上

萬古瀼西宅斜連峽口關高雲魚復縣秋
水麝香山老作諸侯客心依供奉班樊川
臨素澹遺恨不生還

白髮三川客新詩百鍊功飄零逐猿鳥得
失感雞蟲弟妹干戈裏朝廷涕淚中浣花
形勝地回首雪山風

浩劫遺祠在依然白帝城岼連巫峽影門
珠璧集

卷三首

二七

對蜀江聲太息隆中業平生庾信情艱難
詩萬首夔府至今名

已見浮三峽還憐到九疑湘娥何處是楚
客至今悲槎係南溪近天連北斗垂江陵
空望幸愁絕侍臣詩

欲去頻迴首停舟灩澦堆東屯渺雲水西
閣蒼蒿萊感事悲諸將懷人賦八哀昆明
遺碣在落葉滿蒼苔

青 生 先 像



青丘子像

笑

明詩之昌如匯九江而公
濫觴其起正始若康莊軌
而公嚆矢辭冕難殫莫以
天全而竟死冤杳狀月青
可憐者形不泯者名

無名氏題 汪璣敬摹



高青邱先生詩

送曹生歸新安山中

黃山西來九華連。巖洞翕忽通雲烟。白鵝
嶺下煉丹處。瑤草獨秀今千年。三十二峰
在青天。仰面歷數舉馬鞭。高林雜樹俱未
識。風雨一過俱蔥芊。山中何物尤可憐。秋
禽幽鳴巧如絃。路迴澗阻似無地。中有詩
藥千家田。雲間雞犬隔流水。居人彷彿皆
神仙。我欲窮遊久無緣。羨君忽去尋歸船。
猿聲兩岫溪幾曲。白沙明月相迴沿。到時
西峰草堂前。應有携酒來華顛。山人不喜
說朝市。但說久別情依然。塵埃舊褐便可
脫。濯費十斛山中泉。為予淨掃石上葉。早
晚有意來高眠。

珠璧集

卷三

三九

青丘子歌

高啓

青丘子。腥而清。本是五雲閣下之仙卿。何
年降謫在世間。向人不道姓與名。躡屩厭
遠遊。荷鋤嬾躬耕。有劒任羞澀。有書任縱
橫。不肯折臂為五斗米。不肯掉臂下七十
城。但好覓詩句。自吟自酬賡。田間曳杖復
帶索。旁人不識笑且輕。謂是曾迂儒。楚狂
生。青邱子聞之不介意。吟聲出吻不絕。吟
珠璧集 卷三首 辛

比排崢嶸。靄靄晴雲披。軋軋凍草萌。高攀
天根探月窟。犀照牛渚萬怪呈。妙意俄同
鬼神會。佳景每與江山爭。星虹助光氣。煙
露滋華英。聽音偕韶樂。咀味得大羹。世間
無物為我娛。自出金石相轟鏗。江邊茆屋
風雨晴。閉門睡足詩初成。叩壺自高歌。不
顧俗耳驚。欲呼君山老父携諸仙。所弄之
長笛和我此歌吹。月明但愁歎。忽波浪起
珠璧集 卷三首 壬

鳥獸駭。叫山搖崩。天帝聞之怒。下遣白鶴
迎。不容在世作狡獪。復結飛佩還瑤京。

陳 輝 生 贊 像



漁洋山人像

三

方以厚所植處外冥其跡
納衆深而洪纖不遺冠群
言而聚精成淡身著朝衫
頭戴笠孟縣眉山其標格
三百丰來無此客
宛陵樸庵題汪璩敬摹

王漁洋先生詩

送孫無言歸黃山四首錄三

昨夢黃山碧溪月白雲三十六峰深朝來
却送滄洲逸興發還為吳翁吟
未能採藥入青城且倚浮邱過此生知君
西渡松明水已有群仙抗手迎
硃砂湯口三千頃玉筍凌空一萬株更問
黃山奇絕處天都瀑布勝匡廬

珠璧集

卷三首

三

夢與唐祖命遊黃山
昨宵山中駕咫尺窮黃海夢裏軒轅臺迨
迨復何在

古詩一首贈王貽上 錢謙益

風輪持大地擊颺為風謡吹萬聲遠古唐
歌暢唐姚朱絃汜漢魏麗藻沿六朝有唐
盛詞賦貞符彙元包百霸聽驅使萬象窮
鏤雕千燈成一光異曲皆同調彼哉談談
者穿穴分科條初盛別中晚畫地成狴牢
妙悟掠影響指注闕釐毫麗天醢雞覆井
月癡猿號化為劣詩魔飛精入府焦窮老
珠璣集 卷三奇 三五

蔽蔀屋不得瞻沈寒正始日已遠詞苑雜
莠苗獻吉才雄驚學杜鋪醕糟仲默俊逸
人放言嘗謝陶考辭競嘈囂懷響歸浮漂
江河久雍決鳳濤亦騰鶩公絃取偏張苦
調搜咽噍鳥空而鼠即厥咎為詩詠喪亂
亦云臙詩病不可瘳川譬彼膏肓疾傳梁
非一朝嗚呼杜與韓萬古垂斗杓北征南
山詩泰華爭崔嵬流傳到於今不得免傲

珠璣集

卷三奇

三五

嘲況乃唐後人嗤嗤誰能跳窮子抵尺璧
凍人裂復陶熠燿點須彌可為渠畧標昌
黎箴群兒少陵訶汝曹嗟我老無力掩耳
任叫呌王君起東海七葉光漢貂騏驎奮
蹴踏萬馬暗不驕識字函雅故審樂辨蕭
韶落紙為歌詩絳雲卷青霄自顧骨骼馬
創殘卧東郊敢云老識路昏忘暫招邀河
源出星海東流日滔滔誰蹶巨霸掌一手
埋崩濤古學喪根幹流俗沸蟾蜍偽體不
別裁無以親風騷珠林既深深玉河復迢
迢方當剪榛桔未可榮蘭若瓦缶正雷鳴
君其信所操勿以獨角麟婢彼萬牛毛伊
余久歸佛緒經守僧寮根觸為此諒狂言
放調刀無乃禪病發放筆自抑擻起挑常
明燈懺除坐寒宵

漁洋詩話一則

沈德潛

漁洋少歲即見重於牧齋尚書。後學殖日富。聲望日高。宇內尊為詩壇圭臬。突過黃初。終其身無異辭。身後多毛舉其失。互相彈射。而趙秋谷宮贊著有談龍錄。以詆譏之。恐未足以服漁洋心也。或謂漁洋獵祭之工太多。性霸反為書卷所掩。故爾雅有餘而莽蒼之氣。道折之力。徃注不及古人。珠璧集

卷二音

三六

老杜之悲壯沉鬱。每在亂頭粗服中也。應之曰是則然矣。然獨不曰歡娛難工。愁苦易好。安能使處太平之盛者。強作無病呻吟乎。愚未常隨衆譽。亦未敢隨衆毀也。

黃山導珠壁集目錄

卷二上

黃海歌

天都峯

登始信峰望散花塢

歡喜亭同玉明上人觀雲海

自觀音岩過老人峰至天門

望後海諸峰

坐狎浪閣

天平砭入師子林

上蓮花菴

遊文殊院歷天都峰逢採藥者

硃砂菴

潘耒

袁啟旭

汪楫

吳苑

汪徵遠

汪徵遠

汪徵遠

陳于王

陳于王

陳于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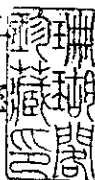
陳于王

陳于王

陳于王

陳于王

陳于王



珠壁集目錄

珠壁集目錄

援龍松歌

老人峰歌

穿鰲魚洞度蓮花溝上文殊頂

西海門

題黃山蒲團石

黃山

發硃砂菴迎觀音岩登石人峰

緣天都峰趾度巢雲洞上升仙梯遂

憩文殊院

宿松谷菴聽瀑

自題蓮花峰頂試泉圖

送洪去蕪入黃山度歲

吳瞻泰

吳瞻泰

吳瞻泰

吳瞻泰

吳瞻泰

鄭鉞

程夢星

汪天與

汪天與

吳襄

程之鵠

周準

周準

周準

周準

周準

周準

周準

周準

周準

周準

周準

卷二

嘉定張鵬翀字天扉

將遊黃山次友人見贈韻

太白樓 初至黃山

狎浪閣月夜聽泉

從慈光寺上文殊院五首

上文殊臺

文殊院夜起看雲海

珠璧集目錄

上蓮花峰

蓮花峰頂歌

光明頂

後光明頂下至皮蓬

雲舫紀事二首

西海門歌

散花塢

始信峰

攬龍松

僊榜石

卷二下

重遊慈光寺留贈中州上人

擬上天都未果夢登層樓見仙山絕

頂四字 天都瀑布

蓮花峰前一品石

鉢孟峰 仙掌峰

雨後看泉歌 鉢中有懷

山口憶黃山作 楊干

齊雲山

珠璧集目錄

桃源道士索詩和羅文恭韻二首

古城看魚 獨登太白酒樓

屯溪八門松 太白酒樓醉歌

放舟至威平却寄新安諸同好三十

韻 江行晚景二首

題子陵先生祠堂

黃山導珠璧集卷二上

長洲沈碼士先生選評

休寧汪 琪彩五輯錄

黃海歌

太倉王 懋虹友

我所居今在海濱未登高邱望遠海行入
深山盡是山銀毫金闕瞻安在昨投湯院
雨灑盆雷激雷轟衆壑奔茲山雨後當鋪
海旋因觀海登天門天門削成去天尺歷

珠璧集

卷二上

一

盡危梯上絕壁彌勒龕中一宿留曉起白
雲千里積非煉非霧鋪虛空時為車蓋時
為龍諸峰沒趾漸及頂初由膚寸彌寰中
天吳勢舞舞其下萬里無際連蒼宮是時
罡風吹蓬蓬聽如擊鼓馮夷宮更疑弄蛟
海水赤一輪照曜扶桑東須臾解駁浪紋
靜玉池開旋千芙蓉人間萬事皆桑田惟
斯亘古無變遷塵寰踟躕直可憐胡弗臨

海如魯連三山驅走置眼前對之欲往心

悠然長顧採藥山中眠軒朝來往蓬萊巔

帝鄉未遂平生志從此淨槎天漢邊

予親見其景吐詞未能工也讀此實獲

我心如重觀雲海一次

天都峯

吳江潘 未次耕

黃山百千峯茲何獨稱長大巧不炫奇尊
嚴故無兩中天開帝廷萬靈此朝饗肅穆

珠璧集

卷二上

二

垂冕旒森嚴排甲仗梯空一萬重拔地九
千丈烟雲升及腰日月行在掌群山自言
導對之失氣象譬如見真人羣雄自頭擔
蒼蒼百里外孤標已瞻仰即之如可親攀
之莫能上石闕望幾幾天橋矚朗朗載肉
無由升徒然結遐想
天都為群峯之尊以其巖高且直上無
欹斜也予嘗有句云四面縱換形不改

性正直無心拔衆上衆自莫敢敵自謂
得山之性情讀先生詩更覺籠罩一切
登始信峰望散花塢

宣城袁啟旭士旦

朝日晞陽林暮雲成陰峰結侶轉危石連
袂飄凜風上矚崇岡坡下聆絕壑淙列卉
無凡想蒼藤有鬼工群岫盡離立孤標絕
依從何年天女來環佩香蒙茸遺英綴為

珠璧集

卷上

三

芝隱映成金容至道儻未遙采擷神或通
眷言賞心者良會斯來同

遊山之詩允宜步武二謝未造幽微已
合梁度

歡喜亭同玉明上人觀雲海

休寧汪楫舟次

山與雲俱沒。憑高安所望。入初。入濕。泥。天。
不改青蒼撫掌通樵路飛梯變客裝松風

响何處澗水下鄱陽

而後親見此景故知三四語之妙

自觀音岩過老人峯至天門

古歙吳苑鱗潭

奇峯漸延矚策杖窮登頓獨怪夏已深亭
午露猶泣懸崖若廣厦少憇慰勞倦情為
艱險移目因應接眩珙花不知名古苔詎
忍踐高登穿林頂墜石橫澗面移徙雷雨

珠璧集

卷上

四

夕云有蛟龍戰再上老人峰偃僂青松畔
獨居賓師位不與羣峰亂豁然天門開雲
端雙闕見閭闔通呼吸象緯可攀援衣裾
盡飄颻御風冷然暮何必生羽翰始遂遊
仙願

原本謝公寓老人峯二語能為山靈生
色

望後海諸峰

尋山興難已。理策出烟寺。晴嵐漾朝光。薄霧散空吹。荒塗没人徑。一石一天地。環海千萬峰。初作兜戲時。左興難盡。昧右賞不置。墜岸千仞青。散空一天翠。平生見名山。履險身忘悸。獨此奇無窮。瞪目不敢視。時造奇語令人驚絕。

坐狎浪閣

徽州汪徵遠扶晨

高閣臨溪水。薄暮軒窓開。不見菴中僧。微珠璧集。卷上。五

末二語王漁洋謂其不愧古人

天平砭入師子林

深松寒白石。僻路到人稀。仰見高峯頂。孤僧采藥歸。雲多從杖起。鳥不上山飛。薄暮一聲磬。猿公來款扉。

向遊師子林。雲滿几席。半山即無鳥聲。讀此詩知真寫得景出。

上蓮花菴

秋山鐘梵寂。蘿逕上崔巍。意想不到處。峰密忽盡開。石牀平落葉。古壁滿荒苔。更羨孤雲逸。松顛自往來。

頂有到者方知。豈有此理。題額三四語即是此意。

遊文殊院。歷天都峯。逢採藥者。

宛平陳于王健夫

珠璧集

卷上

六

夜宿碧積雨曉知松風鳴。日出霧霽消。紫氣羣峯生。十月山葉落。境僻草木榮。策杖穿蘿逕。宛轉隨昏明。路滑懸溜滴。橋欹崩石橫。蒼茫衆岫接。絡繹飛泉迎。矯矯霜鬚叟。負鋤巖邊行。息肩趺盤石。細說農皇經。謂我有夙緣。相顧若有情。令我坐其側。翠篲崖上傾。雙木赤白色。二苓龜蛇形。柏葉含真性。後花至陽精。服食辟嗜欲。堪與元

化并金丹。餌軒轅。候人始。容成言。訖超然。去白雲。空冥冥。

起十字山中夜宿真境後寫采藥者蒼然而來超然而去妙在畫而不畫

硃砂卷一銘慈

古寺開巖腹。層層雲氣流。溪聲過竹院。山影落僧樓。施食玄猿接。齋鐘遠客投。奇峰三十六。一一畫中遊。

珠璣集

卷三

七

援龍松歌

長川鄭

弒季雅

昔聞散花塢。中片石。峯破石。孕出千丈之奇松。今觀非松。又非石。但見虬枝夭矯向空立。得非寶子明汶陽。放釣來相迎。又疑軒轅常拔髯。飛騰在雲際。上有鐵幹五鬣長。絕似瓜角森森張。下有溜雨霜皮在。鱗甲斑斑色五彩。我欲繫之雙赤絲。雲霧晦冥恐遁迹。靈列千年遺積雪。慘澹六月聞

寒濤吁嗟乎。秦封大夫寧。臆此何為。偃蹇深山裏。一朝絕壑雷。雨起看爾東行入海。

松在始信峯。即云帝松也。今為鄰郡人盜伐。東行入海。其信然耶。

老人峰歌

江都程夢星伍喬

山烟作霧朝濛濛。糝糊煙外疑遠峰。風開日出始破笑。一峯肯俯無頭童。何年南極

珠璣集

卷三

八

下霄漢。無事僵立空山中。諸峯兒孫并臚列。形體雖具難相同。平生儕輩恐無幾。匡廬五老齊高風。世人少壯幾時好。等閒條作鷄皮翁。何如此峯。既老常不老。前古後今無始終。浮正容成。每來往俯視塵世。援援同雞蟲。

穿鰲魚洞度蓮花溝上文珠頂

歙縣汪天與蒼亭

巨鰲潛海中何年此遷播古洞恒陰森屏
息不敢噓偃倭穿脅出延緣捫脊過眼明
一松橫根穿石壁破風雲看飛騰江海幾
掀簸逕度蓮花溝心胆寒無那懸崖如泛
虛股衆神已懦每洗懼不測佇足欲相賀
降若探龍淵陟如轉蟻磨九地升九霄始
達獅子座蓮花入雲開蓮蕊日以大迎送
松依然澗底龍猶卧至此筋力疲藉草一

珠壁集

卷三

九

少坐歷歷憶生平久慣經坎坷此間覺平
夷無湏咎摧挫

度蓮花溝由百步雲梯而上側足股栗
壯夫亦懾即所云九地升九霄也結意
纔開有無窮身世之感

西海門

鳥道直穿雲不暇盤旋上有時膝代足手
捫那容杖目眩悵回頭坐穩時一放精神

猶惚恍心胸為滌盪力竭到峯巔平衍忽
神旺函超西海門路轉光明藏千峯劃然
開紫翠呈萬狀夕陽在東麓倒射芙蓉障
誰為問巨靈仙窟何年創石牀置碧霄玉
屏列丹嶂雲鸞一萬重三神山在望何湏
躡仙踪且快茲遊壯

有時膝代足手捫那容杖二句未經歷
者不知此詩之真

珠壁集

卷三

一

題黃山蒲團石

青陽吳

襄七雲

小心坡上得心安鵬落猿飛路不難百步
雲梯誰撒手九年空坐石蒲團

黃山

歙縣程之鵠羽宸

黃山三十六芙蓉浴罷湯泉曳短筇仙樂
鶴疑聞縹嶺鶴鉢盂峯欲參鼎湖龍迷漫
雲氣皆成海穿穴峯頭半是松始信到來
仍不信天公理外若為容自注黃山始信峯有說也

額圖

曾遊始知此詩布置之穩始信猶云到此始知也不信猶言天地間無此幻境也兩層作一層故妙

發硃砂菴逗觀音巖登石人峯

錢塘周準欽萊

言探點山奇。早別朱砂石。升厓得險境。拍示深悚惕。熱遊尚色變。何況遠來客。凌空

珠璧集

卷上

十一

四無倚投趾不容隙。壁削緣藤行崖傾。藉人施所憑。勇往志不隨。艱苦易幽囁。既已經危峰。自不隔振衣。造其巔。奇勝在咫尺。俯身入烟蘿。欲詣仙人宅。

即遊山可悟求道康樂引其緒。此更顯言

緣天都峯趾度巢雲洞上升仙梯遂

憇文殊院

天都信名堯特立若翠屏。取逕過其趾。俯仰皆奧境。松石俱象形。巖巒顛盤繞。絕勝目屢眩。恐墜心更驚。行經陰洞中。恍惚臨深井。須臾迨井出。冉冉首露頂。睇眄多創。遽不類人世。景境斷緣梯。升氣逼毛骨。冷意堅斯有。獲出險真自幸。向晚憇禪扉。一燈照孤影。

寫巢雲洞四語深入險出殊足駭人近

珠璧集

卷三

十一

老杜巖秦州諸咏

宿松谷菴聽瀑

錄吳瞻泰東壩

句晚投松谷。青蒼夾洞門。沙流侵客屐。筍迸出雲根。凍雀千林靜。飛濤萬壑奔。一宵疑驟雨。起坐見朝暾。

自題蓮花峰頂試泉圖

萬仞青蓮上。梯雲為試泉。誰將一勺水。引上九層天。氣帶瀝霞色。香無下界烟。茶經

曾品未興發自吾先

起步與王右丞萬壑樹參天同一起法

送洪去蕪入黃山度歲

怪爾衝寒入杳冥。一筇萬里破空青。雷奔
石底晴看雨。人在空中夜摘星。喜就溫泉
除宿垢。懶將仙莢問山靈。鼎湖龍去留丹
竈。元日朝參紫玉屏。

空中摘星真有此景度歲只未一點自

珠堂集

卷三

三

高

張天扉先生具謫仙倚馬之才貯東坡烟霞之腹

國朝第一天機瀟灑人也忽思黃山竟歸
取道登采石太白樓而上覽桐江釣臺而
下予已卯登山詎先生遊已三十年老僧
猶娓娓談及想見其風流標致云

辛巳春日汪璣敬識

黃山道張雨莖詩石

一

黃山道珠壁集卷二

嘉定張天扉先生詩

休寧汪璫彩五輯錄

將遊黃山次友人見贈韻

金馬門前去復來。舊盟鷗鷺不驚猜。興乘
剡水舟相訪。醉倚稽山棹却迴。秋雨撲窓
爭點筆。野風吹水浸添杯。揚帆直指黃雲
海。峯頂蓮華祭欲開。

珠壁集

卷中

一

太白樓

萬古詩仙在重樓。未覺空青山。橫檻外。明
月落杯中。倚馬才無敵。騎鯨氣尚雄。檐前
星斗動。颯颯起江風。

初至黃山

天都高巍巍。獨立無與讓。蓮華伯仲間。友
愛不相抗。抗其餘千萬峰。拜伏丈人行。我來
從左方。先見青鸞殿。及乎至湯口。益顯靈。

奇哉瞻目但仰觀。有口窮此況。數里抵祥

符。石橋臨澗上。翼然風雲裏。引我入方丈。

幽軒開紫玉。憇坐對屏障。延緣桃花源。小

閣名狎浪上。承白龍潭日。夜湍響壯得茲

棲托。宜令我心神。王風聞湯泉。勝百步早

在望。解衣浴其中。膚理悉諧暢。天帝賜湯

沐。振衣感靈賜。探幽自茲始。理髮策輕杖。

顧瞻石壁間。古隸泐雲嶂。云有鄭師山。高

珠壁集

卷中

二

行可宗仰。玄纁雖屢加。縻縻終一放。我今

躡後座。清風勵微尚。奇峯三十六。一一窮

搜訪。餐霞而卧雲。探覽極奧曠。豈惟軒冕

輕。萬有闕然喪。

狎浪閣月夜聽泉

客枕聞風雨。衾寒夢屢驚。誰知幽閣夜。月
裏聽泉聲。水月原同色。松篁覺倍清。烟濤
真可狎。洗耳足平生。

從慈光寺上文殊院五首

紫石峰明映淺沙，慈光遠上翠雲斜。
草間怪石時疑虎，洞口靈光獨照鴉。
絕頂嘯歌通帝座，隔溪烟火認仙家。
何人為啓天都典，直躡叢霄路不賒。

天都峰趾路千盤，歷歷層峰秀可餐。
蓮蕊翠疑秋露滴，桃花紅倚夕陽殘。
星辰散落枰間子，日月雙跳洞裏丸。
更愛奇松臨斷壁，壁無風籟自生寒。

珠璣集

卷五

三

羣峰離立簇烟叢，轉側峯隨路不同。
石上苔深松盡綠，山間霜早樹先紅。
二分足影垂崖外，一綫天光落井中。
奇勝却從危險得，時時長嘯豁天空。
心坡以上皆仙境也
天海纔窺第一門，老人峯已見兒孫。
侵衣祇有煙霞氣，過午初收雨露痕。
崖上飛鸞疑化鶴，洞中穿透却驚猿。
黏天一綫微茫處，

路杖屨無憑手獨捫

千盤巖實忽然開，直上文殊坐處來。
海外峰巒齊湧現，洞中天地孰胚胎。
風濤欲拔三間屋，獅象同躡百尺臺。
嶺略奇松迎送意，莫逢仙境等閑回。

上文殊臺

目極羣峰表，遙空不可躋。
斷霞明繡掛，絕壁擁丹梯。
路入巖腰細，天垂嶺脚低。
文殊臺上坐，揮手盪雲霓。

珠璣集

卷五

四

文殊院夜起看雲海

山窓見月忽驚起，遙視下方如積水。
諦看却是雲擁山，山雲吞吐生波瀾。
蒼茫一色渺無際，徧空月露生高寒。
霧重星稀天著水，分明濯魄冰壺裏。
白雲帝鄉知有無，溟上三山差可擬。
真耶幻耶不可期，仙人控鶴戴雲旗。
前此雪霽下寂寥四顧人寰竟

風謖然肌骨冷置身天際不敢言但及月
華凌到景

上蓮華峰

僕夫懸布引峻嶒直上蓮峯最上層路斷
却從鼃背度梯危疑躡鳳翎升海間風送
濤澎湃天半山隨霧湧蒸百事平生安懶
散獨能飛步闢山僧

蓮華峰頂歌

珠璧集

卷中

五

黃山好峯亦云夥天麗獨數蓮華朶千重
青壁不可攀更有萬重雲霧裹今朝歛見
雲霧開翠嵐照曜文殊臺雲梯百丈下復
上層空累卵何艱哉千盤始到蓮萼下仰
睇萬仞餘崔嵬拂面烟雲忽吹起下如頭
洞無涯底松風撼浪山欲搖兀兀身懸半
空裏危梯欲斷不暇愁望窮絕頂心悠悠
雙眸一縱快無比千峰萬壑真浮漚江

海色滄縈繞圓影似抱空中樓峰尖無地
可容膝頂上有天還舉頭雲陰飛動乍離
合絕景現空纔一瞥排雲馭氣我未能海
上三山互明滅長嘯天風興不孤寒烟落
日渺難摹好將百丈蓮華朶長伴真形五
嶽圖

光明頂

珠璧集

卷中

六

竄愛光明頂蓮花面面開域中齊太華海
上小蓬萊日月低環掌雲嵐遠作堆長江
縈一綫送我片帆來

從光明頂下至皮蓬

黃山天海觀變刃難具測中如萬丈橫長
鯨絕頂光明乃其脊前海奇峯渾削成有
如王公巨人冠佩登天庭後海雲懸多峭
偉宛如美人奇士插花還舞劍平天缸側
下皮蓬其中成削饒奇峯天衣天供天音

樂天外一峰。靡所薄。歸然天柱獨尊高。欲
與天都判寥廓。昉自雪莊師。坐此憇寂莫。
彈琴衆山響。仰畫天華落。雪師化去風飄。
搖雲舫無人鎖。沈澗風雲變滅無定態。住
山人去山長在我。儻涉險山外來。山僧却
在青山外。

雲舫紀事二首

夕陽巖壑散花天。雲舫三間亦灑然。小竈

珠璧集

卷中

七

茶烟僧定後。半牕松影月明前。岷懸壁陡
疑無路。畫古琴清抱入禪。相對便如人世
外。夜銓茶磬伴金仙。

山僧瓢笠去飄然。留得繩牀任客眠。海上
孤蓬雲作頂。畫中尊宿雪垂肩。頭陀乞取
獅峯火。童子擔來鉢院泉。相與清宵成勝
事。掃開塵壁和詩篇。

西海門歌

白日欲落西海門。赤波金柱玻璃盆。迴光
倒射衆峯裏。新新璀璨如朝暉。千峯萬峯
信奇絕。或如嵌空或迸裂。如幢如璫如雷
鼓。如激如人如鑄鐵。一峯欲斷忽飛來。一
峯欲起忽拘折。幽深下瞰無津涯。萬壑寒
光慄氷雪。我初駭此不敢窺。稍稍晚之時
唾舌須臾風起凌雲濤。海中恍惚橫鯨鰲。
夕陽西下鏡天淨。炊烟隱隱生林臯。人生

珠璧集

卷中

八

如寄海一螺。登山那省築濤波。造化小界
作狡獪。吁嗟狡獪何其多。

散萼塢

劉天多奇峯。拔地多峭嶸。可數不可數。如
花初獻夢。是則名為散萼塢。乃是天公之
戲作。却疑真有散花仙。衣袂妙香承霞落。
欲落不落勢益奇。雲烟翕習光陸離。或疑
排空植劍戟。或乃列陣驅熊羆。波斯戴弁

爭獻寶仙翁。張蓋間觀棋。奇形詭象無不肖。人間刻畫誰能到。天公散擲本無心。試舉問天天亦笑。從渠變幻莫驚神。巧堆衆皴成嶙峋。我方規此作盆景。故鄉妙絕朱松鄰。

始信峯

寒江烈士此題名。江天始信峯頭信可驚。側足危橋松引度。宛如橫海獨騎鯨。

珠璧集

卷二

九

擬龍松

千歲孤松不滿園。嵌崖鱗鬣見依稀。何人斲斷蒼龍尾。恐作雲雷破壁飛。

僂楠石

絳闌丹臺列上真。夢中恍惚證前身。覺來不記雲霞字。重作仙都看榜人。

黃山導珠壁集卷二下

嘉定張天扉先生詩

休寧汪 璚彩五輯錄

重過慈光寺留贈中州上人

初地心依最上乘。開山猶憶普門僧。千函貝葉歸三藏。四面金仙湧七層。山水至今仍大好。叢林賴爾得中興。木蓮華下繡經卷。聊與他年勝事增。

珠璧集

卷二

一

擬上天都朱果夢登層樓見仙山絕

頂四字

攀崖欲上散花樓。招手羣真在上頭。一餉嘯聲傳似鳳。半空寒影照如鷗。銀河乍落烟中水。貝闕微分海外洲。不向天都凌絕頂。平生終未竟奇游。

天都瀑布

不見天都峯。但見天都水。半空雲霧中。時

掉白龍尾

蓮花峰前一品石

雲關巋然立。鷄班第一仙。空山無職掌。端

笏獨朝天。

鉢盂峯

誰家白足僧。作此天際想。高鉢轟叢霄。烟雲足供養。

仙掌峯

珠璧集

卷六

二

隻手欲遮天。修羅豈云安。我從丞相源。親見仙人掌。

雨後看泉歌

僧窗三日秋雨零。千峯路暗雲冥冥。今朝晴光初入扃。杖藜步壑風泠泠。巖泉百道可倚聽。寒潭漲漫龍涎腥。天都翠霧半擁形。下流瀑布如驚霆。恍疑波濤溢四溟。無端洞穴穿瓏玲。懸崖更愛空翠屏。珠簾半

掩。千娉婷。冰弦百億手不停。似奏廣樂鈞

天聆。半空忽展白鳳翎。襍戲舞僭仙。丁

明珠百琲不貫經。隨風洒落玻璃瓶。旁羅

怪石醉可醒。上有仄徑通仙庭。天橋橫空

度鈴。璚天潢。玉女長簪青。我欲往草新宮

銘。碧虛路阻銀泓。寒泉一酌肌骨靈。人

間小住三千齡。

鉢中有懷

珠璧集

卷三

三

砧石嶺前橫。聚微清流白石鈞。魚磯此中儘可結。茆屋我欲住。此將時依昔。聞鉢中汪司馬。青山讀書真靜者。草堂花樹今已無。惟有潺潺水。清瀾人生不得行。胸懷百幸猶天何為哉。黃鵠仙山足棲隱。云何置此空歸來。黃精苗枯不得食。恥隨狙公拾橡。桌山頭鸞鶴呼不來。煉形尚欠真仙骨。退之崛強華嶽探。坡老決往輕江潭。丈夫

肯為兒女戀微祿。詎道林淵慙我年未衰。
足未衰。飛步孱顏力猶頗。重來結宇定幽
棲。請矢山靈期必果。

山口憶黃山作

身世翛然得放閒。芒屨竹杖恣幽攀。胸中
驟蓄無窮畫。眼底全空一切山。霧涌雲興
工變幻。花紅澗碧互瀾。此中只許真仙
住。曹阮多應笑客還。

珠璧集

卷三下

四

楊干

一路清漪送客行。楊干纔過午鐘聲。香雲
過嶺地初濕。冒雨下山天欲晴。每遇林泉
須小住。偶逢賓主便多情。繇來不擬耽榮
利。到此彌令鐘鼎輕。

齊雲山

游人盡說齊雲小。三日窮探殊未了。賈勇
朝凌天柱顛。玉屏尚睇浮雲杪。風生本與

烟霞親。名嶽網緼更有神。玉堂無事許乞
假。金闕有路來朝真。十季夢想今始到。一
笑便作山中人。翦燭深宵柳梅院。月明風

露清襟泣珍珠。倒卷夜明簾。赤玉平鋪紫
霄殿。翠霧蒙龍五老顛。綠雲掩映三姑面。
重闌直眺衆峰西。平楚連綿接天漢。晚來
迴步過松橋。峰峰靄爐烟。近轉遙象鼻。半垂
低著地。駝峯孤偉欲橫霄。玉虛獨立最高

珠璧集

卷三下

五

頂風吹鶴袂。雲飄飄。烟景蒼茫望不盡。一
聲長嘯海天寒。

桃源道士索詩和羅文恭韻二首

迂踈嬾逐世間名。祇愛青山不世情。策杖
玉屏塵路斷。朝真金闕曉鐘清。靈泉洗眼
神初爽。仙粟充腸體欲輕。遙遇癡翁真我
友。洞天棲隱計應成。

桃源深處小。徜徉身世翛然得。兩忘但愛

青霄摩白日。那知碧海長紅桑。千重翠嶺能飛步。三月清游不覓糧。後五百年成小劫。不知誰得此人狂。

古城看魚

古城落日寒江暮。萬歲山前越王樹。游入祇為看魚來。誰識當年駐兵處。孤亭白石放生潭。羣魚戢戢相濡涵。不投長竿但投餌。爭喧聚食誰云貪。小魚千萬不足論。大

珠壁集

卷三

六

魚聞說長於人。深潛潭底不易出。隱隱旋渦如有神。我來幾度潭邊立。不見巨魚心悵悵。歲身深渺信可珍。肯學枯魚過河泣。獨登大白酒樓。

橋上空餘舊酒樓。何人曾伴謫仙游。金貂不換人間酒。獨對寒江浣暮愁。

屯溪八門松

鐙影鬚髯裏。孤松敞八門。彌天無漏葉。垂

地却生根。風雨相開闔。烟雲自唾吞。卧龍呼不起。奇陣與誰論。

太白酒樓醉歌

平生性癖耽山水。作計窮游輕萬里。掉頭不住金馬門。仙山落我芒屨底。太白樓頭幾度來。今朝乘醉放船回。故人沽酒共相餞。更倚白日傾金罍。千家山郭對圖畫。十寺霽色林巒開。樽中不愁綠酒盡。橋上亦

珠壁集

卷三

七

有紅裘來。高吟剽飲儘堪樂。底用鳳笙龍笛歌相催。四坐杯如白波卷。須臾落日吹烟晚。波上寒山翠萬重。一江紫練長天遠。仙人可遇不可求。白雲黃鵠空悠悠。宣平太白呼不得。誰知我輩復此酣高樓。酒闌縱步長橋上。林罅寒燈搖雪浪。似聞林塢有高人。可惜蹉跎未相訪。送別明朝欲斷腸。風雲鳥路去茫茫。誰將笛裏梅花曲。吹

落江城一夜霜。昨夢中有梅花滿地夜來

放舟至威平却寄新安諸同好三十

韻

新安山水佳。窮探值清暇。筏舫浮郡郭。鯉
牀寄僧舍。雲山霽寒朝。風月美清夜。紫陽
瞻舊宇。問政邀遺駕。雙橋選勝還。十寺尋
幽巖。別酒涵江濤。離歌唱山榭。籃輿出紫
陽。欄白足揖開化。待風高龍井煙。日落漁

珠璧集

卷下

八

梁壩僵樹卧碑趺。怒泉穿石罅。蒲帆嫋嫋
飛木葉。蕭蕭下霜清。一葉蓬月冷。千間厦
餘酣留太白。奇跡追小華。黃山名蓮華雲頂
開瀑布。烟中瀉腰間。一瓠壺。脚上雙不借。
閣陰枕浪濤。泉溫浴蘭麝。湯十泉山餐餐珍
珠。雨宿濕綃帟。倦游屐乍停。好事館爭假。
雲閣坐吟楓。溪橋步觀稼。圍棋賭險巖。許
盡索瘕瘕。曰此心最懂於今夢。猶詫白嶽

氣亦雄。烏聊勢稍亞。遇琴古錦韜。抱硯宮
祀藉。已當風雪交。更歷晴雨乍。茲辰孤棹
發。何日征帆卸。雪夜興逾劇。梅花思同灞。
寒灘劈箭來。老屋懸星架。坐觀街口漁行
及威平。蜡叢祠鳥鵲。小市驢飲。飲仙凡
境地隔。今昔心魂訝。短札倚船舷。長篇托
杯竿。奇游我未夸。險語君休咤。亞時吟江行晚景

珠璧集

卷下

九

四山橫。截欲無路返。照弄波疑白沙。却見
炊烟生。斷壁始知松際有人家。
愛向江頭浣暮霞。釣船清夜宿蘆花。和雲
自枕松杉影。十里灘聲瀉月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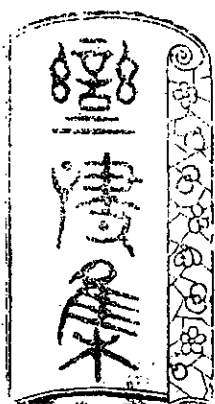
題子陵先生祠堂

故人同學舊從容。一作飛龍一卧龍。明主
縱忘黃屋貴。狂奴終戀白雲封。符開赤伏
風雷合。臺擁青山錦繡重。我亦扁舟來釣

雪羊裘髣髴見遺蹤

雪羊裘髣髴見遺蹤

御額萬峰獨立全圖



萬峰獨立圖



峰峯獨立斷躋攀
筇杖逍遙鳥道間
試問此翁登眺後
何人更上萬重山

柏鄉魏荔彤題

黃山導鸞嘯集叙

昔橫山葉已畦先生遊黃山無文以記并無詩以詠且曰足能履意能知筆能言是發泄天地之秘藏非其人則不足以當夫以橫山之才尚自謙若是黃山豈易言詩哉今長洲沈尚書少遊橫山之門賜間歸老以望八之年扶杖而履危崖登絕巖萬峯獨立一嘯鸞音山霸藉以生色海寓

黃山導鸞嘯集序

一
傳為佳話是橫山之言將有待於斯人歟已卯秋登覽餘閑展尚書紀遊諸作循環誦詠氣象渾厚意態舒徐目之所歷尤見其工當上追浣花秦州近匹漁洋蜀道鼎峙千古堪品地懸殊情深景仰詩源別裁諸集沐教良多故樂而梓之名曰鸞嘯以增名山韻事云辛巳冬日後學汪堪敬題於浴月軒

集成於壬午孟冬越月而九十詠懷詩

出列前以代 老詩翁自序

九十詠懷

鮮水東偏一腐儒年華九十識迂愚庭前不長鉤衣棘樹上惟慙返哺鳥老耄心空猶稚子崎嶇步穩六夷途邇來無力償文債門外時聞索舊逋

壯歲編摩戒燕安文壇已築又詩壇鑒衡

鸞嘯集詩序

二

哲匠明如月交契同心奧比蘭馬足爭馳防坂折菊英晚放耐霜寒酉山秘笈常翻閱心跡清餘眼界寬

不受人恩受

主恩桑榆返照似朝曦遷除卿貳典三禮

掄選文材瑚

九門預教追從黃閣老

文和張公管領上書房課業告

歸遊釣綠楊柳赤城雲海徐探歷禪迹仙

踪亦討論

賜糈進秩卧雲年入覲仍親

黼座前鶴和自

天顏鶴性一表時賜詩魔下

救許詩仙九表詩仙願會隨九老携筇杖

耕課三農共陌阡節過履端逢壽日兒孫

綵服戲聯翩

題愚沈德潛藻

驚嘯集詩序

三

黃山導驚嘯集目錄

卷三上

冒雪錢塘江行抵富陽

經七里瀨謁嚴先生祠

述興 紫陽山謁朱子祠

自梁下至潛口作

自潛口行三十里宿山家

度石磴嶺 宿茅蓬

驚嘯集目錄

浴湯泉

慈光寺

慈光寺懷普門和尚

發慈光一路經老人峰緣天都峰趾

過斷凡橋上木梯至文殊院宿

老人峰 上小心坡

登文殊臺作歌 天都峯

卷三中

登蓮花峰



黃山看雲海歌

在文殊臺作

下百步雲梯過蓮花溝穿鰲魚洞

登光明頂放歌 宿師子林

卧龍松 迎送松

破石松

登獅子峯望石筍石

登始信峰

憇雲外峰此度數嶺至皮蓬

鸞嘯集目錄

擲鉢禪院

桃花溪

出黃山作

卷三下

題凌靜圃願遊黃海圖

聽客談五臺黃山之異紀以二詩

黃山志序

王新城尚書寄書尤滄湄宮贊書中

垂問鄙人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

不勝今昔之感末并述去官之由

云與橫山同受某公中傷此新城

病中口授語也感賦四章末一章

兼志哀輓

客中生日

舟次詠懷二首

時五十初度

六十初度首 七十詠懷首

八十書懷首

鸞嘯集目錄

北上述懷別諸同學三首

到邨後述興三首

山居雜詩十首 鞠

畫菊

楚人湯雲山前明萬曆丙午生年一

百三十九矣訪之漢陽門外相見

頃曾孫侍側不扶杖能拜起問以

眠食曰健飯多睡次及方藥曰生

平無病不知藥也古所云地行
者即其人耶因系以詩
過金地嶺記所遇

黃山導驚嘯集卷三上

長洲沈礪士先生詩

休寧汪璫彩五輯錄

冒雪錢塘江行抵富陽

凍雲凝結天茫茫山勢合沓江湯湯飛鷹

滕六作遊戲送我迷漫馳帆檣驚髮連綿

不肯止睇望晶嶽無紀壘千巖積素形髮

拂掀蓬寒氣侵肌骨恍逢海上蓬瀛間白

驚嘯集

卷上

色鳳麟銀作闕間身疑入清虛宮一片心

神總超越錢唐已遠天欲暮烟火依稀富

陽路此時難犬寂無聲獨枕寒潮伴鷗鷺

沙亂音也三

經七里瀨謁嚴先生祠

亂峰束清流千折景明嚴先生栖其間遊

釣適我意故人為天子何與狂奴事三公

亦浮雲惡有一諫議范史空矜張所重祿

與位我來謁古祠清風披蕭蕭仰視
心冥鴻想天際釣臺留遺踪峻嶒俛無
下視舟行客茫茫總名利

迷興

老去翻然賦壯遊錢唐風物漫勾留一千
里外煙霞客三百灘邊舴艋舟流水桃花
隨所遇青鸞絳節豈難求此行期與客成
晤直到天都峰頂頭昨舟中語音

鸞嘯集

卷上

二

紫陽山謁朱子祠

昔年子朱子讀書紫陽峰肩承程周緒孔
孟日再中致君本誠正樂道隨窮通邪正
不兩立宵小羣相攻占遯守恬退行藏斷
諸衆至今小山名仰止如華嵩我來講學
地瞻拜撫虔恭自慙讀公書理境猶未融
研摩千祿學缺畧反已功行當勵老年還
思鼓衰慵

自梁下至潛口作

東風掃積陰天許遊名山輕身上籃輿
折循溪灣邨邨放桃花含笑何嫣然籬
散雞犬鄰屋動炊煙是時土膏潤舉趾來
中田三農有好懷相見開歡顏語言未
通指趣依約間具言歲時和兼逢長官賢
觀此風俗淳愈念民依艱行行赴潛口處
處翻溝瀾地與人名符退藏義所安前途

鸞嘯集

卷上

三

失平坦遙指千烟髮前音也

一路灘聲迎一路灘聲送紆回入亂山
一自潛口行三十里宿山家
嘔步難繼嵐嶺四圍合罅隙疑引縫境轉
心目開仍見天宇空平疇花竹間人家業
耕種漲滿棧急流溪喧確常動前行日下
春四野煙光重野猿發哀吟驚禽起奇弄
橋斷涉水行融和已消凍行行殺山家蘿

屋傍巖洞遇我如故人。摘蔬錯清
憶所經一燈恍如夢。時在山路不平也

度石碁嶺

谷深沸淙潺山亂圍合。綠山臨無際。注
目氣先聲徑仄趾不受石碁頂欲壓覓路
穿高雲盤盤百千級同行肩難並後進履
防躡磴危碎石支沙崩古槎接亦知垂掌
戒尋幽願深入到頂身屢疲趨下目轉曉

騷齋集

卷三

四

五

半途不退悔踰險終寧帖寄語學道人用
志慎毋怯警者惕失氣言也

宿茅篷

抱影山齋宿虛巖斷衆紛峰高遲上月閣
敞淡栖雲鶴鶴息還警風泉靜更聞老僧
話桑梓儒墨許同羣自注悟千上人俗本吳江

浴湯泉

清泉孕丹砂嘉名著巖壑陰陽變溫涼大

造司索鑰養晦明夷同交融既濟
蘊其美虛以出其惡能盈復能虛終古
不涸予懷矢日新潔躬在疏淪氣蒸雲
浮性定流不躍物生厭清寒我心忌燠灼
惟茲中和德調劑無偏著願言滌塵煩清
心契冲漠先生德性是亦復如是

慈光寺

盤盤躡磴上慈光知是先朝選佛場四面

騷齋集

卷三

五

金容具圓滿三層寶閣入微茫鳥鳴山樂
同聲和木放蓮花隔院香老衲劇談興廢
事空門也復感滄桑自注四面佛及木蓮花山中只一本山

樂鳥山外亦無

慈光寺懷普門和尚

黃山亘古來吟詠始太白蒙茸氣鬱盤奇
奧未探歷後賢踵事者面目略能識前明
普門師遠道來滇焚馴擾豺虎心追躡猿

予敕建香林城。一心役百靈。到處剪荆棘。
巖壑獻奇巧。高深徧筇屐。盡洩兩大閼。造
化難愛惜。乃知空門中。具此大願力。移之
衛孔周。經世多劈畫。往事感塵沙。於兩火清
名重今昔一。觀木蓮花。令人念遺澤。院即是

寺山

發慈光一路經老人峰緣天都峯趾

驚齋集

卷上

六

過斷凡橋上木梯至文殊院宿

欲窮升仙境。言別金仙宅。取逕傍欽嶽。穿
松入蒙密。盤盤路忽高。十步三憩息。巖深
谷虛托。洞瀉泉噴激。經過老人峰。偃僂似
迎客。栽栽陟橫雲。境界頓開闢。沿緣天都
趾。仰睇蓮花約。崖裂容一人。磴仄礙雙屐。
扶掖憑山僧。駟蛩勢難隻。尻高首偏下。穿
洞行匍匐。入井復出井。牽縋用全力。支木

人域千峯總。圍抱一氣周。羣歷造化理。
無到者。人方識辛苦。苟未經奇快。何由得
彌勒許同龕。留此桑下迹。欲觀此音欲義危
也。能疾行。言難容。一足也。屐考平聲。屐音
也。羣歷音覓。塵煙貌。

老人峯

羣峭攢高青。巔崖立石叟。見我老人來。雲

驚齋集

卷上

七

端為招手

吳克詩有獨居賓師位不與羣

上小心坡

盤陀入層雲。側足陟崎嶇。平生凜冰淵。小
心匪今始。時蟻音身蟻

登文殊臺作歌

天都峙其左。蓮花拱其右。硃砂頻於前。玉
屏環於後。其餘臚列如。免孫或起或伏。或
仰首我時象獅。二巖擁衛高龍從下臨無

極混溪濠山半忽起雲蓬蓬疎松奏樂鳴
天風身世恍在虛無中我欲招客成揖浮
丘試問丹經寶鼎將何求無為清靜亦得
成仙不青鸞白鳳杳無迹放眼天外雲悠
悠孤筇獨立最高頂寓言朗誦逍遙遊

音聲疎山
高峻貌

天都峰

黃山天下奇天都峰之特絕地九百仞陡

驚嘯集

卷下

八

下如斧劈勢疑塞高空體許鎮地脉四面
總換形不改性正直無心拔衆上衆自莫
敢敵通體斷寸膚萬石怒分坼蚪枝蟠千
年蒼蘚積五色石室開曠朗甘泉流罅隙
或云仙人軒轅此遊息浮正與客成飛
行無留迹斯理果不誣長生歸有德胡為
學仙人空聞鍊金石

壁立萬仞
詩翁品地

黃山導鸞嘯集卷三中

長洲沈鶴士先生詩

休寧汪璫彩五輯錄

登蓮花峯

天公弄狡獪產茲石芙蓉外瓣疊攢簇中
竅環玲瓏始進本曠如漸高體難容緣莖
上千級穿孔攀百重梁危俯懸流梯接凌
虛空屈伸抱崖石絕壁難支節四體失所

驚嘯集

卷下

一

司目眩心忡忡力盡到巔頂四顧風雲通
左右指江海一氣冥濛中始知黠山峰華
嶽爭長雄豈惟藕如船笑問昌黎翁

黃山看雲海歌在文殊臺作

老夫新從人海回又到黃山看雲海天公
知我性好奇頻使羣山態俱改夜來宿霧
收曉望朝霞鮮裊裊一縷雲候上遙峰巔
俄然峰峰合瀾漫相連迤青螺欲空忽欲

動。層。疊。湧。出。兜。羅。綿。遠。近。平。鋪。絕。一。色。浮。
天。吞。岸。那。得。窮。其。邊。橫。空。洶。洶。浩。無。迹。恍。
惚。驚。濤。互。衝。激。鏗。鉤。鏜。鞳。聲。不。聞。激。湍。壯。
洋。勢。何。極。白。銀。空。闕。杳。渺。間。疑。是。蓬。壺。方。
丈。仙。人。域。木。華。有。語。道。不。到。鄒。行。某。唐。詮。
奇。特。須。臾。微。陽。穿。漏。天。風。來。解。破。白。衣。綸。
金。碧。我。時。登。臺。眺。望。如。望。洋。晃。朗。真。堪。盪。
胸。臆。往。事。追。憶。東。坡。翁。登。州。羈。迹。為。寓。公。

下。足。難。踐。已。累。百。步。梯。誰。數。九。折。坂。探。奇。
志。勇。猛。前。進。不。敢。嬾。氣。銳。力。副。之。崎。嶇。亦。
平。坦。迴。合。望。欲。迷。凹。凸。勢。莫。鏟。行。過。蓮。花。
溝。一。線。蛇。蜿。蜿。是。日。雲。烟。凝。四。望。失。巉。巖。
策。恐。支。虛。沙。足。防。滑。蒼。蘚。高。步。躋。危。岡。怪。
偉。忽。在。眼。有。境。窺。門。垣。無。底。入。甌。覲。呀。呿。
疑。吞。人。倭。行。敢。驕。靈。漸。穿。巨。鰲。腹。神。定。體。
幾。瘡。飛。鳥。斷。踪。跡。樵。者。見。亦。罕。行。當。逢。客。

蜃氣收時見海市。自信人棄天非窮。我今
亦得見黃海。生平夙願天能從。作歌漫繼
玉局後。有無變幻聊相同。歌成雲歸海旋
散。仍見高天杲日光。瞳眬鏗鉤音揚。櫓鏜
聲。相雜也。故溪音由。縹水流行貌。兜羅綿
雲也。巖眉山。佛將大現有兜羅雲布滿巖
下見范成大行記

山轉路滅沒。險逾川中棧。斗然遇雲崖。直
下百步雲梯過。蓮華溝穿鰲魚洞。

成丹臺路匪遠。自注過岷為煉丹臺。四
蛇。蜿。龍。狀。也。巉。嶇。音。澁。入。聲。高。低。形。也。
山。屈。曲。貌。澁。音。管。澁。也。

登光明頂放歌。黃山最高處
宜中秋玩月。

陟萬仞兮層巔。忽空明兮景無邊。千峯萬
嶺兮俱在下。天都蓮華祇許齊其肩。我遺
世兮陋蟻壤。坐平臺兮睇莽蒼。俯一氣兮
無垠收。萬象於盈掌。攬全歆兮玲瓏。跨宛
陵兮西東。池陽兮堆阜之形似。廬江兮衣

帶之混濛。指匡山於天末。兮疑有五老隱。見於雲中。嗚呼。人生恩濁。兮苦羈束百年。一睫兮如短燭。浮雲變幻兮。忽有無安得。日擾擾兮。隨蠻觸。何如掃除一切兮。心與天游。升高望遠兮。身世俱浮。置身黥山之絕頂兮。便如鳳麟海外之神洲。於時青鸞兮。迎客。白鳳兮。翔留。似聞浮丘仙向我笑。謂我三千年前居此。為同儕。何當載美。

酒兮清夜坐。明月兮中秋。此山此月兮足千古。詎必更尋玉京深處開瓊樓。

宿師子林

巉巖師子林。樵者始能尋。奇秀到庵盡。荒寒引境深。松龕靜夜火。菜把道人心。高卧清無夢。山雲入戶侵。

卧龍松在文殊院道中

老松當洞卧。橫幹皺蒼鱗。撫之悚然敬。如

遇隆中人

迎送松在小心坡

兩株相迴盤。客過互相向。送迎古今人。美爾能揖讓。

破石松在一線天

松石兩相爭。松怒裂崖石。不知始何年。想象自開闢。

登獅子峰望石筍石

奇巖搏象形。雄踞高隱巖。發興登其巔。餘勇賈未窮。後顧氣混茫。前瞻境虛杳。到眼驚喜并。荒幻見石筍。刺天攢千戰。迸地出萬菌。破碎互相蹂。逼迤遞徐引。觀此靈奇質。眾類覺窘蠢。物象隨人名。俚俗半堪哂。鬼工險莫加。天匠巧欲盡。而胡六六峰。藉使嘉名隱。跡高人莫知。箕頰樂肥遯。維時罡風來。壑谷吼聲殷。愜心願。少延佇。足防

未穩下阪屢迴瞻。眷戀猶不忍。嶺嶺音隱

登始信峰

峭峰斗然裂下瞰。無底淵危扛支斷崖。松兩厓連攀松度危。直造峰之巔。定空。掩留文室鳥巢此。栖禪平視五供峰。仙掌疑擎天。俯視散花鵝。四序春芳綿。仰視石筍。兀萬株立我前。收攬有獨得分。取人無

鸞嘯集

卷中

不

權境界到始信。難向塵中傳。何當偕白猿。

高枕峯頭眠。

江小

越雲外峰。此度數嶺至皮蓬。以形皮

我從雲中來。又尋雲外路。稍稍越雲根。盤踞微步。點黯穿荒榛。喧喧聞瀑布。山花媚游人。徑仄不暇顧。少焉逢坦夷。短筇且停駐。迴瞻峰頭雲。是我經行處。澗泉趨正絕。涉水濕芒屨。何來午鐘聲。星星空際度。

撥雲問香林。蔥鬱多羅樹。山僧松圓孫。清悟前行。逐孤雲更向巉巖去。

擲鉢禪院

鉢孟峰下舊禪關。白石青林面面環。諸佛畫圖傳好手。先朝經卷鎮名山。僧出明諸佛像。像。像。香臺散食禽齋下。竹柴開。鶴自還。活水源頭流不盡。天教送客響潺湲。

鸞嘯集

卷中

七

溪

桃花溪

桃花峰直下。下有桃花溪。溪水去無盡。花林望欲迷。臨深時見鹿。却斷不聞雞。為憶虞山叟。空懷結屋栖。自注。牧齋欲買山。栖息于此。

出黃山作

六六奇峰向我迎。穿雲涉澗一身輕。歸來笑答同人問。直箇懸崖撒手行。

黃山天下奇絕境也欲遊者久苦無暇
己已夏蒙

恩歸里明年春正由淞西詣歙州攜筇屐
裹糗糒凡明秀荒詭之處約畧俱到識
黃山面目并識黃山性靈既以歎造化
之秘於此盡洩而又感

君恩之

賜閑得以久踐而歌詠之也德潛識

驚齋集

卷三中

八

黃山導鷹嘯集卷三下

長洲沈礪士先生詩

休寧汪 瑛彩五輯錄

題凌靜圃願遊黃海圖

我聞天都黃山三十有六峯峰峯峻絕形
龍嵒匪夷所思足荒幻出理境外誰能窮
山石無定態歛昂騁伏歟奔兔攫無橫縱
古松斷崖上千年不長偃蹇突怒蟠窪
雲從一峯忽飛出迷漫南北連西東巒嶺
有無隱復現卷舒聚散隨天風恍如神山
可望不可到樓觀縹緲仙人宮心驚魄悸
忽作望洋歎茫茫濤浪直欲連層宮世間
此境可造訪身無仙骨無繇逢伊人列仙
曹胸次雲中鴻九峯三泖夙昔釣遊處東
華軟土耶受塵埃蒙故園黃山當入夢
鄰人倏忽飛度青芙蓉置身如在蓮花中

高頂俯看但覺梵羅絲現烟濛濛星辰列
基杵日月跳樊籠雲旗影悠悠風馬聲隆
隆青鸞絳節導以雙童其中疑有軒轅之
駕隨飛龍浮邱伯容成公御風乘氣一
來追從夢遊雖已到神境終墮恍忽歸塵
空青鞵布襪願獨往還思著屐真踏雲
重繪圖寫奇狀滅沒難為容哦詩吐懷
烟霞滿心胸息壤在彼詎可負焉能直倚
袖却手版扶孤筇願君裹糧携宿齋我當
追隨比驅蛰生半百事俱踈慵獨有尋山
賈勇情偏濃更聞羅浮離合風雨中匡廬
千丈懸玉虹武夷水樂聲淅淅天台石梁
跨穹窿雁湖瀑布廬山同豈獨海外推方
蓬請君廣抱九宇願他日遍遊洞天福地
四方上下尋仙蹤

聽客談五臺黃山之異紀以二詩

五層臺已極陰壑盡常昏六月吹殘雪飄
飄度鴈門

白雲衆峯生黃山忽成海轉眼還太空萬
壑成碗礪變幻理所無我將問真宰

黃山志序附

五岳之外山之以深秀高寒著者在江右
為廬阜在閩為武夷在越為天台鴈宕在
粵為羅浮在巴蜀為峨眉境界各異名勝

則一而江南之黃山則以奇特聞葦山之
奇一在石一在松一在雲石有昂者歌者
騁者踞者中斷者夾峙如剪獨立如劍者
層疊側生數十里如濤浪者松產石罅中
根不著土突起蟬蜷每作蛟龍蟠拏狀更
生百年不長尺寸雲從一峯飛出倏忽滿
漫六六盡沒彌望烟海天風卷舒巒嶺隱
現神山恍惚近在指顧昔有登此山者不

能名言其狀。題曰到此方知。又曰匪夷所思。如釋氏所云。言語道斷。思維路絕者。他如泉之溫湫之深。洞之竒詭。異蘊之芳馨。列仙之乘風飄忽。援狄鸞鶴之騰躍。翱翔以及隱人。道流之偃伏。騷人文士之所吟咏。而鐫鐫無不備焉。洵乎天地之能事。必殫於此也。

王新城

卷三下

四

王新城尚書寄書尤滄湄宮贊書中

垂問鄙人云。橫山門下尚有詩人。不勝今昔之感。未并述去官之由。云與橫山同受某公中傷。此新城病中口授語也。感賦四章。末一章。兼志哀輓。辛卯時三十九歲。

三百年來久風騷。讓此賢。慙無水曹句。辱荷尚書憐。千里吳雲隔。雙魚汶水傳。野失

承下訕。惆悵倚江天。

橫山全盛日。請業偏門墻。一老嗟淪沒。羣

愚故謗傷。聞雲封講席。古柳卧書堂。故友

悲今昔。青青墓草荒。

虎豹天閤。踞雲房。未許窺漫教。尤衆女。只

自怨蛾眉。歷下禪談。塵汾湖。把釣絲。後先

同放棄。恰遂白雲期。

久見文星閣。緣知歲在辰。濟南無作者。海

內失詩人。

卷三

五

虛附青雲士。難賡白雪春。虞翻

同感泣。此意向誰陳。

客中生日。壬辰

滿庭黃葉滿床塵。紅燭青尊夜欲分。真覺

光陰如過客。可堪四十竟無聞。中宵孤館

聽殘雨。遠道佳人合暮雲。遙憶故園茆屋

裏焚香為禮玉晨君。

舟次詠懷二首

時五十
初度

天地冰霜候風濤飄泊身匆匆逢五十
欵話悲辛綱及門蘓蔚憐衰艸泥沙困涸
鱗蓬窗把却酒遣興轉傷神
孤舟去住輕野宿就荒城遲暮易增歎雲
山空復情微軀慚救過儉歲拙謀生百感
難成寐長天旅鴈聲

六十初度壬子

昔我五十時身留卞山村與客日賦詩

樂無昏晨

卷下

六

今年屆六十高枕霜嚴雲中間
歲月駛恍似波流奔往時羈旅客半已為
陳人而我幸好在鬚髮俱如銀景短念自
長道蘊漸探真自傷衰朽質官骸漸眊昏
世味雖已疎理趣仍難親還思假我年勿
使終無聞
弱齡喪慈母臆垢少完衣中年罹大故長
為無父兒鳴鴈隨野鹿觸目增傷悲顯揚

樂無昏晨

卷下

七

亦人情貧賤與心違前瞻願空結後顧事
尤非痴兒有童心稼穡詎能知弱息賦苗
鵲空彈寒女絲百感集暮年憂來浩無涯
天運諒如此惻惻亦奚為
有客晨扣門絜榼携尊酒逢我攬揆辰置
酒為我壽自言力貧薄黽勉具升斗感客
殷勤言艱難意良厚今秋海大風洪濤漲
陵阜室無釜甑具路有窮獨叟吾鄉亦太
無糧粒空畝畝民窮禮節失簞豆生讓詬
君今申請好何以報瓊玖襟坐互斟酌華
月上榆柳醉後起浩歌為君鼓瓦阜
七十詠懷壬戌
鳥影匆匆過蹉跎七十年童心仍少歲耄
學愧前賢容况淹塵海家山夢蕙楊行藏
中自付不用問蓬蓽
待詔憐方朔修書問宋祁斯人今不作懷

古重歎秋米讓侏儒飽文防札聞識滑稽
吾未敢秉燭繼餘暉

黃流蕩山巖山左并淮徐州樹難為食蒼

黎竟作魚詔聞頒帑藏功未算河渠俯

仰慚安飽匡時計已疎

辭家分兩地踪跡似秋蓬老我燕山北荆

妻對水東久無鄉信到祇仗夢魂通此夕

家園話應憐鶴髮翁

驚嘯集

卷三

八

九

交為詩篇完情因離別深相思共寒月獨
寤託清琴豈以關山故而忘屈宋心諸公

應待我他日并題襟

故舊無憐比閑門老薜蘿連牆時晏笑踏

雪此經過旅邸情逾客風霜氣轉和不須

屠狗客醉後亦高歌

八十書懷壬申
雪滿天地有客叩門負戴素交聚極攜書

壽我八十禮意慙慙謂我久客十年京塵

面目未改依然天真觴酌勸我情同飲醇

酒半賦詩高歌有神四座溫溫寒月生春

早年失恃中年失怙無父母見心摧腸腐

終鮮弟兄眾眾踽踽晚歲喪妻孥身撐拄

中懷欲白向誰告語形影周旋惟我與我

叶賴古聖賢時對居處身在中吳心遊東

魯

驚嘯集

卷三

九

白首致身遭唐虞帝謂臣不欺超遷卿

貳褒封四葉天章屢賁十載賜閑授

祿衡泌自慙衰年報稱無地永矢庶閒晚

節益勵擊壤歌衢泳游聖世

飛光逐人鳥過電掃童心嬉嬉問年耄老

學道無成著書難了厚實何須榮名匪寶

惟有寸心守拙辭巧巧拙兩忘棲神渾顯

笑彼仙遊茫茫蓬島

鳥思故林。魚思故淵。自別對溪。廿有五年。
蘿屋荒隤。鼠雀互穿。父祖世守。神明在焉。
童時釣遊。夢寐縈牽。今母難日。中懷悵悵。
願言蓋菲。仍米息肩。歸老於斯。悠然樂天。
北上。述懷別諸同學。乙卯。

鷺鷥集

卷三

一

鷺鷥集

薦慚愧。吳公識賈生。

買山已過。鮑山。西。蕙帶荷衣。製欲齊。拾橡

風林呼稚子。灌花月夜並。荆妻出門遙。指

天雙闕。故里空間雨。一犁為語。靈岩猿

鶴伴。終教與余共幽栖。

折柳歌。聞樽酒餘。故人於此送征車。聯吟

北郭懷中歲。結北郭詩社分手河梁及夏

初畏我友朋。宜養拙生逢。堯舜敢逃。

他時憑弔燕臺上。目斷南鴻尺一書。

到却後述興時

六千三歲五首歸作

僞耳漫傳蘇軾死。吳下傳三歲。已得杜陵

鰥。故林仍喜松篁好。老屋俄驚卷軸非。

酒餘餘多負券。秋禾登後有啼饑。劍鋒

折雄心盡。無復哀歌嘆短衣。

親朋知我乍歸來。短陌過後笑口開。傲骨

共看餘骸。素衣差信少塵埃。談深存沒

鷺鷥集

卷三

一

鷺鷥集

凭燒燭。戶偏水霜。伏把杯。相約同群入山

去。衝寒高上望湖臺。

飽歷羊腸。問路岐。茫茫前。去欲何之。未能

入幕。依嚴武。且可彈琴。侶戴逵。放浪五湖

聊快意。光榮二鳥。偶乘時。區區馬指堪齋

否。一卷南華是我師。

山居雜詩時五十七歲

父輩思靜理。買宅得山居。豈敢慕高蹈。聊

云愛我廬。顏垣限難大。喬木辨村墟。隙地
堪為圃。吾將此荷鋤。
地與花宮並。鐘聲早暮聞。農過時賣畚。客
到偶論文。帆帶洞庭雨。屐穿茶塢雲。自耽
閑趣味。未遣衆人分。
綠蔭隣家樹。香流戶外溪。門外溪水通幽花難
識種。好鳥各成啼。拾橡空林近。斲苓野徑
迷。鹿門期可遂。安穩報山妻。

鸞嘯集

卷下

七

七

一水塵氛斷。人情尚率真。負薪徵賤價。賒
酒許比隣。時說長官好。還憐寡婦貧。秋深
聞社鼓。報賽及良辰。
身閒諸物態。小小亦關心。怒啞螳螂臂。哀
憐蟋蟀吟。豆花涼雨落。瓜蔓早霜侵。無限
懽意。風前理淨琴。
歲稔風光好。山村事事宜。施僧家有飯。請
藥里添醫。雀開收禾日。蜂喧割蜜時。况聞

緩征賦。歡喜到童兒。

憶昔勸茆叟。

永張子

居同岸上船。胸中滿水

雪。得句總雲烟。牙曠久不作。款欽誰復傳。

寂憐埋骨後。寂寞研山前。

樹屋舊名傭。年衰竟作翁。畫圖添晉服。蒼

翠接吳宮。山好遊難定。交新氣已通。偶然

懷故里。東望靄濛濛。

散食遊魚喜。吟詩野鳥聽。饑臨乞米帖。閒

鸞嘯集

卷下

七

七

注相牛經。厨顧龍俱鐵。由光鴻已冥。聊同

南郭卧。不辱北山霞。

焚身緣象齒。累俗為猪肝。與世一無援。始

知天地寬。藥苗隨徑采。茶竈任童安。行覓

鍾吾路。柳子瞻藥山藥山藥。空巖問大丹。

鞠

獨立三槐後。花開白露團。不容人玩狎。曾

見晋衣冠。酒盡何妨對。饑來或許餐。果能

存晚節任爾夜霜寒

天意存高潔疎離試晚香風前人共淡月

下影俱涼豈敢怨遲暮無心及艷陽不逢

陶令采寢寞六何傷即不采而佩於何來

美人意

畫菊時七十歲作

淡墨疎疎寫晚香此花開日即重陽東郊

桃李俱前輩憐爾枝頭帶曉霜絕妙喻

驚嘯集

卷一

十四

楚人湯雲山前明萬丙午生年一

百三十九矣訪之漢陽門外相見

頃曾孫侍側不扶杖能拜起問以

眠食曰健飯多睡次及方藥曰生

平無病不知藥也古所云地行仙

者即其人耶因系以詩

寶公老壽更誰能漢文帝時人今日重逢

漢水濱身歷八朝同木石心空六鑒返真

淳不寒不暑忘將我無藥無方說與人親

接屨基殊自失可容樽散倚莊椿

過金地嶺記所遇台山遊草

層巒千迴折陡下忽平坦洄洄松根泉落

蒼坡開蘚藉蘚挹泉流酌取冷然善何來

一老僧龐眉手自撚問僧年幾何行將三

大衍四十四示我養生方無為順仰俛忘身

并忘心數自莫能管大藥在偶逢苓朮翁

驚嘯集

卷下

十五

龜犬服之屏營為亦足壯關鍵熊經與鳥

申古語術空緬最下鍊金石伐性適自珍

語罷超然行忽近旋忽遠我欲往求之雲

路迷深淺

題愚詩鈔輯錄古今詩七十五首文鈔內
取志序一篇首載遊題諸詠承黃山導而
入也次列感賦四首識早年以詩鳴受知
漁洋橫山二公也再列四十至八十初度
詩十七首并

召試就道不遇而歸六首感德性幽閒勵
志益堅六六高年始際遇也山居十首
御詩賜和此即原韻羨

驚嘯集後跋

君恩羨林泉之烟客也菊詩三首志生平
托喻以自况也末載老人壽僧詩二首與
先生而三昭

聖世瑞徵也祿有

賜俸位至尚書名傳後世壽登大駢求諸

名臣中自我

朝漁洋後鮮難其匹後生宗仰惟合掌贊
嘆而已計先生五十之年堪尚在無何有

驚嘯集後跋

之鄉越明年癸卯而生此身又四十年矣
童時聞吳中士大夫論當代風雅首推巨
擘及冠取先生所選古詩源唐詩別裁二
集目錄數首自課得有指歸後展詩鈔自
四十已後諸作味如噉蔗不忍釋手純乎
天真味外矣竊幸生得並時慨想丰儀無
由自達後已未通籍及懸車鄉里位譽日
隆雲泥迢隔終未親承聲欬然薦蘿依倚
以識嚮往私誠第恐當世目以媚名妄附
因表而出之知與先生不謀於面而謀於
神也識者諒諸是為跋

壬午秋日汪璠再識

集中先生自注與璠箋釋未經註明緣
鐫板已定不及改填

吟社諸子點定



慈光寺藏版

黃山導默音集叙

雲默無音風引則冉冉而去山默無音泉

流則潺潺而鳴是雲山無心而嘿默同也逸

鶴任風翱翔縹緲之上閒鷗忘海逍遙浩

蕩之中是鷗鶴同與漚鷗同有心而默也墨默同

而無音至音在也或問子遊黃山默矣而

又默音名其集此音也有心乎無心乎是

不喻我鴻爪留痕意也辛巳冬日雪窻汪

黃山導默音集序

璣自識於五湖三畝宅



平己除夕自顯荷鉏小照二首
 龍鍾三十九東坡除夜成句遲暮獨柴荆
 影易增歎哀歌空復情力耕安策志
 把卷藉殘生短檠深宵對寂來淚暗
 盈四十明朝過少陵句使憊坐
 身睨看兒女大歸鸞雪霜新荷鉏寬
 閒整攜壺浩蕩濱誅節何日遂黃鸞
 老斯人 楞伽山人并書

耐汪五惠書之作

金士林

攬環何日事傾蓋記相逢意氣不時合悲
 歌到處同青梅看量雅紅豆歎詞工便欲
 從嘉遜猖狂任所終
 十載臨池客春風未有涯仙人晴嘯樹羨
 女露簪花題覆錦囊重書連玉軸斜壯遊
 何所賦子默是當家

并酬二絕句

默音集題句

三

栖雲高閣坐清姿想見山人懶祭時手把
 墨音還一笑春風留得廿篇詩
 范公祠下水平田著个畊夫也快然今日
 臨風空縱鶴憐無劉尹買山錢
 楞伽山人荷鋤圖 吳懋念回
 山莊梅雨鳴布穀家家釀得松花熟山南
 山北足春畊子亦荷鋤携新瀝吟肩斫
 向山行細雨霏霏撲面生僻徑無人蒼翠

合但聞流水聲清冷此時一嘯山谷應開
顏為尔桑麻盛何妨短袷為冠也有長
鏡木作柄山魃木怪相潛驚赤松黃石盡
乞靈邂逅傾以三百殘醉時分以千歲茶
問誰釋得塵網縛幾人領此田園樂皇皇
帝力順之則日入而息日出作沮溺能
無濟世才說尹于今皆塵埃築場滌場吾
其與堯典舜典胡為我我家亦住萬山曲

默音集題句

四

不才此生無負郭耽吟只覺兩袖穿生涯
惟足一瓶添我醉我歌子獨憐見近作有
神逾王愛爾詩人吳念四恨不論文十載
之句風塵知已不勝感歎

前相逢今見耕而殖沮乎溺乎心茫然

黃山導默音集目錄

休寧汪璫字彩五一字



卷四上

伍相祠

楚遊

惠山阻風

彭澤縣

小孤山

琵琶亭次唐使君韻二首

晚登大別山

登黃鶴樓

默音集目錄

赤壁

烏江二首

歸吳門

同樂地泛舟白公堤登海湧峰

春日園林用漁洋謁五祖山韻二首

鞠

附和韻四首

菊庭諸同人和者甚夥屏無罅隙寒

風入室傲霜之態無復存矣有感

二首

附和韻八首

金二木贈別次韵三首

附原詩三首 湖上

程列三化身圖次李客山先生韵二首

香樹來吳話舊示詩即次韵贈別歸

德清二首 戴融川竹

程並園為予題秋林小影次韵

附原題次韵

再和並園見贈次韵

默音集目錄

二

空庭 西山四絕句

滄浪亭同金二木作 靈巖懷古

附和韵

石湖秋泛

金二木將之淮上二首

家兄滄洲之任阜寧餞別二首

懷金二木

御臨文徵明墨菊并詩 賜沈德潛巨壻

從石刻中獲觀敬賦元韵

閩溪汪惟靜梅 鄧尉山

別金二木 附和韵

將歸吳門留別里中諸子集杜二絕

月竹吟戴融川將行作寫得月色偏

秋露竹聲蕪夜泉詩意

再疊前韵奉酬融川贈別之作

默音集目錄

三

附和韵五首

七夕

友人招飲虎阜

卷四中

金二是齋太守招飲懸起蛟圖見示

為題長句

小園午日

家卓莽返自高郵即席有感二首

哭先兄滄洲

附詩話

遊山曉發

浴湯泉至茅蓬宿集杜二首

發慈光寺至文珠院集杜

黃山放遊歌 小溪訪金二木

附金二木見贈秋日黃山之作

舟行 雨中過桐廬

過鄭鳴珂館中話舊并索題月竹

附月竹吟用原韵

默音集目錄

四

哭六兒蓮四首 答何省珍

小園牡丹有感二首

答申屠詠川

牡丹次趙漢中韵二首

輓金海門 不寐

雪霽登鶴岡 亡兒蓮生忌

卓荦屬題秋山圖為友人贈別

言志三百字 三月晦日

護書符銘

和范石湖四時田園雜興四十八首

附和詩十二首 題詩二首

附一鷗亭詞

十六字令二闕 極雲閣即景

望江南 三闕 石湖

又二闕 為某題小照

卜筮子 晚至湖上

默音集目錄

五

沁園春 和吳蓮山韵即送至皖江

附原倡

沁園春 燕湖程京伯見訪即送之揚

又題程丹五小像

又贈漢江程紫庭

又湖上桂花即事

金縷曲 楚中過蓮山即次原韵

附原倡

右汪冲岩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首

詞十二闋

附諸同人倡和詩四十首

詞二闋

卷四下

石湖園

五湖三畝宅園

石湖別墅記

潘偉

石湖別墅後記

金士林

默音集目錄

六

送題石湖別墅二首 金士林

汪五冲岩招遊湖上園亭

陸塏

汪冲岩招飲五湖三畝宅看牡丹即

事四首

吳啟瀛

澄灣山莊贈汪五冲岩

黃棟

石湖園亭用工部何將軍山林十首

韵

石湖別墅六言六首

汪玠

湖上寄題集杜六首

金士林

汪冲岩招看牡丹

吳啟瀛

牡丹二首

黃棟

暖酒題詩圖

王夢蛟

又

金義樞

又

潘偉

默音集目錄

七

又

朱馨

又

汪玠

又

汪玠

附詞

潘倫

蝶戀花 暖酒題詩圖

吳啟瀛

滿江紅 冲岩小影

王夢蛟

附聞見諸詩

藏書銘

汪樞齡

惜書訓

題藏書卷尾

遣懷

虎邱

老女

為某題照二首

將歸閩南留贈耕心訥方伯三首

無名氏

汪糧齡

汪糧齡

毛炯

無名氏

無名氏

邊順公

默音集目錄

汪之元古今體詩二十二首

八

畫壁古木

墻陰艸

對雨

對鏡

劍

曉發華陰望嶽

鷄鵲

遊花田題素馨墓

鷓鴣

僧舍夜聞子規

自題烏樓圖

遠別

對瓶花獨酌

默音集目錄

九

東出函谷關題別關門

燕 殘書

針 贈掃葉

丙申除夕聞內子計詩以哭之四首

吳啟瀛五七律詩十二首

春雪二首 至楚晤查冠璵

鄱湖舟中

臘月四日夜雷雨不寐

圓覺精舍雪霽和蕉衫韻

章門送曹我大歸里

舟拉鱸關喜晴 舟抵南安作

舟夜聞雁 雨度大庾嶺

雄州鼎逆旅主人

汪 珣七言律絕七首

留別淮阜諸及門四首

石湖三首

九日

右遊記二篇詩九十三首詞二闕

汪玠

默音集目錄

十

黃山導默音集卷四上

休寧汪 璚彩五

伍相祠

瞻彼蘆中人。吹簾淩水旅。扶目竟終吳。鞭
虵徒報楚。烟冷梧宮秋。空臺半禾黍。

楚遊

陌頭楊柳青。遊子將遠適。家人治行裝。形
勢反匆迫。檢點葛裏箱。欲語聲轉噤。左顧

默音集

卷四上

一

敕中厨。酒漿羅几席。幼女牽衣裾。揮淚時
操。辭再拜持一樽。眷戀情莫釋。倚屏行復
却。傍人相慰藉。共道早還鄉。母為久行役。
強笑對妻子。我心匪木石。萬里之行始有
生。初作客。男兒事長征。誰忍滯踪跡。莫更
金錢卜。會期豈旦夕。去去勿復陳。斯須亦
何益。揮手出門去。行傍楓江驛。寒鐘杳不
聞。烟月生微白。歸夢遶吾廬。別離如宿昔。

回首望姑蘇。遙指白雲際。

惠山阻風

載水曾經感昔遊。今日扁舟山下留。風雨滿天烟際望。一堤新柳綠初稠。

彭澤縣

為政風流地。江山今在茲。籬荒三徑菊。城護數間祠。去住詩堪藉。功名酒不疑。高懷深嚮往。回首意遲遲。

默音集

卷上

二

小孤山

湧出江心翠一堆。烟鬟欲墜勢崔巍。盈盈似向波間舞。為趁東風到楚臺。

琵琶亭次唐使君韻二首

登臨俯仰意交加。江上垂楊又放花。狼藉管絃成斷夢。蹉跎歲月歎浮槎。青衫濕盡當年淚。紅粉拋殘蕩子家。極目鄉關頻悵望。忍將幽怨訴琵琶。

歸陰深處映層樓。有到亭畔勾留景。倖幽九派銀濤驚楚鴈。一聲鐵笛起吳鷗。匡廬烟樹重重見。湓浦春光得得遊。同是天涯淪落感蕭森。意味頓如秋。

晚登大別山

連天芳草湧晴川。颿影波平返照前。兩岫遠峯涵暮靄。蒼茫東望渺雲烟。

登黃鶴樓

默音集

卷上

三

飛樓萬聳接層霄。頓瞰江城景物饒。過客登臨多慷慨。羈人情緒自蕭條。吹殘玉笛千山月。踏遍春風萬里潮。仙子凌空何日返。白雲深處隱相招。

赤壁

文章遊戲事千古。大名留赤壁。兩篇賦黃岡。一角樓。颿隨飛鳥沒。山隱夕陽收。渺渺吳天路。滔滔江漢流。

烏江二首

涕耳濤聲日夜哀。英雄無復渡江來。長陵
坏土。今安在。寂寞斜陽照綠苔。
馬踏烏江落日寒。楚歌四面解圍難。虞子
淚洒啼鵲血。千古湘筠一樣看。

歸吳門

萬里扁舟客。還家始自憐。人情雙眼裏。世
態一樽前。散髮歸盤谷。披簑入剡川。抽身

默音集

卷一

四

吾計得心跡。似忘筌。

同藥地。泛舟白公堤。登高湧峰。

春秋多佳日。畫舫滿長堤。值茲景物凋。遊
人何離離。舉酒不肯飲。孤負此良期。鈴語
雜疎鐘。聽曉增淒其。餘霞映歸舟。寒雅遶
樹啼。今日樂相樂。盡各賦新詩。

春日園林用漁洋謁五祖山韵二首

瑞氣凝祥宇。韶光暗裏迴。輕風初拂柳。纖

月映新梅。澹蕩浮烟捲。蒼茫翠岫開。隔籬

聞犬吠。花影似人來。

展卷共瞻畔。茶烟細細熏。吟懷調野鶴。幽

意托孤雲。清味閒中得天機。靜處聞徘徊。

春畫永。蜂蝶事紛紛。

鞠

滿洒黃花地。輕霞晚霽天。芳枝含露勁。苦
節冒霜妍。品並高人操。香宜逸士憐。涼風

默音集

卷一

五

時入室共醉酒。鑪邊。

和韻

仁和黃興仁印塘

茂苑名花地。清秋隱士天。華姿先競養。
冷艷晚逾妍。品不干塵俗。心寧計憎憐。
主人高靖節。許共酒詩邊。

和韵

德清黃棟栲英

不隨凡卉發。獨占九秋天。閒雅枝枝瘦。
清寒朵朵妍。到來欣共賞。欲去意還憐。

漫羨陶彭澤蕭然羅落邊

和韻

休寧汪

珣

爛熳直堪佩。歡當小有天。重臺如鏡照。
跼蹐足同妍。清隱誰相愛。孤高欲拒。
把杯歌益壽。豪醉落吟邊。

和韻

休寧汪

玠

叢菊團軒砌。羅含德信天。清貞固絕俗。

雅淡列生妍。香泛陶公愛。英餐屈子

賦詩

卷二

下

賦詩須仔細。莫笑落籬邊。

菊庭詩同人和者甚夥。屏無罅隙寒。

風入室。傲霜之態無復存矣。有感。

二首

浙浙霜風入戶涼。殘枝無復有零香。空餘

屏上詩千首。倚遍闌干傍夕陽。

有酒頻傾莫更辭。歌殘誰問舊花枝。悠悠

事往都成句。月照清愁故故遲。

和韻

香樹

繁華過眼覺蒼涼。屏上空餘翰墨香。莫

道秋光饒冷澹。天家不肯久重陽。

吟到深更酒不辭。煩君著意護殘枝。來

年早趁秋光放。秉燭傳觴莫遣遲。

和韻

樂地

寒風誰與說淒涼。蕊抱孤貞死亦香。賴

有新詞傳樂府。詞人有蝶戀不同艷質。

然奇集

卷上

七

冷斜陽

幼佩夕殫憶楚辭。騷人自愛傲霜枝。花

殘酒罷皆如夢。回首高樓月上遲。

和韻

滄洲

漫天慘絮北風涼。剩得燒殘心字香。栗

里不堪千古恨。一盃忍與問東陽。酒名亦

東陽者休文調明

頭觸屏風競開辭。黃花老去更無枝。竟

歸芳草誰招得晚節晚成兩悔遲

冲岩以菊殘有感作二詩余無以和也
黃甘五香樹及藥地弟均有和章適又
有催雪句者遂不勝悵然寄語諸君好
花好雪好詩同存一大公案珣

疊和

哀音激楚話伊涼誰識叢中別有香味
到烟銷灰燼處一聲雁叫自衡陽

默音集

卷四

八

又續梅花三弄辭早看飛雪壓南枝不
須惆悵韶光逝箇裏尋春莫較遲

再用冲岩韵並廣諸子之意諺云絕處

逢生也一縈孤閣

金二木贈別次韵

故人相對眼終青折柳歌成恐更聽此夕
清溪咽寒月烟籠客夢渺離亭

潦倒仍歸苦酒城故鄉春遠獨柴荆思君

流水天然意撩亂寒江一掬清
浮生踪跡感終淪執手踟躕古渡濱何處
驚聲風外笛故將別緒泥行人

原唱

二木

閨門楊柳總青青君駐行舟試一聽此
夜曲終人不見夢回多少古長亭
何處尋詩茂苑城風流無地不柴荆似
誰占斷高人宅遠屋梅花接太清

默音集

卷五

九

苦擬將身狎隱淪後先投老五湖濱劇
憐蝦菜忘歸早也有魚租荅
聖人

湖上

長天初霽後拍水亂鷗飛堤上漁翁網
茫滿釣磯

程列三化身圖次李客山先生韵

錄二圖列七
影宋棋譜具

竹裏光搖綠影春。半安俊雅幻中真。試參
七子分明處。笑指如來劫外身。
空山浙瀝孤桐寂。談橘天機致澹然。即此
形骸俱是假。何妨爾我暫周旋。

香樹來吳話舊示詩即次韵贈別歸

德清二首

得意烟霞不諱窮。敬傭一春心事酒杯中。

文壇寂寞詩魂冷。花圃荒蕪故苑空。幾許

默音集

卷上

十

閒愁縈別夢。母多把袂悵離衷。閨門柳色

依然綠。聚散浮生任轉蓬。

憶昔曾遊半月泉。嵐光如畫別生妍。清風

潭面浮高閣。碧水磯頭繫釣船。春去鳥啼

人。寂寞月明芳徑草芊芊。還期執手秋江

上。莫訝相違又隔年。

戴融川竹

勁節虛心態。經營意象幽。湘江風雨裏。蕭

瑟一竿秋

程芷園為予題秋林小影次韵

秋高天宇淨。秋澹山容爽。風衆入耳謀。冷

瀟清響。此中日夕佳。悠然得心賞。颯颯

秋風生。雲烟落紙上。美人隔幽渺。搔首空

延想。何當弄扁舟。放歌一撫掌。時念湖上

居。南村每孤注。

再用前韵奉酬見贈之作 芷園

默音集

卷上

二

憶昔相識初。神清氣爽英。詎意離索久。

履綦不聞響。孤吟空山中。寂寞疇共賞。

淩落比依劉。羈棲蓉水上。蘭藻忽見貽。

起我折麻想。寓廬咫尺間。何當一抵掌。

雲路雖迢遙。還期同勇注。

再和芷園見贈次韵

朝來發嘯歌。西山真氣爽。何來珠玉音。琮

琤落盤響。良覲幾經年。得不狂歡賞。隱跡

蒼江瀆逸興猶雲上白鷗非世情展對豁
遐想豈有幽人心襟懷示諸堂感子意彌
真深期共還往

空庭

小隱林泉敢自誇石湖風月屬儂家一簾
疎雨斜陽外人在堦前數落花

西山四絕句

碧色春山映綠波溶溶麗日惠風和默存

默音集

卷四十一

三

機趣心多妙連轉穿雲入薜蘿

一道飛泉雪練光潏潏珠玉響琳琅

寒章照耀五千石上梅開五色香

古梅含白吐清妍屈曲根蟠頂更圓疑是

凡夫遺化理精神應向此中仙

雲岑滴翠古煙霞鳥道嵌崎一徑斜縱目

高亭見千里恍疑身在妙蓮花

滄浪亭同金二木作

良反故鄉來駕言滄浪遊值茲風物美時
光正暮秋渺渺清波間曠然烟雙眸緬懷
亭中人高踪孰與儔白鷺立棋石飛鳬下
荻洲遙林矚祠宇待詔清標流
宸章懸燦爛風雅宗前猷來此揖清芬令
我心神幽苦茗滌腸胃清譚互唱酬夕陽
掛疎柳歸路發吳謳

和韻

二木

默音集

卷四十二

三

未成愚公愚甘為遊子遊行行至吳會

逸興凌萬秋良友幸相於豁然清我眸

望古懷明德邈然實寡儔摩娑撫琴石

浩蕩寄滄洲采蘋欲有薦愧此饒風流

薌蒐范公宇千載仰徽猷徘徊不能去

返照林亭幽扶路唱樂歸新詩一以翫

還期弄西山擊榜來清謳

靈巖懷古

一還穿崖去。雙峰列遠。洞旋東湖。煙浮日。泮嵐翠。逐雲移。黃葉前朝。寺青山。舊苑基。老僧閑。指點想像。伍負祠。偕相祠。

石湖秋泛

閒泛澄湖去。超然逸興幽。嵐清神競爽。景快目多謀。幾點白鷗沒。數行紅葉秋。滄溟吾有思。擊榜渡中流。

金二木將之淮上二首

黑音集

卷四

十四

離緒攢心曲。無眠喚奈何。霜鐘侵枕角。曉月漾簾波。爾欲乘淮海。吾今老薜蘿。臨風一揮手。杯酒佐清歌。

高歌望吾子。俊逸語多醇。把菊吟良夜。持螯共故人。片帆秋雨外。踈柳夕陽津。分手前期在。詩筒莫厭頻。

家兄滄洲之任阜寧餞別二首

翰苑他年步。官閒此日尊。持衡留藻鑑。秉

鐸得真言。才子西堂客。時在座。名流北海樽。諸公多袞袞。賤子敢同論。

情極翻無語。臨觴意轉哀。一官何眷戀。寸草獨徘徊。反側咨長策。綢繆愧短才。向來憂未已。懷抱且為開。

懷金二木

坐對空庭雪。寒宵獨爾思。殷勤千里別。惆悵五言詩。敏捷才無敵。沉雄語更奇。瞥見

黑音集

卷四上

五

梅花發。臨風寄一枝。

御臨文徵明墨菊并詩。賜沈德潛。臣璫

從石刻中獲。觀敬賦元韵。

新烟染就御袍黃。斐疊

宸章領衆芳。漫擬此花饒冷艷。祇今

天子正當陽。清芬冉冉籬邊雪。勁節巖

筆底霜。不共秋風同寂寞。蕭然長自引壺

觴。

閬溪汪惟靜梅

世外清茶水雪姿。烟輕月澹影迷離。我曾
憑弔閬溪上。流水空山見一枝。

鄧尉山

晨登萬峰巔。朝瞰散林巒。香霧洋湖光翠
巖。紛相矚。鶯語盤青冥。鯨音度空谷。山中
真意佳。理象供吾目。遙聆曉梵清。靜覺松
聲謖。緬思漁洋翁。聽雨禪堂宿。文采映當

默音集

卷四上

二六

年風派渺難續。我來屬春分。霜蕊半含蕾。
夢墮寒雲窩。鼻觀了。飴馥千林烟月白。一
掬寒泉綠。顏言結茅茨。荷鋤將此卜。

別金二木

點活心苗動。即機情親風雅轉多師。深杯
痛飲將離日。長笛聲傳絕妙辭。十載清吟
驚我瘦。一彈古調見君詩。今宵聽雨瞻雲
館。點滴人愁不寐時。

和

二木

久從滬鷺習忘機。烟水茫茫愧釣師。長
笛一聲人共倚。深杯百罰爾何辭。天涯
意氣空彈劍。海內交遊屢見詩。回首仲
宣樓上客。春風猶及到家時。

將歸吳門留別里中諸子集杜二絕
永作殊方客。崎嶇馬飄飄。愧此身增壯。艱
難歸故里。送賈相遇益悲辛。增壯艱

默音集

卷四下

二七

杜酒偏勞勸。贈張酣歌淚欲垂。雲安平生
感意氣。移後會且深。期蘇

月竹吟戴融川將行作寫得月色徧

秋露竹聲魚夜泉詩意

聲蕭蕭兮風颭玉影離離兮栖鳥宿露霏
霏兮濕衣袂泉潺潺兮響空谷詩到無聲
足卧遊天機洒落怡心目之子畫理擅文
蘇篆隸無精又神速雨篠風篁次第生滴

露垂烟媚幽獨一生愛好自天然
萬丈寒梢盈卷軸憶昔投交四載初
群蒙勤課讀樽酒論文春復秋
錦瑟年華隨轉燭即今烟月印中庭
垂離使我眉頻蹙
感此中竹石有佳意披圖恍撲三斗俗
興酣落筆一漫題喧呼且覆杯中滌
疎疎鐘渺渺冷江楓他日相思夢猶綠

再疊前韵奉蕭融川贈別之作

默音集

卷四十五

六

漱灑風泉潑碧玉空庭愛伴森標宿
枕遠琳琅客夢涼曉聞翡翠鳴筠谷
怪底烟霧起中堂元氣淋漓觀鑠目
金壺潑墨致蕭洒玉管揮毫機迅速
直節虛心意象幽古免清輝抱真獨
三絕還誇擁鼻吟高懷合共傳檀軸
回首生徒絳帳空披顏時復重過讀
懸知分手各天涯此夕惟娛須秉燭
陌路春光柳色新勞勞亭畔憂心感
丈夫

高志邀四海豈守蓬門仍負俗
再譖離歌慰所思當筵莫漫辭
香滌贈爾青邱急就詩一瓢倒瀉瀟湘綠

和韵

戴履祥融川

蕭蕭萬籟森寒玉湖上園林曾信宿
勁節高標迥絕塵令人夢想簞簞谷
憶昔芸牕寫竹枝淋漓變化傾人目
慨自年來理境疎遣毫揮灑機難速
天然一笈

默音集

卷四十五

元

寄閒情拂素葛軒玩耽獨博伊噴飯
解詩嘲妙選驚溪成巨軸圖將秋月擬
冰心流光側映琅函讀一樽坐對澹無
言空堂豈藉燒蘭燭嗟我翻然事遠遊
分携使我愁眉蹙感美爾吟情絕世氛
古調輕彈出群俗空山無人花自開
魚無木人冲流花開定唐詩三昧集
半泓潭水汪然淙前漢王紀歌謡何日
重過三畝

莊湖三畝題五期君錦掃千竿綠

和韻

元和汪嘉濟雨良

鏤鏤簌簌青削玉美人疑在滿相宿
寒翠袖拂流雲響屐刁騷足滿谷排
胸中着此君千竿萬竿紛節目偶然乘
興芒角生揮洒欲飛聖帚速妙筆疇當
句鬥奇昔孰斯藝與可獨古歡今復屬
佳賓點手琅玕撐一軸掛壁蕭蕭增暮

點音集

卷四

辛

寒空堂。凝伴深燈讀。依稀直節印虛心。
歲晏何須驚轉燭。我來披畫兼諷詩。風
襟內顧殊感盛。喜是淋漓欲墨光。坐卧
對之堪療俗。霏烟浥雨想前期。賞酢百
壺應瀉淥。好語華厨為護將。平安日報
參差綠。

和韵二首

二木

佳人曉起弄橫玉。恍然置我高遷宿。風

聲泉聲聞未開露。葉參差光滿谷。雲根

幾尺擁由街。勁節蕭條環衆目。前惟洋
州後仲圭。與戴而三成不速。念昨相逢
海湧秋。考槃私咏幽居獨。此皆百城書
屋中。琳琅響驟傳花軸。載酒擎舟渾過
存金波。映映其園讀。豈期物外冥鴻心。
留贈一枝分難燭。展對如初晤二難。吟
肩雙聳眉輕感。肯學王猷傲世才。驅車

點音集

卷五

壬

運去嗔流俗。清颺遠拂珊瑚柯。影浸寒
空唾猶淥。何日重呼畫裏人。款乃一聲
山水綠。
具區萬頃波。洗玉瀉入胸中。無點宿老
龍飛去驚萬陂。雛鳳吟成喧解谷。悠悠
慢指技通神。落落相看機在目。三莖兩
莖曲可憐。一節二節破尤速。風淪月灝
冰蘚深。雨葉烟梢山石獨。東頭縱酒飲

幾巡南面攤詩橫半軸。墨胎高韻迴孤
騫。湘妃舊譜紛重讀。廿年豪興數揚輝。
千里遺絨燕舉燭。報爾蕭材嗟已多。載
予機線知殊感。要將清供發新謠。頃使
羈愁甘絕俗。為省空亭个字幽。得移小
治迴文深作詩。雅繼閨溪翁。更掃寒梅
翳瘦綠。

用原韵

休寧程彦正圖

汪子能詩聞自宿。遠投一幅篋管公蕭。
蕭晨玩疑有聲。明月流泉光奪目。幾回
寄語索余吟。踈拙慙難又手速。比來學
殖嘆荒落。閑門空自抱羈獨。君家素美
富藏書。插架牙籤三萬軸。薰葭秋水想
伊人行。當往借十年讀。石湖上有輞川
莊。乘興扁舟同刻燭。靜對檀檠淨如沐。
神怡何用雙眉蹙。感寒梢百尺高拂雲坐。

卧其中殊不俗。夜涼長嘯俯深流。月影
溶溶涵淨淥。披圖彷彿與君遊。寤寐清
風起寒綠。

七夕

仙桂氤氲籠瑞烟。銀河咫尺玉鉤懸。斜分
鸞扇逢佳夕。橫駕星橋度宿緣。會少幾曾
千日隔。離多常得一宵圓。紛紛女伴臚承
果。暗裏金針稱意穿。

友人招飲虎阜

招邀漸說似閭邱。暇日名山載酒遊。燈火
盛曾誇七宿。山崎輻管絃聲又近中秋雲。連
巖路東西寺波皺。蟾光來去舟夜靜。醉歸
歌水調。瓊樓風送冷香幽。

黃山導默音集卷四中

休寧汪璫彩五

金二是齋太守招飲懸起蛟圖見示

為題長句

滿堂靈藥五月寒雲生。桺棟烟翻。耳邊
似聞猿鳥叫。嘯急天地黯。點點快此崩濤滾。
瀑之奇觀。林木震撼。跳珠濺雷轟。雷繞身
蹠跚。肌膚起粟。舌上橋空濛。倏詭生峰巒。

默音集

卷四

一

函師筆底含變化。墨光閃爍如奔湍。咫尺
但愁老蛟怒。鱗甲隱現波迷霞。生平嗜癡
好奇古。丘壑絹素珍琅玕。何當盛夏携枕
簞坐卧三日神。桓桓以圖妙諦。衆莫測在
物豈肯終泥蟠。一麾出守。退娛老綠簑。青
笠伴漁竿。諸郎翩翩盛文藻。佇看燒尾登
詞壇。少小論交三十載。剛拙與世殊鹹酸。
厚祿故人招我飲。愛規朋友同心肝。黑雲

騰空雨沾席。催詩即景來。臺端舉觴努力
縱談笑。興酣起舞顏。渥丹曲終歸路意蕭
瑟。回望壯斗低闌干。

小園午日

蚕子初收日漸長。斜風絲雨泛蒲觴。海榴
結子爭臨水。石竹抽梢已過牆。

家卓葵返自高郵即席有感二首

屈指交遊幾變更。撫時慨往暗傷神。湖山

默音集

卷四

三

曾識重來客。風月依然故主人。為訪寒梅
同聽雨。底餘幽鳥自呼春。生涯只合田園
老。莫遣漁舟再問津。
婚嫁難完困此身。那堪牢落老風塵。十年
聚散嗟遊子。斗酒殷勤勸故人。鳩里春光
饒夢寐。秦郵風雨益酸辛。心知朱季惟君
倚白首。交情古道真。

哭先兄滄洲

畢魚三失死歸養志未伸既遂承歡願
為殉孝人腸枯兒女計目斷脊令親拉雜
相思絕西風暗愴神

一鷗亭詩話家兄滄洲乙亥赴阜寧廣
文任屆三年請告終養歸予前餞別詩
有一官何眷戀寸草獨徘徊之意也俄
而捧檄承歡兩願俱遂歸未二年遭我
太安人之變甫七日而家兄即殉於苦

默音集

卷四

三

年

次舉族無不嗟悼咸以至孝所罕見也
有家巨源一詩蓋實事云錄左
終養非難殉死難一行休作等閒看思
親腸斷餐曾廢讀禮形消瘦未乾松迺
淒其風月冷奎光搖落斗牛寒何人為
作隱之傳直道應憑史館刊

遊山曉發

殘月耿猶照仰視明星稀寒風遍郊原翻

扁吹我衣遠聞村雞鳴稍見晨鴉飛霜
百草萎日湧千山暉天外雲門峰遙視何
巍崑崙志慕丘壑獨往願無違懷心寡
偕吟情欲何依感我同懷人淚下徒歎

浴湯泉至茅蓬宿集杜二首

招提憑高岡秋平菊菊川氣黃正陰火煮

玉泉奉事同郭味如甘露漿上曠絕經目極

雨雲水照方塘秋林昏罷幽磬澹心清開

默音集

卷四

四

年

妙香大雲慘慘石狀變嶺草峰峯次低昂

離孤亭凌噴薄駢亭西面若微霜松仰望

垂綫纓龍門神功接混茫堆壑源

晨光映遠岫樹參差谷鳥吟彭衙幽人有

獨步雨杖藜出嘔欵離落展清眺林樾

微微風動襟從嚴高樓憶疎豁連峰接

長陰嶺草鑿翠開戶牖成孤雲倒來深

萬大觀水百丈湫湯東霜泉聲帶玉琴鄭

南茅齋八九椽秋曰發慈光寺至文殊院集杜

鬱紆騰秀氣池山谷勢多端寒蓮峰望忽

開達徑摩宮蒼蟠鐵梯石結構半飛

風列手足寒冰會三步六號叫暇九萬一

朝搏送楊竚立久吁怪極超然伴壯觀清

峽得匪合仙術王喬下天壇錯認首白

雲間耽莽莽萬重山膝絕壁無尺土隴門

紫青集卷五

可望不可攀前出紛披長松倒危成近身

皆鳥道極晤語契深心杖雲贊公釋門老

剔贊雅欲逃自然方期拾瑞草贈李

黃山放遊歌

秋風蕭蕭吹衣裳遠從吳會來故鄉故鄉

景物那忍道山印在望徒悲涼潦倒愁逢

重九節夜雨灘流自鳴咽天涯涕淚一身

遙雲飛雁渺迴腸絕宿聞黃山松石特奇

古巒光箭鬱時吞吐吐載神遊杳冥間

我歷歷峰堪數手携筇杖入山深今朝真

箇到雲岑白練千尋飛霹靂陰崖窅窅闕

蕭森紆迴百折度危橋茅蓬老僧來相邀

冷冷梵放出深竹清音滌耳驅塵囂霜空

皎月懸松栢萬籟無聲夜寂寥散步湯池

掬蟾影霏根仙液傾詩瓢悅覺春生心骨

與御風輕舉何飄飄振衣直上栖雲閣復

紫青集卷五

嘯熊號心乍愕綠映冰壺玉宇寒默坐時

聞山果落夢冷神清墮空翠嘹唳天南

聲鶴木魚聞閣佛香遲曉鐘徐動慈光寺

硃砂池湧木蓮花綉衣金鉢前朝賜宿雲

捲淨翠屏開嶽崎鳥道從茲始身懸峭壁

下復上有口難形秀異狀遙立天門竦處

看萬山灩莽如奔浪小心坡接斷凡松恒

怯羅胸窅然喪穿崖入壑踏層梯洞口雲

深狂欲迷忽訝龍鱗相引送之而天橋
攀躋左顧天都嶂右盼蓮花巖斜暉倒射
光陸離河漢聲流入戶檐疎星閃閃寒烟
披瀝雲濤翻九萬里茫茫如泛巨艦
乘駟馳縹緲三山互明滅方壺圓嶠將安
之眼前真幻不可思浮叩容成難與期霜
花霏霏沾髣髴虛我僧坐對神忘疲咤然
一榻東方曦

默音集

卷中

七

小溪訪金三木

小溪風月近如何乘興閒携玉筍過美爾
山中著書客雲峰坐對鬱差我

酬汪冲巖秋日黃山之作 二木

客從黃澗過言宿丹臺露茲山高由旬
厥體通微外修名渺終古元氣包大塊
一朝敝人寰百物破天機巨霸捧其顛
陰獸闕攸瀨嵐翠紛頊洞雨陽鬱晨晦

偶來芝朮期遂與水雲會悅登日觀
迥出清都界白茅敷佐理綠蘿鎮剛大
此中首紀軒已下聊歌鄧子家三舍
子行千里逆相思遠投刺未契淵樞軸
跡始縻庶幾心猶依鶴對了了辨文殊
咄咄書事怪惜哉吾無糧譬彼上鮮介
感君先着屐顧我屢循帶虛掩永嘉情
未酬禽復債湯泉湛浮瑋玉屏散筭籍

默音集

卷中

八

辭寮類多奇婉孌直餘態風肯夢見之
今茲側聞蓋懸知善聲詩即景成雅緒
有劍橫空青是鏡蕩明曉石雷透霜雪
松濤挾澎湃抗手群仙迎竦身若士快
前路洵幽遐繼晤轉茫昧天風吹汝衣
何處飛征旂

舟行

三百灘聲聒人耳永日舟行明鏡裏西風

吹雨綻黃花。野渡歸樵立沙。冷笛無
起白鷗千村紅葉寫清秋。垂竿不見羊裘
客。七里空江碧玉添。

雨中過桐廬二首

乘風七里出潺湲。看遍樓邊竹外村。愛是
桐江好幽勝。禽啼破雨昏昏。
鳥翅不禁疎雨滴。水花偏愛淡風搖。一聲
柔櫓烟中泛。坐覺清冷欲上潮。

紫香集

葵昌

九

過鄭鳴珂館中話舊并索題月竹
達士寡嗜慾。味世殊鹹酸。語及動靜機。妙
諦勞鐫鑿。襟懷自洒落。英華識超凡。城北
庭宇佳。徐氏館苔痕侵巾衫。春歸渺何許。乳
燕解呢喃。明窓日課詩雅。藉與咸示我。
瓊琚辭流麗。如揚帆。投以月竹吟。急揮慰
我饒。還期促膝談。花前暢持觥。

月竹吟

元和鄭

鑑鳴珂

濠上冲巖子。新安稱右族。滿洒出風

其人淡如菊。不慣稻梁謀。性耽月與竹。

鄴架插牙籤。湖濱欣卜築。廣植棟梁材。

過種梗楠木。文瀾千頃波。詩思一泓綠。

腹笥素便便。筆花常簇簇。終歲守殘編。

從未雙眉蹙。不問昔日溫。安計秋容肅。

憶駕青雀舫。來過白雲屋。邱壑尚縈心。

亭臺宛在目。屈指歷多年。茲遊詎易復。

紫香集

卷四

十

見示竹月吟。寧獻百回讀。奉酬已里詞。
母哂老而禿。

哭六兒蓮四首

五子空羅立。憐兒獨解憂。到來偏宛轉。欲
去更夷猶。識合園中蝶。生時合四時格
傳林下鹿。喜作掌珠今不見。何日夜光投。
沈痛迫中腸。對花增惋傷。一杯方入手。
淚暗盈。睡夢繞依吾膝。竟應戀母傷。撫携

何負汝搔首問宮蒼

稽首慈雲足因名佛錫蓮鄧尉夫婦禱於

泥原不染色相豈都捐索飲趨庭戲金

慰客憐分明還解語撒手悟根緣

田首青山隔空悲白骨寒短畦芳草過孤

塚野棠殘暮雨鳩啼急春深燕語闌禮循

羸博葵忍拭淚痕乾

答何省琢

默音集

卷四

十一

白雲捲淨青山孤五湖烟冷春糝糊闌間

墓畔聯吟社興酣起舞相歡娛六子教遊

擅詞翰揮毫滿紙光凌亂遠浦遙岑望裏

迷風颿麥浪羅几案我昔曾登仰素樓拍

遍關千鷺白鷗一聲蘭蕙寒岩綠七里柳

塘花塢幽交遊零落幻雲烟極目清暉思

可憐傳來妙句如明月何大復有明郎君

妙悟本從天何當與君放歌海湧巔比隣

握竿情纏絲丘壑屐齒窮攀緣

小園牡丹有感

孤負名花著意開主人心緒久灰墮聊

杯酒薰清盼寂寞誰惹春去來

慨憶當年全盛時錦筵歌管日相親即今

飄蕩春風裏此地看花是別人未成詩

答申屠詠川

子龍甘埋腰遭時隱漆工守道味全真超

默音集

卷四

十一

然脫樊籠清芬千載下令人緬遺踪君獨

何為者毋乃希祖風托跡濠上居遯身諸

生中皎皎雲間鶴冥冥天外鴻人日投我

詩聲調何玲瓏慙非倚馬才裁答徒匆匆

何當虎山橋共訪寒梅叢相對澹忘言風

雪鳴孤蓬

牡丹次趙漢中韵

澹蕩晴光蕊半開洛陽花譜倩傳來折取

一枝留贈客風緣端

綠窓人靜鳥聲新消得空庭殿後春

多情花睡去憑君婀娜寫丰神

輓金海門二首錄一

春風猶憶泛湖船逸興遨飛笑語顛人羨
蘇環真有子天寬李賀竟無年夢殘粧閣
迷蝴蝶雨冷空山響杜鵑帶水拖泥合散
手生公石上了根緣

默音集

不寐

寒夢不成寐忽聽鳥離巢鯨鐘催月冷
鼓拌霜敲

雪霽登鶴岡

塢上鈴語歇雲披見遠峰明月來相照
流倚古松

亡兒蓮生忌

傷心經此日見汝香無期不暇號三區

風集一危

卓莽屬題秋山圖為友人贈別

輕帆渺渺瀾波迷贈爾離歌詠畫題
一亭楓葉赤秋山萬點大江西

言志三百字

偶然發浩歌壯懷冲宇宙憶昔少年日
鳳戲豈後卜居澄灣村愛茲工壑秀草堂
傍山巒池亭頗精構倚松聽流泉飛雲吐

默音集

高岫幽鳥交好音野花紛似繡塢影落中

庭湖光浮座右子史列架上研露時點讀

昆仲共論文卓莽諸兄情深姜被覆雅有
素心友香樹諸先生集勝勤規我學學詩

溯淵源母為事急就追古乃有獲悟機在
探究譬彼學射御命中方入彀紛紜龜羅

音有似盲風吼側耳服斯言恍若蒲牢扣
回首十年餘招尋渺難購忽痛死生忙

默音集

卷中

五

安吾守知音苟弗稀三疊圓絲奏

三月晦日

花事感代謝春歸惜古今如何蓬廬士而有悽愴情夜來南樓雨藉沒殘紅深捲簾
眠平楚濕雲粘遙岑松露滴清響苔蘚含
滋森初陽互明晦涼颼龍衣襟翩翩來翠
羽息我庭柯陰晝靜牕戶綠悠然起微吟
默然念終古竚立徒欽

山河舊半榻卧維摩床蟻喧牛鬪因之
慨慷耿耿彌增疾韶光駒隙催白髮添
驟噉名蹈詞場心師取固陋王沈兩尚
醉區區諸老翁砥柱狂瀾溜平生一辦香
篤向斯人授神韻貴無粘嚮往終當觀名
山約空結後顧愿非謬衙門甘淡泊養拙

驅風蠹絕塵污謹爾護

和范石湖春日田園雜興十二絕

春田萬象絕無聲柳染金黃綠未成間步
南村愛晚霽一鉤新月破雲生
風信頻經草色催南枝爭傍短籬開湖波
新漲冰初解結伴尋芳野寺來
簇簇芙蓉翠滴青麥芽亂茁趁春耕樓開

默音集

卷中

六

曉日烟初泮萬頃澄湖雪練明
手劈松枝把小柴雲籃携向酒家來杖頭
沽得梅花白醉倒陶然念念灰放翁註鄉
市小把柴
謂之溪山隱梅白十月酒名石
湖詩有綠鬢看白丹心念念灰
驚蟄初聞地奮雷郊行扶醉踏青田卽村
鉦鼓酬神愿分肉都從祭社來
避跡全無車馬喧柴門芳草綠于烟晝長
餘事惟攤飯一枕松風午夢遙

解遊山趣屈指嬉春便虎丘

乳燕初飛怯更迴綠陰紅綻雨肥梅

堆裏糟床滴賺得鄰翁畢卓杯

雨牕春寂遣幽懷鎮日惟消竹葉杯

衡門望歸鳥漁舟齊唱榜歌回

花事生涯筆硯勞推敲字句首頻搔

一樹垂垂笑門外移栽小碧桃

景是三月白舫紅菱滿畫橋

亭雪蕊綻香色鼠姑花好殿春宵

山莊牡丹一大木名玉樓春開時有二

百餘朵每歲成二朵花心起樓如

平果綠一本其大如碗者嘆賞而不

定其名按花譜白者有綠邊白

玉芙蓉樓白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

蓮香白無瑕玉玉玉玉玉玉玉玉

玉天仙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

伏檀心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

鳳尾白金板白平頭白

花玉碗玉樓子劉師哥玉

中士女書信白也每當穀雨前後城

中取仲珠城也子榜其庭曰古看花

竹運新鋤笋近泥湖波新上鰕魚肥

無賴催春老簾捲空庭燕語歸

和夏日田園雜興十二絕

千章夏木綠初肥深巷人閒客過稀

沉酣芳草徑匆匆又遣落花飛

熟梅風裏釀輕寒簷房火伴繭愁單

翠浪翻翻滾野老行滕境界寬

出水輕儵喋符錢日長山靜畫如年

宜暖蠶無麥故作陰晴四月天

和參要滿天

霞光凌亂映金波一葦浮來月滿簑

款乃

無聲清梵旋綠楊枝上晚鴉多

夜月虛明織女機梭拋白練疾如飛綿繭較來裙布好幾回惆悵嫁時衣

雲罩前山澗急流一犁簑笠遠堤溝五風十雨耕耘罷家家不用坐車頭

扶疎遶屋樹桑麻三畝中藏處士家老圃青蔬生意足豆棚疎雨熟黃瓜

曉月初暝風露涼枝頭幽鳥語雙雙山人

默音集

卷四

九

悟處皆清趣閒展琴書坐北窗

早種蘆花穀上漿午風微拂稻花香忽覩龍尾垂天半

得得清閒柳外涼采蓮女郎湖上嬉微風絲雨不須歸扁舟撐入花深處驚起一雙白鷺飛

年來心地淨如鋤擁鼻行吟興未枯根鈍自無佳句得不愁剝啄有催租

搖曳蟬枝送夕陽今宵更漏入秋長蘭湯

冰霜迎風立一覺安眠夢蝶床

和秋日田園雜興十二絕

荷蕊香殘墜粉紅攤書愛傍綠雲叢舉頭

秋月清如瀉蘋末寒生一笛風

沉沉刁斗寂無聲一縷心香靜掩扇穿透

金針花樣巧年年亭畔拜雙星

空山無人愜靜機竹梢輕露滴荷衣銀河

倒瀉秋光冷點點螢光趁影飛

默音集

卷四

二

眸凝極浦遠山低榆柳蕭蕭葉漸飛喜步

行春橋上望湖心放鳥打魚圍

力耕辛苦不辭難愿獲盈倉足歲寒秋社

報成勤刈晒更分珠粒早完官

落日啣山增影垂空濛漱澣總相宜湖堤

大舸笙簫沸坐對長橋月串時

漸說澄灣一野夫隱心高傍范家湖青山

欲解當年意為問詩人句似無

秋老湖光鏡面平。楞伽山色亦嬉晴。芙蓉
出水鋪如錦。處處樓臺浸月明。
稻梗編圓代穀倉。新春白粲潔如霜。耕有
田園捕有網。人間至樂屬漁郎。
秋入東籬第幾家。清歌默飲作生涯。團尖
風味由來美。霜染楓林菊自花。
有客相携踏月沽。就船買得玉花鱸。與君
細領湖鄉樂。韵事明朝得更無。

默音集

卷四

五

庭梧葉落覆堦深。極目平岡疎樹林。鯉魚
風急秋容老。柿橘霜懸顆顆金。

和冬日田園雜興十二絕

渺渺長天雁陣高。蕭蕭疎影爽晴郊。雞鳴
桑樹炊烟起。時有吟聲出隱巢。
返照侵雲爛似烘。環山烟靄影微蒙。聲聲
樵唱歸來晚。一絲斜颺酒旗風。
宛轉迴廊水石遙。敲棋花院隔松寮。晝靜

閑閑人似鵲。一聲冷徹簾簾。磬口檀心烟外籠。霜寒月淡倚巖櫺。小春
薰暖依然驗。樹森花隱數朵紅。
清聲遙聆出梵宮。彤雲糝絮舞天公。高樓
四望寒光繞。鴉背紅翻日上東。
皚皚窓懸雪岫晴。霏霏烟靄散還凝。寒甯
天水遙相接。銀海光搖月似冰。
霜壓園畦愛白菰。烹來入饌味醇醲。菜根

默音集

卷五

五

自守家風在。莫作尋常剪韭供。
日轉灰飛一線長。家家祭祀作羹湯。暖坑
兒女團團坐。也解新醅撲鼻香。
斜暉脉脉千帆遠。湖水悠悠一鑑清。寂寞
林園無客至。小樓終日遠書城。
氣轉洪鈞節序催。枝間幽鳥識春來。
堯天共沐舒長日。暗逐韶光浩蕩回。
翠蓋將臨喜滿門。無邊天地一家春。熙皞

擊壤唐虞世萬歲南山祝

聖人

歲事勞勞見物情交際無犬吠柴荆一勤
自獲千鍾粟禱年年萬寶成

和汪冲岩次范石湖四時田園雜興
韵四十八首今錄十二首

驚起幽眠鳥一聲田園好夢却初成春
黃興仁印

默音集

卷四

主

光浩蕩無尋處萬頃湖波鴨綠生春一
池塘水滿草抽青料峭寒侵陌上耕連
日村前行不得風風雨雨逼清明春三
澄湖倒映碧山頭浩渺波光一葉舟雞
犬數聲工點綴更無人畫此雲丘春七
布穀枝頭桑葉肥黃鶯聲裡柳花稀新
成一片陰陰綠矮屋檐前碍燕飛夏一
不須瑪瑙貯冰漿留客茶瓜清供香消

盡一枰詩一首柳堤歸路正陰涼夏九

仙子朝酣水上嬉邀人竹院坐忘歸石

湖也似西湖好成湖一種心情兩處飛

亂蟬高柳曳殘枝或湖一晝涼時應早局

放扁舟看秋色月明先認伍喬星秋工

烟水扁舟范大夫一家風月屬澄湖詩

中更寫秋清好比似春時果勝無秋七

丹染秋英色最深千岩觀下自成林憑

默音集

卷四

主

君檢點山前樹珍重當年碎盡金秋十
竹外斜枝烟淡籠暗浮香氣到簾櫳橘
林已落楓林淨逗出春光數點紅冬四
霜中瓜瓠雪中菰珍重烹調勝脆醃堪
笑庖郎滋味薄一餐二十七蔬供冬六
冰雪文章見性情客來隨地好班荆標
翁一片精神處又得汪倫檢校成冬八
夜展石湖詩冊 金士林二木

一簾花影數番書。把燭看君下筆初。好在石湖老居士。田園雜興繪成圖。星霜一別十年多。第五橋邊字欲磨。到不嫌添絕句。風流無奈故人何。

附一鷗亭詞

十六字令 栖雲閣即景

秋冷雨疎風共一樓。蟬聲靜。日落晚山幽。

又

點齋集

卷四

五

烟新月窺人枕畔。眠酒醒後秋思落誰邊。

望江南 石湖

江南好。消夏採蓮船。珠露滴。開紅粉。面微香。浮動白鷗天。搓得浪花圓。

又

江南好。湖上鬥新茶。萬頃玻璃青。一色松風響。雲綠陰斜。半是畫樓遮。

又為某題小照

園林好。深院小亭邊。十畝紅蓮香冉冉。千竿翠竹影纖纖。蕭洒倍悠然。

又

堪羨是。雙鑠地。行仙客。在棋中。忘歲月。前從物外覓清閑。風雅繼前賢。

卜筮子 晚至湖上

湖上起秋風。露滴芙蓉顫。幾點青山鎖暮烟。遠浦帆千片。笑問釣魚翁。沽酒何村。

點齋集

卷中

五

賤指點長橋茅屋中。月晒梧桐院。

沁園春 和吳蓬山韵即送至皖江

春晝秋宵。又逼冬殘。歲除早驚。幸良朋遠。至鷗儔鷺侶。高談未已。雨碎風零。醉品新詩。醒許往事。屈指交遊幾變更。匆匆去。恨征帆早掛。終不勝情。無端聚散如萍。曾幾日。離歌唱渭城。正白雁橫天。愁聽冷雨。清霜滿地。漫倚新聲。若往舒江。余羈旅。

何日重逢枕論衛前期在指天都峰頂共步瑤京

原倡

蓬山

過隙年光似箭離弦客心暗驚憶分袂
金陵炎雲欲藝對床吳苑朔雪初零意
外賓朋樽前兄弟剪燭酣談夜二更真
信是似桃潭千尺不及深情浮生真
似浮萍又飽掛江颿指皖城看今昔江

默音集

卷中

去

沁園春蘇湖程京伯見訪即送之場

憶與君交細雨輕舟共載詩瓢正走狗塘
西桃花夾岸館娃宮畔柳綠千條三楚韶
光六朝佳麗雪浪排山魂暗消斜陽外見
征騶渺渺芳草迢迢此身任似蓬飄又

返棹蕪城話寂寥悵樂事闌珊同羈楚國
吟情繾綣總付寒潮岸上離歌舟中冷夢
明月無聲廿四橋何當約願重經老圃歡
飲良宵

又題程丹五小像

獨坐清陰把卷長吟境界殊幽看一拳怪
石團成幻影兩枝桐樹寫出新秋蒼雪飄
然丰神儼雅磊落襟懷誰與儔爭羨是似

默音集

卷四

去

謫仙蘊藉披老風流呼童滿酌無休對
美景良辰自唱鬲笑傀儡場中名奔利走
烟花隊裏雨密雲稠擲管沉吟披圖結想
許我閒情付野漚調他年後願相隨此老
林下優遊

又贈漢江程紫庭

芳草楊花遍地飄零何日還鄉喜天涯知
已情傾肝胆丰姿瀟灑氣度徜徉十載神

交。三生夙契。樽酒酣談夜未央。頻携手。悵
知心有幾。此樂難忘。潮生潮落三湘。正
此際。羈懷黯黯自傷。見寒日西流。蒼烟漠漠。
大江東去。白浪茫茫。黃鶴樓頭。晴川閣上。
今古詩情。惱客腸。歸休矣。守田廬。終老共
慶時康。

又湖上桂花卽事

纖雨絲風。蟬咽蛩鳴。殘照當樓。看嵐光擁。

默音集

卷四

三九

翠依依。歸鳥湖波涵碧。點點飛鷗。千頃黃
雲。幾行紅樹。開趁蒲風。一葉舟。暮來此正
滿園綠玉。風送香幽。傳杯石上臨流。正
泥飲陶然。萬事休悵。花謝花開。閒中日月
人來人去。忙裏春秋。逸興遄飛。吟情共寫。
身世功名。魚中鉤。憑欄久。見烟飛雲淨。月
滿汀洲。

金縷曲 楚中過蓬山卽次原韻

相逢孤館夜。坐閒庭。蒲觴滿泛。榴枝盡。齋
味世酸鹹。殊世俗。一任人呼牛馬。且暫把
愁眉撇卸。隔岸嵐光青撲面。正江堤草綠。
蟬鳴夏。喜交情。相傾亞。風光客裏人多。
暇。又無端。折柳歌成。離心披瀝。渺渺征帆。
烟外沒。惜別。湘江荒樹。何日結。動亭鏡社。
輸爾詞壇。旗鼓建。撼鋒銚。落紙紛相射。一
耳。詠狂呼竿。

默音集

卷四

三二

原唱

朔雪高齋夜。擁寒爐。卽筒對飲。客顏都
赭。醉上江船。風力緊。一路颿如使馬。向
黃鶴樓邊。暫卸。意外逢君飛棹。至話紗
窓綠樹。陰陰夏。銀塘角。榴枝亞。清談
暢好。他鄉暇。又匆匆。陽關催唱。此懷難
寫。別墅新開。湖水曲。宛轉烟廊。月柳歸
到。起松陵吟社。報道充閭添喜氣。捧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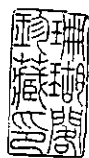
珠入掌光交射。湯餅會傳杯斚。

默音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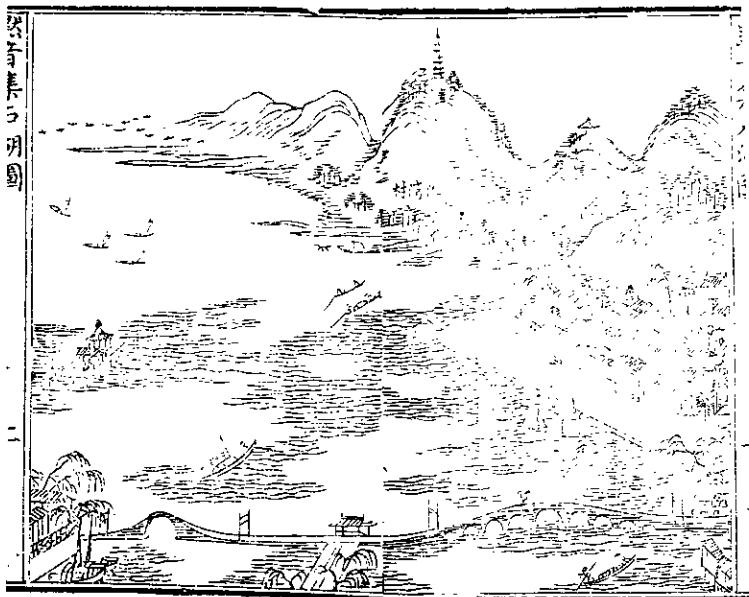
卷四

三

石湖圖



默音集卷四



與客醵樂遊寶積山遂泛石湖
雲山擁春郭烟花漲晴川看花入山中諸
峰恣攀緣客吹玉管笙合以金柱絃清音
度碧嶂松風助冷然宛若鸞鳳吟香眇入
紫烟行人盡矯首嚮過雲中仙下山興未
闌相携更登船虹收嶺外雨鳥沒湖中天
樂翠破夕陽樓閣影倒懸酒傾綠脂臙繪
斫瓊絲鮮獨恨無紅粧清波寫嬋娟微風

吹帆緩欲使歸途延衆賓起歡呼船邇水
漫艍回櫓掠寺過楊柳山門前此地有離
宮美人艷當年羅裙罷春舞草色餘芊綿
况我登此道冠蓋十里連重來後誰在新
知滿中筵人事既若斯今古俱可憐能遊
即稱達何須問愚賢我欲叫馬夸捧月出
海邊醉後不歸丞相照船中眠

青丘子高 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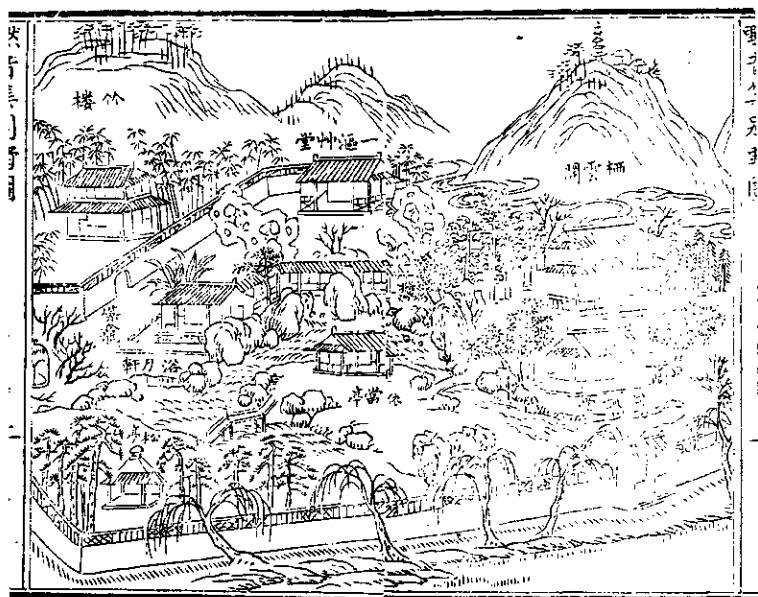
繫音集石湖圖

三

海湧東西寺筇哥 江風逗餘涼輟棹自
開梵臺陸郎呼小 成賞谷口霞已開洲
艇且喜石湖來七 心月初上遙聞款乃
十二橋月流光上 曲知是漁人唱獨樹
酒杯浦禽鳴不去 前蕭條孤鴻色惆悵
勸客莫先回八 不見故人來時內烟
月十五夜玩月石 中望 泊石湖有懷
湖 朱彝尊 堯峰汪琬

五 三 宅 圖 敵 湖

滄海日赤城霞裁省雪巫峽雲洞
庭月鉉蠶烟滿湘雨廣陵滂匡廬
瀑布合宇宙奇
觀繪吾齋壁
浣花詩摩詰
畫左傳文馬遷
史薛濤箋名軍帖南華經相如賦
屈子離騷收古今絕藝置我小窓



棋 龕

此佛腹諸漆米汁



可心登古香林

環池絲蔓老枝欹斜岩
罅隔穿玉蝶一樹橫卧
碧流似兩相迎送然而
諸梅稍遜復數十畝圍
繞左右因就其屈曲處
結一小龕傳風雪中居
停地若欲化身千萬吾
未如放翁然

陶

訓

堂

守祖父一脈——立際雅熙只榮

根基克

飯布衣襟

勤克

非福

儉

澤

教

志

子孫

追賢

兩行事

聖但體忠

業惟讀惟耕——用恕即是經綸

默音集別野區跋

三

每見天邊古兔——道瞻恒象外水月動相室派別

欣如故友一浴

子江迦精舍一氣圓于波何

軒東向平

穠：玉露玉娟：入夜魚

漱可三

龍寂淨室為鶴填

畝許無

碾來塵不染琢去

花木扶疎

闕常懸對淡菱花碎光龍

鮮吾心浴之軒

桂樹偏軒珠秋更割蟾蜍曉

冀方寸中滋生——能緣若悟天心靈義又未盡先

栖

雲

閣

得知千

載上

予生城南而遷於濠上其地

為古鴈宕即晉元僧明本至

吳喜其名與雁蕩山合遂結

州簞子昂為之題額名曰栖

雲予適當其所願出閣而藏

書焉存其舊也山其有閣六

以是名而分書之半坐卧此

中與古人晤言千載之上

古人書

正賴

默音集別野區跋

四

少時外至一開窗吟讀隔岸意

宜故一而後念古白鳥渡河

靈寺山室向人雖而思之猶佳

予內山人之北江上故峰寺同

一始理之及至五洲則我對長

知寺之古也予自是夜

復至一以靜夜思靈寺中至

一堂居上右聯右五則香永一

應是空

堂

外

鷗

一

莫言海上

渾無塵

中

堂

樓 林

天下何曾有山水

人而足不是神仙

綠簾翡翠網羅成
選中如空谷就架一樓
所需珠玉皆此君者
每日出山馬嘶啾月
上金銀瑣碎激風敲
夏須看青綠宛如置
身真中思与王元之
唱好意致泠然

默音集別墅圖跋

八 五

依 當 亭

此 子 宜 是

浣花名園水綠
水又名園當翠巖
此地適依
水而富山
名崑敗居園當依趣
而日涉世類宜

掃石月盈帚

松

亭

瀝泉花滿節

園西南有周氏古墓松栢
參天蕭瑟震撼時与友隣
飲酒其下因憶陶公有諸
人共遊周家墓朽下詩斯
墓斯還千載俱有同情回
掃一亭近焉覆以松針雖
未能撫而有之聽雷雨生
青天中胸為動盪

默音集別墅圖跋

六

別山并序

卜築湖濱十七年於茲矣花艸木石俱含生趣
山水禽魚亦頗親人鄰曲相過欣然良朋樂而
忘返然予有遠遊峨嵋之行近探天台之興意
將別愛此間風月於是其氏者心欲而將即
手書券付與簪輞川蓋城內詩有來者復為誰
空悲昔人有之句似此中結掃未思釋然者如
予生前隨寓而安視同一傳舍焉雖然縈心已
久丘壑留人未免有情誰能遣此空悲既往時

感將來第藉斯圖為旅寓自娛地至此中易置
他日朱門畫閣隱士藹菴梵宇僧廬熊館兔窟
眷戀如余是雲烟一過鳥耳亦奚多言為紀以
五截用告友鄰

因風去矣憐黃蝶拍浪浮今沒白鷗行別池遠親
種柳向人旂旒不勝愁

我亦相矜作達身就中疑假又疑真微辭司藉辟
疆主巧宦藏名大可人

蕭蕭枕冷夢無聊十七年來侶暮朝准擬新秋登

默音集刊山詩

七

華頂乘風直渡浙江潮

杜老瀛西卷手書艸亭身立感何如來年我亦我

眉尖雪蹴冰龕好卜居

賁去青山事遠遊鄰人相送滿牆頭心隨湖水悠
悠去從此身如不繫舟

黃山道默音集卷四下

休寧汪 瑤彩五輯錄

石湖別野記

潘 偉松谷

由行春橋遵陸而西並石湖行二里許汪
子冲巖別墅在焉石湖者宋范文穆公退
休娛老之地也故湖雖小而名特著月正
二日汪子招予遊別墅余蓋再至矣譙會
有堂登眺有閣決澗而沼甃石而梁竹以

默音集

卷四

一

箇計木以章計結構雅飭位置井然冲岩
曰其為我記之余曰子之居吳寓也別墅
寓之寓者也今夫為園者必修樓臺貯歌
舞如古人所稱金谷午橋之類且又必於
五都之市四達之槿故張氏之園築於霸
壁米家之園築於海淀當時既張大其事
而後人亦多為題詠之作今子之於是也
湖光山色之與游暮靄朝暉之與習而菱

歌漁唱之與鼎谷子又何所羨而居此荒
江寂寞之濱邪冲岩曰不然盈虛消息運
之常也陰陽長短時之序也予猷夫塵容
俗狀之糾紛而思遨遊于埃濁之表以自
廣其心焉昔者未有室廬之時蓬藿之所
掩翳鳥雀之所啁啾麋鹿麋麋之所窟伏
芟牧之所躑躅而往來豈預知有今日之
園哉即園矣而一年之間水有時以盈有

默音集

卷四下

二

時以涸竹有時以茂有時以綺花卉有時
以榮有時以萎亦聽夫造化之無心節物
之代嬗而已矣夫余之居吳寓也別墅寓
之寓者也嘗憑虛以遊目焉重崖沓嶂縈
青拂黛長湖如練雲水渺然著殿而登櫂
舳而泛飛觴詠於座上藏邱壑於胷中將
無往而非自得之樂彼金谷午橋之繁華
綺麗固余所不經意者雖靈璧之張海澄

之米子將不以彼易此焉且石湖者范文
穆公致政後之所居也濃烟細雨月紫風
帆可以展逸老之畫圖而供騷人之吟咏
四時昕夕無不可愛此文穆之所有餘者
也予顧慮其不足乎又奚必五都之市四
達之廛而後為園哉余聞而遽之因次第
其語為記若夫園中景物記所不悉者異
日當一一為冲岩賦之

默音集

卷四下

三

石湖別墅後記

金士林二

歲癸酉不佞屏居田野客有傳汪君冲巖石湖記並詩者乃同里潘松谷太史及明經吳學洲作也既閱歲赴滄洲廣文招道出吳門一再至益嘆其邱壑之富几席尊羹之光且古澗非名手莫措舉凡二君所不及繪與夫繪之而有未盡者悉繫以韻語蓋廣文於君為同懷故余得假榻焉久

默音集

卷四

四

之冲岩曰予以詩古文鳴今其什具在盡蓋之策乎辭不獲已退而考之張華晉人也漢宮千門萬戶如指諸掌見未央諸圖故也矧予親履其境可無一言以復於君按別墅之構其中為陶訓堂堂之後為百城書屋右有密室有曲檻每候改則易其居以達炎涼也有樓曰栖雲列四部萬卷於架左為寢為廊為房房如其寢之數而

加穀焉餘為泡福之所此野之大致也初入得平池一水渟泓可鑑循假山而西得水軒曰浴月得亭者二即余詩所云涼水一鷗者也甃石為梁灰蜃為堊上方倚其北石湖浸其南樹有平仲古度之殊卉有相思文無之別禽則自通其名魚則自食其墨獸育以口虫啗以翼以及風颿月槩玲影梵鐙之屬靡弗列於堂下樵歌漁遂

默音集

卷四下

五

時復出沒於葭蒼露白間真有耳不給賞目不暇接者焉顧遊於外者未必知其中之所有入其中者忽又忘其外之所無獨予以蕭散閑放之身容與其際兩度皆值木樨盛開主人挈舟載酒以還肥阿而書汗漫而飲長譚激越顧不快然無負歟雖然吳地號稱陸海華嚴甲天下治臺館者不下數十百計其最著於古則有辟疆園

是不可得而問矣他如滄浪之亭玉山之
堂天池落木之筌清閨之閣與近代獅子
林莫不裙屐風流烟花富貴于或時至時
不至均之不無有歎焉乃獨惓惓於斯豈
非以丘壑之宜人能使與其中者潦倒於
尊義几席而不覺耶不敏之文用愧大雅
不能為圖若考遺之好事者既以自謝且
以重君之得潘與吳其視滄洲之瘦於津
然音集 卷四下 六

梁者為何如此不佞每一還往輒沉吟歎

賞於不容已焉爾

遙題石湖別墅三首 金士林

遠求林屋洞暇入辟疆園水石添奇色禽
魚絕世喧未容成大隱且可過高軒擬作
南塘路知非孟浪言

廣文官獨冷令弟事猶閑日就名邦願常
妨俗累攀種香來木漬消夏得清涼羨爾
殊幽意何時學閉關

感懷真我輩行樂更何之俠烈要離冢風

然音集

卷四下 七

流主簿祠花明吟不足鳥語醉方移可憎
疎來注天涯惱夢思

汪五冲巖招遊湖上園亭

陸壘亭

聞道吳山好結廬石湖南畔訪樵漁人從
蓬島窺圖畫君向園林學隱居花韵午晴
春足後天空酒滿月明初我來欲問多奇
字莫惜清尊校秘書

汪冲岩招飲五湖三畝宅看牡丹

事四首

吳啟瀛蓮山

名園心識久。勝日愜招尋。畫舫循湖去。烟
村隔浦深。松濤翻急瀑。石溜和清琴。漸入
桃源路。寥寥雞犬音。
茂樹連深竹。層軒宛轉通。飛泉穿檻底。遠
岫列窓中。放鶴輕烟岸。攤書老綠叢。高樓
還送目。千里俯晴空。

默音集

卷四下

一枝盈百朶。品壓洛陽群。國色嬌初醉。天
香濃欲熏。銀燈光奪月。錦幔影流雲。不用
張絲管。清尊對夜分。
工詩兼鑒古。季子俊才稀。投轄情偏切。題
襟興未違。竹風棲鳥亂。蘆火晚漁歸。分手
吳歛發。橫山隱翠微。

澄灣山莊贈汪五冲岩

黃棟南英

賢人有素業。小隱得真如。寄傲羲皇上。論

交東馬。疎花香凝戶。曠草色淨庭。除地僻
心何遠。天空氣自舒。春秋耽水木。飛躍愛
禽魚。長揖迎仙侶。垂簾讀道書。吟風閒著
作。醉月度居諸。宛是悠悠者。寧非皎皎歟。
同遊更少壯。相敬久如初。巴曲殷勤奏。知
君幸教余。

石湖園亭用工部何將軍山林十首

默音集

卷四下

韻

九

舊識吳山路。重来問石橋。湖光迎遠櫓。塢
影倚層霄。夙有烟霞癖。因同花草招。名園
多逸興。敢惜道途遙。
離齋居城市。入山神自清。四泉奔飲鹿。高
柳乍啼鶯。麥秀繁秋實。葵香潤夏羹。愜歡
仁智樂。攜稚繞溪行。
疊嶂分吳麓。灣環抱一支。村烟鋪作海。湖

水曲通池。覓徑松杉古。投林鳥雀知。開
窺竹屋。興逐霽雲披。
小築成。通隱怡情手。藝花養年調。水火
世一龍蛇。俗韵漸難了。春光未易賒。藥
頻徙倚。疑是洛陽家。
疊石羨霜櫺。殘山繫翠闌。鳳枝森綠繹。蚨
幹綴青梅。梅談愛高僧。過遊防俗客。眼前
生妙趣。乳燕引蒼苔。

默音集

卷下

十

徑折穿雲。瞻風亭坐品泉。紅霏花散雨。白
舞柳生絲。亂蝶繁繚帶。遊魚喋荇錢。悠然
忘物我。莊意在濠川。
畧約依斜澗。幽蘭吹暗香。輕霞澄薄暮。纖
月下微涼。池北書堪讀。水南名欲藏。古懽
如可結。來共劇青蒼。
惜花更秉燭。芳饌宴春池。醉舞敲如意。狂
吟倒接籬。元章拜石丈。塵中有不勝飲商
者拜於石前

隱美嬌兒。談話添新語。何妨荷鋤隨。
竹榻橫姜被。衣寒夢即雲。空鳴鷺地。籬井
聚訝天文。梵放鐘初寂。香殘漏欲分。買山
計未得。慙愧逐紛紛。
晨光喧衆鳥。喚起促歸何。雅會今憐少。幽
期後卜多。湖山新有主。風月舊能歌。不鄙
羊求迹。還期載酒歌。

石湖別墅六言六首

二木

默音集

卷下

十

一邱一壑。大好半耕半讀。何如人盡道卿
侶鶴子安。知我非魚。
閉戶多忘世。累臨流自發天光。有時看山
柱笏。無事掃地焚香。
朝課紅泉可濯。宵吟綠雪堪烹。自是生來
清福。那關物外閒情。
無絃之琴。是斲長柄者。猗斯指。但使清風
滿座。不妨明月投懷。

東閣觀客待客南山叢桂留人君當於此
高卧誰復能來問津

得錢沽酒渾易搖筆賦詩何求若詢石圃
寫寄為指玉宸景幽

湖上寄題集杜六首

蓬山

新作湖邊宅

秋題招尋興已專 夔所自多

親隸尊進特

悵望好林泉何氏 道為詩書

重侍御 來因孝友

偏一日論交翻恨晚

默音集

卷一

七

佳氣拂周旋

陪王 千章夏木清

何氏 入天

亭景臨山水

陪王 千章夏木清

猶石色

陪王 千章夏木清

說彩 居近物情

蹠坐開桑落酒

滴就徐傾

宗武 生

舍下第穿壁

絕 堆前拂雲

乘興去

冬 有重與細論文

烟花亂

使君 天清水葉聞

曉捲簾還照客

十七涼月白紛紛

紫萼扶千蕊

翠絕 沙暖睡

薛荔長

旁舍連高竹

生野徑

立秋花殘步

桐葉坐題詩

默音集

卷四下

七

異方同宴賞

愚舟 疾交朋

繼春 近岳陽

亭北望

珍重名花

共愛霞

共愛霞

共愛霞

雪一堆名羊脂玉光借烘茶標逸韻香
客袂若憐才相省無限牽情處月吐雲
未忍回

牡丹

四首錄二

休寧王夢蛟

雨

東皇至此無餘力開出人間第一花萬斛
丹砂燒夜永滿天銀浪捲朝霞仙人買醉
堪為佩帝子催春幾泛槎鎮日叩杯看未
足紅燈影教月兒斜

默音集

卷四下

古

老圃三春花事忙張惟承露費商量看來
粉黛皆無色始覺沉檀不是香華底歲嬌
迷曉霧風前薄醺映斜陽主人愛護真饒
倖數命花奴剪海棠花左有海棠
樹得觀

汪冲岩小像景寫林間煖酒燒紅葉

石上題詩掃綠苔意楓江詩人金

東塘先生命也題詩列左

煖酒題詩圖

長洲金義植立斯

林間煖酒燒紅葉石上題詩掃綠苔
句領得唐人幽趣好風流占斷少年來

又

休寧潘

偉松

曲澗流危度曉風披襟露坐碧烟中秋林
大似春林好吟得生涯樹樹紅

又

江陰朱

馨集珊

蒼松氣節鶴精神巖壑悠悠適性真却憶
京華同聽雨廿年重復見汪倫

默音集

卷四下

五

又次金東

休寧汪

珣澹洲

楓林十月烘于染泉石灣環淨拭苔詩酒
其間真大可一樽留待阿兄來

又

休寧汪

玠蔚石

第五何殊驃騎名一丘一壑遂幽情林丹
葉墮宜驅酒石翠苔分漫倚聲應識白蒼
知子最獨慙華鬢對圖驚十年牢落江湖
夢幾向池塘春艸生

又

休寧潘倫

古者隱君子。往往逃詩酒。所樂在天真。
肯與物相。豈無匡時才。亦有援溺手。人非
金石堅。名成身難久。嗟哉鄧丈夫。自不知
妍醜。紛紛撲面塵。袞袞登場偶。役後安肯
休。蠅營而狗苟。寒暑未幾十。遂等草木朽。
緬彼古高人。所得竟誰有。卓矣冲巖子。物
外矯高首。襟期不受塵。願與羲皇友。詩能

默音集

卷四

去

駕元白。詞欲追辛柳。抱負每自緘。懶逐時
人走。坐我青松林。閒我白雲牖。臨流發浩
歌。石壁勞鐫削。直可抗雲霄。豈必爭瓦缶。
對此圖中人。余心若無守。他時來石湖。可
把入林否。

又

休寧程

彥榮英

秋林景自清。秋山氣彌爽。雲開遠岫明。泉
落空巖響。之子閒且逸。於茲得幽賞。露頂

秋風前長吟。磐石上似寄南鄉情。抑有
卑想。酒酣破崖蘚。下筆字如掌。我亦澹蕩
人。展圖心欲注。

蜨戀花詞附

休寧吳啟瀛蓬山

霜落郊原林葉脫。洗出秋山。瘦露鋒鏐骨。
山罅飛泉流活活。西風響處吟聲答。坐
擁清尊何許客。濯濯丰標。瀟灑宗之匹。應
是驚人奇句得。呼童疾掃青苔壁。

默音集

卷四下

七

滿江紅

休寧王夢蛟藕塘

洗盡塵囂。是一幅桃源舊稿。但木落林空。
秋山人悄。望裏蒼烟澹。有無滿天紅葉飛。
繚繞聽泉聲。汨汨答空虛。知音少。雲中
鶴。神天矯。天半霞。形縹緲。問何處飛仙。凝
神渺渺。得句漫留石上跡。呼童試把苔痕
掃。想前生原是境中人。香山老。
附集聞見諸詩。不忍弃置。並入名山之藏。

汪權齡字兆年一字樞齋江南休寧人
詩澹填

藏書銘

載籍極博詒爾孫子上自六經下逮百史
含英咀華中外肆讀孔孟書做稷契事
而今而後善繼吾志

惜書訓

聚書藏書良匪易事爾曹觀者澄神凝志

默音集

卷四

六

拭几莊誦旋藏經笥唾勿揭書介勿侵紙
折角捲腦作枕夾刺並宜戒之千金一字

題藏書卷尾

義訓慕丁鄧良規守杜暹驚書為不孝偕
友亦非賢聰聽詩諄誨毋忘灌灌言殷勤

題卷尾題勉種書田

先君藏書於樂志樓四部畧備每博得
必裝訂完善缺頁抄補終身不倦詩多
歲訓過庭必多誘導先大兄早入泮宮
穎提擲力也予十一歲即失怙恃痛懷

若何言錄此三詩以識先君
毛燭字友也有抄集宗之已不復存
遺懷

東風凍解柳烟和旅館寒燈發浩歌萬物
已隨陽氣轉經年無奈別離何詩成夢後
吟思苦老至人前涕淚多莫謂疎狂能玩
世近來平地恐生波情在強詩篇句覺此
五六一

默音集

卷四

九

無名氏州友人見示虎丘一詩此杭
州丁布衣作也未詳其名

虎丘

池寒月黑劍消磨暮夜匆匆一再過山寺
閃燈僧閉閣斷碑尋字客緣陝吳娃彩黛
餘乾錦山鬼衣裳泣女蘿絕似范寬垂老
畫模糊烟樹見無多何此名作
無名氏十友見示寶應諸生作也生六
首見者

老女

老女休舍不字羞。畫眉人已到粧樓。青鸞
姓近名初問。紅葉情多水自流。綵線牽成
里約。荆釵插破十年愁。依稀一曲求凰
調。免使佳人嘆白頭。

邊順公 江南淮安人

為某題照二首

湖海相逢十載知。思君常恨識君遲。却從

默音集

卷四下

三

楚水揚帆日。纔是春風把臂時。萬壑波濤
傾肺腑。一江明月對鬚眉。何年寫得孤征
照。沽酒殷勤索我詩。

腰懸一劍一閒身。如此頭顱豈賤貧。江海
要求天下士。風塵過盡眼中人。俗情持論
空顛倒。造物生才自屈伸。珍重明時須努
力。好將骨相畫麒麟。

無名氏

亡友吳蓬山示一云郭某福建
人成進士同訥公幕中失名建

將歸閩南留贈耕心訥方伯

臨歧惜別以嚴冬渺渺雲天思幾重。兩載
朱方容駿骨千秋青眼自鰲峰。江城冷夢
催孤客。霜院離情亂曉鐘。纔繫荻洲還悵
望。微垣佳氣入烟濃。

愛國忠君宛少陵。聖明遭遇獨峻嶒。分
來春脚珠江雨。寫出詩情玉樹冰。白髮天
涯懸紫禁。丹誠子夜鑒青燈。此行自嘆違

默音集

卷四下

主

光霽寒窗關山伴寢興。

憔悴繁華總此身。後先俯仰暗傷神。半生
挾策思謀遠。千里飄蓬自為貧。知我早能
憐管仲。延賓未許數平原。獨慚故里歸來
日。猶作欽崎歷落人。

汪之元 精梅蘭菊竹為詩絕句長於托

喻無不入妙有
天下有山堂集

畫壁古木

歲暮矣。霜凜冽。有客單衣披短髮。山長水遠。寺為家。弄墨裁詩銷歲月。緇流請我作畫圖。粉壁如天三十尺。濃磨墨汁論斗量。拔劍砍地歌鳴咽。歌鳴咽。可奈何。張眸大叫寫高柯。虬枝鏤幹勢逶迤。黑龍倒掛蒼海波。猙獰擁護安樂窩。杈柯不許俗人摩。五百年中吾暫過。風生肘腋聲鳴珂。君不見江南野老畫龍雨。動輒晴成破壁去。

默音集

卷下

三

蒼江聞有亢龍還。化作風霜老江樹。昨夜燈前春夢賒。樹旁冉冉江南路。

遊花田題素馨墓

珠江雲水勝瀟湘。十里花田種夕陽。幾點冷烟春暝岬。一坏殘土古埋香。紅雲歌斷啼鵲死。錦瑟魂銷夜雨荒。不憺英雄惜巾幗。潮生潮落付蒼茫。

墻陰州

自識托根非。休傷風露稀。年年隨意發。不肯負春暉。

鷓鴣

峽裏愁。天色蕭蕭雨。又晴雨。山雲木黑。一箇鷓鴣鳴。春水行舟急。征帆落日輕。沿山才十里。斷續許多聲。

對雨

白髮滴春雨。高懷一旦刪。老後今日拙。人

默音集

卷下

三

自去年閒。是艸皆成綠。無雲不出山。此身非木石。何以慰衰顏。

僧舍夜聞子規

牢落僧房夜未眠。燈殘忽聽一聲鶯。殷勤道不如。歸去誰料。羈人十六年。

對鏡

牕開旭日眼偏明。把鏡淒然更暗驚。說甚嶺南斷霜雪。却從孤客髮邊生。

自題烏棲園

初謂天將曙。誰知月未低。離巢迷所注。且借一枝棲。

劍

桃花新血色。秋水淨無塵。舉目皆吾輩。誰為可贈人。

遠別

我向東京去。免當塞上行。明朝皆萬里。今

然音集

卷一

五

夜共三更。

曉發華陰望嶽

夢回扶馬出。劈面削芙蓉。月繪西峰色。山色晚寺鐘。行行三五里。望望百千重。何日塵緣了。高尋白帝蹤。

對瓶花獨酌

青門八月九月雨。草沒庭除苔滿戶。朝夕獨坐榻欲穿。兀兀騰騰誰與語。聞道東隣

花滿闌。一枝乞我瞻。瓶看。不翅空齋增氣

色。且免堦前風雨殘。即向旗亭賒斗酒。對

花滿引不停手。舉杯相勸好花枝。我欲語

君君識否。滄海桑田事變遷。神仙佛老盡

虛言。富貴浮雲矜牧豎。洗耳披裘亦枉然。

何似對花人意好。自吟自酌無昏曉。莫待

西風割夕陽。花殘酒盡青山老。離騷經空

獨醒。千秋何處哭湘。三徑荒。傲羲皇。至

然音集

卷一

五

今菊放。晉時香覆手。繁華身似寄。誰云別

有花天地獨醒。獨醉兩悠悠。空貽懷古癡

兒淚。

鸚鵡

自昔離巢後。風霜一架橫。君聽巧言語。恐

是斷腸聲。

東出函谷題別閭門

一劍風塵九入關。於今東出髮斑斑。停鞭

借問闌前月幾箇遊人得意還

燕

無意春風上苑栖飛來飛去矮簷低城中
多少高門第幾箇雕梁好附泥

殘書

三十六旬翻已盡年年鬢盡復年季鬚眉
如雪紅顏老都只消磨十二篇

針

默音集

卷四下

三

休將閨閣巧能供黼黻山龍仗寸鋒獨有
世情無限事未知何計可彌縫

贈掃葉

紛紛落葉遍庭鋪掃去前功却又無直待
雪霜殘臘後沙彌湏下死工夫

丙申除夕聞內子計詩以哭之四首

歲除孤館客心酸愁在今宵遣更難虛閣
琴聲和淚掩故園郵計背燈看難拼死別

與君訣竟不生同待我還萍梗一身難自
料復誰倚語勸加餐

黔婁夫婿苦多憂珠桂長煩汝自籌二十
九年從此別丁卯歸百千萬恨復何尤梅

花帳冷今生夜柏酒香空異地愁欲墮君
前一雙淚斷魂何處路悠悠

短景催人若織梭青門風雨十年過非關
犯斗天潢隔豈是看棋歲月多總帳有魂

默音集

卷四下

五

歸北固枕函無夢共南柯明朝愁見東風
轉地下應聞喚奈何

命薄人亡歲序遷經年計至更潛然未
終如神樽前風貌還餘記燈下金針不

再穿弱女空房相顧色老夫垂死獨歸年
所嗟憔悴聞簫聲零落梨花對社鷁

吳啟瀛

字學洲一字蓬山江南休寧人
深托跡幕府落難合然性孤峭有
癖客死於間終身未獲一第才人

詞話至於斯極賴黃禮堂資助
詩話吳嘉紀云可憐今水居
肥人被人弄火熱今學訓經
今草然由而見祇就所錄而梓焉

春雪一首

春雪渾無賴。因風舞却迴。飛粘初綻柳。亂
點欲殘梅。寒雀簷相語。池冰薄未開。街泥
妨履齒。最喜少人來。

禪房數几案。儘日擁爐熏。破悶披殘帙。低

默音集

卷四下

三

空壓凍雲。栖遲懷共淡。飄警靜多聞。乘興
山陰棹。倘然避俗紛。

五楚昭查冠與

賦就凌雲遇尚遲。年季作客負歸期。老趨
幕府吾非策。辭愛風騷爾亦癡。蘇李情深
經此地。向禽約在踐何時。漢南柳色渾無
賴。催送行人綠萬枝。不金五六一聯有憶
孤館殘燈挑夜雨。大江

鄱湖舟中

湖波冬落路多岐。水澁舟膠曲曲移。臘盡
尚為千里客。腸迴真有幾人知。烟橫極浦
漁。冒出風急長天雁。陣歌回首故園家。漸
遠平安望。斷尺書遲。

臘月四日夜雷雨不寐

北風獵獵吼寒冬。電閃雷奔五夜中。倦眼
幾穿牕紙白。驚心重剪燭花紅。殘年冉冉

默音集

卷四下

三

催過客。絮語勞勞對小童。凍樹亂山前路
遠。時憐奔走欲成翁。

圓覺精舍雪霽和蕉衫韻

江雪初停雁。叫雲梅花香裏歲。將分禪燈
不分連宵對。街鼓生憎比屋聞。濁酒圍爐
懷共寓。新詩擊鉢和偏勤。承天月色尋常
事。祇少閒人我與君。

章門送曹我大歸里

秦淮握手水樓邊。雨散雲飛二十年。舊事
追尋成斷夢。故人相對惜華顛。荒江雪色
停吟屐。別路春光滿客船。報荅聖明還
未晚。漫將五柳種門前。

舟抵贛關喜晴

四望雲開宿雨醒。陌頭喜見柳青青。桑麻
沃野含生氣。鼓角雄關壯使星。半百年光
驚漸逼。三千驛路悔頻經。功名事業俱茫
然。音集

昧惆悵長亭更短亭

舟抵南安作

舟楫頻年南贛間。柳條如此不堪攀。長貧
自分輕為客。涉險無端悔出山。浪擲星霜
爭雁鶩。飽嘗風土雜苗蠻。沙流一望清如
鏡。莫啟蓬窓照旅顏。

舟夜聞雁

海燕將來爾。合歸誰令辛苦尚飛飛。更殘

遠寺鐘初動。夢醒孤蓬月漸微。滿目稻梁
艱活計。驚心增繳過危機。成羣不及聞雞
驚。狼戾田園飲啄肥。詩人寄託咏雁妙

雨度大庾嶺

籃輿百折破層雲。地北天南一徑分。樹杪
風聲隨瀑落。山腰人語隔烟聞。生涯飄轉
羞雞肋。舊碣荒唐數雁群。排遣春寒餘酒
力。村沽如水不成醺。

黑音集

卷四

三

雄州酌逆旅主人

日日魂驚上灝橈。停裝重喜故人招。災方
却怪餘寒盛。倦客其堪前路遙。三徑春光
牽夢寐。百年心事負漁樵。最憐歲月如金
貴。半向蓬窓旅店消。

汪

均字東琳一字滄洲江南休寧人原貢生卓寧縣訓導

留別淮阜諸及門四首

征途行色劇駸駸。欲別東風意不禁。古寺

有鐘敲旅夢。高山何調發。樵音循蘭故國。
淹初露。種柳空潭。迥易陰。為謝諸君情。應
戀瑤華千里尚堪尋。

文峰塢。照夕陽明。幾日登樓送笛聲。斑彩
未能修外史。青藜還可授諸生。到來海畔
船偏靜。歸去雲岩屐轉輕。於此拜恩真
莫報。經師何似漢康成。

離愁不畔走天涯。回首心知日幾回。一代

默音集

卷四

三

雄風推說劍。三年舊雨罷。啣杯夢中鴻雁。
繞安集。座上驂駟數往來。若論他時懷想。
霽射湖西去。釣魚臺。

雅聞淮海擅詞場。晨夕相依樂未央。遲日
關千人影瘦。春風浩蕩客頭蒼。應憐作達
非佳器。可信嬌修是妙方。却愧臨岐倍多
事。遶留何意出宮牆。
此先兄年已諸養別
諸生作也歸三年遭

母喪七日
而身殉

石湖三首

春風如剪亂吹衣。浩渺湖光影欲飛。有客
招携茶嶼去。行春休道不如歸。

九空礪下水東流。石佛門前一破愁。汲澗
又添新活火。山僧清味足勾留。

憶昨重陽趁俗行。中流簫管若為聽。即今
幾點閑漁艇。優囑東風好試鶯。

汪

玠字蔚石一字樂地江
南休寧縣人國學生

默音集

卷四

三

九日

自笑不能孤九日。成似悠然獨坐對南山。
題糕偶欲拈生韻。採菊何曾謂駐顏。千頃
黃雲麻雀噪。半江紅葉野鷗閒。只輸嗜酒
無人送。少却籬邊一醉還。

予少侍

吳昌

先君子案側命抄漁洋詩話錄至戴叔倫論詩云藍田日暖良玉生烟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神出古奧澹不可收采采流水逢逢春明漪見底奇花初胎晴雪滿林陽飴漁舟劉蛻文冢銘云氣如蛟宮之水嚴羽云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如羚羊掛角無跡可求姚寬西谿叢語載

黃山學集卷之八

古琴銘云山高谿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踪惟石崔嵬東坡羅漢贊云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王少伯詩云空山多雨雪獨立君始悟一則愛而另書者熟誦既久覺語言之外意象之中天機神理現種種妙境地光明不知其然而然也及年將弱冠怙恃失依日爭逐於軟紅肥膩中自今性與世遠偶一還望輒作數日悲戊辰春扁舟

往楚見大江浩瀚潮湧金焦直廬隱現雲中峨眉想像天際其他鸚鵡之洲鳳皇之臺玩報琵琶之亭黃鶴太白之樓登臨覽古類賈胡淹留而不能去覺此時方寸中又生一促境矣歸而卜築石湖之澄灣村奉

黃山學集卷之八

先君子遺書萬卷藏於極雲之閣埋頭捫祭樂而忘倦始信書無啜淡前此妄作真如河伯坐洋自多於水耳茲家人輩竊相視而笑也年來諸子森如立竹室無孺伴慙難自解課誦餘閒日遊逍遙之室食芻簡之田立不貸之園於是浮杯樂飲抗音高歌而歲月倏忽不知老將至矣自問形諸篇詠追叙生平懿親密友半已飛騰半化猿鶴後先俯仰慷慨係之展立交三疊之論感舊歎逝之賦不禁廢書墮涕而現

在靈臺幾如名妓翻經老衲還俗之一念
也為檢曩時所作箋存什一得詩一百三
十四首詩餘十二闕並吾親藏書銘及故
交投贈倡和聞見之可存者共詩一百三
十三首詩餘四闕總載默音集附入黃山
導之末授僧慈我藏於慈光寺非敢希踪
香山袁即如師云願以今生世俗文字之
因轉為來生贊佛系轉法輪之緣也因述
黃山導集卷之四
幼壯悟愛興感之由列於篇後壬午春日
楞伽山人汪璣自序



新鐫歷朝捷錄增定全編大成四卷

〔明〕顧充撰 鍾惺等補

明末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原序

作史之義。昭往訓來。美惡具列。不勸不懲。不之述也。其文貴約而該。約則覽者易徧。該則首末弗遺。古史莫如春秋。自孔子修之。篇寡而字嚴。游夏弗能贊。不可尙矣。馬遷班固。博采多聞。簡帙省縮。讀之刻日可了。然史記一書。每每於疎

康無

處處着奇思。描刺曲盡。形神畢出。覽者踴躍。卓如見之。漢書詞義精詳。步驟整齊。不爽尺寸。可謂史之指南。第無他珍怪處。范曄後漢。亦知史不貴繁。然刻精劇采。着力字句。文近於削。歐陽五代史。足成一家言。而少模寫之長。所謂古史如畫。則無之也。雖俱得重名。馬公高矣。

今所見者。爲廻瀾顧君。君蚤聰穎絕倫。博極羣書。尤邃史學。慨然嘆史帙浩繁。觀者莫知端倪。乃作歷朝捷錄。撮其大指。融以已見。斷義成篇。彙可五卷。辭旨周迄宋。數千載世代之興亡。君臣之機惡。政事之臧否。風俗之盛衰。較若指掌。約而不削。該而不迂。直可凌跨以前諸

原叙

二

史。使馬公可作。亦必有起予之嘆。語曰。才難。史才尤難。君頃也較捷南宮。入史館。計所著述。當不止此。昭代有賀良史才者。必屈指君也。必屈指君也。余故預書之。爲衆

竟陵鍾惺伯敬父題叙



凡例

一是錄先生原本始於東周承紫陽作綱目之意也然初學未涉全史三皇五帝之畧不可不明況

昭代

列聖仁心仁政爲法萬世存而不彰尤爲缺典茲特搜採脩載名爲大成庶於古今事迹無餘憾云

凡例

一三國止於漢而不及吳魏者非正統也

一五代比漢唐宋反加詳者詳通鑑之所未備也

一歷朝將相臣宰有事不可忽者俱於本朝帝王下附見之

一錄中有字法句法章法可資舉業者則標出以便熟讀

一錄中遇帝王盛舉古今快心之事不覺

繫節稱賞則濃加圈點以自托於春秋善善之義云

一舊刻東漢黨錮一節蕭梁王僧辨立淵明一節陳後主童謠一節宋哲宗欲以元祐爲元嘉一節皆誤今悉改正

一錄中詳加評斷褒貶信千載之是非也

一錄中用句有以本文用者有以據實用者有以援古用者有以借意用者有以變文

凡例

用者有以斷章取義用者

一錄中用字各從來歷少涉疑難或釋或音間有與俗不同毫釐須辨

一錄中句義有傳習之訛者今皆註釋如中聲與柄鑿誤太息蹀血僕射

一字義有來歷當從者如苻堅之苻從什付網目夷狄之翟從翟漢朝用雒陽各朝俱

用洛陽之類

一錄中字有兩釋兩用者通用如冒頭

墨特

一音澳忍一音桑染版盪或作蒲敝或作

或作

之類

一錄中除用通鑑綱目本文外大約采集古

典必備註釋中有出處未明攷證不及者

不敢附會

一唐宋備年號便表題中記事也

九

三

一錄中褒貶悉倣先正中附有已見處亦不

甚異

三皇紀

盤古 天皇 地皇 人皇 人皇兄弟九州

亦曰九

五龍紀

皇伯 皇仲 皇叔 皇季 皇少 分布

攝提紀 九

合維紀 三

連通紀 六

蒼華大辰

叙命紀 四〇右四紀七十二氏相

循蜚紀 循蜚者以其時德厚信

鉅靈 句疆 麒麟 涿光 鉤陣

黃神 狌神 犁靈 大騭 鬼騭

弁茲 泰逢 丹相 蓋盈 大敦

靈陽 巫常 泰壹 空桑 神民

猗帝 次民

因提紀 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

<p>辰放<small>傳四</small>蜀山<small>廕偶六</small>渾沌<small>傳七</small>東戶<small>傳十七</small></p>	<p>皇單<small>傳七</small>啟統<small>傳三</small>吉夷<small>傳四</small>几蘧<small>傳四</small>稭帝<small>傳四</small></p>	<p>有巢<small>傳三</small>燧人<small>傳八</small>庸成<small>傳八</small>○有世無號<small>傳</small></p>	<p>禪通<small>傳通者言禪讓之</small></p>	<p>軒轅<small>傳通者言禪讓之</small>祝融<small>傳</small>太昊<small>傳</small>女皇<small>傳即女媧也</small></p>	<p>而治本紀何以列於十五氏之後嘗觀程子易傳曰婦居尊位者女媧也武氏也非</p>	<p>以寓貶意乎今仍系於前以此慎其世觀者</p>	<p>便史皇<small>傳即倉頡也</small>柏皇<small>傳</small>中央<small>傳</small>大庭<small>傳</small>栗陸<small>傳</small></p>	<p>昆連<small>傳</small>赫胥<small>傳</small>葛天<small>傳</small>尊盧<small>傳</small>吳英<small>傳</small></p>	<p>古皇<small>傳亦曰朱襄</small>陰康<small>傳</small>無懷<small>傳右女皇氏</small></p>	<p>相繼受禪炎帝<small>傳</small>臨魁<small>傳</small>帝承<small>傳</small>帝明<small>傳</small></p>	<p>帝宜<small>傳</small>帝來<small>傳</small>帝裏<small>傳</small>榆罔<small>傳右臨魁以下</small></p>	<p>疏化紀<small>傳以知遠化以審斷仁義道德之</small></p>	<p>黃帝<small>傳</small>少昊<small>傳</small>顓頊<small>傳</small>帝嚳<small>傳附帝</small>帝堯<small>傳</small></p>	<p>帝舜<small>傳</small></p>	<p>帝舜<small>傳</small></p>
---	--	---	---------------------------------	---	---	--------------------------	--	---	---	---	--	--	---	---------------------------	---------------------------

<p>右十紀歷二百二十七萬四千二百四</p>	<p>十九年<small>按春秋緯稱開闢至獲麟共二</small></p>	<p>萬以下至獲麟一千七百五十一<small>年</small></p>	<p>外自盤古至虞舜止該歷年如右</p>																
------------------------	---------------------------------------	--------------------------------------	----------------------	--	--	--	--	--	--	--	--	--	--	--	--	--	--	--	--

新鐫歷朝捷錄增定全編大成卷一

楚 伯敬鍾 惺

雲間眉公陳繼儒彙余

總論

天之立君以爲民也君之立極以保民也
盤古氏生於太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遊達陰
陽之理爲三才首君斷自太極生兩儀
兩儀生四象太陰少陽變化無窮庶類煩夥由

捷錄六戊 卷一三皇五帝

是天地始爲天地人物始爲人物而混茫開矣
軒轅盤古之後有日三皇天皇澹泊化俗始制
千戈十千曰開達紫雲兆疆阻者維維上
協治治格卑開於大荒落教耕地皇定三辰
星分晝夜制日月爲一月俾後之民人皆知
月晝夜之所以然然斷至人皇時九區分治
人皇兄弟九人分爲九區淳風沕穆主不虛玉
臣不虛費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稟有放辰壽泰

通方是時也九皇五龍攝提合雉遶通敘命紀
名八十六自循黃名紀而後因提譚通二皆有
世次可紀然世遠事湮疑者闕之明論稽其所
存則鉅靈揮五丁而反山川
開闢未竟之功泰壹謂大鴻而正神明
之神明盡陰陽不盡之變辰旋茹皮約髮民漸冠
髮開首命之曰天皮之民有巢架櫓穴營物
分羣類是以勝禽獸乃架木爲櫓穴居爲營教
捷錄六戊 卷一三皇五帝

稟有放辰壽泰

民居之以○易經方以類聚人氏作是日遂皇
避其害
人情上見取火於木而烹飪之利典日中爲市
而交易之道始結繩記事則小事則大結小事立
臺傳教從道始得四佐成神蹟五而成其功
先五帝而妙其用駿騁乎後前日之俗矣
軒轅見轉蓬而造車祝融聽鴻鳥而作樂太
昊伏羲日月象其明龍馬河圖神其應

六術之中律曆算數而中外寧特開侯國稱帝帝討平之考星占斗以明天道書
曆以野曆以野野分州以相地宜積平分以置閏餘作筭數以考
建六師律呂鐘箒以和五音精會計造律呂鐘箒以和五音製弩矢鉦鐸以考
所置律呂鐘箒以和五音建六師昔之穴居野處者今始有宮室昔之汚考
樽瓢飲者今始有雜罍昔之皮革蔽體者今始考
有冠冕章服西陵教蠶桑西陵氏帝范金製金元妃也

幣共鼓化狐造舟楫諸制器利用難以枚舉上已俱胡雙浩浩乎大同之世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湖斷

捷錄大成

日月星辰水波士石金玉通屈軼草名倭人入則指之生

於殿庭鳳凰巢於阿閣麒麟遊於苑囿俱詳先通鑑

儒謂其世爲文明之漸信然史荆陽晏駕金天

帝崩于荆山之陽子玄鳳鳥呈祥諸福畢

至、通立器、而山川、立建鼓、制浮磬、作九

樂人神目皆及其義也。此冬工惠諭候黎

泐名而人祇用諱乃其衰也九黎亂德氏九人

亂家懼以神人惑以怪懼以神相惑以怪災禍

至高陽氏也。靜淵有謀。贊命南正重。治曆。

1000

而綱常明華九黎之亂作三作之歷明祭祀以聯屬神明而鬼神洽命北正黎司地度地居民明綱常以聯屬

神民不隳陰陽應和通鑑鳥鵲萬帝馨

之世郁郁嶷嶷執中而治贊史王后蒸哉詩文王

惜其闕於立嗣不立長也后稷不立德也堯而使荒

帝上之上摯上履上至上尊上而上制上六上合上。上過上九上年上而上盛上。上帝上堯上。

唐立卽三幸矣。清古帝堯。堯立卽二召義立。天卽

申，甲申，史上皆三尺，衣不曳，輪，上，金

麗如女如女學費 卷二 聖五帝 六

捷鑄大成

也不虐無告不廢困窮經書昭其慈也察共工有

滔天之罪聞舜德于側陋之中昭其明也丹朱

以子而廢置重華舜以臣而受禪昭其公也嘉

言罔伏野無貴賢書則有以合天下之善康濟

帝治天下五十載不知華山之恃帝巡狩

之迹治與不治乃遊於康衢臺山之有觀于華

則有以通天下之情因魚父 涓水無巧則命

而懷襄之害除山襄陵因中造曆去

詳則命羲和以董而推步之法密仲又克明之

德以睦九族。平章有姓。以致昭明。楊和蒲邦。
感於變時雍。善哉充明。維德以睦九族。
變時雍所由童有誦。誦曰立典蒸民既壽。
有歌。衆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于民哉。
來華封之祝也。聖王封入日諸侯男子虞帝以歷
山耕稼之夫玄德升龍乃命以位落著文明溫
恭允塞詢四岳命九官輯五瑞弭七政。俱詳岐

設鼓而言路廣。以善者無五湖而儉德龍。米原之作。傳本藏書精一兩字上片之立。教國士也。蕭船九成。順風而來。傳千羽兩階。而有苗本格。魏了是陳雲。觀要出天平地成。孔子至六武大矣。如天之無不情也。吳季札觀。而禮受間十六字之傳。在千萬世。吳季札觀。而禮受間十六字之傳。在千萬世。學之要云。胡雙噫嘻。混混洪荒。終而復始。於焉。

羣聖體維天不已之命爲三綱禮樂之宗第五
生消升降終而復始於穆天命不已而成四時之造化於皇聖體是以爲三綱之禮樂天
皇以無爲闢治伏羲以二畫開天炎黃二帝繼
堯功德周詩文明漸開嘉祥長發第五至堯舜
啟執中之傳闢精一之訓而斯文大明如日中
天一元文明之會不在茲乎熊勿軒曰自炎農黃帝之後又適當
一元文明之會故五帝德又推唐虞獨隆而尚書獨載
堯以來有以也夫

卷一 三皇五帝

夏

大禹 后啟 太康 仲康 后相

少康 后杼 后槐

后芒 后泄 后不降 后肩

后厘 后孔甲 后皐 后發 后癸

右十七世并昇歷四百五十八年

總論

大禹念前之非度語○禹父鯀治水無功以天

捷蘇六茂卷一夏朝

下有湖為已任湖蘇決江疏河灑首沈滄苗文

手足胼胝耳目黎黑辛成偉績乃蓋前愆受

不怠終陟元后若經汝惟不怠總朕首任陶益

以佐國咸則三壤以賦邦地官縣鍾鼓磬鐸報

天下之士建旌旗旂旆以別尊卑之等詳與學

較以明人倫鑄九閱以協上下王孫滿對楚子

白昔夏之方有

有

有

有

有

卷五

間之後啟家天下而綱紐綱紐噴噴然以

父傳子迹似繼而以賢傳賢其義同禪有恩

不臣威侮怠棄載主親征人心敵愾而帝

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祭公諫

有為湖斷可知也且也享鈞臺帝之奮發

為賓商均子而德莫厚焉莫厚焉

天壽其齡享國不永九年惜哉太康尸位逸豫

滅德經如洛遊畋十旬不返詳皇天弗祐庶民

滅德

滅德

滅德

滅德

弗助太子晉帥后羿操戈河弗許歸國於中原
沸崇正贊陶孚心怙悌顏厚心顏厚有壯氣則
帝自取之爾仲康肇位乃能命衛侯而旻既倒
之其權征義帝命衛侯率六師時而而已成
之羽翼林之奇曰義和之罪雖曰沉紀于酒然
也終帝之世羿無誰何卽其規模似亦有太過
人者也金仁帝相值夏室之不兢有窮后羿斯
侮崇隱越贊羿促視其君爲雇簪簪斯體爲弁
攬彘天威卷一夏朝
髦文帝可逐羿逐帝政可代羿代親小人遠賢
臣文○伯困熊浞龍圖冒濫名器實混經常
崇正天道奸還卒爲其下所殺衆豈非世之
立教首也哉魯連諫衆泥竊位敢行弑逆大君
受刃帝使子孟督君衆泥帝后奔
康崎嶇亂離之際胡五崛起成旅之中有康奔
田一族委用遺臣靡恢復舊賴釋戈於過而
流詠揚鏐於戈而惶滅臣女滅洗掃滅獵元

史 73-377

[illegible]

商

蓋人
不
世
親
同
為
有
謝
也
經
易
也

甲太

荀彧盡除詩經也舊服不殖貨利不邇聲
色俱書代虐以寬從諫弗咈禱桑林而六
事自責時大旱湯剪髮斷爪親詣於桑林曰
荀道行與乃天心之所存懼乃天心之所存
求哲人而立賢無方得人主之要務賢用才者
人主之要務也淵嘿尸居諸器之銘必警作諸器用之
治定功成大獲湯之樂方與成禮樂乃與會
東郊而命討之典式序三至東郊論置二相而
左右之佐惟良初置二相以伊鏞莊山之金
而殄病有待藏文仲告魯莊公曰鏞名器作風
愆之訓而刑範以端詳書是以頌其德者不曰
聖敬日躋則曰懋昭大德頌其治者不曰
兆民永懷書則曰九圖是式功加於時德垂
後裔上繼堯舜下啟文武夫豈曰有懋德也哉
斷湯帝既崩太子長子先皇嫡孫惟親惟長書
立愛惟親嗣登皇極之長子時外丙仲王皆幼

以大中
才之主
卒能經
黃烈矣
其性極
學問之
大師德

乙祖 甲小 庚太 丁沃 乙祖 甲小 庚太 丁沃

伊尹伊尹輔政實德光輝力量重厚子弗弗
弗順經則放君而不虞於逼伊尹放太自怨自
艾則復辟而不疑於嫌太甲在桐宮處仁遠
卒之克終九德書為商令主而尹之志昭昭矣
沃丁尊從伊訓信任咎單鑑太平之責塞優游
之望得王褒聖上太庚以弟繼兄遂啟亂源金
斷小甲雍已不能綱紀庶政紀商祚始以寢微
太戊反衰世之陵遲文建繇寡振廢淹養老幼
極孤疾詩伊陟臣扈格上帝巫咸父王家
日而祥桑枯死亳有祥桑穀拱生于朝伊陟曰
三年而遠方來朝七十其一中興也仲丁運
卦當節祝氏經藍夷作寇亳都河決爰遷
子囂自是而後廢嫡階亂諸弟爭立詳外
王以弟繼河豈甲以弟繼內亂相尋帝都再徙
從居相祖乙之世遷于耿紀詳大王是用
懼簡相巫賢之子成諸侯賓服天下太和大此亦

非常優霜之象已兆於此胡亥王下堂階而
見諸侯伐太原而獲千馬俱詳王靈不攝國步
斯頤詩熊渠楚舉事於庸粵西伐庸東衛項雄
處於邯鄲邯鄲二國名天子手握王章而寒
如充耳詩悲夫厲王繼之淮寇陸果顧不思惠
此中國以紂四方詩而乃挾百倍之欲外傳畜
衆欽之臣策公好專利特三尺之威防如川之
日防民之口甚如防川皇天震怒書民心沸
勝赤子弄兵國人叛王紅塵撲面
何嗟及矣詩幸而周召二相志匡王室權立宣
王和及王崩于始立太子靜是為宣王協和
理政海內俞然有成康之風命秦仲而西戎遠
號音陳也命吉甫而徽仇于襄詩命方叔而蠻
荆來威詩命召虎而淮夷率服已上俱任賢使
能撥亂反正公斷周道燦然復興矣山斷惜其
勵精於初年墜志於晚節公斷不藉千詠來號

公之規諫詳樂色忘德致姜后之脫簪王晏起
有患謂姜后有患
魯待罪于承君使其母通言于衣師料民而
忽山甫之箴民于太原仲山甫諫之不聽
殺杜伯而聽左儒之妖伯之妖左儒爭于王
傷君子之不留而自彼與之者亦自彼衰之
是四十餘年間兩載人也宮退幽王初登大寶
卽有山崩川竭之應峽山崩識者伯陽
將亡矣追豔妻嬭處婦經豔妻小弁與悲
立伯陽父曰奔申作小弁之詩禍成矣
成矣莫可奈何惜曾莫懲嗟詩而舉峰裂繪千
金買笑莫懲嗟詩而舉峰裂繪千
再笑傾人國詩我兵未起戎先至不覺胡塵滿玉樓
驪山遇害驪山之下
血沾羯臘岐豐歎

百年廟社蕩爲黍離矣大戍入西周毀焚宮廟
詩詳何微晉文秦襄鄭武衛武孰修扞我于艱
詩經故多修
戡我于艱

捷錄卷一西周主

東周

平王 桓王 莊王 僖王 惠王

襄王 頃王 匡王 定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悼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哀王 思王 考王

威烈王止二十三年九鼎震

右并西周及後自威烈王戊寅共三十八世歷八百七十三年

捷錄卷一東周

春秋十二國

魯 衛 晉 燕 曹

蔡 齊 楚 秦 宋

陳 鄭

總論

赫宗周詩十有二王歷弧箕服實亡周國

平王特童遷洛岐豐錫秦秦襄公墓碑有銘

一敗而甯田宅蘇東王於斯時正宜下勤王之

晉文公伏大義帥諸侯一舉新河晉文公詩傳

王定

王定

王定

晉文公伏大義帥諸侯一舉新河晉文公詩傳
定王于郊展也詩經也繼文之業矣
可矣文指平王時文侯仇也然隱道之請
可以二王不河陽之召寧可以訓哉晉侯召王
仲尼以臣召頃王甄心動懼諸道求金之
使使金伯如跡其初政蓋可知也匡王之世弒
君者四晉齊而春秋書人弒而不書益者三
育不書益何重有惡也金仁山曰春秋之法
捷象大茂卷一東周
思首惡何其君實甚也左傳載者時事至此可
以悽愴傷心者矣南賦至定王而楚子以夷猶
夏觀兵洛邑間期周鄭楚子伐陸渾之夷遂至
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
大天命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上見衛王
獨不思周德衰天命未改乎上見衛王
命魯侯訓傳成公服喪已畢而深為失典春秋
罪邦君之不王譏天子之僭賞期有以也鍾王
因日經王神聖諸侯服享定王六年秦人降狄

王景

王景

王景

克修其德諸侯服至千王尼父誕生河
標異祖晉藉使景王有中主之材而得王佐未
必非天啓東周之一會也而何作重幣以絕民
資又錫大鍾以鮮其繼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
歸二焉單穆公其何德之修而少光王室以遂
天休太子晉且溺愛庶孽陰謀廢嫡廣少子
而立既刑太子之師傳下門子又欲田北山
榮單好劉子等而殺之王惡單子劉子之不
捷象大茂卷一東周
公卿皆從將殺之王有天誘其衷呂相命榮
錫上疾遂崩于榮劉子王集焜橫蕭牆煥橫于蕭
其纏紫極類聚悼王猛也死子朝于立
人取之以昭王猛也死子朝于立
師攻于城斗王猛也死于立
朝之使作克王乃入十六年子發王室鄭
實封晉缺子日今王室如甥如甥孔尼以不
世出之聖不遇于周子而不用于齊齊
公欲以尼歸田封不終于魯魯
孔子嬰之不終于魯魯
孔子嬰之不終于魯魯

而三晉趙魏 封其弟桓于延周七載桓公後封其少子 而東周者猶存而蒼姬之曆敘於焉已默限之	王考思哀定周王元	捷錄大成 卷一東周 三十	不惑遺一老 孔子公諱而哲人其萎 前代口	上見嘆鳳遽奏泣麟何促 也涕沾祀曰吾道窮矣春秋用作筆筆削削 順則筆正顏綱於百王之後 不惑遺一老 孔子公諱而哲人其萎 前代口	蔡孔之也而反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蔡孔之也而反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蔡孔之也而反伐樹於宋削迹於衛	之三日不朝孔子遂去 之三日不朝孔子遂去 之三日不朝孔子遂去	魯國大治齊人以女樂徂 魯國大治齊人以女樂徂 魯國大治齊人以女樂徂
---	----------	--------------------	---------------------------	---	--	-------------------------------------	--

不則何秦燬之而二世亡耶	捷錄大成 卷一東周 三十	追至九鼎震 威烈二而帝命去矣嗟嗟周自后 魏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 康克安之國植本固而發源深 厲幽而後未有克淫如桀紂者比而積衰日久 神氣遂消議者曰周分於同建而以愚論之非 然也周惟有列國故諸侯之勢分勢分故視周 為注為餌而十二侯邦狼顧曾息戰國莫敢先 動周家有道之長自古及今無有者職此故也
-------------	--------------------	--

三皇五帝三代總論

每稽渾敦之先盤古氏亦曰渾敦氏下迄春秋皇三皇天人帝五帝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之變盡矣天下萬世之法鑒胥備焉是不可不提而論也自人皇氏之肇有君臣也禪通之紀伏羲授天下於臣矣而受終於文祖堯舜受命於神宗禹舜禪者繼其德也八葉之傳神農繼天下以子矣而敬承夏商克終甲之捷錄大成卷一總論

賢太和宇宙之盛周成者紹其休也三戰阪泉

黃帝以征誅得天下矣而鳴條之造攻湯放桀牧

野之矢師武王伐紂誰云慙德收爐綸色夏商所統

相后思方妖誕出自實歸子有仿而生少虞後

虞君思方之二軌而邑諸論有舊區靡自有禹

寧其滅漢而立少康焉少康以遺腹舊中興矣

而六七之繼作商雲漢之典歌周宣足相媲美

自西陵黃帝以母儀著而奎山夏禹有城商之

母姜嫄周元之先太姒周文徽音周紀紀於詩書自

風后黃帝以相業顯而五臣虞十配周伊尹傳

說方叔召虎名世相望于史冊乃若女媧以女

統男司晨之索迷見於三季高辛舍長立少少

子廢嫡之配至比於殷周許通懷諫賊忠桀殺

逢紂糾紂躡紂栗陸栗陸氏殺之失也弑君篡國

羿浞爲春秋之倡也聖狂之異轍安危理亂之

異故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矣然愚於此有概

焉三代以前亂如春秋共主之問誰問難如秦

捷錄大成卷一總論

離大戎中原之祚不左小弁維怨周幽王廢

不恤於湖上漢武帝太子以巫蠱事城東宗廢

城東三子之冤褒姒雖豔不烈於呂雉武墨音

之變龍逢比干雖殺不慘於黨漢清流唐之

禍是其君臣之義華裔之辨父子之恩男女之

別君子小人之道猶未盡淪胥之極也降自秦

漢或云撥亂比湯武而詩書不事矣漢高

定天下陸賈詩書帝馬或云致治

義成康漢文而霸王相雜矣漢宣帝曰漢家自有道
雜賈伊周之望者漢霍卒以無術敗光不學
無建桓文之績者不以臣節終近古者然況
 其下乎恩故曰前之所稱極治者皆後之所謂
 未有也後之所謂極亂者皆前之所未有也君
 天下者盡其思唐虞三代之治乎

<p>東周紀年</p>	<p>威烈王<small>二十四年是錄</small>安王<small>二十六年</small></p>	<p>烈王<small>七年</small>顯王<small>四十八年</small></p>	<p>慎靚王<small>六年</small>赧王<small>五十九年</small></p>	<p>東周君<small>七年周自赧王入秦舊本即以秦昭襄王承周統今遵綱目之例正之</small></p>	<p>七國</p>	<p>齊<small>太公之後始封姓田</small>楚<small>黃帝之後</small></p>	<p>燕<small>召公之後</small>韓<small>晉大夫韓虔威烈</small></p>	<p>魏<small>晉大夫魏斯</small>秦<small>孝王時有非子善養</small></p>	<p>秦紀</p>	<p>莊襄王<small>三年其元年即東周君七年</small></p>	<p>後秦紀</p>	<p>始皇帝<small>先即王位二十六年并天下</small></p>	<p>二世皇帝<small>三年</small>秦王子嬰</p>
-------------	--	---	--	--	-----------	---	--	--	-----------	--------------------------------------	------------	--------------------------------------	----------------------------------

新鑄顧迴淵原板歷朝捷錄大成卷一

越東迴淵顧 充編著

雲間眉公陳繼儒彙參

昔者昊天有成命詩經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定鼎以休姬德李唐追龍簾

諸侯諸侯能樂也實公其國典龍聚作蓋幽用婦樊賦平王立而西

轍轉東而東南門之不徒而北王迹掃地源流

捷錄六狀卷一東周

自平王東遷陵夷至於威烈之際泯滅焚焚

也○綱目云周敬王東王迹表徙建空名於公

侯之上柳宗元封建論周之喪久矣以為九鼎

之主而已三晉強梁并髦其君瓜分其國固王

法所不貫音世者春秋之世晉有范氏中行氏

所滅三家皆為韓趙魏○韓明云晉之三卿并髦其

加王法所周天子不能討已失大司馬九伐之

不責者周禮大司馬之職以九伐之而又命為諸

法矣法正非國放狄其常則廢之

法矣法正非國放狄其常則廢之

法矣法正非國放狄其常則廢之

法矣法正非國放狄其常則廢之

法矣法正非國放狄其常則廢之

法矣法正非國放狄其常則廢之

法矣法正非國放狄其常則廢之

侯以寵秩之綱目書曰初命晉大夫○溫春日

龍紀自王朝始也胡其後安王立而田和即求

為諸侯隱相彼盍旦尚猶患之謂求所不當求

也況諸侯而可求乎坊記猶盍旦夜鳴求旦之

夜作畫求所不當求者鳥患猶惡也皆盍旦欲反

惡之況人臣而求犯其上不蓋尤而效之在鼎

亦無辭於田氏耳齊明尤而效之周烈王之時

六國互時昭明太子文選於田氏烈王之時

源唐大四疆來侵漢服及骨四疆之內各以其

力來侵漢服及骨四疆之內各以其

好而齊威特舉朝禮齊威王天下同舌而賢之

文喻天下同其空谷之足音晦暝之日月與明

晉之師顯王賜以繡敵繡黑與青謂之敵之服

泰本紀天子長其榮晉然秦獨居山西之地

不過千里韓魏歷共衝而楚脅其肩燕趙伺其

不遇千里韓魏歷共衝而楚脅其肩燕趙伺其

不遇千里韓魏歷共衝而楚脅其肩燕趙伺其

不遇千里韓魏歷共衝而楚脅其肩燕趙伺其

不遇千里韓魏歷共衝而楚脅其肩燕趙伺其

不遇千里韓魏歷共衝而楚脅其肩燕趙伺其

不遇千里韓魏歷共衝而楚脅其肩燕趙伺其

雲蹄文心辨龍無國爭雄勝龍無國誰詎如星漢文從懷
 秦輩匹夫徒步之人淮南子書匹夫徒步之秦人心有主
 美電光之舌古文目匹夫徒步之秦人心有主
 純一子曰此甲彼乙一從一橫誰詎如星漢文從懷
 惡臨不備拍本心惡臨不備拍本心
 辨濟文驍辨如春華欲合弱而制強或持衝而御
 從陸賈新語蘇秦張儀相六國事六君欲合弱
 運錐關東地從六國共負之蘇秦相六國
 合從而實秦欲開西地橫廣秦獨
 道欲連秦之橫故曰連衡如羣兒一餅競獲自
 秦蘇太茂卷一東周
 恥國集序立從橫恥國集序立從橫
 乍怒古文吐談從怨代也為雌勝相又代
 雄雌斯時也雄雌斯時也
 管田楚有春申黃○遊俠管田楚有春申黃○遊俠
 無藝遊心無方抗志雲際羅馬洗兵文連異
 姓兄弟之國相與計圖弱秦謝疊山集離敵國
 起連異姓兄弟吾意函關雖大掌泥可封也
 之國足以弱秦吾意函關雖大掌泥可封也
 然秦栖楚王韓王見劫秦楚如王終於客死

於抱薪救火國策以以地澤火如抱薪在六國
亦蚩蚩音然然惟知爲贏耳揚子蘇弱姬噫向
使六國之君中盟締好如率然音然在山離渠
戰錄宋版卷一東周
鶴鶴在原首動尾應南官靖一唱五從併力
西向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蘇文併力西
食之不得而卒不悟惜夫蘇王獻地討秦秦入
下相也下相也
位已絕於天下班固美既於王報降爲庶人夫
亂莫大於無天子春秋秦負無天子之罪於天
下而天下諸侯閉戶高枕皆莫之救八面鋒四
尹尚掩而韓魏二君捐忿和怒新反足嘗

梁期嗟咻啼兒悅○楚詞將使以戰嘗栗斯
○嗟咻以言求媚○以事之莫敢喘息○將監傳議○
天下六國臣臣貌○史記八子者奏○秦昭王尊唐八子
首奉之莫敢喘息○追見上帝○襄王尊唐八子
爲太后○李王○慶之號姓唐○而秦又自王而
帝矣○噫○孰知異人自趙逃歸○李丈王子賈於趙
名楚是爲不章乘蒙納妾○不章吳維有妹○由
莊襄王○古史不章論不章乘蒙納妾於異人而生政○由
亂其後六國未亡而廢氏已先止矣○而相驕
之祀○陽姓驕已先亡於穿窬之雄乎○楊子雲曰
世傑天虎○卷一七四○
盜穿窬○呂政以眇眇之身○秦王曰寡人以眇眇
之雄乎○呂政以眇眇之身○秦王曰寡人以眇眇
虎捌首○泉碌○楊子書始身之身○與呂殊秦亂
頭不著○貫願奮戟之士○驚俄傳秦帶甲百萬虎
齒戰者至蠶食六國○國策序秦之君臣方斧方
不可勝計○蠶食六國○國策序秦之君臣方斧方
刀而六國君臣方木方肉○特相方刀六國方木
將相由是先威韓○朝秦先威韓○先威趙魏次之
楚次之○燕又次之○而齊之四十餘年不受兵者
齊事秦謹故四亦住於松邪栢邪之間○威齊還
十餘年不受兵○王於松

六國公

有此缺
制天下

有

相之開民歌曰松邪相邪利勢長距見百
 舉百克綱血六朝松憲子盈血六朝暴吞爵
 八區漢文蘇氏條而六令之內皆皇帝之土矣
 史記金石刻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
 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之土所至無不臣
 天下既定號曰始皇任刑名之期用條刻之
 高劉丹山遂欲流唐漂虞條殷蕩周制秦裂都
 會於郡邑分爲三柳文秦有天下裂邇北胡
 於長城唐借實林賦秦之無道今邇北胡
 穀積於坑谷又盧黑集坐簪六籍燎簡
 廣於煙塵焚詩書則秦俗有坑儒之痛燎簡
 焚民怨於阿房城隍阿房怨怒收兵器於金
 人銷天下兵器爲金人十二每人重二十四萬
 斤足連長五李太白詩收自謂磐石之固
 伊川等壞集重兵上郡長城建瓴之勢
 至論形勢建石萬世無已而自謂磐石之固
 皇帝制六合二世三世至于萬萬世也始皇曰
 二世三世至于萬世然力役竭矣人期力復

商君或此
民下如臣
攻勝其民
子德得則
守以之重
地北故

世二

四海枯矣註見上誹謗之網張矣梅福言秦則
 之網以立法更制以鑄磨銀鍊其民孝文秦自
 爲漢以立法更制以鑄磨銀鍊其民孝文秦自
 以銷磨銀鍊其民若雄音氏之英音山草阮
 也草也之又行火焉文選秦政利常長距終得
 首登徒劉商天路厚地而已萬丹朱而千
 昆吾桀紂朱而千昆吾桀紂朱而千萬丹朱而千
 也而曾不可勝極標標者標也黔首咸引領而
 望下然若魚民者引頸而望天戴目而視傾耳
 捷驚六茂秦書後秦
 而聽買山至言秦賦飲重數百柱任羅重平足
 而立賈太傅新書使天口噤音心悸計○細疾
 其君如豺狼毒藥古文秦之所以見疾視其君
 如雷電鬼神張文始皇始論秦人視其君而根本
 已蹶於立國之初張文始皇始論秦人視其君而根本
 沙丘身首不飲爲天下快沙丘身首不飲爲天下
 下高作秦崇古文苑高作秦廢置其君在其掌
 握春秋大全秦之越高專政權胡亥越十七兄
 有三世蘇盟其君在其掌握胡亥越十七兄

而篡立古遵凶父之業六代論胡亥少習刻薄之故名請及
薦作昏德唐文正宗施及聖宇宙而鼎鑊之制七
論二世聖字百姓之欲爲亂者十家而五六十
街而再壞詳馬異同驪山之卒未放學庚集
室而七八班馬吳勝吳勝之徒奮其白挺陳侯王表
自涉兵而隄防項偏袒大呼後徐樂書陳涉偏而天下
隨而焚之先儒天從之如流水匹夫以爲
從之如流水後晁錯書陳涉偏而天下
湯武古文陳勝吳廣也請戊秦禍北結於胡南連
秦民之湯武也卷一後秦
建義大戍
莫延因以滿發
之故名請及
強於五霸莊固表請戊強於五
秦人險阻不守關梁不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
過秦論陳涉奮臂大呼望星而食攬行天下秦
人險阻不守關梁不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
而先人寸攘尺取之地古文才寸攘尺取至微散
爲六國爭先刺秦者如林如藪李觀項籍呼謂
秦者如林如藪且以爲鼠竊狗偷而不足憂
是亂治治兵懷謹也便者對二世曰羣盜及王綱不紐唐文宗
勤厲嚴犇並起而仁泰當時王天地瓦崩唐文
銷輿而不紐海水飛而無祀

魏行陳勝城中鼓三下秦塞天地如崩如空山
 西之甲付之章邯以禦之陳之衆口而次二
 世創平山山西之甲而楚項沛劉直搗關外當
 付之章邯以禦之是之時上有拜志廣徵之主二世日吾欲討志
 無下有指鹿爲馬之姦趙嘉言結於忠臣國命
 出於讒口宋文鑑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
 而上不知追聞樂作配於望夷劉向出於讒口
 樂作配而戰者不誰謂諫○古文苑聞樂矯爲
 於望夷而戰者不誰謂諫○古文苑聞樂矯爲
 楚秦大成卷一後秦
 王弗許爲侯弗許與妻子爲黔首又不可得
 聞弗許爲侯弗許與妻子爲黔首又不可得
 吾願得一天下共拔許足下其自爲計二世許
 日願與妻子爲黔首樂曰受命而二世爲攻秦
 丞相爲天下笑足下二世自殺而二世爲攻秦
 之胡矣曰秦昔胡也○牛僧孺曰攻秦沛
 公蹈瑕候間史漢異同高皇帝始於豐沛所謂
 掉臂入關蓋漢高得人以掉臂而入關秦郊
 叔傳秦人不綢繆子楚發茲發繼音角東嬰
 跡跡新唐文把鉅盟黃子授經留侯傾而項羽
 軼音道成然後經墨歎道無羽拔下而項羽

嗚其西噪謝齊曰項羽而殺秦降王項
 數項羽罪曰殺秦償其國而沉其宗秦無所取利
 秦降王子嬰償其國而沉其宗秦無所取利
 上下相賊客卒償其國而沉其宗秦無所取利
 其國而沉其宗秦無所取利秦無所取利
 大亂乎起而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反亂乎起而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性理適足為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人嗤笑之資耳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滕氏不衆於邾莒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而介於七雄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尚綿綿延延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據鐘大威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成王定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世三十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之衆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師暴秦以六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宮竟賣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以故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審勢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惟自負其強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道均也故曰秦容非為後人嗤笑之資哉

秦也非天下也文章軌範

據鐘大威
 卷一
 秦
 五十一

漢朝

漢帝歌

高惠文景武昭宣
元成哀平孺子篡

光武明章和殤安
順冲質帝桓靈獻

西漢總論上共十二世歷二百十三年新莽篡位十八年

高帝 惠帝 文帝 景帝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孺子嬰

雜錄六

卷一 西漢

五十二

昔者秦湯方煥四海鼎沸楊誠齋策錦秦湯方煥四海鼎沸

蜂合蟻聚古碑山東紛繁國無定臣臣

無定主楊鍾赤帝子史畧註劉堯之後堯無尺

土所因一位所乘王充論衡暴起風埃之中論古

與項羽西向而爭天下古籍以

噤氣啞性熱叱咤聲發之資韓信曰羽增輕而執

諸侯之柄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

高祖其勢忽震蕩如風雨之至而漢王以頑

鈍椎魯之身當之輿論高帝不智不勇於天下

首立三章之政用悅萬民之心

一紂行而三萬民章悅之。奪之關中而不爭。驅之南鄭。立

而不怒而不敢爭驅之南鄭

敢怒會之鴻門而不恥委之太公呂氏而不卽

取與爭委之以太公呂氏而未嘗一日卽而取

也。驩水以大風脫會大風漢王遁去榮陽以紀

信逃楚漢王遁去而不以爲挫惟以三老名

捷錦文

卷一 西漢

1000

董公之說責義帝之處入咸陽收天下兵以責

而稱堂堂之師於

天下且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一范增而不能用

爲我掄也。帝知人善任。祖知人善任。使得英雄。

兀自用一得英雄心
猛將如雲謀臣如雨
書高

如雲謀臣如雨相與耘耰海內郡曹推轂

勤勞如蓬蓽勤苦至矣○齊燕擊齊威楚

唯仁而單下
用三僚
三者皆人傑
以定三

齊施王命
給桓高祖
之典有垂
不觀此處
能聽其地
之言又知

仁而戰下
 用三傑
 三者皆人傑
 以定三

人等皆
以此爲
以平一
而不
而不上
不立

斯公記
大鼓
孔子

秦雍王章邯塞王司扶義而征皮日休文載頂
獨扶義而征提三尺帝曰吾以布衣以鐵
三殪拾遺記上皇微時有治鎬曰爲天子鎬
以賜○鈞命缺云項羽陳○暗字陵險必夷摧
高祖○勝胡亥爲三殪○未詳
剛則脆○功臣頌而鞍馬五六年間定乾坤
於百戰止齋論高帝鞍馬五六
近不遊清園至陰陵自刎烏江汜水之赤火
隨炎漢王郎帝位於汜而天意所屬竟歸其主
秦之毒蠱○文盤班固新編音破解與其民
肝肝虛睢睢○策學就宗交漢初興勢在寬厚
不廢其至○使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太史公○而皆不窮其至
戮丁公之恩以勵不忠○使後世人也○先雍齒之
侯以息偶語○至論第蕭何之次以服衆○頒帶礪
之盟以酬功臣○帝即位封功臣異姓爲王者八
人爲列侯一百四十四人晉曰

親此數本
據者補遺

氏立標式
之簡又詳
於此書

黃河如帶泰山若礪求郡國之賢以取真才
賢以親孔子之祀以培道勝○發明漢高不事詩
乃見於千史○精誠命勝蓋在於此馬上下之天下
漢帝曰乃公居雖不足以減五○咸五下登三言
馬上帝之德北漢爲三而大風一起○初學記漢高
帝之德北漢爲三而大風一起○初學記漢高
風一起南面稱君光有四海○史記至干高亭皇
帝之貴○羣臣上壽帝曰吾乃蓋道勝而業自隆
矣○雲文類聚漢高帝曰吾乃蓋道勝而業自隆
矣○詩曰道勝業自隆然分羹擁雪○非孝也嫂
人少禮○武強總要陳平日今大王非敬也追羽
固陵非信也○遠信背約王濞愛戚姬非義也欲易
太子非慈也○偶遊雲臺非誠也封三庶葉齊楚
非制也○臨集分天下○非厚也○被圖平城○非智也○
非仁也○羹頤封侯○非厚也○被圖平城○非智也○
歌曰平城之下亦誠苦○結親冒頭音沒非正也
書法帝制有不能發誓○蓋其智術雖足以鼓舞一世
而中國失其尊矣○蓋其智術雖足以鼓舞一世
以鼓舞一世而無學以磨治○秦文故茹芝之老

此外帶
說此所
而實不
而實不
而實不

論孝文帝躬衣起化千身胡致堂曰文帝以
先天下班固贊示教求直言極諫而止輦受羣
臣之疏鍾不斧鉞不朝之王南越不朝賜以早
杖不枉足絙手絙受金之吏張武受金賜以
文範以文帝之治而金之吏且黼黻而心田
野足軒陛而口芽次重民以厚本之效且目黼
軒陛而心田野足故勸農之外無奇語蠲租之外
無異說綱目一而已○歐陽起馬論範文帝在
建象大成卷一西漢至主
六詔勸農之外無奇而重民以厚本之政註見
蓋天下新去湯火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會而
帝以膏梁餌之古文文帝以膏梁之春風和氣
芬香製物論祖和氣文帝之治營之春風和氣
文帝煙方內中有安寧之虞帝道諡曰方
其禁罔疏疎漢書司刑無鬼哭之庭西都賦有
革禁罔疏漢書司刑無鬼哭之庭西都賦有
見哭之庭西都賦有
有鳥巢之德厚伴天地利澤施四海帝位
德厚伴天地利澤施四海帝位

三代也文○朱子曰漢之文帝其備夷也每飯念李齊
帝曰高祖謂我言李齊之賢戰于鉅野思願
牧下吾令每飯念李齊之賢戰于鉅野思願
軍乃按柳不得外雖和親而內不棄自治之策
入乃按柳不得外雖和親而內不棄自治之策
實氏日外雖和親而內不棄自治之策
之未嘗窮兵出塞八面與薄伐徽貌音陰尤
千太原者從至于太原而一轍蓋天資甚美故
令德善政相望于冊善法文帝之篇令使得道
學之臣以佐之註見十堯九舜昌足云也得
惜大臣不過絳灌申屠之徒性理張南軒曰以
道學之臣佐之註見十堯九舜昌足云也得
未免於微疵曲過淮南王以輜車死史漢異同
罪載以輜車而致斗粟尺布之誣淮南王有
斗粟尚存一尺布尚存一尺布新垣平以詭詐進
詐進帝為之感而有王杯敗元之失平使人
也李之天

君正遺余
止十人之
用皆武帝
致之哉

看至此隨足爲白登之國吐氣然亦失之窮兵矣

史 73-402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杖不足貴夷歌巴舞不足多而中國亦以虛耗
雖法繁於秋荼○秋荼論秦法繁於利析於秋毫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帝昭

天子璽文○璽文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詩經

君臣上下
知所歸
而後
可以
治國
也

此其所以
為天子
也

帝宜

周成上書知
見明詩經曰
聖帝神聖光
此非其明乎
成康不足俾
光以太后命
天在位二十
二十七事光
又奉太后命
撫生之瑞
以同姓之雄
雄也○循史
帝由父而登
比也長於婦
目盡天下之
精是防為太
機而輕重低
不負其
道又何
馬

不負其
道又何
馬
之核文範孝
宜設二千石
於廢弛之時
威信北夷卑
效優於孝文
美目構間圖
與者謂中於
捷錄太歲
佐之猷博陸
功光前武十
號為中興又
謂得大成登
為詩書上封
而三大燬之
信臣官貴許
論其罪則為
廣宗周宣夫
不無少愧而
鳳凰之集凡
六見

帝元

登帝之好名而為粉飾太平之事云孝元多
 材多藝少而好偽元帝及即位頭南帝國迭入
 為相業貧民罷官館獸馬離文景初政未有
 過者然所行率多寬政元帝始政論及元帝
 振百廢廢弛賞罰倒置通鑑用賢則如轉死去
 佞則如拔山劉更生而弘恭石顯久典樞機禮
 會根深蔓音廣揚山集詩史恭顯之於屏主
 耳使不聰朋不聰明雖殺其賢謂不聰
 握錄天威卷一西漢
 蘇綏蕭望之帝曰但得其免冠一謝而已易欺
 果然殺吾賢傳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雖涕
 難悟溫公曰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雖涕
 冠謝溫公曰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雖涕
 而已墮損威機是孝元之素柔而過者也孝元
 之過過於柔者也無惟乎災異滿天下以成極
 亂之世京房對帝以為治邪而漢業衰矣歷年
 元優游不成帝嗣統變異紛紜在漢世為特
 而漢業始衰成帝嗣統變異紛紜在漢世為特
 甚明而五男同日封侯元帝傳同日封侯五人
 世謂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諫向外

帝京

家封五侯爵過乘輿王鳳尤為顯恣廷臣沮氣
 公論閉比源流至論王商之言不屈楊典之諫
 氣公論閉比源流至論王商之言不屈楊典之諫
 之人主之勢孤矣是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復起
 於漢也劉向疏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復起
 見形察影梅福言陛下起於漢為後嗣憂帝不能
 於長楊關雞走馬帝為微行關雞走馬擊狐伐
 兇通挺身晨夜蝶音妓音荒虐使宿衛之士執干
 戈而守空宮與卷一西漢
 典門伊奉宿衛之職朝政去手壹關恣趙初學
 帝遣意關恣趙朝政去手壹關恣趙初學
 復召入海關恣趙朝政去手壹關恣趙初學
 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日○淳方成老官博士燕
 啄皇孫先與飛燕飛皇孫孫死燕子
 自古帝王非獨內德茂也亦有外戚助焉記
 帝也兩失之雖儀容穆穆尊嚴若神成帝於治
 也矣補哀帝躬行儉約減省致用綱羅黜王氏
 朝野改觀然所用多丁傅明之黨龍譏訥妖

忠直諫郭崇崇傳后蒙董賢賢馬二十二年為大司
書綏備籍上袖上欲起弄臣為輔棟幹微撓
賢未覺乃訓神平之王族無嗣弄臣以若所為而欲殖
臣為輔籍足不施棟幹微撓以若所為而欲殖
主威以則武宣帝威以則武宣大臣欲強是何異閉目
而欲視目有缺視是閉走而求速前人乎說苑
求速前人也帝崩太后尊寵王莽迎立平帝莽
繼四父專操國柄文選王莽漢中哀下漢中
外殫微生其姦心請侯國表王莽知漢中外殫
方體太史卷一西漢
太后生心吹風俗更制度網羅天下異能之士綱羅
太后以市其權莽諷有兵建待延見吏民以教
其意陳潛室而望劉氏之天下玩弄於掌股之
上除斯時也翼迷剛原辭職而去逢萌樹冠而
逃梅福棄家而隱逆窺莽志不翅燭照數計而
應上古奈何舉天下之衆但知助桀古云但知
亮而貢符獻瑞張南軒集王莽篡竊之稱功顯
德者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諺談雷吼

爲漢豪傑之唱哉蔡氏云劉崇翟義建義旂討莽爲漢豪傑之唱

龍象大成

卷一 西漢

七

東漢總論

光武淮陽王

明帝 章帝 和帝 殤帝

安帝

順帝 冲帝 質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蜀漢

昭烈 後帝

東西蜀漢共二十五帝合四百五十二年

西漢二百十三年東漢一百九十六年蜀

龍象大成

卷一 東漢

七

慨自漢鼎移新後周書蕭管歷時賦悲晉刀絕萬花各金樓子孔子夢豐沛市有赤蛇起

有文曰呼顏回于夏往觀之見赤蛇化爲黃金上

位高祖起豐沛歷載三十六安京賦歷載三十六

八年也天下燈香動馬衍論今三王背叛赤眉

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逆漢祚中缺天

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泰項之災尤不克半

民之謳吟思漢非一日矣之王常曰王莽殘酷日

文叔自謂劉秀當爲天子

武光

大過人者
漢祖入關
除秦苛政
世祖渡河
除莠背政
區區遠處
之徒可同
日語哉
光武即位
之初取忠
厚之臣旌
循良士吏
可謂知所
務矣

附翼以鱗集。唇音至。古以共煙死。灰於復然。

卷一東漢

援被讒於慧苴青意○事類賦馬援○被讒於慧苴而熱巨擘

帝冲

帝質

帝桓

多飲枉撫委戰國策莫不欲社至相謂曰白玉
 不可為容容多後福此其時政為何如然
 非楊震物廣被赦許朝太后卻貢珠起太
 學擢周舉以年帝而善政可紀有如此
 其殆傭中之倖倖者與綱目帝冲帝二歲
 即位梁后臨朝委任宰輔李固所言之庶幾可
 望治平至質帝立而跋扈將軍帝曰庶幾可
 雄豺狼於當道李固曰豺狼當道玄黃改色馬鹿
 獲麟大成卷一東漢七九

易形崔琦謂深冀曰將軍主繼將使玄黃改色
 馬鹿易而帝以餽毒矣冀欲長保爵貴迎
 形乎帝桓立盡吾帝桓日不如立盡吾侯貴可長保也
 意氣凶凶日操行不軌史記行不軌德比周
 公食縣比禮儀比蕭何甲第比霍光日紆
 青拖紫朱丹其餞漢躬被濃恩古榮寵莫二為
 天下貴門初學莫妻孫封襄城七侯三
 三大將軍卿相漢世外戚之號未有若是者使

皇帝行
 子之
 皇帝行
 子之

帝顯明其罪與眾棄之禮記則不出中
 晏大計可定而功乃出於五侯徐璜左璜虞
 謂之令虎豹宿於虎豹豺狼孔於春圖文劉
 五侯解醒酒當以酒也綱目是左回天貝獨
 是猶解醒酒當以酒也綱目是左回天貝獨
 坐徐卧虎唐兩墮起死四侯轉天下謂之話
 而並作妖孽養他刀切養音放音橫音徐音橫音並作
 妖孽養他刀切養音放音橫音徐音橫音並作
 空之危音正人主焦心毀顏之時而乃驕心與
 馬之觀帝校獵至上林苑陳蕃日今有三空之
 馬之觀帝校獵至上林苑陳蕃日今有三空之
 之巧者或卧于廟堂外史李終身暗惑國策終
 無與未有勝政黃瑗上疏陛下即害毒四源在
 人骨髓文粹桓靈流桓之為桓可嘆哉李膺
 范滂諸君子生丁是時賜高天躋厚地猶恐有
 鎮壓之禍也昌言乃欲以坏土而塞濁

帝璽

淫握石而補崩山外噓枯吹生息為標榜性理
 生相子為題樹吹品嚴公卿裁量執政場各互激
 卿裁重執政公立的於此使人得以學方而射
 通史卒之一戰不勝公議敗績之論李廣走涉
 公議大姦伺隙窺而海內人譽曰今所案者昔
 海內人譽大姦伺隙窺而海內人譽曰今所案者昔
 人譽大姦伺隙窺而海內人譽曰今所案者昔
 何云此非國珍并漢室威夫靈帝繼立曹節王
 甫華以甲品賤人曰強日節等物卑人處謙詣
 華大威一東漢主滋毒人物嫉妬忠貞詣
 搖弄國柄主南提弄國柄舉動迴山海呼吸變
 霜露東漢通一朝羣臣已如河中之木文鑑陳
 木耳泥泥東漢通一朝羣臣已如河中之木文鑑陳
 天爭漢興草欲與玉露澤大義者張磨而而舉
 謀以定大策明目定大策者有潛處而而舉
 事草之倫南軒一日官欲施之舉動草草非先後
 夫一跌不收明○宦官殺石顯數十輩陳蕃謂
 今石顯歟十輩乎愈以無忌齋疾齋賊經扇

詠媒姦史苛網橫外史災異紛放毒人物見
 上此何等時也崑山之災砥礪音武皆熾良玉
 者可不愛乎葉水心集良玉有不可不深藏而自愛
 乎黨賢不能處於北山之北南山之南再化舍
 華隱曜刻迹埋聲古以高栖其志古文孫藏其
 而換醜蛇之頭踐虎狼之尾溫公身高栖其志
 激濁揚清抑建致刑章討捕銅及五屬也○
 秦少游集東漢銅黨之微海內僑兆悼心智慧
 捷錄太威卷一東漢
 同痛論天地板蕩嚴蓋音義同宇宙乖離事文
 其誰救之帝方父母張謙趙忠○帝言張謙
 常侍是奴隸公卿蓄獄賣官後官列肆諸宋女
 我母之惟日不足而樂有餘太平廣記聖帝詩
 服從之惟日不足而樂有餘太平廣記聖帝詩
 方之於相抑尤甚焉書法人有言曰桓是特雌
 難化為雄青地見御座青虹見玉堂黑氣望溫
 德殿○綱災異紛拏音○註見畧無警悟自此
 黃巾之屬之黃巾等起謂○上見畧無警悟自此
 拔而不寧而漢室之難

使天...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宋... 元... 明... 清...

龍驤虎視退欲跨南邊用是土雖狹國以勁倫
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侯朝記入不毛
渡深而孟獲七擒從七擒奉天討我奉天
計不而而山六出前集孔明諸葛亮
三分名成八陣司馬懿之如虎
擅能固守城論元馬懿之如虎
之報一方荆公集武侯若長處
天不相與
之專固一十二年米侯市不以信
之不足也
之任架錯芬
元戎試
惜不出敵而力少於危
存以故憫時者作仇國論以諷之仇國論愚以

謂伯約姜伐魏之舉雖進寸退尺明○老子哥
寸而而志嚴討賊雖敗猶榮惜也上非與主
退尺而而志嚴討賊雖敗猶榮惜也上非與主
古○帝廟下有姦陽操弄國相鍾會鄧艾之師
長驅唐蜀電掃三關初學記史臣曰推鍾會鄧
入而劉禪降於鄧艾矣此間樂不思蜀司馬
哀歌賦杜甫都隨陽去此間樂不思蜀司馬
後至日願屈辱不日悲夫悲夫雖有微箕其能
存公國哉骨微箕不能存也雖有微箕其能
捷哉大成卷一東漢
戰臣死於君死之見孔明之有子成都之降
子死於父死之見孔明之有子成都之降
收芳聲於殘統壽春號於汗青漢雖公察察商
有生氣也合而言之高祖以亭長肇漢始為酒
尤武以白衣中興興通鑑文叔先主以孤窮分
鼎先主曰皆能起高祖於涓涓為涸於丘山王
論衡丘山易以起則起高祖於涓涓為涸於丘山
也良光武由白水此則起高祖於涓涓為涸於丘山
以創造四百五十二年帝王之業子孫以帝

王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古又子孫居九
 所安所以然者皆以毋后呂氏實官十常侍十
 虎威王莽五侯賓獨臣董卓之故有天下者其
 思憂霜之漸易曰履霜陰雨之懷詩經追天之
 桑以過炎炎之勢於熒熒雄音之始云六韜曰熒
 何奈

卷終

五十二年東晉一百三年

天下之既

史 73-417

千口晉武特羊車之逸樂帝既平吳常乘
 羊車恣而三楊之專將人謂之三楊賢遠
 出海門六齊王攸曹志曰安有如此之木如此
 猶美宮錢盡入私室曹有得錢入私門迹其施
 爲特漢之桓靈耳帝問何寵臣曰恒是時竹林
 曠達之賢嵇康阮籍阮咸竹林七賢皆傲睨萬
 物束萊博議永嘉之陵一無用惜南山子曰高
 留念一編志竹葉禮法如土梗視義理爲桎梏論
 恣一無用情葉禮法如土梗視義理爲桎梏論
 捷錄云虎卷二晉朝三
 以風沉相尚以虛無爲宗而風俗日淪於空
 禮法如土梗視義理爲桎梏而風俗日淪於空
 虛蕩寂之地其最爲失策者雜畜之種赤血食
 腥本非人品任孝恭當剖巢燠後周書剖巢
 蠶爲之所顧力處之以內地而江統戎說徙
 郭欽之議郭雅胡於邊地不行吳養心不任便
 當如五是種荆棘於良田說成差養狼虎於靜
 室而忘其血人於牙也是以日食三朝七年八
 正月朔天垂大異災變狎至按綱目大朝殷隆
 皆日食

帝惠

有類史不絕書。開創大業而末得經國遠猷。不惟社稷大計。註見下。吾已知治止及身。何曾曰。訓大業未著。則國運戡非。而亂可立待矣。註見下。賈太師聖。○中州謂在官爲宦。號在私爲執事。賈如被受遺非人。楊不克負荷。王粲曰。帝不可給原受遺者。僕已占此座之可惜。賈充嘗遣人語如云。術耀老奴幾破女家。

捷蘇入殿 卷二晉朝

南風烈烈 賈氏自南風吹中塗牝雞復鳴。

太丘遺 ○二世牝雞又復鳴。致泥毒鳥。補練。殺。

宰充太奇機宸臣極 弘於淫虐日甚。金甌正。

法趙筆倫 後主金甌城。而帝位傾移。

並興唐文正宗八主 自相魚肉。祖述空堂淨樓。

內亂 古曰惡婦破家。易緯又曰懦弱之君不免。

於此泉川東西則西若一木偶人。友越來帝征。

百六作艱懷感失掉湖散
 舌顛發蠢六公問不倒
 在荆棘中耳千里無煙火之盛
 劉琨與匹匹
 有兵之邑懷之可懷惑之可惑能不痛心在目
 劉琨讀表我皇
 晉祚雖衰天命未改
 新詩
 琅邪王初以懷帝之命來屏建業適承帝乏進
 位晉王石馬之後繼以犧牛
 初魏明帝時張石
 馬先時養王妃通小吏牛繼馬後之爲白板天
 子劉曜石勒謂晉爲白
 板天子以無量也
 若屬王之居處乎王之
 捷錄天茂
 卷二晉朝
 六
 東晉
 避茂
 皇晉論是謂東晉以江沱杯水沃強騎車
 薪中外皇皇一鼎同沸
 晉同會元典午中發現
 外皇皇一鼎同沸幸而劉大運
 刁玄亮
 老成未謝顧彥先
 賀彥先
 衛等人望成趨以
 爲耳目服肱心膂
 後以爲耳目服肱心膂則
 所以生縛劉祭
 趙固郭默揚言
 天子固帝貴也吾意其如瘠人之不忘起育者
 之不忘視以洗碧嵩清洛之垢惜其化龍之後

童謡五馬渡翼虛駕僂崇扇桃首
江一馬化爲龍翼虛駕僂崇扇桃首
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
日也猶乃翼虛駕僂崇扇桃首
魏愼日愼音僂不聞有勤王之舉
僂音自低迄不聞有勤王之舉
關有勤而王與馬共天下王敦
馬共致賊臣逆子王敦反王敦
天下致賊臣逆子王敦反王敦
抗旌犯順王彬數日兄抗初無
之誠張南軒曰晉元帝初以懷帝
之誠張南軒曰晉元帝初以懷帝
卷二晉朝
故雖有運甓之土行陶侃運甓日
不世擊楫之士雅福遜漢江擊楫
飛擊楫之士雅福遜漢江擊楫
寄命之茂私寄卿以百里之命
劉琨曰吾相戈絕裾之太真止
待且志泉道威絕裾之太真止
高名之若思謝伯仁謝周顒昔有
力王奎王導何至作楚囚對泣
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古文晉元
而浸齒不能歸侵疆之咫尺古文
侵疆之咫尺豈非明斷不足有餘
而明斷不足有餘而明斷不足有

足不曾有中原之志與朱子曰元帝與王導不
中入懷惟明帝奮發剛斷躬殄大愆可謂明主
欲安其耳明帝奮發剛斷躬殄大愆可謂明主
帝明
誠可惜云成帝主幼時艱創業尚淺而元舅
年少既手日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創業尚淺
物任法以裁物幼亮亮輔政微成蘇峻狼子野
心之禁斷云蘇峻亮亮輔政微成蘇峻狼子野
廷尉不能廷尉野亮亮輔政微成蘇峻狼子野
望山頭遂反橫挑強賊明胎變稔禍玉露憂
及國母書法云愛國母女纏紫極顯使宗
廟宮室盡爲灰燼蘇峻之亂宗雖投冀山
海破反亮泥首謝罪宮室盡爲灰燼蘇峻之亂
也陳川新語蘇峻作亂索面謝乃不能投置量
散諸文投置量以正國章意以正國章而復以
之內劇心榮外總兵權亮表云以臣之太無如
元規塵汚人何以使幸災好逞者之知所自檢
元規塵汚人何以使幸災好逞者之知所自檢

如狡兔之專窟如狸狌之嗜酒文德固難持
 皇寵如狸狌而好家居織兒幾撞壞矣政隆望
 復之嗜酒而好家居織兒幾撞壞矣政隆望
 年滋愁民歲廣書方且勤長星以杯酒而不知
 悟長星見帝惡之舉縱長夜之酣飲而不知節
 帝酒色與道戲言脫口寵嬖肆兒帝戲謂張
 女年亦當廢矣吾意古曰貶酒闕色所以無汚
 更屬少有深乃欲帝古曰貶酒闕色所以無汚
 彈惡斥諂所以止亂黃石公何不少鑒哉安帝
 提象大成卷二晉朝
 之時東錄西錄時謂道子為東互樹秘門主暗
 臣驕紀綱破碎以故孫恩竊水島為水仙孫恩
 黨曰長生人後敗桓玄好天位為天子玄殺元
 赴廟死謂之水仙桓玄好天位為天子玄殺元
 晉帝即位而奄奄氣息晉遷江表前軒後轅
 前軒後轅而奄奄氣息晉遷江表前軒後轅
 枉為指大草澤之龍英雄崛起何無忌也韓日小
 當有英雄起柳顯聞下景曰今日英雄有識正
 卿耳劉下張膽爭先目獨力一呼古以破賊

出祖玄馮遷殺天子之賊玄謂遷曰汝何人敢
 子之賊而舊物反宋武帝九錫天子還日吾殺天
 正音方幸祿有樹晉之功文中子曰宋晉成臣
 合之數也後周書漢祿宋武帝建臣合之數
 何劉道民之進根本之謀魏公勳高祖重命
 不可假人修然有改王改步之意索將改臣
 君而劉祿方為國患甚於桓玄乎索將改臣
 祿方祿桓玄補晉室卿何謂來對曰泰王曰
 祿方祿桓玄補晉室卿何謂來對曰泰王曰
 提象大成卷二晉朝
 胸懷逆謀形於唇吻武粉切口古交森備散
 消於如鬼如域音猛氣橫飛載而當時之自除
 拜加受者凡七見焉又以昌明之後尚有二帝
 祿以識云昌明之後而祿君復立立恭恭帝方
 二年而興午之麗欣欣然甘心禪劉公矣祿
 傅亮具草詔使帝書之帝欣然曰桓玄之機
 事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
 甘心所噫嘻司馬氏父子兄弟有弱暴寡詐愚
 苦怙史記強者脅弱弱者苦怙狐貍以取天下勒

以人之文
入者其
起自道之
其後子孫
狀於書
以爲其
珍其子孫
衣其子孫
以爲其
人何者

日終不效司馬仲達欺人孤何其壯也不一傳
兒寡婦孤孀以取天下也
而骨肉相殘劉宣曰可馬不二傳而青衣沙漢
不數傳而強臣送弄王敦廢桓至剪焉其族
而覆之祀古靡靡銷剛爲柔斷屏氣踟躕文
惕惕怵怵文古促促促促促促促促促促促
者又何憊也通鑑始與臣等定天何其壯豈
其輔魏之役註已非細基立本之資論受遺
本異其前代者也而問晉之弊端又失胎厥孫
魏錄大成卷二晉朝
謀之道上見秦之惡漢之庸容非勢之所必致
非

前五代

南朝自晉元之宋宋傳齊齊傳梁梁傳陳居

江左

北朝自晉進拓跋自云拓天而生跋地而長

拓跋猗盧爲代王後拓跋珪建國爲元魏繼

十六邦強梗之餘按十六邦前漢劉淵○後

趙石勒○前燕慕容皝○西秦乞伏國仁○後

慕容垂○南涼秃髮烏孤○南燕慕容德○後

涼呂光○北涼沮渠蒙遜○大夏赫連勃勃

推轂文成卷二前五代

物○北拓地數千里自淮以北悉其所有後

燕馮跋拓地數千里自淮以北悉其所有後

分爲東魏西魏爾朱氏廢立高歡滅爾朱氏

爲孝靜帝○宇文泰立南陽王世子善見

澄高洋取東魏爲北齊宇文泰至宇文護取

西魏爲後周後周擒高緯滅北齊隋文帝取

後周平陳而南北混焉

劉宋

武帝祚

營陽王義符

文帝義隆

孝武帝駿

子業

明帝璠

蒼梧王李昱

順帝準

共八世合六十年

總論

帝武

昔劉裕小名寄奴嘗遊竹林寺獨對講堂上有

人無妄言後伐獲新洲遇大蛇擊傷之明日至

之兒曰寄奴王神何不殺接晉祚之衰丁桓玄

之配奮農畝起布衣起布衣後晉室劉裕生擒

天子誅桓玄斬南燕慕容後于業相高祖使曰

以取江左裴經述劉裕舊鼎猶復介介然於

國之一夫而必欲死之鼎猶復介介然於

之一夫而必欲死之鼎猶復介介然於

之死地而後置於陳後帝口誅筆伐品藻則

祿也結逆之罪當為天下首惡矣君自詔始之故

身歿未幾而二子不得其死傳世八葉而六主

不以壽終明古曰心狠敗國謂此之謂哉嗣王

不綱義符居喪無禮遊御無身遭廢統等族之

天道好還

帝少

帝文

文帝以晉文景以上人魏之問傳亮王可方

有禁予知節也書鑄渾儀予象器也修孔子廟

嘉崇文也錢義季而示識饒若宋主嚴義季或

服以廣加人入不厭故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戶

口蕃息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通朝廷

清明而天下安能言行雖不能純法八世漢文

五帝也而元嘉之理亦足以比前漢之文景矣

衣充位慈琳參雜披猖來孔五臣秉軸王華劉

長城若檀道濟道濟見牧怒曰乃先以威多壓

身將繼傳道濟見牧怒曰乃先以威多壓

彼音俠映岷山足也宋獨賴一道濟

而道濟壞矣乃謀諸白面之書生宋王伐魏沈

長公批選

魏漢魏

人之所共

依之飲

長公批選

蕭齊總論

高帝道成

武帝順

鬱林王昭業

新安王昭文

明帝鸞

東昏侯寶卷

和帝寶融

右七世歷二十四年

蕭道成道成表表英異體類雖羸弱之仕末也

無大功於天下宋龔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遠

以王儉謂之不遺一鐵文未絕一弦策不

陳兵豐隆不顯一戰王青輕視其君位而有

之故綱目於其篡也書稱書廢書佚書試不為

少諱而篤猶子之愛道生之○文選宣城公贊

幸太祖前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階之為禍左表云臣本庸才

祊而伐枝之斧反噬之狼已在肘腋間矣後能

以身率下以儉化人珍奇異物毀棄不用詳史

欲使金土同價齊至日使我購天下同價其勳儉

之風亦有足紀者世祖武帝剛毅有斷惟絕大體

革晉宋之弊政而以富國為先史外奸強魏

帝武

內保舊基封办行謀玩法者歎手故承明之世

府庫充溢內外宴然雖宮室苑囿頗好華麗

遊宴雕綺未能頓造繁亦有齊之良主也但長

沙見武陵王以宜厚者而失寵已見於愛羽毛

之諷武陵王待宴伏地稱抄肉持而後齊主遊

後子墜星感焉致感於父子之間該後齊主遊

骨肉之愛為太簡耳前日墜崖死齊王恩子懷因鳴咽流淚似於

以簡太孫鬱林王嗣世而立矯情飾詐作諸

鄙戲綱目根連蔓首孔融食王分權故寧拒至尊

救不可適舍人齊王寵幸蔡母珍之等有司其

羣小之得志何如也詩云憂心悄悄惓惓羣小

小人成羣斯足憂矣顧不能側躬聳意削黨

裁姦而乃恣后淫汚塊然尸位蕭鸞生脾皆現

覲覲之心蓋有以來之耳鬱林被執新安嗣之

而政由鸞卽鄱陽王等七人以無罪見殺衡陽

安新

王等四人以疑忌加刑日月之相伴動貪夫
 有赤誠示王洪範曰人扼新安之厥以攘之位
 言此是日月相幸弗抵人扼新安之厥以攘之位
 而再行弑逆位疑謂明帝魏至臨江詰其廢立
 之故雖崔慶遠有宣帝之比魏至曰齊何故廢
 立明曰何以不立親近而自取之乎曰崔光亦
 舍親近而立宣帝惟賢也曰崔光何以不自立
 日非其類也皇上不亦觀也顏天壤邪忿豈
 正可比宣帝與李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至
 可倫生顏天壤邪忿豈
 日江南多好臣元凱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至
 歲一易至江北無好臣百歲一易至其驚之謂
 捷蘇大威 卷二蕭齊 主

況為君乎本體公族公室之故業也若去則本
 君手蓋先朝肯威劉氏今日理數固宜然也齊
 威劉氏今日理數固宜然也齊
 惡親仁皮日休文藝耳朕聞義日惡而兇惡熾
 宣公刀收乘用提刀應救之人惡貴比
 神光徐孝嗣江神光徐孝嗣江神光徐孝嗣江
 慶及茹洪珍為父實阿兄魯通兒及舍居右地
 寶孫佺昌子希人破大臣趙鬼讀西京而殿壁塗
 捷蘇大威 卷二蕭齊 主
 有國色而步步生蓮盤金為蓮花貼地令潘妃
 也芳樂窮爭史纂以開武堂為蓮花貼地令潘妃
 為市令自為市吏百姓歌云開武堂種種楊政
 施事廢頑冥不稜故綱目於寶怨多特筆遙光
 書起兵而不書反綱目書起兵而不書反
 而不書反綱目書起兵而不書反
 書反綱目書起兵而不書反

帝和

天子孫
而後繼
人之子孫
則出於
天

何予之也。何予之惡寶卷也。蕭衍乘機以雪門
取齊主殺衍兄懿日家第在○註見寶融
因變以廢清 廢之何惡寶卷宜廢也。寶融
於江陵遷廢其君寶卷為清陵王自國珍等弒
是寶卷皆書齊治陵王罪當廢也
寶卷而寶融手移大位惜和帝之立實徒擁虛
器蕭雍州衍蓄養士馬非復一匹武經總要圖
非養士馬齊祚已終當承其運沈約言齊祚已
運○後施約夢和帝以劍斷其衣乃呼道士而
奏亦章于天無禪代之事不由已也
梁王之爵封梁王為自謂應天從人
我自應天從人何謂天下士取天下於明帝家
大夫妻而顏見遠乃至于此取天下於明帝家
衍開子恪等曰建武卿登炭卿門我起義兵非
惟自雪門耻亦為卿兄弟報仇自取天下於明
帝家非取而巴陵帝為醇醪死矣
之王曰我死不於乎高帝欲為子孫計以盡威
須金醪醪足矣
劉氏之裔而子孫亦塗炭於建武
欲為子孫計以盡威木宗之派而子孫復傾覆
於梁王夫然後知賊人以自利者乃積禍以召

歿者也。其後梁王立而子恪兄弟十六人皆以
壽終豈非重戒乎此邪吁子恪兄弟可以生也
而巴陵王胡忍其死也

蕭梁總論

武帝衍 簡文帝綱 元帝釋 敬帝方智

右四世歷五十六年

昔在齊之季，寶卷失政，乾維罔構，二象雲傾，地

紐如崩，四海舟覆，終羣臣敗，屬乾維罔構，地紐

帝武

如○約武帝駿，終羣臣敗，屬乾維罔構，地紐

負龍行虎步之相，相有老人謂行曰：君龍行虎步，

起義襄陽，宰制天下，王融敬異，衍曰：幸及在位，

勤於庶政，四更視事，執筆斷郡縣之歡奉，放吉

粉之代死，修孔子廟，以崇文教，通好于魏，以求

息民，梁執黃綬，趙趙解，故天監之世，時和年豐，

四境無事，江左年餘二百，未有盛於斯者，史奈

何至其晚年，九五居尊，甘為自屈，初學識梁武

自風沉其釋門，窮土木而飾寺宇，唐之武帝第

德而稱焉，朝談釋而暮言老，東萊傳述，普道

老暮言，却廟之祭，不薦毛血，梁武捨身，不為

奴隸，郊廟之祭，不薦毛血，梁武捨身，不為

血文錦之織，禁為人獸，謂其剪裁似有志於求

佛者，不知若欲求佛，卽心是佛，佛卽心是佛，

梁主一有利取國之心，則弑二君殺六貴而不

之恤，朱誦論斷武帝一有利取國之心，則弑二君殺六貴而不

敵境之心，則浮山築堰，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

不知恤，衍義浮山築堰，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

也是戒心也，佛有貪心也，非清淨心也，則覺

薩因此於大乘，○魏穆壽整蒲懷安牧，牧是忍

中發清淨心，○魏穆壽整蒲懷安牧，牧是忍

心也，非昔愛廣度心也，維摩經云：○蓮華經廣

噫嘻是心而可以求佛邪，又至其後，信牧守來

降之夢，而納侯景內附之謀，先是正月乙卯，梁

地來降，梁主曰：此字內混一，主夢中原，欲守以

和來順，以河南十三州內附，和玉稱景定討實

以正月乙卯，梁主曰：此字內混一，主夢中原，欲守以

樂將費之首，按景定討實，以正月乙卯，梁主曰：此字內混一，主夢中原，欲守以

計矣，而東魏高澄復許，道姑傳收，凡高澄何事

須和必是設開欲景自疑國貞陽且至侯景夕
 運壽陽之舉與吳老公之薄心勝速之耳初洞
 中費求以滿明易景梁主復貞陽之景詳明為
 衡城長戈指關與吳公薄心勝速之耳初洞
 江黃士子天折露露之申荆揚人物死矢石
 之下文所謂見黃雀忘深井者也散失一國見
 黃雀而忘深井者及祠延城門失火殃及
 捷錄大成 卷二蕭梁 三
 池影消貌悴布果未能種利益福田何養後世
 國無益之慨福不聞遊極樂國土補陀經云又
 土無出洪大聞覺湖如來大圓覺廣而獲果報
 於臺城連經如是○臺城過徒使杜祈詳見周
 弘正宋書梁主嘗言我國家威顯光見之明而金
 陽傷飲如金剛無一傍依拋擲春風可空而續
 金剛何至眼前排易落不呼拾身同泰猶可賤也初梁主
 以同泰幸草足捨身侯景不可賤矣侯景捨身
 以億萬錢賤之捨身侯景不可賤矣侯景捨身

受未幾又自得之而自失之梁主開城陷自
 亦復得意事佛求福而更得禍哉梁主開城陷自
 何堪豈意事佛求福而更得禍哉梁主開城陷自
 景自為宇宙大將軍景自加宇宙大將軍而備
 強不持狼戾難馴上徹梁主於此岌岌焉身寄
 虎吻文選身寄虎吻如坐網中綱王禰助景唱讚
 禰助景太景退簡文禪位於豫章而弑之豫
 宗之以絕衆心景退簡文禪位於豫章而弑之豫
 章之立未幾後禪而逆景篡號社稷危取創巨
 捷錄大成 卷二蕭梁 三
 痛深莫此為甚諸王是時惟當剖心嘗膽泣血
 枕戈以除外難計雖扣次即陵王綽致書于釋
 心嘗膽泣血枕戈以除外難計雖扣次即陵王綽致書于釋
 理惟求充職至於骨肉之戰愈不亡夫征伐之心
 在義先而御公之心在私後自晉經希貴之心
 私身在武陵方稱帝於成都生花紀以瑞故
 位相東釋又即位於江陵股肱分成二體胸膈
 戲為異身文其於君父之難若萍游於江湖而
 位相東釋又即位於江陵股肱分成二體胸膈
 戲為異身文其於君父之難若萍游於江湖而

帝不成之為帝也書法不成幸而方智之元帝依

帝不成之為帝也書法不成幸而方智之元帝依

帝不成之為帝也書法不成幸而方智之元帝依
王僧辨陳霸先以即位建康歌庶乎承梁正統
而王僧辨納淵明蕭子於齊復奉為帝以方智
甚至敬帝既廢而又立貞陽已立而復廢
先殺僧辨淵明位易君如棄棋置君如易棋
遂忽如棄棋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人臣立
君以為宗廟社稷主而數月之中一與一奪二
三孰甚焉左傳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霸
捷錄六戊卷二蕭梁
先斬僧辨握重權持兵柄厥為臣子思為君父
文選登厥為臣而禪梁之位又迷稱皇帝矣
子思為君父而王琳抱忠於垂汲且請承於
連者一而已雖王琳抱忠於垂汲且請承於
王莊以主梁祀書蕭莊客位於齊疆為梁王
法王琳有復仇之志蕭莊客位於齊疆為梁王
絕之力焉足以維大木於既顛哉妙絕古今
不致無窮
梁武帝駢勇武帝子孫亦無子業寶卷之荒悖
英果之本
者也而侯景一納閉命淪史骨肉尋戈日見

帝不成之為帝也書法不成幸而方智之元帝依

帝不成之為帝也書法不成幸而方智之元帝依
弟之也此自邦家繼襲是何敗亡之易也蓋佛
氏以空寂棄人倫而武帝以無識宗佛教古
帝以無識其流禍之烈不至於人道漸斯滅則
宗其教教其流禍之烈不至於人道漸斯滅則
不已父子不親兄弟不友叔姪不容華夷不辨
君臣不顧三四十十年之間鞠為荆棘歷年閭
閻糾糾常掃地問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孰謂非
釋迦二音之罪也與文中子曰當戒修而樂
釋迦者迦羅國王之嫡
謝舍王位而入山學佛
捷錄六戊卷二蕭梁

陳陳總論

武帝霸先

文帝舊

臨海王伯宗

宣帝項

長城公叔寶

共五世歷三十三年

帝武

天厭梁德英雄互起陳霸先斬僧辨欺弱主夷
兄剪亂莫奇曰自天厭梁德英雄互起三年間
受天下之利非常之實能利天下者受天下之利
利篡位之後善政無聞而汲汲祀蔣帝以德私

建錄大成

卷二陳陳

三

祐又未幾而捨身莊嚴以尋舊轍即其開國舉
動娶非所以規模後世矣雖政從寬簡儉素是
尚亦奚足收也後世陳文以始興藩室升纂

帝文

王源

帝以重本宗廟以永承祀可謂能重本矣始
鐵千階以存警惕亦賢主也時伯宗懦弱文帝
欲邊泰伯之弊而欺孤侮寡安成曾無周旦之
忠伯陳主以伯宗孤儒親謂項歸曰吾欲遵泰

帝宣

臣不敗本認乃廢臨海而自取之是為宣帝
青牛卻獻焚錦雲龍雖云儉質之主而妻湖盟

主後

之教賴叔堅之力叔堅欲謀叔叔狠俱即位不
思布澤澤仁文而據手堂之地隋師曰陳叔寶
綏堅之險劫奪國圖驅迫內外窮奢極以恣驕
心堅志路史多欲之宮人有學士之稱袁大捨
士文人君侯心堅志江總容雍綺靡洋溢簡編

建錄大成

卷二陳陳

三

唐文正意云陳後主隋師曰陳叔寶
帝容雍綺靡洋溢簡編王樹被新聲南史陳
傳學士與和客共賦詩采其九絕麗者被以新
揚子之聲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其雲月
乃能色輝
文新景輝
樂其其
製其其
陳其其
上視生民如草芥下見威無罪之家上見世
謂榮雍與雍不知之乎桑中已蠹而畧不虞
音碑之形王知之乎王時客曰世有所謂桑中
吾恐東南王氣於斯盡矣直若伏臘生民如

敵人厭境
不恩待城
借一則或
出在輪存
泊主當故
騎東下總
身請臣等
云然欲還
就時就欲
不身死國

淪網且大 雖有九江五湖之險 三吳百越之兵

一無足恃諸史輯要彼雖恃三吳五湖之險非
恩不能而計爲首自井天子自有計於括共
擒虎收執伏隋庭顧得一官號嗟嗟叔寶全無
心肝後主至隋顧得無心肝雖苟活今何形
顏哉楚無形顏治噫霸先植根之本輕也薄也
叔寶驕侈之罪重矣大矣文既不粗豆又不
干戈古文苑粗豆文也干戈武也謂文德則其
失之者理邪勢邪豈隋氏之必能威陳也邪
捷錄大成 卷二 陳陳 四十

捷錄大成

楊隋總論

隋文帝以周齊不遑宰處故去文作隋以訓走故也

文帝 煬帝 恭帝

其三世歷三十八年

晉書

六茹普六茹 堅得政之始○按堅生而有異

額上有五柱入項目光外既有文在手曰王一

尼拘之一日尼此付母自抱忽見頭上出角像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一旦以一男子偷竊位號杜牧之論隋末楊氏

久矣一旦以一男子偷竊位號而隋之族影滅跡絕

煙矣嗟哉世不多管氏女孰為教勇氏之患

嗟哉世不多管氏女孰為教勇氏之患

不為勇王教勇氏之患我是時江左未平南

北未混乃命賀若弼拔京自韓擒虎拔豫州師

入建鄴遂併陳氏小史史斷于時江左未平南

陳氏遂入建鄴而陳氏之患是時江左未平南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龍象大虎 卷二楊隋 帝五

外史者此
 通鑑之義
 不徒爲之
 此遊逸異時何見罪之混三十六封逞侈心而
 責使人欲後李世民說諸官職曰逞作一無愁天
 窮人欲後李世民說諸官職曰逞作一無愁天
 子北齊史有窮人欲後李世民說諸官職曰逞作一無愁天
 子無愁天子雖壁南山之竹決東海之波亦奚
 足以窮其罪惡哉李密數年十罪日壁南山之波流
 惡難天道惡盈路史天道惡盈路史天道惡盈路史
 矣普天同怨李密數年十罪日壁南山之波流
 孰爲首邪司馬德謀口極何乃如見今日之集
 天同怨何止一人遂試之好頭顱竟殞於宇文
 化及之手帝嘗引鏡當照面而掖庭人復棺之
 捷錄大成卷之七
 林第音巢林路史隋煬帝後荒淫罕見於
 第斯時也王世充擅於東薛仁果據於西梁蕭
 統立於南劉武周起於北其間蜂蟻之羣風靡
 熊羆之衆霧集陸機論雲興之將帶州城起之
 巢霧臂方腰刀古文臂方鼠伏山谷狐潛草野
 者比比皆是也宋史筆斷其餘鼠伏山曰侑
 立爲曰侑留官立爲曰侑留官立爲曰侑留官
 奉衆曰後魏恭皇帝名曰隋君而布席禮佛
 願自今不復生帝王家魏曰願自今不復生

王帝惜夫楊氏之業一統之業也父子南二
 乃不旋踵而身殘國威楊氏皆不旋踵而身殘
 威與泰並稱方正學集隋文帝以詐力取尊位
 何也是果天心厭亂富淫人以殃之左傳
 寓正人又修子曰而李氏之當為天子功方士
 當為國天所以啟堯舜之運乎中子間江都育
 矣入其政者野啟堯舜之運久

建康大成

卷二 楊隋

七

宋齊梁陳隋總論

予觀五代之將興也以一人取天下而有餘朝
 朕臣班莫居黃屋得之何無難也五代之將
 也以天位庇一身而不足朝華夕瘁變在反掌
 也失之又何易乎蓋開力可以得天下而不
 可以守天下勢可以劫天下而不可以留天下
 而承之逞心快志縱耳蕩目於億兆姓之上其
 能久汚天位乎間有舍其尺短采其寸長
 非無彼善於此者而帝王之德未之
 聞要之皆不足錄者也五代之治首曰元嘉宋
 而尚衰於末路又況其艱艱者乎故使宋有
 樂求成之梁武則邑里可無蕭條之慘齊有重
 本宗之陳文則諸王可無屠劍之兇梁有不納
 叛之隋文則侯景可無臺城之危陳有禁像寺
 之宋文則蔣帝可無私祚之祀余之何所短者

蒼生其益多。帝謂太子曰。願我如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是以

[illegible]

武同奏初劉文靖謂世民除亂比漢武
致治幾成康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虛語
我惜其治功雖盛而少關維維之意或謂貞
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理子育父臣處避君九威
帝幸九威字馬周曰大安宮累小而車駕獨乃
避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
非孝也躒首陳此謂殺人血禁門推刃同家
崇公口為氣以貽誤千古血非弟也亂第之
婦與之生子元吉如楊氏上龍非配也故君子
提象六戊卷二唐朝

武同奏初劉文靖謂世民除亂比漢武
致治幾成康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虛語
我惜其治功雖盛而少關維維之意或謂貞
不幾於三代之盛乎理子育父臣處避君九威
帝幸九威字馬周曰大安宮累小而車駕獨乃
避滑之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
非孝也躒首陳此謂殺人血禁門推刃同家
崇公口為氣以貽誤千古血非弟也亂第之
婦與之生子元吉如楊氏上龍非配也故君子
提象六戊卷二唐朝
謂其三綱不正有灰翟之風近思登唐有天下
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文經濟蓋以此也且以
武氏為才人而倚周之亂以起春秋大舍庸太
人所以起欲我田舍翁上會起日會武氏為才
每延停婚什碑歸狀王尚主而君臣之義以絕
太子弗為限制以兆承乾之逆客乾子承乾掌
謀殺魏王而社稷之本幾摧處突厥於內地布
麻為庶人

世之所以
宗廟

列朝廷而中外之防以清奮劍於洛陽之獵逞
雄心於一戰武帝初新不喜像日陛下以神技
憐於遠東之師挫威聲於小醜而神武之畧以
獵君子欲貴傳於賢以成人之美當為之三致
慨矣贊曰春秋之法當貴傳於賢故君子帝初
以佳兒佳婦付舅氏良受顧命日朕佳兒佳婦
付觀而高宗繼承丕基立之思乎首引刺史入閣
問民疾苦罪獻大馬祭道祐希旨而自往帝曰
提象六戊卷二唐朝
意法官進馬非其本職矣希朕觀胡人進戲而
自戒上曰朕聞胡人善為擊鞠曾一觀之朕初
因以此輒亦矢心求諫尊禮大臣故永徽高之政
有貞觀太風通奈何溺愛於長髮尼太宗才人
帝納而忘父子聚應之恥故父子聚處無禮
日致吾君於象鹿城媚物太宗賜武氏入宮甫越
凡而大水之變相繼而作此禍晉之驪姬公周
之褒姒也趙乃廢王后立昭儀致垂簾二聖上
每

義興元年再討使瓜分三擒肉視諸李除唐武氏口
以女主婚脫諸唐李凌雲武氏之驕虐若朝霞樂
明殺交結李父兄公主人李氏開宮密門撰羅織經周與來臣索
居而食之若朝露首也張目搢節腕聲詩言賁賁口播
之徒積實責目搢節腕聲詩言賁賁口播
赤機弄善類贈摩牙吞盛組纆同與來俊
臣之德澤吻摩牙吞盛組纆一特無辜者皆泥
耳人皆不敢以握手而掉其意
耳籠頭枷研狹鼻轡相摺新磨鐵爪懸髮薰目
胡短頸枷研狹鼻轡相摺新磨鐵爪懸髮薰目
挾銳捐膚豸八懸髮薰目人非木石苟才除死
捷鋒大族卷二唐朝
云除死是緩無地甚者改旂幟易服色立武氏
七廟而文皇帝愔風沐雨之天下帝憐曰文皇
以定曾未轉盼幾以不唐唐史武氏一亂我感
天下風聖神皇自李敬業之師終殲故業起兵
永立武氏七廟
琅邪王之舉無功起其臣後孰有以其罪告千
宗廟社稷胡文定謂武后之罪當而誅此老嫗
者快前朝曰告宗廟祀復而誅之以女統男當時
公侯卿相無不以男事如讀前羣臣欲仁傑候

稍爲吐瀉

中

婦人無
命之權
德位並
俱
彼誤入
爲五王三思誣以謀反貶殺之
裴叔言上書不僧道請謂公行之三思結籠而五狗林連
韓休是李俊來之巡姚紹之爲斜封亂飛安樂長勢用
至四世三思耳目人謂之三狗斜封亂飛主者倚勢公用
奏欲罷事薛曜故除官斜封而三無坐處薛放出多門
具休廢付中書謂之斜封斜封而三無坐處薛放出多門
持重嚴以爲三無坐處謂宰相視宮女拔擢按官秩
相御史及員外官也觀宮女拔擢按官秩
已居內
千石俸
市里御梨園幸隆慶池甚至比駝近也
羣小

作和事天子。舊唐書宗楚客傳楚客命結爲兄弟觀
 衰楚客貴魏元忠十罪之書。詳綱則帝抱不移
 之愚爲何如。史所謂下愚積惡之極僅止毒身
 安榮公主與帝后進毒試成幸而幸免太平
 平公主諱立少帝重茂爲嫡成
 構謀爰立殤帝隆基起兵誅鋤常璩。新帝后與
 而社稷宗廟賴以不墜于地。相王以社稷宗廟
 也相王爲鳳相王。武氏之廢中宗也立爲鳳后改唐
 淡寡慾黃屋非心。寤明中宗廢唐之寶位爲唐宗恬

下大不遇
 之事其
 惟愛妹
 其隆基
 基隆基
 是揮寶
 而御區
 宗而業
 平之矣
 父是乎
 捷錄大成
 卷二 唐
 太子
 年行此
 宮嬪
 之五王
 花莖
 錦繡
 宋璟
 政若訴
 御疏
 抽肝
 擢廉
 文古
 共佐
 昇平
 而帝
 亦

開胸露臆
 任用弗
 寧瘦貌
 以肥天
 下左
 帝曰
 成享治
 如冰霜
 人無苦
 之塵老
 而號稱
 至治焉
 然令百
 官休日
 選勝行
 樂
 捷錄大成
 卷二 唐
 門施榮
 關開用
 貴方士
 張果
 丙子年
 人賜之
 酒曰臣
 弟
 左道倡
 倚口密
 腹之
 之
 有
 成
 羅
 吉綱之
 醕
 時人謂
 之羅
 白
 歌
 恭
 龍
 阿
 罕
 山
 安
 貴妃
 芙蓉之
 面
 如面
 柳如
 眉
 山
 所
 有
 兒
 帝
 指
 其
 腹
 赤
 心
 之
 兒
 曰
 此
 兒
 腹
 中
 何
 所
 有
 兒
 帝
 指
 其
 腹
 赤

事靡一不舉。而居天下於積薪之上。
度贊表論玄宗
 事不可不。慎密矣。
 不如其。節制。用。舉。天下。如。若。精。薪。之。上。人。
 人。權。災。而。朝。廷。相。象。莫。省。是。開。元。之。時。一。玄。宗。
 也。天。寶。之。時。又。一。玄。宗。也。先。理。後。亂。後。憲。宗。宗。
而。自。亂。之。政。先。理。而。一。君。相。反。時。致。治。天。寶。則。開。元。
 也。君。而。相。吾。重。為。帝。也。病。矣。歡。娛。未。足。人。居。易。獸。
其。於。於。後。亂。何。也。而。相。吾。重。為。帝。也。病。矣。歡。娛。未。足。
其。於。於。後。亂。何。也。而。相。吾。重。為。帝。也。病。矣。歡。娛。未。足。
 臣。據。范。陽。巢。穴。秦。跡。山。巢。穴。也。乘。銳。走。殺。又。
 馬。肥。胡。語。宜。燕。冠。范。陽。育。不。子。不。臣。史。記。此。為。人。也。不。子。
 捷。錄。大。成。卷。二。唐。朝。
 謂。之。森。扶。起。○。楊。國。忠。激。識。匪。何。聲。動。衝。天。翔。
 音。腥。文。韋。天。寶。之。季。漁。陽。腥。值。中。國。消。耗。鈍。匪。
 之。後。宋。文。開。元。天。寶。之。際。其。民。安。於。太。平。而。關。
 剪。我。王。室。傾。覆。我。國。家。皮。劉。我。邊。陲。左。傳。晉。侯。
 水。流。鳴。咽。鼓。吹。清。洛。似。白。骨。相。撞。太。白。歌。天。津。
 如。脂。麻。而。大。河。以。北。無。堅。城。文。文。山。詩。一。朝。
 河。以。北。無。堅。城。文。文。山。詩。一。朝。
 北。郡。郡。皆。風。塵。嘆。曰。二。十。四。可。笑。也。山。下。達。鬼。
 四。觀。皆。無。一。人。義。士。耶。

士李遐周先有詩曰若逢山下鳳環子繫羅衣
○山下鬼馬鬼驛也玉環貴妃小名揚貴妃至
馬中繼死毅之衰姐就誅杜南北自誅榮姐夏
羅中繼死毅之衰姐就誅杜南北自誅榮姐夏
五十年太平天子初明皇幸西內陸馬高力士
何欲親犯塵霧諸史奔黃屋宋景文蘇臣贊三
前將藩於劍門道上烏啼花落水綠山青無非
貴室小兒外傳帶出幸關張野狐曰此去解雄
悲悼門外啼花茂小綠山青無非
草野之臣知有此日久矣明皇幸蜀郭從謹白
日久之噫戲危乎蜀道難胡爲乎來黃道難隱
捷錄大成 卷二 唐朝 十五
天陰爾遠道之人切爲平來哉

宗廟

唐朝下
肅宗 至二乾二上二寶一代宗 廣二末一
肅宗 德宗 建四元一應正順宗 永憲宗 和
肅宗 德宗 建四元一應正順宗 永憲宗 和
穆宗 長四敬宗 寶二文宗 太九順五武宗
會六宣宗 大主懿宗 成古僖宗 符乾六明二
中四光二文一昭宗 龍一大三景二乾四
和光二天一文一昭宗 龍一大三景二乾四
化後天一天昭宣帝 祐年號
右并前二十一世在內歷三百零一年
捷錄大成 卷二 唐朝 十六
總論
有唐之隆。天下一字。安勝集有唐之隆。天下
特維七葉。姦臣犬吠。臣大吠於二京。皇帝龍翔
於河。而安史橫行於中原。陳宛丘文天寶之亂
北之西蜀。朔方皆爲警蹕之地。河南漢北。盡爲
征戰之場。虞初志高。天下掀然。根萌燼然矣。杜
肅宗以國之元子。因父老之留。逐旆而東。收
舊物於靈武。歷年圖日。國之元子。收兵。謂宜焦

李氏之墓
新羅地

柳仇曰犬戎犯關武士無一人力戰此將帥叛
下也陛下下取元功委廷習而無一姓人犯顏回
慮若此公卿叛陛下也召兵四十日無變輸入關者
三輔叛陛下也賴郭子儀諸臣率朽銳鉞戈論學經
更四方叛賴郭子儀諸臣率朽銳鉞戈論學經
幅紙急起子儀持捍強人猛馬崇古文詠強人
鉞銳戈曾無素具捍強人猛馬崇古文詠強人
布忠信爲軍聲持義烈爲戰器文章辨而奪
海內於羣盜之手漸歸之唐方正學子儀論提
而歸之唐不然而京師汚左社而大河南北莽
爲盜區矣古文中原雲又不悟而以魚朝恩爲
捷錄大成 卷二 唐朝 李元

天下觀軍容使判國子監目武權交鐸把握奄
餘是以功臣解體頗與反側懷恩以六罪自訟
爲先帝掃清河曲一也男珍附冠三也身與男
令衆士二也二女遠嫁爲國和親三也身與男
場爲國効命四也河北新附撫安反引回紇吐
側五也說誦同統使赴急難六也又引回紇吐
蕃之類分道入元其家如飛子儀曰冠皆驕又
賴郭公身爲冠側子儀單騎見冠郭曰身爲冠
單騎馳出二寇交爭回紇改圖卒破土蕃之兵
坐收靈臺之捷將繼博議屬以僕固懷恩暴卒

卒破土蕃之捷刻產危而安至論幾旬告寧文天
生今公其爲社稷與德宗曰天生李而唐之國
家實汾陽之再造也初帝勢子儀曰吾犬羊雖
靖而藩方悍將李正己田承嗣李高麗大節而
鋒名播巨鎮相連雄若羌戎恃狡兎之穴
高麗大節而藩方悍將李正己田承嗣李高麗大節而
增壁閉途而輔車相依之勢固憑孽狐之丘
安惠厚孤之丘踞踞見極結其補卒細文緒中
開而肱臂難削之形成鎮若布成肱臂難削之
捷錄大成 卷二 唐朝 李元

使人視之者然勢丘夷淵實下凌上替明易
日利用爲大作之無急作願賢侯作之無急
乃可亨也言亨通天下之屯難也願邊候不
置而置百高座國政不講而講王仁經明幸車
敬寺賜孟言蘭盆而不空留溫國公之爵甚至
逐殺節度者命知留後李懷玉逐洪希道詔懷
懷仙命希權知留後者即爲節度李懷玉逐洪
馬節度使以流擅殺兵馬者遂與刺史李靈曜殺
大者惡者
特以爲流
馬節度使
以流

辛酉行
自漢魏
高麗開
則有端
於其美

經亂著
和勳德
宗德

宗德
之救通化
思成政平
天下難也
出宮女
士嘆明主
之復出
潘青軍士
投矢相顧
曰而吐
番歸得音
夫稱天子
之德威子
德威治於
中國卓
然一令至
也夫何性
與君子殊
與小人合
范祖
德宗之性
與小保養
盧杞等巨
姦忘其百
非說
人合與君
子善而政
亦緣以大
散其始也
知名器
不可假人
劉寶海為
劉文善求
節士曰名
而欲
李崇義傳
有李惟岳
誅夷矣自
姚令言

捷錄大成

卷二 唐朝

七士

崔胤為朝編卒伍莫擁節旄久解綬是音衣武十
刺史公衮而不惜文獻通考諸方跋邑朝廷有
巨紆衣且紆公衮者矣甘作痲痺帝不始息
解綬衣且紆公衮者矣甘作痲痺帝不始息
難作餘安為務如人之血氣疲憊筋力頻萎
音威而不能獲壯氣疲憊筋力頻萎
猶奇而亦不彼封豕長蛇何所德艾哉秦少
能宗含屬從之罪後汚染之味至於封德宗之
初動遵禮法勵精思治禁祥瑞慶雲圖縱馴象
和勳德宗德

本後而門
可謂一
巨好欲
裝玉成
未及而
英傑之
奔不得

捷錄大成

卷二 唐朝

七士

更起京師李希烈反姚令言將兵至京
奉天之幸今言李希烈反李懷光憤激稱亂
虛杞尺所敵懷光數于遠赴困踣於梁州之奔
姑息之政行吳少誠殺陳仙奇而為留後宣武
軍擁劉士寧而為留後平盧軍推李師古而為
留後魏博軍推田季安而為留後宣武軍逐主
帥寧而李萬榮為留後橫海軍逐主帥張
程懷信為留後大阿剌執鋒柄在人孰非帝有
以致之其始也矯代宗之弊德宦官之靈而杖
邵光超矣李希烈附光超僕之○范氏曰德宗
懲宦官自南衙文臣賊至巨萬張涉薛邑以
南衙文臣賊至巨萬張涉薛邑以
賊至巨萬頗思宿將不知倚任而奄奴之寵專
白志貞則觀察矣孫榮義則中尉矣竇文場則
神策矣霍鳴仙則護軍矣相良器則降秩矣
之宮市則有使矣宮中市外間物以官中官得
志勝氣龍霄韓伯者為使謂之宮市中官得
韓伯者為使謂之宮市中官得

孫承澤

貢錦服玩生日不受獻矣自朱泚之逆恨襦袴不獲

而進奉之路漸繁雖稅間架除陌錢增商稅括

富商猛虎毒蛇待問餘元猛虎難實左藏而撓

察公方崇聚私貨登項林大盈之積帝置瓊林

行宮陸贄曰天子以四海為野無肥民市無豐

貴史而甚至醉人亦以為瑞李蕪則有月進帝

舉則有日進仙客因之而得宰相半仙客以

提錄太戒卷二唐朝

相嚴綬因之而遷員外幕僚進奉裴肅因之而

遷觀察自始李綽因之而錄用以進奉

嚴因之而免罪李綽因之而錄用以進奉

藩鎮二日委任宜官三日聚歛貨財者以此

孫承澤

然強明自任影動形猜陸贄以忠諫而貶逐

歸功吳少誠以背叛而復爵輕信吐蕃而有狼

狽奔遁之事趙宗鼎唐德宗許吐蕃會盟至

之寵擢延齡而肆指克欽怨之謀以指克欽怨

也貞元中政事不理豈非德宗之過邪後德宗

十年天下陰受其賜十餘年天下陰受其賜二

幸嬰疾受位政在叔文人情嚮背音○中興

而八司馬之黨劉禹錫非伊非周不管不削

等互相推獎曰伊等專意自是白語外人非交

構從機帝皇表請太子監國而帝傳位以安社

相共談為理之要上日禁中與左右野宮人宦

史 73-453

安國之機吐突承繼修安國寺 進奉之舉遣振恒之使 宋集經籍以為龜鑑 是時天下節度十有五小不如志 侵敗王君朱常素惡宗 黃裳勸帝以法度裁制藩鎮而帝奮然蕩除猾逆 捷錄大成卷二唐朝 文擒統李錡音其於浙西 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 弘正其討淮西吳元濟 以著其斷也覆其大敗不挫 緋衣小兒逐天上之 年之屬塔

而輔愈諫用方士而裴潯 忠直見疎李逢吉以讒 裴度以忠直見疎建業升平 明斷者如是邪陳弘志 奉穆宗而立之帝不能推計 八月浚池九月大宴 好進舉而貢獻而中貴機 龍奄寺也而中貴機 稱剛明果斷良有以也 積年退怯之習成不世奇偉 日盡消仰太陽之普照柳宗元賀 網罟已見東海之無波 前六十年之屬而河南北

肅僂臣文昌銷兵之說以爲天下人而初不以
國事爲意通鑑上方宴安故龍圖因節度軍州
四張弘靖推朱成德殺節度成德兵馬使王庭
後雖以諸道十五萬之師不能討幽鎮萬餘之

宗

衆朱克用則與平盧史憲成則與魏博王庭湊

則與成德此河朔而河朔故壞復淪盜淵止蕭

英敬宗擢劉栖楚上視朝晏極述請許首賜

裴錄大戒卷二唐朝

處厚處厚諱避安罷戒壇王智興以上生日請
止東幸欲幸東都有李漢瑄臺之諷波斯獻
年之中有善十餘節朗氏曰敬宗若忠賢久於
輔道庶幾漢昭之比唐諺獨佐夫忘哀作樂中
亦張又新李異李續張橫與劉程李連古用
以素朝政而自取威燭之神帝與劉克明等統

帝所謂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亦罔或克壽或四
三年者書經無其穆宗敬宗之謂與胡致堂
宗也絳絳王也立絳王也殺等殺絳王
也立宗○公羊傳故問也死餘祭也
管者凡三易立絳宗也死矣昧也立二日之內
不得正其始曹節侯覽復生今日劉黃築日以
其始西頭之勢重於南節元祐日今西頭勢乃

裴錄大戒

卷二唐朝

裴錄大戒卷二唐朝
而裴錄大戒卷二唐朝
狼而挾蛇溫公曰未有劫脅天子如制嬰兒
可謂唐室尚有紀綱乎文宗深知兩朝
之弊去者從儉出宮人放鷹大省冗虛已羣臣
焦心駭爲凡主帝曰朕身弱故當時以爲
太平可冀奈何以發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見
而又欲使李訓鄭誥以除積蠱卒之爲誅陳
手足俱露子錦與甘露之變

其亦皆宦者任視士民宦官見執用兵甲於殿城之
間註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跋扈乃與天子
震驚千門流血胡致堂曰甘露之變公卿大臣

腰傾入刑餘之手止齋謂註之徒欲盡擊宦
而天下事決於北司士良等進修選官自
語曰寧為秋霜毋為樞羊秋霜有前於北
帝受制家奴帝自北報獻日報獻受制於人
備處論事則不免恐不敢言及宦官者終其身

捷錄大成

卷二 唐朝

主九

文肅文宗之志有一月不在於殿官有首任
訓誨而生甘露之變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
其身守恭儉而乏剛果無性其驍驍乎趨于極
大壞之域也八面舞臺文宗時藩鎮方於外
大壞帝崩仇士良等廢太子而立太弟穎王武
帝天資英果委任能臣李德
之微賊楊守微賊不可忽而取太原如反掌
戮劉稹之孺子昭義劉稹自為留後能祿古澤
又曰劉稹而克上黨如拾芥唐書九上

本為殿取大原○上黨○昭義○驅役三鎮王元逵何
命取大原○上黨○昭義○驅役三鎮私教二鎮
一鎮武仲澤澤張武仲伸縮運掣如臂使指私教二鎮
小非然如伸縮運掣如臂使指私教二鎮
中求之不中求之
髮天下髮見亦鏡矣不紀武帝舊然○武帝不
其盛蓋髮天下髮而樂望仙於禁中受法錄於

捷錄大成

卷三 唐朝

主十

帝而帝疾篤宦官馬元以光王為皇太子太叔
而立之宣帝有隱德深自誦瞻帝太和以後益
惜官營惠愛民物唐書貞觀太宗政夏於屏焚
香盥手以讀大臣章疏威儀奄豎而杖宗景
有宗景每發於足克成先志而後河湟
之治海內安靖者幾十五年范氏人思詠之謂

<p>不足欽矣 而更之 以擊李靈 等軍逐其 帥<small>徐州軍</small>逐其主<small>懷州民</small>逐其 臣<small>魏州民</small></p>	<p>大府之示 趨大梁入 起兵逐人 王嫁葬無 度而崇奉 異端幸安 國寺至死 無恨</p>	<p>唐室大壞 矣帝崩劉 行深官等 立信宗事 事嬖</p>	<p>遊而委田 令孜官以 政事王仙 芝黃巢之 寇播</p>	<p>亂關東方 自誇擊種 狀元<small>上謂丘 野新曰朕 若</small></p>	<p>擢象太成 卷二唐朝 昏迷不悟 當特宰相 若</p>	<p>王鐸諸人 既非公輔 之器而將 帥之討賊 者又</p>	<p>留賊為富 貴之資<small>劉巨 容破巢於 荆門或勸 窮</small></p>	<p>以爲富以 致巢寇陷 東都汙宮 闕流血成 川澤</p>	<p>宰相稱疾 不出天子 垂泣大庭 <small>發</small>令孜首 倡幸</p>
--	--	---	---	--	--	---	--	---	--

色蕭條極目千里荒城青草望望妻孥入其情調江詔

令阻隔置身於飄搖捏抗之中古猶不想去茲

責已以鼓勤王而垂頭拜耳受制於十軍阿

父朱受贈曰安能垂頭拜耳則是被袞冕居黼展

帝所居也一木偶人而已明噫自大中皇

帝宗晏駕天下無役公道紐解網絕韓秀昇口

雄咆咆哮海羣雄咆哮尋于戈迄無寧日黃

捷錄大成卷二唐朝

渠之首雄梟斬渠而宗權之暴尤熾秦宗權秦宗權

朱溫陸梁克用進退負力枯氣李文悅集勇力

弱動剛風李文悅集勇力帝於此奔鳳翔如寶

雞走散關再至興元四海雖廣求一錘之壤以

為安亦不可得一錘之壤以為安亦不可得

而朱攻政更立李氏一王王吳則十八葉天子

軍監向非王行瑜王重榮誅斬反者朱攻重

軍監向非王行瑜王重榮誅斬反者朱攻重

軍監向非王行瑜王重榮誅斬反者朱攻重

軍監向非王行瑜王重榮誅斬反者朱攻重

初楊復光謂周茂日奈何有駕至鳳翔之日

平楊復恭官於荆榛中策立壽王謂之昭宗帝

憫威權之不振憤王室之日卑註見有恢復前

烈之志尊禮大臣夢想賢豪唐中外拭目更

視列女以望新治奈明令改甫離中禁削官爵

楊復恭又領中軍帝假于背為節度使又資

負定策國老而謂天子門生後恭與守亮書言

捷錄大成卷二唐朝

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鄭崇日敬後鄭五

天子相忘其為辱奄類相忘其為逆大臣相

忘其為仇藩鎮相忘其為大非一朝一夕之故

已去之天禍已離之民心其孰與留之通鑑天

教之其安能乎是以始用張洎計李而一失

於克用繼遠讓能議在國門未立構恐而再

失於茂貞徐明昭宗憤王室之日平欲族細紀

失於茂貞徐明昭宗憤王室之日平欲族細紀

失於茂貞徐明昭宗憤王室之日平欲族細紀

失於茂貞徐明昭宗憤王室之日平欲族細紀

不知漢武
不遠百里
此其意也
陽院矣
不止
千山
如將
船無
橫

宣昭

三鎮王行瑜李犯關而駕幸石門矣茂貞犯
關而駕幸華州矣劉李述官專權而幽帝於少
陽院矣李述幽上於少陽院以銀錫盡地數上
不止崔胤召朱溫來而韓全瑒官劫駕幸鳳翔
矣朱溫至河中請幸東一為劫天子賊貞一為
奪天子賊忠○茂貞迎駕入鳳翔全忠軍於城
下天子賊乘城者詔其戈驍擾御膳不充蓋至
賊溫劫駕洛陽自振於紇干山頭之雀上至華
州日都

垂鑑大戒 卷二 唐初

語云紇干山頭東殺雀何不飛去而大家夫婦
竟委身全忠矣何后日自今大家椒殿之獄溫
之受惡各於萬代也矣離全忠遺李振與將玄
忠陽哭曰奴輩負我哀帝之立寄命諸侯降貽
令我受惡名於萬代哀帝之立寄命諸侯降貽
矩楊涉狗苟輩矩於嘸嘸音之食國語商銘曰
足扭也○嘸嘸也附耳咕咕音相為然諾子華
也食祿也矩食也附耳咕咕音相為然諾子華
其手居把握附耳咕咕音相為然諾子華
相為然諾而自保其固急成賊溫受禪之意
神有受禪之意矣元手持天子聖綬與梁唐遣使

唐末大亂
垂鑑大戒
此已升國
者有一於
死入地哉
拜溫怒殺
位令朝賀
供奉能不
世為賊枯
之公議不
持天子聖
如梁楊涉

垂鑑大戒

如梁楊涉干弑武因大入為唐宰相千而千載
持天子聖綬與梁唐遣使
之公議不顧焉為肩羔膝回面汚行文俯仰一
世為賊枯禪音吉○世為人枯禪一視殿下之孫
供奉能不愧死入地哉幕府燕閑駱宗有觀善
拜溫怒殺之竟唐帝偶此狼多矣○史斷視
死入地哉歷觀唐之立國享二百八十九年女
后武后亂之於前姦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
於後修贊唐史謂唐自高力士宦官始得專政歐陽
官所立○石字道其撰唐史中女后姦臣宦官
首七君○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曰唐盡日號
魏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姦臣藩鎮尊大於外
即天雄至○盧龍印范陽至○鎮冀即成德至
反○至李師道反○至李同捷反○宣武王廷奏
死別○至李師道反○至李同捷反○宣武王廷奏
海軍李○又以盜賊剪珍其宗朱禍繁乘除
張蟠結斷東撐西傾捉卓矜二音肘見魏韓山
而西傾扶何國家之多故也曰垂統已慙德繼

體多昏風。朱文公蘇軾詩重觀國欲常治待乎。

卷二終

捷象文派

卷二告朝

全

新鐫顧迴瀾原板歷朝捷錄大成卷三

越東迴瀾顧 充編著
雲間眉公陳繼儒評閱

後五代

朱梁總論

太祖晃 均王瑱

共二世歷一十七年

祖太

朱溫 朱三初名溫為賊降唐以陽養山一民
賜名全忠篡唐又名晃 卷三後梁 二音

捷錄大成 卷三後梁

見從黃巢為賊負罔赦之罪歸命於唐 驍賊

盪之祚而悍然顧唐室其權之半奮袂揚袂 音

○古頌齊袂揚 怒鬚仇目森鋒中人 動

視唐猶几上之肉欲烹醢以充朵頤久矣 綱

乃為相國封魏王加九錫以賞 綱

馬噫猛虎不處卑勢勁鷹不立垂枝 孫子萬機

以虎負鷹視如溫使不加九錫豈不能作天子 篇云位至

邪借使我不受九錫豈不能作天子邪 篇云位至

溫有傳 卷三後梁 不仁而用 天下者 溫非流 其紀也

者晉用 燕光岐茂 蜀王 建皆為勅敵未敢遠受

禪者蓋有待也 勅王連受譚彼心未服夫何

文蔚等効推戴之力 皆諸公推戴之力也此而

一旦滅唐家三百年之社稷 陽山一民也奈何

一旦滅唐家三百年之社稷 陽山一民也奈何

我他日得無成吾族乎 罪踰罪泥切 惡貫

梟獍 文韋解體露布長戈指關流矢射天穿高

梟獍固人人得而誅之者 當時與復之舉惟見

於淮南 楊西川 王之機 二機欲與岐王晉王會

捷錄大成 卷三後梁 而又不克終焉 後淮南王擊趙陽王稱帝豈

天下甘叛逆之克頑衰季少忠勤之節義邪 朱

見篡位未幾外多晉王之師夾寨之戰與尸折

首 露布既自北而祖 梁失必將士萬計見日

川為不亡夫相鄰之戰挫榮噴師 孫子萬機

吾兒孫大耳 相鄰之戰收跡遠遁 晉文襄旂亂

萬級梁之幽州之戰收跡遠遁 晉文襄旂亂

通藩之棋者荷鍾逐夜 鬱鬱然懷慚起懼 記

填恨低首 詞常不伸眉 目可以省矣矧淫污雜

義者何 卷三後梁 非特然 之取天 人心中心 不建然 忌即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六 魏 欲付後事於友文 友文妻俱 遺下之 欲付後事於友文 友文妻俱 遺下之 欲付後事於友文 友文妻俱 遺下之

毛羽 羽音山棲水育 羽音山棲水育 羽音山棲水育 羽音山棲水育 羽音山棲水育

左文 欲付後事於友文 友文妻俱 遺下之 欲付後事於友文 友文妻俱 遺下之

賈萬 欲付後事於友文 友文妻俱 遺下之 欲付後事於友文 友文妻俱 遺下之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友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緣 六戊 卷三 後梁

捷友

音心觀貌否也。噫嘻謀之不臧。禍溢于世。班得。一汚青史。萬古淒涼。論學苟可起。姦雄既朽之骨。吾當以是問而羞之。

捷錄太成

卷三

五

突厥唐總論

莊宗 明宗 邀信烈 莊宗 閏帝從厚

潞王王從珂 明宗 養子

共四世三姓歷一十四年

王晉

鴈門李僕射。如李克沙陀兵馬之子。按釋義。

本姓朱邪氏。突厥酋裔。世居金婆山之陽。地名沙陀。憲宗時有朱邪盡忠始見於中國。然宗賜

姓李名國昌。素有狗國之志。墨敕應召。趨義河

中。王重榮曰。鴈門李僕射有狗國之志。召之必

來。乃墨敕召李克用。克用將沙陀萬七千人

捷錄太成 卷三 後唐 中 河 蕩威黃巢功居第一 克用於諸將中最少

請獨離平日跋扈倔強不受控御如朱三 雖平

受挫御如晉僕不尚憚之何雄也斯時也天子幸

石門宗社無託而晉王用李克建鉞擁麾威振天

下使其挾天子據關中自受九錫作禪文誰能

禁之 後吳蜀勸存勖稱帝晉王存日先王脫諸

能戒子以全志孝彌敢失節 獨王請各帝一方

惡之子 其後必昌 非其類者 雖老而 雖死而 雖去而 雖以法不 三代之 承其 子常知孝 子之 賢者

宗祖

罪條為朱全忠所圖也史斷安於唐純臣列為唐純臣雖有憤憤通京之
自而君子當有以原之矣存勗宗以弱齡襲位
先命李克寧謀亂太夫人召張永業承襲王克奉
先王祀此兒骨投公初劉守光稱帝晉王
奉先君之命問鼎于燕初劉守光稱帝晉王
鼎而守光父仁子泥首聽命光日侯晉王至
王擒而斬之策馬渡河而偽梁君臣破膽自裁
則風雲變色駱賓王集取九勝於十戰勇而
後梁拮据而龜兒作威文章叱咤音直與叱
梁人夾河相攻王集取九勝於十戰勇而
涉河取鄆不十日而克梁酒三恨於三矢克用
約歸梁三矢吾遺恨也與女三矢無恙乃父之
志存婦藏之廟用與諸朱溫所謂克用不見
梁晉王所謂必成吾事者初克用謂存勗志氣
存勗誠無負矣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五代史
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太使當此之時
廟還失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

唐書 宗室 立之 溫既平乃訪唐 宗室 然後函偽梁之首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

能汎掃宇內訪唐宗室而立之溫既平乃訪唐
宗室然後函偽梁之首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
書文偏告天下曰吾不忘父志職茲醜逆雪國
家之恥下文詳復列聖之仇誓不敢他愈推愈讓
白首不渝也則是舉也盛業光天壤塞於宇宙
桓反魂晉文復肉吾焉得以五代之君目之惜
其忽承業為唐家之忠言晉王得傳國璽衆議
世忠於唐室今朱氏尚存而王建即承祚非
從來征伐之意玉何不先成朱氏復列聖之仇
仇然後求唐後而立之洪掃宇內合為一家讓
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又曰諸侯血戰六傳大
家漢家今自取之悅蘇循書日筆之俟舉蘇循大
謂之責即位於汴賊溫未誅之日王勗承業謂晉
家誅承業卒六月而有失從來征伐之意耳
上見君子曰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叔梁紇惟無
人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不義君子不予也
莊宗懷瑕德而戮梁之不義於此而日吾欲忠

於唐堂上註見雖窮天下之筆天下之筆下之筆信之
到戶說文選馬能門到戶其誰聽之下之筆信之
威梁之後不承權輿承權輿始也非
荒於色劉夫人傳粉墨與優人共戲以悅之又采民
則賄於貨賄貨名謂之李天下陳將殺之優人敬
新唐曰女爲縣令奈何從民則淫于獵獵于近
闕種以妨吾天子之馳驅乎府錢不給賜單以培
亦少以腹醉削而失軍心府錢不給賜單以培
哀乞飲而失民心乞征賜號豐財賄國功臣
捷錄大成卷三後唐
伶僕官侮弄縉紳而失士心羣臣轉辦汗馬熬
臣西平王閨門屠脫集武曰西平王戰骨香霜
古語云悲哉而失功臣之心衆心乖謫古朝野
征伐中○松惶遽也志驕於業泰徐妃政急於
功成國有土崩之勢而不知蘇秦克敵之後沉
日之交亂其政廢庫之積弊於耳故其取西蜀
降王衍也梁震曰唐主得蜀益驕亡無日矣其
料度之應若目辨香素手數奇耦論學何也舟

宗明

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室車不摧於太行而摧
於康途民間蓋有以窺莊宗之隱而計其終也
卒之至上帝河南嗣瀾帝河北李嗣源誦注討
日將士百戰以得天下今至上業思任成而登
請至上帝河南令公市河北為軍民主大梁
高浩歎石橋涕悲唐高祖曰吾不濟大河傍俚
四顧杳然無歸明昔之所謂志氣遠矣註見
何一旦遂成枯落武侯書年與時馳逸伶人
弄矢骨體肌灰伶人郭從謙為亂焚之嗣源燬
焚錄大成卷三後唐
皆千灰故問名德之變朱子首捐伶人從謀
以著其亡國之自古人謂猛虎物不能害反為
毛間蟲所損食者古莊宗之謂矣於乎於乎裂
膚汗血胡氏不解冰不解甲苦戰十五餘年初
顛日墜下不櫛沐不解甲方能定天下於十指
上初李興潤將佐日新朝拜職方郎河南乃而
云吾於十指上定天下則他人皆無功矣
乃波頽溺倒於三年之內故威梁者莊宗也自
威者亦莊宗也誠恐無足異也明宗嗣違女色
文肅

石晉總論

高祖敬瑭 齊王重貴

右二世歷一十一年

石敬瑭以明宗愛瑭洪遵右敬瑭曰公明宗愛瑭以明宗愛瑭

手捋利需於河東唐書崔暹曰吾一門人

固非默然受制於人者唐書崔暹曰吾一門人

制於人成受千春歸反之疑唐書崔暹曰吾一門人

不且留連歸天平節度之授唐書崔暹曰吾一門人

疑與石郎反邪唐書崔暹曰吾一門人

捷錄大戊卷三後晉

面許終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而敬瑭之典亂

自朝廷發之矣敬瑭曰我不與亂朝廷發劉知

遠唱帝業可成之敬瑭曰我不與亂朝廷發劉知

父事契用之說敬瑭曰我不與亂朝廷發劉知

割長城以資契敬瑭曰我不與亂朝廷發劉知

取一旦之功敬瑭曰我不與亂朝廷發劉知

契丹之德不敢忘是也敬瑭曰我不與亂朝廷發劉知

德獨不思留其唐之富貴矣乎敬瑭曰我不與亂朝廷發劉知

又不思棄

鴈門關以北十六州初許事捷之日割鴈門關

日者至四百三十二年○按十六州幽州薊州

契丹中國失控扼契丹中國失控扼

又不思向穹廬屈膝契丹中國失控扼

也上也夷翟為天下足何也下也契丹中國失控扼

契丹視晉猶子晉視契丹中國失控扼

契丹猶父契丹中國失控扼

子孫孫無相忘契丹中國失控扼

又不思首足之倒懸矣乎契丹中國失控扼

隱敬瑭之邀利而忘害契丹中國失控扼

夫何至此極也故綱目契丹中國失控扼

書曰契丹立敬瑭為晉皇帝契丹中國失控扼

又書曰契丹以晉契丹中國失控扼

主南下而其後也書曰晉上尊號於契丹契丹中國失控扼

又書曰契丹加契丹中國失控扼

晉王尊號契丹中國失控扼

詩曰靖之馨矣惟疊之恥契丹宰中風晉之恥契丹中國失控扼

通情達理
先人之耻
乃與一廷
庶謀以淑
於丹樹於
不可勝於
斯民何不
幸而遭此
此害害之
人耶

有犬持棒者所見
○左傳室如縣
括民財分遣使者各操斧斤卒音鋒鐸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脈文文山策民方斂厥音

知用女子
尿注歎殿屎若焦然若比若焦天下熬十夫九怨史記重賦歛千室而九怨哀徹心髓楚詞夫膏肓空燭調潤十室而九怨

萬壽無疆
雖懷朽索馭馬之處昔經子歸兆民渠乎

不登遐
乃欲先收灑莫矣定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晉主下滌侯契丹以專殺大軍性平驕寇先失收滌莫安穴關南次復幽燕蕩平塞北

吾固知彥卿陽城一捷
先時契丹入寇符是北奪之鑒而益其疾左傳虢下墜不懼而又疾厚其兇惡而降之罰也

契丹合毒蓄怒吹骨沸地掃國而來
其兇惡也契丹合毒蓄怒吹骨沸地掃國而來至論戎騎掃國震如雷霆赫如日月潛夫論乃來大骨沸地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者遊帝震

如雷霆
岌岌哉國勢如燕巢於幕魚遊於鼎

亡不待夕尚自釋其閉修國禱禱舍也調調
 苑內雜輪以國家危在旦夕求見言冠至而不
 知懼焉諸葛武侯使用其心法乃若居安而不
 鼎凶不吁翁怒而來戰矣十萬橫磨劍安在哉
 待夕矣臣奉表今上乃中國所立帝為北朝所立故稱
 初景延廣對契丹使曰先帝為孫吳所立故稱
 無悔也至是契丹使曰致兩主失權皆故所為
 十萬橫磨劍至神惡運盡天亡孫吳臣重貴
 禍安在亦上表謝新婦契丹兵不血刃而京師不
 魏錄六載卷三後晉
 守嘉祐集敬德時之利以子事契丹
 德光升殿用晉朝儀自稱真天子五代孫勿憂
 使有噉飯之所愛必使女有嫁之孫勿憂而生也
 蒙名負義為契丹封晉主死也安骨窮塵古○用契
 比晉主兇重前恥人增厚顏恥人解厚顏于安
 得壯士挽天河以為之洗淨此垢乎壯士挽天
 河洗淨甲故曰不畏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
 兵長不困故曰不畏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
 名臣經濟奏議川兵者不幸敵之既而欲已晉
 和篇之不可配不畏彼之侵而患所以來其侵

之謂矣蓋嘗論之高祖之於夷事之太過者也
 故雖能叔晉之社稷而竟陷亂華之羞齊王之
 於夷絕之已甚者也故雖能易始之弦轍而卒
 有播遷之辱胡傳晉籍契丹之力以游業非賢
 君守成無令主十一年而不血食也初桑維翰
 晉氏不夫何惟哉吁晉氏之亡無倖也使契丹
 血食矣元楊廉夫正統辨石晉割幽燕以與
 窺冀中夏之迷得殘廢中夏而石晉氏不得不
 矣一方獨限外境後宋太祖曰石晉割幽燕以
 魏錄六載卷三後晉
 其間而山前山後之不見天日者至四百三十
 二年上見是讓之華也愚故表而罪之以戒後
 之邀利而忘害者

後漢總論

高祖 隱帝承祚

共二世歷四年

祖高

劉知遠以晉陽督塔効力晉朝外分機權強藩

自同車堅馬良將勇兵強武經而突丹羅音突

音如克耳詩不事南朝不事北朝豈無所俟邪

朝不事北朝意欲何所事邪南天下無王先正

位號於晉陽者非我王而誰宜先正位號賴史

捷錄大成 卷三後漢 十九

弘犖之力安行入汴汴皆史弘犖之力也斯時

也尚有不甘忘晉之心號曰宋忌忘晉也噫與

其稱天福之虛名於既亡之後何如用河東之

力而救齊王於未北之先乎且輕殺幽州兵而

寬及無辜嚴為盜賊法無問賊多而輕犯者即

死是政猛則民殘矣則民殘原杜仲威而重罪

者逃刑是大告音而亦肆矣春秋書曰新天子

享國長久之道不當如是也故父子甫二傳主

帝隱

器僅四歲一得一失易如反掌忠文正宗

疾如旋踵寄蜉蝣音於於天位自古莫有感於

此者豈非高祖之失於培植邪漢主既祖隱帝

祚承嗣位其姑也楊邠總機政郭威主征伐弘犖

典宿衛王章掌財賦綱綱命大臣各顯一職其

據所長以濟艱否吾意未必遽亡而不知漢之

亡實自此基之何也錄錄定國弘犖曰安定國

安用毛錐出財王章曰無毛錐則而將相如納

捷錄大成 卷三後漢 二十

整陛下禁聲有臣等而在而漢主不能乎弘犖

但禁聲有臣等甚至郭威選領其權而請加恩

內外書法此高歡分封也郭威可以視自帝之心郭

都樞密而以制內以威為郭都樞密達吉

可乎制內又界之以難馴之勢在外者越關內視

在內者暴悍上陵文法流徙五代肉關魚陰在

柄者故把威陰疑米結胡政柄二三帝胡氏中政

柄三甚矣非國之福也願不以禮取之以漸杜

之而一日之間殺楊朔家知舉新王章去其凡
 牙剪其股肱文刑殺寬濫書經大全後周太祖
 漢祥所以短促延義日漢召知星者趙延義問
 忘以刑殺寬濫故不及期而成若文讀日則草
 官好然書子又欲飛一詔走一使梁郭威等而
 蠶旃也欲執其強忿之臣宋文康李處安之臣
 以其方內各懷富貴豈忍威之延頸候死哉權
 清天子
 顧公而南以清朝廷漢主遣使殺郭威等郭威
 據兵而南威乃表日臣得詔書延頸俟死崇威
 捷錄大成 卷三後漢
 等不忍殺罪過漢雲翔而不敢校戰聞衆雲
 校公翔故也俾高祖之業一朝墜地焉漢主鑒於
 即今日位號不得已而稱之蘇子由五代論晉
 則不興而功臣卒起而威之趙旬矢之和親而
 威漢諸將無何兵罷而周人不臣以矣卒起而
 威徐州臣無何兵罷而周人不臣以矣卒起而
 威實至諸將曰我輩居宮中天子須侍中自
 懼若劉氏後立我輩尚有極乎天子須侍中自
 爲之而黃旗已蔽威感矣天子須侍中自爲之

後周總論

太祖郭威 世宗柴榮 姓柴大祖養子 恭帝宗訓

右三世二姓歷一十年

祖太

郭威柄漢室之兵權屬衆心之推戴自謂周室

之裔號叔之後威漢代立而建國爲周威日朕

舊號叔之後威漢代立而建國爲周威日朕

贊日朕者威所近也雖無越獄君篡國之罪而

卽位之後善政頗多罷四方之貢獻周主日朕

提錄太成 卷三後周 主

且爲帝王豈敢辱自 毀漢室之寶器真可謂節

儉之主而與夫諸孔子之祠周主日孔子百世

釋唐人之伴等使歸唐聽過淮之釋立聰訟

之規非有恤民之心重道之志君人之度者不

能然得國雖淺而爲治已固唐王諱取中原韓

兵輕助必三益 吁亦贊矣哉世宗榮以柴氏

子嗣太祖而立無通禮正樂書定大樂設科目

而文教彬彬敗漢兵樂余豈而云周諸軍日主

世宗
太祖
世宗
太祖
世宗
太祖

蓋國之兵務請不務多奈何凌匹 十江北 伐唐唐
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也 離京四十二日其不 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年
而武功烈烈王環以不降而受賞仁贍以仇

節而蒙哀 唐劉仁勝守壽春制日仁歸盡
張美以供奉而見疎 胡氏日爲道 身歷仕

之馮道以服國而被棄 老于眼國 身歷仕

激發一世遠者畏近者懷有由然也刻農桑之

提錄太成 卷三後周 主

木刻爲度未 務本也禁僧尼之度抑末也親

囚徒之錄恤刑也貸淮南之錢振起也作貧也

立二稅之限 夏稅以十月便民也注意黎元留

心治道良法美意 發明云是皆 未易枚舉取其

所長棄其所短 短則天下無不可用之人矣信

爲五代十二君中之令主矣 斷氏惜夫立李崇

訓之婦而夫婦之道不端縱柴元舅之罪周主

元舅處之儉儉人知而不問 而父子之倫未

太祖 世宗 太祖 世宗 太祖 世宗

不校率
石和
也笑

人命而中原塊土屢為篡奪之場世運至此非
天地一塞會哉雖然五季之亡固同而其所以
亡者又不可以例視也是故案其篡取中國之
罪則朱三為惡首而舉兵入關者唐同逆也推
其僥倖裔之罪則石即為戮魁而奉表契册
者劉知遠姓名之上賜以木柙如漢賜九枝
此同辱也言之汚口舌書之羞簡牘其亂至矣
不可以駕矣呂氏春秋故弑逆之禍起於梁篡
捷錄大成 卷三五代總論 五七

劫之禍兆於唐裔之既慘於晉強臣之禍作
於漢朱李石劉之亡盡謂天命之衰不可也
集五世之君惟周則不然太祖開創於前世宗
栽培於後十餘年間善政累書與唐明宗稱三
令主而亡國亦若是之速又何也帝王自有
真通鑑天將生聖人為生民主初唐明宗每夜焚
因配為衆所推願天而日月既出燭音火不容
於不息此燭火息

太祖

宋朝

宋帝歌兩宋十八帝

太祖太宗真仁英 神哲徽欽都汴京

南渡高孝傳光寧 理度恭端終帝昀

北宋總論上

太祖建三乾五開九 太宗太平八雍四瑞三

淳五至三真宗 咸六景四大中九天五乾一

仁宗聖道卷三北宋 祐元定一慶八皇五

英宗治四 神宗熙十元八哲宗

元八紹四元三徽宗 建中一崇五大四

政七重三宣五 欽宗靖二

昔藝祖皇帝提蘇下之師收神器於五閭金戈

鐵馬之餘鶴山集天祐皇宋藝祖皇帝提蘇下

中外忻戴范文正書我太祖皇帝中外大志果

遜太后曰吾兒素議者比之朱全忠石敬瑭

與朱全忠石敬瑭等耳然香孩兒營兆其瑞

盛天加人 功太祖生於夾馬營異香經 面方耳大神其相
 也教而更 世宗見臣下而方不之覺 紫雲黑龍顯其異
 新之議者 之太祖日侍旁而每見其 日光摩盪著其祥
 謂命有蓋 益又交黑蛇化龍 上 日光摩盪著其祥
 此本今 舊訓音觀天文見日下有一 則天命已有歸矣
 則其後 李氏曰陳橋之變錄人心也蓋天厭禍亂之極使
 之君至中國以應明宗之祝自以胡虜不任社
 稷願天壽生聖人自是天人交感而宋太祖生
 矣天厭禍亂之極使之君至中國非欺孤弱寡
 致也 不然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
 提錄大風 卷三北宋 王元
 而妄處之邪 班彪王即位之始易五代之弊規
 萬世之策 韓安陽集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
 之讀虞書而嗟堯舜深嘉法網之疎實謂帝讀
 竟舜之世四凶止從竄竄幸國學而贊孔顏筆
 何後代法網過為嚴密也 幸國學而贊孔顏筆
 啟人文之盛武臣亦令讀書宿儒處以翰苑樽
 酒片言其權盡釋如制嬰兒 至論樽酒片言其
 酒易置如而利權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議其
 重器在天子拱把之中其他服澣濯之衣敦倫

素也碎七寶之器絕玩好也戒驕翠之飾念惜
 福也今課農桑急民事也大辟覆套重民命也
 褒贈韓通初通旌忠義也留意諸帥重獎厚也
 寶訓太祖留意諸帥令李業超出關而馬仁瑒
 守梓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中守揚州何超均
 守梓州以褒之賜賚等恤將士也犯法有劔
 肅紀綱也推心置腹泯猜忌也覆試貢士求真
 才也去白起像惡好殺也于金購書崇道脈也
 親臨講武嚴武備也灸艾分痛親骨肉也洞開
 提錄大風 卷三北宋 王元
 重門 悟心學也遵母后之教 杜太白曰女蜀歲
 光美光美傳德昭太祖而挈天下於龍行虎步
 與趙普同則藏之至寶而平天下於龍行虎步
 之弟他日必為太平天子堯舜公天下之心也
 劉元城之心也 命將而日母得暴掠生民成
 心堯舜之心也 命將而日母得暴掠生民成
 湯民伐罪之心也 遣使賻貸于諸州武王散
 財發粟之心也 宋史賻曰此武王下車未忠厚
 篇治子育元元之心學曰宋太祖崇忠 維持天下
 之具跨漢越唐 誇漢越唐其視百王如一日故

能拔棘蕩榛披荆蕩榛之開天下也刻者削險
阻北克劉李東克曹進西克孟昶南克李煜
取劉鋹於南漢服錢俶於吳越史筆斷北
東有李重進西有孟昶南有有劉鈞李均
李重進有劉鋹漸有錢俶卧榻之側軒肩焉
以除帝昶唐日人斬一家卧榻不聽患者威賓
之禍賓客他人服者懷山堂考索祖皇帝受天命命用而漢
服者懷山堂考索祖皇帝受天命命用而漢
然徒見山高而水清出而開壩一百年之間徒
見山高而水清出而開壩一百年之間徒
而水清俾萬方無壅遏之勞百姓有息肩之地

文選公集天命我太祖掃除僭偽傳萬方無墜成之勞百姓有恩息肩之地孰謂太祖而非聰明神武不殺之主哉呂氏曰不惟救生而幸叔季兵戈之禍自非聖明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太宗沉謀英斷勤儉自勵親征太原混一版圖取鉅漢書而曰開卷有益讀前代史而不令宦官預政立崇文之院封文宣之後宜納直諫之疏禁寺觀之置振江南之饑申戒諭之詞爾俾爾群民易虛上天難欺重循吏之選嚴職吏之誅胡氏重希夷

陛下之意
雖不以爲
是然亦以
爲非也
遂因書
星之見而避殿減膳因旱蝗之變而

溝之敗而推誠悔過因賀令圖之敗而獨通給

帝陳祥發嘉祐初放之高節今所在

之清隱

欲自焚答謫故其致治之盛駕軼同前王四海

誦德聲薰天地目洋化至道之間洵蹟爲宋朝

綱

稱首熙熙然與羣臣賞花賦詩而以天下之樂

爲樂無事朕以天下貨花後苑日四方雖觀燈乾元

帝聖恩臣下之樂鳥舉

有自滿之意朕躬寬德政萬事相理每念上天

之厚於我民

大矣

老三批宋

建祿大政

卷三批宋

三

而迹其所爲亦無忝於太平天子註見庶幾有
遺仁聖之主矣陳搏曰聖上龍顏秀異有天成
其改號太平興國以仁更名尤義怒怒自報第
敗於房州太平興國○離祖怒狂改號則被國之心立見
皇后不成服陳搏開元皇后成服壬子之夕無以解
燭影斧聲之疑耳初大龍名晉王蜀役事延見
引柱斧戮黠地燭影斧聲王義恭拾遺聞實上
大聲曰好爲之○王義恭拾遺聞實上九
柱斧欲見於大寢殿明日太史書曰宋趙普弑
其君匡胤普辨曰壬子之夕普不得入侍禁園

宗真

帝崩若罔聞知者皆罪太史曰非親無特繼恩

領閣呂端鑒委立真宗求直言獨通負釋繫囚

須九經汰冗吏動無過舉足為繼世之賢君

曰景德以前足景德之初契丹入寇澶淵蛇蹀

豕跡旁午開河復毒羊腥薰蒸樓櫓江邊喜

告急一五至顛頻驚怖全軀保妻子之臣漢倡

為幸蜀幸江南之策王欽若請李金使幸寇相

公掣異論之肘歐陽起獨立赤牀親扶日轂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不握來日親扶日轂屹然山立飲尺筆苦之

然不以掛于口而慮于心陳宛立自北方諸兵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慮于口者天下謂之大忠真宗有澶淵之幸而

致天下歸音古軟齒不敢中一喙者將二年葉
臣言范仲淹余靖以言事被黜天古文奉古
下歸舌不張議朝政者將二年而軟齒
琴襄四賢范仲淹余靖一不肖高者之詩要非
盛世之所宜聞者自親政以來率多善政親後
苑之麥藏畿內之稅因月食而放宮人因大旱
而求直言瑞豐年而御草木之異茹孝標獻芝
豐年為瑞至於草木念民瘼而出通天之犀卓帝曰朕以
鼎鑊之異肩足尚草出
肩和藥以療民精心密禱以應天變天久不雨帝曰朕
捷錄大成卷三北來
近於崇飾虛名不著盡窮郵民力置寬郵以憫
夜精心密禱為作帝恩食饒平遂臣曰何
人窮中夜必一羊之費不取索曰恐違房例
燕私服浣濯之衣絕苑囿之好謹大辟之刑慎
其革之用鼓元氣以雷域中騰百川而雨天下
會問其仰畏天俯畏人之意王安石純仁宗之
昭然有足多者慶曆中急於求治擢用元老
宋文慶祥中天子急而衆賢之進如茅斯拔石
歐陽治擢用元老
歐陽聖小范老子至邊事范仲淹知延州敵入
隨詩同小范老丁胃中有

與地倖尊與天竝宋文陛下廟三聖之訓撫萬世之圖當與地倖尊與天竝

蓋社稷長遠終必賴之有蓋文忠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

其棄羣臣之日天下咸路祭巷哭感動欲獻南齊樂仁宗皇帝棄羣臣之日天下

開之路余悲哭人感動欲獻其生也樂其死也哀誠歟休哉仁宗無嗣擢濮王子宗實

於衆人之中升爲天子司馬光曰先帝備陛下衆人之中升爲天子

皇太后權同聽政羣小生疑簾窺聽論贊皇

寒聰待問左右共卷三北宋

建業大戒卷三北宋

公調護母曹后王如初左傳述焉撤簾之後政自出

優禮大臣愛民好儒史臨政必開古治不可不有撫高世之行

所宜凡有裁決皆出羣臣意表史臣天下傳誦稱說德號彰聞

維番遺天下足稱良主神宗惟儉惟勤勵精求治

治使能用賢遠姦以奮大有爲之志史謂雖精

雅勤將以則康哉之歌可坐而聞者曹子建侯

大有爲也

可立而待康哉
 安石但不曉事之王安石
 志乎蓋嘗論之自古君臣如帝與安石相知極
 少臣如海康朕相如極少顧謂君不亮舜治不
 三代不止也程史荆公相熙寧神祖虛心以聽
 治不止也而安石惟虛名實行強辨堅志創以
 八字斷王介甫之志曰以王敦之相而師其李
 將王安石與多白甚似玉燕李林甫之惡
 救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
 卷三北來
 五
 懷少正卯盧杞之姦帝謂安石曰呂
 虛杞朕祖弘羊之智大學衍義錄比少正卯
 不為惑感祖之見李常言以觀青苗散取
 易法執王莽之見李常言以觀青苗散取
 管夷吾商鞅之術陳襄言制置司所議人言不
 畏元城語錄曰安石云天變不足畏人言不
 畏三體奏劉熙寧以喜同惡異待同會元王
 宋王安石安撫舊制喜同惡異待同會元王
 止周白不分近人情蘇老泉駁論凡士之
 異黑白不分近人情蘇老泉駁論凡士之
 范鎮諸人以新法罷
 司馬光等
 而老成

人不恤矣揚言老成
 而熙寧三舍人逐矣
 人以新法罷而臺諫為之一空矣
 日之間表表善良皆以國事相絕
 致君子落落如晨星
 傳法之沙門護法之善神
 所僕之王珪厲犬之商英家
 卷三北來
 五
 妖之薛向陳繹爪牙之張璪
 李定為安石牙爪高英乃安石鷹犬相與手
 畫口說密贊其決
 人役機密後攀孤媚
 大臣用事苗役市場之利相和而作有司
 夜十口說極處於中使者旁午冠蓋相
 奉行致天下嗷嗷
 相若蜩螗音調之嗽嗽成音農者嘆於畝畝商
 者嘆於道路
 而窮民顛賴音悲之狀儘達

後漢書
卷之七
帝紀
光武
卷之七
帝紀
光武

晉書

於鄭俠流民之圖使上河帝方目安石爲今之
不察其誤蒼生呂譚言謂天下配天下者曰安
石則天固臨川之麗景也劉廙曰至安石之
且又攻擾交趾流起受命於安石路史是欲禍天
命官者李遷而禍天下於兵戈下於兵戎清也
將欲取之必姑與之而割七百里地以界遼東
種事安石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速俾甲兵純
如河東劉新羅丹東西失地七百里俾甲兵純
散國窮困生民欲相拯濟交趾藉爲口實安石
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噫至是而安石之
術左矣福建子之書安石退居金陵嘗書福建
所悔之矣及吾以是知呂惠卿等誤安石安
石誤帝大臣譚陛下而大臣所用者誤大臣也
而帝誤萬姓也偏聽則生姦獨任則成配郭勝
任成配郭勝執謂環配天下者而又非帝邪郭勝
王曰是我據哲宗幼冲高后以女中堯舜高后
配天下邪

人號女簾帷蒞政百段錦元祐之荷利社稷無
中堯舜宜仁有言苟有利於簾帷蒞政
愛髮膚社稷初無愛於髮膚乃破歌血之凶盟
宋史筆振連之黨類登老成於散地擢忠鯁於
諸籍籍集而呂公著司馬光諸人顛頭爛額於
元祐七八年間至同管喉唇南史盡行仁宗之政
遷至日南制盡所黜者皆姦黨章惇蔡所革者
皆肅政司馬先當國盡革熙豐新所建者皆良
法置新理所置廣惠倉○奉經明行修雖以
之土立十六特舉士法○修定學制雖以
斗筭穿窬之惠卿制詞惠卿以斗亦知不
密於時而懇求開地惠卿見正人衆通知百姓
見活民謂相天子治我百姓如出重泉見白日
披氛分霧觀青天白日披氛霧而出重泉而見可謂
有大功於宗社有大德於生靈矣后有大功於
宗社有大德於生靈也衆賢不察而有洛黨程顥爲首
蜀黨蘇軾爲首湖黨劉摯等爲首之名操
戈入室至論學戈入室自相誹謗猶黨各立門
之親相得

以養濟
其一二
小人如
其一二
止謂
即謂
之謂
又其
以子
母止

備其
小人
錢用
非其
而行
無其
可其
即其

元城了翁惟願士大夫有此噫吾聞君子不
各節不願士大夫有此門戶
黨君子亦黨乎譬之居室者姦邪悍僕潛機伺
隙乃不為備禦之計而自為閭閻之爭
是招之侮也是時新法之蠹未去熙寧之根尚
存至而公著大防等又不監陳寶五王之禍常
民貽公著書引欲為調停以靖小人焉光幸安
陳寶五王事欲為調停以靖小人焉光幸安
為其黨以平舊怨謂之調停混玉石於同區
至論調停一雜寒暴於一所豈知斷蛇不死刺
倡玉石同區一雜寒暴於一所豈知斷蛇不死刺

卷三北宋

學子

鹿不斃論太后沒後多有調戲官家者乎由是
別用一番人太后謂大防等曰老身沒後必多
官家別用一番人太后謂大防等曰老身沒後必多
有調戲官家者公等亦宜退避
待問君子方欲以元祐時年號為嘉祐仁宗
而不知紹聖改年號又轉而為熙寧矣神宗事
時年航政以後小善無一春秋繁露小善而二
蔡二惇之徒天下疾怨有二箴歌頌關紐戲弄
樞機文望風希進者又皆拍肩執袂小書舞夜

號文交諛客佞色石介甲唱乙和至論極述一
號山集述郭鼎甫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
號為紹述郭鼎甫前列自是紹述之論大興
以輕變九年已行之法蘇軾諫若輕變九年已
之人懷私怨而以先四凶朋比報復仇怨黃維
帝為薛則大事去矣四凶朋比報復仇怨黃維
章惇元祐正人無後免者使朽骨卿冤于地下
子孫禁錮于炎荒樊端人正士雨露洗滌論
其禍同於漢末之黨錮唐末之清流日氏曰停
仁下誅諸賢諫心而論罪并于曹薛王甫之害
黨錮諸正人朱全忠李振之言唐末諸朝士矣

卷三北宋

學子

君子何辜罹此荼毒甚至廢賢后孟立妃幸以
老姦擅國之語陰斥宣仁林希以老姦擅國而
誣欲廢之是以火入與鬼而帝畧不辨身側之
賊火入與鬼太史奏不善之積已至絕嗣雖承
以賢者猶懼不堪况以浪子端王嗣之乎停嘗
千王徽宗初立用賈去邪君心未蠹自召用蔡
京鄧洵武獻愛莫助圖者止置益一人右日元
夫何於執事成在○二禁論者以紹為安石之大治武

與犬而重貽天下之憂孫德曰蔡子才不大為
子也而重貽天下之憂孫德曰蔡子才不大為
人與腹心之患陳璘曰不可用呼應薪不可以提
兵煥泥不可以膠物替問小人而可以圖治哉
京固小人之桀雄也雖也此小人之桀
士則婦皇父者來尹氏太師則黨尹氏者進是

以謀夫孔多詩悉僉夫也發言盈庭皆秀言
也梁師成李彥朱勛王麟童貫與蔡京號為六
賊相與蟬聯音仕劉漢弼文集交結構扇
捷錄六成卷三北宋

帝欲述父兄之志帝曰朕欲上而因之以寬其
茲以氏春秋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羣黨合
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
役則貶黨人籍黨人刻黨人而剝落元氣不恤
矣一惑於玩好則朱勛領花石綱搜巖剔網

以求木石聲焰薰灼而東南有一朝廷矣
取婦聲焰薰灼而東南有一朝廷矣
守多出其門時紹東南小朝廷自云居舅師而定
魏漢津與事李良之說漢津自云居舅師而定

新樂鑄九鼎矣一惑於神仙則置道階天神降
降百官作現天眞靈素據高座誦道而受冊為教
主道君矣卿等可冊朕為教主
惑於修樂則有萬壽山之作而修飾繕造之泛

記矣一惑於土木則有延福宮之作而豐屋華
觀矣一惑於邊功而得志於西羌則謂遠亦可

捷錄六成卷三北宋
國童貫既得志於西羌遂謂遠而李良嗣來貢
亦以國因請使遠以規之

於京東西路剝膚椎髓盈饜溪壑
鉅款文官藏腐蠹
郊毒飲痛窮而無告矣一惑於微行則幸王
舖第幸蔡京第主婦上壽稚子牽衣幸蔡京第
而肯從稚子牽衣抱留而不解

也。古天子則青衣。中原則左衽。京闕童貫諸奴輩雖罪至十族何足以塞其責哉。晉史乘罪至十族未足塞責。

史錄彙編

卷三北宋

至

南宋總論下

高宗南渡謂之南宋都臨安

高宗建四紹世孝宗德芳之後太祖光宗熈宗寧宗慶六嘉四理宗德昭之後太祖端宗理宗恭帝德昭

靖康之禍諸夏陸沉止齋論靖康之禍北風沸

恭帝德昭端宗理宗恭帝德昭

應驟雨衝界天祚然舉族雖北轉而敷天同左

祖康王而敷天祚然舉族雖北轉而敷天同左

宗之孫道君之子淵聖之弟惟康王一人李忠

子淵聖之弟惟康王一人李忠

中總師大河之外高宗即位表此殆天意也

外姑開錫張所昌曰大元帥在唐王嗣服有履

載不同之憤註見縱綿力薄材故言未能鳴劍

伊謂府玉鳴劍而直抵黃龍府直抵黃龍府

伊謂府玉鳴劍而直抵黃龍府直抵黃龍府

伊謂府玉鳴劍而直抵黃龍府直抵黃龍府

伊謂府玉鳴劍而直抵黃龍府直抵黃龍府

伊謂府玉鳴劍而直抵黃龍府直抵黃龍府

通鑑
卷八

史記
卷八

沙漢漢春璽璽蔽蔽夏西風安秋朔朔雪衰丈
○九成宮殿馬角之未生角之朱生角之朱生
莫建漢水天而遊魂之消久矣和之議以請
獨不思楚日水足抱水握火三賦以急救父母
平上皇言便可即真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
帝曰相何患國事不濟朝進一言以告和莫進
捷錄大成 卷三 南宋 五
一說以乞盟以告和莫進一說以乞盟而抑
心折節意凄悲文認認然惟冀犬羊之見哀
帝致書于林漢明曰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
地此所以認認然惟冀犬羊之見哀而救已
廟堂無益無策者也堂崇錄屈膝請和知廟
事官柄庭謀幸有李綱入來方成朝廷朱子謂
來方成宗澤全城以待車駕肩背雖失大事記
朝廷背物克復有基而汪黃二姦肆浮雲以郵
日月陸賈新語邪臣之蔽賢竟致苗劉二豎圖

不軌以易天綱中興本末苗傳劉正茂國不軌
太上賴張韓諸臣勤王之師而奏功洗日勤王
之師一至洗六龍反正其向關六龍反正勤王
日之功立奏六龍反正其向關六龍反正勤王
幸金兵哨騎忽忽劉漢羣盜所在遙起而帝正
馬南渡萬言書金騎乘虛直搗行羈樓山海談
云羈樓山海又不得已而分地與盜以羈樓海
分地以紓旦夕之急不都川陝不都荆襄不都
建康不都淮揚而作廟于臨安金來則金之
捷錄大成 卷三 南宋 五
金去則盜之地而金天分中原之地以帝劉豫
豫叛降金金立為是帝固處小朝廷以求活也
胡澹庵封事安能春秋書鄭棄其師而况棄
小朝廷以求活乎春秋書鄭棄其師而况棄
天下乎春秋書鄭棄其師而况棄
而秦檜北還反一意撻辣即君鶴林王露洪忠
意檜大恨之帝曰檜過人朕得之喜而不無
喜得一佳士既聞之帝后消息又得一佳士
也而銳意信和如或酬之經金湯恐囑於謀圖

五帛聯翩於遠颺史以中虜之欲第不知彼之
 欲和者長我邪愛我邪抑款我邪
 我邪特自變故以來至和議者屠腐齒落漢文舌
 敵耳聾不見成功書秦而况次師江北軍數
 十萬帝自將禦金次于平則
 和議之與治兵其效可槩見者李綱北軍敵大
 萬震怖不敢南下則和議金以和愚求槍以和
 愚帝帝以和自愚朱子曰金始終以和愚而
 變數六載卷三南宋
 國又飲兵以待和趙子延曰金人講和以岳飛
 世忠克復之距如以水投石古文其言也如以
 皆不見報而甘受其詔諭之名甘忍其江南之
號金以張通古為江南詔諭使
 之約僅得河南之境教文上許開懷刺之期大
 境土歸我與國無命而即為之寢兵戰諸將又
 為之貢歲幣銀絹二十萬兩匹又為之備藩方帝上金
 日既蒙恩造許萬壽方又為之害忠勇發岳
 世世子孫謹守臣節

帝後宮
 百餘人
 子之心
 此美夫
 詩其實
 英須有
 而二帝
 程史帝
 飲廟泥
 恣伯麟
 時抗節
 請集與
 國小智
 身國天
 捷錄大
 姦臣在
 也未有
 臣在內
 汴去有
 臣在內
 檜勢不
 文曰天
 於之猶
 獨步漢
 銅六帝
 而假其
 斷化之
 姦臣之
 同同於

十年之
 方飛日
 力廢于
 一且十
 廢千三
 字獄惜
 世忠飛
 其有槍
 忠曰飛
 子雲與
 張惡書
 雖不明
 其忠事
 體

英須有
 而二帝
 程史帝
 飲廟泥
 恣伯麟
 時抗節
 請集與
 國小智
 身國天
 捷錄大
 姦臣在
 也未有
 臣在內
 汴去有
 臣在內
 檜勢不
 文曰天
 於之猶
 獨步漢
 銅六帝
 而假其
 斷化之
 姦臣之
 同同於

十
 年
 之
 力
 飛
 日
 一
 且
 十
 廢
 千
 三
 字
 獄
 惜
 世
 忠
 飛
 其
 有
 槍
 忠
 曰
 飛
 子
 雲
 與
 張
 惡
 書
 雖
 不
 明
 其
 忠
 事
 體

英
 須
 有
 而
 二
 帝
 程
 史
 帝
 飲
 廟
 泥
 恣
 伯
 麟
 時
 抗
 節
 請
 集
 與
 國
 小
 智
 身
 國
 天
 捷
 錄
 大
 姦
 臣
 在
 也
 未
 有
 臣
 在
 內
 汴
 去
 有
 臣
 在
 內
 檜
 勢
 不
 文
 曰
 天
 於
 之
 猶
 獨
 步
 漢
 銅
 六
 帝
 而
 假
 其
 斷
 化
 之
 姦
 臣
 之
 同
 同
 於

十
 年
 之
 力
 飛
 日
 一
 且
 十
 廢
 千
 三
 字
 獄
 惜
 世
 忠
 飛
 其
 有
 槍
 忠
 曰
 飛
 子
 雲
 與
 張
 惡
 書
 雖
 不
 明
 其
 忠
 事
 體

英
 須
 有
 而
 二
 帝
 程
 史
 帝
 飲
 廟
 泥
 恣
 伯
 麟
 時
 抗
 節
 請
 集
 與
 國
 小
 智
 身
 國
 天
 捷
 錄
 大
 姦
 臣
 在
 也
 未
 有
 臣
 在
 內
 汴
 去
 有
 臣
 在
 內
 檜
 勢
 不
 文
 曰
 天
 於
 之
 猶
 獨
 步
 漢
 銅
 六
 帝
 而
 假
 其
 斷
 化
 之
 姦
 臣
 之
 同
 同
 於

十
 年
 之
 力
 飛
 日
 一
 且
 十
 廢
 千
 三
 字
 獄
 惜
 世
 忠
 飛
 其
 有
 槍
 忠
 曰
 飛
 子
 雲
 與
 張
 惡
 書
 雖
 不
 明
 其
 忠
 事
 體

英
 須
 有
 而
 二
 帝
 程
 史
 帝
 飲
 廟
 泥
 恣
 伯
 麟
 時
 抗
 節
 請
 集
 與
 國
 小
 智
 身
 國
 天
 捷
 錄
 大
 姦
 臣
 在
 也
 未
 有
 臣
 在
 內
 汴
 去
 有
 臣
 在
 內
 檜
 勢
 不
 文
 曰
 天
 於
 之
 猶
 獨
 步
 漢
 銅
 六
 帝
 而
 假
 其
 斷
 化
 之
 姦
 臣
 之
 同
 同
 於

十
 年
 之
 力
 飛
 日
 一
 且
 十
 廢
 千
 三
 字
 獄
 惜
 世
 忠
 飛
 其
 有
 槍
 忠
 曰
 飛
 子
 雲
 與
 張
 惡
 書
 雖
 不
 明
 其
 忠
 事
 體

英
 須
 有
 而
 二
 帝
 程
 史
 帝
 飲
 廟
 泥
 恣
 伯
 麟
 時
 抗
 節
 請
 集
 與
 國
 小
 智
 身
 國
 天
 捷
 錄
 大
 姦
 臣
 在
 也
 未
 有
 臣
 在
 內
 汴
 去
 有
 臣
 在
 內
 檜
 勢
 不
 文
 曰
 天
 於
 之
 猶
 獨
 步
 漢
 銅
 六
 帝
 而
 假
 其
 斷
 化
 之
 姦
 臣
 之
 同
 同
 於

十
 年
 之
 力
 飛
 日
 一
 且
 十
 廢
 千
 三
 字
 獄
 惜
 世
 忠
 飛
 其
 有
 槍
 忠
 曰
 飛
 子
 雲
 與
 張
 惡
 書
 雖
 不
 明
 其
 忠
 事
 體

英
 須
 有
 而
 二
 帝
 程
 史
 帝
 飲
 廟
 泥
 恣
 伯
 麟
 時
 抗
 節
 請
 集
 與
 國
 小
 智
 身
 國
 天
 捷
 錄
 大
 姦
 臣
 在
 也
 未
 有
 臣
 在
 內
 汴
 去
 有
 臣
 在
 內
 檜
 勢
 不
 文
 曰
 天
 於
 之
 猶
 獨
 步
 漢
 銅
 六
 帝
 而
 假
 其
 斷
 化
 之
 姦
 臣
 之
 同
 同
 於

十
 年
 之
 力
 飛
 日
 一
 且
 十
 廢
 千
 三
 字
 獄
 惜
 世
 忠
 飛
 其
 有
 槍
 忠
 曰
 飛
 子
 雲
 與
 張
 惡
 書

與當國增乃樞密兄王嘏之子蓋賊肥音大於
 股韓非子曰趙走帝遵金約首相母易中典本
 金歸金難以家屬投槍除相力主和十九載輔國
 議金使通好有母易首相之約
 專政而二百年列聖之貽誅掃地盡矣秦檜史論
 十九載輔國而專政亘古無矣不幸天網疎漏
 腰領誤全杜氏生之耶謀掃地盡矣
 甫之斲棺請劍下斃唐室未聞林甫之斲棺不
 亦失刑之甚乎和議之說方行而金猜百狀朝

美

秦田一有成而卒能祀夏成而卒能祀夏
 康有田一成以收夏黍於足是夏有黍一旅高宗有江南之
 人以收夏黍於足是夏有黍一旅
 范增山樵雜錄金劉劭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
 為我擒如飛者所謂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使
 江南之范增乎有中興之名將韓世忠等使其
 禮敦信以盟好為權宜還將練突以攻守為實

趙萬壽
狀請進
行使節
安天下
安天下
安天下

小人不可
能長遠
能入建
少事
意深
意深

州年城府尹曰女病風疾心邪祖秦曰若悠悠
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
風塵靡靡俗清汾消歇濁滓橫流古文山有
若許及之之由寶屈膝者及之諸事促胃二年
覺風塵促胃生辰及之後至閩人掩關拒之門
聞轉未及開離迷倒復而入謂之由寶過書山
政政有若趙師舜宅之大吹雞鳴者莊顏竹籬
草舍曰此真田舍間氣象但欠犬吠雞鳴有若陳
鳴耳俄而聞犬聲薄叢視之乃師舜也
自強之稱恩主恩父者自強每稱從父有若程
松之以賤名達鈞聽者松獻美於從父有若程
捷錄六戊 卷三南宋 空三

日欲使賤名有若蘇師旦之昵為腹心者師旦
常達鈞聽耳有若蘇師旦之昵為腹心者師旦
胃腹自斗食以上國策自斗食以上及王左至
宰執侍從臺諫藩閫皆出自門廡營營然若飛
蛾之投夜燭種種然若蒼蠅之觸曉驢譚子天子
孤立於上而國事日非矣噫邊鄙告寧則朝堂
生故庸人擾事千孔百出不至於極敗大壞則
不已吾於是而益信敵國外患入主之繩約也
史品藻敵國外既以內安為厭常則必以外

聖人必遠
聖而大
以權生
伊之

修賢不自
度而求金
皆之以曰
首禍之臣
地疾雷不
勢去禍來
不虞之患
而疾雷不
不虞之患
不虞之患

藥為快意於是以中國有必伸之理匹夫無不
報之仇而下詔伐金報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
不報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金羣臣防
之仇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金羣臣防
理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金羣臣防
餘年民不知兵不可而傷於躁動輕啟其端華
國柄輕收兵端吁吁金之仇刻骨不可忘宋
之恨沒齒不能酒孰謂金之不當伐哉惜此詔
不見於紹興之前辛稼軒云使此詔見於紹興
不形於淳熙之際而出於侂冑之手以故羽
捷錄六戊 卷三南宋 六

檄日奏金人無戰不衄水心蜀口江淮之民血
丹原野膚鏹鋒刃文靜檄日奏金人無戰不衄水心蜀口江淮之民血
相然後求和於金金人求首禍之臣丘岳以舊
首禍之臣乃可軍前函首送太師以易淮陝侵
地疾雷不及掩耳卒電不能瞑目六輯謂一且
勢去禍來猶雷之震耳電倅冑之伐金者乃自
之嫌日疾速不能避矣
伐也君子謂南渡後一壞於紹興之秦再壞於
開禧之韓呂中作國史壞於紹興之秦再壞於
於紹興之秦再壞於

金寶足 足惜命新 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首蓋
其心之 亦孔之醜矣 詩值蒙古 元太祖張本與世為
國之 亦孔之醜矣 詩值蒙古 元太祖張本與世為
國之 亦孔之醜矣 詩值蒙古 元太祖張本與世為

宗理

於嘉定 不其然與然自倖胄之罪而言斲棺梟
首之慘未足償自息兵之利而言姦究已斃之
首何足惜王楙持書來求函倖胄首以贖淮南
而亦足惜自中國之體統而言則社稷首蓋
其心之 亦孔之醜矣 詩值蒙古 元太祖張本與世為
國之 亦孔之醜矣 詩值蒙古 元太祖張本與世為
國之 亦孔之醜矣 詩值蒙古 元太祖張本與世為

卷三南宋

全五

建寧夫人 四木當途 薛極與胡榮源子建超三
目為三四 陳大方胡大目與丁大六君子違竄
大不同除 全同除人目為三六六君子違竄
太學生陳宜中黃鑑林則祖晉惟劉敦宗開
六人上書攻丁大全竄于建州號為六君子
馬丁當國勢將止而不悟 天藥用事有無名子
馬丁當國勢將止而不悟 天藥用事有無名子
馬丁當國勢將止而不悟 天藥用事有無名子
馬丁當國勢將止而不悟 天藥用事有無名子
馬丁當國勢將止而不悟 天藥用事有無名子

卷三南宋

全六

論者謂宋之亡由於此
獨松關守將殺者
賢而不
如相與
建康之
土地已
入元人
權中矣
四行
殺君子
殺者不

魏錄下

宗編

臂之拒走輪虞物志臂欲獲廢座而張兎豎
音嗟哉物理論欲定天下而由是江淮諸軍
望風唯唯元兵所涉到處平夷伯顏詩首經
到處悉平矣據頭不帶江伯顏詩首經
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伯顏詩首經
文天祥起兵勤王李市伯顏詩首經
建康已扼其吭抗音而有之伯顏詩首經
庶僚叛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伯顏詩首經
之緒猶踐薄冰以待白日伯顏詩首經
魏錄元戊 卷三南宋 年一
抱羽毛以赴烈火韓詩外傳抱羽毛而謀國者
當如衆鎗之叢體綱目烈火入則焦也
心撥百前為權宜之計而反執戮行人於獨松
背負芒刺焉伯顏詩首經
開以撥之怒焉伯顏詩首經
百州天祥詩首經
石三宮與元俱北江河破碎天祥詩首經
擇持餘燼未寒二王伯顏詩首經
王天祥世傳壯心填海苦膽憂天文山指南錄

周帝

苦膽為而帝拊越海島惟魚鼈是見越帝前廟
夢天
宗一子尚在陸秀夫立之秀夫在乃立衛王
寄乾坤於水上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人樂南人愁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為楚歌樂浮疑流血雄雄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血浮疑流血雄雄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耳葬江魚腹中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三百二十年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在否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何處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靈波濤不作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作一洗而空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復存趙祀矣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下于小兒亦失於小兒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得天下于小兒亦失於小兒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于小兒其道如此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以至誠待蒞文山集杜詩元人歡宋人怨北

於遼肉於金以於元而受禍爲最酷何哉議者
 曰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元人造
宋史表
 意者其然乎曰然

書錄六氏 卷三南宋

主

漢唐宋總論

夏商而後諱有道之長而享曆綿永者莫過於
 周其後裂而爲七分而爲三迭而爲五呂頤廟
 牛易馬與夫朝併莫析彼君此臣紛紛若歲餘
 之間無容喙矣由周而後疑命之久者又莫過
 於漢唐宋而要之制度之創也世殊規模之建
 也代異又不可以不考也何也斷蛇奮旅秦苛
 歟矣漢高祖晉陽舉旌隋惡除矣唐高祖而攘位於
 孤寡宋太祖曹馬之狐媚焉耳南陽舉事東都烈
 矣光武重武返旆舊物收矣肅宗而依栖於陸
 安高宗晉元之江左焉耳單于來朝蠻裔率服
 矣漢中興王會有固胡越一家矣唐而俘肉於金元
 宋懷愍之臣敵焉耳漢唐豈宋所敢仰窺哉然
 觀家法所立之最善則彼雜霸雜裔之治漢治
雜霸
宋治
雜裔
 治尚稅政也觀高宋英宗曹宋仁宗何宋神宗孟宋哲宗
 之稱賢則彼呂氏漢武氏唐之禍陽牝雞也

晉書北周
山府後漢
外史之漢
唐和世傳
鮮艷歷
治不修其
外而修其
六經文館
三制三策
之聖其德
王之遠矣
較之宋之
家法母君
與丁卯之
文歷結實
世君治之
策者也

對語分羹祖漢高手刃同氣宗唐太何如遊母后之

教者之為厚祖宋太六經表章僊為美談漢武文

三變文義傳高祖太宗特繙章繪句王楊為

正元周鄭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號稱復古

又何如文星聚丁卯以兆伊洛湖關之學者為

正賦哉宋故雖七制詳漢迭承大綱允正漢三

宗唐太宗德繼美萬目以張而終不若致治

之正凡八條事觀事長治內外如許將所謂遠

建錄大成卷三總論主

過漢唐者也宋嗟夫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治

漢唐宋之治豈真不可為夏商周哉用非其人

治有時而敝耳故漢以節義是矣而激烈風成

唐以紀綱是矣而威令不肅宋以忠厚廉恥是

矣而懦與軟音弗振由此以治而亦由此以敝由

此以興而亦由此以亡法則是而人則非也君

人者能起敝以維風更化以善治則四皇不足

五帝不足六而古治復矣

卷終

新鐫增定元歷朝提錄大成卷四

東海綿真居 隆編著

雲間眉公陳繼儒較閱

附元略

元之先居烏栢山世爲蒙古部長宋開禧二

年奇渥溫姓元鐵木真始稱帝於幹難滅西夏

取燕南是爲元太祖一傳而太宗窩闊台滅

金四傳太宗傳定宗而世祖忽必烈滅宋一

提錄大成卷四元略

統華裔建有天下之號曰元繼世之君成宗

善守武宗喜更仁宗恭儉英宗剛決茲四君

者蓋猶有世祖之遺烈焉自是而後泰定不

臣鐵失弒英宗泰明宗不終初帝封周王泰

木兒謀逆迎懷王即位即文宗明宗之弟也

文宗遣使迎帝即位立文宗爲皇太子未半

年帝宴皇太子及諸王大臣於行文宗不弟

駭忽暴祖人以爲文宗弒之云上見寧宗不承在位順帝沈荒尚帝中原撤

荒天厭其德高帝中原撤實大厭

皇祖恢復中華高帝中原撤當降聖人而元主

北去戊申明太祖兵至通州元主夜中國

之正統歸於

明矣傳世僅十十年不百其間臣弒君泰定

第醜兄文子烝父妾祖臣娶主后取泰定后

爲夫朝廷污穢貴戚宣淫三綱淪九法數四

靈變色八墳摧心一統六字間純陰用事靡

復一線之陽外史志卽有寸長何足錄也

元主姓各謚號

太祖姓奇渥溫氏名鐵木真蒙古部長者速

河在位二十三年壽六十六歲曰承天

太宗壽五十六歲曰英文皇帝廟號太宗

定宗名貴孫太宗第二子在位三年

憲宗名蒙哥貴宗德虛長子太祖孫也在位

宗右四世共歷四十八年

元帝謚號

世祖	諱忽必烈憲宗同母弟也滅宋而混一
成宗	諱鐵穆魯世祖之孫太祖真金第三子
武宗	諱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在
仁宗	諱愛育黎拔力八達順宗次子武宗同
英宗	諱碩穆八剌仁宗嫡子在位四年為御
泰定帝	諱也先帖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
明宗	諱和世武宗長子初封周王出鎮雲

文宗

帝皇

寧宗	諱懿璘質班明宗次子初封郡王及文
順帝	諱妥懽帖木兒明宗長
明兵入京城遂走於應昌府後一年疾崩太	
祖皇帝以其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	
賜廟號曰順帝壽五十二而元亡矣	
太祖	太宗 定宗 憲宗
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宗 明宗 文宗
寧宗	順帝
右自太祖至順帝共十四世歷一百六十	
三年半	

總論上

祖太

皇皇鉅宋八葉重光真德秀十三傳而嘉王受禪史宗內禪登大寶仁柔之質說義昏闇
 弗聰侂冑彌達弄國柄於權臣之手前不明制
 史彌遠金人歲擾疆場烽燧不息蒙古部長
 元始祖母曰阿蘭察居北漠優有光明驪廢一
 孔三子季曰李綱又兄狀貌奇偉沉熟寡言千
 孫蕃盛不相統緒各自為部至九世奇渥溫人
 姓也連該生太祖名稱也該攻落兒部獲其
 三字鐵木真太長鐵木真歸而生太祖因以名
 提錄大旗卷四元朝
 馬志武深沉大略用兵如神晏氏任撥里班曲
 功也為里班曲律師忽赤老溫元主而出
 律為里班曲律師中國所稱四傑也
 將入相得良佐用刑律楚材楚材本遼東人
 宋約元以古台丞後之子也任金中樞行省員外郎中
 改命後左右以儒學問而文事武備有能臣長戟自萬
 之師驍勁弩良弓之勢千軍萬馬走其部衆後
 勃等之勢勃悍戈於答蘭赤烏潰走其部衆後

宗太

歸於族人赤烏部赤烏合七部人三項攻
 班朱思之野既揚標於乃蠻可汗赤
 赤烏等敗去既揚標於乃蠻可汗赤
 寒敗誅初乃蠻部長大陽可汗心忌太祖之盛
 汗戰○世祖功德日盛諸部皆慕義來降通
 赫赫炎炎已為天命人心所係屬矣秋即位之
 後先征西夏克靈州夏王出大取燕南三年滅
 部下金府陷金州四年侵金遂稱帝于幹
 南宮而角音端一見即日班師元王一厥處形
 提錄大旗卷四元朝
 王即日深慮雄心野語不亦夷首之僅見耶一
 傳而窩濶台即位遷太祖遺命太祖死時見耶一
 城山北限大河難以遠破宋金世仇直破宋金世仇
 於宋我下兵營直據以遠破宋金世仇直破宋金世仇
 美太宗如其命特太弟術赤舅約宋滅金遂
 英雄兵而百年速寇已扼其吭而有之伯顏代
 年通敵已薄汴京而營旗排遷金主歸德府待
 北戰白公而乘與夜走金主歸德府待

御不知翼日諸○按書法奔者危詞○金○
軍聞和遂大潰○也敗者陳阿也○天子放
乘輿曰迨至蔡州城破而女直百年之祀一旦
殄矣女直既滅辱亡齒寒○金主曰元滅國四十
餘年以及西夏夏亡及我我亡因陳蔡之盟敗元
侯將及宋宋亡西夏亡自然之理○陳蔡之盟敗元
今其策而金定盟分陳蔡為界南歸宋西北歸元會宋爭
自滅其亡○河南地元使于招來曰何為而敗盟地自見
也○漢開道無駸駸乎有飲馬長江之志矣○乃
寧日矣

侵唐鄧拔郢州擾興沔瞰樊襄西北中原聲歸
版籍有天下三分之二矣○犀金侮宋大原先圖
捷象大成○卷四元朝

奈何晚年雄心漸衰慾志消流○楚材雖極力
助勤不能挽淪胥之溺志窩洞台○太宗死六皇
后馬真氏○古納貪五年稱制之柄○太平稱義食
柄奪六王南面之權○史法度不一中外離心諸
部屬自相戰攻而國家之政從茲大壞○史嗟嗟
秦晉鄭宋燕趙之區古所稱中州地也堂堂中
州盡隸蒙古○丘仲而華人射利馳騰者○州集又
且受制一胡頰○微直業藉於夷亦且男統於

宗定○史○世道至此何等特哉○嗣主昏庸不綱○王華
兼避凶屯之運○何學記運○委政太后任用嬖臣

諸王諸部益肆誅求驕驕聯絡晝夜弗休○外人
不聊生而太宗之政衰矣○貴由既沒太后復當
國聽政○錦○緣諸王不服遂立憲宗踐祚之日
修政立事○分封諸王○以漢地分封○委任太弟○
忽必烈憲宗命開府諸王宗屬○按察州
蒙古漢地民戶事封以關中河南地○之域東
有函谷關南有驍武關西有散關北有蕭關居
回關之中故曰關中奏置內史以領之今西安

捷象大成○卷四元朝
府是○滅宴樂惡侈靡○斷平服數國雄警諸夷○
○附都○都善○思蠻○羅羅斯○阿角○附
○附○大理○安南○高麗○吐蕃○回鶻○交
○印○郭氏○安氏○公明○明下服而有恩○
○印○郭氏○安氏○公明○明下服而有恩○

中興賢君也○中官重去聲調○惜也○醋信下○
好聖親下○之衡凡行○馳嗜敗獵○通禁鋼失烈
事必達叩之殆無虛口○賜死定宗后○以服機賜死徒
門干沒股赤○賜死定宗后○以服機賜死徒
諸王及太宗六后於邊○失烈門○爭國懷仇必
致之死地○其慘刻小恩則非人君之道也得

正天年而死幸矣

韃靼以酋虜御羣胡雖行世及殊忽元良以改

神謨以虛謂不可久虛儲嗣不定辨都憲宗

王吉可先桓廟而死寧宗敬諸王竊竊

覬覦之心匪一日矣故阿里不哥世祖據和林

而自立黨燕帥以為援初阿里不哥開憲宗死

腹心易置將佐聚兵燕雲與六盤澤都和

阿藍答兒相表裏聞帝即位發兵拒命而到大

平忽魯據為謀為變希向非天啟真人本土

捷錄大成卷四元朝九

敗走帝討阿里不哥則先皇毋弟幾不能撫

有社稷開龍既平平內難克清忽必烈以太

祖嫡孫為長為賢始順與情而登大寶即位

長止子一人於足信願與情勉登大寶求以御極

之初知人善任斷安童為相二十一歲為右

伯顏典兵攻城掠地斬將奪旗二百州稍首

迎降文文山掃地山河二十萬軍蔽江而下

丁家州而趙氏三百二十年社稷黃由一

戰敗趙而趙氏三百二十年社稷黃由一

道曰宋歷三已歸其掌據矣宋運告終遂承正

統體乾元以立號華蒙古韃靼之稱建中統以

表年易紅羊白馬之紀欽若昊天書經則制

運天儀命郭守董正百僚則協官定制史置贊

善以翼太子為贊善設成均以育英賢為祭酒

窮河源而地脉審矣禁鞭背而仁愛篤矣配罪

人淘金而民命存矣帝曰因非羣羊豈可遠殺

耶悉配累勳善政史臣雖不克純法八世書

捷錄大成卷四元朝十

五帝也亦庶幾致治熙隆史臣青雲浮治榮

光塞河上書夷狄之盛隻古無兩哉世說新語

所恨者淫污宸極朱文公詩座旁穢瀆門

悉亂諸毋猶然冒頓之汚風呂尊崇胡僧

未純周孔之正教官制雖定尚循違魯之名章

服雖頒雜用闕帝之飾何氏安樂之軍堂置矣

託戎軍還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創死塞途

托戎軍還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創死塞途

托戎軍還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創死塞途

托戎軍還每四十五里立安樂堂創死塞途

真可錄
其可錄
則有錄

唐李集無大業連鐵征討鑿盾銘而錢鑄蒙塵
勸民無失錢鏹
詩錢鏹田器也發倉稽陵截理宗首從百箇嗣
錢鏹出錢鏹
兩錢取寶珍戒首爲依器至痛暴先朝之遺
明太祖王八弟始命鑑之舊穴元帥與分江南
洛音格七五八九七需十萬大元帥與分江南

有銀不處

...

10

帝尚當錄補世祖此行是以舉古罪浮始皇
山論世祖貶聖之通天之過尚能追哉且五奸
罪浮于始皇矣
並用而元氣索○史斷阿合馬○盧世榮○桑哥
家○四帥齊興而神氣衰○相吾答兒○阿答魯
元氣○四費出征滅城一時並擊無日本征
至漢○四費不費民甚苦之盜賊並起
征衛資○積漲東洋之水○十萬餘人征日本悉交
征屢擊尸僵高戰骨之山○死島逆命元人屢討
斥派魂旒城窟○征魂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以
之水淨關高戰骨之山

•

故民不聊生江南之盜賊竊起註見 中山狂人
 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有○京師有中山薛保任
 數千人欲叛文丞相○上匿名書告薛反恭
 亂後伏誅○建寧總管建寧路總管黃善反恭
 定勇士真定民劉驥兒別號劉軍後討之幸
 廣西○以爲異謀不軌事覺于市而開貴
 廣之○以恩民誦作稱牛福于子而
 廣浙之間紛紛鼠竊漳州賊陳慶察○寶州苗
 楊樹龍○建昌太平之處在在得興大也
 建昌賊丘元○太平賊葉猶恬不知怪而復崔
 太五○蔡州賊葉萬五
 進錄大成卷四元朝
 或之直諫或言江南盜賊擡起皆因拘狗手造
 縱哈刺之淫刑既於威勢狠之性元朝秘史
 著自俱蹤白鹿相踞而○文喜於誅戮併先屢
 住二十五世道生太祖○古喜於誅戮併先屢
 戰屠艾也斬○哀相曰國兵入蜀利人無限城
 ○太宗以法殺金丁財而碟置裂生靈者計之
 古賊裂則元取天下不知殺人幾許矣拾遺元
 西實印位至世祖已那殺漢通計幾人一千八
 內四十二萬有奇乃本兵敵兵並屠戮都國城
 殺者不與是帝開基殉業北雄才大略之

宗成

君德通而樹徽開端綱胎變稔禍之主也錫林青

史遺汚使人至今快快哉詳紀成帝襲治平之

業端拱化成實錄初膺首下選官嚴實之令猗

與哉殿最明黜陟當也兼以文教是遵僧尼是

汰賦稅是減親行釋奠于先師遍賜布帛于高

年存問鰥寡孤獨真止戈成大定興文繼明主

故河清三日蘭州河清三日瑞顯禎符

不幸末年連歲疫疾史皇綱治紀難以耗體總

捷錄六處卷四元朝

其成內決宮闕外委大臣史沈于諂諛之詞牽

以帷牆之制鄒陽而海嶠小夷萬里遼絕日事

窮討致盤氣相感盤古天垂異地吐妖星變者

地早蝗類者八赤子陷危雄寇叢起其不至廢

壓者去世祖未達成憲具存耳噫小人勿用經

哲頌傾城詩真景思永鏡黼座明箴哉武宗承

位性喜紛更改法經制而至元大德之政半非

其舊飲三日而地震者六屢殺而疫癘者繁使

宗成之罪

陝山多門
其來生於
陝西不修
本寺金莊
夫人於
反者不無

宗成

百姓渾叨磨才鄧天而靡所控新猶不知惡懼

循者豈所謂敬天勤民不戢帝離于所可取者

容言受諫美聖德全所書王之美德帝整手即

可貴音世也不然枯樹當兩斧之斷古丞相阿沙

之味不知御萬全之福不知愛建葉是姓

猶是就猶兩斧伐枯樹未耳不顧付者幸喜日

非卿就蹶踣上賞之恩帝命賜之臣鈔日

蹶踣而受上賞則奇淫日進賈阿沙不花課日以

者日退矣臣死不敢奉詔乃止蹈軀損德豈

淺抄抑

捷錄大成卷四元朝

自成宗違豫日久政出中宮通諸奸臣刻辰舊

童陰圖不軌安西王阿難答與左丞相阿忽台

非愛育黎仁宗等清燕宮闈亂朝廷陰謀不軌

王社稷且飄飄名血刃人庭舉義旌以清妖孽永

難主可謂賢賢譽日聳迫正位宸極首戮權奸諶

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殛放虛脫三

奴南以其愛亂王熙○杖忙哥缺虛三○脫三

三聖行
雖遠來
不遠之
哀之能
之非六
之以者

因案
故案
主

宗

望民疫而引罪於已旋瑞昭六山之祥京師疫已顯日釋罪人俾勿絕廟祀侯善兒第五人不幸而有足事釋棺輕者一生死帝曰彼一杖而出之仲養父母不絕其祀則仁及窮民感風寒令遍賜帛錢則恩加遠域風雪苦寒帝其宗戚昆弟遠近咸通及不勝禁遊畋止征伐遠封殖飛奢靡史臣以故邊亭滅烽燧者垂十餘年贊○終帝王之曆惟都南美哉仁宗真仁慈恭儉主耶而况仁厚有餘剛斷非不足贊故雄驛馬問衛士帝出見衛士有敵衣前駐馬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帝曰成守邊鎗論十五法不貫於老羸臣奏曰臣等死臨刑更泣死乞骸骨帝曰此雖齋戒禮菩薩外而權不假于皇婦大長公主祥哥剌吉作佛事釋全宰府從不花切還獄鉤惡雄威凜凜霜肅而仁慈雅意請請春融史所可怪者官以俸求罪用賄免疲神探釋典叢匪幾則胡以說焉英宗至孝夫

子旦年
無幾於父

成父大漸而憂形於色史居喪遵禮歌弭寢苦哀哀骨立時切思成贊之想詩經綏○秘史而不改父臣不更父政帝喪失烈門請更朝官帝曰此豈除○也誅新政官時耶且先帝舊臣宜輕動○諫行新政政毋得遠爾更張善○上見通鑑不曲國法失藍坐法當杖太后命答之下見史譚不曲國法失不可法者天下之公豈宜私徇○音委不納珍奇有進七寶帶英英明睿誰能及之嗣承鉅業往論且敬禮儒臣開筵納誨每退食必延儒捷錄大成卷四元朝十日食咎已敬天勤民史涵養浩之直帝居喪夕張燈張希孟力諫燭世延之忠錄世延兒私致之死帝曰朕素洞完者不花之隱復不花奏開世迎忠良什之洞完者不花之隱復不花奏散所得官田為多帝曰阿散帝正卿船○相復歸情而報復乃金錄銷骨撓虎驅山之輩蕩然之也見歸于錄銷骨撓虎驅山之輩蕩然一清無朝廷盛矣故至治之際號稱得人而良相如拜佐者二勳步武魯祖本華家佐太祖祖無世胃其賢如此真步三畏警心拜任曰陛下武二熱有光乃朝多矣委臣曰大臣

禮稱臣
可與
亦不可
禮稱臣
可與
亦不可

史臺而
兵太阿
之柄已
倒持而
授人
手矣尚
能禁其
不

泰
定
宗

臣所畏者三畏神宗畏天下事見直情高
宋盡畏年少不克負荷無以無事見
致真足以動義氣而許雄心文明良合德太平
以臻四年間天下晏然遐夷來賓固一時之盛
乎奈何造佛寺而直臣帝道齊安山佛寺
之釀妖僧之構亂志先俱以妖術作亂醜私定
而懷太后啟母氏之飲軼初仁宗諱立太子太
王翠臣遂據帝位太后不實見○詳老子刻
帝有叔然之色鬱鬱成疾而萌
海少恩雖欲不基殺身之禍得乎况失矢以御
提錄大成 卷四元朝 十七

御製
進以講
命起世
貞觀政
賑荒蠲
史臣且
提錄大成

當神器初膺即剪鋤奸逆等五人○文鑑春秋
大復仇之舉此行于理合矣英魂載目寧不悵
肅九閩乎英宗后赤制○外賊黨既清賢臣日
進以講說詩書為上規教諭元儲為首務臺臣
命起世延知經筵故大學衍義等書日交施續
貞觀政要諸集時接累恩遣使巡行詢問民瘼
賑荒蠲賦罷後省刑煥然文物斌斌風俗熙皞
史臣且揚采兒觀音保等皆正直忠臣不幸為
奸賊所戕力錄所述見專一旦得以昭雪存者
用死者贈諡俾鬱鬱冤魂復見青天白日詎
非夷元一賢主乎李謙等謝恩表鬱鬱冤魂
亦夷元之奈之何受佛法於帝師頌道經於宮
觀賜田鈔於天源詳通九五居尊自屈於沉冥
釋門之教初學記而妄敦戒業謬治清淨此觀
果能大乘發心圖覺經菩薩因此下廣度普愛
平運華經廣度諸衆生蓋襲蒙古之家法而通

祖父之愚耳○大一果報未收佛經普勝百姓賣兒貼煩者○通不知幾千萬人矣讀民貧僧富之疏○中書省奏疏可為悒悒長歎哉

總論下

自奸臣鉄木兒懷私固寵構○武宗慶兩宮朝廷中岌岌多事矣文帝以至親骨肉○逆諸播越

海南○文宗頼燕木帖兒謀舉義其○表

掃衆志○史而文宗始得立焉受命改元○華陽集

捷錄大成○卷四元朝

胡笳曲有負○天曆終屬甲辰君之謂司使

香山言陛下生年紀號正典之合○此實受命之

俟大兄以遂固讓○改元奈何權臣倒刺沙乘

機煽禍○炎惑上都諸王臣○史致其犯畿關矢及

皇廷○雖王禪賜死字羅被擒○御史而震動京師

驛驛陵廟○斷推厥厥始孰非仁宗私位奸臣弄

權俾儲嗣不定所致哉○初武宗傳位于弟仁宗

鉄木迭兒欲固位取○約以次僧胡宗時丞相

英宗諸明文而出之○雲南海南居位數旬北漢

之迎請○冠蓋相望諸王勸駕周王始發南征○行

也而真天子自北來矣○通和寧即位王即位

宗明

是為明宗觀其重言官而慎風紀○諸王即位

更遷○王宗之舊鉅政總太子之裁○立文宗諭

太弟以為學○親賢激大臣以敗名壞德許通恠

恠默然○心諸然友愛之情豈事詩書○刺拉同氣

者倫○費外史惜天不永年○半載晏駕而文宗復

宗文

即位焉欽遵哲訓○確守佳談以方冊之宏給

捷錄大成○卷四元朝

為太平之要理也○史臣而三時輔治之臣如○規

養浩○濟南人歷仕三朝○范梈清江人○四任風憲

諸君子文學與政事兼優○文中威被○藏而翅

豆興六興陳而九刑○盾失崔朝○何自刃摧鋒千

草澤黃烟橫○焞于蕭牆尊錦鼠竊之徒致勤天

子之憂○刺白兵起○武安兵起帝開○旁願請

后妃○弘利長笑曰○此草所謂朝廷清明○亭障

草謚之時○目網顧小警○雖虞而大變未成者則

願帝○帝願帝○帝

主使○帝

人前通
此通
公買此
太恩

三亦以燒紅巾賊作亂煽妖州人劉福通以
齊衆起紅巾賊作亂煽妖州人劉福通以
統日紅巾以至山東河南之境魯益肩江
江北之濱殺掠無忌以上諸府皆起兵此
等俱赤子弄兵州郡雲擾中原奔爲盜區矣文古
尚不思砥躬礪行自後於心而修志淫
巧窮慾奇史術行演操運氣之所覽演操兄
法講言大舞位天魔帝以宮女十六人連湯龍
丹往來遊戲舟荒航淫樂船萬乘而苦天下莊
龍象天崖卷四元明
捐百姓以奉一身政要道逆天亂是用長朝
故汴梁則兩血也蝗旱則薦臻也太白則屢
經天也太白少陰星上大將軍之象也春見
庚申太白金星出西宮伏西不得經天也過午
詩外傳大起許見天官書京師則地震山崩也
京師地震山崩也十九山崩天下地震者
○按山崩象地坤象也宜靜不宜動厚載不
多詳載于此而物怪人妖亡符發集矣怪人起
以紀世變

三
卷四元明

以故羣雄並起稱帝稱王齊切九州瓜分四國
後漢書分其國若翰林見據中原附友諒
狗湖廣方谷珍擅東浙張士誠拒姑蘇何真虎
視於廣東劉益賜張於遼陽神州鞠爲茂草赤
縣遠於長蛇後周書九垓爲墟州文四海鼎沸
策角迫其後曾不得片甲而禦傷焉而祖宗付
托之天下已危如累卵矣尚爾誇天命之有屬
下罪已之虛文豈不愚哉吁嗟禍亂之興天所
豈能大厥卷四元明
以開聖明也區區伯顏不花者猶欲以忠義中
大事死守枝梧綱何其暗于天命耶順帝之
啓悲泣不通鑑天詩林廣記青苗助伏兩
邑字他通鑑齊株株懼懼必必懼意
○至處走居庸走鼠窠沙漠得免于天誅
幸矣噫嘻夷釋之盛莫過于元曾未百年而社
稷剪焉傾覆子孫逃死不暇信乎中華有三不
可以圖荒久好也世爾蒙古紫色蛙聲餘分間

位。祗助聖明之。驅除耳。敢逼處此土。以爭正。明。

從錄大序

卷四元朔

五五九

增定歷朝捷錄大成

楚

周

郭中

鍾

惺續

雲開

陳繼儒訂

河太

自天限南北地界華戎駱丞歸天樞限南以來中外裁然振林即有埃意富強固未嘗爭

帝乾坤唐胡曾回嗟宋運之陽九北征天舟去

海胡騎敵江問集元以北起入至中國高皇帝

捷錄大成

明卷四

手

茫茫宇宙上珍下驥駱丞歸天樞一世之臣人而足

踐中土身為元民王鳳洲程策踐元而土者中

伏恨黃墟仰問蒼穹白樂天易其有極詩延至

順帝庸回無道秦惠王政多紕謬董仲舒宰臣

擅權伯顏有司布虐高皇帝天網滅而人理絕宋

顯用是汝穎斬黃福通壽輝山童之輩穎州劉

州徐寄輝樂城韓山童皆以颶起蜂飛駱賓王

紅巾為號起兵攻陷城池呼傳集衆開軍簡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王自

述然皆就于子女玉帛無撥亂救民之心陶安
諫言素傑並爭攻城屬邑志在于積糴稽天慶
女玉帛非真有撥亂救民之心班固人心
塵布地古文整無完極邪無遺室班固東人
痛憤紀過一日已天運循環中原氣盛高皇帝
九服徘徊三靈改卜功臣上帝於焉誕命於

如

高皇帝瑞麥頌命真

高皇帝之興也句容積果世之仁先朝居句容

登繁大業

明卷四

五

白濠州萃王者之氣時濠州有赤光標其祥異

香襲其室神光叶其夢陳太后夢神人麗藥光

帝帝生之夕赤光滿室土龍瞳鳳目神其相玄

符協契黃瑞涌出初以淮右布衣托跡

皇覺初帝托跡皇覺上境伽藍而倡義之志始

决帝居寺觀如藍首入濠城郭元帥納為館甥

帝入濠州見郭子興子興有徐兵權漸歸軍提

王馬公女為已女遂以娶帝

郭元帥部屬遂慨然欲征不義攘無德南山以

中山
十一人
才之盛
不教則
十車
五車
我輩
之云

退萬姓請命瑞麥乃收攬英雄以圖大事帝答
云若李韓公李善之轉輸振于蕭何徐獨公徐
之將略同於韓信劉誠意劉基之智計孫於張良
陶安識真王於尋常之中安見上壯貌謂李習
人也我輩宋濂贊帝業於搶攘之日濂贊
今有王矣宋濂贊帝業於搶攘之日濂贊
被寵眷常遇春負百戰不挫之雄傅友德奮臨
敵先登之勇以寡制衆有李文忠奉公守法有
鄧愈而廖永忠永安以誓力邁衆隨機應變有
湯和招降內附有沐英而馮國用國勝以智勇
過人二吳吳良有保障之勲守江陰防三俞建
征討之績俞廷玉三人葉琛章溢望寇一時
陳時號陳先生世傑大海節垂萬世孫士誠
陣戰金華苗軍振明明衆誌臣頑桓桓上將
死史出連彰而起河東以扇魏魏而顯翼翼
師固東夷考當時行師之績予錄所向戰克攻
略定遠飛降陽下米石入建康先定開

此題得人心根本

視湯武而無慙德。宋濂贊高皇帝猗與盛哉。登極之後。

地謂之曰此非不可起亭館臺榭定文武之科

弭專權也。以廷臣兼東宮之官。慮生嫌也。宗藩
 異處而不聚居。防作惡也。都督握兵而不調發。
 收兵權也。去封禪之名。今天下名山大川各稱本名不許封禪
 喪葬之樂。高原保官京師舊習乞一切禁止以厚風俗
 從之。昭典禮也。風憲必通經術。用法則除肉刑。重
 民命也。慎中官之選。而政事闕于宦官但令供酒掃司展登
 不令讀書。識字。監官有言及政事者。卽斥遣。遠羣小也。勤士馬之閱
 而邊王練兵嚴武備也。左克新在德華權泰州訓導門
 龜鼎大族。明卷四
 充新爲左贊善。紹興教授王俊華爲右贊善。而
 上曰朕所以左克新而右俊華者。重直諫也。而
 言路闢。禮牛諫樂陶凱。開禮樂二局徵天下耆儒完局
 而鴻藻蒞兩都賦鋪敘。老臣賜歸。風陽
 造第而功臣獲保全之賜。上謂諸將老欲保全之部各還鄉賜錢致
 其葦先望。崇理封侯。順帝賜諡。封元皇孫寶
 命退避而帝又以元主曰順天。而前代荷湮夷之
 恩詩經既有正冠臨蒞。日昃聽斷。星變求言。
 欽天監誦孔夷。正冠臨蒞。日昃聽斷。星變求言。
 軌上下詔求直言。亢旱步禱。天旱帝獨共鍾而

帝明天下
可及
特異
可及

省閱歷無逆之戒。書無逆篇于燕望朝裁成紫
宇大庇蒼黎。沙門維序上而裁成動用不藏規
模自別。基理唐主開至其論易論書貴文帝武
帝之獎。疏太宗真宗之失發固本安民之論啟
家國一理之思究明德之論闡執中之訓著漢
範之義揚觀心之誠睿心遠暢淵思遐通。薛士
太誥通訓大明律大明禮諸典世臣總錄稽制
一錄存心省躬昭鑒永鑒孝慈精誠消教諸錄
捷彙大成
明卷四
聖
日歷聖政閱江樓諸記大祀文新庵遊醉學士
歌諸製甘露時雪之論神龍丹芝之贊黃河良
馬之文萌賢敬忠之論義旣天悠詞仍海濶。大
若經古稱立三不朽。左傳太立德其次立功
聖祖其備之矣以故皇道炳煥帝載絳熙。張協
三十餘年握大象運洪鑪。楊燭益州文廟碑天
南通舜極北平堯柳。宋文帝有宅心六幽仰
德瑜地論叙斷管物義萬有宅心六幽仰
宅心飛龍在辰六幽於是伊德九夷八翟

七戎六蠻。唐高駘曰奉朝稱臣五十餘國玄化
所野。左思魏晨綿昭應山瀆效靈顏延之三月
甘露降慶雲載見。洪武四年甘露降于鍾山
年五色尺地寸天在在呈祥。歲貢川獻源源錫
雲見。社稷揚唐史臣雍容明盛非日功高萬古則日
得國之正日獨秉全智非日敬天勤民則日家
法之嚴日兵政有統抱茲全德以啟運將基廣
而不傾根深而不拔。千寶晉記基廣則與地作
捷彙大成
明卷四
賞與天比崇。揚雄傳與天比崇與日月
不息與斗維不忒。胡元寶崇躋躋王之造詩寧
有紀極乎哉。懿文太子早逝年二十四
帝采樂聞華降帝號仍稱懿文太子。建
文君以皇太孫嗣統卽位以來頒示直言詔舉
隱逸問疾若賞廉平黜貪墨賜高年贖鬻子減
田租詳皇明執謂非寬仁慈厚之主哉。孫學編
論日建文君黃子齊建見錯之策紫微神風
竟仁慈厚

潛駭陸雲不念太祖之遺體不可傷孝廉
之手足不可剪監御史韓福諷諸王親則太
叔父則陛下而諸藩以次削奪廢周王為庶子召齊
南代王于大荆州且日夜惟恐是圖北平為政
張信為北平都指揮獨任胸腹艾刈股肱曹阿
倫仁心不加于親戚惠臨不流嗚呼祖重訓梓
千枝葉猶艾刈肢斷少作梓材孫抱摘瓜之
之遺音周公以康叔獨在嗣後鳴呼祖重訓梓
臺唐黃瓜詞使瓜黃臺下熟子嫌嫩一摘
提鏡幾近明憲四

彼漢文皇帝撥彰之才足以排山嶽倒江
海亂冠子合天下于一者必有援安能撫心按
膽柳河鵲首繫頸就人之銜繼裁乃始統百蠻
預就我維時長安酒家占太平天子之氣象祖
召英琪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成祖易服嵩過
入拜琪一見即跪拜占其為太子天子壽週
佛寺識聲和尙之規模僧道衍遊嵩山詩遇
南乃爾邪他日劉秉忠策感守心天垂其象池
教誨滿上書言發孝守心北方飛燕上畿人
兵起大難在宗室中期在明年

按字彙原
再見於十

祖書朝廷於此謂宜選五部之材授三門之律

捷獵大敗 明卷四

南軍大敗
南軍之物
馬足可
爲失

以稱南北之勦敵願以子澄讓薦黃子澄薦而

舉十萬衆坑之一驕矜枝刻之李九江哉汝祖

將曰李九江驕矜枝刻且未嘗見兵臨淵血成

陣輒怯散野萬無付之是目說之也

川曝骸敵野建文書大事去矣黃子澄慟哭曰

大事去矣誤國罪隆萬乃策二子以謝燕秦齊

水不足贖誤國之罪

子澄手而榜諭千言刻印萬張傳諭數千言刻

外檄令至燕軍爲掩耳盜鈴之計陳建曰數

中密啟請將上

額掩耳盜鈴之計

盜鈴噫曾是而可間燕將士邪曾是而可眩

動其幾初建文中有道士歌于途曰漢高帝初

授已必王者之不次朝廷授密者命張信擒燕

不滅非兩所能擒也王信以告其母呂氏曰吾

在天靖廣孝曰飛龍在天從以風雨不旋旌旗雲

擾鋒矛林錯王仲宣火龍翻地軸鐵騎過天河

茅天芳寄淮南守轉梅穀詩有日縱橫北平取

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過天河

密雲下永平冀雄雞搏真定易若建瓴余軍所

祖書朝廷於此謂宜選五部之材授三門之律

上觀朝聘
令指訛辭
繕正新報
左僑顧問
每久別至
夜分

聖志圖治理論者曰臨百官可否庶政惟恐有失
利論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政惟恐有失
政或消失中汝等直言無隱夜披州郡圖籍待
且以行辨宮中秉議至旦與奉臣誠行召對每
至於夜分議政或寢於便殿草草然求衣于未
明推食于日肝貞觀時跡其美政所施洪猷
所暨不可究陳貞觀時如勅刀筆而重風憲之
司上謂裴義曰御史國之司直豈可以別能否
刀筆吏為之御史國之司直豈可以別能否
而慎守令之職監司於州府州縣官到任牛
撫錄大成明卷四
重民食而立餉象之禁御馬監索象餉象上曰
食禁飭吏治而嚴犯賊之誅論法自梁自神實用為尊民
殺一八餉款一錢而不才官更奈何處寬獄而仍
肆自若今後犯賊官究命仍洪武中惜遺賢而
覆審之例上命禮部要審施行
定更試之條翰林吏試擇其試下第者令
寒而罷未畢之工上命工部日遠其各
感久雨而下減稅之令上命工部日遠其各
遂命夏原吉相度水任一黃福而誓怒者釋臣
田墾免今年租稅

二神
有言黃福建文舊臣不宜任上曰唐太宗時王
貞觀初勅皆督懲後並委任今朕用入無調新
是用一郤一周誦而貢諫者慙神上謂誦禁一
高煦而親藩不敢窺以事召至面詰之說兵器
禁之西諭一周王而支子不敬宗周王嫡立廟
論之祀禮夫子不祭一沈永而邊將憚其明
冠使遼東守將沈永不能追襲送一添平而荒
又匿不以聞上以其欺蔽誅之
服懷其德安南國相黎季犛其子氏絕年陳王孫湧上表求權署國事朝廷從其
請遣李隆王孫湧平上京亦其舊李許上表
請北添業歸還以圖上遣行人街輿送添千歸
擒季犛與殺添千上怒命朱能冰張輔討之
季犛等上京杖季友而左道居書訓理朱季友幾
家僕偷所著文字悉焚之詔胡儼而師範端胡
源為國子監祭酒論平安南而三捷成功安南
季犛校教士之言李學陳季犛察利
本雅拔里三討平之驅沙漠而四征奏凱承樂八
刺馬谷木大賊之難河冠敗逃去十二年親征瓦
剌走斡師討兀良哈又大賊之二十一年平師賦
親征矣傲成周徙都北京徙都北京詔師賦
功振矣傲成周徙都北京徙都北京詔師賦

立南京爲子。踰唐宋而大開疆域。最安南布政司。福元貴州之布政司。○吾學編地理述序。明朝置天下十都縣志。○城通於宋。敵於唐。不及於廣。王業宏矣。吳學師登館職。簡皆以教諭。遷爲長修。布衣參方面。儒士馬驥等十三人。參政仕途闊矣。講武於楊林。大閱於京圻。兵政肅矣。陳恭以鐵撫議侍衛王政。以編氓擢諫官。至百工技藝。許實敷奏。言路廣矣。卻玉碗之獻。臣結牙恩。獻用磁器。饒菜素。斥五色之石。趙葵進五色至襪。師用王德師之斥五色之石。石上斥之。至襪。集款大版。明卷四。碧城塢。塘浦。要進偷。總崇矣。率言水旱疾疫。無秀物阜民豐。呂震周諷言世治。曰今天下。碧騰玄兔不足賀。楊爵利國獻碧騰騰陝西。病賀不體。泉壽星不爲瑞。永樂四年。壽星見。羣臣請實正。曰朕惟以時和年豐而憂盛危明之處。切天下所得所爲。藉此不足賀。而憂盛危明之處。切日食罷朝。元旦。年食。食朝賀。正月。地震。卻賀。山東地災。命元蝗早遣使。河南等處蝗。早上官牛免。牛上聞之。白以人易牛。何不仁也。命免償而償。牛上聞之。白以人易牛。何不仁也。命免償而。

畏天仁民之心至謂孝陵不具法駕見先師行
 四拜禮而親親尊賢之禮至授大子以心法學
 法寶鑑文華訓太孫以精一務本製務而治謀
 燕翼之道詩經孫承澤輯孝順陰陽之事
 順事實為毀金丹道經下書方士獻道經及金
 善陰鳴而去邪崇正之功鉅豁達遠邁建文國
 記片英毅文智慮酷類高帝初卓敬齊泰
 王智慮絕人且知大善在駕馭各盡其才于時
 類先帝明卷四
 提錄大成
 異人趙首俊父歸誠帝京解縉定建儲之議上
 正福等議建儲成曰立高煦上黃淮破賊寇之
 名解縉議日立儲以長黃淮破賊寇之
 增廣而臣多請計之黃淮日此請實其好謀不
 時以五經宋成茂懷遠之功上以把都等來歸謂
 然天下陳瑄彰督運之績瑄平在伯溫崇襄官僚端
 文亦行怒首爾三楊楊得奇守循良必曰朱前大
 母之印首爾三楊楊得奇守循良必曰朱前大
 命首爾三楊楊得奇守循良必曰朱前大
 京人之心何特夏原吉專司決排命原吉治

之有張沐寄邊間英國公張輔守交趾顧佐
 京兆顧佐為應天府尹剛毅不撓雲南顧佐
 掌彈劾都察院中陳諫諍不過常秀
 才冷商寒鐵典憲司收百為成畏之目為冷弱
 入內閣典儀新進二十九人備顧問士才謙英
 教者曾榮等二十八人有志之士也命忱為仁王
 備尤人以清濟然舍光於席位擢顧于朝廷上王
 建求朝精夕盡仲眉吐氣張俞上以共贊
 二十二年太平是以君德靈被曹胡帝道遐顯
 唐四祥魄四塞協氣橫流漢上凝甘露下徹黃
 泉嘉禾呈瑞野黍成藹而二城上日東北諸國
 居京南特命建二城詔選國子生教習諸
 以備之顧去者勿阻入館詔選國子生教習諸
 編吳越一家有貞觀之風唐太宗時吳越有貞觀
 風於都畿天廓一宇地合八埏都大堯鏡多輝
 軒圖廣耀諸寶王為父其千年真主哉劉錫至德

仁宗

仁宗誠孝謹文皇帝

千禧年真主一家
起居漢以誠教孝
文皇帝北伐上為開
諸等嫡內侍黃銀等
脫險即夷上心之
親經世實位下誠孝
楊潭等官出黃准楊
建彘大成
卿古文傳說板而
等銀國書各一其文
日卿等須揚心贊輔
南北之分上諭禮部
人取六分北嚴嚴貢
貢中有不通當職者
之以官自令當職者
申傳旨發奏之令
頒祥異之賦上初得
當其命用行禁官之
仁宗誠孝謹文皇帝

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止屯軍之差

則選方面之官
魏觀臣則罷養馬
士命曰朝廷任官
凡民同非貴人
章有賜上見邊將
明卷四
仲成之往咎有赦
直言答言者少上
朝參以言為諫因
陞文華殿大學士
劉備以節得謚

之重田欲免吳傷稅額紳士青日各處官內供
 藏織造之半正補下縣稅織造之半城田上各
 可減灌田不以徇親藩青曰灌城之田民所願
 以永食探田之園蔬不以費百姓來幾何而取
 論不能商從千氏若此可以三分減二禹惡衣敬天變則不
 非食族安可以困虜重賈百姓日食正人心則
 諱日食陰雨不見日陳發請買上許人壽壽古
 不崇寺宇上斤之謂待活日綠修寺以祿人心
 之君若商高宗周文王其時遵定制則不增監
 世有僧道此律使明憲四
 律未成
 司即崇奏增布政司官一員以總稅糧上日既
 提輸送已有定制帳方裁割元員豈得從設
 密關防則不親奄宦不賀駒馬襄城伯李隆爵
 上日曉群之應必有賞德朕崇賞德也不勤違
 惟班卿等共勉必之其免古者驅寇來不拒古
 略擬邊防也不追寇寇多詐未可輕忽惟當整
 飭邊防耳不尚虛文求忠鯁也上謂儒臣曰朕
 若君有忠鯁之不拘泥品超逐久任盡人才也重
 學校選師儒上問楊澤曰如何可以得人對曰
 論今當重學校嚴萬峯精考課上曰此非根本之
 所儒以責成之而文教革新新寶騎射嚴比試

上諭兵部曰前宗哲夫學可以武經七書傳百騎
 射備襲難特舉加此試策可乃授微爾其中暇
 之而武弁無失歌招隱操倚箭以旁求之意
 下第求賢授出御製擬術蘭操及四崇先賢修
 言和應詩賜諸大臣以旁求之意崇先賢修
 院贊苑侍應副及胡瑗以表勵後進翁書憂
 祥比年缺祀陳木源請舉見上褒崇忠節國
 從之先勸後進之風上見調軍守禦隨地遠
 近而人情便上諭李處曰比開陝西足勇費若
 東陝西號拔備前河南山避難來歸任便居處
 撫豫大吏明卷四
 而遠人乘上揚廣西總兵曰阮世寧寺避難來
 心分豁匠丁而百工勸楊士奇請命官察工匠
 行願躬履戎行而四方咸上上位十載陳山
 張瑄出內閣而政本重陳山以從諸舊臣入閣
 閣政本之地豈可令斯人顧佐邵祀任都院而
 臺憲清盡然在都察院皆有風力他如正劉觀
 王和食墨之罪上問楊榮今日貪者孰甚榮○
 王和坐贓罪遇赦吏部奏鑒選有林碩范希正
 獄上曰此輩貪汚法官容赦

無妄之說。按蔡使林頭校中官裴可立誣奏。○
 曹縣知縣范希正得其事。縣民誦謝。交政司。新其誣。上之。
 京史。遂希正以他事。縣民誦謝。交政司。新其誣。上之。
 令。後。旌。陳。治。殉。國。之。忠。上。曰。以。身。殉。國。可。謂。忠。
 矣。唯。少。師。拒。袁。泰。指。揮。之。請。降。慶。廟。守。居。庸。諱。
 度。有。方。時。缺。指。揮。使。袁。泰。請。在。景。上。曰。唐。中。
 世。河。北。將。帥。山。軍。士。所。立。此。請。在。景。上。曰。唐。中。
 其。燭。滅。清。教。援。之。奸。怒。曰。此。必。有。重。因。教。之。命。
 請。司。勳。之。實。千。察。羣。兒。枉。盜。之。寃。羣。兒。妻。有。難。
 行。羣。兒。欲。殺。之。要。體。汪。羣。兒。為。盜。免。李。宗。侃。補。
 論。效。上。聞。知。其。實。命。釋。之。妻。論。效。免。李。宗。侃。補。
 捷。錄。大。成。明。卷。四。至。五。
 軍。之。役。楚。雄。新。李。宗。侃。中。卿。試。而。衛。備。通。補。軍。
 甲。讀。書。會。試。自。致。上。曰。朕。納。楊。士。奇。微。行。之。規。
 上。好。微。行。一。夕。幸。士。奇。宅。士。奇。叩。首。曰。勳。勳。今。
 天。不。可。無。此。日。必。有。知。者。自。今。慎。出。事。變。不。測。當。
 慮。也。上。從。而。出。苑。太。液。之。遊。上。遊。西。苑。十八。人。從。
 馬。登。山。後。陽。王。御。舟。彷彿。卷。阿。之。響。尉。成。王。與。
 泛。太。液。池。尋。鵲。巢。御。舟。彷彿。卷。阿。之。響。尉。成。王。與。
 阿。因。作。卷。景。星。含。譽。之。見。五。年。野。八。月。景。星。見。
 九。星。見。于。庶。幾。卿。雲。之。祥。出。卿。雲。興。可。謂。早。勵。良。
 規。自。求。多。福。者。矣。丘。運。與。仲。雖。胡。后。以。靜。慈。退。

賜。胡。后。號。靜。慈。御。阿。母。居。別。宮。而。終。亦。有。追。悔。
 晚。年。欲。追。胡。后。號。靜。慈。御。阿。母。居。別。宮。而。終。亦。有。追。悔。
 之。明。雖。藏。綸。以。諫。久。不。為。皇。太。后。時。綸。上。
 陳。祥。林。長。樹。以。諫。久。不。為。皇。太。后。時。綸。上。
 帝。亦。命。紫。禁。林。長。而。莫。掩。其。喜。起。之。盛。雖。安。南。
 以。無。名。棄。而。要。不。失。養。民。息。兵。之。意。安。南。黎。利。
 陳。氏。後。上。問。安。義。夏。原。古。對。曰。舉。以。典。之。實。無。
 名。使。示。其。諒。又。問。楊。榮。揚。士。奇。對。曰。養。民。息。兵。
 其。請。而。與。之。便。總。之。宣。德。十。年。間。官。無。敗。政。
 人。無。滯。才。情。建。書。上。勵。精。致。理。為。明。守。成。
 捷。錄。大。成。明。卷。四。至。五。
 宗。英。
 第一。今。主。者。大。行。上。賓。肅。皇。帝。方。九。歲。內。
 議。噴。噴。三。楊。首。定。大。策。內。議。有。立。長。君。之。說。楊。
 頭。呼。萬。歲。聲。臣。亦。萬。歲。一。呼。上。見。于。年。有。屬。
 隨。呼。萬。歲。聲。臣。亦。萬。歲。一。呼。上。見。于。年。有。屬。
 楊。卿。文。山。陵。輔。畢。首。開。經。筵。乃。輔。臣。方。欲。弼。以。
 修。文。而。宦。官。王。振。則。欲。導。以。耀。武。命。司。禮。監。太。監。
 臣。問。武。議。者。已。知。君。臣。之。情。不。通。進。講。之。文。徒。
 于。將。臺。議。者。已。知。君。臣。之。情。不。通。進。講。之。文。徒。
 設。矣。考。功。郎。中。李。茂。叔。上。疏。言。今。日。之。可。憂。者。
 幸。太。皇。太。后。仁。宗。后。事。納。徽。猷。委。任。嘉。問。

官之差求直言之臣復保舉之舊郭守有缺照舊在京三品
 以上定會議之法設督學之官領重農之令優
 聖賢之裔詔凡先聖先賢子孫流寓他處
 粟之義勅旌工部出粟隨賑有富民 械劉廣而欺
 罔懲陝西總兵劉廣等爲義民 械劉廣而欺
 忠誠勸功起賞兵劉廣其欺罔避反奏 嘉乘車而
 捷錄大成進爵即錄從二品 罷后能家人之官而
 功賞核土官后能以家人冒功得 付王驥便宜
 之權而陶寄專書王驥以便宜巡視挾西故
 正統初年內治外寧雖有巨奸在側亦林於
 太后之誅而不敢肆太后宣王張至伏地太后
 放火上跪請得免自迨日汝唐皇帝起居多失賜
 足振懼誅不敢肆矣太后吳鶯東楊
 捐館南楊高年倦勤 王懷淵三楊日朝廷事
 亦高年酉楊士奇堅卧不出 以子楊瑄有則向之
 在勤矣奇 奇堅卧不出以子楊瑄有則向之
 財鳩氣駱英奇 駱英奇今備 蓄禍宿賈太 者今其
 財鳩氣駱英奇 駱英奇今備 蓄禍宿賈太 者今其

道長之秋矣三級遷紀廣
上級指武將空軍
二級指武臣第一
三級指武臣第二

超陸御指一杯勞井淵
上級指武臣第三
中級指武臣第四
下級指武臣第五

賜會事相謂曰前者對井淵三級中上真

廣聖體三級今日滿乘親臨但一酒杯邪而權

歸常侍爵賞由心刑戮在口袁紹劉琨十事

之疏竟以殺身爲誅曰下獄免宗崇舉切奔馳

教法之嚴反爲排擠振至大學勉不爲禪候誣

國士監前猶未也祭法司遇怒大不理少卿薛瑄

出入人罪囚御史御史范霖楊球勒都御史見

下之獄

卷四

捷錄大成

明史四

素求以首建假名器開賄賂以延迷之多示威

誠獨得重譴

示德

潘岳揚

氣焰燦人徐禕極盡足恭尚書於

主佑甘處無鬚

侍郎王佑貌美無鬚據一事振

謠無鬚兄

詩經跪稱翁父求其如薛瑄

安得有鬚無小無大

輕詭稱翁父求其如薛瑄

不私拜

王振同召吾爲大理少卿直宅士奇令謝

振曰曰安有受爵公

李時勉不加禮

註見陳旻

朝而不往見者敬宗爲南京祭酒至京王振素慕

之見敬宗走筆書之以厚幣求青程子四其欲致

反其幣竟不仲見

有幾人哉愾氣紛紛雄心

白王機捫
櫓上千天
索貨異懸
見板略不
像丹根然
金客且禮
比與異

冠窺竄齊民波游晉劉琨勸進東寇寇窺齊何國寇陳齊民波游無所樂心
役寇何國瑕隙上見顛起黃裡之恩爲人稱源師爲黃源
羽檄交馳軍書押至陸陸石回祿貽笑南京三
象緯示傲交感犯南斗振尚不自傲畏欲貪天功爲
已力而挾鶩親垣堵旣遺羈勒弗度比考序卒

致玉師敗于土木帝至土木也先土木師敗納與陷
于草莽物欽天監正彭德清斥批曰象緯示教
執其咎不可倖正彭德清斥批曰象緯示教
有此勝天命也是果天之命邪狂見抑亦振之
罪耶誤國若此雖鬻軀赤族奚足以償其愆哉
批屬士卒所殺振侄王山
鬻于市族屬無少長皆斬

聞于謙疾而伐萬歲山

其美之日
中官石
華布知
節而後
之相與
久居海
西無入
其與其
至天德
其相與
久居海
西無入
其與其
至天德

奏議當或上持之不下徐有貞從旁言曰思功
不殺下謙今日之事何名乃使上斬之
悼枉海內一詞公傳愚謙既永而大權一歸二
凶矣招權納賂莫爲誰何上服石曹干政招羅
爲李賢曰冒功請陞不可數計者四千餘人窮
兇極惡劉鵬正惡直清角天子訪得一奸人
且加遠謫爲誰上曰今日內閣朕自訪得一奸人亭問
薛欽又有何於張鵬楊璉耿九李賢薛被
劫不法數事泣訴于上上怒收鵬等下獄且望
主救之於提井逮耿九等下獄會太風雷
捷錄大成
用龍乃得出賜等請成向非風雷之變吾懼縮
鐵成耿九等各降外
紳之禍未已也註見童先煽妖目指揮童先首
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禿亮告變太監曹吉祥
曹欽反都指揮先者二內伏誅石等下錦衣伯
伏亮詣長安門告變者二內伏誅石等下錦衣伯
薛乾綱總攬開言路布寬恤日與李賢商確可
否論定後官官定後爵如吏曹以姚夔代孫弘
上召李賢曰孫弘豈勝吏部侍郎必得其人卿
以爲誰賢曰姚夔未理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
吏部以年富易馬銓銓書李賢以銓貌不稱

名年富執法不撓可馬昂握兵政王翔與銓
居此轅總內憲軒輊任司寇趙榮奇司空彭
耿九疇總內憲軒輊任司寇趙榮奇司空彭
呂原二人參機務白圭六人李圭徐瑄內鈞
邊鎮或頒節行或直道止辭即集武謀可策
國或勇足蕩寇許寂求班班在列川能洗社政
釐宿弊清翰苑之浮薄李賢以汾苑實儒紳所
陳循輩各舉所松率皆浮薄之流因上欲擇進
爲之汰僧徒之冗泛太監典安宗信釋教每三
捷錄大成
明卷之四
徒豈可如此注蓋今後十年度正冒陞之倖
位時法司奏石等冒陞職者俱命查究四千餘
人畫昔戒錦衣之貪暴李賢上言錦衣官職差
無服上密管之果貴湯序之隱蔽湯序李賢曰
凡有奏與隱蔽不言豈爲絕瘠冤之議邪李
臣盡忠之道下序獄降職實譏邪小罪會昌之
人官者將冤鋒會功故遠絕之也
人會昌侯侯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墨碑專
毀其想家人抵法赦建文之餘禁庶人幽禁

夫能者出
建文分民
則其文有
至乎

宗憲

大內欲寬之左右或以爲不可上曰有天命恤
者任自爲之遂遣居鳳陽任其出入自便
民饑則大開賑濟命山東民饑上印重郡守則
親賜諭勞上命吏部選內外臣爲郡守敬高年
則賀茹文中京師民茹文中百有因歲上召見
致尊有德則徵吳與弼道行人背隆致吳與弼
上曰既以行人聘來復以行人送至其處分後
歸與聖書今有司繼果終其身東官即位百日
事悉開大體筆口占使署其一事太監牛玉執
成婚其二定後后妃名分其三勿以煥御殉葬
其四殯殮歸服令牛玉持去閣下看李賢曰言
捷錄大成 明卷四 三

大體而罷殉一節九爲高出古今盛德事也按
初自太祖以來皆以殉妃殉妻至景帝猶然英
廟遺詔始革景朝之喪李賢等嘆曰止殉一事
真高也 天賜之治海光於祖考矣方之
今盛德也

正統不大徑庭邪 憲宗嗣承大統用光聖
理崇事兩宮加慈懿之稱時樞密兩宮徽號李賢
氏爲慈懿皇太后貴妃周氏爲皇太后錢定合祔
之禮錢太后崩命禮部會議陵廟禮部先後上
批擇別地于是彭時合祔陵廟之議毋後不從內
議泣不起聲聞于內上感動毋後亦悟乃如議

行進成先志上

景聖之號上

論有建用敬念復于謙之官復于謙之官
親親建用敬念復于謙之官復于謙之官
心實憐其忠釋莫先師躬耕籍畝發粟賑
樂省變立京營園營之制分對敵避敵之誅
賊對敵雖失利不罪如開門拒中官中監之請
太監濬洪奏兩淮運司請有卻海東青島之
餘鹽乞令其徑中納上不許卻海東青島之
禮入貢之夷增勸農之官大臣分巡四方
多饑命大臣分道巡視發賑勸民隱然式序在
捷錄大成 明卷四 四

位之思 詩經明服有武臣入侍國學功侯
遜國子監 謹然我求懿德之意詩經載于
懿德肆門達以特寵寬成錦衣都指揮使門達
于時夏門達以特寵寬成錦衣都指揮使門達
掛鉤所至恨藉言自勅達張理以冒功奪爵
欺罔滿成煙摩辛承成所張理以冒功奪爵
功下俱奪爵 岳正以忠直復官復正爲翰
門而白太師侯張 岳正以忠直復官復正爲翰
王恕以惠政超擢恕歷右副都御史林聰振撫
江淮原傑安集流逋余子俊雄鎮河套朱英經
略兩廣朱永白圭摘千斤帝命朱永白圭督軍

建徽大減
督之權直監督中樞裂邊禦程望一汪直東據北批奏帝英吳綬等同惡相濟王越尹昇輩從千驍粗
媚成風朝臣王碎陳建曰君子擊爲瓦全士風欄倒
通紀健有阿丑談言微中人官阿丑一日作醉
監至驚馬如故又一人曰駕至罵如故又汪太
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有天子是時王
藍袍也曰吾後作直侍兩齊而行或問故曰
吾將兵惟仗此後作直侍兩齊而行或問故曰
何名臣王越陳汝弼上徵酒在官者輒加超
內臣與官不擇儒生與民王賈洛日情奉官

史 73—529

太師

孝宗

燕對錄自天順末至今三十餘年間嘗召東閣
 不過數語是日經筵有此庶幾都俞吁咈之氣
 而金鈔有領衣帶有錫湛恩稱查為清班分
 外之榮程敏政有詩云日映不恩曉殿深湛恩
 朝內解金人幸清班居官最嚴而驚華髮臨其於
 丘濬徐渭劉健謝遷李東陽劉大夏輩用之如
 拔茅於萬安尹直劉吉輩罷之如掃塵於李孜
 省僧繼曉輩誅之如鋤穢於趙士芝鄧常恩輩
 誦之如鷹鷂之逐鳥雀藝林漫抄大臣立朝為
 懲錄大威
 如錦戴如爵禁侍塞奸院昌嚴挹清浣汚英寧
 文真明君英主也李慶而且抑志裁心昭容文
 以回天意而慰人心劉健減光祿之供億恤法
 司之刑獄申部院之考察禁中官之服飾官服
 蠲龍等衣籍黃米金白米銀之家太監李鳳時
 納賄計簿俱云黃米幾石白米之郤白鴉白獅之
 幾石後事敗檢其簿遂罷沒之郤白鴉白獅之
 獻進自象各命邸之薦劉宇而不答劉健嘗薦
 用上不答再薦之上亦郁承華而不受劉宇以
 不答人服上之知人依見黜

時世有

相見為

以謂太

致仕後復上太子承華釋夢陽而不罪上曰朕
 欲求見用上節之
 臣欲重責夢陽致不令欺罪誣大夏而不理有違
 帖于宮門以誣劉大夏上曰宮門念先聖而追
 闕里之遺祀憫忠臣而加肅愍之贈秩上念子
 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惜遺才而起諸籍之
 太傅謹肅立祠祀之
 官儲元李文祥等上付吏部起用之益邊將而
 省武臣之名命將武職官姓各履錄元勳之
 裔而常復有孫過李炳玄曾李濟李普張湯紹
 宗湯和後尋帶礪俱授南京錦衣衛指揮使
 儒臣之祀而馬融王弼戴勝何休杜預仍列官
 增給事中張九功上官馬融等俱請自漢以來
 經學士吳寬侍郎倪倌等俱請自漢以來
 經學士吳寬侍郎倪倌等俱請自漢以來
 文升正色而雜劇斥上官馬融等俱請自漢以來
 日新天子當知稼穡進或出仲卿坊文升顏色
 以實亂宸聽上即命升去之韓門建言而齋
 離罷納例停而正途無壅滯之弊王恕奏自上
 者多致令正途監生吏典壅滯繁條刪而法司
 旨似出身宜且停止上從之

孝宗之得
臣下也推
赤心置入
腹其意誠
惻然憂
惜家人父
子也

有畫一之規法司奏累朝條例頗多上令刑部
罷壽塔之建而異端謂建壽塔于朝陽門外
諸命劉使言謂建壽塔于朝陽門外
言異端不可信謂建壽塔于朝陽門外
之出而京師重謂建壽塔于朝陽門外
京師爲重不可謂建壽塔于朝陽門外
彼失此上從之謂建壽塔于朝陽門外
兵政十事之疏李夢陽一病三害六漸之陳下
不苦於上之難達上不苦于下之難知
天顏和暢燕對聽納如圓有從諫不拂之風
建錄大戒明卷四 五
目李宗十八載之聞聘言納諫之故能俾制作
倖神明德行動天地太自一十八年之間中外
稱慶臣民仰戴李夢陽有天假以年比德義軒錄
功姚姒文不足云也嗚呼明作如
善如敬皇而當時鄒智貶石城
及內閣萬安等既湯籍戌甘肅
廣東石城所吏日
肅孰謂太平無事之世亦有此含悲萬里之
孤臣哉鄒智貶石城臨行有詩曰但願

武宗天資雖足爲善而八黨並興內使馬永成
張永魏彬羅謹丘聚劉瑾剛很爲性
張永魏彬羅謹丘聚劉瑾剛很爲性
文墨用事號爲八黨劉瑾剛很爲性
莊剛狠巧爲惑主李夢陽劉瑾等
鷹走狗入則吹竹彈絲歌鐘不徹于懸舞女不
解于飾芝園勞耗主之精神
神疲勞耗主之精神虧損主之至德
將劉瑾損至德韓文成諫
明正典刑等劉謝疏去韓文成諫
奄自求安置諸奄爲衆官所害
建錄大戒明卷四 五
而司禮監之命甫下左班無敢譁矣上欲允言
侍明發旨捕劉瑾等下微瑾聞之泣訴上前
首禍地反訴王岳交通外臣以害羣華又曰左
班官敢譁而無忌者以司禮監提督
夜立命劉瑾入掌司禮監提督
大別張永並司自是劉謝去王岳諫
營務外獲重地自是劉謝去
據與朝臣合謀劫理等至是韓文逐彼伴食中
書如李東陽中云才名直與斗
日已雖欲飲泣下正色曰何用哭爲
西已雖欲飲泣下正色曰何用哭爲
言則爾我何辭以謝天下邪

臣臣何辭以掖庭承莽之讎後漢書傳一旦威權
埒天下郡將如至尊雋芳劉宇曹元首開脂帛之端秦漢文如
肅於府部填門稟事科道屈膝折腰卽有猷曷
之不拜翰林學士張稱每見璉長揖何塘之不
屈修撰何塘以抗直不拜遂生事誦鎮江府同知
恒拊卿蘇卿號尚寶卿崔浩交鑠重臣
文下獄謝安部尚書劉孟等秋殺臺諫御史徐禎卿李士衡
書劉大夏次杖三十邊秋殺御史徐禎卿李士衡
重竟成于獄五年間海內嗟痛志士窮桀
變緣火滅明徐國
將軍仇
張永首發罪狀璉謀反張永首其事執璉交
食而天怒神誅牛藥報二日詣被害者爭取其肉
脂管而飽胡拜老語硯其骨而飽大何一
璉雖誅衆璉猶有魏彬等濁亂朝綱皇明紀張富
璉濫拜封爵張永弟張富璉而費宏傳方
胡世諸君子非遠戍則罷歸費宏論宰王護
衛不可復勒致

仕傳珪論劉瑾填宅宜毀作中官罷職方忠良
 良辰劾朱寧坐免朝堂世罕坐論宸衷納成
 出干非罪奸邪興于非功尹文子忠良之典多
 功非壞百年之定制滿朝之公議劉瑾奏討
 皇璽而邊儲匿特選萬貴倖奏計建璽監
 皇莊而民業失先後條上皇莊通州路邑織造
 太監出而杼柚其空差太監王璜往南京浙江
 杼柚為大慶法王名而左道以熾大慶法王延
 之二禁中藏寶以俳優軒輊縉紳頭能軒輊榮辱
 龜錄大慶明憲
 人稱紳多朱寧以貪黷流毒兩浙歷以鈔二萬
 趨附之朱寧以貪黷流毒兩浙歷以鈔二萬
 濟浙江十一府易銀三百餘兩至江彬開遊戲之途彬導上而外四家濫姓彬與邊將許泰
 賜姓大號大將軍易名上欲北巡自稱威武副將
 四家從擬為穆天子之馳駿期作隋後主之汎
 巡行龍璽雖楊廷和福族不出楊損和言陛下無
 龍璽雖楊廷和福族不出楊損和言陛下無
 冠髮混清名義非謬耶
 武大將軍稱不從上手劄立曰不草勅齒此
 劍劍伏地泣曰草劄以臣名君臣威不敢奉詔

然僅能正冠履之義。註見上而卒不能止經幸之轍出懷來。經宜府。越榆林。歷大同。天下水候錦。陸馳華鑾。續錦帶集復欲通觀中土。人情洶洶。明皇紀上帝板板。詩舉朝外諫。期反南轅。以端北極。而或以杖舄。或以貶去。行券等一百六十餘。野斥杖舄者。陸鸞與雖不果出。而國體不亦重。震等十餘人。是役也。舉朝以次諫。車駕遂不傷乎。果出。雖士氣少振。江彬奸謀遂沮。而國體猶矣。官輕而類民窮而盜。豈謂四曹甫僧號于捷錄大成。明卷四 七三

江津。秦王麻六兒殘破于蜀土。劉烈為梗于保寧。劉六劉七播掠京畿。趙璣楊虎攻劫河南。憑林嘯啊。論賊吏仆民僮夏時朝廷旦命將夕議糧。內帑外帑費累巨萬。迄無成功。流賊解糧猶賞至賈。內帑銀二百餘萬。前乃以內旨調邊。後報功萬計。而正賊無一獲者。乃以內旨調邊。兵入衛。可謂失策之甚已。幸而颶風效靈。盡殲醜類。劉六等至通州拔山不然禍且旦夕及宗社矣。傳聞日賊勢方熾民譁羣盜方寧宸濠繼

叛王宸濠舉兵。破南康。陷九江。圖安慶。欲順流而擣金陵。遠近震駭。士女奔皇。時王伍鼓義許效忠于始初。徐舉兵。都御史孫燾于終。王守仁聞。據圖安慶。乃南昌下而孤。鬼失穴。鄱湖戰而鯨鯢就戮。不待車駕之南。捷音已奏于良鄉矣。時上亦出師南征。方駐良鄉而守方嗟嗟觀正德之際。危亡之故備矣。逆瑾之惡。無異漢常侍。唐甘露之變也。流賊之禍。無異捷錄大成。明卷四 七四

漢黃巾唐黃巢之亂也。真鐸宸濠之叛。無異漢七國。晉八王之難也。召邊兵入衛。無異漢召董卓。唐召朱溫之變也。蓋是數者。而國祚不絕。則何以故。蓋明國功德之磅礴者。無垠。紀法之維持者。不朽。用是危可安。亂可治。覆可正也。論翊自文皇歷傳至茲。又為宇宙一新之會。天將恢嘉靖中興之圖。故重其亂以啟之也。不然慶雲之瑞。正德二年黃河之清。七年黃河清九十里

宗世

五胡爲而見於奄倖美權盜賊侵擾之日邪皇
通紀奄倖美權四方盜賊侵擾胡爲而有此瑞
蓋黃河清聖人出乃嘉靖聖天子受命之符也
續篇

蓋開經營宇宙者必待命世之聖君弘濟蒼生
者還俟明昭之天子方 康陵武宗之末祚

三光將墜海水羣飛三湘七澤之英勳地鍾我

世廟也黃河表瑞翼軫徵奇黃河清者三日月歲

雲見翼軫分而帝于八月十五日生神武因安

捷錄大成 明卷四 十五

陸之迎 張太后命大學士梁儲禮部尚書楊龍旂

以踐祚御鳳齋以承天旱魃遁逃甘露洽洽俄

而景色光華似千祥之捧山河開霽儼百寶之

裝 註見 太祖之登極同一符焉 太祖初登

即位之初首議大禮 王賢 聖王因心而

追孝 諍臣據禮而陳 詞餘人上議宜以孝宗爲

考而稱典蘇王爲叔又以益皆確有所原非可

以軒輊爲者然毛湛獨不以定陶爲言乎 漢史

皇立廟京師董宏臣漢亦言宜尊帝丁母爲太
王預爲張觀政進士桂南京主事地矣俱上疏
召來京從其議加兩宮 金水橋之期王元正等
事也後世之尊號册去本生二字 金水橋之期王元正等
事也後世之尊號册去本生二字 金水橋之期王元正等
事也後世之尊號册去本生二字 金水橋之期王元正等

聖意堅決而 獻皇配天父子子名分大
定語云惟聖盡倫記信夫研精墳典吮裁詩書

捷錄大成 明卷四 十六

無逸殿之作 無逸殿幽風序成書周敬一箴之

頌 頌敬一箴于藝倫堂諸生之諭上師藝倫堂

平之道備在六經宜 躋羲皇而追姚姒寧不見

講求力行以資治化 躋羲皇而追姚姒寧不見

其一 班哉固天將聖垂意藝文御紙風霽天章

海溢 孝務 觀夫四景有咏上製咏春及四景詩

名曰咏春 樂章有成 世廟垂成帝自製樂章示

同德錄 樂章有成 世廟垂成帝自製樂章示

朝輿地圖有和 泰和宣宗輿地圖詩比晨露卿

雲之咏 所作又何亟焉 元首股肱交孚一德環

上徽政廟
改建七廟
之制太廟
於中昭穆
六廟左右
列成祖廟
在六廟之
上廟各有
銀版後有
寢藏至太
廟寢後則
有地窖藏
統主

比錄大成

明卷四

美

二十二年
七月久旱
帝幸瀋大
師人作惡
雨詩

建於洛邑。建觀星測景二臺于洛陽之奇謀偉績皆有出人意表者。至於開天創物妙自宸裁。若忠靖冠之製。七年陶穀祀天器之成九年以器以禮天地四百官朝祭服之式百官朝祭服式各辨其色既景煥於圖書。復燄焚於譜牒。而於奉天安民之道尤鯤鯢為兩電星變。則日失在朕躬。上曰近日雨雹星變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等禱南郊則自咎者說。時春旱禱南郊不雨御製藝文禱雨不應自咎說示宰臣

捷錄大茂
明卷四

不應則默禱深官。五月旱帝親派養派種之各因其方。兵部議行馬政江北論地派養江南論者即以其馬貴之領主應天府屬地其地土馬有被馬昔有今亡者。每秋成日以新買種其奇園盤剝之各隨其便。河泥通塞以爲緩急不可一執行難行賑之各盡其力。四遠民饑來京求食以六分出無錢者仍恐生弊苦仰俯備惜幾無道憾而褒崇節孝嘉獎幽貞祠沉河之淑媛。舒勝何種有二女欲歸樂戶不旌攻石之者民州民

從弱河

只争四
海第一

11

本朝李隆
功臣子孫
皆獲其祿
世其爵
其長子
納其爵

夏陽習石工事父母至孝既卒立祠表之
國將軍奇功及人王氏年甚少養姑有標
子備嘗勞瘁及人王氏年甚少養姑有標
結之奇魂不執復見倭以刀舉父身殺之俱
釋上族相縊不聞西河之獨行府西河王奇
何祝天甘泉山廟愈建無奇生奇花二異
香襲人皆云孝其於厚俗維風純乎有餘思焉
感命勸獎諭其子孫為忠孝祠宇
開國崇勲幾同藥御其子孫為忠孝祠宇
已變於丘墟胤嗣不編於仕籍而大封茅土事

明卷四

五

捷錄大成
列躬桓功臣分其土賜青田之玄鶴重來開
助臣劉基青田人其城名玄彭蠡之患魂不泯
萬封誠意伯命其墓記不絕彭蠡之患魂不泯
太祖與陳友諒戰舟為諒所迫遂成着常李湯
太祖衣赴水以救太祖得免今上錄其後常李湯
鄧之遺燼再燃和師會之後皆許文忠湯元康求
舊封者功臣故劍復還世勳若赦之鬼不
淪凍餒再赦放之後封且其求言若渴好善如飴
謀起居註則從馬紀御史馬紀諸設起居合顯
陵葬則從趙璜帝體貌所安不可輕犯泄氣酌

經筵講則從許誥許誥陳經筵講
諫弗弗商過漢文之止重受言漢文帝止
興大利則有通惠河之成盛應期開新河除大
惑則有佛牙骨之婚上隆崇中佛牙骨于通惠
運屬殷冒總貨克初乃紉瓊林之號瓊林庫
特以節慎為名改工部大庫緹騎之冗官必汰
華錦衣旗較冗官冗兵四萬餘
人處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京畿之冒濫必
稽查正德年濫
藉封并巧立名色以故水衡之錢山積太倉之

明卷四

全

捷錄大成
粟墉崇逆瑾雖誅中貴仍熾銀瑞絡繹中貴銀
鎮守縱橫先朝設鎮家取財捶骨濫殺
然罷輟鎮守上車去拏搜鎮除等搜肆
有錮於節星屋皆言降敵也其大明鏡智曾不
滿於纖毫評品羣臣詳上照若秦廷之鏡秦照
見人明決庶獄起燃同溫燭之年見之悉
恐重無累洽之禍墮于文恬武嬉之中躬隅六
飛也大為簡閱練左甄右落並陣箕張翼舒如

之犀渠貝冑以犀爲甲以貝爲飾顯發雷霆出漢玄

甲離弓炫耀霄漢洵足以屠大宛之城蹈烏桓

之壘楊雄奏疏云云大宛烏繫單于之頸者矣

時賢臣則有張文忠字敬之剛明峻潔顧

又傷臣之守正不阿劉莊襄和之宇度弘量徐

文貞隋之應變濟時楊文襄清之識宏量遠何

文定唐之篤學力行敗收穉穆匡世大猷營室

之躡五星所聚五星聚故能笙鏞蕤苑鼓吹詞

璽錄大成明卷四

林鴻裁健筆直搥西京漢思奇章蔚憑鄴下詳

上每飯不忘鉅鹿漢文帝思李馳節特守雲中

漢文帝以魏揚博以振甲蒙知楊仲猷甲登陣

尚爲雲中守將士守禦天和以屯田督課

甚止古北口垣上將士守禦天和以屯田督課

上勅劉天和身親王璠以修邊先行德蒼入寇

督課務底成續王璠以修邊先行德蒼入寇

察之去璠以修邊先行德蒼入寇

餘里築塘堅固民賴以安甘肅邊儲久缺詳

畫經久之策帝勅延綏入寇猖獗相度戰守之

方上命相機守勿而九真日南之長而縛于

軍門安南莫登庸而縛軍門統敵諸罪羅鳳仙

臺之首效順于內附廣東徐僅平羅阪升之巢

穴爰除良田號曰阪升總兵劉漢擊之焚其營

邊外之流夷款塞吉淫害求內附保塞且其

善無遠而或遺惡雖微而必遏魯鐸以四品而

破例尊名四品例無祭墓禮以鍾清晉王以

奸政而遣使敦諭晉王言于惟一在朝得軍民

妄有汪鉞以彈駁而令其自陳薛宗鉞薛宗鉞

捷錄大成明卷四

九卿之長彼論如此仇鸞以遇外而戮尸稱

何顏立朝因令自陳仇鸞以遇外而戮尸稱

竊道家丁時義結仇鸞子脫腹使仇鸞是以

馬五市上知之賊其尸稱驗也蓋露地是以

九卿奉法罔敢管私中貴飲願莫能伸聖人

之威非世宗孰當之耶於凡青島甲乙乙之

書理書地風角六符之術專門未抵其中局兼

總最難於貫攝考地理而知地之空妻不如

純山之完美上諭禮部日南巡因謂陵寢及稅

完美央奉霧變色而知暴風之熾起必有兵火

慈駕南稱霧變色而知暴風之熾起必有兵火

之侵虞上曰此異風也占謂主兵災火莫可

謂機神之本除陰傳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

亮劑者矣特其內憂雖弭外患常與飽飲馮

於郊畿九連時有外患庚戌門汪直肆於楊越

汪直與餘海勾引倭奴肆害於南或者天以多

難而興邦故人以殷憂而啓聖至如前星之樹

希立無待冠準之言宋時冠準自願入見帝

者準勸定襄夜半之中宵渙頒中外之臣民大

捷錄大戍明卷四 全三

悅立嗣之議久稽忽夜半充非漢唐諸君所能

勢歸其萬一者是以天無蘊寶地有呈祥滴露

甘露降于卿雲五色雲見形如朝開曉映銀河

照夜銀河練照夜服御登開瑞雪有時王之賦

瑞雪降夏言作白鹿伸工祝之詞吳山獻白鹿

許王賦以獻內苑嘉穀之產進賀

出之黍披拂于靈壇靈壇嘉穀之產進賀

子御田御田產嘉穀異豐視之躍魚隕杭古航

楊雄傳周武王武王野獸并角漢武帝獲一角獸若

方之篋矣乃人猶以楊武選武選司員

外勤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嚴嵩嚴嵩嚴嵩嚴嵩嚴嵩

楊恩忠烈良弼李用敬陳瑋章九原羣彥按
 三十二人俱運原官以次葬用等蒙褒厚加論祭狀死者復職贈爵
 斥死捕下者妖幻之食人正之以法紀族方士
 後賊贈官殿之巧宦竄之於窮邊鄭德卿發此正解
 嚴怨之巧宦竄之於窮邊鄭德卿發此正解
 不可以不離救焚不可以不速陳水氏行之於
 元祐者司馬光徐華亭行之於今日者也徐華亭人奉廟
 宗道湖行之徐華亭人奉廟莊皇承考之孝愈彰家相謂
 荆之功不朽政之善莫過此矣而新鄭嗷嗷高
 新鄭使有無吹於父之說撼搖上心如宋朝之
 楊畏乞請紹述熙豐之政以圖報復古與今如
 一丘之貉楊傳寧不貽識者之譏哉新鄭之為
 人矯厲自好亦非容容不足數者觀其欲重邊
 臣之選添兵部之員銓轉小官於本省斤斧理
 解於文貞政術可稱雁行原其初起於胡應亨
 之論劾應亨在先朝論供獄中以危法扶
 一敬之申殺敬論救胡應亨以為徐從史之疑

一敬救胡之祇自脂夫同博飯同以飯中有
 王之兩人之醢深矣夫同博飯同以飯中有
 取食參殺人其母三告而其母疑之猶有迹之
 可疑也兩人在政府如驂之駟也復何疑乎見
 註以伊尹仲虺之相須許應為而為德祐宗園
 之朋黨見上乃至於同部一介之行李探篋發
 裝盡其搜陟干進之徒制取賢相為奇貨漢守
 孫克弘亦華亭人遺家人孫伍至京或裝傳為
 無所獲更引克弘他事因故言欲借果誰執其
 于是干進之徒以踪跡賈為奇貨果誰執其
 發蘇大戴明卷四
 咎耶故汪文輝言大臣宜鑒前事之失勿用希
 音生事之人誠有鑒乎此也古懷誠
 秉忠者極言抗疏謂未嘗問一大臣質一講官
 納一諫士此長沙痛哭流涕之言說之過當者
 也放席御以來御文華日講失元年七月初御
 經筵開講矣甲午經筵開講文華殿日講
 上御皇極受賀矣元年七月又日講畢問徐階
 等以石州陷故諭令選將調兵加意防守矣巴亥日

至於命坐圖營而陳洪李佑不至於謀圖織造
 矣且也馬從謙之當卹無異於申良何以厘天
 綸之煥以謙嘗勅中貴芳之賢李芳賢太監也
 起章章親決無異於承業後庶非宗時張承
 同列皆假之無異於承業業中貴之賢者何
 以發淨軍之充田惟威劉寶以山西石州之陷
 忽傳中旨出之何以不同其情節不議其功能
 也若夫中外之防最當嚴其禁者宜因和以修
 備不宜因款而怡堂王崇古之以那吉爲圖首
 雖錄太惑明卷四
 鳥之禁也外和把漢那吉有他答之孫吉婦所
 鍾愛也以却于德吉挾其妻闖入邊提督王崇
 古留不過一時之權宜也乃以吉爲屠者
 而不取法於侯應侯應漢臣其
 士呼庚癸士皆無此失策之大者天鑒
 莊皇之仁雖金星屢變金星主兵者隆慶中全
 又晨見參銀揚芒參銀二星卒能懷梟鴟以好
 肯消殺疹爲和氣天祐明德吾知其未有疆也
 至於顧命之際比隆孝皇世治大漸召別
 陽

千禧前受顧命不聞虎賁之迎千戈虎賁百人惟重王
 鉉之托上疾大新命高拱張居正此又萬世帝
 王所當法也余於隆慶之朝可議者有五事
 焉當庚戌之圖京師通州其右臂也非王督築
 城以捍之寇得以窟穴其中京師且岌岌焉有
 社稷之大功其視呼譽見東方朔傳死者孰夥
 乎因子之叩關而僅爾復官不聞謚錫此其可
 議者一也軫獵車之迎見上卽首麒麟閣之書
 雖錄太惑明卷四
 王不遠王不遠
 霍氏且與炎德俱長矣世皇之立楊廷
 和與太后議定而後迎功其首也但以所重在
 親故所屬在臣正有望於後人之善述也暨加
 號謚和曰文忠而未聞有殊異之褒此其可
 議者二也保護聖躬者標未之續一言之勞猶
 蒙丘山之賞班孟堅世皇之南巡也行宮
 失火延及御寢帝遽遽莫知所避陸錦衣

帝初即位
 無逆謀
 之貧蠹
 也夏少師
 異夏也微
 鬼錄詳削
 也椒山公
 二公之獄
 提錄大底
 授可以少
 商學夫何
 乎此其可
 以為先人
 之失非所
 清昭應類
 民生無祿
 去額不惜
 帝出於煇
 帝初即位
 無逆謀
 之貧蠹
 也夏少師
 異夏也微
 鬼錄詳削
 也椒山公
 二公之獄
 提錄大底
 授可以少
 商學夫何
 乎此其可
 以為先人
 之失非所
 清昭應類
 民生無祿
 去額不惜

帝出於煇中功與金日磾等苟
 無逆謀不可以漢之當日磾者賞炳乎乃以炳
 之貧蠹而其家籍沒不吝一錢此其可議者三
 也夏少師曾中丞楊武選死雖同而所以死則
 異夏也微而剛曾也疎而懷故受智囊之誅耳
 鬼錄詳削七國當時號為智囊其致禍尚有因
 也椒山公之精忠大節直貫太虛議者以夏曾
 二公之獄迫憾于朱廷立傳潮之鍊鍛就其章
 提錄大底

明卷四

空

宗神

揭而出之以為微顯關幽之一助云爾嗣
 帝之冊立甫及六齡即以翊贊嘉勞閣臣上為
 一日遇閣臣下勤學答日方讀三先生良苦
 生且及其踐祚也年纔過乎漢昭位今上十歲
 休矣未離乎韶齡首御平臺寄輔臣以丹楫鹽梅
 之任爾惟張居正御書大字曰天下已知修明曠
 典泰交可期矣上得聖母彰教於慈寧太后
 日爾一身為天地神人之主所係匪輕務要萬
 分誼養節飲食慎起居依從老成人勸諫不可
 提錄大底

明卷四

空

通心無凝滯治理稱最之藩侯延見端門而獎
 實會極門面加榮賞赴海陟明之妙用磨勵之
 徵權矣而所謂輔臣者以文統之仇奭唐相李
 文能最加以子元之精疆漢相朱博字子帝繼
 研味於泗濱與夫諸司職掌軍國要機觸緒皆
 輔助勤乎館閣凡請學動政親賢達奸罔不懲
 迪而篤行之日御文華寒暑無間奏神於姚姒
 以祈天永命雖虞舜大孝不過如此下得碩
 溺愛社席任用匪人以貽我憂這便可
 提錄大底

有圖寶訓寶錄有諱明朝列聖名寶錄災傷民
隱有疏時太倉儲足文八年民間苦於輸粟開
祖稅以王堂詞臣有直分番入直應和文章實
安民生陳科條詳悉啓沃多方於九邊之夷情
御將之權畧不出於帷幄之中制勝於千里之
外故邊情虛報岳峙山嶽時報寇猖獗上密甚
狂逞之時耕無苗野肆獐江陵日晷月易非東
大事傳致寬條倭寇東南山海間諸獐窟穴挑遣境上
艦軍傳致寬條倭寇東南山海間諸獐窟穴挑遣境上
未未有聞共藩江陵謂大同馬家雲翼定計討
撫禦嚴虞明隆慶四年
賊破諸置鄂拓地星飛電掣天下誦宰輔之功
於不衰豈其誣哉惜也攬權太盛遂蹈幾里之
凶易月幾望凶藉勢太橫不免逮復之咎易述
不知退部院必由其指援桑梓情禮於督臺江陵
婦葬畢利道請閱至於喪之不奔而為撻鬚
案亦之伎倆刑部具外艾穆等疏其志親貪仇
度跪而以一手撻大憲宗伯馬自強曲為解江
錫爵亦鳥爾語未訖江陵屈膝于地舉手索刃
殺我爾殺我不知羅倫一疏培植綱常者何如

帝王之德與福崎居其一者間或有之未有德福兼優其盛如帝者也以其德而言之

早魃之灼焚即詣壇而步禱民問苦旱上焦勞下災傷地方雲漢之憂詩名為憂不切于此矣

佩累朝之訓錄令裝演以進呈錄都瞻為萊演進黃籍之見不親于此矣其愛庶民也除大稷之推微戒上供之織造覽饑民圖而欲發官掖之賑濟

聖母命而普施雷裴錄大成 明卷四 五

雨之洪恩太后諭內外有罪輕當赦的赦天下母遺詔于天堯舜其咨之心也其敬大臣也優下臣民處道王錫爵諸如嘉靖間優調逮王

告老之賢臣王錫爵請如嘉靖間優調逮王

徐詳緩閣之計議上召閣臣于殿閣隆以保傳

而朝見勅諭之不名先生稱之後亦以先生名

王錫軫其病危而靈濟所籲之恐後上以王錫

銀五十兩命靈濟宮道士湯武師臣之矩也而建保安撫三日三夜祈之

善四字賜內閣李士沈

實一虎將釋壘上以御史周盤疏請將李

效蠻瘴烟雨之中絕少逐臣賜決之迹雖以御

膳珍飾不欲破御史之禁一日膳中有蟹上問

又不啻腹心手足之一體然盛暑出朝歡聲雷

動中以疾疾靜攝深宮未嘗不軫念民生留神

吏治慮督撫之疎虞核輟餉之虛冒耳目之官

便賂則重繩之以法紀上因御史儒遂謝閣臣

裴錄大成 明卷四 五

正之以典刑上以范惟敬謝封貢侯守仁獻章

之從祀崇道學也貞觀政要之罷講帝以唐太

慎河防也上幸黃河每有衝決經理須在得人

游戲翰墨則鸞鳳俱迴帝幸法道美披閱兔園

則烟霞並韻帝觀宣帝玄冕圖宜召入直史臣

自刻一門

則其

軸子

之謂北也謬襲虔恭縛而表悃郭肅盜野賜馬
拔高克五崇以都督之職掛以龍虎之銜先與
十來賦郭肅盜野賜馬
加為龍虎將軍郭肅盜野賜馬
神威震張以復北關練老女友特借匿女與婿之罪恨七事大
三全榮河起聖馬詞恨七事大
求婚北關老女北關堅拒恨七事大
奇增十台吉來奔北林匪之為滅號取虞之計恨七事大
而我輕撫者以戎騎不注意之兩事強北關以恨七事大
必從北關者以中朝為外邦撮合恨七事大
汗而體裝也不亦傷乎恨七事大
三全撫順鐵嶺

義舉夫戒

明卷四

三十三

開原皆遼勝相次失險而神京之肩竟為尼憐
之墟矣誠得江陵相棄其瑕而錄用之選將練
兵修城固壘如股石門無之平嶺東李成梁之
搗紅力曾確安之下都蠻注見戚南塘之督餉
鎮餌虎兇以倚其角綴朝鮮以匿其尾國名
必以王台昔日之縛王呆者注見擒戎騎而致
之闕下矣故抄沒江陵之時而帝亦日家
錫聽密撫院官亦合防範保全如何致令自盡

崇光

惟時故劍之恩諒然其可味焉而後生斷斷不
滿江陵相何耶舍垢忍耻在人情而已極羣庭
掘穴汲名義而當為是在志士仁人加之意而
已

萬曆之末年也遠民半菽不克幾激令言之變
唐路楚令言因卑朝官署盡缺誰為賈誼之招
簡軍粗糲作亂卑朝官署盡缺誰為賈誼之招
漢文帝召賈誼地脈者銷陰氣之精差中使開
誼出貢假叢神者騎翼虎之毒有等事

義舉夫戒

明卷四

三十三

龍體得一之鴻姿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陽
九之匪運陽九言其時極橫波於樹石撲燦然
於昆岑首發帑金二百餘萬克遼東之兵餉於
足將士卿恩歡聲雷動夫流離播遷之日尚堪
現林大盈以自豐唐德宗出奔奉矧承麻績詐
之時孰肯傾貲幣鏡以及物洵大有為之君而
克當先皇之愛惜者矣神宗曰此兒極當
時憤斥諸臣或青宮初起月懸激之愆或積使

橫差犯批鱗之怒或彈擊權要而反被摘摠或
救護忠良而竟遭淪黜春明門外卽泐天涯唐臣詩春明門外卽天涯
長樂鐘聲不聞餘韻唐詩今夜初聞長樂鐘
帝特起鄒元標劉光復諸臣而用之以救狴犴
負隅馳步蒼龍崖允丘園爭趨金馬徐孝負隅馳步蒼龍崖允丘園爭趨金馬
濟濟庶幾見隆萬之盛際焉至於建立輔臣獨
重枚卜中外兼擄匪滯一塗望實雙衡允符憂
賓此虞廷之所爲各岳而求殷湯之所爲無方
也哉甲子西
而立者也乃若汪左之磁器屏風燭臺之屬乞
靈天工磁器屏風燭臺蘇杭之織造圍花龍鳳之類狀類雖小東大災傷之後物役難
之頒艱同東園東村細其空
塔一槩罷征影疲立拯於凡鋪墊奸胥之害悉
成與風鮮雨之仁而又振勉勉之周綱馳恢恢
之湯網赦附馬王鬲之罪而通籍宮闈呂復爲
民至是糾朝儀紊亂之人而指名參治上諭內閣有仍
復職後職
重治下貨唐陸贄有云貪因循而不能矯失者

終有大患處就越而不思出險者耶我朝德隆而祚
 帝者非所稱竊失而出險者耶我朝德隆而祚
 促者有二帝焉 仁宗 是也

仁宗之崩也將及期歲 洪武立八月而崩 人猶痛恨於
 竊山 軒轅黃帝葬處 乃 帝之崩也甫滿三旬 初位九月
 即位九月 能不致疑於造物余以爲不必疑也
 入固有百年而像如警電亦有一日而足炳于
 秋若 帝之膺錄固絕於 仁宗而發德

明卷四 一兵

功能 仁宗 仁宗在東宮二十年 帝在東宮十
 矣 六年其儲養之地久同也 仁宗一詔下而
 萬姓歡呼 帝一降臣而喜躍無已 帝方九
 雖見如景星慶其得人之心同也 仁宗誠
 願不勝之喜 敬孝謹 成祖大悅 禮部尚書胡濙言悅
 帝學業精進 先帝褒嘉 神宗以帝秉體克
 太其當父之意同也 仁宗納楊士奇領馬

之疏而從容報罷。帝俞史永安安泰之道而該部議行其轉圜之從同也其止權稅等役也與。仁宗之罷西洋取貨船何以發其下株連闖入之罪而議論潛消焉。曆四十二年葛內侍執之送部鞠實姓張百差有疾今上曰似此風氣之外決了罷不許株連又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邊有許多議論爾輩焉與。仁宗不計較言過之臣而置之不問何以異仁宗太子時呂震請太子曰殿下前在南宮中使道象續以跌下過欲上問上指其衣為明。帝之大發內帑給三輔之將士與。仁宗之大發倉廩濟東莞之饑民何以異。宗為太子大發倉米以賑成祖聞之曰昔范仲淹之子嘗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况百姓吾赤子乎。帝之閣臣有誤出銅鶴上者不罪閣臣而後銅鶴在東宮時閣中有銅鶴講畢諸臣從銅鶴下傳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帝賜內侍曰移銅鶴與。仁宗之熱臣有誼諱失禮者不顯責數臣而旌禁衛又何以異。助臣諱諱得

陞口奏有旨不問既退即宜待衛賓之謂臣言不顯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罪爾。臣言而要其高山景行者惟在葉相國之一臣焉。神宗朝葉議發內帑而嗟惜不聽。帝感之而班賞亡吝矣。葉言官僚之空言路之廢。帝感之而起廢錄用矣。葉首言枚上而帝卒以枚十用相矣。故以匡特備器經濟私者。歸之葉相方追鋒召入以圖協贊而。帝祖矣。使天少假之年而用賢相輔。成化焉。豈但。先馬混同。江名。掛旁長白而已哉。葉富名長。白山山上。樹皆自然而生知瘡質無俟琢磨年九齡而。羣臣已賸其龍姿鳳目岐嶷非常矣。年十三而讀書成誦作字有法矣。因羣臣進講而擢括其言更覺明切矣。羣臣議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帝明余於處分張差一事而見。帝學識之大。馬使。帝稍有幾微見顏色則。皇考不安。皇考不安則。帝廷中諸臣強半皆安。

有所不安和風化日竟為蒙霧迅霆天下之禍未
有攸底也片語解紛變態斷滅而父子之恩兄弟
之友仁恕之衷當機之決慮事之周莫不咸備焉
則帝之經綸匡濟普一轡而知九鼎之味者也
至於紅鉛藥餌李可係在禁禦原非管窺所能知
要之人言藉藉豈有平地而生波者故蛾眉曼
睂乃伐性之斧斤白台閭胥昭荆王之烟液為人
君者不可不慎也若夫逾年明卷四慶曆六歲
改元此所論於泰昌之生前也而天啓之於泰昌
猶泰昌之於萬曆也忍使其父之年不一見於史
冊乎故以萬曆八月之朔紀泰昌之年迄於冬盡
人皆以為先權而不失其正者也十一月初四日
帝之生也當長至之期膺元孫之慶矣神宗
神宗白石欄橋之俯瞻峻嶺日角之姿因長差事神宗召皇太子侍御座右三皇孫與
雁行立左階下神宗俯白石欄橋百官入見雁行
誕泄下一堂者豈特徵祥於甲觀哉生皇孫於

甲戌後其相期為夷者非一日矣光宗大
在顯皇太子期及光宗之彌留也以光宗
等補佐為光宗及光宗之彌留也以光宗
王之在疾周成王冲年既適選侍之居宮侍
宗紀初居張惟賢劉一燦居左右而輔相之侍
於此清宮移駐後皇極之尊幸正乃有以煖閣垂
手問臣劉一燦仁智之殿方移侍
手問臣劉一燦仁智之殿方移侍
以事侍
廉之故侍
謂帝不當加恩於選侍者則非也父母有
愛妾沒身骸之不慈此仁於孝子之用心也
敬皇之於昭德萬貴妃也成化人言噴噴付
之不聞先帝之於鄭妃也萬曆三十餘
年所共側目之隙漠然冰釋帝之待選侍
也亦猶行先之志也獨奉聖夫人之在宮帝
聖夫人竊以為過於厚焉內有慈母君命所使
教子也固宜隆之以恩亦當裁之以義王聖
母孔寵而扇江京李閏二宮之奸趙姚漢
乳母

為御史致仕
仙游宗將
起用開校
經界糾寇
官過三元
姚宗文等
論之辭任

1000

之稱
 寄臨獄詞
 云比之過
 錯更多
 逃比之哀
 處希及欠
 一死

東林蘇則曰賄囑宋昔者鸞湖散簡尚止流竄於遐方鸞湖之寺或乘徒文公或乘徒廣信茲者守道開來不客踰或踏于王土即如二正之際振瑾渠魁劉璉於薛大理瑄韓尚書文囚執而五百五雙錄六減明卷四顛厥之末有總典籍之惡以爲德然如忠賢者也且也軍容不入國而喊聲操練官中謀集操練繞電流虹之裔相繼驚亡忠賢導其地聲微廷設擬有重譏古文祝桓楹而謀而起土造墳黃賜便房之類偕同陵寢便易移障日捶撼宮闈動皇親飲其辜愆贖切難盡而當特逐臭實繁有徒擬立生祠彌亘州郡崇基邃閣上擬宸居隆碣封碑直摩霄漢永恩德馨之有

自周初
思謂有
效者必
有德之
功臣子
民物舉
人稱其
公運等

建也猶曰機戶庶民也。機戶服選流尚文等建

世目等建德至威恩仁溥則文翰武有建也。猶

繫祠于松江至威恩仁溥則文翰武有建也。猶

之矣武升建仁溥祠鴻惠瞻德懷仁懋德旌

日貂璫儕偶也鴻惠瞻德懷仁懋德旌

祝思則監督大臣而盡立之矣崇功報忠恩榮仁

也猶曰藩省諸部也隆祿報功之有建

尊嚴而盡立之矣上見至茂勲旌功則畿甸

掛象云友明卷四 百六

斯文之宗生監生陸萬齡請吏劉山輩石樓百

斯文之宗主監生陸萬齡請建 剡山羣石樓百
姓之肺腑琢玉鏤金磨萬般之智巧惟知蠅附
之若狂無復雉介之自立書之汗筆說之赧顏
而帝實仁孝豈憐之主也聖學當法堯舜
深契朕心嘉區大倫之奏矣太常寺少卿孔皆
法堯舜 積學真修方資表率信鄒元標之素矣
鄒御史 鄒元標具疏其愛民也官中皮襦素服
經筵日講聖批云云衆袖入早止宮中皮襦
御門卽有甘雨之注焉衆服御門後半日雨

里其恤軍也朔風將起軫念無衣卽有舊例之
 加焉上諭工部朔風將起軫念無衣卽有舊例之
 三王之國王桂王惠情理有加厚親藩也孟廟傾
 頽之廟管緝不厯企高賢也痛孝孺之忠烈而
 綸詰褒崇上嘉方孝孺忠烈特命宗生之
 奇而棘關加額命宗室各加于額外母拘定人
 戰守勤勞而卽與錄序則賞功也何其醜邊將
 士等命起哀校臣守節而與數加親則善
 龍錄大庚明卷四
 善也何其篤趙陽校臣張銓馬賊不屬而死
 有加磨一子講讀之臣而追贈文獻黃洪憲等
 不數更老之榮漢武帝尊桎李執經忠介之裔
 而不遺錄其子入介奚啻金甌之賜唐太宗加
 賜之思猿臂之將軍特專闕寄錄用領採厚厝
 之詰士俾掌璇璣按察使邢雲勇精綱繆重陰
 雨之防而奸宄必緝循良遵官方之典而宴禮
 必隆天下卓異官員宴信足以媲美成康而遠

跨文景者矣一指蔽周天之日片雲翳白晝之
 光而仁心爲質慮遠思長又爲帝之所歎
 擅者以故撓搶漸掃鍾鐃奠安當是時也河清
 陝西黃河鱗出山東青州產鱗一髮碧皮朱唇
 清三日鳳見鳳身甲鱗然有光形似麒麟
 母牛驚乳其犢鳳見鳳身甲鱗然有光形似麒麟
 不逾時而隱鳳見鳳身甲鱗然有光形似麒麟
 風大起閃出黃白色物一塊大如斗品瑩異
 龍起形方各四寸厚三寸重一百十餘兩上
 有篆文曰受命無疆表帝之德而火雲
 有角像火紅雲一塊自西南起人日二年七
 直至北樓內似雷聲頃刻進烈人日二年七
 連錄二成明卷四
 日四珥珥旁有赤氣一道狀如虹蜺忽鼠怪
 成一人字頭向南脚向北如筆寫就鼠怪
 鳳縣山中忽有長尾大鼠一羣長一尺八寸
 爪趾五毛細長色若鹿尾甚豐大逐牛妖湖廣
 之其主續一且二頭三適以彰魏之達平長州
 尾當御割救一心三臂適以彰魏之達平長州
 善惡之不爽也吾子挺擊紅丸移宮之事不能
 無遺憾于諸賢焉梁王謀嗣刺殺近臣梁孝王
 至無狀也而田叔拔猷恣燒獄詞此善處人父
 子兄弟之間者也如光宗一言以風癩結

史貫十二卷（原缺卷十二）

〔清〕周士儀撰

清康熙十七年自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史貫序

讀書不可以弗貫也讀書而弗貫猶弗讀也況史乎譬之樂有如擊珠譬之射有若徹札貫之為義大矣哉然其所以貫者以理不以意者一人之所為私也理者天下之所為公也意之所出天下有議其後者矣理之所起雖聖人不能易也何也作史之家之不免於譏也蓋自古

而然矣而後起之蒙譏則又甚焉扶風譏龍門矣而固之失足更烈華陽譏班史矣而曄之喪身難言下此者無論矣夫作史者所以理斷古今之是非而其身之所為已顛倒謬亂如此則起而作史不過妄意譏評已耳不過逞臆論說已耳何信今傳後之有讀史者亦然讀史者能貫乎古人之心而後可以讀史

尤能貫乎作史者之心而後可以讀史而必不為史所惑若是者惟斷以理而已矣理之所在歷乎勢歷乎時而有其善變理之所在又通乎勢通乎時而有其不善變夫史者未有不合勢與時成之者也而勢與時恒叅錯互異以成一代之世自非以理斷之孰能無惑此理之所為不可以已也且夫窮理始於格物

而史者其格物之大要也天下之物莫大於人事人事之大莫脩於史其間天人治亂之紀倚伏變化之端或為之前莫之致或為之後莫之知而所為賢人君子者蓋與僉壬奸偽之徒日轉旋於運數之中以俟後起者之論定而史家又不能出其公是公非使古人無憾自非本誠意正心之學具上觀下觀之識

蔣序五

窮事物之變態以求指歸之益
略覽大意妄謂有得不受欺於
其人則受欺於其書吾未見其
當也衡陽孝廉周子讀書窮理
有素其於書必求其可以貫者
而後已則史貫一書吾知其於
理有合也夫太史公南浮瀟湘
縱目山水故一發其胸中之抑
塞磊落而獨以深識遠覽為千
古作史之祖周子生洞庭衡嶽

蔣序六

之墟不啻朝夕寢處而又旋軫
京洛停棹鹵湖一覽燕齊吳越
之勝則其作為文章必有開拓
萬古摧倒一切者其於貫之為
義不思過半乎予別衡陽溯活
水嵐煙灘狀應接不暇每有所
得輒取史貫讀之亦猶古人以
漢書下酒也乃援筆而為之序
肯

康熙十九年夏四月下浣之吉

三楚督學使者義興蔣永修撰



蔣永修

永修

史貫序

介榮子
古書

古人以著書為讀書蓋
書不能讀盡惟著一書
必詳核諸書而後備何
也古人行事散見於諸
書此紀五異即左國公
穀經也況其近代惟
著一書必考其出處
詳其事實核其異同
以歸於一然後著為獨

我讀名書得此多書
之法即讀書之法也
史家之書上下三千
年幾於汗漫為烟
不能讀者自遷因而
下類者信筆以及晚
上官錄資於史無專
職矣豈未分且為探
管之徒識失其實庸
無文安能考其異同

手制舉書且不知何物
高閣置之是閑於史
者百不得一焉明之
心史事也鄧潛谷之
史錄退谷之史懷李溫
陸之藏書皆有獨見
左人三未發其不能
多見有偏執論有踏
不數傳而置之此又
能貫之難也衡易周

今夕爲多鄉老宿讀書
有本於史學尤深諳之
有得目著爲論之定而
究之面目出古人之行
事名出筆削棄穢一
本乎心不務文貫而理
名之不貫矣孔子作春
秋主於宗周而誅亂
賊責賢而誅不義一日
之是非所以貫千萬世

王序四

王序五



貫之爲義大矣哉則
今夕之書真不可少
春秋固不朽焉
潭州同學弟王世樞

序

天下一由不可無史是非之權衡萬世公議之所係也作史固難論史者亦不易必兼才學識三者之長如曾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蓋惟學問充而心術正然後取舍辨而鑒別精可以爲一代之良史即可論斷歷代之全史也夫史者以事徵夫理者也經者以

許序

一

許序

二

理貫乎事者也事與理相會通經與史相表裏世有執經而泥古者矣未有昧史而可談經者也士君子讀書懷古網羅搜剔大之則用以匡王定國細之則用以範世物身卽身隱時窮激昂慷慨論列指掌金石不渝非挾持蓄積胸有智珠者不足與於斯也禮性耽史癖居平搜剔古人務窮其根柢必沉著痛快

而後已奉來簿牒勞冗暇
則願與諸名宿考證全史
叅稽次第而斷以已意立
言彙抄尚未成集語陽吳
子容大過署賁晴嵐鄺邑
君手翰惠及同鄉周令公
孝廉史貫一書自春秋至
宋元條分灼斷妙有體裁
指遠辭文要歸簡則可以
登作述之壇矣答人云提
一串子在手卽貫之之義
也夫審音而知纍纍觀射

許序

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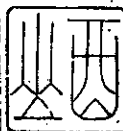
而驗七札周子讀史有本
領有全力當無嚮不傳無
堅不破矣

肯

康熙丁巳蘭秋之望相州
許三禮拜題

許序

四



序

劉子玄有云史有三長才
學識世罕兼之自古文士
多史才少信哉愚謂非振
奇淹雅卓犖之儒不第不
能作史并不得與讀史平

吳序

居論事米鹽細碎外眼光
如豆不能見跬步擲拾古
人之飮餽咕嚕不休箋註
句讀丹鉛陸離批糠瓦礫
皆寶爲珪璋琤璫也其失
也陋四部所載盈笥累軸

卽自兩漢及於金元之史

上下二三十年之間數千
百卷之書事跡踳駁篇目
頻煩橐志塊慮猶患頭白
難期而汲冢古篆禹穴逸
書引据荒唐謬悠之說以

吳序

爲附依其失也愚至逞其
胸臆穿鑿剔抉務爲新奇
翻弄人已定之公案甲是
乙非此可彼否論長樂老
則進退行止合乎聖人之
時中論秦會之則和戎功

同於魏絳菽麥不分縱恣
無忌其失也矣嗚呼謏聞
淺見之士中無斗石之儲
而盱衡抵掌畫地指天振
雄辨於廣筵寄深情於蓮
往一人倡之三四人之和之

序

五

聚天下之輦輶而羣歎賞
之如近代升庵卓吾伯敬
之倫家奉一書人傳一集
殘膏剩馥展轉脫換其流
毒於後生晚進寧有底極
哉烝陽周令公先生憮然

傷之此史貫所由作也夫
政治禮樂征伐食貨聖賢
豪傑奸佞僭逆之類聚以
及方伎婦女仙釋蠻彝之
瑣碎如散錢滿屋貧兒卒
遇有張目瞪視耳史貫一

失序

四

書網羅古今經緯天地麗
龜達腋穿札飲羽俱有合
乎貫之義焉子玄書成後
博采衆議爰定史通之名
于氏謂其博極載籍馳騁
押闔提要鈞玄靡有遁義

以今較昔通之於貫位置
在伯仲之間矣予把鋤之
暇支戶溫經周先生騎款
段時相過從與燒榾柮瀉
缸面出史貫數卷讀之得
一快意事則浮一大白計
所得多寡以爲飲酒之節
是夜門外雪片大如席北
風鳴窻楞間聲若怪梟一
讀一飲一飲一歎反覆不
釋益見先生之才學識爲
不可及也而三者之外別

吳序

五

有噓歔慨慷鬱塞磊落之
氣隱見於行墨之間者何
耶酒闌燈地吾將停杯而
問之

康熙丙辰季冬之望黃葉
邨農吳之振書於小月泉
之老友亭

吳序

六



古今作史者不一家而論史者亦不一家如通志古史稽
史錄皇王大紀大事記紀年傳通史通折微史管見史懷
諸書皆以已意折衷乎史者也然其間識者或議其誣或
議其迂或說其散或病其纖古人且難之况後起者耶大
約學者出千百世以下之心眼論千百世以上之人之事
豈能盡必其合轍但使其說翔而不詭乎正其文辭而不
悖乎法其志嚴而不拂乎公讀其書使人可以勸可以懲
即起九原而問之無賢愚皆以為知言而後其書可久否
則供人覆瓿焉爾已家仲兄令公弱冠登賢書自帖括而
外苦心詩古文詞而于古載籍嗜之尤篤亡何坐閤滄桑
數罹兵燹牙簞細帙盡付祖龍然竄伏流離中猶孜孜蒐
索聞人有遺書求必得之手自抄錄藏於匡牖之客作而
王充之遊肆者故其綱羅日富編次甚多歲癸丑匹馬都
門操管著潞河志值道梗遲阻南轅浮江入楚棲息語水
官署間出其意作史貫十二卷原本忠孝綜覈名實其衡
量古人錄兩不失由其無憤世嫉俗之意則其氣平無屑
題發論之心則其詞確今其書且四方布矣正耶法耶公
耶讀者固能辨之不藉余言為嚆矢也

康熙著雍敦梓癸丑上濟弟士儼題於燕臺邸舍



黃周星	九煙	金陵
曹廣	遠思	石門
鍾朗	主行	石門
王岱	山長	湘潭
管鳳來	德輝	蕭山
王奎光	廉勸	通州
徐銓	湘崖	潛江
左峴	襄南	鄧縣
柴煌	炯如	仁和
呂光輪	用晦	石門
孫震	聲遠	餘姚
吳之振	孟舉	石門
高仙紀	念祖	秀水
袁龍光	自牧	石門
鄭培	晴嵐	臨武
吳涵	容大	石門
許用光	大升	石門
曹允冲	文度	永興
第士儼	竹嫻	
卅廷	星元	

古番陽周士儀令公著

春秋五傳

隱公

鄭莊公

古今人生不獨莊公一人前秦蒲洪母姜寢而生洪驚悸而後覺後宋禘氏祖壽闢其母寢生壽闢於被中而燕慕容德母公孫氏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寤而起又按風俗通凡子初生墮地能開目視謂之寤生此似無足怪者莊公將生姜氏惡之斯則婦人之情惡而辟焉者也

續考叔

續考叔食羹令肉以幣莊公得諸諫之旨及公既語之故

史記卷一

且告之曰此時進言則不當再用蕭而用正教之闕地及泉隨而相見信昔黃泉之誓以鬼道處君之母子固不可通以顯君之不孝更不可矣始皇遷太后諫而死者二十人茅焦後至犯顏不諱解衣就烹卒使其母子如初斯可謂正乎

考仲子之官

孟子惠公元妃也而隱之母聲子桓之母仲子皆孟子妃之屬禮所云諸侯娶則同姓以媵從者是矣孟子卒仲子以愛升而體仲子夫人桓公因母之愛而以少加于長耳其子隱非有嫡庶之分也隱特不欲奪父之愛以身為攝而終欲致位干桓故于仲子之卒以喪赴於四方致天子使辛姬歸則至是又作為廟貌以祀之如後世之別廟

猶所以貴仲子也貴仲子者國以高桓也其欲老于菟裘意固失矣桓不諒而賊之于鍾巫春秋弑君三十有六聲於此矣春秋明隱之讓以甚桓之罪故因其考官而特名之曰仲子之宮

宋公和

公季子於宋公和之卒也曰危之何危爾謂宋陽公之遇弑宜公為之也噫此公季子教爭之道也故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納國於其弟和是為穆公穆公立逐其子馮出居於鄭終以與夷嗣位是為陽公夫宣公推知其子之不賢故以國予弟而不私穆公以先君之德不可忘故命與夷以位而不有久假此推讓之道君子之所許也及陽公立十年十一歲民不推命而後華者乘亂而弑之召公子馮

史記卷一

于鄭奉以為君使陽公非殘民以送者禍何自但哉死督目逆孔父之醜妻于市殺孔父而奪之陽公因救孔父而見及者也事勢之變成於異世宣公能預度而為之所耶又如季札避位而耕于野亦自行其志耳豈不為高閭庶弑王僚論者乃逆邇之以辭國生亂歸獄于季子不已甚乎嗟夫讓國者猶責傳無已也于爭者又當何諒焉

宋人執鄭祭仲

忽與突之邪正人所知也二子之得立與否係乎祭仲之手使仲能一心以奉忽宋人雖誘而執之則嫡庶之分自在何難以必爭仲恃外憚于勢而內實以置君之柄自操視君之廢立若手挈一器隨高下而為之所耳既逐昭而納厲旋厲出而昭歸俄而殺子墨儀而建子儀蓋爾之鄭

同時數君十年之間禍成莫草非仲伯之孽耶推仲之妻
不足數其罪公牟子以其不名故稱其賢且許之以知權
味春秋之旨矣且經書祭仲何嘗不名杜預曰祭足即祭
仲之字蓋名仲字仲足也胡氏亦云命大夫不名殊未考
矣

宋源氏書云仲伯字仲足祭仲字仲足公牟子五季及鄆公自濮
人國將盟到諸公族子金縢謀曰陽都之山臺澤草焉
能往惡血偶成祭仲刺陽都見若濫獲能承其血之
愈益而之不已成其祭仲如泉涌能承其血之愈
而血弗息竟成祭仲以死鄆之公族皆一體也今公
子五季不問大小盡謂無乃與前事類即公變然曰吾
過尤之義凡有國者所當念也

子同生

春秋十二公未有書其子生者于桓公獨書曰丁卯子同
生公牟子以爲病桓毅毅子曰疑固志之蓋因桓公有間非

史贊卷一

三

吾子齊侯之子之語也若然則魯與秦之易處以呂晉之
易馬以牛者何異周公之祀斯矣然考莊公之生在文姜
至自齊之四年時未嘗出而與齊侯會也而曰齊侯之子
可乎且齊人倚嗟之詩云展我甥今稱莊公爲齊之甥則
非齊侯之子明矣凡周公之功德若此其隆宜與周之下
世匹休焉者天寧忍以非類絕之耶然而春秋子子同之
生而諱之以日者亦因魯人之有嫌故特表而出之以解
傳聞之疑未可知也

社公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何以去國爲齊襄公復九世之仇不得已而大去也
春秋之義大復仇九世猶得而圖之矧及其身有隱痛焉

而不思劍手以陷其胸乎乃魯莊公負殺父之深恥憤然
而不知報齊襄親殺人之父不長人之我報而汲汲焉還
祖之數是求可忘而不忘與不可忘而忘之皆天理之所
不出也春秋書紀侯之避仇而去所以甚齊襄也亦所以
婉魯莊也

恆星不見

恆星二十八宿諸侯之象也衆星萬民之象也洪範曰庶
民惟星恆星不見則諸侯之勢微星隕而雨爲萬民之失
所春秋時王室凌替列國爭衡兵革相尋井間搖動小國
之存者無幾矣天故昭示其兆乎是歲歲在玄枵齊分
楚也齊桓與霸尊獎王室扶弱恤小危者以安亡者以存
故其星隕得雨而復不至墜而爲石向微桓公剛衣冠
帛之會誰御主之恐泗上諸侯蠶食盡矣星之隕者將無
及于地乎

史贊卷一

四

戰于乾時

乾時之戰魯因納子糾不得而有此役忿兵也夫魯之宜
發憤而問罪于齊者應非朝夕乃上下相與忘之既爲之
主婚與之符與之役衛今且欲定其後嗣鎮撫其國家則
是役也全乎任德而非以怨施也明矣恩仇之反報若此
其賈而伯春秋者猶幾幾焉幸其與齊一戰即敗亦不爲
諱雖莊之妄動而不妨快其爲義舉苟移此于諸見未試
之先泣涕縞素而致討焉則仁人孝子之師也豈在公陵
城濮之下哉

盟柯

柯之國南子剛桓公于壇坫之上立逼汝陽之侵地已長
戰國刺客之風後來荆卿犯秦王袖而提匕首明以劍爲
師但秦王不似桓之仗義執信以盟誓爲重可要而取也
然劍之計亦危矣玉帛之地而以寸刀辱盟會之長萬一
舉會而誅無禮者將何辭以謝必如夾谷之舉孔子從容
辱階却萊俘斬優施使齊君臣悔過之不暇而後明明歸
其使疆其斯爲仁者之勇乎

息媯

楚子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不言夫既已生二子矣
縱不言尚保其貞耶它日子元振萬以疊之媯聞之泣曰
令尹不以習戎備而于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情辭悲屬
情也已晚當日肯以拒令尹者抗楚子至今有餘烈矣恐
史實錄一
于前而思賢節于後其足償乎雖然不獨息媯也蔡中
郎失身于董卓王摩詰見辱于祿山皮鞭美吞聲于巢賊
趙彥頰倪仰于蒙古皆由忍死之一念致萬有餘卷也其
斯爲丈夫中之息媯乎

管仲

管子與桓公所言之計大都「不越富強」二字借周官王制
之名以行其取威定霸之實其連鄉戰里相地衰征導本
雖未招致拳勇股肱之法已開七國農戰之端商君之治
秦強半用其術而商君特其甚焉者耳先王樂利之遺一
變而成盈城盈野之痛雖商君之徒鼓其銳而樹之幟者
非管子耶嗟乎當時無管仲則天下不臣有管仲而王道
遂成春秋之世無全人此孔子稱其仁而小其器孟子不

道其事而並舉其功乎
管仲有如是之才必不宜輕身一死將用其所未足也名
忽自度不如仲則不如死以殉糾仲知可用齊以見其有
故寧隱忍以相桓而不恥各行其志不相爲也獨怪後世
王魏之流其才去仲何啻什百輒藉口于仲以蓋其忘君
事仇之愆誠名忽之罪人哉

郭公

郭公特聖人據魯史之舊文不欲增損如夏五之例缺之
以存疑耳公終威謂蒙上文亦歸于曹郭公曹無赤者蓋
郭公也此義似不可通胡氏又引齊桓之郭同父老以郭
公之故逃以郭公當之未免爲本文蛇足子嘗曰吾猶及
史之闕文今公矣夫以爲嘔歎豈已作春秋而不闕疑以
待考乎讀者但存而不敢論焉可也

閔公

齊仲孫來

仲孫泚齊之策士其來觀樂于魯可取斯取之矣及歸語
桓公曰魯未可動也猶求周禮若是乎典章莫器之所存
雖處顛隤之時猶可寢強敵之謀於千里之外魯可弱不
可亡周公之遺澤長矣

狄入衛

按左氏齊人使昭伯盂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戚公文
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夫燕報禽獸之行胡可使也使之
胡可聽也當日衛人惡之若之詩曰言之讒也又曰人之
無良豈齊人羞惡之心不若衛人而以傷敗美倫之事強

人之庶公子哉蓋使而相從犯禮以求者乎猶可怪者宜公既沒姜氏所生諸子父宜公耶父昭伯耶不知當日何以正其聲稱而施其面目此時成何國事宜天厭腥膻而降之災澤之虐不旋踵也然蘆溝之後戴公文公相繼嗣位衛之亡而不絕卒賴淫人之子而文公大帛布號爲賢君無亦康叔之靈不殞厥命也乎讀史至此幾爲廢書而歎胡氏曰凡書之淫亂諸事盡削之可也蓋有所感也

夫

僖公

晉人執虞公

虞虢情形久入荀息算中姑用驂馬以試之猶漁人以香餌餌魚吞者必引而出之重爾矣虞公昧輔車之理受賄

史實卷一

之

而假晉以道如千金之子不慮重垣擊折以禦暴反開門而拚之有不胜簏而去者哉公全子抱壁奔馬一語癡人情態寫之如畫賈人割腹以藏珠腹費珠于何有以身殉賄者于此可鑒

中

生 僖公之論申生曰其爲人小心精潔而大志重又不忍人
精潔易等重慎可疾又曰其精必愚不知避難申生心術志氣之微而陰行其傷之法無不慮其計中小人發機談巧如此然或世子信其傳之言詣君自訴將奈何曰
驪姬已料世子難君之安已而不欲傷公之心也不忍必
自忌知申生之多姑忌行自裁矣然寧公而不肯明言所以爲共世子也歟

名陵

齊侯會諸侯伐楚楚使屈完如師特請其見伐之故未嘗來乞盟也及管仲以昭王不復爲問完則曰吾將問諸水濱其言近於無狀桓公度戰未必勝姑頓兵陞上以觀變比屈完再來乃要之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是桓先輸楚以平矣而完更舉方城漢水之險以對其負固爲何如時桓公率八國之衆渡入遠涉旣疑主客之形又有師老財匱之慮召陵之盟名曰服楚實草草畢局得以全師而已故穀梁子謂斯後也桓之得志爲僞焉耳

荀息

獻公將沒以藐姑屬荀息荀息復曰臣必使死者反生生者不媿乘以身許公惡客自食其言乎于是以公命奉羹

史實卷一

人

齊奚齊弒又立卓子卓子再弒荀息計無復之惟有歔歔似無負于獻公也然獨恨其所以報君者特狃匹夫之小諒而昧謀國之大義耳若荀息能于獻公驀驀斃信二五之日瀝心泣血告以國本之難搖天性之不可有間使若與世子各安其所上也不然于世子受護之際剖腹以明其無罪如安金藏之于虜陵王者次也又不然世子不幸死于雉經而痛哭以白其冤如令狐茂之子辰太子者冀君終痛取彼讒人而戮之又其次也乃始終視獻公之靈惑捫舌不言而獨于君所屬之二孽是崇是擁卒也臣力云竭二孽子亦不可救何以云成者反生者不愧乎此不過驪姬之私人徇公之愛以爲之用耳烏得謂之忠于所事歟

戰于韓原

韓原之戰秦復晉侯以歸此時國無君矣而外有強敵非得一二才智兼備之士不足匡時而定難里不諸人誅亡略盡步易果靡止堪使御而處鄭又與君相睚眦者國將何恃幸部乞呂甥畢力竭智內焉斬睦其人民爰田州兵以次而作爲定國變之本而應對秦穆處一一中窺既述小人之憤以見其同仇再斥君子之知感以不忘報德使秦穆有所顧畏復有所欣慕而惠公得晏然返國矣二子之才實趙狐之匹而事陷上以救其身惜乎

齊侯小白卒

桓公薨立公子爭立公危不得續者六十七日齊之不靖可知武曰晉敬仲而在不至此乎曰不然齊之亂仲爲之

史實卷一

九

也夫王者之政先治內而後及外桓嬖姑姊妹不嫁者若而人而仲不禁也豈刀諸小人蠶于外而仲不去也隱朋賓齊無鮑叔牙之賢仲有黎以自代也公子五人援長而立之自可杜其亂萌乃屬孝公于宋襄使爲世子而廢無虧寵少以奪長國本先已不正此易牙之徒得因內寵以殺基更之無顧命之大臣可爲倚賴猝然變起國有魚爛而已其亂而不至于亡者幸耳蓋仲之所恃一時之權而而不暇爲奕世之大計此弱者之故及身而止之明驗也感能如王道之語厥孫謀哉

宋襄公

宋公位于戲之戰遂謂可繼齊桓而有諸侯既執滕子又用鄆子將以威取霸也及鹿上之盟求諸侯于楚是歸重

于楚則此便自失計夫齊桓惟合諸侯以拒楚則我爲政故能服楚若以諸侯屬之楚而我求之則楚爲政諸侯惟楚之從焉在爲我用哉既釋于楚以歸又不量力而爲泓之戰司馬攸之及其未既濟擊之不可再救以及未成列擊之不可此實晉于用兵者致躬何疑比傷股門官藏乃自解曰古之爲軍不以阻隘不鼓不成列特以文其表敗之慚豈果行仁義若文王哉夫始也虐二國之君侮弱小也繼見攬于憑凌之楚畏疆禦也異于桓之恤小禁暴矣伯業之不終安乎

襄公執于楚謂公子目夷曰國子之國也子歸守國矣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難以守國楚子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爾若宋人應之曰吾

史實卷一

十

賴宗社之靈已有君矣楚人知殺宋公終不得宋國遂釋之北同社僂爲重君爲輕之義且喪君有君因以絕強隣觀視之謀也正統北狩敵人之使不及然後也先知上擁立耶主閉關謝之期年通問之使不及然後也先知上皇見爾之無益竟奉乘輿以歸千古而上其事與子魚之却楚略同若宋建炎紹興之間朝夕以兩宮祈請和臣增幣無虛日而二帝卒喪于沙漠足見我之所輕彼不得以爲重國家不幸而遭此大故當事者計不得不出此豈忍忘君哉以救敗也曹石等殺于公以爲名宣天下後世共究之也

辰廬李晚香姜趙姬

子圍質于秦秦伯以廬氏妻焉圍將逃歸謀與之俱歸因

景君使婢子固子從子歸秦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可謂得事君事夫之道及重耳入秦秦伯再以嬴氏妻之使不虧從一之義可抗言而辭也而居然備秦危沃盟之數載有事子圍之心替矣故趙孟曰爲二嬖淫也翟女許待公子二十五年近于貞齊姜殺嬖淫醉遣其夫以出幾于俠若趙姬請子餘逆叔隗歸以爲內子而已下之以府爲才立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豈特不如且多謙德其市朝之有士行者哉

蒐下被虜

晉侯蒐于被虜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說禮樂而敦詩書君其試之于是命殺將中軍夫將帥粗悍之器也使距躍三百曲踊三百者以當之似可以爲軍鋒乃釋一柝雅之士而推殺焉而晉之軍政秩然由是出殺成釋宋圍戰城濮動罔不勝然後知專閫之奇不貴勇而貴略猶不貴略而貴禮也祭服廟雅歌投壺杜征南射不穿札儒將之爲牧罔重非一世矣寧獨卻數哉

城濮

城濮之戰晉有與而楚無與楚之敗不待陳而知也夫楚之親曹猶猶晉之親宋也宋被楚圍日急救之者宜劒及于踐車及于阜晉乃以宋委楚而旁入曹執曹伯且分曹衛之田畀宋人楚迫于曹衛之告警必撤宋圍以向晉楚之銳挫于圃宋而晉之利獲于入曹已得先手二著及子玉請復衛侯而封曹遂乘其間私許執宋國以購之曹衛喜于得復而謂楚之援已不足據也固謂曹衛固也

于楚楚失曹衛而勢孤矣勢孤則應絕應絕則寡弱之形成不得與樂設施而晉已館穀乎楚矣是役也收敵人之與爲我用更用敵人之與以攻敵行間之術固敵之法善用陰符莫過于此雖謫道乎而兵略勝算罕有其儔也

弦高

弦高鄭之賈客耳不與朝列使圖已之利不顧鄭之害有犯秦人之鋒而冒入其師哉其妙用全在假君命以誑秦子粹然之項其此急智勝于經生十倍凡爭權算人必有心計亦可備國家緩急之用勿舉以錢貨視之也

文公

史貫卷一

商臣

楚成王賴將立庶子職而廢太子商臣商臣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察之崇曰享江羊而勿敬也從之羊呼曰彼夫宜君之欲殺汝而立職也告崇曰信矣將若何崇曰能行大事乎曰諾遂舉宮甲圍王而執之君子曰是亦賴有罪焉夫賦賴者商臣于賴乎何罪罪賴之所以處其子者非其道也初楚子訪立嗣于子上子上曰商臣蠶目而豺聲忍人不可立也弗聽久乃欲廢之夫儲君國之本也一樹不可復搖不審之于始而欲奪之于終兇頑若商臣能晏然避位耶其夫一唐肅宗欲立舒王以帝李泌泌曰素陛下以諸臣若他人間之必從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建儲重事尚不可以告近臣况官妾乎楚子廢立恐密計使江羊

熱知之謀及婦人宜其敗也其失二古者保德必宜必求
孝德忠敬之士繼而習音荷升而辨味然德元良之德
藉以陶成若潘崇者以弑逆教人之為子可伸之居輔導
之職耶其失三唐建成募四方驍勇及長安黑少為私屬
必至喋血禁庭承乾招亡命斷義列帳部勒剽劫為戲幾
成西官之變苑子聽商臣多置官甲以助其凶謀其失四
蘊惡若此故春秋于丁未之弑不去其世子罪累上之詞
也嗚呼處置失當即親如父子而刃登于帷布可不慎哉

三良

秦伯任好卒遺命以子車氏三子為殉三子皆國之賢也
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君子曰秦穆之不得為盟主也宜
哉或曰康公從父之亂命為有罪矣余曰非盡康公之過

也三子者不得為良也按秦穆起于西戎進而與中夏爭
衡常用由余于戎迎百里奚于宛得平約公孫枝于晉蓋
好賢之主也三子果良穆公豈不用之今考奄仲行鍼
虎未聞有所表著于秦與由余諸子同稱何遠信其為良
哉况君沒而委身以殉特官豎妃妾之近幸者耳三子苟
非平日之所親暱其有輕以從之耶夫君子之事君也君
為社稷則死之為社稷則死之之忱慨捐軀之際正冠
束帶以死安在臨穴之惻惻哉古人云必有輕于鴻毛亦
有重于泰山義不當死而委諸溝壑同于私昵君子之所
不與也故曰三子者不得為良也

長壽曹子建三良詩云秦穆先下世三良自滅生
時等榮樂同憂患請世知三子下世後公實出其
感恩殉主之心非有違之者也應劭漢書注云秦穆
公卒臣飲酒醉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

宣公
孫及公妻皆殺之
故書于春秋云云

季孫行父

皆僕弑其君庶其以其寶玉來奔宣公命授之邑行父使
出諸竟而以主藏賴奸為大凶德其事君以禮也如此乃
東門襄仲殺君之適子與其母弟食宣公幼而立之其惡
較之皆僕不應從末減也而行父居然與亂賊比肩于朝
而不知討且為宣公納賄于齊以定其位其去捨賊為賊
盜器為奸者幾何使有君子行無禮之誅行父其能逃虜
鷁之逐耶左氏稱其妾不衣帛馬不食粟相三君無私積
以為忠于公室殆信其小節而末論其大防也

華元

大棘之役華元將與楚戰殺羊食士其御不與遂致棄甲
之辱小惠未徧張敗困之君子慨乎割之不仁而得撫士
之法故越之伐吳也有獻旨酒一盛者注之上流使士飲
其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有饋粟一囊者炊以分
軍士甘不踰隘而卒戰自什也士之死力特將帥之術以
取之而豈係乎賞之鉅細哉

陳殺其大夫洧治
觀其人之不問其所以乃殺之也

洧治之死誰殺之君殺之也不曰君殺之而稱國以殺非
累上之詞乎既累上矣何為不去其大夫不去其大夫而
稱國以殺則孔寧儀行父實為之也靈公與二子宣淫于

夏氏治驛諫二子者請殺之靈公不聽是君殺之也君殺之而曰國殺見靈之不君而治公非其罪也乃胡氏曰治雖忠猶在宋子哀之後責其在昏亂之朝不能如子哀之潔身而去也果如所言則是人臣事主必如無口飽立仗馬不鳴雁始爲明哲而忠君必諂反無足取耶恐非春秋之意也

戰泌

泌之戰晉荀林父將中軍聞鄭及楚平欲還士會亦贊之若全軍而返豈非師中之吉乃先鼓與原屏違命請戰林父之令不行于是聽備厥分過之說師進而攪奔者爭濟舟中之指可掬喪師之罪無所歸矣夫中軍士之師命也吳起曰將之所處莫不心移將之所指莫不前矣苟令不

史貫卷一

十五

行于偏裨則進退止齊何所稟乎伍參者楚之嬖人也亦卜晉之必敗言于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是林父之望不足以鎮羣帥敵先知之矣夫古之命將也君北面而立親操鉞而授之曰從此上至天下至地將軍制之然後從權在一人莫得而撓也宋蔡祖命曹彬下江南解劔以佩之曰自副將以下不用命者皆斬之潘美等咸失色任將之道不得不如此其嚴晉之列帥各行其志不克齊一前此河曲之戰趙穿獨以其屬出後此濟涇而大襲虜馬首欲東由將權之輕也將權專則重分則輕將將者其審諸

滅路

晉侯將伐路諸大夫皆曰不可鄭舒有三傳才伯宗曰狄

怙其傳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必伐之趙滅潞嗟乎才可恃乎哉負其傳異者三不能啓子而以遠公會不如樸趙者之可與守國也知瑤有五長而行之以不仁卒見殺于趙襄其鄭舒之類乎

成公

戰鞏

項公因晉魯之使有跛眇者卽用跛眇者御之以得婦人之一笑玩弄諸侯之客而不顧啓釁于四鄰項其有意心哉卻獻子不忍睚眦之恨至與四國之師捕人之地五百里不服猶欲質國君之母以快其忿不已禍于遠丑父易位以免其君就斯不避後楚子期逃王而已爲王紀信僞爲沛公以誑楚忠慨慨同賓婦人背城借一之對自是處

史貫卷一

十六

敗時求全之計越大夫種行成于吳曰勾踐將以五千人致死必有當也亦是此意齊與越雖敗而不亡恃有此耳宋汴京之圍若使李綱入金必有直詞以折其氣金人應知悔禍不使綱而使李梈故受其災過靡有底極然則遣行人于急遽之時尤貴得人哉

夏姬

夏姬之薨既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從陳國矣未已也繼滅連尹襄老與平臣之族平臣怨楚故教吳以弱楚之術一老嫗耳蘊禍若是何怪乎襄姬施且之傾人

國故

伯宗妻

伯宗朝以喜歸其妻問之曰吾言於朝諸大夫莫我若也

我飲大夫酒而與之語汝試聽之既飲妻曰莫子若也雖然民不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盍索士慙庇州犁焉得畢陽及樂弗忌難作諸大夫害伯宗畢陽遂伯州犁于楚噫伯宗之妻何其有先幾之哲乎天下聰明女子往往慮事之始終成敗有丈夫子熟涉世故者所不及此矧得之天資豈由學問耶楚之鄧曼漢之李文姬魏之辛憲英與伯宗妻埏同日謫得此閨秀之彥其助成夫德豈淺若曰婦人無外事惟酒食是議特常語耳不足爲此等女子道也

郭陵

郭陵之役范文子不欲戰謂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此以爲外懼乎老成慮慮遠之言即孟子所云無敵外國患者國恆亡之意也樂書卻至獨知韓泌之恥不可不灑而後來匠麗之變固念之所不至者也杜預張華共謀伐吳山濤引范文子之語爲歎好事喜功之人鮮有不笑其妄者及再世而後其言始驗語云擇福莫如重擇禍莫若輕君子志之哉

戰于郭陵卻至三遇楚子之卒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謂工尹襄曰方事之殷也有綦韋之附注君子也使襄遺之以弓君子曰勇以知禮師還至入周告慶稱于單襄公亦自謂有禮方旋其伐將由是知晉國之政乃樂武子怨之譖于厲公曰至將奉周孫以事楚不然豈其疾之不恤而受敵使乎遂以受楚之閭遺爲至罪案矣夫人臣無外交束修之肉不行竟中聘弓缺矢不出竟外平居且然剌軍

旅之間乎雖至之見殺其矜能伐會足以取之而外交其尤較著者寧不爲怨家所藉口耶然則至將奈何宜對楚使曰君之外臣至以君之靈辱儀戎行惟是輟弭繁轡之不遑雖君有賜外臣不敢聞肅使者而反其所遺焉斯審公

襄公

雞澤

雞澤之會揚于亂行于曲梁魏絳以司馬法戮其僕悼公怒欲誅絳絳至授書于僕人將伏劍公讀其書既而出止之絳行法而不阿悼殺怒以伸法而後軍政由之以肅也唐郭晞屯邠州士卒掠人于市段秀實列卒取之斷其首法之衆一營大譟盡甲秀實徐謂晞于軍門責以大義晞謝之叱軍士解甲邠士始安凡軍之失伍惟法可以已之然非具果毅之才如絳與秀實未足以任此也

匠慶

初季氏爲己樹六榎于蒲圃東門之外將自以爲觀也定如薨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榎夫季孫既教之以略即不能禁蒲圃之榎之不略也商君之法章悖之今皆以自及寧獨蒲圃之榎哉

和戎

無終子嘉父因魏絳請和戎晉悼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如伐之無親好得爲盡今古懼情太王皮幣犬馬珠玉之事皆不得免必得其土地而後樂者此其驗也當時戎小而晉大以晉之力制之豈不甚勝耶絳以五利要君雖

八年之間晉以九合諸侯而此備一作後世與發之徒搜此建和親之策歷代相沿靡敝不已推原首事終不得不任其待一時之利小而萬世之害大君子所以歎息痛恨于魏獻子也

楚共王

楚子薳將卒命諸大夫願益爲靈若屬羣臣改諡曰共按諡義知過能悔曰共卽其臨終自悔之語而爲易名之典也然原楚子之意非安于靈若屬實欲避此二字而故爲悔罪之語以告羣臣冀羣臣以亂命而弗從之逃名實愛名也楚成王弑諡之曰靈不輟曰成乃輟又成而以尸爭名者哉

叔向母

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笑而不使諸子皆諫母曰溪山大澤實生龍蛇吾懼其生龍蛇以禍汝也使往跡寢生叔虎叔魚生母往視之曰是虎目而豕豕豕而牛腹其不可繁甚于谿壑必以賄必揚食我生母聞其號也曰其聲豺狼也滅半舌氏之宗者必此子也已而悉符其言夫料叔虎于未產之先知叔魚伯石于初生之際是具何等識力非特小聰小慧者所不及卽素有知人之鑒者亦未能預料若此然半舌氏同時生此三孽惡得不堅其宗獨令百世下患賢母之先見而已

齊君光

齊莊公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與陳靈公之從夏姬衷其初衣以戲于廟皆自宜其淫以示人夏南舊釋何堪

是趣之使弑矣昔襄公之弑從人費石之紛如孟陽襄公自以身殉及莊公弑賈舉等十人又死之二君無道之尤而能令人樂于從死殆晏子所謂其所親暱者乎使二君官以親暱幸者近賢人則左右皆國士矣寧有非道之行致不得死所哉

宋世子痤

宋公左師惡太子之很寺人伊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而宋公之嬖妾樂又欲貴其子佐于是權臣與官宦官多比共傾一孤危之症則其毒已久腊特伺隙而發耳有楚客過宋太子請楚享之此禮之可以已者儲君而外交于與國遂開奸人離間之端而欲性加害之請行矣公曰爲我子又何求措語極當似已獨其說之妄而伊戾從佛其

史實卷一

曰欲速以恐動之公不訊之大夫國人而問諸夫人與令左師何異彼方張機而我爲之發其指乎痤繼而徐察其寬方怒伊戾而烹之而天性之傷已多雖烹百戾何補耶漢武帝信江充之讒與巫蠱獄而太子據自殺已聞田千秋之言始悟而族江充作望思之臺于湖上而青宮之魂已不可返矣春秋于痤之故直書君以尸其事所以正其本也故曰爲人父者不可不知春秋

聲子復伍舉

聲子將復椒舉歸與令尹言晉楚之故而惜楚材之爲晉道也因歷數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已事皆晉用楚人之明驗以發令尹之歎既乃曰今有甚于此者椒舉又往矣晉將與之邑比于叔向萬一又爲楚用豈不爲憂由是子

木曜然恐椒舉歸楚之不還不得不倍其室而名之矣全
在有意無意之間不露為人遊說之迹此立言之妙也然
葉謀臣以資敵為國家之患不小聲子雖為其友而為
楚計實忠矣

札聘

季札來聘春秋不書公子而名之胡氏曰貶也辭國而生
亂者札實為之因其來聘而貶之以示法也子曰此胡氏
以春秋之常例待季子而不達聖人通變之旨也按札之
聘在魯衰之二十有九年乃閔賡餘祭之歲夷昧初立立
十七年而夷昧之子僚始即位又十二年而公子光弑之
為魯昭公之二十七年去札聘之日幾三十載若聖人為
其讓國生亂而逆貶之于數十年之前何不怨之甚哉

史實卷一

季子歷聘上國乃奉君命而來非遜國而逃也且讓為德
之大者三以天下讓夫子以柳泰伯何獨以之貶札稽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能讓者宋目夷曹子臧而外無幾
人焉聖人方以讓教天下肯于脫屣于乘之公子而顧淡
誅之耶果其貶之又何以哭其歎而題其墓耶然則何以
不稱公子春秋之法蠻夷之君累命而後進今既進矣而
稱子得列于中國之會盟矣若于札再稱公子是一事而
兩褒也其褒矣而稱子蓋為季子也于使季子者而得褒
于季子又何貶焉然而季子之讓亦有未盡善者獨如濞
已避位之為高而不知傳之不可越公子光而立也使光
以循序而及之義告于夷昧請以光為嗣則寤室之難何
自作哉即以胡氏之說為貴備賢者之詞可也

昭公

會號

春秋之大夫或因賦詩而下其吉凶或聞言而定其禍福
其應如響如伯有賦鵲資叔向斷之曰不過五稔印段賦
蟋蟀趙文子舍其為保家之主孟孫之語偷穆子決其將
敗號之會子羽聽齊衛陳三國大夫之言而咸知其不免
豈別有知言之學亦蔽以志而已大抵志荒者非縱則意
縱與忘志之衰也禍將伏之志勤者多警而悟警而悟志
之盛也福將倚之志以出言言以知物理理不得而易諸

趙文子

趙文子與叔向觀于九京曰必者若可作也吾將誰歸即
高山仰止執轡欣慕之甚然處今而誰欲歸于古人殊有
服空當世之概視在位諸人未免碌碌

醫和

晉侯疾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是為近女室疾如
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晉侯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節
之二字便是養生妙劑服之便自得醫不服此劑而求滋
于草木之華實與禽獸之角骨恐無補也和一語即是二
部大方書勝于岐伯素問

晏嬰

晏子為齊侯請繼室于晉叔向從之宴因各道齊晉之故
晏子曰陳氏厚施于民而竊其國齊其為陳氏矣叔向曰
吾之公室亦卑其宗族盡矣宗族落則公從之兩賢憂危
時事明知齊必入于田晉將分于六卿也大勢至此良臣

束手莫救獨私相歎息而已悲夫

叔孫豹

穆叔魯之賢大夫也始因僑如之難出奔及庚宗遇婦人使私爲食而宿焉生豎牛長而有寵使魯家政卒亂其室穆叔之不食而飲牛餒之也然豹之奔齊也先有夢以兆之再遇豹之始生父莊叔策之遇明夷之謙下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爲子祀以讓入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其孫章章如是果數之不可違耶然庚宗之遇人實爲之不得歸之于數况兆既有以示我矣遂當負爲趨避鬼神屢告而不加意得爲立命者哉然則穆叔之不善其終殆已有以取之也夫

子產

子產刑書之篇近于嚴峻本雜稱道非盛世之政亦云不得已所以救世耳叔向貽書以規正之却是至理情也難行于衰晚此三代之所以不可復也商君治秦孔明治蜀大抵略師其意適是不肯行姑息之令大車檻檻幾子不取刑亂國不得不刑重典子乃稱之曰惠人則量其猛以濟寬之苦心哉

叔向

貧不足貧有德以居貧乃足貧也韓宣子受貧愛則將厭而思去之而貪驥之心生矣叔向舉樂武子之所以免與卻昭子之所以敗說出安貧致福福利生孽一段益虛消息之理使韓子一片妄想冰冷墮地山是以觀凡士大夫之耐貧者均可謂此而顧無服者亦不足形乎

楚子虔誘殺蔡侯般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伏甲而殺之春秋書曰誘殺而稱弑稱弑稱月稱地何詞繁而不殺也公羊子曰懷惡而弑不義君子不弑也何休注曰謂內懷利國之心而外託討賊之名故爲君子所不許也穀梁子又曰外奇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之也胡氏亦曰楚虔本欲圖蔡不爲討賊舉也挾詐毀信重幣甘言誘其君肆行貪得故聖人深惡之也三說者雖得春秋之旨而未盡也夫楚虔之得蔡般必以般弑其父景侯而致討也凡弑逆之賊天子不能討則方伯得討之本國不能討則四隣得執之中夏不能討則四裔得問之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楚莊如陳春秋以伯討許之今楚虔之殺蔡般與如陳無異何春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法相懸若是蓋以虔之義不足以殺般也何也凡誅人之惡必其無諸已而後可非諸人虔親弑其君廢而代之位此天下之大辟也已不能犯于王法而加人以不道之名以亂止亂誰肯聽之故其圍宋方執慶封負之斧鉞以徇于衆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易其詞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子圍弑其君兄之子廢而代之以盟諸侯楚子之義前不足以符慶封之口斯又何以服蔡般之心此春秋謹之故詞繁不殺而三傳之所未盡也

齊晉投壺

投壺細事也中行穆子贊晉侯曰寡君中此爲諸侯師齊侯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子盾尋于尊俎之前疆場何由

得謂然亦止爭開氣耳麗池之會秦王趙王鼓瑟蘭相
如必使秦玉爲趙王擊舞亦只是爭開氣五步之內皆殺
機何好會之有

那雍爭鄰田

韓子聽邠侯叔魚雍子之獄以問叔向叔向曰三奸同罪
回以鬻國之中與絕親以買直與非冠而擅殺同科數
語古今來極平極允爰書雖咎繇聽之不是過也後世
刑之官能以爲法庶勿濫入亦免失出

四國災

宋衛陳鄭災子彥使司寇出新客蔡晉客無出于宣使子
寬子止巡羣屏攝至于太官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
主禱于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公各散其事而城公

史記卷十

卷十

卷十

司官出舊官人冀諸火所不及司馬司寇居火道行火所
歟城下之人伍列登城于皇遠中應之無不開啓周密前
此襄公九年宋災司城子罕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
微小屋塗大屋陳帑揭具綬生繕守備裝火道使華臣具
正徒令隄正納都係奔火所使華問向戌討左右官官
其司使樂適正刑器使皇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
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巷伯微官二師與四鄉正
歡享祝宗用馬于四墻祀盤庚子西門之外後此哀公三
年魯桓宮傳官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周書子服敬伯命
宰人出禮書命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傳府庫慎守
官人齋給清濡帷幕僦從之藥若公屋自太廟始外內
以役助所不給公父文伯命技入駕乘車季桓季御公欣

子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凶也云事亦非
條凡彌縫災患造天時不可少暇豫之意若以穽
無緒矣宋度宗時臨安火已近太廟買似近居葛嶺乘兩
人小肩輿赴火所里許即易輦人倏忽至太廟下今日大
延大廟斬殿師令甫下火公太廟八風兩殿率肩一卒飛
上新八風板板落火止驗姓名轉十官買雖小人其才局
亦能應變如此

許世子止

許悼公瘞世子止進藥飲之而卒因自傷不立乎其位出
奔晉哭泣歆飮粥啜不容粒未驗年而卒若此則止非有
志于弑者而春秋書法若此其重何也夫君父有疾而進
藥臣子之職而不達藥物之性君父之尊而可受命者
彼庸醫之視人疾也豈真有欲殺之心而血氣不審補泄
不辨執一方而妄投之鮮有不誤殺者止之罪正與庸醫
誤殺同科故雖被以大逆之名而有所不得辭也

費無極

楚平王使伍奢與費無極偁太子建一薰一蕕自不可共
器而藏建果賢自然親奢而疏無極無極以失寵故欲傾
建以及奢故謂王曰建可室矣王爲之聘于秦秦女美無
極與逆勸王取之使王自賣其父子之倫而後離間之術
可投知王取太子婦無以施而目于太子乃陰爲王設策
以遠之使城父而實焉雖微二子甫屈也故智而其計
更婉而適中既又慮王卒而建立將殺也則諂曰建與
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其事集矣王心甚大子建不

信之于是遣人殺建而囚奢無從懼奢也亦才也又進曰奢二子若在矣必憂楚蓋以免其父召之語與俱來為其網打盡之計陰賊陰驚一念恨過一念種如此安得不有入郢報尸一大發泄國有讎人數世之禍可不凜然

瞿鶴來巢

瞿鶴禽之穴居者而曰巢此自幽遷喬由陰而居陽位之象故占者知為公子宋有國之兆也列子曰瞿鶴不踰濟魯地舊無此物而忽有之猶洛陽初無杜鵬宋仁宗時始至邵子曰必有南人為相者果用王介甫河水本無黿石勒時始有佛圖澄謂為恒溫入河之徵溫小字元也微物得氣之先固有天道存乎其間哉

鶴以鳥為巢其巢又黑也見不明處不為之詞也劉向以為陰居陽位象李氏所逐昭公法宜

可居外野也

梗陽獄

魏獻子將以賄鬻梗陽人之獄問沒女寬欲諫之因饋食而三欲既而曰願以小人之心為樂而巳獻子辭梗陽人味二子之言不過從飲食醉飽中微寓其意未嘗實指其事而諷諭之獻子遂改過不吝二子嘗諷獻子等受皆足述也然食得之方以身為谿壑屬屢也歟哉苟非獻子求有不以規為頌也

戊辰公即位

昭公薨于周敬王之十一年十二月己未至癸亥年夏六月癸亥昭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定公即位則踰兩時矣

國可贖時無君乎按禮諸侯薨小敘以三日大敘以五日夷而經殯而成服嗣君然後即位初昭公薨于外不得以君臣之禮治其喪其自乾侯返于魯乃以始薨之禮治之故自癸亥歷戊辰中更五日殯禮成矣而後可即位也穀梁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于是乎即位此義得之胡氏傳謂定之遲遲遲遲為意如所制不得自專固是誅意之法然而季孫之舍公衍公為而立宋決意久矣又何遲遲遲遲之有

卑貳

介子卑貳晉將長於衛視鮑言于襄弘引得公康叔唐叔分封之舊博稽掌故以為周室尚德不尚年之證其弘說其辨博謀于范文子乃長衛侯詞之不可已也如此矣夫駝佚者也佚不足用而有時獲用佚之效天下所以無棄人也

吳入郢

入郢之師吳雖以救蔡為名實為伍員動也員之父兄誅乎楚有雪怨之志援弓而射之吳闔廬甚壯之欲為典師而報楚則辭曰諸侯不為匹夫復仇于是止及令尹子常虐蔡蔡求救于吳員于是可藉手以舒憤憤因進于闔廬曰君若有愛中國之心此其時矣爰與師五戰而入郢員始暢然而無憾焉夫君父之義一也為父而仇君可乎然而君子原之矣記曰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仇之父兄以讒死不受誅者也不受誅而誅有孝子之心者誰其忍之况春秋之世不一其君苟有故焉義可去而之也微其之

秦楚而走吳君臣之義已絕而又兄之痛實淡荷得一言以伸不共之恥卽倒行逆施而有所不顧其志不大可悲乎但譜者費無極也無極已族于秦瓦之手亦可以殺其竟而必壞宗廟徒陳器戕荆王之墓而後已奢謂貞剛辰詢忍信矣夫

無極之開罪于太子建因逆秦女之故也平王納秦女生昭王未十年而有吳人郢之禍將君處于君之室大夫處于大夫之室蓋有欲處其君之母者卽秦女也致列女傳楚平王夫人伯蘿伯蘿拒之以刀閻廋慙逐退舍伯蘿與其後宮夫及伯蘿伯蘿拒之以刀閻廋慙逐退舍伯蘿與其保姆不釋兵閉永巷之門三旬秦救至乃已則是秦女蓋能以節自持者獨惜其不宜誓死于歸楚之初使移所以拒閻廋者拒平王則楚之大倫不教矣何至宗社夷滅若此哉持刀閻門無亦自悔其禍之由已而思以晚蓋者歟

竊寶玉大弓

陽虎志在竊國及戰于大棘不勝乃取寶玉大弓以出俄而歸諸公宮以示取之自我魯不得而禁也歸之自我魯不得而索也目中無魯矣及奔于齊又欲使齊加兵于魯以勤齊師微鮑文子燭其奸齊幾何而不敵也齊侯執虎欲東之虎欲西適晉頃顧東遂得居于西鄙已而饒邑人之車兩載慈靈以逃玩齊人于股掌月中又何嘗有齊哉小人隨所處而行險以僥幸如是

墮三都

三都者三桓之邑也初三桓各封殖其私邑以抗魯而魯微至是陪臣又各踞三桓之私邑以抗三桓而三桓亦微此物極必至之理也夫子用魯不必去三桓也但去其所恃則三家者已無能爲矣苟大夫無藏甲都城不過百雉則無米大必折之愚不獨大夫無所恃以敵諸侯陪臣亦無所恃以叛大夫故三都之墮子不止強魯亦以救三桓也一舉動而上下兼濟此聖人經略之一斑也

趙鞅

趙鞅入于晉陽拒荀范也荀范入于朝歌以韓魏當于鞅而逐之也大夫自相攻擊皆無人君之命故春秋兩以叛書未嘗曰彼善于此也公季子乃曰荀寅士吉射若君側之惡人也鞅逐君側之惡人耳果如所云則鞅此舉爲有

史實錄

詞聖人何故以叛加之且此說倡而後世亂臣賊子無所于其君者動以肅清君側爲名故劉蕡連結七國曰誅是錯也王敦入于石頭曰取乃協劉隗也安祿山取漁陽曰討楊國忠也朱全忠圖鳳翔曰聲李茂貞之罪也自公季子一言始皆得紛紛借爲口實然則立言可不慎與

公父文伯

公父文伯成其母戒其妾曰吾聞之好內者女成之好賢者士成之今吾子天與二三婦請無薄色無溺滄無拍膚無憂容有降服無加服從禮而靜是昭吾子也及考戰國策則又云公甫文伯成婦人之自殺者二八其母嘗曰昔孔子遜于魯是人不得今成而婦人之成者廿六八是其子婦人厚而于長者薄也由國語觀之母之戒其妾也如

是其切由國策觀之婦人之以身殉者如是其多賢母
義方之訓不足敵牀第之私乎母亦無如之何也安其
牀而不哭也

哀公

辛巳邾

禮諸侯之祭止于方望魯不應邾而曰邾者論者謂成王
欲廣魯于天下命禽父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于是魯公
得乘大路舞于咸建大常外而邾內而禘兼虞夏殷周之
器與服而用之焉夫禮樂周公之所作所以明制度辨等
威昭物采章聲名者也躬自作之以裁制天下而使子若
孫因已而素之豈公之所安乎公不安而強備物以爲享
吾未卜其居歆止見其饌而已矣然則成王欲報周公將
若何曰益以土田附庸則也錫之圭瓊瓚也其斯爲
廣魯于天下也

戰鐵

戰于鐵郕師敗績趙簡子曰吾伏從路血數音不衰今日
之事矣我若也衛莊公爲右曰吾九上九下擊人盡殛今
日之事其我加也邾無正御曰吾兩戰將絕吾能止之今
日之事我上之次也簡子一人自伐其能而與軍事者莫
不致競焉何如鞏之戰晉侯勞師伯曰子之力也夫對曰
君之訓也三子之力也臣何功之有及勞士愛樂書對
亦如之卻克能讓而上下帥皆致其馮謙則定功名之際
不較多於簡子乎晉王渾王濬爭平吳之鏖參軍范通謂
潘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之者未盡善也若旋師之日

角巾私第口不言功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寡師之勞老
夫何力之有斯顏子之不伐謙遜之雅對何以過之是蓋
得卻范之意者也

圖成

劇賁負罪出亡衛于是無世子矣靈公沒誰主衛祀成曰
邾可也邾辭曰吾異于他子况君沒于吾手請立匹人之
子輒輒于是而辭立則衛何可以無君而且夫人命之國
人裁之誰謂輒不當立者及晉趙鞅帥師納賁于戚是賁
晏然欲返國矣將謂以王父命辭父命乎則靈公未沒之
日未聞有立孫之治命也將遜位以避父乎則賁又國之
之所不欲也吾意輒當舉國人而詔之曰天下無無父之
君子大夫欲爾有君當先令不殺有父率國之人迎賁于

史記卷一

邾輒育而言曰臣不能奉纓繼以從君于四方今日之事
未有改也康叔之事君其主之而且積誠以動之孺慕以
感之夫賁豈無人心者必自悔其得罪于先君無以自于
臣氏亦將委國而不受然後國人擁輒以爲君輒奉賁以
爲父家事聽于父國事聽于君如舜之于瞽瞍而之于太
公者儼尊養之禮以事之庶父子歡然終身無間不亦極
天性之樂哉惟不出此各以得國爲利父借援而入子校
兵以拒人倫于是乎滅矣春秋書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
師聞戚曰帥師曰圍甚輒之罪詞也公季子以爲伯討謂
曼姑之義固可以距之是爲無父者樹之幟也豈聖人之
所以爲訓哉

於越入吳

橋李之役園廬中靈姑浮之刃傷趾以灰則勾踐者乃夫
差廢古枕由必報之仇也故旦夕立人于庭苟出入必呼
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諾其意氣之盛似
欲得仇人而食之不厭也及夫椒之役天方以越授吳即
停越之君臣而繫之宗廟以慰先王之靈可也爾其疆章
盡于海濱屬諸縣鄙亦可也夫何驟得一勝志盈氣溢惑
于勾踐之卑詞厚幣請安諸臣以苟果服柔我也平日不
共之恥一旦夷然置之醴蜂雷之毒縱出柳之虎渡白胡
以拒申胥曰大夫奚隆于越越會足爲我虞若無越則吾
何以春秋耀吾軍實其許越成者非哀憫之不欲其夏后
氏之祀也直視之若仇上肉以爲是區區者寧足以難我
耶由是意日以侈謀日以疎加之魏夫昌忠臣必相憂空
子國器甲朽于外人事不滅天道應之不待揆東門之目
而知麋鹿之跡遊于蘇臺之下也悲夫

楚子軫

楚昭王卒于城父之歲有雲如衆鳥夾日以飛使問于周
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
曰除腹心之疾而加諸股肱何益遂弗祭及有疾下曰河
爲祟大夫請祭諸郊王曰凡命祀祭不越望不殺雖不德
河非所獲罪也乃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天道矣郊文公
下邳子繹史曰利子民不利于君耶子曰从之長短時也
苟利于民吉何如之君子曰知命工君者不以生亂亂其
中其識見便自度越吳等視後世之君求長生之術而亦
技禱祀紛紛未已其知愚相去何如哉

吳伐我
吳師大子泗上徹虎欲宵攻王舍私屬七百八三踊于墓
庭卒得三百人及樓門之內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夫士之
致果殺敵者不貴衆而貴悍越王之式怒蛙敵其勇也泥
水八十背見五百所取果在衆乎韓淮陰云多多益害恐
未盡將兵之法

艾陵

吳子歸自艾陵以阻衆訊申胥申胥對曰天之所棄必近
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其
國猶世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滋至是吳命之短也彼來
疆圉之事每以小勝致勦故莫敖狂蒲騫之役號公恃桑
田之功亡可立待若城濮之捷晉文公側席而坐鄢陵之
勝范文子以爲大憾惟明智者方能具此憂危之識吳子
未足與道也

獲麟

麟不恒有之獸胡爲乎來或曰爲聖人出也春秋成而麟
至與負圖之馬呈書之龜儀庭之鳳同一聖人之瑞應也
或曰不然蓋孔子仲推天道俯察時變却觀未來豫解無
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也按春秋
演孔圖得應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趙世法孔聖沒周
姬亡孽東出秦政亂胡破術書記設孔不絕子夏明日往
視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又孝經援神契孔子作春秋
成使七十子向北辰磨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
纓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告佛于天天乃洪雲鬱起白

磨地赤虹自上下化為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范子
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宗禾子天下
又何休公羊注夫子素按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
采者獲摩知為其山何者摩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
意此亦赤帝將代周居其位故摩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
之者從東方王于西也東卯酉金象也言獲兵戈文也言
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也其說類子識緯近于誕而其
理似可通夫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聖人至誠
前知其所固然而筆削之餘微示人以古今歷數之傳以
藏往以知來殆孟子所云聖不可知之謂神乎而又何誕
之有

五帝三代日應遠人者也其公出觀得之而不識其
養之非其自出也故春秋曰黃摩者識之也

建也獲摩其意取也其必有地矣
不可獨以名舉故西以包東地謂其舉國之西皆正
也舉人平議之賦以見公之窮山竭澤而盡取之于
不識之類皆按案而獲之故曰漢之也亦可備一解

左國附錄

趙簡子

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電是魚鼈莫
不能化惟人不能哀夫竇犖侍曰君亦知中行范氏乎不
恤庶難而欲擅晉國今其子孫將耕于齊宗廟之儀而吠
畝之勤人之化者何日之有犖之論蓋言人之不善化者
耳不見夫有虞氏之玄德升聞者乎則化庶人而天子矣
不見夫湯之南巢武之牧野乎則化家國而天下矣不見
夫呂之鼓刀戚之扣角仲之堂阜矣之牛口則化匹夫而
王臣而霸佐矣不見夫衛武公之悔過遠大夫之知非則

化失德而磨聖而君子矣若吾天子者由志學而幾于從
心不踰矩則又大而化之者也簡子拘拘于方隅之見宜
其自視曾羽毛鱗甲之弗若故足悲也

范蠡

蠡既滅吳反至五湖辭于越王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
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事也今事
已濟矣臣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捨子之過楊子之舍
者使其身無終滅于越國子歸吾與子分國而治蠡曰君
行制臣行意臣聞命矣遂乘舟浮于五湖莫知所終竊嘗
論之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天道也苟時過而不遷則災青
妖孽由之以興天道且然況于人耶蠡之舉身而去長往
不返誠識夫大易進退存亡之理先幾而後不俟終日者
也若徒曰長頸烏喙之夫難與共安樂以形貌疑其君而
去之彼漢高帝豈長頸烏喙者耶而留侯辟穀願從赤松
子遊又何所顧畏也哉

史贊卷一

三十一

史贊卷之一終

史記卷之二

古豸陽周士儀令公著

史記

本紀

五帝

堯咨四岳曰湯湯洪水滔天下民其憂有能治者皆曰
鯀可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殛曰異哉試不可用乃已堯
於是聽獄用鯀九載功不成方天之降割水之治不治
關民命之死生殺之昔未殛庸其事爲大堯不以二者試
未與殛而以大者試鯀試鯀乎將以九州之民爲試也而
堯竟試焉不咈無亦鯀實有才爲四嶽之所知故堯不難
屈已之明以囚人之智耶且支薦而出于四嶽皆方面英

史記卷之二

大諸侯又非在廷之比周爲黨者類也舍鯀不試諒無有
賢于鯀者可應斯任以往故不得不姑試以觀其後效耳
但一時因循即可已之胡爲遲之九載當時黜陟之法以
三考爲斷而九載之先功罪未定烏可驟棄况其時側陋
未揚文命尚少誰爲任仲父之責者帝所爲遲回而不欲
遽已也然而鯀之毀族實由于負命之故蓋自估其才以
爲在廷莫已若殆屈子之所謂婁直以亡身者也神異經
云東方有人焉人身而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爲人自用
欲爲欲息皆云是鯀也嗟乎鯀既化爲異物而梓梓之性
猶存果負命毀族者哉

按史記堯紀顓頊者黃帝之孫也生子二曰窮蟬曰玄囂
顓頊崩而玄囂之子高辛立是爲帝堯堯之妃陳鋒氏女

生堯是堯爲黃帝四世孫也又攷舜紀堯父瞽瞍自瞽而
上逆溯之曰橋牛曰句望曰敬康曰窮蟬曰顓頊從顓頊
數至舜計其代凡七是舜又爲黃帝八世孫堯與舜同姓
爲舜四世祖矣若然堯之二女實爲舜三世祖姑堯豈以
之故降于舜舜豈可貳室于堯哉及讀楊慎集述羅泌所
見劉妲青邱梁碑可讀者僅六十字序舜之世次與史記
略同而不言出自黃帝則史記之所云頗不足據况舜生
于堯卽位之二十一年甲子去堯所生歲甲申止四十年
烏得堯距黃帝僅四世而舜遂入代哉蓋足見腐史之謬
而可破二女同姓等卑爲婚之疑矣

殷

武丁卽位患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以觀國風夜
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百姓皆非也乃使百

史記卷之二

工營求之野得說于傅險中舉以爲相君臣之間豈非相
合之奇者乎然武丁常通于荒入宅于河自河祖寔居氏
間之日久既已習知說之賢矣將一旦授以爰立之命恐
胥靡之夫未足厭臣民之望也故徵之于夢若以爲帝資
焉者以神其說然後作礪作楫之用可以任之而不驚况
商俗尚鬼神靈之事猶其所深信者此聖人神道設教之
權而亦因物成務之智也雖然古來明君哲相相須之殷
相遇之巧有出于後世車馬弓旌之外者黃帝風后之占
西伯非彫之兆亦常通之以夢則高宗之于說亦當作如
是觀也

周

考夏后氏自文命至履癸十七世祧祀四百有餘殷自王受封至天乙十四世而有天下又自天乙至受辛三十世共六百餘祀蓋由契以來千餘歲中爲世者四十三矣而作周紀者乃謂壽至武王止十五世何耶夫契稷同佐唐虞一宅殷土一室有邵傳祀相若世次應不甚遠也而相懸若此者豈殷之子孫年數皆促而周獨壽考哉蓋史記專據國語十五王之說遂節舉不啻以下至文王千餘年之久僅得十四人則此十四人者每人在位必皆八九十年而後其數可克况一世之中父在位之年既七八十許而其子又必百有餘歲而後可嗣其位于事于理殊不可信及考呂梁碑所載后稷生台暨台暨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啻不啻而下傳季歷十有七世據此而論則周之世數差與夏殷相埒而世本又云契稷後有公非辟方高圉侯作亞圉雲都應作六人太史公既刪縮爲三人皇甫謐又附會其說謂辟方爲公非字侯作爲高圉字雲都爲亞圉字不知此又何所考也楊升菴曰國語所解十五王者殆指其賢而有聞者以爲言非后稷迄武王十五王也斯可以正史記之訛而呂梁碑所載益可信矣

曆然較之商賢聖六七作朝諸侯猶運堂氣象振舉可同日語乎夫商俗發發而威厲其亡也遂有毒痛之紂周道忠厚而尊親其亡也至愚狐聚而凌莫極矣治道莫盛于成周猶理目少而亂日多何怪乎季代之紛紛哉西伯常養老矣嘗蘇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矣常恤民如傷澤及枯骨矣其所行之善天下之人咸得指稱之而何以曰陰行也易不云乎明莫利藉貞晦其明也原文之服事殷也未嘗旦夕忘殷既不能隱君之惡又不忍視其惡至于賁盈但使我一日爲殷之臣子則一日代君布先王之舊政使六七王之流風遺澤可維繫乎人情則怨紂之心雖其而叛商之志猶遲將使天下之繫紂者終于紂紂推六州之附我者終于去我其心極苦其術極難惟已獨得而覺之惟九廟之靈嚶有以鑒之豈惟悉紂知亦恐天下之人知故曰陰行善也若云私有以悅乎民而慮恭主聞而見忌此與田常之厚施竊國何異何以爲文王襄王二年王子叔帶與戎翟謀伐王王欲誅之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夫仲之以桓霸也以其氣能獎王室也今叔帶發難于周天下之大惡而避罪于齊齊方伸大義于天下顧爲天下通逃數其何以服諸侯况子帶賁罪來奔執而歸之京師特匹夫之力耳乃姑息容奸而僅爲和戎之計以復于周釀天王異日出居之禍非管仲留其疾乎後晉文公定王于邲遂爲百餘年創霸之基齊替而晉與何嘗不倖于此也

太史公作殷本紀既云有城氏女簡狄爲帝嚳次妃出浴見玄鳥墮其卵吞之娠高辛本商頌天命玄鳥之文而宋子又本史記以註詩也及著秦本紀又云顓頊之裔孫曰女脩脩織玄鳥墮卵女脩吞之生大業或曰大業卽咎繇也豈高辛與咎繇皆同一燕卵之祥耶殆未可信按古者郊禘之禮以玄鳥至之日爲候二女往祈而適娠遂歸其應于玄鳥故高辛與咎繇之生有同符耳作如此解可以正史記之失亦可以辨宋註之誤

穆公有害馬岐下野人共盜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公曰吾聞害食馬肉不飲酒傷人乃偏賜酒而赦之及秦擊晉于解原三百人者請從穆公寔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于是秦獲晉侯以歸夫能樹人于無事之

史記卷二

時魏孟賁嘗有賴它如趙宣子作桑下之饌夫而脫晉官之難中山君一壺餐而得勇士之力思難時有一二士亦足以況况三百人之衆乎然則養士者之食報有負恩于高齊厚糈而感激于醇飽之微者施者何心顧受者不能忘耳

始皇

焚書坑儒之事人皆謂李斯爲之而不知斯之先韓非商鞅已啓其端斯因而成之耳非之言曰世之愚儒不知治亂之情誦談論古先之書以亂世之治執言于孝公曰人不可使多學爲士人妨廢耕戰由二人之言觀之秦之惡書而坑儒已非一世至于斯不焚不坑勢不已也非東之經執積之薪斯鼓其微而斯立轉移于天也誠古今一

而破敵乎其云以趙委秦欲承其敵不遽戰國韓盧從兔鵲蚌相持之舊說胷中豈真能辦敵故曰宋襄非上將村也雖然猶不殺我則鉅鹿之戰不力是又天假手以逞秦秦之亡也乎

沛公謝羽鴻門羽留沛公與飲范增舉玉玦以示羽者三羽默然不應增起召項莊入前爲壽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噫增無策甚矣不能使羽與沛公爭入關之先後徒欲仗武夫之力取償下一劍之間好奇計者果若是乎况增嘗令人望沛公氣皆成五采爲天子氣天之所興豈人得而廢之耶後人題增墓云七十壽翁兩壽翁西來一笑大咸陽生平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增而有知亦應含愧

史記卷二

項與漢俱臨廣武而軍思漢絕楚糧食爲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曰不下吾烹而翁高祖曰吾與項王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爲兄弟吾翁卽若翁乃急時姑應以緩語也猶棄之戰晉人欲得蕭同叔子爲質齊使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漢之應楚頗與相類但分羹一語未免傷恩爲人之子親在鼎鑊之間而從容置對恬然而無所痛難言仁義一羽不聽項伯之諫施諸刀俎而甘心焉高祖雖有天下當四海終天之恨何可恨乎太公之不死則爲天子父者其中有天幸存焉耳然高祖不特必於其父又且忍于其子睢水之敗以數十騎遁道過魯元孝惠載以行楚騎追急推墮二子車下滕公下收載之如是者三至欲斬滕公者十餘已之所生

愆然棄之反欲斬人之收之者此其心亦分棄之心也或曰爲天下者不顧家似難爲隆準公解也

項王死高帝封項伯爲射陽侯蓋以報鴻門之德且踐與伯婚姻之約也但伯與羽同族不應舍所事而外市帝誅丁公不欲使人臣叛之而顧侯伯何足顧丁公之目哉古詩云鴻門舞劍甘爲函廣武杯羹脫若翁爲楚不忠若定罪未應項伯後丁公足爲鐵案矣

漢高祖

斬蛇姬哭事武疑高帝神其說以鼓壯士願從者西向之志與陳涉之篝火狐鳴魚腹丹書同一計耳蓋未可知然帝之徵應非一如所居上常有雲氣成五色飲酒卧王姬武負每見怪始皇謂東南有天子氣呂公與老父相之皆

云大貴殆天寶授之以見其異豈人力能致之哉宋劉裕徵時伐荻新洲見大蛇射之傷翌日再至其所有童子數人青衣鵝鵲問之曰吾主爲劉寄奴所傷合棄傳之與高帝斬蛇事前後相類王者固自不偶也

高帝起沛沛令項羽起會稽誅會稽守皆藉以爲舉事之端然沛令初信蕭曹計召高祖既而悔之閉城守是屈在沛令沛之父老子弟懼其不保其救令迎高帝與羽之隙殺勝迫而殊况高帝起沛即思完沛人之家室寧似羽之專尚屠戮哉成敗之局已分于此

君之親親奚若高帝恬然聽乃翁之烹而不恤于虛名之共主何禍業之有其爲義帝發喪祖而大哭豈真有君臣之誼系于其心哉聊借以甚羽之罪激天下之怒耳桓文

之假虛弊以取霸大約如是然義帝無功德于天下必不足久鎮華雄當有起而廢之者羽何太暴戾以身爲戎首犯此大諱資興主以仗義之口實不亦愚乎

高帝與列侯諸將論已與項羽之所以得失曰決勝千里吾不如子房鎮撫國家吾不如蕭何戰勝攻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之所以取之也高帝此論果歸功于三人而已下之哉分明自張其驅駕英雄手段既以人傑推高三人而曰吾能用之則已之才又出三子之上可知矣雖然非高帝不能用三傑而三傑者非高帝亦不樂爲之用君臣相遇千古所希宜帝之顯爲羣臣道也

蕭何治未央宮上東還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

史實卷二

故可因就宮室且令後世無以加也此乃達君之語與楊素之營仁壽宮皆導君以侈者也夫時當百戰之後死者未收生者未遂休養數十年而不償爲大臣者勸其君力行節儉猶處作法于涼其流及奢乃殫極土木以開淫靡之漸哉浸尋數世宮室不已聲色狗馬繼之封禪征伐繼之神仙方士又繼之卒致生靈罷敝海內虛耗鉅非開創之初有以啓之烏在後世無以加哉夫何漢之元功聲名冠乎三傑猶不免逢君之咎于楊素乎何諫太上皇之號不自漢訪也始皇追尊莊襄王已有故事但高帝即位之初卽已立皇太子稱先殤爲昭靈夫人矣何驗年始尊太公爲太上皇吾意家令不言宮門不擁篲而新豐老人將終其身不尊不親未可知也它日盤酒未央

官帝起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以臣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臣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口語間不忘怨惠殊有貴僂之色爲之父者不亦難乎陸貞山撫筆行云泗上亭長作漢帝宮中老翁猶布衣翁生不知皇帝貴家令一言翁始與兒來朝翁翁擁尊須臾起詔尊上皇家令歸來金滿林昔爲田舍翁今爲天子父擁尊一迎真有助似嘲似謔覺高帝千古下猶有慚德不敢比隆慶舞矣

大風之歌惠猛士也然當日士之猛者孰有知信越踪布者乎既烹之隨之不遺餘力而更寄求才之意于悲歌慷慨之中何異拔超楚于前而惠植斷藥于後也恐士之見幾者將黃鵠舉不願爲帝用也後人詠歌風豪者有云畫傳走狗烹雲夢那識長難伏未央又有云人生悲樂須臾

改猛士之惠誰復在韓彭已離英布誅遺詔猶足誅樊噲古來豪傑堪堪悲沛水東流西日欲歲歲山川猶古色風雲不向沛宮飛合二詩觀之說得一時酣歌未免敗興

呂后

高帝之欲廢惠帝非止廢惠帝也惠帝廢則廢呂后之漸也欲立如意非止立如意也如意立則后戚姬之漸也夫呂后之悍高帝懼之已久于戚姬之艾嬖之已淡人情鮮不避其所憚而親其所嬖但欲廢悍后而無名遂謂太子優柔爲監子爲不肯欲冊嬖姬而無故因謂如意爲奴我將取素所樹者亟欲更置之苟其事果行則古有母以子貴之文寧有如意爲嗣而戚夫人不正位中宮者乎宮中無兩大必遺呂后如后之近薄其子奉藩以去耳此

史實卷一

高帝欲廢呂后必先廢太子後后戚姬必死如意之言也呂后見勢已急一則劫謂侯以定計一則阻擊廢布勿令太子行不獨爲其子地其爲自固之術亦已迫矣及其羽翼成國本定高帝始感然撫姬而歎曰呂氏真爾主矣呂后於是飲恨益深憤恨愈厚不痛洩其忿不止故高帝欲立如意者乃所以說如意廢戚姬者乃所以威戚姬也如意的賢不逮惠帝高帝乃謂如意類我必欲廢太子而立之何其悍耶觀惠帝在位之日兄事齊王置之上座引卮酒嘗之以絕太后之醜趙王來親迎之霸上與之同即起食飲其友愛也如此除挾書律察民間孝弟力田者奉之其子諱也如此尊禮宰相治尚清淨于高帝約束無少變更其率山茂慙也如此豈非守文令主漢後如意者當如陳方張之際而已若其見爲之防護極密而巴其疎晏寢宮中不能蚤起致被醜以死觀高帝之英敏膚達類乎不耳乎高帝特不勝戚姬燕姬之私始欲寵異其子以誇示之耳豈真賢否莫辨也哉

呂后欲王諸呂以問右丞相王陵陵對曰高帝誓非劉氏而王天下其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又以問陳平周勃則對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制王諸呂無不可者后大悅陵出讓二人二人曰于今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卒定社稷全劉氏後君亦不如臣夫大臣定國事圖安于其安則易已危而使之安則難后方欲討諸呂未嘗徑遂而必商之一二舊臣觀其從違以決行止使二人者繼陵之爭直詞以進焉在悍后之意不可同耶乃曲從順旨其應

如響使乳臭之兒皆得踞南面而王白馬之盟安在哉幸
蘇產豎子信酈兄之實已歸將印以軍屬太尉故劉氏得
以復安萬一如呂后遺命據兵衛宮將相雖驪亦束手無
誰何恐漢家外戚之禍不待新莽之世矣則平勃之權計
何如王陵之懇哉然考封拜呂氏之說實始于雷侯之子
辟疆乃翁招南山之老以祚漢而其子使諸呂居南北軍
以危劉父子之間不同量則又何也

帝在位二十三年之間大都崇尚謙德其自代來也羣臣宗室共上璽綬退不敢當丞相將軍固請猶西向讓三南向讓再而後即位其溫恭之意已見于踐祚之始矣已而有司請建太子則高舉有德以陪其終以至災異求言祠官勿視靡靡然懼年之長久無以告厥後何其勞謙之至也若夫臨崩知喪一語尤其淡自婉抑不欲以一己哀痛天下當避密之降禮也詳帝一生不官萌侈心居盛舉宜于賈生所議制禮樂改服色諸事謙讓未遑也而或謂帝學黃老術祖尚無爲亶其然乎

封禪之禮無可考然大都受命之君告成功于天地羣神

如齊桓公秦始皇之欲廣修其事而未嘗以此求不死之術也至武帝乃合禱祀爲一事凡泥金檢玉之文皆莫天神之一遇俄而曰仙人見矣跡在緱氏城上有物如雉俄而曰仙人再見矣東萊有大人長數丈其跡甚巨類禽獸俄又曰一老夫牽犬忽已不見閃條變現不可方物其尤幻者從官于嵩高山下聞有言萬歲者三問之上上不言同之下下不言一時群臣自爲詭祕不肖明告以洩其事以雄才大略之主而甘心爲迂怪之士所溺其迷冀貪作萬年天子故使一時之人弄之如偶幸方士未聞以金石之藥進帝猶得以壽終不然寧不若唐憲武之以躁渴終

在秋風詞哀蟬曲以上才之雄者卽小小伎倆與文士較定勝數倍帝王之分固不可及

武帝之世征伐四裔大將軍驃騎將軍窮兵遠出司農藏錢既不足以奉戰士而又漕塞決河賑救旱潦浮費萬端更造錢幣鬻罪賣官皆難以佐縣官之急至不得已而算緡文景之殷盛一旦虛耗至此苟非一二心計之臣經略區畫謂天子不受貧吾不信也桑弘羊起而救之置均輸以通天下之貨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而相權輸置平準于京師大農盡籠天下之貨使商賈無所牟利而物價不得騰踊雖曰朝廷之上同于市肆豈不

念于頭會箕歟無藝以陵民及于膏肓者耶由是山東歲
益漕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
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用饒區區之智行而輒效顧
周官王政之所不取然一時救貧之法莫以尚焉唐劉晏
筦度支于諸道巡院募駛足置驛相望探四方貨值低昂
得以權物力輕重使物無貴賤而價常平一時錢流地上
晏之智亦本弘羊儒者以言利之故輒抑之而不道而不
知語于國家緩急之際課權宜之效若弘羊劉晏輩者何
可少哉

卜式起牧豎之中輸財助邊得當人主之意豈不勝錢函
百倍然乃欲取姑與之智也上雖暫絀于丞相弘羊人情
不軌之議報罷之終懷之不置也未幾式復歸于萬給

史記卷二

卷二

河南所徙民縣吏上富人名上卽識之曰此非常欲輸貨
助邊者耶其人終長者思寵之以風示四方因賜爵左庶
長傳齊王既有以僭式矣而式之何未已也久之會征南
越天下奮于符成者希式再上書求率子男死之上大感
勳歸其義形于萬賜爵關內侯御史大夫以牧豎之賤
頗致三公其所取償于上寧侑什百已者假一二事逢主
之意要富貴如取諸寄其術不亦工哉及其計售而思身
退以善其後乃進言監鐵不便事且欲募弘羊以致兩建
白數言以塞尸素之咎活天下後世之名漢庭巧宦未有
過于式者論者嘉其質直與汲黯同稱非其匹矣

世家

齊

讀周本紀紂囚西伯于羑里閼天之徒慮之爲求美女文
昌因紂嬖臣費仲獻之乃赦西伯以爲其計出于閼諸
臣也及覽齊世家而後知尚父實爲之固斷斷信之無疑
者何也尚父好兵權與奇計所行多秘人所不能窺揣摩
暴主之情非此不足快其意況急難之時其智不得不出
于詭而初不使西伯與聞之耳陰符之略于此微露其端
苟拘拘焉方行軌步以圖之恐西伯將爲郭侯之續庸有
濟耶

魯

讀魯世家與詩書不合者三其一曰武王既崩成王少在
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考
書召誥曰惟冲子嗣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是踐阼者成

史記卷二

卷二

王也公攝政不得云踐阼也且成王卽位之歲年十有三
矣又不得云在襁褓之中也其二曰成王少時病公乃自
摘其發沉之河以視于神曰奸神命者且也藏其策于府
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謂公者周公奔楚夫公
常因管蔡流言避位居東東人之詩曰是以有哀哀今未
聞居于楚也且公嘗荆舒是懲矣楚爲公所常創者有一
朝居其間耶其一曰武王不豫公乃自爲質設三壇載璧
秉圭告于三后使史策祝願以身代藏其策金縢中公率
後秋未獲暴風雷雨未盡偃大木盡拔王與大夫朝服以
開金縢得公所自爲書代武王之說王曰昔公勤勞王家
予小子未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公之德惟予小子其迎玉
于是出郊天乃雨反風解周書所載風雷之變在公居東

之二年故王曰予小子其新逆若史云在公既葬之後公既卒矣又誰逆也此史記之異于詩書者也又有不登春秋者一曰魯惠公適夫人無子公賤幸聲子生子息長爲娶于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生子允登宋女爲夫人以允爲太子即桓公也考惠公娶于宋有二廢一曰聲子一曰仲子仲子之生手中有文曰魯夫人故惠公適夫人卒立仲子以繼之仲子之卒也天子爲之歸理春秋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瑁既曰惠公仲子則惠非奪息以爲妻可知矣史記云爾者想亦因隱之夫人亦云于氏而不詳隱亦娶于宋也此其異于春秋者也太史公之書失所據如此類者多有豈秦火之後傳聞或誤耶此讀史者不可不考也

史記卷二

或說燕王噲使屬國于子之其言曰昔禹湯益已而以啓人爲吏及老而以啓人爲不足任天下傳之于益已而啓人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于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戰國之人政爲不經之論以誤人國如此與世俗所云爵因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于桀梧武王以黃鉞斬紂而使百姓觀之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讓之乃免于亂數事同一荒唐好事者變亂事實亦何所不至使非正史何以正其謬乎

宋

武庚祿父既以畔誅周不悉殷先王之無後乃封微子于宋以奉商祀不以武庚之反側爲嫌而惟主其祀是繼

誠王者盛德事也况宋乃殷之老都商先王之遺廟存焉一微子如武庚祿父者流稍加煽誘則商洛之間觀樂而動有不肖者多故者哉微子固長者知天命之有歸于心爲白馬之客而武王周公亦坦然命之俦格而不疑是其心公天下之心而非三代以下所能行矣

晉

晉襄公薨趙盾與諸大夫迎公子雍于秦而立之其本謀也乃穆嬴曰抱太子冀舉涕泣于朝山則頓首于盾所盾患之且畏諱不得已背雍而立冀舉是靈公者盾所欲廢不立者也靈公德不勝怨不待提率夫之謀而已有詳盾之心矣及使鉏麇賊之不得伏甲攻之不得盾于是懼而出亡亡未越竟而靈公弑矣公雖無道何弑之甚而趙盾不

史記卷二

後而適當盾出亡之日乎至問其弑之者爲誰則趙氏之族穿也夫穿爲晉之貴冢非有恨于靈公者苟不有所受命敢無故發大難而于赤族之罪耶其間發縱或盾陰有以主之且要以不復討賊之約而後穿乃悍然操刃而無所憚耳不惟不討賊而已成公之立穿實往迎于周寵之以新君之使以釋其弑逆之辜其遣之如周者非盾命也執命之乎高貴鄉公弑于北閭司馬昭尚諱成濟以塞咎而穿儼然列于大夫其所以庇之者厚矣蓋孤書盾弑其君子策復從而解之曰子爲正卿亡不出竟反不誅亂非子而誰是猶聽盾以及于寬政之詞也再世至屏岸賈追論斯獄而以賊首歸盾未爲無故

楚

張儀以商於詭懷王而離秦楚之交此其智不足以欺
者而適足以愚貪夫未爲奇也迫秦再使約觀而分漢中
之半以予楚懷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蓋將設鼎裁刀
組以待之不甘心不已者儀怙然請之楚而不懼所恃者
新尚之與援而鄒袖之煽處也揣敵國之情形爲已蟬蛻
之地無不中者雖傾危之士而其膽智則過人矣至其許
鄒袖之術陳平又用之以惑閻支虛設一入宮之豔以搖
寵婦之心其若甚聞其術必效然以施于懷王之驥豎與
日頓之狂制可耳若夫不聽婦人言者未敢嘗試也

越

朱公之中子殺人囚于楚朱公裝千金遺其少子往視之
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欲自殺朱公不得已遣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刺客

爲一封書遺故所舍莊生至楚長男進千金于莊生莊生
受之曰疾去勿留長男私謂而不即去莊生固入見楚王
曰某星宿某惟德可以除之王曰諾于是封三錢之府將
出赦長男聞之以爲救第當出重千金虛棄無益復見莊
生莊生知欲復得其金取金還之而恥爲兒子所賣入見
楚王論殺朱公子而後下赦長男持其喪歸朱公曰吾固
知殺其弟也是少與吾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若少分
生而見我富不知財所從出非所惜各吾向欲遣之爲其
能棄財也長者不能卒殺其弟吾固日望其喪之至也觀
朱公此論可謂有知子之明且奢能用財矣獨惜其所託
莊生者非其人也夫以吾之愛子託之子友必度其友能
視吾之子如其子而後敢以死生寄之朱公諒莊生果好

養而多快節不負吾嗚呼昔之我秦亦可得之于楚王
卽一折東屬之足矣何待千金朱公遺長男而必挾千金
以往則是與莊生猶汎汎然非相知之深者矣非其相知
之深烏容遽以愛子之死生付之况莊生懷見子之恥必
欲殺之而後快特小丈夫快快者之流詎能行度外事不
知其人而冒委之則是中子之死非楚王殺之與莊生殺
之長男殺之乃朱公自殺之也以朱公霸越治吳之議而
末年失算若此無亦人將智而逮及之也歟

趙

下官之難公孫杵臼謂程嬰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死易
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勉爲其難者吾爲其易者遂與假孤
先死夫人之所難莫過于死能排一死則天下應無難事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刺客

但殺身之難難在當時立孤之難難在異日兩者相較遂
覺死易耳及趙武既立嬰乃欲報杵臼于地下或曰嬰之
死過矣孟子所謂死傷勇者是矣是不知嬰之志也夫嬰
之所以後杵臼十五年而死者獨以孤存故使趙氏無孤
必與杵臼同日而盡當貪視息于天地間哉一旦孤立則
生者可無憾而死者何忍負不與杵臼同遊于九京以報
宜孟之知此心終未安也不肖久人死一死不必獨享富貴
以生何難何易一身兼之嗚呼烈士哉
烈侯欲賜歌者佗石二人田萬畝公仲舉欲止之不能姑
諾而不與也烈侯問至再再應曰求未有可者畢竟思
中祖之法而未知所持也一感于晉君進士之言而使
牛畜初欣徐越三人者更月侍烈侯悅三人之論遽謂公

仲曰歌者之田且止不勞而折庭爭之力而收納約自腐之益古人沃心之術妙有本原而賢者移人性情之教又何其大而甚速也此召康公矢音于卷阿以吉人吉士爲惓惓也

魏

世謂魏文侯能好士蓋受書于卜子夏師事田子方客段干木過其廬未嘗不式焉三子者當世之大賢文侯皆折節下之詎非戰國之盛主哉及其下相則告李兌曰今所置非成則壞未聞舉三子而用之何也豈其徒奉之以虛名而不欲實長之以政耶抑三子者所學皆先王之道而文侯所尚乃功利之習耶若然雖云好士特與葉公之好龍等耳何足以云至荀能于三子左右爰立養其道義以濟當時魏之爲魏未可知矣

韓

趙魏攻韓華陽韓告急于秦秦不救于是相國陳筮親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乎對曰未也穰侯怒曰韓之冠蓋相望告敵邑甚急子求言未急何也筮曰韓急則將變而它從以未急故復求耳穰侯于是發兵救韓八日而至筮之說與唐雕頗類齊楚攻魏魏使唐昭入秦請援言于秦王曰齊楚之兵已合于魏鄰而大王之救不至亦將賴其未急也使其大急彼將割地而約從王尚何救焉秦昭王遽爲發兵救魏戰國說士其激動人主之語往往如是曰變而它從一曰割地約從其機係乎秦之利害不得不親爲應之若獨訴本國之情形雖七日哭九頓首未見其宜

爲我而長驅也

田齊

田氏之方竊國也則厚施于民以結其心故收賦稅以小斗予粟于民以大斗民將歸矣又請君行德已行罰初懷之以小惠繼懼之以淫刑威福兩柄悉自已操君若贅旒然民不感其施則畏其法有不從之若流水耶然景公之世屢暇誦實非不加刑也適足解民心而趣之去平公之世田常敢君行德卒不能挽民情而使之返蓋本合者已離則既渙者難萃也太公之澤衰矣周公子報政之初已料其後世必有篡弒之臣聖人之前知于是始驗威王封一卽嬰大夫而賢者知勸惡一阿大夫而不肖者知懲由是齊國大治然則人君之刑賞豈必在多乎乃威

史實卷二

王于二大夫未曾施一已之權而先察左右之口險惡之當否以爲刑賞卽孟子所云左右皆曰賢必察之皆曰不可必察之意也牛息黯曰正室之明莫盛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威王蓋能用明者也又按列女傳曰左右者威王之伴臣周破胡也破胡嫉賢好佞於賢者毀之於不肖者譽之虞姬言于王曰破胡讒諂之臣不可不退王于是封其所毀而烹其所譽並誅破胡則是輔王之政者實由虞姬又不可不傳也

孔子

太史公列孔子于世家王半山曰史記之例公侯傳國則曰世家仲尼無尺寸之柄列之以爵宜矣曷爲世家哉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仲尼之德世天下可也何

特世其家處之世家不從而大置之則傳不從而小置之則自亂其例矣牛山此論固當但有土者以國世其家無其國有其德則以德世其家孔子德通乎天地冠乎古今矣世載之傳于靡窮其都大夫以前不具讀自備意而下而子思而子尚教傳而鮑其在漢曰延年曰安國曰光曰棗曰壽曰融在三國曰淳之在晉曰瑜曰坦六朝曰瑒曰觀曰真在唐曰道遠曰巢父曰戴在宋曰道輔曰文仲武仲平仲通至于今繩繩未艾問當時之侯王有國土者能與之並存者乎列之世家誰曰不宜乃班序又謂還先賢老後六經夫輕重之衡今觀其叙次老子與韓非同傳而不併之世家之中是選猶能尊吾孔子者也固之論未見其確也但後孔子而稱世家者爲陳涉殊失次第耳

外戚

史記卷二

相者許貞相薄姬當生天子兒時姬已納魏豹官中約金相者所云必私幸吾有見必天子矣已而豹與姬陰謀室雖欲生天子兒末由也會漢王入織室見之詔內後宮又歲餘不得幸相者之言猶無驗乃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苟富貴無相忘二人先幸漢王共薦姬于是漢王憐然憐之是日召幸姬遂言昨夢紫龍據吾腹帝曰貴徵也吾爲汝成之一幸生男即代王也其後帝得進見高帝崩諸御幸戚夫人之屬呂后皆由之獨姬以希見故聽從代王之國及代王立爲文帝姬得尊爲皇太后姬生平之遇僅蒙高帝之一幸而貴遂不可言由其始言之使姬不入魏宮則無由輪織室矣少時不與管夫人趙子兒

約則不得薦之上所矣若高帝寵之太過必與人害則不良死矣兒爲天子已爲天下母夫豈偶然者耶實太后初進賜諸侯遺主者必置已趙籍中官者志之誤置代伍強之代代王獨幸焉觀二后之貴皆有莫之致而致者人生起伏顛倒靡弗由之凡百君子可以自安矣

蕭相國

蕭相國起刀筆中未常通古今習權變之術也其智數實出留侯淮陰下雖感會風雲功次第一而履虎尾者亦屢矣分上與楚戰京索間數使使勞苦相國其心蓋竊竊然疑也以何居關中重地也而何不知微鮑生言則子孫昆弟之勝兵者不遺而何幾危韓信誅上益封何五千戶令卒五百人都尉爲相國衛其心又竊竊疑也以何之亦足以誅信也而何不知微召平言則五千石不讓私財不出佐軍而何亦危蹙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其心蓋竊竊然疑也謂何久得百姓心恐從中起也何又不知微客言則不買田宅賤貨貨以自汙而何又危幸而從危得安者皆三智士之謀也已而民遠道訴相國數事上喜令何自謝之疑稍釋何復言然爲民請上林地而帝之疑心復作以何終欲害德于民烏得不械繫之哉雖因王衛尉之諫出之而帝終不憚一日客不在旁勸幾不闕人臣處功名之會事雄略之主周旋進退之間不有智士與之計豈欲以全始終也難矣淮陰王楚千王不能得士如何勸趙武涉之徒獨說之叛漢而不教以自全之策慮其及于疽醢也乎

賈侯

子房命力士奮椎爲博浪之擊夫索十日不得似有神物相之乃適中副車爲智昇之所不及何也豈祖龍爲天下主不應死匹夫之手耶夫始皇之威赫矣而荆卿刺之于前漸離朴之于再力士狙擊于後一人之身攻者環何其有得不死者特幸耳自是而後陳勝項梁之徒揭竿相率亡秦之謀紛然而起皆此一擊倡之矣青蓮圯橋詩曰報韓雖不成天地爲震動賈子房之勇也靖節詩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則答力士之謬耳

高帝欲易太子周昌叔孫通非不力諫也而上欲易之愈甚子房知之曰此非可以口舌爭也無端引出商巖四老俾侍太子衣冠甚偉帝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對曰

史記卷二

四

言姓名帝曰頗公幸調護太子而惠帝之位適定子房初爲此計甚迂及其用時關鍵甚緊如國手譚奕通盤打算開處俱是奪處其思慮豈周昌輩所能到耶王陽明疑子房所招致者非真四皓不過取它人驚智之近似者以欺高帝不知四皓雖高蹈非無心于濟大事者而高帝爲何如主子房事漢爲何如臣而敢假優孟衣冠以誣之耶上既曰送四人召戚姬指示之曰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與爾主矣數語張絕異日廟中之辱此時已稔知之無可如何姑命姬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黃鵠之詞若逢典蒨暮春歌相爲響答而兩行嬌淚綰定一片柔腸覺平日英雄手段到此俱用不著天子之尊恩全一寵姬愛子竟無長策想萬歲後魂魂有餘恨也

赤松子何許人乎按列仙傳蓋嘗從神農氏服水土爲雨師數往來崑崙間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已而與少女仙去殆虛空縹緲不可卽者子房寧能與之相追隨耶不知子房之爲是言特假以遂其功成身退之計與范大夫之浮東海李長源之卧衡山同一動而不居名盛不有蟬蛻于塵埃之表已爾豈真沉湎之與餐雲霞之爲佩哉蓋其生平究心黃老其用多以虛無爲宗旨始也遇黃石公授書地下終也從赤松子脫屣人間然石耶松耶有耶無耶吾不得而知之矣

陳丞相

陳丞相曰陰謀道家之所禁我多陰謀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謀故也蓋自悔奇計之數出矣天道陽舒而陰慘陰勝則慘害應之故君子戒陰謀陰何如養德于陽綏不獲報庶無後悔乎

絳侯

絳侯勃本一戰將木彊敦厚其天分也召諸生說書向東坐而貴之趣爲我說其推魯可笑不異宋亮太尉兄相歸國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無故懷誅輒被甲持兵見之萬一奉詔來捕其可拒乎已而人上書告勃欲反逮至廷尉不知置對爲獄吏因尉賄以千金乃書贖背赦之引公主爲證纔得放出太史公以才能不及凡庸贊之允矣然而能成誅呂氏之功者則又朴忠之效也始終行事總被高帝厚重少文四字評政治盡知臣莫若君信夫上下二語盡盡夫傅胡細柳約束天子不得施驅馳聲榮陽絕吳楚師

道卒破平之一將之任有餘矣。露快快之色。并少主之。前
買尚方楯甲。用縣官器爲相之議。乃不足也。由其足已未
學強直自信。惟文帝之寬大。得以優容。若景帝則素習申
韓刑名之學。于昆錯者也。欲其相假借也難矣。然景帝之
惡條侯。由諫封王信與徐盧等也。條侯間有不遜。而此二
事非其罪。忘而殺之。景帝亦少思哉。

臨江王榮

臨江王初立爲太子矣。以母栗姬無寵。且與王夫人有恨。
謀而見廢。非其辜也。已而生侵廟墻垣爲宮。雖有罪不應
死。郅都持之。遂自縊。竟當榮被徵時。祖道北門。車軸摧
折。父老已痛其不返矣。都漢刻吏。好以文法周內人罪。奈
何使之督親親之獄乎。當時若逢經術之臣。如田叔輩治
梁王事者。以往榮固可得全榮死。既非羣燕數萬。陶土窰
之食鳥。無知猶且憐焉。曾爲人君父而不爲動念耶。

管晏

管仲少時與鮑叔遊。叔知其賢。仲嘗貧困。常欺鮑叔。叔終
不遇之。不以爲言。由今論之。叔之賢識過于仲。仲不自知
反欺之。何歟。夫仲常與叔分財。多自與。是叔廉而仲貪也。
爲叔謀事。更窮困。是叔智而仲愚也。仲嘗三戰三北。叔不
非笑之。是叔勇而仲怯也。襄公之死。齊無定君。叔奉桓以
出。又先奉桓以入。而仲之所奉者糾也。是叔有定變之識。
仲無擇主之明也。叔之行事。一一踴仲先。而仲初不能知。
叔既卒。廼哭之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夫叔誠知仲

而仲乃不知叔若論者不以叔與仲較功名而與仲較操
識叔豈不賢于仲耶

晏子解驪驥越石父于縲紲。載歸弗謝。則亦已矣。已而請
絕。謂其知已。而無禮似乎。責望太甚。然此種氣。值惟石父
可以施之。于晏子。惟晏子可以受之。于石父。它人不能也。
賢人交。道不以脫已。于厄爲恩。而以成人之美爲德。平仲
卒以善交見稱于吾夫子。或亦感石父仲子知已之數言
而益進于古道乎

吳起

魏公叔爲相。尚公主而害吳起。其僕曰起易去也。君與武
侯言曰。起賢人也。侯國小。竊恐起之無留心也。試延以公
主。雷則受不雷。則必辭。以此卜之。君因召起。與歸。即令公
主怒而輕君。起見公主之賤。君則必辭。于是起果辭。武
侯武侯疑之。起懼奔楚。以起之智也。一僕夫能間之。凡人
之有奇計者。豈盡屬謀策之士哉。然起在當時。號稱名將
而負謫于魯。不容于魏。終判于楚。所入不合何也。寡恩刻
暴。行于母妻。而欲人委心以任之。難矣。

仲尼弟子

魯本易伐也。而曰難吳。本難伐也。而曰易言。似不倫。然子
貢曾中先有憂在內者。攻強愛在外者。攻弱兩語爲根。祇
以中田常之隱。故常釋魯而從事于吳也。是時吳與齊
無讎。何由而動于足使吳救魯。因以伐齊。則齊與吳連兵
結禍矣。乃吳之所處者越也。荷越不出甲以助吳。吳伐齊
之師未必動也。之越而說焉。令出兵以從吳。吳困。肆志于

齊且乘挫齊之銳與晉爭盟于黃池越得聞而還于吳無
全吳矣原子貢之意不過爲存魯計初非欲亂齊而滅吳
強晉而霸越也其勢相煽不得不至于此機鋒所激已開
蘇張相聞之漸端木賢者不應狙詐若此蘇張城謂戰國
之士設爲此言託於孔氏之徒太史公誤信而傳之見矣

商君

吳起仕魏致表于南門出令有債其表者仕之長大夫商
鞅致之立木于國都募能徙者予五十金皆欲示民以趨
向姑假物以寓爵賞先行不測之恩而後可施不測之威
情忍刻薄之人所爲故出一轍民信其法之嚴有死而不
敢背勇于公戰亦有殺時而其怨惡之深則久欲裂之于
市矣秦自鞅以後令行禁止相沿成俗流及始皇之代扶

史實卷二

蘇聞諺即死不敢復請二世時趙高指鹿爲馬左右衆敢
言何常不由從木之信堅于立法之所致乎

蘇秦

人生失志之時一針易爲恩難恥易爲怨非其意有殊也
因人情之輕重而自傷其所遇也秦初之燕貨以百錢者
繼嗣以千金其從者去之易水之上獨後而不報其所以
快其風骨之德怨者大抵可知不僮施聲色于妻妾之間
而已典略又載其入趙時道逢鄰子貨布一匹約價以百
倍鄰子不與夫以一布獲利百倍詎不甚厚而鄰子吝之
徇目前之見恐不能取必于異日耳嗟乎士道窮厄之際
望絲粟之惠于人且不得此韓信所以厚報漂母范雎報
常所困厄而主父僅痛絕故人也

秦晚歲爲客卿于齊齊大夫與秦爭寵刺之不死而殊齊
王求賊不得秦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于市則臣之賊
必得如其言而殺秦者果出與吳起被擊于楚走伏于悼
王之屍使擊之者并中王屍因而莫殺者七十餘家其用
心何異將死而不忘與人併令其用詐也何如

張儀

蘇秦說行于諸侯得相約從親懼秦攻諸侯攻約念危可
使用于秦者乃激怒張儀陰令舍人奢之入秦使爲已地
儀已得秦柄而後舍人告之儀喟然曰嗟乎蘇君之時儀
何敢言夫秦誠知儀之才過于已胡不引之見用于六國
相助爲理而乃遣之以資秦何哉蓋兩人者同學于鬼谷
交雖善而勢則相軋有秦則無儀有儀則無秦如孫臏如

史實卷二

平餘可與處布衣而不可與共功名遠儀而去之秦所以
用儀亦所以遠儀也然儀挾連衡之術必破六國之從而
後其說始行蘇秦在而儀竟默處者二十年終踐其信雖
敗之于身後而能全之于生前儀何負于秦哉

白起

起之見用于秦穰侯舉之也范雎既說昭王免穰侯相憤
死王陶舉主既傾而穰侯者復用事起烏能久爲秦將
耶即起之功不高于雎猶且忌之况其擒馬服君子敗趙
長平圍邯鄲功幾不賞乎故蘇代乘間說雎曰趙亡秦正
王則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弗欲爲之下固不
得已矣數語直刺處侯之心雎爲自救計必許韓魏割地
而罷兵兵罷則起之奇功不處其怨雎也必獲雎不憚已

爲怨府則殺起也必力杜郵之類不待痛罵不行之時矣乃起引劍自後始傷坑趙卒之虐曰是足以死亦晚矣然起非止坑趙卒也始攻韓新二十四萬燒楚墓陵攻魏新十三萬沉買假卒于河二萬攻陘新五萬益之以長平四十五萬計起前後坑斬將百萬天道神明豈容徒殺以一人當百萬之命烏足償哉罪極實爲天特假手應侯以除其殘何修怨之有

孟子

太史公傳孟子既引仲尼相配而贊之胡不列之仲尼弟子傳中而僑之三驕子荀卿淳于之流何耶豈以孟子未身受業于聖門不同于七十子耶私淑諸人孟子已自道之量之類會之內庶幾道同術志同方矣遷學業不醇識

史記卷二

解亦遂不究自是互相連襲楊子雲曰荀孟韓昌黎亦曰荀孟皆太史公說之也迨有宋諸儒出理學大明而後孟氏得與孔孟之徒并列嗟乎孟子之道之見知于世何其晚耶

孟嘗君

雞鳴狗盜非士也而門士之名其視士何賤也然孟嘗君士三千自雞鳴狗盜外可見者有幾食士之報又何少也夫高冠長佩士之貌非不具而功居緩急間曾不得與雞鳴狗盜比宜乎世之賤視士也哉

平原君

覺者因笑人之笑遽欲得笑人頭以亦非碌碌者平原君欲致客故不吝斬一妾以謝之則覺者宜慮感者以報主

人而後無負美人一死秦國邯鄲平原君求救于楚約與食客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俱曾不聞覺者介乎其間豈以廢疾故不得與耶要離奮一臂猶足刺慶忌安在覺者之以疾終廢也終廢而無用其見笑固宜何至徒殺笑人爲

信陵君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得一智士侯生引公子入市屠久立公子車騎道中見其客朱亥又得一勇士斯時邯鄲之圍曾無芽菓已預爲救趙求得兩士覺平日紛紛食客都無所用收功止在此一日養士何必多哉然公子謙退樂善自是本性存趙後趙王計以五城授之公子聞之頗有自功之色一聞客說便立自責若無所容暴伐魏魏

史記卷二

王請公子公子恐其懷怒不賓歸客毛公薛公往說之語未及卒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趙從舍如轉圜赴義若響應不徒以豪舉傾當世士此公子之賢爲過于田文趙勝也但其晚年復以嬰廢再無一客出奇計以安之如馮驩之于孟嘗者殊可惜也

春申君

春申君說秦昭王存將危之楚又陰遣楚太子之質于秦者歸爲楚後誠智士哉後信李園之說以已嗣盜楚國何其與初爲國謀者相刺謬乎縱使敬聽宋英諫李園亦必終敗何也英之言曰世有毋望之禍福歟已身享毋望之福矣安能逃毋望之禍耶文信君竊秦之計與飲同而終于徒死亦與飲同蓋天意以它姓亂秦楚無道之祀而復

制間奸者與之俱變耳不然堂堂萬乘之基皆人力所可圖矣何天命之云乎楊鐵崖又曰楚幽王非欲于也李國進嫌姝以惑飲而欲更以欺考則蓋未可知矣

范蔡

范雎奪穰侯之權遷之數載蔡澤代雎之位不過立談何其難易不俾也蓋雎以疏逃聞至戚而穰侯適處立功之會澤以方新乘盛滿而雎又當得罪之時故也然雎今穰侯廢遂以死而澤乎雎令名以終一使人避已一使人薦已德怨不同要之歸于爭權與勢而已澤既以功成身退說他人官身居極重而不返乎數月而歸相印賜號綱成亦急流勇退中人也戰國功名之士惟蔡澤可云知道

廉頗

頗免長平歸失勢賓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無勢則去理固然也有何怨乎客居然不以市道爲辭則當時之交可知矣孟嘗君食客三千一日解齊相皆相背而去後復相齊客之散者稍稍來孟嘗君欲唾其面馮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不見夫朝趨市者乎驩爲客訴亦如廉將軍客之自訴人情炎冷正復可憫不特此也大將軍之吏轉事嫖姚魏其之士於于武安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百古今交態大概如斯翟公署門未免多事

呂不韋

文信侯始終一大賈也其薄遊節見于楚報數曰此奇

貨可居也以人爲貨其心計利市寧止三倍哉固以母權子捐千金質奇玩入咸陽以悅華陽夫人婦介之繼于夫入得行其說錢取贏于他日也已復出妖姬之有身者以奪之則又昧秦之國社爲積聚而欲一擲傾之者也卒之錄兩盡入其算無一爽者其術售矣太史公謂多錢善賈而不信哉

不韋見當時辨士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亦使客著所聞錄爲二十餘萬言曰呂氏春秋置咸陽門懸千金其上曰能增損一字者予之夫二十餘萬言之多豈無一字可增損者當時之士特屈于其勢不敢措一詞耳然不韋既以奇貨亂人國占便宜處已多區區著述一途猶有讓文人作一地步不惟貪利而且貪名侈心無已時也或曰李斯時爲文信侯舍人呂覽一書多出其手殆可信也

刺客

豫讓爲智氏報讐至愛而吞炭墜衣三踊伏劍以死執不日義士豫子曰讓非死義也報私恩耳何也讓以國士自命者也夫國士不常有其出而居人國必有擇主之智有謀國之忠又有強諫之勇缺則縫之災則救之使其主長李千乘之安而不犯敵人之難不貽亡國之憂記非國士之有造于國哉苟不幸而遭時艱際智勇俱困斯若亡典亡已耳其心固非爲私軀而以義勸斯可以告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無愧也若讓則不然夫智伯之不仁智果已先爲貨子言之又好利而復使隣國亦竊觀之其不足有爲既彰彰大報子不察其爲人而遽委身焉何耶且蓋

蓋之會一事而貽人之君相禍之禍胚胎于此
勝之關不聞一語以匡正之如蒙恬如樊噲是愛主之忠
不遠智而還甚兄伯又貪而無厭既受萬家之邑于韓
又索蔡狼秦之地于趙智伯不以國士遇讓則已智伯而
果以國士遇讓惟恤之計必與客謀而不引君以當道不
強君以志仁腹勝好而賈冠管誰實尸此謀者誰能辭其
咎耶至于行水以覆晉陽趙幾危矣而顧忘唇齒之勢在
于韓魏使韓魏肘足交于掌上幾微之際轉圜得而閱之
讓胡不爲君一告耶夫不知智伯之不仁不可謂明食其
食不爲之慮其難不可謂忠值主德之回而不苦口逆耳
以助其失不可謂勇讓不以國士自命則已爾讓而自謂
國士且受人國士之知不圖萬全于無事之日獨區區救

史實卷二

三十四

一死于事敗之後有何救哉吾故曰讓非死義也懷智氏
之私恩以一死謝之也況古今國士不多觀殷之伊傅周
之畢散漢之蕭侯武侯唐之李長源陸敬輿諸人纔足以
當之讓非其倫也宜太史公列之荊卿辭政之間也

李斯

沙丘之崩趙高見丞相斯議曰上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
胡亥所定太子在君與高耳斯曰安得此亡國之言非人
臣所當議也斯之論甚忠苟守此而非變則扶蘇得立秦
有令主度必反祖龍之所爲安在二世而殄哉乃高揣斯
之意重祿位而不能堅持其議也因再說之曰長子果立
必相蒙恬而罷君政君能懷通侯之印歸鄉里乎斯果慄
然中更從高之計于是扶蘇死胡亥立秦祀斯矣古今國

步之喪成于鄙夫患失之一念若斯者可勝遺禍及山東
盜起于由爲三川守不能禁懼讓讓以督責之術違心
以阿二世事窮勢始上書求降趙高首尾衝突動周
章雖欲救死其可得乎乃斯嘗自歎曰物極則返吾未知
所稅駕亦曾畏盛滿之不可居而懼既之心不勝重爵祿
之心無怪乎其終及也

蒙恬

語云三世爲將道家所忌蒙氏爲秦將三世矣吞滅六國
其時蒙氏自難勝計而恬又輕氏力築長城墾山澤谷暴
露十年夫多戍則于天怒天道又絕地脈獲罪于上下神
祇非莫族何足以塞其愆乎然而恬不死秦不滅凶天不
祥秦故先使秦自棄其謀臣猛士也獨蒙氏之不幸哉

張耳陳餘

史實卷二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三十五

趙王武臣爲燕將所得使者往求之十餘輩皆死而秦卒
復往說欲載之俱歸蓋已具必返趙王之成算故走趙壁
而不懼也其說詞之要全在輕武臣而重張耳陳餘謂兩
人欲分王趙地夫一趙尚足控燕兇兩賢並王哉燕人此
時救禍之不遑自不敢質王而責地矣使無此一段鋪張
必與向之往者敬輩同死何益乎此卒固辯智之士而陰
于所養者情其姓字不傳也
耳餘固所稱刎頸交也兩人器量之優劣不待觀之後日
卽其初共食于監門已見之矣時里吏有過管餘者餘欲
起耳蹄之使受管餘不能忍而耳教之以忍其器量便過
餘數等後章邯圍耳于鉅鹿耳遣張廉陳澤請餘求救三

人沒于秦軍及圍解耳問餘以四人所在此餘殺之餘怒
輒解甲授屬耳夫當時救趙之師壁鉅鹿下數萬耳之子
款亦在焉引放以爲證則璧澤之死自明耳之疑自釋何
至悻悻發憤自絕哉此卽向者不忍受管之故態終不能
後者也禍成陳未身橫滅水非其小不忍有以致之耶
賞高等壁人柏人謀刺上上過欲宿心動問縣何名曰柏
人柏人者迫于入也不宿而去心忌警悟似有神焉告之
此所謂天授者乎然人之禍敗地固有先示之者如岑彭
營于彭亡而刺睦白兔屯射犬而破馬延至埋懷而李懷
光禽耶律德光駐蹕殺胡林而死若有以使之寧非職

彭越

按越反形已具特有司傳會之辭耳豈以誅誅教越終
反越雖不從而捕俘輒卽以是爲罪狀乎徒之青衣已
非其幸况其宗越道達呂后而泣訴謂呂后之力可
以得之於上不意反白上殺之越胡不慮呂后之虐官脫
人于阬者耶漢之大功莫過於信越而兩人不幸皆死于
呂后之手此最之爲害酷矣哉

英布

人主待士與馭將不同儒生好繁文貌盛禮儀簡之則倨
而不恭至飲食供帳之具無取乎過優也過武夫則不然
推誠示之洞見肺腑使我之氣足以彌之而又飲之以興
歡之恩加之以大官之奉必以爲非所期而不勝其感若
高帝于黥布彭生二人者皆屬此流是見之沛次怒悔來
欲自殺及出就舍強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天犬善過登鄢

生則曰足下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養霸至
是起攝衣廷生上坐謝之兩人者皆得其用足可見高帝
當日駕馭人才之道武帝踞廁見衛青以大將軍之貴不
妨以奴隸畜之于汲黯則不冠不敢見可謂得乃祖家法
矣

布之功非信越比也獨以背楚歸漢剖符數郡南面稱孤
麗山之徒得此可不謂榮乎漢醢彭越徧賜諸侯布見之
大恐不思厚自斂戢以終臣節而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
警急意何爲耶既而幸姬數入醫家而侍中賁赫私從姬
飲失于闕家之則矣英疑赫與姬亂欲捕赫赫固上變滅
四仁身之禍發于狂席之間豈細故哉然布始以刑而王
終又以王而刑相者之言驗于前而不能料于後則又何
也

淮陰侯

子房進履于老人韓信受辱于年少一時能下人故終能
上人也子房爲帝者師信剖符三楚三傑中兩人皆從堅
忍中鍊就如許事業詎不偉哉然子房善終信乃不得其
死則以子房知道而淮陰未學也楊誠齋讀史有云少年
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憐不平人物若非親覩淮陰何
必滅文成其感慨深矣
高帝歸得天下之功在任三傑而以鎮撫國家轉給餽餉
屬鄒侯乃忘其功之最大者不遺何哉蓋何之功之最大
者無如薦韓信一事當信之未知名也高帝以衆人遇之
其爲速放坐斬滕公奇而識之爲言于上亦不過拜治粟

都尉而止信譽不得志固亡去何自追之既真情來贊於上曰如信者國士無雙遂得拜上將軍由是信盡效其策定三秦收河南北席捲齊楚燕之成帝業餘半皆國士之功則皆舉國士者之功也即此一事何已有古大臣風可以位上公有餘矣幸必區區以功人功狗與諸將較哉帝之便鄂千秋也曰薦賢受上賞又因陳平之進而賞魏無知胡獨於何之推轂信而忘之耶抑何之說帝曰養其民以致賢而士豫附則固何以人事君之初志也歟嗟乎寬哉淮陰侯鍾室之死也周官八議一曰議功一口議貴一曰議賢侯自登壇以後事幾戰北擊無趙西取代魏東仆齊南扶楚諸將莫能競也功不當議乎剖符定封盟諸將而王南面千里漢天子下一人也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八

貴不當議乎申明平法定著三十五家輯略之奇孫吳之秘靡弗括也賢不當議乎侯即顯負重辟猶宜下之羣臣諫之司寇即至奏當必三殺而三宥之以示朝廷曲全勳舊之意不然衆議莫容亦盤水加劍聽其自裁可耳况侯之禍發於倉皇遇舍人第一言告變誠偽難知也乃對簿不聞覆請未再執諸班行之大頓置參夷之典視滅功臣如棄腐鼠不太易哉後世史臣又概爲附會如云上命陳稀爲鉅鹿守過辭侯侯掌其手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而公陛下親信臣言公反至再上必怒而自將吾從中起天下可圖也當言之時既辟左右矣孰得而聞諸此與莫須有三字同一疑獄史臣遠筆之於書遂成定案使侯既受誣于一時更不獲信于萬世故曰寬哉淮陰侯之死

也同時如柏人一事吏掠賈高數千而後張敖之罪竟白若膠車不致從與之前不同輒加斧鑕數亦不明死矣引此以推益知淮陰之議爲不詳也故讀史至此思有以發其覆也

田橫

橫之死死於畏也非真能死義者也橫之言曰吾始與漢王皆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橫過爲亡國北面事之恥孰甚焉夫橫果以事漢爲恥即宜堅拒漢使縱以兵見誅等死耳死於庭置執若死於海濱之爲愈乃倏與使者偕來夫至三十里而後自剖其心始終以抗命懼誅姑吞聲以自變而特借烹人之足不肖與其仇比肩事主爲解耳茲謂徒死與經於溝瀆無異也彼島上五百人從橫有日曾不效一奇策以見其主王難客難多何益乎至其日俱盡特踵戰國輕俠之餘風死黨以殉名者乎

樊噲

樊將軍三傑之亞也當沛公初入咸陽見秦宮室帷帳子女重寶之多意且安之噲急進曰凡此皆秦之所以亡也沛公悟還軍霸上時相從入關諸將未嘗以爲言噲獨處之識何如也鴻門之會項莊以劍擬沛公勢且岌矣噲擁盾披帷裂眦視羽謀以大義詞不少挫羽心折不爲動勇何如也上卧疾禁中詔閣者勿內羣臣噲排闥入見上枕一宦者流涕曰陛下何慊也且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忠何如也以如是之識之勇之忠而攻城戰野功復不少上論列三傑而不及噲豈以噲庸嫻姪如馬伏波避城

按之嫌耶其後師師伐代謂者謂喻黨于呂后將不利乎
趙王上怒命陳平即軍中斬之此則狂于牀第之私也
爲時亂命也老蘇論喻至鄙爲推垣屠狗之流毋亦過
呂氏無丈夫獨有呂后及嬰兩女子耳祿產皆奴才妄僭
王爵惟師光不愧一侯也然女子封侯千古僅事乃自臨
光而後霍光夫人封鄴侯東海王疆三女皆侯封拜若此
不亦濫乎

灌嬰

齊哀王舉兵而入誅不當爲王者呂祿遣灌將軍往擊之
是時劉呂之成敗係于嬰之手嬰乃與齊連和也兵榮賜
以觀髮外兵勢重呂氏不勝岌岌故大臣因得定謀于內
則反呂爲劉嬰之力獨多也且齊王之發兵由朱虛侯約
立之爲帝也萬一齊兵不止呂氏雖誅齊王操重兵以入
平勃諸臣畏備必奉之以繼漢祚代王寧得嗣乎然則文
帝之立亦當以嬰止齊兵之功爲最文帝帝踐位陳平以首
功推終侯而不及嬰未見其公也

趙堯

趙堯請高帝爲趙王置強傅相爲呂后擊臣所敬憚者而
舉周昌以應詔漢之庭臣誠無逾昌哉然昌本疆者流也
剛果有餘而應變不足高帝崩太后使召趙王昌固止
不遣不過強項一時耳及使更召昌昌且隨使者來謝又
誰爲趙王衛乎夫以呂后之悍殊信趙如弄孤雛堯試視
昌之強果足爲其所敬憚否耶論者謂堯特欲奪昌御史
大夫計出之故云爾至惠帝時太后聞堯會與定趙王之

責抵堯罪是高帝之弄印而以予堯者適所以繫堯也歟

陸生

史稱陸生以客從高帝定天下名爲口辯士居左右常使
諸侯考漢業未定以前賈俱無所建白及尉佗平南越賈
始奉使至佗所卒拜佗爲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掉三寸舌
折掘強之蠻于萬里外詎非極辯智之能事哉呂后欲王
諸呂生自度不能爭謝病家居車騎寶劍數過諸子擊鮮
爲樂甚得養晦之道而又非置天下于度外者見陳丞相
諫之交驩太尉卒以安劉聲名藉甚于公卿間不虛也文
帝時再使南越令佗去黃屋稱制比歸竟以壽終漢之功
臣如生之優游自全者鮮矣鍾退谷謂其有道術爲留侯
之亞諒哉

劉敬

漢以前未聞以帝主降外庭者其計自劉敬勸高帝始夫
白登之圍帝雖坐困然其時謀臣猛士多于雲雨豈別無
安攘之策而必以和親爲市耶且冒頓兇獷不憚以子殺
父豈難以待抗翁帝寧見不及此特晚年多疾倦于用兵
故其計得售耳後世踵之沿爲故事敬實爲厲階矣唐憲
宗朝屢有邊釁大臣有進此議者上因誦戎昱之詩曰漢
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無明主安危托婦人固笑曰
輓絳之功何其懦也由是大臣莫敢言嗚呼若憲宗者固
不世出之主哉

叔孫通

君子云禮樂不可斯須去魯兩生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

則安得長治之世如成周而後用禮樂哉此其說近但魯儒終知大義心鄙叔孫之為人見其所事且其主皆而使以得親貨不忍爲其所爲故難言禮樂所自起以拒却之耳太史公跡其希世度務道取委蛇故于叔孫有取焉若論立身之道當以兩生爲正

季布

季布惡曹丘生遺書責長君誠勿與近生知之反欲得長君書請季布布發書大怒生進曰僕游揚足下之名于天下顧不重耶一言甫投布遂使置爲上客蓋布任俠以來名者其意先爲游客所窺故一見卽以名喚之遂不覺墮其術中名之足以役人如此剛果若布竟以誠他人者而不免自蹈率不見陋于長君耶

樂布

樂布初被掠賣爲奴于燕育爲其主報仇其矢志如此豈苟且偷生而不忠于所事者哉兇彭越有贖犯之德則其感激必深爲越使齊還時越已被誅因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越烹如歸爲知己死尤其所甘心者乎其對高帝曰彭王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不獨代彭越稱冤並韓信英布諸人樂爲昭雪高帝追思同事諸臣一時略盡不無愧恨釋布罪而拜爲郎其懷心之萌乎

袁盎

盎爲吳相時有從史私盎侍見盎知之弗泄人告從史言君知狀史亡去盎自追之遂以侍兒爲賜此何嘗計後日

緩急有用史時哉及盎使吳見守適從史爲校尉司馬以計脫盎凡人於無意時少種私恩畢竟獲報楚王宴羣臣出美人行酒會燭滅羣臣有醉者擁美人美人絕其纓以白王王命與宴者俱絕其纓而後舉燭後王戰敗危急有人陷陣入翼王出圍中問之曰臣故絕纓會上擁王美人者也不愛一女子而收壯士之用所得孰多然彼壯士以女子之故而爲人致命笑色之效神矣哉

晁錯

錯議削弱諸侯至冀其族君子譏漢行法之太酷而錯用計之愚也雖然苟利社稷恤其私獨恨錯首天下之難能發而不能收徒死無益耳夫君子之謀人國也方慮其始必圖其既幾則先爲之察變則豫爲之防以錯侯王之

基布

基布各爲雄長期一國則列國隔視而起國輔車之相倚亦手足之自捍也錯誠憂諸侯不削則變遷而禍大也胡不如賈生主父假之策爲之舉建而少其力使列國各推恩其子弟大者數城小者一二邑既可以消尾大之形亦可以奠磐宗之固如周之郊昔曹滕何嘗不卜世卜年也又或謂削之則變亟而禍小也尤必舉兵乘險選將任事先成將背扼吭之勢令之牽制而不敢動然後舉有尊者裂其地而瓜分之苟弭耳聽命亦存其國不廢其無辜者更下溫綸以慰之不宜舉削之也如是既憚天威之誕將更服朝廷之寬大何亂之敢萌哉錯見不及此徒以昭晷四布基國削若干邑某國奪若干郡于是強者攘臂擐首弱者亦興目臨難兵連七國擾如沸羹然後倉皇調兵調

食又不推轂一二宿將授以斧鑕使據要害何其廢也
請以吳所未下城邑予吳給欲削地今更益之已無異
冠兵而藉盜糧不亦悖乎度錯此時方寸已亂故其計垂
張若此帝以是知錯不足恃未嘗不私悔輕信之失而拔
仇之袁盎得以投其隙而中之矣景帝恨錯誤已故置錯
極典不然誅其身止矣何至廢族之酷哉

田叔

田叔於文帝前稱孟舒爲長者帝問其故乃舉舒自免錯
隨張敖之所在欲以身殉爲對然張敖之獄叔亦與焉叔
以此稱舒毋得舒以自贊耶叔不以爲嫌與有長者之
風帝聽叔之言仍用舒爲雲中守而不疑叔之自贊帝亦
長者哉

劉濞

劉濞藉豫章銅山冶鑄錢徧天下故其倡亂與諸侯書曰
寡人金錢在海內者往往而有諸侯王日夜用之不盡其
所資以亂天下者在此然則利孔可輕假人哉予弔古詩
曰八杖非臣禮殊恩不易邀積金驕北闕垂老覲東朝昌
邑情形失丹徒意氣銷連城會五十受首聽誰謀

爭天下必收豪傑始可有功田豫伯桓將軍二人者吳之
策士也吳初發將祿伯獻計請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
淮南長沙入武關與濞會此計行則足以蹙天下之士游
大江以南可盡而守也桓將軍之策曰吳多步兵步兵利
險願所過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阻山河之
險以令諸侯苟能聽之則據中州之勢而南以爭天下矣

下將分而爲二購皆奔而不圖乃純戈敏甲以攻堅壁之
梁是未見漢兵而銳已挫矣他如劇孟鄧都尉周丘并奇
士也或委以資漢武用之後時經營數十年不息延結智
勇所爲何事景帝帝猶過慮謂其白頭舉事不百全不發必
能誘天下豪傑而用之袁盎曰吳安得豪傑而誘之誠得
豪傑亦且輔王爲義矣其所誘皆無賴子弟亡命奸人耳
料之審矣

魏其侯

魏其渭城之戰起於灌夫杯酒之間遂至兩家得禍狂襄
之毒烈矣然夫之罵座豈真醉而日富者恃其胃有不平
故恣睢貴人之側以示其無所憚殆氣矜之流無巖諸侯
者歟魏其於失勢無聊之時得夫相爲引重及武安發難

李將軍

於夫不惜身以救之其義有足多者但東朝之辨武安以
腹誅罪之此時勢同履虎尾魏其若舉紛陰約淮南事以結
之彼將無以爲解足自救也而不自盡發者豈尚畱有餘
爲活灌夫地耶資灌方誅而紛亦病劇視鬼者見兩人共
咎之或謂誕不可信嗚呼被誣如兩人有不爲伯有之厲
者耶

李將軍

李將軍結髮至老大小七十戰卒無功不得侯得無武帝
數奇之語限之耶試約舉其歷戰之蹟言之初從太尉亞
夫戰昌邑以受榮王印賞格不行數奇者一馬也設伏以
驍騎屬護軍會單于驚出塞去大行見餘漢軍徒往還數
奇者一以衛尉出雁門擊單于軍中獲囊脫歸當斬贖爲

庭人數奇者三元朔中出擊起藥備將多致首功廣獨無所得數奇者四再同博望侯擊左賢王博望後期孤軍幾沒比還功過僅得相準數奇者五最後天子命大將軍票騎大出塞請自效爲前將軍大將軍從之令出東道溫與右將軍合軍進失道後至大將軍急責幕府對簿報天子軍曲折遂自剄數之奇至是終矣廣嘗問望氣王朔所以將軍所以不侯也嗟乎此其報也何獨歸之數奇哉然廣不止殺降已也霸亭一呵不能釋恨於醉尉必斬之而後快卽此已犯鬼神之怒故其子當戶椒皆憂天敢斃於甘泉之矢而孫陵惟結不返罪至族將軍之祀亡矣寧非殺降之餘殃哉

史記卷二

四十六

衛將軍

大將軍方貴重天子欲公卿下之汲長孺獨與元禮大將軍益賢之數問以朝廷所疑過之過于平日汲固不爲勢細而大將軍能折節下之寧不加于人一等哉且其慈田實之敗不樂與賓客遊而獨優禮長孺許爲拊客尤見其近正直而不喜軟美也魏王祥謁晉王不拜晉王曰今乃知君見顧之重由一者觀之士君子固不宜屈體以爲恭矣

主父偃

按偃傳考其生平與戰國之蘇秦何相類也秦固以捭闔名家者而偃亦習長短術其學同也秦挾策遊遊始無所遇因而歸父母妻嫁皆賤之偃遊燕趙間諸儒排擠偃實

無所得益貧昆弟賓客鮮衣食之者其連同也秦所願不過欲半人主出其金玉錦繡偃亦僅欲五鼎食耳其志同也秦見趙王于華屋之下說而合黃金車馬炫橫于道歸而誇其親戚使是懼偃朝上書召見武帝根相見之晚已拜齊相散金于舊日賓客復拒之毋入我門其報復同也及其志得意盛恣其所爲一則車裂以徇一則全族盡滅被罪以死亦無弗同秦與偃豈前後一人哉何相類之甚也然此二人者學術不軌於正志願不期于大故其受用亦薄譬之器然豆區之小易盈孰若龍文之鼎百斛未可量哉

趙佗

天下紛紛英雄並起亦何土不可王哉苟非四戰之所爲

史記卷二

四十七

羣雄之所必爭坐而定之亦可偏霸自秦故任置教尉佗與兵絕新道自倚待諸侯變而佗因得以法誅秦所置吏擊併桂林象郡後屬閩越黃屋稱制儼然一小朝廷是其功既勝於陳項之無成亦可與陳項之爲人醞釀非南蠻中之崛起者耶且父子孫踞其處享國九十餘年與漢並立者數世而後入于漢蓋乘便而取之勢遠而莫之制也後世效之而失者公孫述魏晉是也效之而得者張駿錢鏐是也區區扶餘固不足道

司馬相如

琴挑新寡是文人最薄惡事一經太史公摹寫遂爲風流佳話後世淫奔動輒口實名教所羞貽譏不少而不爲之諱者無亦刪詩存鄭衛之志乎退谷巧爲附會未免太甚

長卿素行無足齒者獨其文詞誠足爲休明鼓吹雅頌而
降騷賦以還鮮有其倫也出其墨淋猶堪沐浴班揚衛官
崔蔡兩漢文章良爲稱首武帝讀子虛賦致恨不得與同
時品題藻鑑出自天子而薦達者又一狗監宰相九卿毋
乃憤憤然文人得此知遇死且不朽何必富貴哉

循吏

石奢爲楚王相行縣道有殺人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
遂自繫焉請於王曰以父立政非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
臣罪當死遂自殺論者謂奢當與父俱亡如舜竊負而逃
之義庶親與法兩全而不知奢之事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夫舜爲天子法立自我者也棄天下而與親去之海濱則
釋其位可以謝天下奢爲人臣爲天子守法者也父犯君

史記卷二

循吏

之法已竊犯法之人而逃之其何以謝天子故爲奢者惟
有死以償父所殺之人以全法者全親斯已矣此亦處變
一道也

汲黯

上問莊助曰汲黯何如人也助曰使其輔少主守成堅統
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貴育不能奪之上曰然古有
社稷臣黯近之矣此一段問答便是黯一生行狀使黯不
死於淮陽則它日周公負袞之圖不以賜霍光而以屬黯
矣黯之舉措度無以異於光獨是隱妻邪謀一事則黯所
斷斷不爲者不又過于光乎卒以直諫棄于外郡所謂以
威見憚也哉

橘林

諸儒遭秦世坑焚之後優優乎未有所之也積惡者趨共
患亡秦以快所憤遂不遑擇主而事孔甲之徒抱聖人之
禮器委質于陳涉未幾與涉俱亡與投秦之虐焰何異也
愚儒讀書而不度時與勢也使俟時而動不遽從涉以死
當高帝之世求諸儒議禮樂甲豈非其選哉士不識時後
自喪而已出處大事可不審乎

酷吏

張湯爲兒時便能劾鼠傳爰書具獄獄堂下此時豈知有
刑名之學哉由其慘刻出于性成不待習而能者也至于
懷詐巧詆則後來之漢文附益之如虎豹然殘害其性也
而傳以爪牙則其搏擊必疾耳及三長史陷之簞食不服
上使趙禹詰湯讓之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奏獄幾何人

史記卷二

酷吏

乎湯始無詞而甘心自殺矣然湯素忠事湯者至此遂不
相假借身爲酷吏而殺之者卽其黨類信有天道哉
史之酷者鮮不食漢之酷吏大都以廉見如史子都都則
曰公廉于趙禹則曰廉倨張湯之產不過五百金雖其自
矯以爲立威之地然尚無重寔不飭之玷也視今日之吏
阮東湛于園扉復攫金于暮夜者又都都趙張之罪人矣

游俠

郭解微知殺妙子之賊至使賊意而自歸此其權略何如
若賊自歸而又殺之與殺屠何異異焉聽賊使去以見其舍
縱之力也又解出入人皆避之一人獨箕踞則其心似有
膽氣可救爲我用者脫其踐更數過以市德然雖不覺
感而自慚而後肉袒以謝又見其制服之能也爲游俠

解紛夜去不令人知雖云不奪邑中諸公權而歸德者必曰解實所以奪之也中間殺楊季主父子又殺季主上書人闕下黨與橫于都市上聞捕解解亡而藉少公有爲之死此輩慕解之風而竊附之則其徒益編矣至解客斷軀儒生舌吏以不知脫解無罪公孫弘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不知此罪甚于解殺雖弘之論文而亦解之定案與武帝語衛青曰布衣僅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食同一機鋒匹夫而天子宰相咸震悼之尚可使客于世耶

佞倖

景帝時條侯之貴鄧通之富皆中相法主讎死五官之驗與五行之數相埒若是乎不易耶予謂條侯之禍發于取箸鄧通之敗鍾子吮癰卽不中相法詎能免乎然文帝賜通蜀道銅山聽得鑄錢及其沒入一簪不得著身竟死不得名一錢天地之財積之愈多愈不得其用戒爾貪夫可廢然返矣

滑稽

楚莊王有所愛馬死欲以大夫禮葬之左右並諫王下令曰敢以馬陳者死優孟入殿門仰天大哭一哭便奇但不知何從有此副急淚也且曰馬王之所愛也以楚國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之禮葬之使諸侯聞之皆以大王賤人而貴畜也夫人君之禮豈葬馬者哉嬉笑之中字字痛哭至賤人貴畜一句纔揭出正意然後楚王自知其妄發還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然

優孟之說實本于晏子昔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暴病死景公欲殺養馬者晏子曰請數其罪而後殺之數之曰公使汝養馬汝殺之死罪一又殺公所愛馬死罪二又使公以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四隣聞之輕吾國死罪三公喟然曰舍之諷諫之語近於滑稽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似于此有取焉

史實卷之

漢書

本紀

景帝

景帝五年詔曰獄人之大命諸獄疑若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服者輒議之後元年又詔曰獄疑者獄有司有司不能決移廷尉欲令治獄務先寬辭旨哀矜矜斤焉詳刑之是急者乃薄后因失寵廢栗太子坐侵廟壙死條侯以買葬器自殺是錯爲謀七國見失婦父子君臣間亦少恩矣獨子元元哀憫之乎詔令雖寬而用意緩急殊不足副也論者謂其時幾致刑措等子成康無亦殆文帝仁厚之餘風也

武帝

吾觀武帝之好武也欲藉以侯諸貴戚也其侯諸貴戚者因溺于宮幃之愛施及昆弟以爲光寵也漢法非軍功不侯當武帝時尊貴無過大將軍青後則嫪毐繼之而青者衛子夫之弟嫪毐者子夫女兄少兒所通霍仲孺之子也子夫以色選位中宮青從平陽侯家奴遽貴幸嫪毐爲后姊子依附致青雲皆封侯邑萬戶兩將軍非因衛后之故哉嗣則嬖李夫人欲封其弟廣利無由乃與大宛之役窮兵萬里玉帛物故生還者十無二三帝不錄其過命廣利爲海西侯是又欲悅李夫人而容其意也帝之疲民國武強半從後宮起見則女禍寧非興滅之漸哉

昭帝

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夫古歷有黃帝顓頊夏后商周魯六家亥子丑寅互建秦用顓頊歷建亥漢初因之文帝時賈生上書改正朔物色事帝謙讓不遑將孔子所云行夏之時爲欽若昊天之大者格而未舉武帝始用公孫卿壺遂等言詔兒寬與博士議之寬議以當用夏正還治歷鄧平等二十餘人及方士唐都洛下閭算之造大初曆龍廢疏遠十七家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在星紀六度是時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而日月五星如合璧如聯珠天道遠與之同符遂爲萬世不易之制夫豈偶然哉

宣帝

宣帝之世郡國奏鳳凰見者不一帝下詔擬爲嘉瑞以頌示天下者亦不一考世紀惟黃帝齋于中宮坐于玄扈鳳鳥武止東國成巢阿閭舜前韶成來儀于庭文王時鳴于

岐下成王時偶一來翔王因作神鳳操自古帝王之世不數至也乃宣帝之時其多如此無乃詭臣之矯誣而非其真乎觀丞相霸以京兆尹舍鴟雀來止其屋遂以爲神嘗欲上奏則郡國之遠益無所徵矣况鳥之類鳳者多禽經云青鳳謂之鵠赤鳳謂之鵠黃鳳謂之鸞白鳳謂之鸞紫鳳謂之鸞後漢書五行志云凡五色大鳥似鳳者多羽蟲之尊樂叶圖徵說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鳳者四然則宣帝時郡國所奏安知非羽孽之登見概以爲覽輝而下者誤矣

元帝

元帝爲太子時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讎刺爲罪受誅常因侍宴從容言陛下持法太嚴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惲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夫勸行寬平之政任用儒生此語何常不善使宣帝聽之亦足救操切之弊何遽至亂其家及元帝卽位果爲漢室基禍之主則任關豎之害非儒生之害中于優柔之失非寬平之失也然宣帝父子之間皆有有餘不足之病若以宜之綜核濟以元之優游以元之文雅益以宣之名法雖文景復起有所不及矣

吹簫度曲窮極切眇伶工事也人主留心於此輒狎已甚何足爲道而班祿以之贊元帝帝何哉蓋以褒爲貶不敢斥言與宣帝贊取技巧工匠爲笑同一意乎魏文帝能拂恭齊高帝精奕唐明皇善羯鼓僖宗好擊毬俱以小藝見稱

殊非君德

哀帝

帝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漢家歷數中衰當再受命宜改元易號於是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禍亂之典未常不先兆之然按李尋傳齊人甘忠可詐造元包太平經十二卷以教賀良疑此讖卽王莽所爲陰令忠可賀良輩習之以罔上惑民未可知也乃莽竟移漢鼎自謂陳後而當再受命一語適啓白水真人中興之符天之所授豈偶然耶

平帝

平帝之世政自莽操生殺非其意不行乃陽陵任橫等自稱將軍作亂大司徒掾督逐皆伏辜莽世子宇與謀有司

史記卷三

竟論殺之豈不爲安漢公地哉蓋莽實借大義滅親之說殺一子以要譽于天下以示不私其子也莽事事竊比周公依古經文如趙蒙白雉金縢諸事無不巧託而殺宇則又以誅管蔡自擬也假帝未稱而先戕其血胤豈非亂賊之顯報哉

古今人表

九等

漢書以紀漢事于古今人物無與而班史紀先民可得而問何謂乎况表云古今乃論古而不及今則非立表之意顏師古非之蓋因欲避當時忌諱有所不敢故也至其中列以九等名實乖舛不一而足衡論千秋夫何容易

志

刑法

提繫上書請贖父罪上憐悲其意爲除肉刑較之路溫舒上緩刑之疏宣帝嘗之因置廷平者效足相當則一女子之功抗乎廷尉矣然肉刑既罷而笞者多死改笞爲箠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勢不得不懲之以重于是酷吏繁斷苛察毛鷙開閭之間重足而立宣帝雖居決事而趙蓋傳楊諸大臣諫不當罪大獄如此何有于細故哉漢之刑辟時輕時重曾無畫一舍乎鄭昌之言曰若開後嗣不得不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無所弄矣其正本之論乎

食貨

李悝盡地力之教處糴貴傷民甚賤傷農於是施平糴之令觀歲之上中下孰而糴穀之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飢則發中孰之所斂下飢則發上孰之所斂取有餘以補不足庶穀不貴而民不流與管子通輕重之權行斂散之法皆得濟民足國之道爲王政之所不廢者後來耿壽昌之常平朱子之社倉悉本此意事可爲萬世利者不必論創始者之爲何許人儒者不察以其法出於戰國之餘鄙爲心計而不講閭于理矣

賈生論積貯欲國民而歸之南畝使天下各食其力此周官崇本抑末之法王道也若晁錯之論貴粟教民皆地著務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其旨雖與賈生略同但使民入粟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是使有粟者無勢而已奪犯法而不懼則朝廷刑賞之柄所以爲厲世摩鈍

之具者富民皆得而操之矣導以積粟之利民各有所歆美尤而效之而侵漁兼併何所底乎後來實官鬻獄之歟其偏非自錯作之耶

郊祀

匡衡疏言雍邱密上下時本素侯各以意所立非禮之所殺術也不宜復修天子從之及陳寶祠由是皆罷去淫祠而崇秩典大儒之論也已而大風壞甘泉竹宮後時中大木寧非成帝時諛夫女謁之孽所致而劉向乃謂神寶舊時皆有神祇感應未可易動更引漢興以來祥異爲証隱怪之惑向且不免况他人乎原向常授淮南枕中鴻寶苑秘之方本溺情于神鬼之事者宜其所見之僻也

五行

董仲舒漢儒之醇者也治春秋好言災異事初對策曰王者欲有所爲宜求其端于天天道陽德而陰刑陰主殺陽主生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于空虛無用之地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武帝嘗殺之主仲舒進以天道好生之說誠爲對治之藥乃建元六年遼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當時掌刑無修救之術而仲舒救帝詠親戚貴屬居內外者視所災之其不甚爲輕重以是承天意似變其所學以徇時若之所尚豈醇儒之所宜出哉異日淮南謀逆事覺上患仲舒言使其弟子呂步舒持斧額斷之而衡山江都坐死者共數萬人雖其置對之初未料其慘酷若是而殺機一起遂不可遏官災異者安得不任其咎乎

列傳

鍾離昧

項王將鍾離昧亡歸韓信漢詔楚捕之會有變告信欲反上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實欲襲信信恐見禽或說信斬昧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昧在公若欲捕我自媚漢我今死公隨手亡矣乃自剄信持其首謁于陳上命武士縛信載後車噫此信之所以終見戮也夫人臣事君宜與君同惡也信知上之怨昧奈何受之以身為逃主冒欺君之罪乎且緩則匿之急則發之是自暴其狀以致上之辟也昔燕太子丹不忍殺樊將軍平原君不肖出魏齊誠不固一已之故而棄所哀憐之交其義固足多也信斬昧以求全豈長者之行哉而卒不得免足為千古寶友者之鑒

周堪張猛

漢元王傳

元帝即位之歲夏寒日青無光弘恭石顯等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既無所取信已又惑於楊典之言左遷堪猛詎猶可曰羣小進塞之蔽而未及察也後三年日有食之太變仍臻上于是召諸前官堪猛者責問召堪猛將顯用之此悔悟以後事也乃拜堪光祿大夫領尚書事猛為大司大夫給事中而不顯仍幹尚書堪希得見友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是用堪猛適所以制堪猛也未幾堪病不能言希顯復誣猛自殺夫人主不斷之害甚于不明不明猶異其有開悟之日不斷則更無振作之機矣亦既翻然下詔暴讒人之罪賜賢者之環天下囑囑望其拔茅脫距必有

審快意舉動不謂反素然氣盡庸君之消耗奢類而姑羣奸往往如是漢可恨也昔齊桓公之郭問郭之所以亡父老曰郭君好奢而惡惡公曰如是郭何以亡對曰好奢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是以亡也皆優柔不斷之失也

曹參

參之才不如何而參之時又非何之時也何所相者高帝希與何為故人又念其元功雖當韓彭黷亂之時而何得以獨全參之所相者惠帝也適當呂后為政后謀誅漢功臣以圖呂氏之業此大臣用晦之日也使參露其才多所更張能不犯牝晨之忌耶還何約束守而無失斥去務聲名吏日夜飲不事事至取酒張坐與醉吏歌呼相和豈參所得已哉即陳平倖不治宰相事日飲酒近婦人同意也假黃老之術為自全之計漢之功臣得免禍者悉用此法不獨參為然也

朱建

辟陽侯欲知建建以其得幸呂后行不正不肯見誠義不苟合者乎乃母死家貧未有以發喪陸賈教辟陽侯以百金稅建由是德之後辟陽侯下吏說閹籍獨脫之于死報之極歲前後行事若出兩人豈非懷百金之惠而易其生平之守哉夫賢者不輕受人恩恐緩急為人用也建素以廉刻稱而陸賈乘其親死以利報之致使人喪其所守豈愛人以德者耶

蒯通

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

爲承此書乃通說力之所從出且欲自置一位於蘇張之間者也漢初去戰國未遠士多習縱橫家言如酈生隨陸皆其流也而通之滑稽抵掌言人之利害猶其著焉者初爲武臣下范陽後爲東郭先生梁石君見曹相國其說善而可聽但教韓信襲已降之齊又使之畔臣事之漢反覆傾危則隨陸之所不爲也當漢興之會遇不世之主不扶奇抱策以建功名而區區挾權變之術以口舌自見亦可羞矣漢書謂通一說而喪三僞儕之利口覆邦家之列有以也夫

江充

江充以讒敗趙太子迷死詣關服奇服以見上爲媚主之嚆矢何物雄勝敢爲嘗試哉武帝望見異之歎爲勇士邪佞之得售基于此矣由是拜爲直指督察貴近而貴近畏之勃沒公主車騎而公主震焉勢益橫志愈肆浸假上及於太子以張其焰博強直之名以邀美主之譽上果曰人臣當若是矣夫復何所顧忌哉然雖固寵于一時而開罪東宮不得不爲異日之慮巫蠱之獄如失在茲不發不止將冀僥倖以免不知卒陷族滅此小人怙惡無上之報也乃充何足道以武帝之英察不免蔽于亡致儲君之重不得其死雖悔何追乎

息夫躬

躬規取封侯之賞上變誣東平王祝詛事王坐誅果得封侯其術之售如響立應已又歷祗公卿丞相嘉將軍祿以下皆爲評騰覺碌碌無一可用者使人主問之以爲舉朝

俱不可掉一惟已之是聽當時亦有與之爭者而不能勝小人之口可與哉然哀帝之幸躬終不如幸董賢賢初因躬受封而卒發躬之奸小人自相水火豈非其惡貫盈天亦厭之耶躬既歸國仍以祝盜方坐死所以借東平王之誣也陰報固不爽乎

晁錯

文帝詔錯爲太子舍人錯請教太子以術數上善之于是再拜太子家令夫錯所謂術數者即其所謂學于軾張恢生所申商刑名之法者也太子天資刻薄宜選博聞有道術者傳之庶可以養元良之德當時賈生陳治安疏以仁孝禮義爲豫教之道文帝爲太子擇師則誼其入也不用誼而用錯使挾其術教之學朝夕於儲君之側其謀國第肉輕劍支輔七國之反形胚胎於此矣太子家就錯印寶囊夫謀入國而變起且自殞其宗智有餘于身者固如是耶

王生

王生雖處士得與公卿召居庭中此其人必當膺名爲天子所禮重者故於劉衆中使張廷尉結襪而釋之亦跪而結之不辭也若碌碌老人廷辱大臣不亦妄耶乃王生請以此重張廷尉而王生之自爲取重亦已多矣

鄭陽

鄭陽以危語勸王長君因得人言于上不窮竟賊袁盎事而榮王以全猶朱建從史閭籍逼使之言於惠帝而辟陽侯免誅同一權智但陽所全者天子親母弟建所出者老

狐之學幸不固不足得也然楚之爲辟陽計者陸賈有以教之而陽之往見長君又用王先生之策也取私人以濟功其猶有戰國說士之風乎

董仲舒

仲舒辟江都易王粵有三仁之間而以正誼明道爲對不欲先許力而後仁義其心地光明學術正大俱可鑒見足以度越有漢諸儒獨好言災異雖云原本春秋而推五行之錯未免流爲讖緯與所言聖賢之道不無乖刺致開焦贛京房術數之漸忌者竊奏其書下吏幾死漢第一醇儒如仲舒猶有此弊無怪乎是錯公孫弘之維也

杜欽

京兆尹王章固日飲上封事求見言王鳳專權蔽主之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宜廢以應天變天子感悟召見章欲退鳳杜欽校鳳之罪乞骸骨文指其家太后涕泣爲不食欽知太后必不肯罷鳳假乞休以固要之也上果復起鳳就位鳳心慚稱病篤欲遂退若聽其請使歸老以去則王氏之權漸收漢家三七之厄可解而欽復引周公不爲流言所疑勉鳳再起視事于是王章竟死于詔獄而外家權益浸固矣然欽亦不過趨附帝舅出其謀慮以報其徵詣幕府之私恩能遽料外戚之強終移漢業哉乃本大本折勢有必至浮沉將順與否承之徒甘爲聽犬史稱其補過將笑殊不類也

王恢

雁門馬邑豪蕞查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公卿問之韓安國與

恢辨難再四情形固已洞晰而卒由師擊之若緣武帝有僥倖成功之志故訓安國計而從恢也使臣手不釋卷史之言覺之引還豈不受漢大創恢寧止關內侯哉無如績不可以苟成賞不可以倖得漢兵度塞追之不及帝終洩怒于恢誅之以謝天下貪功殺身恢不爲枉而輕信以辱國帝胡不自咎耶

李陵

陵頗得自當一隊不欲以兵屬貳師也但以步卒五千深入龍勒以客當主以寡擊衆勢必矜者非陵之勇敢不獲一戰而沒鳥有塞旗斬將之功設兵盡矢窮鼓音不起倚得一旅爲之援則去塞百里可收召餘衆而返矣先時詔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博德恥爲陵後距詔云來春并擊浞稽武帝亦不再命而止陵敗乃極詔強發得令老病生奸詐陵家已族而博德竟無所問何用法之不公乎夫陵不自量而以少卒試強寇是以身弃敵也帝不量度孤軍之不足抗而卒遣之又不得不爲之後繼是以師弃敵也溯其所由皆因侯貳師故耳女寵之不可極如此哉

蘇武

李陵收降已爲隴西士夫喪氣奈何復以降說于卿其云太夫人已不幸子卿婦少聞已更嫁兩女一男存亡不可知無非絕其骨肉之情俾死心于沙漠耳身爲不義之行又欲以不義汚人恐以武之節形已之失也若子卿腸非金石鮮不逐隊推結與衛律爲伍者而單欺救死數語稟然爭奪初心陵對之寧不汗流至灑乃喟然曰嗟乎義士

陵之罪上通于天良心之言正人前不得不發見堯前此一篇說辭不啻病狂人譁語矣

公孫弘

丞相弘言行多詐不止一二事汲長孺獨謂其三公布被自飾以沽名則非也弘嘗云人臣病不節儉其薄於自奉乃其天性況海上牧豕之夫六十始就微晚暮之年享受幾何而疎衣糲食猶其所素甘者乎身飯脫粟奉祿以給賓客之仰衣食者家無餘財當時宰相石慶公孫賀輩校之章非表表者耶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其躬行儉約漸下篤信與釣虛譽者殊科事久論乃定固不爽也若弘之故人高買毀之曰弘內厨五鼎外膳一肴惡賓之語殆不近信

史實卷三

弘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其所薦達可得而屈信者果爲誰耶當時經術若董仲舒篤行若申公明詩易若歐陽生轅固皆其選矣曾不聞虛席以招致之其所推轂或亦歎美之流如王臧趙綰其人者遂足充趙材之數耳苟如是何異李蔡之鞠爲丘墟劉屈氂之壞爲車馬奴婢室乎

兒寬

廷尉府疑奏已再見卻據史使兒寬爲之奏成白廷尉張湯湯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因言寬上曰吾聞閣之久矣湯于是舉寬爲掾再舉爲御史見上語雖學上悅擢爲大中大夫與唐貞觀中詔百官言得失時馬周客中郎將掌何家

代何條二十餘事太宗怪何武人不涉學問何出自何人何曰臣客馬周教臣言之帝立召之四輩教起與語大悅詔直門下兩主同一知人之鑒而二臣之得效明時建功名于當世皆由代筆一牘始也得遇之巧終也相得之彰先後一揆噫嘻豈偶然哉

戾太子

古來人君冢子被讒不肖自請而死者三人申生扶蘇戾太子也驪姬竈毒于胙以誣申生其傳教之曰入自明入自明而申生曰君非姬氏寢不安食忘味吾不忍也沙丘之詔蒙恬謂扶蘇曰是安知非詐復請而死未暮也扶蘇曰父賜子死尚安請爲至壘起太子問少傅石德曰歸謝猶得無罪德懼並誅因曰無以自明也不如矯節收捕如

史實卷三

充等三子者卒不得訴皆自殺嗟乎父子天性也頑如瞽瞍底豫奈何以忍視其親而重以殺子之名哉三子之意皆愚而戾太子猶其益兵教難與丞相戰長安市其跡勝於不諱良由無賢傳不悉論教之過也班氏謂建元六年赤太子生蜚尤旗適見歸其災于天象豈信然耶武帝既明太子之冤爲之族江充蒸蘇文作歸來望思之臺于湖上有悔心矣而其遺孤猶繫郡邸不釋豈終謂太子反形已具耶當寬關三老上書之際太子出亡未自殺也上果翻然覺寤立賜滴雪元良固無恙而帝方疑信相半如風霆竟日餘怒難除久之暴氣漸平舊愛漸生而田千秋乃上意變假夢白頭翁教臣爲太子訟寬始豁然意消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我也立進千秋大鴻臚命之相

夫三老上書于帝怒方熾之時較之而秋辭說亦生意既同之後孰爲難易而市秋驟致通顯三老實不十及論者比之茂陵徐福余謂三老引度舜以况太子未免太過帝必曰是將聾聵我也意必不憚不若千秋託詞之婉此英主前進言之法也

終軍

終軍年少慷慨其英風壯節躍然見於骨字自謂畫吉凶于單于之前與頗受長纓趨南越王致之闕下若實試之未必能有其效而一往銳氣使怯夫見之亦爲動色况武帝英毅之主乎然此種風概自其入關弄繡早已具之不待建節時也至白舉一對不無附會近于導諛而文詞富贖年十八遽能諳此豈非異才苟天假之年其所造事不出司馬長卿右哉

賈捐之

賈捐之議棄珠厓而曰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可且無以爲意謂凡西北諸邊俱不必有所事不獨珠厓一郡已也漢得古人務內治無勤兵于遠之旨爲捐之此疏已度元帝無遠略故言之極快切要于必聽若處武帝時將易爲相如論蜀徵郭吉風單于文矣敢過洩其意哉

東方朔

曼倩慕下惠之和而未得其分者歟欲頡頏以傲世則不必薄游以取位息正諫以明節又無事談諧以求容悅萬乘非可戲之人嘲啗豈事君之道以高世之才而比滑稽跡同優孟不亦褻乎若以嘲之博物宏智曠致逸精

所行盡如昨董偃一事所旨咸同上林一對當與汲長孺共稱社稷臣矣買臣壽王司等倫哉

田千秋

田千秋一言寤主旬日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乃武帝之世丞相十餘人李蔡公孫賀而下以罪死者六七輩使侯首領惟平津侯弘石慶二人而已然則帝之視相不過一大吏未甚重也太子之變臺閣三老遮說而後帝已惻然有骨肉之痛千秋適逢其悔高廟神靈救之使言以感動之帝方亟欲自其開悟之端以謝天下何難舉不甚重之爵祿以自明其意乎不然寵之黃金賜之駁書命之待詔公車足矣應不至破格若是然一妄男子上書輒取相印至爲匈奴所笑較之中國相司馬戒疆人毋妄動生邊釁者其輕重何如哉

楊惲

戴長樂文致楊惲之語本涉腰膝不應擬罪惲與長樂同犯宣帝未嘗有所徇也惲不關門自悔爲補過之地乃悲歌縱酒仰于淫荒南山蕪穢一詩殊有蒼莽朝諝之譏雖長樂指陳非實而予孫舍宗一書非左驗乎宣帝以此推廣則前所告六事不徒莫須有矣大逆之加豈非惲自取之耶惲宰相子又多材能竟以放言速禍惜哉

陳咸

陳萬年常病召子咸敎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欲杖之咸謝曰具曉所云大要敎咸禍也初萬年以善事人起家常傾貲自盡賂遺外戚許史蓋王王用

誦者也。丞相丙吉病，凡上謁問疾者，謝已皆去。萬年獨留，昏夜乃歸。吉感之以行能，薦于上，竟得代于定國爲御史大夫。此用誦之效。故秘此爲家法，臨死以教其子。惟恐其子之不負荷也。咸後滯于郡守，任官不進，息取乃翁牀下之教而用之。時王音輔政，信任陳湯，咸數路遺湯書曰：「卽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亦竟微入爲少府，誦之教又見矣。此一字萬年父子皆得其力，由是相傳。後世士大夫都規倣此字作仕途捷徑，無不夜半私語者，豈獨陳氏一門秘授哉？」

霍光

博陸侯廢昏立明，中興漢祚，功誠不在阿衡下。而吾翁告其始，援立之不審也。當昭帝崩，無嗣，武帝子獨廢陵王孫。

史實案三

霍光

耳聾臣咸持之光以胥失行，不可承祧，遂宜慎擇宗室之賢。令聞素著者，以主重器。乃昌邑之狂縱無節，事畢弋如雞犬，棄良傳之言，不聽。咈中尉之諫，不省。悖德已彰彰矣。光爲天下立君，以繼先帝大統，不忝之國，人不謀之公卿大夫，而遽以神器付之清狂不惠之人，何忽易若是哉？及廢昏後二十七日之間，徵發千一百二十七事，弄逆鬪虎，御螺之行，見諸掖庭之內，光始憂，應不知所裁。賴大司農發易位之議，再爲定策，然後宗社以安。此其事亦非常矣。久之，光猶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苟其致審于始，則朝野無此一番危疑，宗社無此一番震動，故論光者，常以擁立會孫嘉其功，不得以輕戴昌邑，起其過也。」

霍子孟有輔孤之忠，定變之力，特開于大義，平順行，弒于

許后罪爲何等，苟以大義裁之，夫婦之倫，輕于君父，春秋之法，不恕弑逆，寧得顧私恩而姑息以倖全者耶？晉趙盾坐不討賊，史以弑君之罪罪之，謂其與聞乎弑也。光既知而不發，非與聞乎弑者哉？蓋光有質而無學，使其浸淫于經術，則知周公之誅管蔡，不爲不友，石錯之殺石厚，不爲不慈，必能奮然討賊于房閭之間，官隱忍一時而坐貽夷族之威哉？嗟乎，光之不學，光之不幸也。

金日磾

日磾殺長子弄兒，與不內女後宮，居上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始終存謹，慎一念未嘗以寵幸有驕溢之萌。此其志操勝大將軍遠矣。乃大將軍之敗，史告其不學無術，然日磾人豈常知學天性之篤固，不可及而武帝之奇秘侯，卽從牽馬過殿下時，後宮滿側，獨不竊視，處識之範之終身，卒受顧命，知人之鑒何如哉？

史實案三

金日磾

趙充國

離卑，升先零之黨，不令解化，結約此伐交之計，而捐開昧之過，隱而勿章，以市恩于罕，非使之德，我而仇彼，然後可行。先零之討，克國制羌，成算始終，不出是策。其云戰不必勝，不荷持刀，攻不必取，不荷勞衆，老將方略，豈少年喜事，歟？于小功小利者所能及其百一先零降，斯之像殘羌無幾，猶屯山治陝，不憚老師，其地者，豈真欲變隗虜爲上，朕哉？不過堅羌人內附之心，勿致再畔耳。不然，典屯于冬還師于夏，所得之粟，曾爲我飽饒養耶？」

甘延壽

初石顯欲以姊妻甘延壽延壽不取爲顯所惡與陳湯並過也而湯適與延壽同斬郅支之功顯沮延壽固波及于湯察以爲制舉之湯之不幸也顯不足論匡衡以經術大臣不爲國家獎萬里之勞臣亦從而摧折之以快開墜之私取名王首不許懸之禁街而引月令掄幣埋幣之文爲之附會迂腐可笑倘非劉向一疏則三百戶不封非各承一訟則幽囚不釋非耿育言便宜則老死敬惶不返湯之功奇而數亦奇爪牙之士而挫于刀筆之吏千古而下爲之憤歎

唐固出此意功但授郎將亦與匡衡同意

及陽男子成方遂詐稱衛太子乘黃轎車臨北闕詔使公

史實卷三

十九

卿將軍二千石雖識視至者無敢發言京兆尹傷不疑後至此從吏收縛而引劓贈遺命出奔事以折之雖于春秋之義不合然而應變之機裁決之敏有足尚焉夫太子得罪武帝犯難出亡即使猶存亦逃死之餘耳何得猶然以故太子自若不待引經可以意斷而大將軍不學遂以經術當之亦自露其疎矣宋高宗時有妄稱承福公主者帝信之不疑羣太后北還始發其奸帝乃悔之常入宮時羣臣胡不取方遂之案以告之耶

疏廣

疏廣父子傳太子外戚特進平恩侯許伯以太子少白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廣上言曰太子師友公天下英雋不宜獨親外家使舜監護示昭非所以廣太子德于天下也

上雖善其言罷辭而廣之結怨于平恩侯不少矣若不預爲高蹈之計安知權貴不窺其隙而中之父子珍疾相隨出關超然于禍福之外視趙蓋韓楊諸人無幸見戮者其得失何如哉去國之日祖道供張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泣下惜之乎蓋幸之也然蕭望之亦爲元帝太傅帝尊禮之卒困于石顯終於白燕望之與二疏所居之位同而安危異者一爲曳尾之龜一爲文繡之援也易辨見幾不俟終日二大夫有焉

于定國

于定國之爲廷尉也天下稱之謂民自以爲不冤較之誦張釋之似有加焉乃韓馮翊趙京兆之卓異盡司隸之伉直卒不免于見殺冤乎不冤乎時于公爲法吏可以三尺

史實卷三

二十一

爭也如犯譴盜棺二事釋之雖忤文帝意不斬終底于平豈釋之能得之于文而于公獨不能得之于宣乎則亦無貴乎在此位矣至楊惲爲諫口所誣而于公且以怨望詆言之律當之幸宣帝不卽加誅特免惲秋是公之藏文更刻于帝烏得以嚴苛操切專歸之于宣哉

黃禹

黃禹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天子嘉其質直今按其所言多勸元帝力行節儉及減算口錢除贖罪法罷郡國廟諸奏祗臺數千言皆迂而遠于事無關於當世之急務也夫元帝天資優柔見君子而不能進知小人而不能退所不足者剛果非恭儉之謂也乃嘗虛已訪禹以政禹宜乘其信向舉在廷之賢如周堪張猛劉更生之徒以進之使君子

連葉以升則衆正在朝而君側煬灶之煩取以潛消禹止
使石顯結納之私思凡跡涉宦豎者杜口弗及獨撫拾疎
節湖目之談以塞訪落之意其于君德時政所補幾何夫
人臣格君之非猶醫者已人之疾疾在腎腸而灸燭其手
足疾何救乎禹是時年已八十貪得無已其云去家三千
里凡一子年十二者隱以身後事干主之澤也此爲御史
大夫卒天子賜錢百萬拜其子爲郎其計得售者豈非顯
陰爲之地哉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又曰苟患失之
無所不至殆貢禹之謂乎

韋玄成

祭不欲數數則質質則不敬禮文也漢立祖宗廟于京師
百祭月祀有制矣復詔天下郡國立廟享非饋乎宜罷無

史贊卷三

二十

修以應經義會元帝寢疾夢祖宗以罷郡國爲饒或病中
精神脊亂之所致且欲廣爲禱祠以求冥福也上少弟楚
孝王亦夢者得無阿諛上意巧爲附會乎匡衡告廟之文
據經守禮不爲鬼神禱祠所搖且願以身祭其殃頗與金
滕之視相似此衡生平可稱之一事也又當時議祖廟親
盡宜毀而許嘉等建言孝文德厚作天地宜爲帝者太宗
之廟孝武有攘四裔之功宜爲世宗之廟此論極公蓋倣
周文武二室百世不遷不在三昭三穆之數之義也合諸
劉向之疏俱爲不易至孝宣爲昭帝後子義一體則皇考
廟親盡當毀無疑而韋玄成云昭宣二帝俱爲昭皇帝考親
永盡將無躋宜于昭同于魯之逆祀乎公及元始王莽乃
以兩統貳父違于禮制奏罷之諸儒不議定而令莽得爲

廢退可歎也

魏相

武庫令之自免而去憚太守之嚴非相果逐之也霍光資
相見丞相不在斥逐其子乃當世貴人彼此蔭庇之法相
已知其見非於大將軍而預歎其殆也後人有告相賊殺
不辜者河南成卒遮大將軍願留作以贖太守罪大將軍
終用武庫令事下相廷尉相之怨霍氏根於此矣久系赦
出復守茂陵令刺揚州徵入爲諫大夫大司農遷御史大
夫誰用之大將軍用之也則光之欲釋械于相意可見矣
然而不大之懼不足解一系之怨光幾未幾相因許伯奏
封章論霍氏家者縱陰謀等事又復白去副封由是霍氏
之舉始彰雖相所言皆朝廷大政未始非因公而修郅也
然則博陵侯之族弱翁與有力焉夫以兩朝定策之元功
應十世宥而不能存三尺之孤以爲之後則相懷私怨之
所致也豈長者之行哉

丙吉

自曾孫遭遇丙吉絕口不道前日保護之恩史以是解其
茂厚不伐怒有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阿保功誦
引使者丙吉知狀是吉之功終不可泯而假此婢以明之
也吉識諷則曰汝坐養曾孫不謹督咎汝安得有功獨胡
組郭微卿有恩耳分別組等共養勞苦狀奏之向非躬親
其事焉能歷歷指陳若是區明定人之功過而已之勤勞
和盤托出何必多一自陳之語哉
吉爲相出行不問橫道羣關死傷而問逐牛者牛喘吐舌

似與陳平謝錢穀決獄不詳而以理斷陽曆四時爲宰相
責意頗相類但親見行遣之死獨不可取殺人者執而付
之司寇乎刺人大都之中其干陰陽和氣不少舍其大面
察其細殊非聖人傷人不問馬之意如是而云得大體吾
不許也

京房

京房小有才者也功名既熱于中患十口舌之間奏回天
之力其與上論幽厲往返十答機鋒漸逼入主至上問今
爲亂者誰房遽曰上所最信任與國事惟懼之中進退天
下之士者是矣房既知上委心以信任之能必疎遠之一
言可奪其轡御之寵耶即此已犯文淺言深之戒况其所
扶者術數讖緯之微而所施者刻嚴煩碎之令人情之所

史實卷三

難服安能行之有效其今以考功之法試之一郡者已入
石顯五鹿野獲中矣道人湧水之贖煩言何救最後淮南
一案謬聽張博自速敗亡由其方寸搖亂昧于適從故也
卒符焦贛得吾道以殺身之語史贊云苟非其人道不虛
行信矣

翼奉

翼奉因元帝延問得失上書請都成周以應天變與天下
更始似乎無謂乃易世之後漢統中絕世祖中興卒都洛
陽于奉所言若合符契蓋天運之與地氣應有此再造之
局其幾見于數十年之前奉特精于陰陽歷律之占推測
而得故建遷都之說思以厭之耳然漢都關中也歷八世
園廟在焉豈肯因一夫無據之言而遽爲播越况天道也

有朕兆斷非人力可違始皇帝時術士云東南有天子氣乃
東巡以厭之而高帝卒起于豐沛王莽亦據玄龍石文曰
定帝德因洛陽亦欲即于土中世祖中興之符神者先告
之矣大業之建豈非天道哉

趙廣漢

趙廣漢善爲鉤距以得事懷發人之奸至于鉅兩皆知之
蓋察察以爲明者操切如是宜人情所難堪及其受法當
誅吏民中聞號泣者數萬人既死百姓猶追思歌之何以
得此于民哉由其爲吏廉明一意摧折豪強以扶弱小衆
猾不敢動亦安寧之術也尹翁歸治東海張敞治京兆其
道大都倣此三人者皆能吏非循吏也若以卓異論殆去
翼黃遠矣

史實卷三

趙廣漢以疑殺蘇賢邑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下丞相御史
案驗其急廣漢使所親信爲丞相門卒伺丞相門內不法
事談執丞相夫人如殺傅婢一案以脅之遂得推舉大臣
功持奉公不迫要斬韓延壽代蕭望之爲左馮翊而望之
遷御史大夫有人言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
之將問之延壽即察校望之左馮翊時廉頗官錢放散百
餘萬勸奏之亦得誣怨典法失臣因以辟罪棄市兩人者
苟能引咎可及寬典而皆出于行險僥倖之計誣人以自
全而適得敗雖曰宣帝之少恩未嘗不由其自致也且亦
平日好行擊斷刑誅寬猛之報乎

蓋寬饒

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將軍中二千石皆賀酒酣樂作蓋

覓憐仲視屋而歎曰美哉富貴無常怨則易於此如傳舍
閱人多矣斯語不止任達欲居此者常自斂飾得保富貴
之道也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美哉
與歌下斯歌于斯聚國族于斯文子再拜稽首曰武也得
歌于斯哭于斯聚國族于斯是得保首領以從先大夫于
九京也故君子謂之魯頌僉謂寬饒之歎亦存此意但寬
饒之言近于顛不如張老之說也

孫寶

孫寶爲廣漢太守署侯文東部督郵勅曰鷹隼始擊當順
天氣取奸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舉霸陵
杜穉季以封寶受權貴請託置不問而案其次不過欲得
富翁賈豎數輩以塞責而舌強禦非所移也文曰封復當

史實卷三

二十五

追安問狐狸今不取穉季當且闔閭無有所問極得豪威
不試之體穉季聞之遂杜門不通水火由是不敢犯法督
郵之威足以摧抑大俠令之自革其風力豈不勝廣漢太
守哉如此穉僚真不易得

匡衡張禹孔光

匡衡張禹孔光皆以經學著聞于世世亦共尊之然按其
行與所學判然不合殆所誦篇名以取世資者歟衡因史
高得用始進固已不慎既登大任畏寵豎之威不敢少失
其意及石顯失勢始條論其舊惡以飾其苟容之咎宜王
章不忠之奏有以蔽其醜也而又取關伯界以自益其所
封豎犯監臨盜土之律大臣視面而重恥上雖貴之甚
于戮矣禹以帝師尊顯衆輒臨幸之至蒙林下之拜人

臣之遇極矣禹子時政之失不聞一言匡救止爲其子壻
于乞恩澤不已甚者盛殖貨財益市田宅親買販之行而
不魏更曲房鏗絃管昏夜以娛顏景雖上方之劍未嘗
其頭而千古筆舌之誅其能追乎光于成帝時頗有謹密
之稱再起哀平之世諂巧益深既拜重賢之塵又須王莽
之德全副陂塹非三解絕所能洗也嗟乎西漢國祚移
于外戚而實移于此三人持祿固位之一念世謂經術盛
于西京而受假竊經術之害亦不淺矣

王商

建始三年長安中無故驚言大水至大將軍王鳳欲太后
上及後宮御樓船令民上城避水王商以爲此必訛言止

史實卷三

二十六

之已而衆說言楊彤守琅邪郡有突竊十四以上商按問
問之果徒可見貴戚中有賢如此猶素絲不汙于淄塵寧
非矯矯未哉惜其信道未篤因譏內女爲援自問百鍊之
鋼化爲幾指反來張氏之構引呂不韋黃歇之奸謀以爲
譏而商強直豈能堪此毀譽發病歃血膏恨以死亦足
歎矣

史丹

史丹一傳止述其諷諫太子一段苦心當時無丹則傳昭
儀之寵幸定陶共王之材整鮮有不奪其嫡者其有功子
成帝何如及成帝立二十餘年之間丹爵不過關內侯未
嘗有殊恩焉蓋知其守正而不干進不居保護以爲功也

承平中以病乞骸則因不附傳太后稱尊號之議而退猶其大節之克全者丹之品地不憚然踴躍張禹孔光之上哉

薛宣

薛宣一循吏才也其治馮翊威信之施于民不必舉但觀其區處屬吏無不得法其能見矣若于高陵機陽兩令陰求其贓罪一封記授之一移書縣之令舉吏皆解綬去又見平陵鉅鹿兩令因其才地之宜奏令換縣兩邑皆治其管郡中吏民罪狀輒召告其長使自行罰曉之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案賢令長名也郡守課邑令之功過精明中能存大體爲屬吏者有不畏其綜覈而樂其激勸哉宣之才長于爲郡班史不載之循吏以宣積累而爲相也乃宣之爲相反無所表見亦若黃丞相功名損于

史實卷三

治郡特然則官人者但用其所長無舉其所短不亦善乎

朱博

朱博自初爲縣令歷刺史二千石遷左馮翊其治行多豪爽可稱如在冀州行部駐車決遣聚會遮言者數百人在琅邪斥罷參病吏撤王卿請姑蘇賊守馮翊召見功曹聞問與筆札使自記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功曹惶怖具自疏奸賊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受勅自改授刀使削所記述出就職技杖有過使之自新一擒一縱領在其掌握得黜之吏既輸以情不敢不爲之用博本武吏喜游俠每能不拘繩墨出其幹力亦足差強人意使其仕至馮翊而止豈不以良牧顯名而馳騁進取驟躋三公受過其甚終于仰藥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而博之

謂矣

翟義

莽居攝時天下稱功德者至四十八萬餘人劉歆宗室之彥方盛稱符命以自依附泉陵侯劉慶上書請安漢公行天子事如周公誰能抗捍國難而登亂以致討翟義一郡守皆倡義旗鼓行西向以誅不當攝者比至山陽衆十餘萬雖人心之息漢亦名義足以激發之也但漢道當厄莽之惡運方始一舉而傾乃天數也亦復何恨義不云乎緩今時命不成死國埋名猶可不慚于先帝已先辦一舍生取義之志寧區區以成敗論哉毋丘儉王凌之討司馬氏徐敬業之討武墨事皆無成然天地間自不可少此舉動否則大義泯然亂賊接踵夫何憚哉班史悲其不量力以

史實卷三

二十

漢厥宗亦不諒義之志矣

谷永

谷永前後所上封事歷指成帝後宮寵嬖燕溺之私及與羣小微行蝶狎之失所以攻上身者何嘗不切陽朔元延之間不可少此諫論但當時之病疾初不聞此數者而外戚之亂凡假災異之故亟攻上身而不他及者無非借以出脫王氏而陰以釋帝之疑也漢之宗社祲小人依附私門一念所竄而又沽直諫之名敦永之罪殆浮于杜欽矣

王嘉

哀帝召王嘉詣尚書賁問者意恨嘉封還益封董賢詔書而特借薦廷尉梁相等事以泄之耳時庭中無上書以救

之者而孔光公孫祿輩方効嘉遼國用上請與廷尉雜治雖龔勝謂嘉駱相事微不應當不道之刑而亦不敢抗官以明其冤嘉孤忠無援身得不仆夫逢帝之怒以殺嘉者孔光也嘉將死乃以賢稱光不置光既不知嘉之忠而嘉亦不識光之佞豈非胥失之者哉

師丹

哀帝入繼大統有爲人後之義不得復顧私親此大禮也惟是帝少在藩見成帝委任外家王氏愷盛常內邑邑卽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愷外戚之愷更以外戚沉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而小人見丁傅用事思有以逢迎之于是董宏請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矣冷褒段熲再請定陶共太后共皇后不宜復引藩國以冠大號車駕衣服宜皆稱皇更爲其皇立廟京師矣師丹上云陛下繼統先帝特重太宗承天地宗廟之祀不得復奉共皇祭入其廟此議係綱常人紀之重垂于千古足爲藩王入繼者法雖不合上意貶黜何慚史贊曰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此古人所以難受爵祿也兩存可之見不足以論丹矣

循吏

文翁欲誘進蜀郡風俗乃遣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減損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資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其移風更化成就人才真有種種厚厲之法使之觀上國之文物以去其蠻荒之陋宜文治蒸蒸日上

史實卷三

二十九

齊魯也此不獨俗吏不兼望卽像言經術以緣飾史治者亦徒虛語耳如斯之成效足紀古今庸有幾乎

黃霸之治潁川大要在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及治道去其太甚一語便見良吏撫民一片實心治行遂足當天下第一若其他陰伏參考吏食道旁鳥攫其肉某亭大木某亭豬子無不悉知猶近于發摘者之所爲長厚者不必爾也

王生其賢而隱于議曹者乎其嗜酒亡節乃縱情任誕以寄其不羈之概非頑然一酒徒也天子璽書徵渤海太守廷生顧從將欲露其處囊之穎耳功曹咸謂生不可使太守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其意亦不可測會遂引入宮生醉從後呼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

史實卷三

三十

君不可不有所陳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所以神太守者止此二語仍從醉中出之想蠟頭潦倒時殊有思量在也遂至前上果問以治狀因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一言當聖主之意豈易得哉遂亦不隱王生之美前曰臣非知如此乃臣議曹故戒臣也古人不官懷人之善卽一言且然上于是拜遂爲水衡都尉生爲水衡丞王生之達龔遂之從善宣帝之用人誠一時快事也

酷吏

嚴延年母從東海來到洛陽遙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進已而歎曰我不意當老見少子被刑慘也嚴母知其子將死于酷豈不爲智惜乎所以教其子者不嚴也傳不

疑尹京兆行縣錄囚徒還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及
則喜笑異于平日或曰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不疑爲吏
嚴而不殘延年奏刻急爲之母者寧不知之不服爲教
戒使之改就慈良待其傳因論府上流血數里然後愴然
東歸爲之埽除墓地無救于子之亡亦不能起濫殺者之
命雖東海多其有知子之明吾謂不如僞母有全其子之
仁也

游俠

樓護居五侯門下巧爲爾縫乃勢利中之猾黠者耳其一
副和光同塵肺腑不人人各厭其心不休殊與朱家郭解
氣概不侔至呂寬之亡命來歸以其父與護相知且慕護
俠名必能全已也護竟執寬致之王莽得入爲前輝光賣

見貫卷三

三十一

友之子以取爵位尤豪士之所羞烏得爲俠衛以故人呂
公無子養之終其身其行稍近于義云

西域

武帝在位五十餘年知其失而自悔者數矣巫蠱獄興太
子死于湖感高廟寢郎之言而息子之宮以作一也望幸
名山放黃帝接神人蓬萊上遣方士遠求不死之藥既無
所驗然後歎曰天下豈有神仙節欲飲食差可延年于是
罷候神之官二也窮兵四出開玉門通西域殊方異物四
前而至及李廣利軍降單于搜粟都尉請屯田渠犂遣使
分護諸國帝于是漢陳旣往之失下詔罷之三也嗟乎令
武帝蚤知當今之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政以
補缺循此以往不至廢心好太多所經營其治化豈止過

文景已哉更變知難乃始悔悔庶亦免于逃而不復之咎
秦穆于殺之敗作著自史吾孔子有取焉于武帝能無許
乎

外戚

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願以昌邑王及兄
弟爲託上曰夫人將不起可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夫人
曰妾不敢以燕嬪見帝也上必欲見之夫人遂轉向獻
不復言于是上不悅而起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
一見上屬託兄弟耶夫人曰上所以戀戀顧念我者以平
生容貌也若見我毀悴必畏惡此幸我意尚有追思聞錄
其兄弟哉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漢託兄弟也巧慧女
子固寵之術將死猶工其平日所媚悅于上者何如邪

見貫卷三

三十二

偏何嫋嫋之味連娟修嫋之詞安得不繫聖尊之慈于香
銷骨化之後也

趙后姊弟多殺帝兄反以負約責帝而成帝亦甘心自殺
其兄悅要妾之心而斬宗廟之嗣寧非不孝之大者哉解
光之疏案驗其明而取育強詞爲之營解以趙后于哀帝
有援立之恩逢帝之意而爲之請非專爲趙后也然絕成
帝之血胤而撫定陶之旁藥援墓之功微而滅皇統之罪
大猶令其妾然列丁傅之間並稱四后漢法安在哉
丁傅兩后禮誠踰制以時裁定可也何至掘其園陵銷滅
其壓殺乎乃傳后塚發壓死數百人開丁如柳戶火出炎
四五丈尚冥之際若有恨焉者又傳后臭聞數里與晉共
世子同丁姬墓既平羣燕野土投囊中又與臨江王同一

婦懷怨朽骨猶然見怪誰謂鬼無知耶

西漢之祚剪于外戚而極其禍者元后政君也哀帝時丁傳用事王氏列侯多罷遣就國元后不無缺憾及帝崩后以喪事問董賢賢內憂不知所對后欲再振王氏因謂新都侯莽習故事馳召之遂拜莽大司馬領尚書事由此得領威柄在庭趨附之徒望風承旨此頌功德後稱符命后亦知其誣罔然事已至此不代漢不已也莽篡位請璽后通寢不肖與則已後矣夫沙鹿之祥不知其果應與否但后初立之歲丞相史家雌雞化為雄冠距鳴將占者謂后官與政之兆而后且母儀天下身歷四世擁護王氏始終六十年非天實爲之哉蓋昭正禍難不忘漢而新室文母之號受之弗辭得全其爲劉氏之發耶西漢安龍之禍殆

史記卷三

王莽

王莽

莽意主於行詐其未居攝以前猶有一二彌縫使人未能遽測識處僧位以後一切譟擾動輒慕古多所更張非引庚典則法周官其言詞誕謾若狂病之人語不由中而行事之悖謬如小兒嚙戲時聚淫爲羹搏麋成黍止堪供觀者一笑愧當移傲謂其反戾飾文以爲祥瑞戲弄神祇歌頌禍殃足以括其矯誣之概跡其大略頗與桓玄相類玄間劉裕等共謀興復召諸道術人爲厭勝敗走姑熟于道作啓居注至江陵猶帷星署置百官馮遷將殺之于崢嶸洲拔王導與之曰汝何人敢弑天子癡絕至死不改其與莽聞更始爲帝內恐欲外示自安乃染其鬚髮進所徵淑

女杜陵史氏爲后郎吏見鉤盾土山仙掌旁有白頭青衣莽曰小兒安得左道是予皇祖叔父子儵來迎我也都驛于匡起兵南陽莽憂不知所出聽從發言吳于郊以厭之搏心氣盡伏而叩頭漢兵入火及掖庭莽持成帝七首天文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于予漢兵其如予何率羣臣抱持符命威斗之漸臺其駭慙處種種與桓玄逼肖而莽玄皆得篡竊踞位者適值漢晉氣運之窮非其才力果足以取之也

史記卷三

三十四

史貫卷之四

古燕陽周士儉令公著

後漢書

帝紀

光武

光武之居河北不獨王郎劉縯輩與之爲難且與更始有不可金立之勢當時若乘昆陽之勝長驅入關聲其枉殺伯升之罪度難與之爭鋒乃渡自引過又不敢爲伯升服喪似忘其不共國之讐者雖其避害時晦之思亦慮羣盜方城不欲自生一敵也甯河河北先固基本更不就微顯與之貳授開何隙而後圖之及赤眉亂長安更始遇害盆子乞降乃起而受之則向之隱忍而不即起者亦類焉

史貫卷四

必自斃而姑待之耳

漢家享地之禮每以高后爲配行之已十世至建武二十二年始召薄后仁慈文帝之恭儉延祚無窮尊爲高皇后配高廟爲地祇主以吕后如虐幾危宗社不妄同祧至尊體之快哉此舉郊祀之禮明高后之位定矣夫吕雉廢高后之約擢王諸呂富家人子爲惠帝嗣炎歷不絕如錢誠漢室之賊也高帝有靈肯與之同墓而食哉袁宏豎儒乃引尊親隱諱之文以爲彰先世之大惡亦不明于春秋之旨矣

明帝

永平二年上臨幸辟雍行養老禮尊事三老兄事五更親見諸儒執經講論使羽林虎賁之士亦通孝經儒雅之風

形彬乎盛哉然仲尼之道綱常名教而已與虛無寂滅之旨不啻陰陽水火之不相入也乃明帝方修明古學未幾而舍秋入夢三法西來一中黃吹狂瀾千古遂使靡靡之教與吾道爭顯晦何異日月中天而有薄蝕之災乎由是以觀帝之崇尚儒術其牧養而封殖佛氏其害大後人謂明帝之罪浮于始皇以始皇焚書而書存明帝崇儒而儒裂耳

和帝

孝和冲齡踐祚政操嫡母竇氏倚元舅之尊驕溢虐陵至于潁川試逾稍依違不斷則安漢公之謀再見于東京矣帝欲發其事乃求外戚列傳帝金吾五校勒兵屯南北宮先捕憲黨猶之搏擊獸者爪牙去則威約之漸也然後得

史貫卷四

收其印綬遣使就國時太后猶在也懼有以傷其心不明宜詔誅之但遣嚴相督祭憲始無以自容而大義之距脫矣去壽以漸而除蔓務盡漢家幼冲之主前有昭後有和殆金稱乎然竇憲之專恣不在太后聽政之日自奪必至田園時已聽其惡帝帝以屬兄姑息之養成跋扈之勢以貽孝和由是以觀不惟帝帝斷之勇遜于孝和益明察之智亦不及也

章德懷和帝爲已子而諱其母梁貴人以憂死章德崩梁氏訟寬大臣請貶章號苟非處之以禮鮮不從其所請以復死生之憤者帝獨從容詳審謂恩義不忍虧離詔勿復議一時微隙進說敢于毀先后以炫名者無策措口卒使宮幃之內倫理無敘誠盛德事哉夫帝之謙慈也自操魁

柄不致太后以殺兄之故府怨于生前及后崩恩禮曲盡又不因羣臣之請薄德于身後仁義兼施嚴慈立用其天資之優豈易及乎

順帝

永寧初帝既正位東宮矣以阼于闕后而廢安帝崩北鄉侯立當時虐后稱制閭顯江京共持太阿帝雖欲避藩濟陰度不能如東海王疆得以退讓今終也亡何北鄉天逝顯京等方謀微諸國王子而德陽殿半夜之迎立忽定策于十九黃門之手誅顯族京神器斯託雖人謀之克濟寧非天命之攸歸哉然智慮出于難危仁義遂于幽放古有聞矣乃帝起于廢退之餘即位以後會無動心忍性之效縱暴冀怙惡浮于閭顯覆轍相尋沈舟不戒而十九人畢侯外戚之權移于宦豎漢家之事至此又一變矣

桓帝

冀專擅二十餘年凶威蟠結勢難運動帝一旦御前殿召諸尚書入發其奏詔司隸持節將兵圍其第收大將軍印綬蓋即日與妻皆自殺屍巨懸于斧鉞之間不動聲色詎非赫然英斷者哉但冀之敢于怙惡者由帝獎其援立之功使之禮儀比于鄒侯增封比于高帝車服甲第比于博陸盛其典物于三大功臣之右以殊元勛非褒崇之太過乎冀之得罪決波難盡而其大者莫如殺清河王及脅固諸賢帝皆不聲之以致討獨銜考死太史令陳援與謀刺掖庭令鄧香妻宜一案雷震之所摧擊合其大而問其餘雖冀亦自伏其辜而無辭終無以盡撤其姦為天下作一

快意之舉耳况其所與謀者中常侍單超輩五人也禍本暫拔苞蘖復熾炎緒不振職斯故歟

皇后紀

郭后

世祖微時嘗有言曰取妻當得陰麗華同其素志也及貴卒如所願其不卽后而輟脩之貴嬪者以郭后與同起風塵且既正位中宮矣麗華雖幸難遠以色升也久之郭后寵衰不無怨望遂指為厲鶚而廢之因大快其微時之夙志則帝之有嬖于宋弘多矣後宋弘欲易后呂覽簡輒引此附會以成其君之惡成湯曰予有慚德恐後世以台為口實則帝德之涼不幸為後人藉口矣

和熹太后

史實卷四

和熹稱制二十年專政不返論者云缺于明辟之義而吾謂后慈悔其援立之失也后博通書傳于古今理亂之故習之已久其在位所行如省尚方供御出洛陽關因恤災阨靖寇寇諸事史詳書之當時海內又安章和之治未艾也建光以後安帝始親萬幾而鄧陽楊震之賢輒被誅死王聖伯榮之流濁亂官掖永元初政日就頹損漢室之衰遂基于此然後知后之操柄不釋者有以識安帝之不德恐一還政將恣其所為不可遏也故不惜以身受謗而其志邇皇欲安天下耳然而神器終必歸之吾意太后亦必自悔其立幼之非定策之不審以至是也其徵河間王子翼愛其儉容謂之京師鳥知其無廢置之意特進于寢疾卒卒有所不及也嗟乎天下大寶而可荷遂已私輕為立

王以貽事後之悔耶和嘉之賢猶不免此何怪夫呂雉武
嬰也哉

順烈太后

后爲貴人時特被引御從容辭曰陽以博施爲德陰以不
專爲義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使妾得免于罪累后之不
御恩不怙寵與班姬辭釐同意可不謂賢乎惜其頗攬權
藉志在臨朝縱軼外家每爲榮冀弗說疑誤致質帝遇賊
而歎不誅李杜駢死而冤不理清河王之賢見廢而自殺
凡冀之敢于肆行無忌者侍后爲之內護也若后能師馬
鄧之智裁抑兄弟弟不令擅操國柄匪獨有造于漢亦且延
及其宗則梁氏之亂當與四姓外家世襲其休何至罹赤
族之殃哉

獻穆曹后

后魏公孫之女也魏受禪遣使求聖綬不肯予如此數輩
后乃汾西親讓使者抵其聖軒下與元后拒王莽求聖事
同但莽之象孺子元后醜其禍于數十年之先實爲漢之
罪人而丕之篡獻初于曹后無與也臨軒一痛猶足以謝
漢耳又孝平之后莽之女也劉氏既廢常稱疾不朝會莽
欲嫁之后怒鞭其侍者及漢兵誅莽后曰何面目見漢家
因赴火死而曹后薨于景初敗元距國公四十一一年其不
似平后之激烈者以時山陽封國猶存漢祀未絕故也若
與平后易位而居度亦不肯優游以老矣漢兩大賊皆有
令女異哉

列傳

劉恭

赤者欲立宗室挾義謀伐求劉氏共尊之時爲手兄第二
人而式侯恭少習尚書能通大義若不從更始在長安則
樊崇輩必奉之以爲王西入關中猶足鎮撫何至如盆子
得行將折惶恐歎歎也然盆子與聖公皆素與牧兒爲伍
初非願爲寇者一旦強執之爲共王見徒黨拜舞泣愧流
汗驚畏欲啗當時宗室一再立皆備奴如此天意無非爲
真至先資耳獨劉恭力止赤科殺更始更始死收葬之又
殺謝祿爲更始報讐且密教盆子歸聖公退爲庶人不惟
有義烈之風更識天命能量力度德者也光武使盆子食
均輸終其身而不錄恭豈以其賢故有所忌耶

王郎

史記卷四

光武進軍邯鄲王郎數戰不利使其諫議大夫杜威持節
請降威雅稱則實成帝遣體光武曰設使成帝復生天下
不可得現許子與者乎數語所殺足以攝服人心凡假附
宗室若劉文伯數輩皆可舉此以勝之矣宣帝時夏陽男
子冒稱衛太子者傳不疑此更收縛送獄亦如此了當但
非索拘者所能辦耳

晁蓋

晁蓋爲上將軍時平陵方望爲軍師望因說晁受命于漢
急立高廟稱臣奉祠此甚得倡義本領及晁就更始之徵
望同止之知更始之無成欲圖固守一方以俟時也晁不
聽望遂以書辭謝幡然去之不肯隱忍依庸人以就功名
其于去就之義較然不苟詎非濁世之高士耶史稱晁素

謙恭好士傾身接引爲布衣之士有投死絕吃而不悔者或亦獨介勇戰之士耳智謀如望不能舉國從之竟聽其高蹈以逝烏在其懷有四方之傑乎望去而賢士與范增去而羽敗一也然則圖大事者可不思知人善任使哉

齊武王續

伯升英姿雄分振拔騰踔有不可一世之概方笑文叔爲高祖之兄仲目中原有李軾朱鮪輩耶特鋒銳處處傷人未免發露太盡招致衆忌終死于若曹之手固不若文叔之厚重沈潛有帝王之度也然更始不殺伯升則後之庸赤伏符者能越伯升以及文叔耶不有廢也其何以興天意已有所屬雖掘起之傑亦不能以久存也

伯升兄弟威名日盛更始君臣不自安謀共誅之乃大會

史貫卷四

諸將以成其計更始取伯升寶劍視之巾櫛建隨獻王珧更始竟不能發及罷會樊宏謂伯升曰昔鴻門之會范增舉決以視項羽今建此意得無不善伯升笑而不應初李軾諸事更始皆將先武心疑之以戒伯升曰此人不可復信又不受鮪與李軾終勤更始執伯升殺之夫以伯升之智豈聞于禍敗者哉由其胸中備奴此輩謂無足以難我耳忠難之來起于防禦之疎桃蟲蜂蟻飛蛇毒于此見之

李通

通布衣倡義助成大業重以尚光武女弟伯姬特見親重然性謙恭遠權勢謝病歸第得以善終視諸成功而不知退終蹈危亡者固自懸殊故退客以少伯之流擬之但好

言讒緯修陳天命冀成世祖之帝業坐令父兄宗門被戮而不恤貪天之功而取無妄之禍則仁者所不忍也鴟夷子皮應不爲此

來欲

欲中刺客未殊呼蓋延屬以軍事延見欲因伏悲哀不能仰瞻欲正色叱之俾受所誡且自作表薦太中大夫段熲骨鯁可任常臨絕之時既無亂命又無戚容猶愴愴以薦賢爲念一種忠愛之誠雖生死不足以撓之真純臣真好漢也使欲不死其功名當出鄧禹之右馬武臧宮不足儔也

鄧禹

禹幼受業長安光武亦遊學京師禹一見卽知爲非常人

史貫卷四

途相親附此時君臣之分未兆已隱然有真主在其意中故更始立榮傑多薦禹禹不肯受及聞光武安集河北卽杖策北渡追及于鄧州見其歡明良遇合定于途旅不但帝擇禹禹先將帝矣趙中令之遇其祖在于潯州樊豐令卒與其定大業古來從龍之彥功建名立其爲作合固自不偶蓋有天意未可強也

鄧禹

禹貴戚之賢者也其逃得辭封敦節崇儉推賢士何熙殺諷之流于庭辟楊震諸人于幕且亮妻及子以謝受馬之辜豈非好自檢飭抑遠權勢者哉獨涼州之議惡處胡與之建途擠之朝歌以快其忿類于嬖嫉者之所爲耳謂之言曰涼州三輔之藩蔽涼州棄卽以三輔爲塞國陵單外

不可也其爲圖謀甚忠于邊警極陳利害明而無干計將
虛已以受之惟恐後顧悻悻焉婉婉不自已出茂同室之
戈矛燭在廷之火始也思置諸于死地而不知適以成
詭盤錯之利器也其後梁冀怨張綱而出之廣陵惡李固
而徙之太山論者咸謂陽有以導之不亦病乎

寇恂

恂守河內帝數策書勞問即蕭何居關中高帝數勞苦之
之意也何聽鮑生之計遣子弟勝兵者從軍而高帝始悅
何信董崇之說遣兄子姊子將突騎爲軍鋒而世祖善之
人臣擢重大之勢處嫌疑之地卽忠愛如何恂任使若高
允猶且如是矧衆生之干燕惠亞父之子項羽乎馮異久
在關中有人上章言其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爲威陽王
者帝以重宗異惶恐上書自謝而後溫諂報之耿弇進
攻臨陽以父據上谷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上書求徵未常
不懷此嫌託肺腑任韓曄必用術而後可以自免君子所
以致難于功名之會也

賈復

復知帝將假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
侯禹金剛甲兵敦儒學大有幾先之智蓋蒙前漢照彭之
覆轍而思善其後蓋一退身之法不待烏盡弓藏也雖帝
此時未嘗有厭棄功臣之意而明哲之士豫爲引退之地
則君之禮遇益隆庶上下相得始終無間耳其時雲臺二
十八人咸得垂竹帛傳子孫則賈鄧兩侯有以倡之也宋
石守信王彥超等請罷兵歸鎮一時徵舊藉以相保若非

藝祖杯酒片言諸將殊昧昧也

吳漢

漢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使副將劉尚將萬
人屯于江南相去千里帝聞大驚勅漢曰公既輕敵深入
又與尚別營事有緩亟不復相及若出兵緩公以大衆攻
尚尚破公卽敗矣詔未到公孫述果并出攻漢使也將却
尚漢不得相救遂敗帝于千里之外經畫軍勢若指諸掌
漢宿將身行行間智反有所不及他如料黃防之必殺馮
惜論蓋延宜且擢鄴以解蘭陵之圍無不操若左參足見
帝王自有真其庶思廟算遠出諸將之上足以駕馭而折
服之故一時策力無不樂爲之效也

臧宮

史實卷四

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傳鎮等復妖言相聚自稱將軍入原
武城劫吏人上遣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問
方畧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游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
立宜小挺銳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命宮
緩賊賊衆分散遂斬臣鎮等蓋烏合之賊非素能相結者
急之則各畏死而走險緩之則人思奔逸而苟全予以生
路聽其自潰則狼狽之形成摧之若枯朽耳龔遂之治渤
海處謂之破武威皆用此法而顯宗以青宮育德之年能
洞晰賊勢其度越羣臣爲何如哉

耿弇

伯昭年少英果其質厚不似吳玠持重不如馮異然立志
高遠不屑屑尺寸之間而進規天下之大畧如道聞王耶

起兵邯鄲欲歸發突騎以麟烏合之衆又造盟明毀進說
請據河北從幸春陵自陳願收兵上谷定彭寵取張豐收
富平獲索攻張步以平齊地戰臨淄開乘與且至懸進兵
破賊不欲以變遣君父憤厲激昂有喜負功名之意而事
業所就足副其言帝嘉之曰有志者事竟成固不虛也

耿恭

耿恭守疏勒匈奴于城下據絕澗水恭于城中穿井十五
丈不待水吏士渴乏恭因整衣向井再拜有頃水泉奔出
乃令吏士揚水以示單于單于引去夫果漢德神明所致
哉由恭精誠之所感也其後食盡窮困資糧弩食筋革士
稍稍死亡餘數十人單于欲必降之恭手殺其使矣諸城
上其孤忠勁節雖華元之食穀炊骨張巡之羅雀捕鼠何

史記卷四

以異乎漢卽疏以廣爵宥其三死庶足爲抗節者勸亡何
馬防之意作李固之請行綱諸嘉石削骨以終戀實未延
于奕世豈帶已籠于終朝是精誠足以感枯泉而反不能
格明主也惜哉

郅彤

光武自創還失軍議者欲因和戎信都二郡兵西還長安
彤諫而止時王郎起邯鄲中遠近響應萬一世祖舍二郡
而歸則河北大勢悉屬王郎而獨率此捐父母棄妻子之
衆蹣跚道路有不中途亡散各顧其鄉里者後大衆既失
有遺之禽耳中與成敗之局全係于此彤之揣大勢而延
對與耿弇沮光武南還益發幽州精兵以集大計同一首
功也

賈融

河西斗絕遠在羌胡中爲英雄所不爭之地融非不欲效
尉它之所爲而賓客豪傑多願事漢融不能獨有適從且
自念身與漢室舊有官掖之親孝景出于賈氏而長沙定
王發乃景帝子光武之祖也因緣寄托可藉以立尺寸不
猶愈于圖霸不成終于俘繫者乎而光武賜融太史公外
戚世家及五宗魏其侯傳亦以親戚招致之懷柔成懇見
于詞旨所以堅融內附之意融亦歸誠無二遂得勒封雲
臺自是山固憲迄于賈武世以貴戚與東漢相始終融之
歸命寔有造于而宗也願不倖歟

馬援

新息侯功名之士也生平不肯苟自取逸跡其窮時每羗

史記卷四

遠征微制迅繫烏桓功高名遠商且索矣上懸其老欲休
息之乃武陵之行自請不已必欲窮身邊野以尸親馬革
爲快卒致瘞頭坐困還首詢行非昧于知止之義忽夫欲
器之戒者耶括其生平不遇老當益壯一語其成功與敗
名無不山之夫時有盛衰智有巧拙獲禽于先安知不墮
車于後得之六博皆進不已一失身虛前籌俱喪矣然援
之戒梁賈王呂諸人一一不爽而不能自警其後豈非明
于旁觀暗于反照者乎致堂云伏波幾于焉婦涼哉

卓茂劉寬

茂辟丞相府吏常出行有人認其馬茂曰子亡馬幾何時
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去
他日馬主別得亡者乃詣丞相府送馬叩頭謝之史稱其

不爭刻寬爲司徒常行有人失牛者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牛還叩頭曰慙負長者寬曰事容脫誤何爲謝也鄉里服其不較二公者皆世所云長者之行也但明知認者之誤而故脫驂與之匿情以見己之厚忍于遂人之非則厚之中未免帶蹊刻之意世有深情柔貌之人動云與物無競名雖近于君子其實類乎鄉愿者概不少也世說有載沈麟士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展麟士曰是卿展耶即跳而返隣人得展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展耶笑而受之亦始終付之不校司馬德操人有妄認其豬者便推與之後人得豬叩頭求還又厚辭謝之殆亦間二公之風而慕效之者乎

韓歆

史實卷四

十三

世祖非失德之主也亦非有飾非拒諫之心也歆乃以直諫死人多咎帝不能容直臣而吾亦咎歆進言之無術也帝東劉西削大難初夷雖非上理亦號小康歆輒引無形之異未見之災動謂歲當饑凶指天畫地以露其先幾之智于已涉沾直之嫌疑于君爲無故之痛哭是猶進苦口之藥于未疾之人誰能受之雖然諫者強然後彰君德之不允諫者激然後見君心之不復歆誠太剛其心固無它也免之已甚復詔責之廼之自殺豈非明主之累哉

桓譚

宋弘之薦桓譚以其才學洽聞能及楊雄劉向而帝召譚拜議郎給事未聞試以經術每宴輒令鼓琴不幾以優伶奇士君子耶譚亦不聞以經術自達好爲繁聲以悅帝又

豈士君子所以進身之道哉若令譚能如稽紹在齊王阿坐左右進琴不受武陵王晞召戴逵逵對使者破琴危髯僞若不曉琵琶寧不爲舉主重耶

王丹

丹之子有同門生家中山者遭親喪白丹欲往奔慰結伴將行丹怒而撻之令寄縗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隨其末故知全者鮮矣味此數語覺世間聲結納驕以意氣相許者將終其身不獲一友之益者也觀陳遵王霸願結于丹丹舉拒不聽其憤重可見矣乃客有薦于丹者因選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丹坐免客怒而自絕丹呼謂曰子何量我之薄也不爲設食以罰之相待如初蓋旣與之定交

史實卷四

南

非有大故未可遽損耳丹慎重如此猶不免于誤况矜詡微遜之間乎然則始之難交正得久要之道也

馮衍

敬通爲更始守義或訛言更始隨赤眉在北者乃屯兵界休孫書上黨云更始在雖以感百姓誘降涇城既心懷故主以此殉之可也也不能死終身不仕亦可也而輒巾降于河內更始之心于此變矣先武怒衍不時至因見黜由此鴻寶鳥舉寧不足以遂其高而謗言自陳以冀一用悲卓作賦以寫不平何其立志不固哉時人短衍文過其實得無深荷其人乎

鮑永

永爲司隸校尉行縣至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哭盡

東西至扶風椎牛上荷諫冢墓帝聞之意不平大中大夫張湛上言永仁不遺舊忠不忘君帝乃釋夫永之剛直帝素知之其初詣河內悉罷所部兵不欲以眾幸富貴繼為司隸以事劾趙王大不敬帝稱之曰貴戚且欲手以避之苟非平日克以義烈自砥烏能風裁矯矯若是帝既嘉其強直豈復惡其行義則哭墓上塚固帝所心許而史謂帝意有不平則以謬公卿一問窺測之耳夫帝果內不平矣豈因張湛之一言而遽解耶

鄧邠

憚友人董子張父為鄉人所害子張病憚往候之子張垂及視憚歎歎不能言憚曰子痛誓不復耳子在吾愛而不手子亡吾手而不憂即起將客遮警人取其頭以示子張

足貴卷四

十五

子張見而氣絕憚因詣縣自首趙諸獄縣令跪而進憚不及遂自至獄拔刀自向以要憚出憚乃出因病去夫憚不惜身犯大辟為友劍擊人之首其義俠之氣誠足以託死生于友如是何況若親故來司正之職以罰太守閉上東門以諫上獄九其所抗顏而不懼者矣然而令肯誓死以驗憚于獄其能以義取人為何如固不獨憚侯令亦俠也

廉范

范為隴西太守鄧融功曹融為州所舉案范知事難解東至洛陽變姓名求代廷尉獄卒亡幾融微下獄范遂得侍衛左右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范訢之語遂絕融繫出病困范隨養視融死范身自將車送喪南陽葬畢乃去功曹之忠于所事古今有兩人

范常受業于博士薛漢後范辟公府會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昵范獨往收飲之吏以聞顯宗怒召范詰責范對曰臣愚以為漢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生上意解為弟子而事其師傷于義又如此此皆人所難為與避而不敢為者而范不辭艱險不計先生周旋于腐腐朽骨之間豈非誠結于中而不能已者哉范生平有此二事遂可不朽若守雲中遷蜀郡稱為循吏何足為范多乎

燕不幸

殺人之父兄人亦殺其父兄久矣復讐之義為春秋之所大也故龐娥親一巾幘婦尚能殲刃報所恨于都亭况男子乎不韋以司隸李嵩因私忿掠殺其父于獄載其喪歸

足貴卷四

十六

瘞而不獲與從兄弟弟潛入嵩第房中夜則鑿地盡則逃伏經月達嵩寢室出其床下值嵩在厠因殺其妻及小兒留書而去嵩大驚俱不韋又掘嵩父冢斷取卓頭以祭父墳嵩憤甚發病死嗟乎不韋之所為極難耳卑特之夫求與公卿為難侍衛既嚴所居又絕雖有神劍何由相及而獨營心積慮刻手枕戈窮日夜之方穿掘地脈逼于真寢嚙血房楯之間留書不謀雖未得嵩手誅之而希冀請地一夕九徙嵩已怔營喪魄矣未幾感憤致殞夫不韋之甘心于嵩者不過欲致之死焉既爭命更復何求是以報吾親于地下而無恨耳其事方之伍奢鞭平王尸王頒發陳宣帝塚所處雖殊其志則一宜郭泰何佗同聲稱道之也

朱浮

浮受命牧幽州引王莽故吏二千石置幕下多發諸郡倉穀廩其妻子用人用財幾于盡矣彭寵謂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于是不無少補浮矜愚自高輒以破文詠之狠強如寵背降心以從之耶裨兵以反寵之逆而浮實有以激之貽書以遠東來况寵之功取譬極輕極刻然浮試罕已功與寵并較未見其多烏得以已之不足鄙人之無餘哉至于孤城被困圍堅救不至殺妾遁走心尤為忍侯霸奏浮構成寵禍徒勞軍師不能先節罪應伏誅誠公論也

張純

張湯酷吏宜無後者也乃其子安世自昭帝時封富平侯

史實卷四

六傳至純建武初改封武始更傳二世至吉經歷亂亂二百餘年未常譴黜漢世受封者莫與爲比何其食報之長也湯宜無後而有後豈天道之不可信耶抑安世小心畏慎能幹父之繼有以保世滋大也孟氏云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蓋愆于後人與悔過于其身殆可同日語乎

賈逵

逵餘奈左氏大義請立干學以羽翼春秋可也乃牽引左氏與國讖合且謂以少昊代黃帝明劉氏爲堯後附會文致不止近誣且類謬矣逵與鄭興爲諸儒宗帝常問興郊祀事欲以讖斷之興曰臣不爲讖帝意不善之以此終不得任用而逵獨以逢迎見信稍致貴顯是以譚經爲希進

之嗜也名曰尊經不幾于藝經乎哉

張玄

司空張溫出征涼州賊邊章等主要說之曰寇賊雲起豈不以黃門當侍無道故乎聞中貴人公卿以下當出祖道明公掘六師之要若于中坐執有罪者諒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報天下之怨毒然後顯用隱遠忠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也溫聞大震不能對當時溫果用玄計則取張讓段珪諸奄如拉枯朽豈不省却衰本初輩謀召外兵紛紛盈庭之議乎溫乃府人不能行此非常之事機會一失必至改圖遂讓卓卓廢立之禍可痛恨也

丁鴻

史實卷四

讓美德也近于沽名孤竹之逃義在尊父荆蠻之避意不背商下此而延陵之避君子猶咎其辭國以生亂則其他矯情益不足尚矣丁鴻應襲父封爵窮盛切小共寒苦上書讓國于盛不報鴻遂挂綬于家庭遁去夫朝廷之位非可以私愛授也先公之緒又未可以勿小承也慕脫履富貴之虛聲而弃君親之成命正孟氏所云能讓千乘之國皆好名之士之所樂爲也漢之讓爵者前爲韋玄成後爲劉翊鄧彪丁鴻皆失中道班史曰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于義不亦薄乎斯篤論也

劉平趙孝

劉平與母避賊野澤中朝出來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涕泣願歸食母還就烹賊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

還請賊賊大驚以爲烈士不忍食之趙孝兄弟爲賊所得爭死賊并放之令持米糲來求不得復往報賊賊就烹衆異之遂不加害兩人者既脫虎口旋復詣之以踐其信寧非匹夫之誼類于殛殛者耶乃兄發之益日所人肉而不厭者竟見化于兩人釋而不烹則是盜賊猶有人心未嘗不可以義感也魏譚亦見執于賊賊有夷長公者特哀念之解其縛令急去對曰譚爲諸君執焚恒得遺餘餘人皆茹泉不如食我長公義之相曉救逆並得全譚欲以一死場衆人之生而衆人共得不死譚固義士彼長公者獨非佳賊乎

班固

固之論司馬遷曰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智自全既

史實卷四

十九

陷極刑而發憤述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惟大雅明哲能保其身單矣哉跡固所論豈非知言者耶卒以賣氏賓客身陷大保范曄引目曉之喻以袁廷固宜不忘前事之師而垂于孔照先之邪謀章去白日之照照甘襲長夜之悠悠亦何外遠接踵前後相屬乎則雖之所

以袁廷固者徒使後人又以袁驥也

第五種

中常侍單超以第五種收其弟匡并被劾奏積忿以事陷種徙朔方朔方守范援超外孫也種怒以待種種門下掾孫武與其友問于五甄子然等將俠客過殺送吏種得脫歸匿于閭甄氏數年會赦得還種以獨忤邪黨身陷不測之地已無倖生之意然其志久爲掾史之所傷苟非氣節

相爲感召閭甄之徒肯身犯盜賊之名初而出之檻車閭黃雖種知人能得虎士之力亦由義有以激之耳天下不少俠士待人之所感之李膺愛誼而太學舉情范滂被徵而邑令解綬士之趣向一而已矣

宋均

均遠九江太守淺通民祠唐后二山嚴取民男女一爲公卿此而不放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均至下令曰自今爲山聚皆娶來家勿擾良民于是遂絕事類西門豹止鄭肥爲河內聚婦然乃數棄大巫三老子河乃恨而自息未免不殺而殺不若均一下書而俗遽革之爲良也禮檀弓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陳子亢曰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于是弗果用均之令其卽子亢之意乎

寒朗

陸鄉侯映建等爲顧忠王平諱所連及顯宗怒甚吏惶恐諸所出案一切陷入朗知其詳獨理出之上書言狀引對抗帝意解明日車駕幸洛陽秋錄因親出逮繫者千餘人朗之廷爭不獨白建等之寃且施及千人一言之利豈鮮哉使顯宗不因朗言親爲平反則此千人者將何格直鳴乎之怨魄矣卽自以推李官之失人何可勝道安得通天下盡得寒公其人爲之呼籲哉

朱暉

暉同縣張堪常于太學見暉甚重之接以友道把其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之謂爲此言已識暉能薦于友道矣

暉舉手未敢言何嘗不心許之自後不復相見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厠厚加贖賂其少子慎曰堪有知己之言吾以信于心也古人重一言之約堪不肯苟訖暉不忍忘同心之言貫于金石夫豈屬尋常意氣之間哉朱穆崇厚之論與絕交之篇雖以婚時俗之薄亦以關祖德乎

哀安

安拜楚郡太守時楚王英謀逆辭所連及系者數千人顯宗怒甚吏按之愚痛自誣者甚眾安初之郡往按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四百餘家此一念之慈已足廣及後嗣四世三公豈偶然耶舍此不道而云安爲父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指以一處言葬此當世爲上公無爲形家之言不足深信果其有之亦天所以報陰德也

吳雄

辰日不哭反支日不受章奏六甲窮日不出兵四廢日不拜官之類未能免倍鮮不忘之乃吳雄爲母營葬擇人所不封之土喪事趣辦不問時日諸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既致位司徒子孫三世廷尉又下邳趙典亦不卹忌諱每入官舍輒更繕修移穿改築故犯禁忌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觀二人所行若五行一定之數反爲之轉移則孤虛往亡之說固不足憑也但故意觸之則不可且有所不必康節先生發出不擇日或告以不利則不行人間之對曰人未嘗則已不知既言之則已知知而必行是與鬼神敵也此意亦自慎重然而康節蓋用數者也

班超

李邑奉命護送烏孫使者到于闐值絕茲攻疏勒俱不敢前因上書陳西域功不可成又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內顧心小人拊人之功以便已規避之計古今最多不止一李邑者非明至遠見萬里鮮有不驕成效而阻勞臣任事之氣者章帝知超之忠既切責邑且令邑詣超受節度顯以行誨之人付超處分超不留邑從事即遣將烏孫侍子還都不獨見邑之無宿怨并不成怙天子寵靈而恣睢于一人以自小其成功也視李將軍之必斬降尉而後快者其度量何如哉

張綱

張綱埋輪都亭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十五事京

史實卷四

五十二

師震疎時廣陵賊張嬰聚眾寇徐揚間冀風尚書以綱爲廣陵守將假手以問之且以觀綱之所爲也綱至郡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恩安之嬰感其誠將所部降綱綱卑車入其營大會酒散遣部眾爲下田宅引其子弟爲吏南州晏然論功當封賞遇之乃止夫綱之輕身詣賊非敢干帶寇也以爲不若是推誠則劍寇不服劍寇不服則奇功不立而冀必有以議其後故入虎穴探虎子以上終朝廷之任使下以塞讒口之浸潤也然當日舉動儘有疑鄰可議若加毛舉目爲養寇可也目爲專制可也目爲倖功亦可也種種皆罪案而冀咸不借以爲名僅于倖封而止則是冀不過憚綱之剛氣直詞欲遠之使去朝廷而已未敢遽害之也視它權奸除一切爲已怨者不遺餘力冀

尚有所顧畏哉

李雲

李雲因災異頻降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上書已過激矣復有黃精代見帝欲不諱之語近于妖妄桓帝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尚書都護劍戟送黃門北寺獄逆緣胡可再觀候其威嫌差可營救而五官掾杜衆復上書頗與同先無濟于雲且自及禍論者傷其忠而見辜有義士同日之悲然而雲立說不經既失對君之體衆欲與雲同盡又犯不可饒之戒而無禮傲以爲勇二人有壽是以人臣貴謀平暴約之臣

虞詡

胡愔山常侍水防益弄威柄先自系廷尉上書論之坐輸

左校官者孫程張賢等知詡以忠獲罪相率乞居請恩赦

卷四

防廷從以楚天受而下詔出詡于是防坐徙邊尚書買問等六人免于防者或先或然即日赦出詡復爲議郎廷尚書僕射夫賢者豈也肯存公道不私其党而特恤外廷之忠諫與呂強之營護察其爲校庭中之君子而薦紳大夫反有賈勝之徒甘爲奄人鷹犬雖一時先點足快人心而二豎亦掃地界盡矣

益勳

勳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二人曰我仍見上其聰明但蔽于左右耳若併力誅變倖徵拔英雋漢室可興勳之意蓋在中常侍也是時若不拜勳京兆尹解其兵柄與虞紹相連結則中常侍可立遣而外兵不

召董卓之亂何自生乎及卓廢少帝弑何太后勳與卓書曰昔伊霍權以立功猶可樂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卓得書意甚憐之又河南尹朱雋爲卓陳兵事卓怒折節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况如卿者欲杜人之口乎勳事與卓相挫不少容讓而卓不敢加害則其人之威望可知使非因伊鬱而死則受詔討卓之功斷歸之勳而不屬之王允矣

臧洪

袁曹方睦本初豈許輕出雍丘之旅而絕孟德之好哉洪但欲伸已懸難之志恨人不與之同營遂焉揮泪投戈登陴告絕雖激于義憤然近于情念矣乃城狐食盡掘鼠食筋相枕而死無一叛者寧非志氣之所感耶

史實卷四

命歐刀又有甘心同死之陳容信乎好義非有常膽也

張衡

衡上言王莽本傳但應敘暴事而已至于編年月紀災異宜爲元后本紀極得史家之體當時炎統中絕幸元后猶存照莽而系元后煥漢正朔不至或忌朱子作綱目以昭烈獻帝而不依此議以元后繼西漢之緒何也又云更始即位人無異望光武爲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近于光武之初此論尤當時人所不敢出然以公論定之更始之與光武皆宗室也雖成敗不同而舉事之始伯引兄弟常因之以起即當日以嫌故削之後代史臣應加更定以存千古之大義可也

馬融

馬季長爲梁氏賓客阿梁冀指草堂以奉李固當附權勢設詞以畔君子不顧才士之無行若此融常遭讒困惜不贊之身不肯徇曲俗之耻夫行道而聞嗟來之聲雖謝之終不食者有恥存也融性貪昧于此則廉婉之節不立充其所爲何所不至哉冀長史吳祐傷周之枉爭之不得因責融曰李公之事成于卿手李公先卿何面目視天下融曰無人心者則已融而猶有人心寧不爲之汗下耶伯敬先生曰融經師非人師也嗟乎如融者曾足師耶

史記

也亡命十年歲已近暮使其終趣江海抗辭辟召不過慷慨一死遂爲當代完人夫何震于凶威顛首就屠懷其三迂之遇形于一嘆之間致執政日爲倭人不吝簪筆石渠

史記卷四

二十五

殲身圖土求爲華顛胡老尚可得耶夫豈隱忍以請卓爲貴死計耳乃卒不得免焉何如抗卓而死之爲榮哉同時與邑併徵者鄭玄中居嶧荀爽雖玄不屈以全其高與至末十句而踐台司與邑同也然爽與王允岡卓思振國命而不懷其私恩則與邑異故得免于君子之讒邑少操音律中常侍徐璜等白天子以鼓琴召之後董卓辟邑爲樂令集帳令鼓琴奏事邑以知音之故兩見辱焉寧不懷簡兮詩人之恥耶魏章誕善書文帝升之轡轂使書臺臺榜既下猶疑爲白唐固立本馳舉丹青太宗命書苑中與烏鵲外傳呼畫師若是乎藝之足爲人役是以君子貴道成而上也

左雄

雄上言四十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舉詔書因曰有如顏回子奇自可不拘年齒雄爲此奏是弱驥驥長駕之足而消壯士英銳之氣也夫用人但視其才何如耳才苟雋異雖少益佳若其碌碌久而彌鈍烏有有用之士不及其鋒而試之歲時詔下郡國明年廣陵孝廉徐淑年未及舉臺郎疑而詰之淑稱詔書以對雄難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雄不試淑以所能而強引成語以拒之但欲伸己之所請而令格外之士淪落不偶是何謂哉

陳寔

寔初爲郡功曹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史倫教署文學棟寔懷微請見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寔之

史記卷四

二十六

從外署不足以汗明德倫從之由是鄉里推其非舉寔之名所全者大也後還里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各士無往者寔甚恥之寔乃獨弔及復誅党人讓寔寔故多所全宥從來各士喜以風概自矜每于清濁之間過爲別白好詬物者物亦詬之故難見客于亂世寔用道法亦用世法不爲皎皎之行以自异異似有得于柳下惠之和者雖其獨弔之時未遽知充糲再熾而竟藉此稍解則保全吾類之功不得不歸諸此也

李固

李太尉固以忠直被戮而子皆從死其遺孤孤爰不異趙氏之有武也太尉女文姬早知其父不免于難豫匿其幼

弟爲似續計是見幾之識也雖譽俱變無所容察父門生王成有程嬰之義取樊屬之成變姓名與樊隱它郡周紆十餘年以全孤報是知人之鑒也梁氏誅樊得還里鄉弟相見且喜且悲堅戒其弟慎往來自引勿勿加梁氏一語以涉王上又默以求容之旨也始終續密有學道君子所不及者信乎其爲太尉之女也嗚呼吾常上下千古而見弟中有人焉蓋讀諱政傳而嘆嬰之勇而李樊傳而嘉姬之智也

皇甫規

皇甫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黨人之列因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臣昔論輪左枝太學張鳳等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是雖威明好客之念然

史其奏

二十

當時以黨爲諱乃有人忻喜而願附之則黨人之爲清黨可知將使設謀以陷之者有所愧憚而自止則附黨人欲以清黨稱也君子不惜以身救人其意甚迫雖近于好名而不避耳若僅以漢末互相援引喜爲標榜者一棄論之幾抹殺威明一片苦心

張奐

中常侍曹節等將害陳寶以張奐新征烏桓振旅歸不知本謀矯制使將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官以功封奐爲列侯奐深恥爲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與親舊戈以斷忠烈其何以自解于邪党哉還封讓爵烏足謝咎至上疏太后請葬武蕃莫負竟見諒于地下然一公視死如歸未卽懷怨泉壤而負顧影及不免愧殺平是以君

子臨事必致審于造次之間也

士孫瑞

王司徒謀誅董卓引士孫瑞爲僕射及卓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固讓不受瑞說允曰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位而獨崇高操豈和光之適耶允納其言凡謀而使人疑者敗道也瑞教允無先立異以犯賊臣之嫌俾其推心信我而後得伺間以圖之北明夷之時貴以權濟者也厥後卓廢然瑞與有功以允自專其勢歸讓不候獲免李郭之難允爲先幾之想哉

趙議

王允遇害故吏趙議棄官督葬先是李固死弟子郭亮率甫成童提斧詣闕上書請收固屍南陽董璆往哭之

史其奏

二十

尸不去杜壽死故掾楊匡託爲要門亭長守衛尸喪驅護蠅虫陳蕃被誅友人朱震收葬之並匿其子甘陵界中者掠至死不言後此曹孟德殺孔文舉貽習往撫其屍公孫瓚殺劉虞傳首京師故吏尾敦于路劫虜首歸葬又魏王粲先向雒哭之盡哀鍾會辟爲從事會先雄視其喪以葬司馬昭欲誅之雄抗詞以對合諸人觀之恩不棄于朽骨危實深于履水成能仰其血性蹈此奇行遂同稱于千載也不亦過乎

黨錮

鈞黨之禍雖中官羅織然何常非諸君子之好名相激以成者乎夫衆正之名高則羣小之名辱分別太峻憎嫉太嚴虛譽旣能致忌非許更足招尤諸賢方以爲道長而快

其茹連小人亦因其樹的而縱其彈射惡惡日其結怨日深勢且漸危而諸賢標榜猶未已也衆相推曰若者君若者顧俊若者及厨一客接則曰龍門一同載則曰仙侶布衣一介履履盈門諸諾生嗾歌謠雜作貶議之下權位爲移此豈盛世事哉詩黨既發孟博就捕母與之談論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名之一字生死之際母且以之掃其子則當時之好尚何如哉

巴肅坐黨禁鋼中常侍復謀收之肅問白截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欲與俱去范滂被徵卽自詣獄縣令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雖兩賢未嘗因此獲免而二令之抗愷慕義正自不凡張儉流轉東萊止李篤家縣令探兵到門撫篤謂曰遠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此是

史實卷四

三十一

是清流中絕高之品極大之言使天下之爲令者盡如此等禁綱雖嚴境界自寬亡命之夫何至重門投止無所容足哉惟遇俗吏但知護惜一官奉機行事絕不通情斯覺登廡騁耳

實武

解質亭侯立論定策功武父子兄弟四人並侯廬植說武曰同宗相後披腹棄腹以父建之何助之有玄辭大實以全身名此說若行則社稷事重爵祿念輕義高于人數等矣武席寵不讓居之晏然而不知其爲禍于異日也後武奏詠中常侍中常侍等反矯尚書詔服殺武曰深罪曰先帝山陵未成武何功而父子皆侯耶適遭曹氏以口實而伏城族之禍者非此四侯哉食天功以爲己力此介之推

所以寧死而不受封也

武先小黃門山水奏收長樂尚書鄭風送北寺獄陳蕃謂曰此曹收便殺何考爲武不從遲回沈豫之頃中官人入自旋按朱瑁窮發其奏而事泄矣若曹怖死之心必出于困獸猶聞之計曹束手坐斃哉是洛陽都亭之變一失之不歸再失之不審語云需者事之賊也又云機不密則敗成其式之謂乎

孔融

孔文舉文詞言議之士耳非經世之器也居北海時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文舉乃接猶隱几讀書談笑自若城陷妻子被掠僅以身免才不足以厭難而矯語鎮定此其大槩也進與老瞞同朝見其權詐數不能堪苟力能誅操則

史實卷四

三十二

諒之不能常奉身而退不立于惡人之庭以遂其高不亦優乎不然時然後言以義相裁可也而獨取快古鋒發詞偏若守不言孫之戒取尤于文字之間遂致乖忤禍連傾巢固志士所同悲亦明哲之所惜也跡其生平不越意廣才疎一語違于時務而復好言大畧非其質矣若夫路粹所奏出于擠排而其中誕漫之處亦緣文舉平日喜爲浮言故彷彿其似以陷之耳文舉臨終詩云言多令事敗器漏吾不容何嘗不自咎乎

荀彧

或去袁紹而詣曹操操與語大悅曰吾子房也操以或比子房將以高帝自兄矣或勸操先定山東亦舉高帝守關中先武振南陽以爲說又明以高先義操大至于教操奉

駕都許雖云崇獎天室其實欲操挾共主以令天下而嚴布圖紹事皆爲謀主魏之大業雖半屬或籌畫既已計定功成始欲自異于董昭程昱之徒止操勿加九錫譬之黃流既決然後捧土以塞之其可止乎別紀又載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云上將爲承報怨完以示或或隱而未言樊皆知之以聞于操或恐事覺欲自發乃勸操以女配獻帝且曰伏后性與父書言詞醜惡可因此廢之操曰卿昔何不道或陽瞞曰件嘗爲公言矣操曰此豈小事而或忘之以此恨或按此則或方圖廢后以妨其業罪不在華歆郭處下乃忽沮加九錫陰奉陽違又覆變詐宜其見惡于操也

梁衍

史實卷四

三十一

董卓怨皇甫嵩徵嵩爲城門校尉因欲殺之梁衍說嵩曰卓廢立從意若將軍就徵非危亡則因辱今卓在洛陽天子來西將軍以精兵三萬迎接至尊奉令討逆袁氏逼其東將軍迫其西此成禽也嵩不聽當嵩之在梁州斷提功高卓所畏也一旦乘輿擣越天假以桓文之勢苟從衍所請整旅以逐六飛內宜形弓繳矢之威外聯雲與雨集之衆則卓之授首不待操戰左掖之日矣而嵩乃舍定都之隆功徇不候駕之小節使兩都板蕩歷時後定其矣庸夫之不足與謀事也嵩既下吏其子堅書泣請于卓以免而車下之拜自甘比于燕雀不亦羞乎

袁紹

袁曹成敗之幾不決于黎陽崩敗之際而定于乘輿幸許

之時夫奉王靈以響號海內大順也操從荀彧之策而紹不能用沮授之計名既不正人心自阻倒利器而授人以柄尚能藉其川伐于是操得假詔書切責聲其樹黨相讐不聞宣力王室爲有詞矣紹見詔方不便于已始欲移天子自近使人說操以許下卑濕宜徙都甄猶生惡家已輪先手欲對者以一道見讓也癡狀若此徒爲操所竊笑耳

許攸

攸以紹不用其策怒奔于操操喜迎之攸遂盡輪紹軍中機密教操燔其積聚紹軍始頓夫君子違難不適讐國交絕不出惡語况君臣之義忍遽相寇讐耶攸苟懷奇計何不相告于臣王未定之先舉人而事而反覆其手人將不食其餘矣操雖貌禮之必心薄其爲人後于廣坐中呼操小字曰卿非我不得冀州也冀主而復伐其功其見殺奚恤哉

史實卷四

三十二

劉焉

焉以宗室子任外郡見王室凌夷建議以刺史威輕起勢不能制請改置牧伯選重臣鎮撫之因有自託之意矣又載于卓氣省云益州有天子氣求牧益州時靈帝在御焉輒有開奸之心焉非漢之賊哉及在益思舉斷以樹威無罪殺殺里中豪李權等德擬乘輿器物惟辟作威惟辟王食焉不儼然二天子乎意必自負既得王地行且代興而孰知爲昭烈武據卽位之兆後後人議昭烈劉焉爲不義不知焉之心久已無漢昭烈之號襲其賊漢者也義何如之也

劉表

曹操始征柳城昭烈說劉表襲許不聽及操還表謂昭烈曰不川君言致失此會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君能應之于後則未足爲恨也夫乘勝邀會非智勇俱足者不克以有爲表坐談客烏能及此遠畧失此機會英雄人當不勝太息而云未足爲恨者昭烈雖以自寬耳再按漢晉春秋王咸說劉琰曰曹操得將軍既降劉豫州又走必懈弛無備輕行車進若給威奇兵數千微之于險操必可禽此雖遇之機不可失也琰不納恨此時昭烈已奔夏口不得與聞其策是又失一機矣天下事會豈堪多失此操事將成而漢終偏安于蜀寧非天耶

酷吏

公孫丹使其子故殺行道之人以爲厭勝並宣收丹父子誅之殺人者死漢律也不得爲酷丹宗党三十餘人操兵皆奔寬寬宣以霸前附王莽慮文通海賊使書佐水丘岑盡殺之除莽餘孽亦不得謂酷湖陽公主蒼頭白目殺人置于王家吏不能得宣子夏門亭候主出駟車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格殺之以償所殺者之罪更不得謂酷如宣之風力應稱爲能吏故光武但以驍項目之此外非有毛舉苛雋如寧成王溫舒之所爲者班史列之酷吏立以京師有聞虎之捕遂舉以當之耶然擬之非其倫矣

儒林

孔德因議武帝時事降房生告其誹謗吏捕之恐乃上書

肅宗不獨表已言之無罪且規天子舉動之不可失義正辭宜使八主覽之瞿然恐遺議于後世烏有不轉圜者哉若獨自訟以冀解免而已縱得貴誅事不足傳也

班操統論儒林謂漢處衰敝之後能多歷年所者歸其教于學知本哉夫儒林經術之所由明即人才之所從出也東漢自光武投戈講藝繼以明帝臨雍拜老白虎東觀歷世表章彬彬乎紹天祿石渠之緒五經授受各有師承微言大有未至垂絕人明乎刑正之防士敦夫節義之訓故穆身成仁陷鉤寬而不避矢志匡朝觸兇豎而無悔苟非吾儕自爲廷吏何至鼎移而莫救哉觀漢之明經再興者十君則知秦之坑儒不延于二世也

文苑

史實卷四

三十四

趙壹遊歷公卿皆立異以取名袁逢位爲司徒壹以詆毀之以致其問因爲大言以動之使逢遽欲袒執手往造河南尹羊陟日往其門陟強許通壹乃還入堂遂前席之與逢笑驚其門下陟起延與語語造言談至夕得此兩人延舉有不名勃京洛者耶及遇弘農侯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叩通壹遂遁去規追苦以謝壹竟去不顧與交袁羊又易一轍屢疑其易以假公卿因之舉目以起士之羞于取名者莫壹若也然惟袁羊皇甫三君子者方能友此奇士而當非此三人亦不漫然投刺也

孔融收稱爾衡重探探欲見之蓋慕其文辭將收爲記室以陳琳阮瑀之問符之而衡素相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且數有謗言者誠不樂爲探探人得罪于名教也操懷忿

召爲鼓史以序之衛于賓客前解和釋服裸身而立徐取
琴半曳絃著之豈真違于大雅哉正著其狂病之寔便操
釋我而去耳時衛磬磬餘子所許者獨孔文舉楊德祖二
人揀說假手于劉表以殺衛勢將洩忿于融修以空其党
則殺衛者殺融修之漸也士不幸抱文懷漆處于亂世欲
免于奸雄之忌也其可得乎

獨行

苞苴守遼西鮮卑于途劫質其母以攻郡苞不以私恩毀
公義進摧賊而母遇害論者謂苞爲忍所以處之者不
苦餘應而不知居苞之地不可與處同日語也處非有難
困之任者雖威昭烈知遇之雅豈若生處之恩之爲深操
執其母以要處倘委然懸所事而弗顧尚得爲人子耶
兄責卷四
鮮卑而去昭烈亦聽其言而不謂肯背人情之至也
苞則有守土之責而遼西一城反不丁萬戶鮮卑寇鈔而
至苟欲全母則必弃城城弃則遼西必遭荼毒生靈何辜
而今其肝腦膏諸原野耶况王臣之義重于母子苞此時
計無兩全惟有棄母以蕩寇而殺身以報母已爾且苞之
母有命矣遙呼苞曰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後引
王陵母伏劍事以固苞之受治命以成其母之賢母亦得
以不朽李宏甫不諒以逆賊目苞失獄矣

逸民

嚴光與帝少同學爲故人及帝卽位正學附鱗翼之時也
乃吳姓名隱身不見豈逃名以爲高耶旣以物色訪之玄
纁三聘而後至車駕幸其館復堅臥不起何僅養若是哉

圖蜀一着然而未有因也亡何劉璋俱曹操之逼遣張松修敬于操若操聽楊修辟松則松必說璋歸操三巴之險昭烈得睥睨之哉而操視松委瑣不加存錄松怨操勸璋絕之與昭烈相結此天未絕漢開此一路以待尚足之成而陰啟松以資之乎又有法正者負其能不得志于璋奉使至昭烈所服其雄姿歸與松密謀推戴合詞說璋謂藉其力可以并操璋遂失計迎之雖黃權王累並諫終無所聽然後昭烈志得翻然翔翔不啻巨魚之縱登武侯隆中之畫于此運險至入蜀以後簪于幅巾微開拓一步不可得則又地勢所隔天時所限而豈人力所得爭乎

伐吳之舉忿兵也兵忿者危先帝老于行間寧不知此獨悍然不一返顧者由義激于中難以隱忍耳蓋帝與羽有

布衣昆弟之好帝欲與復漢業非羽誰與共功者一旦罹

陸沮之慘桓桓虎兒掉于豺豕是猶奮飛而折其翼與

人關西諸其勇也在原之適實成于心故不勝憤發之極

決于圖報成敗利鈍非所計矣時趙雲極口以諫武侯旁

觀不聞出一語以沮之亦知帝之銳志雄心堅于必往無

從而聞之耳至羽歸一值而永安之駕不返然後數十年

周旋骨肉之雅至此已畢庶可以告羽于地下而無遺憾

耳

永安宮遺詔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惟賢

惟德可以服人故諸足為後世取法其正英雄心事光明

雖屬翰時分毫不爽視老瞶臨顧諸聖泣涕道命旦日

向西陵作伎小人長此情狀令皇無地覺平日雄霸意氣

到頭都盡何其憊乎後人欲優劣昭烈與魏武不必多論即此臨終一段便自較然矣

後皇帝

陰平失守蜀已無險可恃議者獻奔吳入南二策諸州折之謂奔吳則無寄地為天子之理入南則眾志離散難且不測卒何由至執此以論周豈非善撥事勢者獨奈何據以肉袒卸璧之計辱其主哉夫蜀雖小弱昭烈父子撫而用之者再世而舉賢任能施教明法武侯之遺澤未泯也觀姜維廖化張翼諸人受勅箭鏑會納款將士咸怒拔劍擊石蜀之人士戰氣未衰可背城借一也周亞勤其君和集人民勵以大義倡其效死之忠繼以同誓之誓焉命羽撤曉召維等則勤王之師可立至于說臣外將所勸

齊聖帝遺福于宗廟社稷烏在不可易亡為存即不幸屢戰不勝若臣力竭然後泣血告于先帝之靈伏願以此如

北地王之所請者豈不無愧于九廟乃亟降降表稽顙恐

後忠孝廉恥之節蕩然俱盡夫自古亡國何代無之然國

喪可言也舉朝失其忠孝廉恥之心不可言也何非北地

王慷慨一死何以謝昭烈于地下哉北地乃幹蠱之子

而熊周為賁國之臣安樂非詒厥之父而昭烈有作求之

孫也

皇后紀

後吳懿之妹劉瑁妻也劉焉初聞善相者相后當大貴遂

納為子婦瑁死先后居昭烈既定益州孫夫人還吳乃聘

以爲夫人夫以明視昭烈則叔父行也其嫌微固自當別而昭烈惑于法正晉文公展羸之說遂納之天下豈少婦人而乃妻一宗婦何以自解于當時與後世談玄鄭如幾舉以爲訛也他如齊桓公宗室之女不嫁者六人唐太宗納巢刺王妃英雄之至于中節之間每有如此舉動寧非惡德耶

內傳

徐庶

徐元直諸葛之亞也少好任俠常爲人報讐白望突而被髮而走爲吏所執久之得脫由是感激折節學問既負雄心更加淬礪豈非三國時有數人物老瞞苟非慕其智略何至劫其母而招之使棄泉之感亂其方寸不得已東歸操此天不祚漢奪昭烈之股肱而失武侯之參佐也當時聖善既不能如陵母之伏劍元直又不忍似太其之絕裾遂致遺其籌策作暗終身雖所以報故主而于已無所用其長君亦無所藉其力也惜哉

管寧

管幼安濁世之全人也紫身避難客于遼海輟棹遺寄三十餘年潛德涉暢殊俗化之治所謂君子所居九域弗陋也泊乎邇來歸嚮已及林金聲蓋振玉色蕭彭曹氏三世貴以弓車而淪泥軒冕終始一日蓋得信矣之清而不易柳下之介者乎當日華子魚而根矩共稱一龍子魚晚節其裂不足道清操如根架亦不免浮沉于禁酒微事之間以視幼安亦難以同日語也

孫嵩

張元伯以范巨卿爲死友其交定于數歲之前久要不忘可無疑者賓碩之于郭卿因籌餅識之于車下特一面耳遂以百口相保載之以歸入白母曰今日以得死友是何推誠之速而結契之易乎由賓碩留心物色見郭卿有哀憤之容知其有重怨者故效孔北海破家相客之義耳然傾蓋如故其中遇合固有道後郭卿特節荊州與賓碩避于逆旅握手流涕同恩懽悻北海之市作歌複壁之時儼如隔世與言疇昔生我者其誰蓋惟先得死友然後有生友也

諸葛亮

陳承祚誠有嫌于諸葛及其定諸葛故事上哥武脫解其

政理擬爲蕭管論其文詞丁寧周至將之周詰詰其違愛比之召公于走何常不心服而稱之有別噪也獨治戎爲長奇謀爲短數語似爲少貶然何足以損武侯奇之意不過以祁山之役武侯格魏延請從襄中之策不行未能用奇尅敵爲致惜耳不知王者之師聲罪致討自足制勝何待乘危涉險微此倖成難必之功哉壽之言曰應變將畧非其所長今宜正之曰應變卽長武侯亦在所不用庶足見當時出師之意耳乃崔浩何人妄謂陳蔡之敗與秦川之戰亮之智勇俱困豈非徒據成敗以爲論乎司馬懿用兵方畧制孟達公孫淵有餘而對武侯則不足也其取達入日而造其城下攻淵往返踰年遲速緩亟之間揣形度勢無不入其彀中則以兩人碌碌宜可折簞

笱之壁之奕者一遇國手便飲子不得發耳若武侯則然之所憚者也河南之師懿背水爲壘以拒之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誠爲可虞今西上五丈原諸君無事矣此特詐言以慰軍心耳懿之所憂實在五丈原也彼原上進如驟雨止如堅城敵已據此爲久駐之計捷之不易窺之不得惟有持重以自衛而已是以屢挑弗戰遣之巾幗弗辱人言公畏蜀如虎弗顧已而上表請戰聊以示武復使幸毗持節當軍門不聽士出蓋實無關心以爲避敵而有怯名不猶愈于不量力而致蚬乎及武侯使者至軍不問戎事止問其飲食與事之煩簡乃嘆曰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耶此語仍是詛敵以安我衆之故智但不期而偶中耳不然何以反旗相向之時猶飲兵不敢倡反自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也哉

關羽

孫權席父兄之業坐有江東不過自爲割據計未常有興復漢祚之思以春秋大義斷之其罪擬于問鼎不知當日何故止以國賊目操而不以目權惟漢壽亭侯有見于此以爲凡有自利之心而不共獎王室者皆賊也皆可絕也故于其請婚而辱罵其使以拒之權以此怨侯必欲殺之後快噫權亦愚矣方侯之攻樊徐七軍獲于雲斬龐德威震華夏自許以東往往遙應之大不利于操也操因聽將濟之計教權襲之及侯撤樊圍以退操勅諸將勿追豈肯愛于侯哉以爲侯去則權之志益得而吳日強故留侯以抗權耳權殊憤憤但規尺寸之土而忘天下之圖衡不齊

釋侯以支操以致吳蜀聚成俾操得袖手以觀鶴蚌之持其智出操下何等幸而操未幾即殞使其尚在有不收漁人之利者哉權之宜拒彰彰明矣論者各侯以是貽害寧非閹于名義者耶

論者曰昭烈委侯一人北抗魏南抗吳不干蓋德蓋起子龍諸將中操一人以犄角之致侯首尾受敵卒致狼狽不能不致恨于昭烈與武侯之失策是殆不知昭烈任侯之意與侯所以自任之重也原侯之英勇初不能爲人下必使獨當一面不從中制然後可以展其長而愉快其意固無待于人之助而亦非人之所能佐也且武侯之所駕馭者蓋德以下諸人耳至于侯未嘗以將將之也觀其貽侯書以絕倫逸羣推之蓋諒侯之才武足以獨撐攬固而有

史記卷五

徐侯省書大悅以爲孔明知其自負爲何如死時方被敵禽將規圖進取時氣容許洛何有于襄樊匡扶漢室之執侯決計且久奏之關外之事昭烈專推轂侯以責其成豈復令蓋德馬超軍中分其功哉計其時孫劉未際權操方爭一旦東國奔婚姻而陰印仇讐極韓之憂慮不到此而呂隆之說糜傳之叛又出意外蓋天是爲之非人謀之所能及矣嗟乎臨沮之戰不成于前郭瑯之是復陷于後出師未捷身先死武侯且遺囑于後人矣而謂能爲侯計耶

趙雲

益州既定時議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

何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觀其言知其志也以討國賊爲念則志在王室將枕戈衽革之不暇區區田舍自不足以入其懷宋高宗欲爲岳飛營飛亦引去病之語爲辭人臣苟竭力致命以事君身且不知何有于家千古良臣自是一致也

麗統

統隨昭烈北征漢中因說昭烈三策以陰遜精兵倍道徑襲成都爲上計先執楊懷高沛進取其兵仍向成都爲中計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爲下計由今觀之下計不足行若用上計引兵以襲堅城未必即拔而懷沛爲劉璋虎將聞之必合兵以襲其後將背腹受敵進退失據敗道也故昭烈然其中計詐與懷沛相聞云荆州有急當還

史實卷五

救之于二人喜昭烈之速去輕騎就見困而執之由是外無與爲援而成都爲孤注矣劉璋不武不降何待統之中計非上計乎然統陳此三策以待昭烈之自擇知昭烈梟雄精于慮事必出于中計也

法正

章武二年大軍敗績于吳昭烈還任白帝諸葛亮嘆曰法孝直若在必能制至上令不東行就使東行必不傾危矣夫伐吳之役武侯豈不沮之而不能止也武侯不能止法正何能制之豈昭烈之信法正深于信武侯哉蓋正權術之士也初爲劉璋卿命入荆遂陰獻取蜀之計雅爲昭烈所許已而定蜀昭烈薄許靖之爲人不用正進說曰天下有獲虛名而鮮實者靖是也然王上新拔大業顧靖之浮

稱橫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以是謂主上賤賢也昭烈于是厚禮靖又昭烈與曹操爭于漢中勢有不便宜退而昭烈盛怒不肯退無敢諫者矢下如雨正往當昭烈前昭烈呼曰孝直避箭正曰明公親當矢石况小人乎昭烈曰孝直吾與汝俱去正之權變以悟其主往往如是武侯追嘆之其有取于此乎

馬謖

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謖之談兵雖陰符素書之秘莫過也然兵家之道無取空談蓋兵危事也若後口而陳則其心必以爲易事而忽之馬服君與其子括論兵每不能難而亦未嘗善之因曰趙君將括國必敗矣謖抵掌于武侯之前鑿鑿可聽武侯由是拔之于魏延

史實卷五

吳壹諸宿將之上使統前軍而還達節度夷師街亭與趙括之敗于長平無異武侯乃申軍法以誅之臨祭爲之涕泣豈徒傷風昔之交哉追先帝臨崩之戒爲之蹙然耳左氏于鄭中侯之死而憶楚文王之語賁之曰知臣莫若君諒哉今于昭烈之論馬謖亦云

費詩

羣臣議欲推漢中王稱尊號詩上疏諫沮之當時攀附之士無不勸進而詩獨中大義以今之執言將以討賊也而乃自竊尊稱則彼爲我所討者不亦有詞乎時吳鄭泉來聘昭烈問曰吳主何以不答吾書泉曰曹操父子凌轢漢室終奪其位陛下有維城之責不荷戈執戈爲海內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謂是以寡君未復書耳吳使所云

雖敵國相抗之詞然昭烈此舉畢竟太早昔高祖敗楚垓下猶稱漢王光武誅夷王莽平定河北羣臣屢請受命固辭至于再三故能規模宏遠終成大業昭烈區區一州之士即建號號已自盡一割據之勢此疆宇不能日辟而終限于鼎足也時諸葛亦見不及此而詩乃爭之智士哉

費璋

璋異陳祗多技藝挾術數薦之遂越次代董允爲侍中祗上承主意下接副尹卒成黃皓之奸蜀漢之亡禍由于祗薦祗者得辭其責乎璋性汎愛每盡人之歡而疎于防亂故其束國則誤用陳祗之語處身則不能儆郭循之刺爲大臣者可不審哉

姜維

維知鍾會與吳志謂可構成擾亂以圖復讐會誅北來諸將已徐殺會盡坑魏卒還復漢祚時後帝已降益州瓦解大厦既傾而欲藉手于魏之叛臣以合餘燼縱桑榆可收亦難救東隅之逝矧勢在難返之會乎然推始終爲漢者也濟則君之靈不濟則以身死之猶博者收棄勝負獲付一擲敢預必乎其寄表與後主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事雖無成而臣志亦可悲矣

劉巴

益德有就文士共宿卽不得以武夫目之巴不與語劉謂失人及武侯勸之降意乃曰丈夫當當四海義士爲心兵士共語文士胸中有數卷書腹內有千石膽

兵子恐爲已損而傲兵子亦矣足見其與張飛相惡對孫權論巴福隆不當拒張飛權曰假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云高士權知人者亦爲已護短巴素有虛名故權爲其所動耳

劉封

封與孟達全軍住上庸關羽圍樊襄陽呼封令發兵來助若封能率所部從之相爲犄角則進可以長驅魏退亦不至蹙尾于吳寧非漢興一大機會封抗羽命頗兵不前致羽顛蹙成續損漢之不振敗此之由正法以誅夫復何辭而諸葛乃慮封剛猛易世之後終難制勒昭烈因此除之是舍其目前可戮之辜而逆誅異日未形之患封其肯心折乎殺人于市與衆共之未可以疑故成人之罪也

李平廖立

李平虛僞反覆其得非浮于廖立立不過舉議時政而已乃諸葛處立泰疏之語未免彈治無餘而廢刑李平猶以書慰其子冀平追補前缺便有否者可通逝者復還之望則寬于待平而嚴于待立也故兩人感憤亦有淺深武侯卒立特爲之流涕平遂發病以死可以見矣

楊儀魏延

諸葛亮深惜楊儀之才幹亮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不平不忍有所偏廢此宰相愛惜人才至意弄短錄長而行者駕馭之術于其中姑使之不至憤慨而已若夫儀之猖獗延之矜高亮固已知之而隱忍不發與之共圖以兩州人士無多難以遺弄耳費禪善處此權輿相語曰儀延欲

暨小人雖有鳴吠之益于時務然詭以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必爲禍亂諸君不知防患豈貽厥孫謀者乎權之旨欲蜀人慮患于他日而亮之意則欲其效用于目前各有見也

孟光

光問祕書郎郗正太子所習讀非其性情好尚且曰吾所問欲知其權畧智數何如耳時後至器識庸近恭臣已窺其概故當時賓友自不必如古豫教之法但得智計足以經時權謀可以達變庶不墮締造之艱武侯勸太子讀申韓書亦是此意然權略智數由于世主之天分才力又豈師保左右之須贊可驟得而增益者耶

楊顯

武侯常自校簿書至簿楊顯諫曰爲治有體譬之作家使奴執耕婢典爨雞司晨犬吠盜牛負載馬涉遠私業無暇所求皆逞豪容高枕飲食而已一旦忽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形疲神瘁終無一成豈其智不如奴婢爲大哉失爲家之法也夫一家不可一人理况治國乎顯之諫亮不獨爲亮之藥石誠達于位分之體彼秦皇之程書何如文景之黃老而君之刑弄灰何如陳平之不問錢穀兄以宰相兼綜諸務羣工何由見其功名宣尼之語仲弓以問政豈不足衍哉他日司馬懿與亮對于渭南亮使至懿問亮事之繁簡使者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擊撻蹶嘆其不能久雖懿仗異之語未常不慙惜之也楊顯亮亮爲垂涕三日非不深感其言無如性習勤勞莫能改

魏世家

曹操

操父嵩中常待曹騰之養子也宦豎之後宜與宦豎爲黨乃操于何進袁紹將誅張讓等謀召董卓進說曰閣下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于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哉其得肅清宮禁之法操宦者子孫而議處置宦者君子亦取其不私寧我負人勿人負我極虜心極無行之語然此實從老瞞胸中進出自道其生平也觀其欺凌君后誅傷善類事貪忍皆此兩言爲之根柢不覺于殺呂伯奢父子時起口道威恒溫倚枕而嘆曰丈夫不能流芳亦當遺臭其立志亦如此

操下令曰孤始于譙東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田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不得如意後徵爲都尉遂思爲國立功望封侯然後題墓道云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斯乃操本分語非欺人者當其隱約時所願不過如是及其事權在握功名相迫志欲日侈覬覦彌奢劔履未已重以袁見九錫纓纓兼之十郡不至惜逆不止此豈獨操爲然劉裕伐狄洲上朱溫爲盜楊山身處微賤期望幾何寧速欲踐晉唐之阼哉一旦秉權藉勢遂肆閭閻奸亂臣行事先後三換特飾情干舉操之伎倆有過人者耳且又言曰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造語却無忌憚實以天下人自命况能禁人不爲帝王而在已固可稱魏王兼以文王自許耶又孫權託書

稱臣于操陳說天命操故意示其書于劉曰是見欲歸我
著爐火上耶正欲以觀衆志之何如冀其下又有頌德稱
功如董昭輩者爲及身代漢之地耳

曹丕

曹子桓始悅袁尚妻甄氏聘以爲妻既僭位納獻帝二女
又郭夫人柴貴人李陰諸姬并寵幸而甄氏以愛寵見殺
失夫婦之義更取操舊日侍者悉置宮中墻茨不除聚塵
弗取人倫之道尚可言乎丕篤疾母下臨問之見左右皆
昔日侍御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汝餘死固應爾嗟乎
操臨殂顧銅雀諸妓泣然不能釋豈知尸肉未寒已爲其
子之私人哉老瞞死而有知能無慚歟

曹叡

叡寢疾欲以燕王宇及曹肇泰朗等受遺詔輔政而孫資
劉放久專權寵素與朗等不相善陰圖間之乃薦曹爽代
宇又白宣詔太尉懿相參尋復請宇罷歸第叡因屬爽懿
以後事爽才庸驚豈堪勝大任者乎夷于太尉之手維城
之基一壞而太阿漸移于典午進豺虎于門庭納鷹鷂于
巢戶三世之業拱手以授之矣叡之亂命無亦天使其然
以短僭逆之祚乎

曹芳曹髦曹芳

曹魏自叡以降三少主特擁虛器權實操于司馬家兒猶
漢自建安而後皆曹氏爲政也且芳係叡養子不著其所
自來其爲呂易廢生易易俱未可知知懿雖以宗室公繼
然皆養疾禽不若孫皓之祚祚也則曹氏之有魏惟

至七年叡十三年耳老瞞父子經營此爲他人作置枉受
惡名也

老瞞弑伏后時牽后于壁中獻帝在外殿后被髮徒跣行
泣過諫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斯時
天地鬼神安在竟容奸賊肆惡至此及曹芳在位司馬師
操弄威柄芳后父張紇與李豐夏侯玄等謀誅師事覺紇
等被殺師矯旨廢后芳聽青頭鵝之唱怙不敢發而芳且
易位矣前後響應視老瞞昔日舉動一不不爽天道具在
誰謂無知

曹髦由高貴鄉公迎立嗣服之初音詞容止處處可觀已
動司馬氏之忌罷朝師問鍾會曰止何如主會曰才如陳
思武類太祖師曰如卿言社稷之福也師之殺機伏于此

史記卷五

矣而星殊不自勝終日與父士講述禮典高譚經傳慕夏
后少庚之爲君虛文揚托何濟國艱適足以速強臣造逆
之謀耳及司馬昭如九錫髦見勢漸偏已不勝其忿思出
討昭此何等事而昭與王伉王業輩議之時髦孤立于上
左右皆昭鷹犬言甫脫口而沉案已奔告之南闕之弑非
髦之不密有以取之乎然昭之心路人知之討之亦弑不
討亦弑則髦之拔劍升鑾鼓譟以出差勝于芳之涕泗歸
葬與之吞聲金墉也

吳世家

孫策

策渡江報讐年才十七遂能破劉繇降王朗走到劉瑜服華
歆一時名德咸屈其下跡其英敏果銳之資殆齊武王續

流曹賜長之每呼獨兒難與稱便天子之以年與天下抗衡當不僞坐定江東而止也至天貽書公路沮其僭號而欲乘袁曹相拒官渡襲許迎帝二事與乃父倡義討卓同一匡扶王室之心視羣雄擁衆專營已私者固不侔矣

按後漢書秉楷傳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其師于吉於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青領書計吉之年至策時可百歲蓋方技之士若李少翁之流行邪俗道書以惑人耳目者也策會賓客于郡城樓上吉盛服趨度樓下諸將悉委策下拜之策惡其惑衆殺吉正是英雄崇正世教不溺于禍福者當時策即不殺吉亦未必能引年而獲神記傳會其說謂策殺吉後病創新起復鏡自照見吉在鏡中因撲鏡大呼創皆崩裂而絕特托虛言著吉之神以震動愚俗耳烏足信也

孫休

漢後主以魏人見侵來告休使丁奉督諸軍向壽春留平別諸施續于南郡議兵所向丁封孫冀如河中將以拒魏聞成都不守乃罷此休欲自爲邊備非謀救蜀也若果救蜀則當長驅入三峽向白帝鳴鉦鼓聲大義方劍及于孳車及于皇之不暇乃作此道遇河上之懸乎度休之意苟幸疆場無事斯已耳烏能爲隣封計哉不知吳蜀地形犬牙相錯如虞虢之互爲唇齒今日無蜀則異日必無吳勢所必至也戰國時秦且夕攻三晉燕楚五國相與合從齊濱東海獨不受兵王建意圖苟安按兵不救比五國滅秦

然後一將軍大臨淄建舍皇出降亡雖獨後究竟與五國等則以不相救恤之故也吳坐視蜀亡而不存輔車之勢計其青蓋入洛在于太康之歲爲已晚矣然則吳非但無分災恤患之義亦自撤門庭之衛也

孫皓

孫休寢疾不能言手書呼丞相濮陽興把其臂命太子翼出拜之臨終慘慘致託何可負也休殂興違背之含靈不立與張布謀說朱太妃以皓爲嗣殊愧荀息之義矣皓既得志驕暴驕淫多忌諱好酒色舉國失望布與始悔之皓不以立己爲功而以爲議爲罪兩人者駢首即誅使當日與不廢先君之命奉戴繼祚苟不若皓之狼戾吳何至遽亡也然則吳之滅滅于典布兩人之手一虎足賤其辜哉

魏外傳

曹不郭夫人

按漢晉春秋初明帝母甄后之誅由郭后之寵及賈令被髮覆面以據塞口遂立郭氏使養明帝帝知之常懷忿數泣問甄后死狀郭后曰先帝自殺何以責問我且汝爲太子可追誓死父爲前母枉殺後母耶明帝怒遂逼殺之遣殯者如甄后故事夫郭后雖請殺甄氏而實養服爲子姬之暴亡寧非弑耶使子而可殺養母以報所生則如意回以警呂后和帝可以報竇后宋仁宗可以懲劉后矣服誠負終天之憾亦止哀痛思慕使郭后自感愧耳強之以死不獨殺母且忍死其父斷斯獄者請從不道之罪可也

曹操二十五子

曹家

家與兄弟游娛獨思經義文學防輔遂其表稱陳其美
哀聞之驚俱謀文學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
以上聞是適以增其負累也表之謙慎如此蓋見其兄不
多忌人之善而求自勝耳陳思王好露其才每欲自試屢
被廢削鬱鬱以終可以鑒矣東漢北海王睦常遣中大夫
朝貢召謂之曰朝廷設問寡人大夫何辭以對使者曰大
王忠孝慈仁敬賢樂士臣敢不以是陳睦曰吁子危我哉
此乃孤幼時進趨之行也大夫其對以孤襲爵而後志意
衰墜聲色自娛犬馬是好而已職在外藩求自安之術有
時宜出于此然國家封建宗子而至使俱而自晦又豈親
親之道哉

諸夏侯曹傳

曹洪

洪家富于財而性吝嗇不少時從貨絹百匹不稱意常恨
之卽位後洪以舍人犯法下獄當先下太后謂郭后曰今
日洪死吾明日勅帝廢汝矣于是泣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洪因惜財幾至不惜其身可爲守錢者之戒但以舊日假
貸不稱至懷恨欲殺之豈人君之度哉然榮陽之敗洪若
吝一馬不以乘操恐不得有此日之魏緣小忿而廢功臣
宜時人缺望于丕也

曹真

真若能聽桓範之計挾曹芳案許以天子令召四方勳臣
之旅討懿則順逆有所分懿雖老猾將何辭以謝天討則

也洛水而倡乘輿非懿之罪案哉惜矣叔孫不足語此
心儲第求作富家翁以老不知果已毀矣外于何存焉馬
戀豆棧懿已先料之故敢于勒禁兵據武庫而不惧也

夏侯尚

尚有愛妾幸寵奪嫡室嫡曹氏女也故不遣人繼妾殺
之尚悲感發病恍惚既葬不勝思見復出視之情痴乃至
于此宋文帝淑儀殷氏死常思見之遂爲通督棺欲見則
引替脂尸舉此則情痴又不獨尚也

荀彧列傳

曹孟德之成大功大都資乎羣策當時如荀攸郭嘉程昱
賈詡之徒或取之于敵國或拔之于羈旅智畧輻輳爭赴
功名而操因兼收俱稱藉手以成其業如食品布于下邳

勸操專力以圖冀都非嘉之計乎定東阿范以待操于鄆
城不背其非其乎說宋結今來歸問韓馬使相離非謂于
他如章昭時劉曄鍾繇往往進說有可採錄雖之放舟
于中流維之楫之和許同聲焉有不濟者哉若昭烈之與
其事皆曾無幾人元直去士元孝直死腹心齊惟士武
侯故獨智之難爲功不如衆力之易舉此昭烈所以不能
誅賊而北止三分也

劉曄

曄幼時母病困瘼終歲曄以蚊之侍人病瘼之性俱必
亂家汝長太能除之吾無恨矣曄請張帳守帳曄
出拜墓洽前大驚白其父父怒大追曄還拜謝曰

明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罪父心異之遂不責也唐
嚴武之母不為武父挺之所容得厚其妾英武始八歲在
間其母母告之故武奮銳就英腰碎其首左右驚告挺之
曰郎戲殺英武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其妻者兄故殺
之非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兒兩兒皆擅殺父寵不可
為訓然英烈如此足知非常人矣

曹操破張魯平漢中時進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
日淺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懼其勢自傾因顧其傾而
壓之無不克也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言蜀中一日數十
驚備雖斬不能定操問曄今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安未可
也操軍還選驛之料獨曄情形有如相擊誠為智士但驛乃
光武子阜陵王之裔漢之宗親見帝室後弱無巨族之志

反為操盡計以傾備置世為劉氏之子孫耶

華歆傳

歆為廷士不用因不慕位二公以下并受爵位歆以形色
什時受爵司徒而不進爵不倖者久之以問陳羣曰我
應天受神百官皆莫不悅喜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
何也對曰臣與汝曾臣漢朝心雖悅喜而義形其色亦惧
陛下宜應且憎至因重異之夫歆當受禪之時登壇親奉
皇帝聖綬其心相戴魏室久矣而外示人以興亡之戚冀
脫後日黨附之名恐得罪于萬世耳奸人賣國家以求利
而又不欲居惡名故閉藏之態必出于此不知人已窺其
肺腑矣羣為歆拊過亦自為解嘲要其心跡皆不可問耳

盧毓

毓為吏部時舉中書郎曹叡詔曰得其人與否在盧生耳
選舉無取有各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咬也此言深得用人
之道蓋以名取人則士之嗜進者莫不矯情飾行以干時
譽及既跡顯仕履亨途多至毀蔑名教蕩弃坊表故古今
極不肖之人強半皆名士為之也毓曰名不足以致異人
而可以得常士夫常士者庸流之謂也未士而得庸流名
亦何足貴哉

胡質傳

魏武帝問胡質卿清孰與父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畏人
知臣清畏人不知所以不及夫清畏人不知猶有貪名之
心存也畏人知則名亦所不嗜矣名且不嗜烏得不謂之
清乎若以語于今日清畏人知者萬萬無有即貪而惧人
知者又有幾人哉

吳質

臨淄侯植屢有奢端意楊修丁儀又為之地不患之以車
載廢簾納質與謀修以白操未及推驗不恨以告質質曰
何患明日復以施受絹內車中以惑之修必更自更白必
推推而無驗則罪在彼矣不從之修果復自推驗無人操
由是疑焉修文士到底踈疎墮其計中而不反藉以定其
儲位矣智計勝人豈在多哉

邯鄲淳

曹植對淳多所誇耀無非見其材伎欲人為之延譽為客
婦計耳一時坐客無與仇者淳遂擊腹謂之天人然科頭
拍袒擊劍跳丸特優伶之戲殊失人君之體宜操終金植

而建不也

董遇

人有從遇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自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也此似爲根器極鈍漢下死工夫語若高明人多讀書而不求甚解亦自有得但不可爲中才以下訓耳又云學者當以三餘謂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也盡此三餘終身遂無閒晷此古聖惜陰儆焉日有孳孳者也

滿寵

寵爲許令掾收故太尉楊彪付縣獄衛或孔融并屬寵但受辭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乃求見操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當誅者宜彰其罪此欲有格海內若罪不明必失民望操即日敕出彪謝誠有心人善爲楊公地也若如荀孔所屬適足以陷之耳操雖兇忍亦不敢擅誅民望校寵終以彪有風名動之然非先加考詰而遽爲此語未見其拘彪亦不得全矣保護善類安得少此苦心

王凌

凌蒙義討司馬懿反正魏室即董承神輯輩之思圖孟德也然若庸人非老奸敵手充此等何事敢輕漏泄始謀之令狐思繼以語楊弘又告之黃華既非肺腑之託而遽與高廢立之計事未舉而機已露有不敗其成者哉且懿可去也魏主何辜乃欲廢之而立愛王彪是身爲亂階而欲加人以專恣之罪其誰與我耶既不幸而事敗凌年已八十遂宜慷慨喋血罵賊以死而不失爲烈丈夫何至屢書

乞活面縛水次虎口中寧有生理耶凌死後懿寢疾夢突與賈逵爲祟生不能殺懿死屬屍以穢其魄凌其鬼雄也

平

吳外傳

張昭

公孫淵稱藩吳遣使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進言太切權拔刀擬之昭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床下遺詔顧命之言在耳也因涕泗橫流權亦擲刀與昭對泣然終遣使往昭遂稱疾不朝淵果殺使者權數慰藉昭因過其門呼之昭稱疾篤權旋其門以恐之昭便閉門權令滅火任門良久昭諸子扶昭出權載以還宮論昭之謀議不遠公瑾預明而其剛愎不回足令公王生疑懼心所謂輔弼至守成堅淡雖自謂實可莫能奪者又于昭見之矣

張紇傳

尚紇之孫常與孫皓論樂已不合意又問尚詩泛彼柏舟惟楫中乎乎尚曰詩言楫楫松舟則松亦中舟也又問鳥之大者惟鶴小者惟雀乎尚曰大者有禿鶩小者有鸚鵡而注忌勝已而尚談論多出其表積以致恨後因他事殺之人君與臣下談論相爭而致之死非人君之量然人臣必欲于猜主之前自見其能豈默足以容之智哉隋楊帝如空梁燕泥庭草無人之句而殺詩人亦由薛道衡輩不自悔也必如王僧虔之拙筆鮑照之累句庶免矣

周瑜

公瑾忌昭烈之梟雄與關張之熊虎不肯割寸土以資之是不欲假蛟龍以雨雲使終爲池中物也獨不思昭烈負雄才又翼以二人之勇健豈久困涸轍者耶時曹氏在北赤壁之役僅一挫耳吳安能獨力與操並驅况昭烈非聲色可竊繼羽飛非瑜所能駕馭欲以美女玩好娛昭烈耳目分此二人各處一方雖其計終不得行而其思操入室之于與呂蒙陸遜先後同情曾不如魯肅議結好于傳樹黨以多操之敵爲慮遠權謂肅勸借備荆州是其一短而不知乃其一長也

魯肅

肅見天下已亂不治家事大散貨財標賣田地以贖窮餓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侯肅並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乃指一困與瑜瑜亦知其奇遂相起厚結爲知交則難久聚况亂世之財猶不可聚肅之散財結客鄉里常兒鮮不以爲蕩子而不知其終濟大事也彼鴟夷子皮之散千金者三馬伏波不肯爲守錢南非此志乎公瑾高致雅量寧區區以拊困爲德然與其推道南大宅子伯符意氣相類投膠之誼所固然也

陸遜

呂蒙薦遜云權謂其意思淺長才堪負重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乃知有赫赫之聲者其實未必有王夷甫殷洪源一流是也而士在顯晦之間爲時所輕反不可測者過是也然則國家任人固不務取虛名以爲貴而臨戎制勝又烏可以敵將無宿名而忽之哉

陸抗

抗與羊祜推僞札之好抗常遺酒祜飲之不疑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夫人臣義無私交苛藉口宋楚二臣之以情告則是諸葛兄弟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反以爲非禮耶

虞翻

虞仲翔憤俗嫉嫉氣岸囑削自是不合時宜然其叱手禁諷處芳使兩人懷憤無面目在人間直是大快意事雖近疎羊實有至性而長沒海隅弗獲一人知己以死亦不悲乎

諸葛恪

恪之領太傅受遺詔也孫峻以其器任輔政薦之初未嘗有卻也其後恪違眾意願出征伐喪師罔續而復好自尊大矜已凌物上下之間不堪其憤故峻得搆成其殺恪之死無亦自致之乎其後峻誅有諸爲恪立碑者吳王皓曰出師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託孤此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諸雖荒至此論乃不可易

秦且

秦且張舉杜德黃驢四人同使遼東公孫淵遣之玄菟且

等議曰吾輩遠辱國命自弃于此與此亡國異觀此郡形勢甚弱若燒其城郭殺其長吏爲國雪恥伏死足以無恨此卽班定遠在鄯善時刼殺匈奴使者之計也丈夫不幸處世窮迫舉事亦死束手亦死何若齊力併命差可得一當乎不幸事泄四人踰城走羣適疽創着膝行不前而德輩生先與其不忍相委流離中必具如此義氣事雖有濟卒達句驪送歸于吳此由死得生不自委弃之效亦同心一德之報也

晉書

帝紀

宣帝

宣帝英資天挺蓋不世主惟魏武漢知之而用其駕馭之術初嘗使人刺之不得既辟為文學掾勅行者曰如有盤桓便收之則帝之見忌於老瞞可知矣因淡自斂晦常魏武之世不敢輕露其才有所建立至獻時稍稍得志典軍旅之事祿臨薨受遺詔輔政起而誅曹爽殺王凌趙懿大權而盡收之而禪受之勢漸成矣然必歷師昭至矣始代魏者以人心尚未一如毋丘儉諸葛誕文欽之徒每有倡

義其言之舉取之為未安乎權術計用之累世殆無餘矣後明帝問司馬懿以前世所以得天下之故尊乃陳宣帝何業之始與文帝殺高貴鄉公事明帝以而掩其口曰如公言司馬復安得永開其所為子孫猶以為羞況天下與後世哉

惠帝

惠帝之貽武帝罔明知之特內嬖于楊后外惑于荀馮故不惜學二十年締造之大業一旦付之愚子之手而不厝意耳當時大臣如牛結杜預之流終日以規取隣封為前而不知國本之是圖未開力爭太子之不赴者惟和嶠有聖質如初之對衛瓘有此座可惜之陳駸乎國儲何人而可以一二微詞易置之哉且齊家莫大于妃匹庶人納婦

猶擇良偶武帝舍衛安之誼而自立買女之五不可使惡驥之子終見制于悍婦尤其貽厥之不滅無亦纂統之餘殃隱伏于此天固不欲誘其衷乎

懷帝愍帝

懷帝為武帝之第二十五子愍帝為武帝子吳王晏之子于大皆不當立者也時諸王構閹喪亡略盡惠帝亡嗣天位虛曠諸臣扳懷而立之而懷初無意也懷既播越國統幾絕開闢賈疋相與奉愍而君焉勉起而胤孤危之終而亦非愍志也天子雖貴值茲板蕩有非人之所樂為者况懷帝天資清邵可與宇文而難以戡亂愍尤冲幼勢更削弱長安崩離尸不滿百巨猾滔天運鎮郭至名為天子不敵一縣長而內解捍禦之外無勤王之旅有不及諸論

行若茂探厥所由武皇開國之初昧于遠略諸夷不從而昏闇升儲何曾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徒徂一時之安而多苟且之政之所致也懷愍適逢其否殆非其罪獨惜其不能身殉社稷而甘行酒飽蓋之役以是為百世之羞耳

懷帝之遇害也劉聰併殺故晉臣庾珉王儁等五十餘人晉書既略其姓字不若時有辛勉者却聰光祿大夫不拜又月致酒米不受愍帝之嬖侍中許肅乞殯愍帝而後即葬聰乃義而免之二事僅載于崔鴻前趙錄又西平公造涼州義從千人赴難值長安瓦解全城風竄而千人守死不移尤忠節之表表者晉世崇尚虛無非前名故而君父之義不泯于人心乃若此由中原之氣奮發于陸沉

之日較他時爲倍激也

元帝

成都王穎令諸關無得由貴人元帝至河陽爲津吏所止從者宋典後來鞭帝馬而笑曰舍長禁貴人汝亦被拘耶吏乃聽過蘇軾所謂倒行而逆施者期于濟難而已昔楚公子微服過宋門者難之其僕操篋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又宋王廩討王恭敗走少子華隨沙門曇永逃匿使提衣從行津邏疑焉水罵華曰奴子怠行不我及以杖箠之數十由是得免袁紹起兵冀陽不成而死子昂藏于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晉人沙門杖而罵之遂免後周宇文泰與侯景戰河上馬逸墜地李穆見之以杖扶泰背曰龍東軍主爾曹主何在爾獨在此逆者不疑其爲貴人與之馬俱還退是皆倒行逆施服膺時之難者也其事未必相師而能權宜以濟則一也

簡文帝

簡文英秀玄虛神棲物外自是清談之勝流而無關於濟世之略者也屬強臣借過拱默守道常以廢黜爲慮視榮惑入太微而懼詠疲闢之詩而泣終日在憂辱中何能有所爲乎較之明帝崎嶇遶食以除王敦之亂者其英略蓋不侔矣謝安目爲惠帝之流靈運等之赧獻雖擬之太甚然斷非擬亂之才也

安帝

西東兩晉十有五帝自武皇初造而外類多庸暗非有振動拔起之才足以維新大業者元帝雖云中興而駕馭無

術致強臣舉兵犯關方欲歸蕭瑄邪以避賢路安望其清戎選軫舊京以雪中原之憤哉聰明機斷僅有明帝而享國日淺成功未竟殊可惜耳他如成康之代政出渭陽廢帝簡文之世權歸跋扈孝武沉湎委政會稽金行顏地已見其兆至于安帝不慧猶甚自少及長不辨寒暑何況國是晉無代興之君而傳祚百五十年豈非邀天之幸乎

后妃傳

宣穆張后

宣帝初辭魏武之命託言風痺嘗曝書遇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有一婢窺見后怒事泄致禍遂自殺之以滅口而親自執爨不惟智而烈勇與齊姜楚姬蕭姬諸婦笑而具丈夫之概者何可以色衰病老乃宣帝遽呼曰老物可憎又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見耳夫婦人倫之大者忍刻若此則其無子不薄可知相類狼顧性亦近之矣

羊后

惠帝一庸夫耳初見制于妒虐之賈庶人已自難堪賈誅而羊繼之又非其人匹配若此何惠之不幸也羊後見寵于劉曜曜問曰我何如司馬家兒對曰陛下開基今主被亡國暗夫有一婦一子及身三不能庇之妾時殊不欲生妾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以來始知天下有丈夫也奚落故夫曲迎新寵字字寡恩言言無恥先時河間王琇詔將賜之死殺此妖物豈不甚快而司殺劉曜雖表殺之致留此孽爲可恨耳

武帝子六王

齊王攸

武帝時太子不令朝野內外皆屬意齊王荀易焉純攝之從青州都督攸不得意憤怨發疾薨惜哉攸之存亡非止一身之修短乃晉室治亂之所關也攸德碩望重為百辟具瞻使天不奪之算則必奉綴衣之命膺負屨之託以親則帝之叔父以尊則社稷之鎮公子藉以彈壓諸藩輯寧戎虜庶八王無易動之兵五胡少可乘之隙何至神州離棄中原板蕩哉天不祥晉人之云亡君子固惡夫最統之藩而猶歎武帝之信讓而自疎其骨肉也詩不云乎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豈不信夫

惠帝子

愍懷太子

適幼而聰慧武帝愛之嘗曰此兒當與吾宗分封羣臣稱太孫似宜帝謂惠帝不才屢欲黜之以愛太孫故得不廢使適不遭賈后之毒賴惠而立晉室可久安乎曰不然適長不好學黃門誘之游戲遂慢弛無度好乘車小馬使人屠酤手搗斤兩置銀杜錫之坐沉酣陳舞之酒宴令器手殺嗣晉統其剛虐之害較惠之昏庸為甚良由四教不勤缺於豫養師傅羣吏非周昌疎廣之流洗馬舍人無及黯鄭莊之比麻反變而為蓬蒿乃易而成蒼詩云有初鮮終書稱罔念詐狂適之謂乎但武乾殿之對羣臣見太子手書莫不涕泣張華裴頠雖諡明之而不納以死爭坐視顯微子孫慮之藥并應風起吹沙之譴為可哀耳

簡文帝三王

會稽王道子

道子號荒誕藥信惑尼鑑官方濁亂政刑謬失孝武既不能平王國寶與道子更相倚庇范甯奏黜之國寶懼使吏促之因尼妙音致書陳叔媛以歸寶為託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又詆八座啓加道子殊禮車馬稱疾不署帝嘉其有守觀此則武帝之子道子恩亦替矣若以其地望親重舍而弗誅免之歸第別任才賢時事尚可為也而優柔不斷復聽徐遠私貨骨肉之請委任如故羽冀既成根株蟠固安帝之世國寶進德大政元顯稱為西錄孱弱之朝能堪此提攜乎致桓玄傳檄以清君側為名元顯即戮而偽楚僭號於此矣元帝皆孝武事務期使不復萌之

八王列傳

汝南王亮楚王瑒趙王倫齊王同長沙王又成都王

潁河間王顓東海王越

汝南以太宰輔政未有過失特惡瑒之恨戾議遣之就國為瑒所忿遂譖亮于賈后矯詔殺之而不知已實為賈后所嫉亮死而身即隨之也倫廢賈后為惡懷報怨義舉也而才素庸下受制孫秀復信妖妄之說偏惠帝出若金墉而德大位輕遂不祥服留島素衣兒已先告之矣齊成都河間三藩傳檄致討然後以巾覆面而死死有餘愧也同以名父之子首倡勳王皇輿返征動定錄也若納孫惠之言採鄭方之計致政歸藩永喪東海雖古之旦爽無以加

藉而前車問鑒聲色是娛羣小競用以致廢內失望而長
沙得假帝命誅之于閭闔矣初為驛所主使之討同順
將藉同以斃又而已因以討同黨圖卡莊制兩虎之效無
何同敗而又有功顯益忌之遂與類同伐京師東海慮又
事無所濟居間收又又有功而無罪炙而殺之宜三軍為
之冤痛也于是類立為太弟乘輿服御備擬日侈無君之
心甚于倫同將軍陳珍奉駕討之蕩陰之戰矢及御輦鄭
伯抗天王于繡葛賈充拒魏帝于北關兇逆之跡更見于
此日矣及張方挾類歸于京師類乃廢類歸潘范陽王廕
幽而殺之如楚莊之轅及南宋人之醢長萬類不快歟時
天子在順將張方所東海起兵西迎大駕遣人說類歸帝
京師東顧為分陝之約不從類遂挾天子以為重也尋而
東海師提類馬奔魏之子羅倫之殺順倫之殺同
同之殺倫也于是諸王略盡獨有一越懷帝即位委之以
政同室之戈可以執戢又惡清河王覃將為儲副矯旨害
之內不自安乃求討石勒以自救而人心攜賊咸不用命
憂懼而死攷其本末此八王者大都覲觀非望聞于神器
寃至骨肉同盡而不能有一身到石乘隙四海分崩中
原荼毒百有餘年亂階之生璽實首禍而浸淫于倫同潰
決于類顯也劉聰謂懷帝曰卿家兄弟何相殘至此對曰
若使九族親睦陛下何自得之是猶韓盧東郭自斃于前
而遺田父之獲也彼吐谷渾尚有折箭之喻劉聰懷二人
不相容之痛戎翟猶知敦睦司馬氏諸王曾不思之烏得
不塗地哉

諸臣傳

何曾

曾侍武皇宴退謂其子曰國家應天受禪抑業垂統吾每
安見未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詒厥孫謀之兆也
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曾操度國勢有如燭照稱明哲矣
乃其子遵劬及孫綏世世侈佚寧非作法于奢以貽其孫
子之咎耶永嘉之末何氏殆無遺類駑盈之報已極曾何
其明于國事而昧于家訓乎况曾時為三公見君之無遠
慮不昌言于朝而私議于室又得謂之忠哉

石崇

崇在荊州劫遠使商客致富不貸此無行之尤焉可列于
士林哉由是殖不義之貨而室宇宏麗後房曳純繡者百
數十人與當時貴戚爭豪華已其自全之道及趙王倫
起兵殺后篡君位擬據之時不知禍之將至方宴別館揮
聲妓新一愛妾以下寵人之怒至以身為婦人殉何其愚
也由其父苞好色薄行故崇亦克肖如此後來何怪以惜
耀華靡喬知之甘為碧玉死與崇接踵何如北齊平監有
嬖妾阿劉和士開求之便時遣送仍謂人曰老公失阿劉
與死何異斯善為身計者乎

裴頠張華

頠處賈后亂政與華議廢之而立謝淑妃華以帝無廢黜
意難之及賈后謀廢太子左衛率劉卞說華曰東宮俊乂
如林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
朝入錄尚書事廢賈后于金墉而黃門力耳華曰天子當

湯太子人子也忽相與行此是吾無君父也夫虐后之宜去天下所共快也但強惠帝黜其妻勸太子執其母于理皆爲未順華回翔而不敢發不爲無見但兩人處危疑之地事可濟則在其位否則引身而去無及于難不失爲見幾之智故當時或有以辭疾屏退告願者華少子選亦以中台星折勸華遜位閻續亦勸之皆不見聽趙王難作同時被收歿而無益于人國徒爲明哲之所譏爲可恨耳

王渾王渾

伐吳之後王渾應阿童之讖然鏖著錐攻無堅壘乘風進繼徑造三山非居然首功哉渾以貴塔之勢抑之俾受節制邀濟過語濟以風駛不得泊醉誠見敵在目中功已垂就而失事機爲他人攘取而渾怨濟先受皓降表濟達

詔罪狀至再何大不怒也初渾南下張豫迎之而敗大有

斬賊吳人震驚若乘勝渡江先收建業濟不得而爭也乃遡回江北觀變不前却何憚周浚之謀不用是自委蓋世之績弗取于渾何尤乎然渾亦鄙吝不善居功每一進見輒陳攻伐之勞不勝忿忿昧大易謙光之義志子淵勿施之戒苟非武帝優容不較有不爲鄧艾之續耶善乎辛叔子之對曰功名之際臣不敢尸雖叔子不自以爲功而人主不能忘之執降流涕策告于廟寧非不尸其功而功卒歸之哉合而論之渾之病在忘人之成而渾之失在專己之善也

王衍

賈后聘司徒王衍女惠風爲太子適妃入宮有日太子被

誣得罪張華裴頠証明其罔聞續輿棺上書江統潘泊泣送伊水不聞衍出一語救之獨懼禍及自表離婦已而太子幽于許遺妃書自陳罔誣衍又匿不以聞身家之念重視君父若路人矣及賈后廢殺有司奏衍不能守死誓道志圖苟免擬終身錮之衍何以自解惠風絕婚號泣而返比劉曜陷洛以惠風賜其將喬屬屬將妻焉惠風拔劍逐之乃自殺噫不意衍而有此女也衍媿死矣

竹林七賢

當時雅稱諸賢所尚以其寄懷高麗棲身物外多輕世肆志之行也然放情以爲達矣豈禍至之不知遺俗以爲遠矣寧人倫之或敦若叔夜被刑于東市嗣宗舉酒于喪廬殆明惡之有虧而名教之難容者乎濟冲心存貨殖田宅之癖中于膏肓會市道之所譏而反爲君子之所取耶仲容追婢女非笑談伯倫裸形無乃喪恥增長風流漸成頹敝西晉俗化之靡穢諸賢之故也而雅操終身人倫淵鑒不負時譽惟巨源一人而孫興公以非史非隱識之則是七賢之名特當時之標榜而非古今之公論也

潘岳

岳北于賈謐爲二十四友之冠託身已失其正乃每候謐出望塵而拜不已病丁夏畦哉而其甚者與構成懷慙之禍尤不可勝誅耳岳之母見岳嗜利數誚責之岳不知悔乾沒不已及見收入市泣別母曰負阿母倍慈憚之訓以爲其親侮致尊卑之樂不終惜哉

陸機陸雲

士衡吳之世臣也孫氏膏蓋來歸豈無亡國之痛苟舍章隱雖終身長往義不臣晉寧非高士之操乃相借入洛志在彈冠縱不懷我故都遂宜相君而事機先附賞后再依趙倫又干濟同復去而事成都王頴時中國多難倘能聽賀榮戴若思之勸攜手還吳兩風不至傾巢脩鱗何遽見骨而甘自銜鬻委身非主殊失擇木翔集之智又况文藻雖優兵旅或短而河橋鹿鼓鹿苑僞尸即不有孟玖之譖而喪師之罪必有所歸既不審時又不量力臨畢命而後思華亭之鶴不已晚乎抑古有言曰爲將三世道家忌之陸氏自伯言而後將吳數世矣殃及來葉豈天道耶

周札

札一門五侯吳士之族之最盛者王敦作逆明帝以石頭

史蹟卷六

重地委之特其素望足同宗也比較來攻札曾無一鐵之遺驟開門納之遂致王師不振延寇之罪其能道乎已復被致僞命轉會稽內史尋爲敦所忌誣以妖術誅死是札自蹈于虎吻庸足惜耶向使札能易此日之死死于石頭固守之時豈非有晉之純臣哉敦既平朝廷議贈死事者秩王導稱札以身許國宜與周顒一例則是延寇者與靖節同科何由示勸沮乎下邳都鑒爭之不得卒贈札衛尉尋于是乎失刑賞之制矣

劉琨

越石值晉室播蕩之際志存國恥兩親復見害于劉聰重以家難枕戈泣血何日忘營而屈于力弱思托強援以濟適匹磾遣信相要琨豈不知非類難與同心乃羈縻無所

冀寫至誠相爲固結亡何陰謀中于石勒危機發自朱波間增之計一行戴周之盟遂解雖五言憾憤用激虛生而諷非奇士何術脫窮狴于楚檻耶頓令先報之志竟實以沒清嘯之音棲焉不再斯人之士非邦國之瘁乎琨既遇害匹磾之勢亦窮銳其羽翮以遺人禽匹磾之殺琨實自速其亡耳論者謂其握晉節以死以義許之夫手刃王臣國賊也義安在哉

祖逖

元帝苟安江左初無北伐之志逖請發威命願爲統主渡江榮節誓清中原志何壯也經營底定黃河以南盡爲晉土翊贊中興功誠在劉越石陶士行之右方翦除荆棘進圖冀朔而戴若思一旦奉詔統之使從前戮力之效拱手

史蹟卷六

授之他人宜士雅缺缺有惠心也但國家銳有成命若思亦負時名苟能與之和衷安在不可共濟而必欲功自己出名自己立發病以終無乃近于褊乎時妖星告警應在西北大帥猶武侯屯渭水而魏宗澤將渡河而殞斯又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晉之幹臣如劉琨周處庾翼祖逖溫嶠並志圖恢復力具助勦乃琨錮于鮮卑周阨于仇帥翼殞于厠鬼嶠以牛渚示巢逃以妖星見殃俱當壯盛遽罹崩摧豈天不欲乎定中原耶何奪諸人之速也

陶侃

陶士行志在立功故運甓以習勤勞投酒器蒲博之具以絕玩好一志作實際事鄙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者不道當

時王威諸公猶祖西晉風流至侃始痛惡之使人知老莊虛無誤國家不少也若夫斬蘇峻誅郭默在軍四十二年雄毅善斷自南陵迄白帝數千里道不拾遺長沙之績頗不倖歟而論者謂石頭之師微太真激怒之猶遲回不進夫士行以不與顯命有不赴赴局之語此由外將執謙未便遽比內臣何可引為罪案况平寇之略多出其手詎非功浮于過耶或又云侃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觎之志每念折翼之夢自抑而止是以王敦蘇峻叛逆之事妄誣勳臣何史官之好事也

溫嶠

太真兩舉義旗滅敦破峻底定皇輿功莫與並哉獨絕福一事每為君子所識至此為吳起之流而予為之辯者當

溫嶠

時嶠為越石謀主屬王都懷覆元帝初鎮江左越石立功河朔志契王宮遺嶠奉表勸進嶠虛中原無主志越石之心自不得以私恩辭公義不違將母古志有之况越石既還嶠行嶠必以母養為託計道路往來特歲月間耳母即景迫虞淵寧不可以朝夕待詎意屢求返命明詔不許而越石會為匹婦所害致阻亂不獲歸母亡無由奄窆則前事之所不及知者也古人不以家事廢王事君親兩大遂難兼盡故嶠執孔瑄手而歎忠孝之道廣謂其負終天之憾斯有之矣必引不孝之律誅嶠勿乃太甚乎

周顒

王敦舉兵反劉隗勸帝盡除諸王司空學率從詣闕請罪值顒將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顒不顧既見帝申

救甚力已又上表明導導不知救已甚銜之顒入而言于君出以不告人者人臣之禮且不以救導為己功也敦既得志欲害顒三問導不對明以銜顒之故將假手于敦也顒之友非導殺之誰殺之哉導後檢料中書故事見顒表乃流涕曰伯仁由我而死由我二字便是殺顒供案顒不負導而導負顒以視王彬哭顒甚痛面數救罪忠誠迥別君子是以漢惡導之助逆也

庾亮

天下之難我發之我能收之可也晁錯議削七國以致一時並起乃使景帝自將而已居守此能發而不能收之已事也蘇峻之亂非庾亮激之乎亮自度力果足以制峻則微之不能則已之乃王導下壺溫嶠各爭之不聽峻自乞

王彪之

補青州一荒郡亦不許領此險小人宜從廷尉壁山頭耶峻反形已露溫嶠欲率眾衛建康三吳之士皆欲起義孔坦陶回各獻計及峻未至悉斷阜陵守常利諸口已又請伏兵丹陽南道以邀之皆勝算也悉拒不納亮之剛愎自用若此及京邑固隔王師數挫棄帝不顧進求尋陽啓非常之難以遺君父之憂復嘆息以陶苟免亮之罪可勝數手賴溫陶諸公同心戮力繫千鈞于一髮乘輿藉以反正而亮猶以元舅之故得免鼎鑊泥首一謝仍鎮蕪湖西風塵起更自汙人晉之終于不振豈非姑息優客之過哉

王彪之

彪之以名德居顯仕其立朝進白如武陵王之廢則爭之簡文崩未立嗣不俟大將軍處分定策立孝武正色侃侃

肯不為衰朝之所倚賴而獨乎海西之虜不惟不極口以爭且為之傳會以成桓溫之逆則何也方溫議廢海西時以枋頭之敗欲樹威為鎮壓之計耳海西功中未聞有昌邑之罪苟引古義以折之猶可使溫怵然而止乃集議于廷時無故事可尋百僚震慄溫亦動色彪之令取董光傳以進使禮儀制度定于須臾安知不與開溫之逆謀而豫求曠代僅有之典為之折衷以應一旦猝然之變乎彪之平日風采何在顧于一廢一立之間定此儀式博一時同聲之哄開後世亂臣易主之準謂之何哉彪之文彬常抗詞以答王敦敦欲殺之懼以彪之方之父子之間殆非同德者矣

殷浩

殷浩源坐談客耳雖為風流所宗實乏經濟之用故庾亮恭欲東之高閣蓋有以寬其蘊也乃浩起而刺楊州輒有經略中原之志當時慕容恪居燕待健謁奏此勦敵非小弱也浩以從容坐嘔之夫欲揮塵以當之何異操短綆以汲深淵有不虞其瓶者乎一出再出遂師辱國孤朝廷倚任之心藉奸雄廢黜之口東陽之徒弗思裁退猶復矯情鎮俗談論不輟然而書空終日已露舛望之情開函數十更見患失之態跡其初外居墓所殆堅卧以邀名豈傲然而辭祿者哉其時王謝諸公處浩有矜然之志嗟乎使浩能避世以老也寧不身名俱泰也乎

謝安

矯情鎮物是文靖始終大槩自未應辟名時與諸人泛海

風起浪湧同舟並懼而吟嘯自若已露其規模矣至桓溫入朝整旅新亭同行者倒執手板安乃從容就席肥水之役破堅書至視之了無喜色生平處順處逆皆作意鎮定似一切不足以擾之者然望桓溫而遙拜過戶限而展折何者不以憂喜動其中乎但其文采優于茂弘意度勝于

謝安謝石

淮淝之戰晉師始有天幸非盡師武臣力也戴鎮守斗福德在吳一也秦民數戰力罷羣臣各言利害發議盈庭莫能齊一二也堅前鋒屯壽陽遣晉降人朱序來說謝石令其納欵而序義存本朝以敵情內輸三也晉師既進鍾山之神若有助焉

謝安人登壽陽城望八公草木皆為晉兵四也兵退肥水秦穆陣少却意欲半渡擊之乃一退不可止遂大奔五也平陽公融馳騎以率退者馬蹶被殺大帥一折三軍喪膽六也由是風聲鶴唳皆足驚心而投鞭斷流之衆一旦化為沙蟲狼鵲矣良由氏運饒窮正朔未替而况兩堅石打破之語又先為之識乎苟非賴有天幸而獨恃二謝年少之力斷可走勦敵而秦賄璧之捷未可必矣猶恨江左諸君扭于宴安一勝之後不克長驅以進而反運光枋頭帥兵關陝以為仇秦之助不亦悖乎

劉牢之

牢之為桓玄所憚元顯使人就牢之謀共討玄正仗義誅逆之舉也乃懷貳不即應時不再矣及玄抗表罪狀元顯

率兵東下猶畏牢之議其後雖發陵猶慮不勝預爲西還之計牢之此時出一旅取之玄豈能過葦陽一步哉乃進劉裕何無忘之言而聽何穆之邪說遣子敬宣降于玄其意蓋私惡元顯欲假手于玄以斃之而已陰伺隙以圖玄也不知元顯既除則玄志已大得朝禁重勢將盡操之尚何冀哉已而玄以牢之爲會稽內史始惠曰纔爾便奪我兵然後議據江北以討玄除佐知其無成率多散走又不能隱忍俟時而遽出于匹夫之諒新州之盜寧不等於溝瀆哉故知二三不足以決事而徒勇難與成功也

孝友傳

王褒緒

哀父儀因東閣喪師之問屬其貴于元帥犯文帝之怒殺

之哀痛父非命終身不西向坐以示不臣每讀詩至蓼莪輒三復流涕晉史以孝著之宜也嵇康爲鍾會所譖亦見殺其子紹曾不仲父被刑之罪因山濤之薦遂起爲祕書郎遷侍中蔭除之難以死捍惠帝血濺御衣史又稱之曰忠夫忠孝一揆也禮曰查于事父以事君二者無兩岐亦不得舍此而取彼也但君父之間必權其所注重昔人謂得不死之藥君父俱病必以奉其父蓋以人未事君先有父人倫之所始也紹之死難于惠帝爲有臣子嵇康爲無子矣然既已委質則患有不得辭者紹之應召而起何若哀三徵七辟不就之爲得乎宋袁耶之以父景嵩非罪被戮終宋世足不出戶示不臣宋亦聞哀之風而興者歟

叛逆傳

王敦

敦于永嘉之初見天下已亂放散寶物繼于後開驅諸婢妾不從聲色玩好留心便具非常之槩若出其才以翼中興其功與名度非茂弘可及無如志懷剛忍器非令終朝廷苟不假以事權雖有逆節亦無由而逞也使之都督荆湘勢居上游是資鯨鯢以滄溟之水附鷹隼以垂天之羽莫得而制矣豺聲既露元帝方倚刁劉以抗之二人才非敦敵徒搆嫌疑擁兵石頭幾成篡奪固賊臣鴟張之勢亦國家防制之疎也况沈充錢鳳之徒爲之謀主藉非太真宣力凶豎之首得同日懸于南桁哉敦臨死語錢鳳以後事猶慮圖僥倖于萬一倘其默息尚延恐成敗未可定也

桓玄

玄一蹶豎子耳非特無大志而實有雄心于服玩書畫多所好取佳果美樹無所遺給皇甫使充隱名術人爲服勝參殿飾羽葆車未戰備輕軻爲走具凡事如同兒戲凡兵潰南奔于道自作啓居注宣示遠近更令荊州所在未賀還都臨誅之頃猶拔玉導示馮遷曰汝何人敢弑天子與泰山賊王始稱朕稱后稱太上至死不改號者何異桓南郡兒狔犬爾作賊尚不堪取僭乘輿乎八十日而滅猶遲也

蘇峻

庾元規惡峻進衆議遽徵之峻不受命藉口晉陽之甲以致建康失守天祚典午羣工戮力長鯨幸且夕授首不仁而疾之已甚亂也足戒也夫子讀史至峻傳有詩曰元舅

眞無算王言適落戎歷陽忘養虎南道失當熊桓下驕場
血溫陶社稷功石頭城下水共挽再朝東

載記

劉元海

古今之運治日少而亂日多然未有憑陵割據如永嘉之
甚者也元海挺絕異之資負文武之略使天生此人爲晉
室子孫以傳神器寧不堪爲華夏之主而顧誕之異域其
人官以一部長終耶其爲侍子于洛陽孔恂楊珧齊王攸
非不勸武帝早爲之所而天方授之自有潛爲之主者况
八王內閹授之以隙乘機豹變適遇其會自是而後石氏
跳梁于襄國冉閔跋扈于鄴都張氏世據河西苻秦虎視
關陝慕容接踵而稱燕帝伏乞比肩而號秦王呂光跋業

禿髮沮渠更遊稱涼勃勃擅太夏焉璆璆和夜難續復有

石勒

典午之世惠懷數君衰廢不振而權略智數之才反鍾于
偏方繼起而授天下然諸之中石勒尤雄其智計倖于
元海固非聰騁輩所可儗者觀其處府廐師拜書北面以
騎王凌繫而執之如圍天然又慮劉琨其後而請和送
質以間之憚祖逖之虎視而修募新降以結之使兩賢亦
陰入其彀而不覺種種機變愈出愈變雖右侯爲之謀主
而能虛已聽納便非庸人所可及矣至劉曜僭號將進勒

晉爲趙王因人言而止勒聞怒曰趙帝趙王孤自取之各
號大小豈其所節問嘗諸人曰丈夫行事當如日月皎然
不能欺人孤寡孤嫻以取天下此等言論殊有英雄本色
今操懿之流捫心自媿豪杰之生何地復有惜乎不產于
中夏施其濟世安民之略而誕于殊俗徒爲禍亂之資而
已

張軌

張氏世居涼土德浸遐荒屬中原雲擾聲教闕涇倘敦尉
它偏伯自娛誰其禁之而假道蜀川貢輒絕域由軌至于
宣華資忠接武雖難並西伯之服事庶幾夫齊晉之從王
子及張祚既廢曜靈天錫又害女觀墮典與諸遊宴是崇
西平之烈衰矣敗降于秦久乃歸關再膺銀黃猶食祖德
之報仗順之效不亦綿賁

王猛

桓溫之入關也猛被褐詣焉與語世務溫笑而異之賜以
車馬請與俱南猛之師謂猛曰汝與溫豈並世者耶此語
不惟知猛且知溫矣彼見溫操晉柄皆庭自會稽王而下
莫不憚之如服浩以抗已見廢已汪以相札免官都督以
居任懷忌其御退又以受誅被黜溫豈真能容國士者
况猛其命世才必舉國授之使爲其所欲爲然後可以得
志苟屈而就尊參短簿之列猛能堪之乎溫既不能率其
屬以聽猛猛又不肯降心以事溫則兩雄相厄之勢成矣
故羈縻以入晉何如留秦以待時也然猛固乃心晉室者
其臨終告苻堅曰江東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

圖猛若不死則淮泥之師不舉步穉氏亦無由乘隙而發也秦何遽亡哉

慕容垂奔秦王猛言于苻堅曰垂父子非可馴之物宜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奈何殺之夫猛爲秦後慮深矣而堅之不肯殺垂以沮來附之心尤有人君之德也及猛大舉伐燕請垂子令爲鄉導因造垂飲好語索贈以爲誠欵比至洛陽垂親信詐爲垂使遺令書赦之叛歸令踉蹌奔燕猛輒表令反狀垂懼而追追而獲之堅親慰勞待之如舊燕人疑令爲間謀徒而殺之致垂父子顛沛離傷非猛猜嫌之過歟夫微子殷宗也用以偁格由余戎產也藉以強秦敬仲讐仇也取以霸齊至于晉用范材周祿商士敵國之賢皆我之資苟推心置腹安在胡越不可同濟何必行此狡獪之計漢人骨肉之痛哉垂雖懷堅之德終怨猛之忌故卒以飽颺也

史貫卷之七

古燕陽周士儀令公著

南史

宋本紀

武帝

武帝之降姚泓得關中也以百年淪染之區而三秦父老猶有寇藁之慕帝泣雷帝以鎮撫之民心之不忘本可見矣帝果思先晉創典之舊與十帝風雨之陵必爲之勞來還定漢固根本使有苞桑之系斷無猝然歸洛之理乃其寬鼎之圖急覺辟上之慮輕信宿東還又不專擇堪寄牧關之人姑以千里危疆付之黃口義真之手使傳弘之王鎮惡沈田子王修輩挾脂懷隙之徒相爲肘腋何以奪其後乎旋修未幾戍殺都盡卒致沃塗神舉拱手奉之屈要適中王買德之算此荀子所以易兼併之能難堅凝之信也

文帝

文帝初討徐傳廢殺築陽廬陵之亂後深劉瑋誘弱彭城之奸及書戒義恭感尋王業英仁恭儉勤于爲政詎非不世出之主哉而居位日久益成之徐忽思遠略慨然有封狼居胥意若境未開修復胡令充豫徐之問千里赤地豈中原終不可臣仰仰遂難敵耶山所任之師如王玄謨者軍旅不嫻食復是用兵臨滑臺職日自老旣謝燒城之策又却急攻之計魏人救至惟辦一走淮陽瓜步頓還戰血當時若道濟未死使將中軍沈慶之薛安都並作軍主

智勇教 策力兼進安在礪砥虎牢不爲我有乎既暗經遠之圖又失隆家之道鸚鵡道有巫蠱相尊元兇庶孽合謀抽刃而帝方命王僧綽考漢魏廢太子諸王故事又以其語泄之祗席有子不能自裁合廢之變則帝之姑息有以讓之也可以鑒矣

孝武帝

孝武淫南郡王義宣諸女義宣恨之臧質因致之以叛竟陵王誕亦惡上閨門無禮朝廷忌誕徒置廣陵又使垣闌戴明寶襲之不克誕遂叛宗室之稱兵非無故也雖罪人終得而中善之差已暴于天下矣而况非薄祖宗部高帝爲田舍翁虐侮大臣有老嫗老僧之目褒姒名器師伯以以捕博致侍中德願以災淑妃躡刺史惡聞讞言周朗沈懷文俱以切直見殺帝之不令特不至如齊業昭業之甚耳獲終于王燭亦幸免矣

高祖

五代之間帝王不過數十年而一受命其未禪位之先必有一篇九錫文及禪代之際必有一篇策命文受者假意具一讓表羣臣因共撰一勸進表太史令又修陳天命符應數十條累朝相襲習爲故事無非爲新朝粉飾篡逆之跡而其實較著已甚也齊高帝將收步宋順帝不肖臨軒逃于佛蓋之下王敬則入宮索符之引令升車順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順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無生帝王家也豈

獨宋子司馬氏爲然前此則晉行之于魏後此則梁行之于齊陳又行之于梁皆是一局歷觀數代興廢之跡帝王之子孫誠不足爲也

東昏侯

東昏無道始則江福謀廢之繼則陳顯達起兵于尋陽崔慧景反施于廣陵蕭實將奉巴陵以舉事張欣泰計立建康以發難皆不克濟然獨夫之得罪于天下固人人欲起而誅之矣乃卒定于梁武之手者蓋衆人推枯于前則暴主之意已盈臺軍屢挫于外斯獨喪之怨日深也至和帝即位江陵梁武豈真欲戴之特假爲召號之資耳事勢略定而鄧伯禽之生金進矣江左累代之曆數祖若宗爰篇而得之子若孫尋以淫虐而失之歷歷可指天道固不爽

梁本紀

武帝

武帝既獨齊和帝而自立父又殺明帝子孫略盡急除其所救勿俾遺種卽魏武所云不可蒙虛名而受實禍之意其謂齊武帝孫者以無所嫌也事定從容語蕭子範子恪等曰我起義兵非惟自吾門恥亦爲卿兄弟報仇耳蓋謂明帝乃高帝兄始安王之子而海陵則武帝之嫡孫明帝廢海陵而踐其位以武帝之後視之則仇也而東昏與和帝爲明帝之子以子格視之亦仇讐之裔也當時齊之神器移之明帝帝再世故梁武又曰我自取天下于明帝家非取之于卿家也何異奪人于國門藏貨于家復遇暴客

探囊發篋而得之語人曰吾取之于梁非取之于主人豈不與盜同科有是律乎况齊武諸孫具在豈無二三賢者可寄大寶梁武能推而奉之明農而退然後可曰爲齊武報仇也既已奄有人國而復始說以自文且以愚人也此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詞者也

梁武初由雍州刺史舉事受齊禪爲天子志願固已極矣未已也復舍身浮圖而求作佛精製陽尺土奄有江左南越萬里西拓五千辟地固已廣矣未已也復納侯景而圖河南十二州人見其傾心淨土似一瘡痍無欲者而不知其貪痼甚也夫帝殺齊湘東邵陵晉熙桂陽諸王何嘗不果于殺而獨忍于祀祭之儀非愛物也欲也長生而不聽宗廟之血食也沉竹木于檀溪以空面疑天虎何嘗不用智而獨暗于破奴之詐非怒升計也冀清塞北還不顧金甌之傷缺也蓋貪則必隱其行由貪則必昧其志昏杜弼爲東魏傳檄有曰梁主標行無聞輕險有京師警滿懷妄敦戒業踈競紹曾謬希清淨始武帝之實錄乎

簡文帝

侯景從巴陵敗歸猛將多从自恐不能久存欲早竊大位王僧虔之廢立示威權絕民望景從之遂僭帝通位于豫章王棟廢帝爲晉安王兩之承福皆未幾見弑夫湘東之起義討景以天子囚于賊臣之故也乃義師克捷不能解帝之厄而反速帝之亡則土囊之加得無湘東有以迫之乎非然也帝自知不爲景所容久矣內女于景豈其得已冀求須臾之活耳其幸西州聞絲竹悒然不樂指所居殿

曰龍消滅此其心未常一日忘白刃之疑其後也江陵之師景勝亦弑不勝亦弑勢已至此安所避乎或謂昭明不祿之日武皇進帝爲嗣周弘正以越次勸其辭立帝不從終及于難不知帝當日仰抗日夷之節亦不能無患彼南康王兄弟東鄉西鄉諸侯俱被景收殺梁氏子孫必者不豈盡當璧者乎而論者云武帝殺齊宗室之報假手于景理固然哉

元帝

魏于謹兵逼江陵元帝將素車出降聚東閣圖誓十四萬卷焚之歎曰讀書如此乃有今日噫始皇以後又詩書一厄矣然觀元帝所爲雖謂之未嘗知書可也何也蓋讀書者未有不先敦孝友者也夫豫章王棟昭明之裔也簡文之世景幽拘之至與妻子鉏耨以食寧有意爲帝王者耶不若景強立之而帝未幾於去與二弟鑠密室中等千俘囚景收其地而出景免橫祿帝密諭杜崩泥之江中此何名也武陵王紀帝之同氣雖分非儲貳然爲漢之篡勢同逆虜凡屬蘭陵之胤有心者當存國家之恥帝忿紀桑並相抗用家人譖殺書告絕密勒樊猛覽之舟中斷其屬得賜刻發餐更因諸子至喚臂以死何其酷也至于甫歸江陵而杜陽王提見戮方江州而河東王譽被誅以及韓岳陽遠邵陵載江安毀賊本支惟恐不盡罔息水木之原不念維城之義讀書萬卷然於得謂之好學者耶若夫戎服倖德猶講老子長園外築巡城賦詩往疎若此不亡何待况天子之學與博士異苟力行帝王之道

卽此語數言用之不盡安用萬卷哉

陳本紀

文帝

陳武帝不豫其子昌陷于長安不得嗣遺詔以兄子臨川王繼統是爲文帝雖武帝不同宋宋宣公之讓然亦謂國續賢君有合于諸楚餘祭之意也文帝立周人乃歸昌以爲雷昌不過長安一布衣送之前歸以樹陳人之望于是陳人謂吾先君尚有子使陳骨肉之殘將自此作則敵國之利也文帝苟念先君之遺孤故宋穆立與夷之義祖落之後傳序及之庶所以慰武帝之靈外以銷鄰國之伺豈不爲春秋之所許哉乃命侯安都迎昌境上殯之江中萬安陵廟能無感悵帝疾在彌雷知太子伯宗不克負荷謂安成王頊曰吾欲行太伯之事安成不卽受命聞二載而始廢伯宗于臨海再覽溫麻侯于車中雖安成之寡恩哉亦文帝之家法有以啓之也歟

傅亮

亮與徐羨之謝晦同受武帝顧命少帝失德不堪負荷社稷重器起而效阿衡博陸之舉安在不合于古義但廢之可也殺之不可也既曾爲吾君而跡之金昌非弑而何且廢陵何罪徒之新安又從而誅之殺入三鼎而之以之北而爲雷昌者不亦難乎故文帝甫入卽訊義興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不獨爲死者悲也實有自危之心及卽位而問前日之罪所固然矣亮至勢極自知傾覆求退無由

乃感夜城而作賦贊辛有穆生之見餐亦晚矣

檀道濟

少帝之廢道濟亦與其謀徐傳既誅文帝謂其非首事且惜其才能姑棄瑕而用之厥後雖名曰盛清子並謁朝列時以司馬仲達目之致人主疑畏益深雖殺之不以罪原其見忌之由何嘗不因初與徐傳共事之故乎若蚤具見幾之習怡其妻向之言知盛清不可久居父子同日解官尚可身名泰然何至來民間浮鳩之歎哉但疆圉方安無故修一大將使超人間之舉手相慶我有長城而自壞之瓜步之警文帝登石頭城纔慨然曰道濟若在豈至此雖悔何追耶

王鎮惡

鎮惡之從軍入長安領馮翊也未嘗有爲龍之跡或云其祖猛嘗有恩關中關中人思之懼其得百姓心當令從大軍東還奈何使與爭功之沈田子共事一方哉且武帝之將還也語田子以衛護制鍾會故事是帝已陰授田子以殺鎮惡之意無罪之司馬以快參軍之心不知武帝何所惡于鎮惡也鎮惡死王修輒以專殺殺田子義其再使劉乞殺王修健將謀臣一時同盡義其十歲兒烏能禦勃勃之銳師哉自此關中失守淪于殊俗者百餘年葦非武帝不知身後之所致乎

謝靈運

康樂文藻冠絕江左玄暉惠連亦莫得而並焉其他幹濟始非所優而自負宜參權要以位分不踰王殷遂懷歎歎

謝朓

齊高帝方圖禪代欲引朓佐命衛置酒與論魏晉故事朓謂晉文當終身北而與帝意忤及齊受禪朓爲侍中常解勳引柅高卧若終守北志是不爲有宋純臣而晚節浮沉迄于梁武之世再居鼎鉉肥遯之操不終帝貞之義實缺以耆舊而久歷三朝未云華也矧以難馴人憐聰乘其爲清談所少不亦宜乎

王融

齊武帝燭書之際王融戎服終紗于中書省閣口斷東宮侯不得進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蓋預知太孫之不德無以承宗社之重也雖爲已圖定策之功使其事果有濟則長君在位鬱林無西弄之變再世亦可免海陵之廢矣恨融浮競不足以斷大事而西昌侯侯利在幼君可擅威福倚顧託之重一指麾而遂定豈融年少書生所能抗哉鬱林立而融誅由輕謀寡助而爲非常之舉是以償耳

王晏

晏初化宋兄齊武帝威權日重便專心承事及明帝謀廢

立晏又應接如想勢之所在便辟隨之如蟻之赴殭蠅之逐臭人主雖外示優崇心實惡之第思遠勸其早自引夾以全門戶晏方謂啜粥未暇及此轉爲囁嚅意氣自得語族人曰若聽阿戎豈有今日馬馳陵坂不蹶不已卽徵解于文樂之告單景偁巫視之言其能免乎華林之誅如弃孤鶩誰其惜之

袁粲

袁粲情舉義以討蕭道成弗克父子俱歿國華民望一時憂實其足感人忠孝千古猶一日也但機事不密輕與褚淵謀之豈以淵同預顧命不至大作異同耶何其昧于知人之鑒也夫淵之恨粲在同居母憂粲能奪已志而使之領職已不能回榮情而竟得終喪其志趣之不侔固非一日而粲以簡淡吟詠之閒心不惜與老奸極意輪寫不知謀纔出于粲之口淵已達于道成之耳矣雖淵賣粲不負淵而不密敗成石頭城一語徒興百姓之哀于國事美濟哉然粲之死于石頭吾猶惜其晚也當昔梧被弑道成或服呼有餘議事須得皆張假盛氣以懾羣公王敬則速取白沙帽如道成肯斯時宋祚幾移粲苟發聲痛號數道成試逆之罪抱何不起必不旋踵比于仇牧孔父之烈豈不甚壯乃隱忍而後舉不濟始歎大厦之不可支足以君子悲其志而惜其事之不快也雖然盈庭風靡誇新朝之佐命者彥回而外又有王儉輩其人微榮孰爲狂瀾一砥沈約撰宋書欲立榮傳而疑之齊武帝曰榮是宋室忠臣下令改葬則是是非之在人心雖仇讐亦有不可泯者矣

史實卷之

卷之

袁粲情舉義以討蕭道成弗克父子俱歿國華民望一時憂實其足感人忠孝千古猶一日也但機事不密輕與褚淵謀之豈以淵同預顧命不至大作異同耶何其昧于知人之鑒也夫淵之恨粲在同居母憂粲能奪已志而使之領職已不能回榮情而竟得終喪其志趣之不侔固非一日而粲以簡淡吟詠之閒心不惜與老奸極意輪寫不知謀纔出于粲之口淵已達于道成之耳矣雖淵賣粲不負淵而不密敗成石頭城一語徒興百姓之哀于國事美濟哉然粲之死于石頭吾猶惜其晚也當昔梧被弑道成或服呼有餘議事須得皆張假盛氣以懾羣公王敬則速取白沙帽如道成肯斯時宋祚幾移粲苟發聲痛號數道成試逆之罪抱何不起必不旋踵比于仇牧孔父之烈豈不甚壯乃隱忍而後舉不濟始歎大厦之不可支足以君子悲其志而惜其事之不快也雖然盈庭風靡誇新朝之佐命者彥回而外又有王儉輩其人微榮孰爲狂瀾一砥沈約撰宋書欲立榮傳而疑之齊武帝曰榮是宋室忠臣下令改葬則是是非之在人心雖仇讐亦有不可泯者矣

褚彥回

彥回受明帝帳中之託著以黃羅襪視孤之寄雖與袁粲同而帝任粲之意不如任彥回之篤也嘗未幾時遂默然歸心于齊齊悟之廢袁劉既不受任彥回手取事遂道成以爲非而公不以此先言之言猶在于耳而遂倍之誓之謂重寶于人而不疑者以其腹心我也乃探獲法陰卽若人與人親暱夷而我以胡越報之誰肯食其餘乎由其初道濟齊武一再漢曰此非常人其心竊竊然急欲附從龍之羽故舉一家物與一家而不恤也當齊武受命時猶疑齊國或有異同任還曰褚公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者可無疑也其人久爲當世之所料恨明帝不早識之耳然其時與彥回同爲榮犬者王儉也儉爲僧虔之子而變其父之忠乃褚貞爲彥回之子而變其父之信作逆間何其不同量耶

何尚之

尚之爲吏部郎告休定省傾朝送別于冶渚至柳父叔度謂之曰聞汝來此領朝何遠可有幾客答曰殆數百人叔度曰此是送吏部郎耳非闕何彥德也昔殷浩嘗作豫章定省送別者甚多及廢從東陽船泊征虜亭積日乃至親舊無一人相覓者世情冷熱被此數語勸誘人若淡于勢利雖得時而駕正不以趨承爲喜蜀張裔爲丞相長史詣武侯諮事逆者數人裔答劉蒯云人自餉晉陵令何關蒯嗣附之疲劫欲成蒯答劉蒯云人自餉晉陵令何關蒯事古今赴勢者紛紛不獨一時爲然但居其地者能作平

等觀便炮却許多氣焰也

顏延之

元兇弒逆以延之爲光祿大夫子竣參孝武軍事兼師入討竣定密謀兼造書檄劾名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乃至此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延之臣事弒逆之人卽黨于賊者也既不知有先君竣奮筆檄辭以數萬竟之罪陷其親于獸吻而弗顧又不知有生父忠孝兩大節父子之間各有虧焉而猥以文藝見稱曾足道哉

庾悅

悅客子鵠餘貳不以子貧願之劉毅竟得挫辱之報寒士之不可忽如是哉然毅因口腹之私宿怨于心解入職在致發背以灰枝之懷嚙昔之卒而使之愚奔甲者其不仁不尤其耶大恩怨之故豈必在大乾帳之怨詩賦之矣唐嚴綬未顯時過開鄉尉李達達方外客而不及綬後綬節度并州達罷彰城令往謁綬因宴客名達讓曰吾昔羈旅閩鄉君召客而不顧我今我亦不敢留君達慚不得去左右引出愕而暗其報復亦緣七箸之故豈獨毅之于悅哉

沈慶之

元兇密令慶之殺孝武帝慶之乃助帝討劭逆戡難厥績偉焉而又定竟陵之亂平五水之蠻脫戴縣郡功成身退又何其勇退也觀其封柳元景顏師伯之言有辱道人所未諳者而慶之固武夫目不知書何天分之優耶廢帝凶暴猶盡言以諍以忠見殺夫何恨乎子文叔孫昭明相繼

繼父孝尤徵其式穀之似矣

蕭湛

齊明帝之得立也謀與有力焉帝先許誕事冠用爲揚州刺史建武初乃使爲徐州謀志曰見炊飯舍饒與人耶語雖微有怨望罪未至也帝乃遣莫智明戍之省閑無乃枉乎然湛之見誅諸言之罪小而莫大于謀殺齊武諸王則不足盡其辜矣傾人之族事竟而身卽殉之烏在非

齊高武諸子

高武以諸子刺諸州大都年未踰配卽踐方岳故置典籤以貳之一方之事悉以委焉亡何典籤權重于州行事必應咨問南游欲求東堂一步不得邵陵求蕭白不與名雖

史蹟卷七

藩國實同因繫一時交輔有則師弱校亡且不暇安望其與國同休戚哉迨明帝害高武諸王但付典籤之手曾無一人敢抗雖屠慘劉氏之報若籤帥不立其義滅不至若此之易則金翅搏龍之兆未盡驗也當時苟易典籤爲文學師友擇有道者處之不獨成德且以磐宗固不美歟

昭明太子統

太子之生母薨遣人求得葬墓地將斬草有實地者因闔人僉三副求市若得三百萬許以百萬與之三副密啓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于帝吉帝晚年多忌便命市之葬畢有道士舍圖墓云地不利長子若厭伏便可申延乃以鵝物埋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遜之魏雅初爲太子所愛遜曉見疎于雅密告帝云雅爲太子厭祿帝遂檢掘果

得親物大驚遂誅道士太子慚慨遂終夫昭明博學多聞
寧不知昔有以巫蠱致敗者前有覆轍而顧自蹈之耶况
古者葬不擇地青鳥之書起于近世間有一二效特適然
耳昭明先溺于形家之說繼又惑于厭勝之術妖妄之事
賢者一旦爲之性本仁孝而跡鄰詛訐不聲責憾不能自
白嗟何及乎然武帝不諒昭明平日之志行父子之恩緣
一事而遽割友倫銜之至今長孫而立次子捨身奉佛者
應多悲憫而顧出于忍暑此耶

沈約

五季篡弒之相尋也固由于權臣之闇于亦黨與之欲富
貴者共速成其事也宋高祖將禪以言僑朝貴曰吾年將
暮慕崇極如此歸老京師何如傅亮悟其旨請曰臣宜覓

史記卷之

十一

朱異

史記卷之

十一

還都而司馬氏之禪詔至矣齊太祖之代宋也王儉解璽
綬詣闕率百官詣齊宮勸進而彭城之祚替矣齊明之謀
篡也江祚勸以其身赤慈示人戒令勿泄王洪範曰公口
月在躬如何可隱而海陵之遜成矣梁武之易齊也沈約
微叩其端且引天命識記爲據衍曰吾將思之約曰公初
建牙樊沔宜思今主業已成何所復思而鸞鶴著調之蕭
驗矣自是而下數人者同具一副肺腑與魏之華歆晉之
賈充前後若相師授雖新君之佐命實故主之蠱賊也乃
約之儉依爲更甚約初與范雲期共至武帝所議事約先
期入預具詔書並諸選置內懷中進之比雲來徘徊閣外
不得入背友而獨覩其利以爲事成則推戴之功歸我一
人耳然而失節希進之人終爲人主所薄始特責其計以

濟一時之權宜事定則厭棄之乎故蕭三司之儀不許開
赤章之奏而譴比其或有司請易名猶以懷情不盡諡之
曰隱則帝之待約恩禮可知矣夫喪心塗面以干寵也而
適以取憎則何益哉

徐勉

梁世稱徐惟曰范雲徐勉二人者皆齊舊臣也大概論之
雲不如勉史乃謂勉骨鯁不及雲不過以爭納東昏妃余
氏一節耳不知天監之初禪代之事雲實佐之賣入國家
以爲功號稱翊亮特諸王儉一流耳勉此時未聞曾進
密計則致身與雲有異况其表章五禮以式衰俗于釐革
不爲無補而爲書戒子願以清白見遺較之雲已貴重頗
通儉倘者又大別即此二人而論史之優劣未可憑矣

侯景以河南來降朱異勸武帝受之論者謂遂基臺城之
亂而吾云猶未爲失策也夫景分魏地之半以歸梁苟舍
撫而用之安在不可復中原之舊但既受景之後魏聽貞
陽侯遣使進高澄欲中和好本陰用間謀使景懷疑自生
反側也梁果欲堅景內附之心使爲我壽陽保障則宜絕
魏使不與通庶弗墮其計耳异又以和爲允請帝許之殊
與納景之意相違景與澄爲仇傳其窮而歸我不容于澄
故也而我舉而與澄通飽颺之鷹既不可馴朝夕之狙又
導以貳景有不疑且懼乎及景屢啓請絕魏好兼餉异金
异又受金而不停北使罔息孤憤憤純之害安謂景奔敗
之餘一夫能制之豈不謬哉青絲白馬之戲兵實成之節

文愍亂之苛與圍城之賊並歸罪于景文武帝分殺之使故國之奸竟保首領以久寧非姑息之過耶

王僧辯

僧辯拔起賈素之餘出文武略冠侯景平陸納厥功燭然顧不憾哉乃地居上掌身係安危亦既內擁敬帝北拒蕭譽而復謀納貞陽援立非次彼元帝之子何罪而忍廢之反覆實亂心無適從視君之廢置有類奕基躬蹈不臣之賈賈人討逆之名侯安都陳霸先奉詞而至制之易如反掌袁首領宗詒是惜乎使僧辯不自速其亡則霸先猶有所懼蕭梁之祚未遽移也豈天將啓陳而代之故斯人而有斯謬歟

循吏傳

吉翰沈瑋之沈瑋

吉翰判徐州典武欲活及罪因翰即殺典武而食囚其意主于擊斷非為政之平然而舞文者不敢不厭沈瑋之欲以人月代非雖廉而酷沈瑋微時常器器于餘姚為富人所辱後為令此邑使富人終日芒屨侍立有蹉跌輒加榜捶以報昔怨亦失之偏此數人者謂其能黜已昇欲以儉律身則有足多耳號為循吏視單父蒲密之化不幾相徑庭乎以斯徵世運之隆良吏難得姑節取焉可也

賊臣傳

王偉

偉負其詞采不得志于魏去為侯景謀主殆途窮而為倒行逆施之舉乎從來才士不堪掩抑朝廷苟豐厚祿以

奇之豈不堪為驅策何至自升為盜賊資宋仁宗時張元以倚干范仲淹仲淹惡其輕薄不用遂去而投元吳為邊患不淺故明主用人一技一能無不收錄雖貪與許皆可使恐負才而數終喪非國家之福耳高澄讀倂為景報書問誰所作有以偉對者澄曰才如此何故不早使知與武后讀駱賓王檄語左右曰此人使之淪落不偶非宰相之過乎同一憐才之意是以禁無謂良然後稱為盛世若夫終身不遇而退老巖穴避世無悶此知命之君子非所論于斯馳之士也

北史

時南北分立宋齊梁陳正朔所歸雖南北各有所系皆以南北朝為年而李延壽所撰二史則南北各有其系皆紀明傳史無分別若魏從元魏魏齊魏周齊二百年間位又多遷移今仍北史之名而論事蓋之附錄不欲割此

魏本紀

太武

太武之伐夏也率輕騎三萬先驅羣臣諫者咸謂統萬城堅非輕兵可遠是安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太武曰攻城為行軍之緩下不得已乃用之今以步兵攻具遲彼將懼而堅守我食盡兵罷進退無地不如羗形以誘之武出戰則成禽矣夏人果易之出兵急擊遂敗之赫連昌奔上邽魏人統萬此雖太武巧于設間亦由夏人之愚用其謀以成其計耳夫勞師二千里之外客主之勢本不相如若因糧于敵又有樵蘇不繼之憂但如平原公之策嬰城固守徐乘食突戶之餘銳內外夾擊有不殲諸堅城之下者哉

乃天不啓其衷投人以隙風雨晦冥鼓譟以出澆人者奮不返之勇坑寇者無必死之心彼既倒戈此乃倖殺雖云任智何常非天幸乎然毀軍以致敵古蓋有之常多用以爲應兵而送效之以入人國則太武之所獨不可謂非智也

景懷太子之以憂薨由中常侍宗愛之閒也太武追悼不已愛懼遂搆逆帝崩于永安宮太子國本也天親至篤豈左右可得而離而宗愛竟殺是以微詞則其寵幸必有加于青宮之上者其平日之場寵爲何如耶見及而後悼之匪獨無益反蓄怨尹肘腋之毒豈非偏聽生奸信讒成亂者歟或曰帝南侵是淫于內帝覺卑以鐵籠掩之數百間欲加檢括是懼因謀弑帝帝乃詐歿召見迎養于道執而殺之或曰帝南侵是淫于內帝覺卑以鐵籠掩之數百吏于叢棘噴馬若然則見之必不爲無辜愛之弑帝當別有故宮中之事秘而不傳讀史者于此當存疑案可也

獻文

顯祖聰睿之主也嗣統七年清北漢降南服而尤明于賞罰帝所進退使其終于有位豈不足嗣明元文成諸帝之盛亡何它心玄理雅薄崇高翹然有遺世之志當鼎盛之年懷勸勤之應舉大寶授之嬰兒而身處土階怡情太上足重希虛無之教而輕棄累傳之緒窮其志不過欲求久視之術如世所云白雲鄉荆山鼎而已耳而長生未遂歲月反遭馮台之娼密行禁中徂落之年才二十三脩短有數何啻如其所願哉當時中外恬不爲異後魏書諱而不

言北史止云文明太后有愆獨天文志以暴崩書則帝之不良于灰明矣

孝文

文明后帝之祖妣忌帝英銳絕食空室將廢之而立戚陽王禧繼聽宦者之譖杖帝數十撻之人情鮮不以爲怨者帝既敬事之于攝政之日復欲執三年喪于薨逝之後繼綿懷惻哀感羣臣雖舉朝擗踊懇請易服有所不答其天性之堅固有不可及者然斯禮也自漢文遺詔以來崩殯數百餘年追復古制僅見于此詎非失之諸夏得之四裔者乎諡爲孝文有以也

李文恭尚華風欲定都于洛以變國俗慮羣臣百姓有難

之者乃謀爲伐齊之舉率軍兵以出至洛止焉夫非常之

原黎民所懼大計之征則權莫淹藉攝人情之所懼行吾

意之所圖則衆不強而事易集况洛邑爲三川之會東瀝

西瀾周公之所卜也建國于此一以洗平城之陋一以宅

天下之中其長駕遠馭之智固將大啓爾宇而非暴策之

所能窺也方命室而得革寧非神者先告之乎

宣城公蕭鸞之伏鬱林再試海陵也南齊之上如謝朓兄

弟俱指口相戕勿與人事處懷憤憤發縛袴一歎江敦

假云藥發吐車中而去皆懷遠害自全之計未聞有快豫

讓之鋒奮秀貢之笏一伸計賊之義者魏孝文毅然罪

南伐雖其仗馬長淮之志無廢不然而壽陽城下之問

臨江數罪之辭直可比楚莊少西氏之誅矣師直爲壯曲

爲老苟義聲在天下雖鍾離未拔無功而返奚負哉

宣武

季明嗣統之初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眾號大乘王與勃海人李歸伯作亂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雖旋即殄滅而糜爛已多矣由宣武世弱情望法親爲僧衆講維摩經永明閒居諸刹相繼而作碑極土木比及延昌梵宇之盛州郡至萬三千餘區聚數千萬寄生之徒遊食人間不至釀成大亂不止覓氣纔息靈后又從而噬其殆承寧金像石窟浮圖珠琲被以千間鐸鈴開以十里雖李崇張普惠切諫尙少損其制哉爾朱入而秀容葛騎縱淫尼寺京師謠曰洛陽女兒急作髡瑤光寺尼奪女塔積腹聚穢淨土覺華安在哉則凡括民間賈兒貼婦錢以爲功德者可以鑒諸

李莊

自靈后宣淫肅宗遇醜始詐皇女以爲儲藉引嬰兒以臨御元氏之祚不絕如帶爾朱榮舉并汾之甲沉虐后而立親賢李莊渡河拱受大物允協天人之望但位定于強臣之手彼因得而睥睨之已而害無上始平諸王而帝亦被遷逼割落十指之夢即寢處亦自難安非帝殺榮則榮試帝若箝之在弦勢固不容已也帝初意欲圖榮而散其黨故與溫子昇論重卓事曰若王允卽赦涼州人必不反禍不知卓之所統特部曲耳其情易離爾朱強族也榮既誅而世隆仲遠之屬休戚共之非爵祿之可招又非詔諭所能解探驪履虎忽不設備而曰大河漢廣可爲天堑不亦疎乎雲龍門外之桃三級佛氏之殞則芒刺不除之所貽

也悲夫
齊本紀

神武

爾朱兆自晉陽舉兵赴洛使名高歡歡不行謂人曰兆犯上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聽其言似非有二心者及聞彘莊遇弑慨然與師則又近于桓文之舉然其志則尚欲乘機以爲利也如薛閣雖爾朱所立乃廣陵惠王之子蘇文之孫居位二年矣歡已北面事之庸非君手歟欲除天下之難但奉乘輿返正卽已開始以號令無所承推勃海太守卽位信都比入洛陽薛閣猶在御也忌其賢明幽而楊之已又廢朗而奉孝武三君同時更置如奕棋然賊之爾朱氏犯上不益甚乎其在晉陽耽耽懷虎視之心孝武不勝其憤踰險而幸冉榭靜帝又與綏旒無殊當時也一亂臣滅一亂臣又生操縱後跡溫吞相尋天之降喪遂至于斯于是關河遠分東西二統皆不久延此亦天下大勢離者必合將有統一之機歟

文宣孝昭

高洋之暴甚于獨夫何可一日使居民上而奄受魏禪偏霸十年僅以沉湎云云完其身首不亦幸乎延安英峙篤于孝思以之繼統足趙惲聞方將用其強富之策兼并雍秦而濟南不瞑鬼雄爲厲享年不永雖幽顯之理不足可憑但不應殺而殺留一悔心之萌此中有耿焉者卽崇之所由生也臨終以嗣子冲渺詔長廣王入立予書曰百年無罪可以樂處置之夫人之愛子孰不如我奈何天人之

後以爲已利乎而樂陵仍不免極曳以厭白虹之變反報之理胡昭昭若是哉

武成後上

高齊啓是始自天保訖于隆化統傳四帝奄有河洛江淮燕晉之地甲兵財賦之雄彼二方不得而抗也乃勢不能混一終拆入于關中其道云何則以明德無聞而凶頑世濟故也孝昭以前已具論武成望則懿親緒道弟及始也聽其儀表若出非常而驕淫無度惟薄貽羞偏通昭信人理所絕幹業紹德繼孝琬委政王人追驩握槩失道之行史難覆按而忽焉聽孝微之奸謀遜大位于維明藉言委謝萬幾而遂幸愈數感福益不可測一旦疾亟貢于和士聞之手未可云不幸也後主年未逾壯卽踐宸極舊猶未

史記卷之

明鮑鮑易染兄以盲人充保傅饒舌作僂中桃核爲加丑致趙郡以忠諫家成咸陽因憤慨遭讒內之忠良外失名將撤我干城誰爲禦侮甚至周師已入晉陽而妖冶從禽猶以殺國爲快于是自鄴奔濟自濟奔齊計無復之甘逃成而人陳不免鄉村之獲斯時恩擢賜終奏無愆一曲其可得耶原齊始末既以惡德立基復以昏淫育播馴至土崩夫何怪乎此魏文貞推齊氏之敗亡而有古凶由人之論也

周本紀

太祖

宇文泰之與高歡勢不俱立者也一居晉陽一居關陝咸有秦魏之漸孝武去洛而西巡將倚泰以討歡而不知避

湯而赴火也夫圖歡有立至之憂就泰有將來之慮泰之遣兵迎奉乘輿特欲挾天子爲重效孟德請獻帝都許之計耳太阿既授威福自由孝武弗堪終焉過燕焦黎狗子之識于是乎驗寶炬幸保天祿恆岌岌有脫屣之思由欽而席寡弱益甚泰不身集而以遺之覺其亦有爲周文王之意乎

武帝

家宰武學弒二君賊臣手滑行且及于高武而高武定計以一玉珽殺之屢朝政邑之奸並其黨與及弒始盡英略固可概見而又廊下章都還定并汾大勳之集埒于肇造使降年有永輝賦所圖則包舉統一其志未止也獨是震宮不令當壁非人帝亦先慮及之而禁醜體如捶捷逐足聲貽殺之道耶紐於因循不加更置龜鼎之重託之失所經當廿載徒爲隋室驅除查耳顧不足慨也乎

魏列傳

彭城王勰

魏社稷之鎮公子也出則分陝入而負扆地望尊賢茂以加諸苟能保其始終豈不爲維城之寄而于烈高肇時暗相繼宣武不察使托體先帝之懿甘心以快讒口與北海清河同聘俱盡安危何所持乎但勢履乘石猶嫌易作故流言之至姬公且鳴鳥無聞而何有于聽孝文末命聽其捨冕雖而恬丘壑非無意也宗英既戮亡何崇以尊稱遷主太廟微獨于禮爲僭亦豈彭城之所安哉

崔浩

浩壽略之士也審數度事靡不亨中又覓覓天文旁通不
藝每自謂臂比子房而稽古過之未可謂誇獨浩信冠謙
之圖錄之學身受其法屈已師之近于惑耳夫浩素不悅
老莊之書指為矯誣不情且攘斥二教厭其夸大必坑滅
之乃已然老佛二氏與天宮靜輪之法其誣妄一也譬彼
而視此與華蘭而哺槽者奚殊身為三公不引君當道反
贊明其事薄其詞旨淺妙前世無比誘其君棄聖設廚拜
受符籙官室之崇上接天神仁義之道不施六經之黠日
甚無乃誤用其心耶抑拘君之所尚耶即此已不免逢君
之罪何待刻吏于不始蒙暴揚國惡之咎哉以是知君子
常順所好也

古獨張黎

史其卷之

華公謀足制勝陳則悟主外蕭叛光之難內來從獸之心
稱爲社稷臣有以爲苟明水自黎蓋無私上終諒其素
節下何由動以浮言而懷文德之金不顧白圭之玷賄賂
之章適自黜耳然無庸以一肯掩大德也黎以舊勳綜機
務廉白之稱著于有位更無可議之邪並以巫蠱之疑同
時見踐不亦冤乎論者于二臣之歎一則惜其不終一則
莫其無辜也

司馬楚之

楚之爲宋武所滅柳造刺客沐謙往害之楚之待謙甚厚
謙夜許疾知楚之必來因此殺之楚之果自賞湯藥往省
謙感其意出七育席下以狀告遂委身事之不獨免于難
而更得成士之力非推誠信物之效哉然從來劍俠非真

士不能爲如晉靈公客不殺趙宣子漢楊琳客不殺蔡中
郎唐太子承乾客不殺于志堅梁上客不殺李泝公淮南
客不殺嚴可求西夏客不殺韓魏公而傳客不殺張德遠
雖盜賊不亦義概要在人有以感之耳不然有不挈其顛
以去耶

蕭寶寅

寶寅之奔魏避梁武之警也獨宗社之云在托孤股于異
國宣武憐其窮易卵而翼之隆以位過屢降貴矧雖用其
積惡深痛爲現取矣翁之鼎然而當扼之施不可負也乃
傾巢之恥未雪而飽饜之形已露妄聽柳惜之邪謀惡踞
關中而問鼎大器其大有爲之略寧在日暮途窮之後將
一鷲于子不盡報不止也兵潰首鼠依方侯而安定被

蕭鴻

揭出爲上州刺史當元日獄中囚繫悉放歸家聽三日
後赴獄主者爭之揭曰晉王長庚廷見稱于史吾竊懷景
行以之獲罪彌所甘心諸囚荷恩依限而至此其意近于
好名若歐公論唐太宗之縱囚者謂其上下相蒙以術竊
刑指之似而得驪虞之實也然諸囚待成之人也久與奉
桔相狎一旦縱之緩須臾之命得與家人婦子聚首旦夕
已不勝更生之幸其不忍負而來歸亦其感幸之私不容
昧者上之人因而觸之開其自新之路何常非結惡爲良
之法而概云相欺以成各則必結繩畫地而後爲理恐五
帝以下不再觀矣乃縱囚之事不獨揭與太宗爲然王伽

行之於齊州曹撫釋之於臨淄鍾離意施於棠邑呂元膺
歿於新州謝方明倣于江陵囚省如期無有逸者尤信無
梗之不可化而寬政之有裨于治也歟

高允

崔浩用所撰國書于石以沽其直已而難修允亦被收東
宮導之上所力爲乞命而允執詞不移其即時發教翟黑
答詔以實之本旨但曰人臣事君勿欺而已亦生先置度
外乃反獲有免則至誠動物別有感通之處而非始念之
所及也然國史撰定允實與焉浩列諸路衛允預知爲崔
門萬世之禍而不效忠告于浩則老夫謹謹之謂何哉

宋游道

游道好剛使氣嚴于疾惡其彈擊不避臨淮王何有子孫
騰侯景之流發一時北省風生應幾三飽之憂但留心伺
察恣意虐陵數吠之犬不利于盜故始來對捍詔使之淡
文繼有陵侮朝典之詰責屢挫不灰特其幸免者耳乃溫
子昇之棄屍于路殺之者高澄也游道收葬之不少飾尤
勇于見義者無徒以黨俠目之

楊播

播兄弟魏之名德也孝友恭慎爲世所師太丘慈明之家
法於是乎在津播致位三公子弟列仕郡守七刺史三十
二掾戰鳴珂可不謂盛乎乃尋莊之討爾朱楊侃預其謀
人臣臣危濟難進血其家已而兆陷洛陽孝莊幽廢楊氏
東西兩族同日焚如節閔不能救婉惜而已夫葛藟尚庇
其根雍睦之門反丁荼虐豈天之監視有時或爽抑魏社

將屋大宗先爲殄瘁耶楊惜李遵隊主爲魯朱家僅餘遺
子往謁高歡田橫島之寶又幾不免而一旦改圖陵其家
素先勸高澄謀受魏禪再勸高洋逼遷魏鼎而身妻李靜
之族終因謀出二王歲于拳杖之下其始偶一失足不獨
三十載勳名瓦裂無餘並乃父門風于焉盡墮苟能長抱
嵩山之志遂其高隱願宗庶無煩乎嗟夫名德之族祖宗
數世培之不足一夫不肯敗之有餘患負荷者其以情爲
首事可也

崔亮

亮遷吏部奏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以停解日月爲斷雖
沉滯者皆喜而用人之法于此大壞矣自管官占之世或
求才于耕釣或升士于胥靡故祁大夫舉仇畢子不爲嫌

趙孟嘉亮廬不爲辱斯英能稱以見異其間無容隱等苟

爲大吏者量能而任擇器而予使朝解作位禁卒曹良不
泰以人事君之義則爵之不必尸其恩臨之何所避其怨
哉若夫不別臧否惟取年勞行雁貫魚以次而進親簿呼
名僅付諸一掾之手尚得謂之銓宰耶唐裴光庭廢身言
書判之法請循資格限年躡級遞滿而注非負隨者皆有
升無降而楊國忠又踵而行之遂于都堂唱注致拔萃之
士多所掄抑而陳祿庸散滿味以終其身史道清雜其樊
詎下自亮之聖書始哉後世欲清銓叙之目必倣虞廷之
詢事考言周官之三宅三俊乃足爲千古用人之準

齊列傳

琅邪王儼

和士開腥聞宮寢洞政之日穴突趨王爭欲去之輒被
拉殺度無有起而勝之者琅邪年甫十四設計誅之廓清
君側之功莫得而加焉但爲天子第一且盜兵惡未盡除
勿遽止也陸嫺提獎何可留爲蔓草剗辟驪牽衣之諫知
此二人在勢必再煽若屯兵神武向天子堅索而駢戮焉
然後負鑽北闕伏矯制之罪責則君之惠也不貲矣且不
朽何至輕入承巷甘心反接坐斃于桃枝之毒手哉卽解
律則月徒知定變于一時而不顧龍子之後患亦豈奪全
人骨肉之間者乎

鮮于世榮

高齊之喪國也其時臣子以身殉者獨鮮于世榮不惜其
首與瑪瑙鐘俱碎及內侍田敬宣被殺世榮以次此列
無聞焉斯二臣者雖不舉家不坐而懷德足爲後
生色然則丈夫致命遂志豈係名位乎哉若熊安生李德
林固以博通淹雅見推于世者也安生開周主入鄴避令
瑒門曰周帝崇儒重道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載以
安車宣旨引德林入宮訪以政道兩生趨命恐後平日讀
書嗜學蓋爲達世之資踐土食毛之義烏在哉而人主新
造此邦不取仗節外難之臣表墓式閭顧汲汲就亡國之
夫前席促鄰又豈真知輕重者耶

斛律光

光以上公之子束髮從軍臨戰制勝未嘗挫劓斥地五旬
里邊境式廓所謂熊虎之士國之爪牙者非耶屬周室衰
造何覺窺暇苟自撤其藩籬非其所禱祀而求者哉忽以

祖穆之積怨誣忠良爲不軌聞門臣因突優崇朝究其罪
狀無所指稱僅以長安明月一語而已國家戮一大臣何
等震動徒據滯漏之語爲愛書與宋之三守獄何異疆場
之士有不解體者哉周武入鄴贈光柱國指諸書曰斯人
若在朕豈得至此雖惜光之必笑齊之闇而實幸其闇之
得行也夫申胥歟而吳滅李牧歟而趙亡道濟誅而北魏
相慶武穆殉而金人酌酒府主相尋曾不知鑒可痛恨也

魏收

史國之大事也必其書法不虛美不隱惡乃可謂之實錄
然常擇其人之正直者而後以其權畀之庶好惡公而是
非定苟受金索米曲筆媚人則其意私其言實一時不近
朕人心安望其傳於後世乎魏收雖爲文詞而輕薄浮
宕爲世所鄙文宣使與著儒撰述魏收以非泥人物自
任如伶佳傳爲楊休報德引韓彭伊霍爲爾朱護醜其他
夙有怨者咸沒其實三代之直安在哉又若盧斐李庶各
欲正其家聲未免騰沸而惡貴倖之勢加以訪史之名至
鞭配有疾者強杜衆人之口而人心難服魏收之目究不
能泯收歟而無後韓愈謂其得天刑理或然乎收族叔濟
以收所撰褒貶失其別成一史觀其義例似長于收但退
季靜帝爲列傳則又爲文宣作地以蓋其篡逆之迹者亦
未可爲信史也

周列傳

齊王憲

憲望屬親重智勇足資文帝帝兄莫與爲比初爲晉公護

所親奏未嘗有阿附之跡可以共白也。雖以惡誅明帝，
憲家幸雖外相崇任而猶阻之意何常？不內積也。觀其諫
裴文度之語，殊有斗栗尺布之嫌。憲即撫八哲心，亦何以
自明乎？然猶以府在介弟，明帝謂吾親兄，可得駕馭。聞之
稍緩。及宣帝嗣統，則地益尊，忌益甚，憲不能避藩以出，又
不得明農以老。宗子之賢，無辜被執，擲笏之痛，慈恨永留。
尚祚亦因之，不長矣。偕令宣帝消厥瑕，永懷穆卜，使貴
戚之邪終負，暴之位則本支相維，后族無由張身得遷其
龜鼎哉。

王熊王忠政

王熊一武夫之雄悍者耳。然弘雅不足而果勁有餘。初命
荆梁道曹義宗圍之三載，熊至，義宗與熊王均食城內，以
完糧。至華齊神武使說之，熊呼曰：「我與生俱此，欲與君來
齊，不敢迫。舍孤掌以持危，豈君之九守無以過焉？由其
負氣，英雄與城存亡，故未易摧也。」王忠政馳驅戎略，其
籌策非熊所能望。乃其守潁，齊人堰洧水之城中，懸釜以
炊，不殊沉甕產蛙之急，若度其終不可濟，北面自剄，與封
疆俱沒。豈不毅然丈夫哉？而忍取下辭，甘心于白羽扇之
招陷身異國，拜命儀同氣象，蕭然視撫相徑庭矣。李延壽
稱其壯志高風，足奮千古，無乃過乎？

蘇綽

周文方務弘強，國富人之道，故綽得贊成之。為詔書如先
修身敦教化，盡地力，擢賢良，恤獄訟，均賦役，六條雖言論
雜以霸術，亦弗乖于王政。大約有管商之經濟，無巾幗之

刻薄。果能居諸實用，亦與平之樂肉也。宇文草荆關中而
上輪下附，奏底定之功，于開分之日，不可謂非其力也。周
之良臣，此其選乎？稍愚勞倦，年不及艾，未究所施，空周文
有隆危之痛也。

史記卷之七終

史實卷之八

隋書

帝紀

文帝

文帝與獨孤后相愛重誓無異生之子故太子勇兄弟五人同出一母似帝於類御間漠不關意絕無色升愛選之事者然何以尉遲迥盜選仁壽宮之珍蔡容華陳宜華擅當久之寵也而後知帝非不漁色者特不欲犯中官之忌姑抑情而自制耳夫古來帝后之如莫甚於呂雉吾謂獨孤氏猶過之何者呂能誦滅姬于漢祖之生前獨孤竟殺尉遲女子更衣之一夕帝車騎出苑莊馬山谷感然以不

得自由餘惟此種夫妻之氣在帝前無異於夫婦其如此婦何哉乃所生五子卒無一幸終者太子勇以寬弘恭仁優以容納獨上考以純由漢下考以敬誅楊帝以荒賦初謂五子一母後世無患果安有哉豈非賦賦之祥本于類之仁而最捷之機亦由補之暴也乎

文帝徵時有相工稱其當受命為帝者後果由外戚受周禪相法之精誠姑布子卿再舉一流哉但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吳勇子竊位號才逾三十年壯夫稚子皆不得其死此豈門戶之幸彼知相法者必曰威楊氏者此人也乃可謂宰相人矣

帝天性猜刻素不知書此語蓋其之難識蓋至矣其謂共事者皆欲為我之所為也謂臣臣如奴才

帝年文忻元請虞慶則輩武始繼而將祿武為子而後禮未逾廷恩多失望希賞之未能無缺憾而加以反側付參夷此壯士悲弓藏于鳥盡而國典亦惡牛牽于蹊田也

楊帝

失道之君何代無之然未有如隋廢之甚者其盤遊無度過于太康之十旬弗返也碑極土木浮于夏癸之瓊官瑤室也供養修靡擬于殷受之糟丘肉林也第兵遼海勝于穆滿之遠致狼鹿也縱宮妾馬上夜遊不止漢代之明光宮齊氏之景陽樓也如直殺諫弗與于高洋酈龍比非俊物也宣華容華被柔即魏丕使武帝宮人皆在御也至于弑父與兄則又兼宋元凶而前無古人矣

于一人之身尚有令終之日耶溫室之風等于太白老懸天下之人以爲後耳夫當其志存廣大方以駕馭平壤藉賴呼韓爲未足也而不知其圖已乃在一二近習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遠而在蕭牆之內乎

李渾

金才親紹父爵許字文述以國租之半竟得襲封取之非其道也乃二歲後不以倖入歸述述小人官爲其所賣乎會不問渾云李氏當王者述因以反逆擯之遂致未紀雖金才之成非其罪而上公之貴其王之榮可得而羨乎者乎凡人苟圖非分之獲其先無有無妄之舊何其後不盈皆禍溢於世可不懼哉

終屏居山寺以避之是後有遠禍之智也隋文爲周相國
高顯薦威才望帝名與語悅之威知帝將受禪不欲與擁
戴之列道歸田里是明于潔身之義也及仕隋數免官文
帝責其求名太甚不切世務猶不失爲疎遠之士也煬帝
時百寮平日饋珍玩威獨獻尚書帝問以高麗事威欲帝
知天下盜賊之多對曰此役不煩發兵但赦羣盜自可得
數十萬帝怒欲批其口其觸犯忌諱不避諱詞猶有敢言
之勇也奈何宇文文化及之弑威往參之受其殊禮李密至
東都威隨衆出迎再三舞蹈稱爲聖明王世充篡位威立
于百寮之上北面謁之唐太宗入洛威年已八十猶請見
不已生平志操一旦掃地無餘前日不當兩截嗟乎
有初之易而今終之難凡君子立身玉成于始而瓦裂于
後者何可勝道使威作納言以處不星皇極之隱豈不爲
一代之完人耶褚先生曰曰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吾
于知公亦

楊素

文帝命素作詔書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顧謂曰素
自勉無愛不富貴素對曰但恐富貴來逼臣無心圖富
貴也出言顧不大乎然富貴身外之物亦適然之遇豈有
意逼人特人求之太迫故其來有時而臻若見逼耳考
素之行事無非汲汲于富貴者監佐仁壽宮東山理名籍
在籍歷以選女后之歡受賜百萬文從父弟及諸子無不
富勢多位柱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從父弟及諸子無不
貴幸無比自無盛滿之懼信其將終耶威雖國不厚自

結于晉王爲始終保全之地而且高下其心禍福在口蜀
王秀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或諸人之獲罪者皆陰有以
構之何一不爲富貴之圖而于國家之安危忠良之陷
咸有所弗顧日行危險之途亦常懼不能須臾活其得沒
於大業之二季特僥倖於萬一者耳玄感倡亂門無遺育
丘境莫保豈非平日所圖之富貴有以腊之毒哉其初矯
語以對君曾何足信

賀若弼

伐陳之後高顯奇計爲多績成賴自以文史讓而不存誠
善于居功者哉時韓禽賀若弼各領偏師統于晉王非如
晉之伐吳安東之于龍驤有受其節度之略也禽破宋雀
統降蠻奴獲叔寶即爲首閥弼盡其功禽亦相前
此獨恃其武夫之氣而未聞道去高顯遠矣帝同加獎
賞不爲輕重者怨弼驕倨且新立功不欲挫抑之也而怨
憤不已形于詞色處間皇猜忌之世而及于寬貸亦厚幸
矣若煬帝則常以違命屬弼于吏者弼于帝前猶謂弼以
大將自許安得不遭疎廢而致刑辟之典哉乃父以吉
臨終刺其舌而不知誠何守口之難乎

史萬歲

御將之道賞其有功不濫誅其有過而使貪之法猶貪將
將者所至用也何也將本行伍中人未可律以廉靜故王
蕭請美田宅秦王不悅陳平受部曲金漢不問蓋貪
之使利勇之王樂效其廉也史萬歲受部曲金漢不問蓋
乎馳南嶺北威宣絕微若以功論回刃于王高將不輕

遠使昆州之路果真在武臣不宜發賣矧其蹟未著明而功又浮于過乎徒失貴臣之憲暴其覺範之金下詔誅之名爲國賊刑不當罪寬而惜之空聞者有同聲乎

趙緯

緯爲大理時蕭摩訶之子世略作亂江南摩訶當從坐上曲救之緯固執不可辛置衣緋襪上以爲厭惡將斬之緯不奉詔有違禁行惡錢者特命寅重典緯奏第當杖用法重輕間一依成憲每與上意相抵憾大木炭然熯而不知止者也處刑獄募放之時而有此明允之吏誠與漢之張于忠之輩徐同稱爲季世之咎繇乎

裴蕭

太子勇蜀王秀既廢蕭上書請各封小國今其遷善以疎

逃之臣不惜碎首言人家事其忠愛何等此藥若行分以青白之社不惟天注之恩得以少全他日隋室崩裂亦可爲百足之支而文帝視同覆水不可復收豈其素心之忍若是怒然由內不勝中后之惠外無以察楊素之謔縱有傷心之見自主耳及其寢疾大內太子廣逼亂官聞避授林呼曰枉廢我見遣使召勇則是帝常有憐勇之心猶子屬續時一發之也漢武盛怒下詔誅太子據得今狐茂書意爲稍解蕭此奏畧與茂同但兩人區區之誠難以恒久銅之天於策與勇皆無所濟徒等諸蔡婦之恤而已

麥鐵杖

名器之用隨時輕重而因緣倣倂尤多出于亂世鐵杖執蓋之夫無他才術獨走及奔馬積累至于柱國永封

公則當世宅所用可知矣五代王進亦以趙提善走致獲節使贈太師使能名爵與鐵杖相仿良由世之衰也尚力而不尚德若輩升庸則賢人君子踰伏在下蓋不少矣然鐵杖度選之職先登陷陣必綴以報食祿之厚有原軫狼贖之風斯亦當時之不數見者哉

源師

場帝在顯仁宮勅衛士不得輒離所守有一師私令衛士在外帝付大理師據法奏徒帝令斬之師奏曰若陛下初便殺之自可不關文墨既付有司殺歸極典人未嘗不歡其持法之平而吾謂啓場帝好殺之心者何嘗非此言也夫按法既不可重但據法以裁之雖暴主亦不能遽越此而肆其志進以便殺之說蕭他日再稱犯者帝不罪法司而徑差冊以還將何殺乎漢帝時有進蹕者張延尉擬罰全文帝怒欲誅之什之曰方其時上使人立誅之則已源師之對似本什之而不知學古人之語而說也夫什之尚不宜以告漢文師乃以之教隋場耶

虞世基裴蘊裴矩

自古國家傾覆未有不由君獨而臣諂者場帝惡直好佞其時若高顯宇文敏薛道衡諸臣咸以語言被罪執官再此其繇由是阿意者進虞世基匿郡縣盜賊不以聞矣裴蘊括倡優百戲三萬餘人隸太常矣裴矩誘西域賈胡圖其山川國俗以進招致高昌伊吾二十七國朝謁道安未趙高隱出東臺盜而與世基以罪誅宗卿被殺而唐祚崩漢武有罪西南夷而天下遂非世基裴矩之覆轍

也三人者各殫其術盡其淫蕩以巧取一身之富貴而湯
帝亦質然中其鴆毒以爲快心之舉日消月劇漸致于喪
璧之木然或披其枝或撥其本有不顧仆者耶雖江都之
弑由于化及而剝斷天下之元氣則三人其罪魁乎

藝術

庾季才說宇文護歸政天子授老私門不同于他人假託
符瑞希與佐命之列其志存本朝有純臣之概矣及隋文
問以天時而季才稱符兆已定勸之代終于周何其與前
志迥別也果逆知護之將敗而文帝之必有成耶古之善
知數者與子言依于季與臣言依于忠即真知天意已屬
于隋亦宜教之終守臣節效西伯服事之義寧非至德奚
必仰陳天象俯降圖記以速成其篡奪之謀哉至引周定
天下以甲子漢即帝位以甲午謂甲爲得天數請帝下甲
子日行禪代事其說猶爲矯誕夫古卜曆之永匪一代何
常盡受命以甲若果甲數得天則防之祚應與周漢同其
靈長何再世而遽亡乎則知其引據皆妄不過效天官家
言支離附會以就其革命之計耳
秦王俊有疾上馳召辛智許智藏視之俊中夜夢亡妃崔
泣曰本來相迎聞許智藏將至必相苦奈何尋又夢妃曰
吾計得矣當入靈府避之智藏至診曰疾已入心不可療
也後果薨按左氏稱晉成公疾求醫于秦秦使醫緩爲之
公夢疾爲二豎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十日瘳
之上育之雨若我何緩至視曰疾在膏肓不可治也
遂之不及不可爲也晉侯果薨告公醫之責者未及秦指

鬼物先有以相告何其神也然慢求之不登耳苟能死諸
膝理之際不使漸入于內豈他祟之所能傷乎醫國亦然
任賢圖治綢于未雨鑒于苞桑則久安之術也待其舊害
並至雖有斧者亦將如之何哉

史對卷之六終

而不望獻陵果左右之無方乎蓋太宗負英雄之略而不
本聖賢之道畜長駕遠馭之才而少敬小慎微之學名雖
高于世主而實多慚德者歟

則天后

天下之生一治一亂而其相承之數常則必變變則愈奇
故誅伐而代揖讓一變矣劉石而裂中夏再變矣至中樞
而裴寂冕則又變中之變矣豈非天道之不可知而時數
之必然者耶如武媚娘之曲無故而歌大業女上昌之
識無端而兆于貞觀國家之妖孽誠有幾之先見者乎太
宗嘗因疑似而殺李君羨太史又云其人已處宮中乃才
人日侍其側而不問則又何也高宗在宮雖嘗一見悅之
及出爲尼已分無因再入亡何上幸佛廬觀之泣且訴上

史實卷之

意感然苟非王后欲問蕭妃之寵又誰內之檢處數加稱
與也及其顧幸在后與妃之有高宗內中其迷心之說許
毅宗李義府輩外專以易婦之詞一稱敵體遂號二聖而
改唐爲周之勢成矣稱天稱帝二十餘年殆有莫之爲而
爲者况其權謀智數有健男子所不逮而能操威福以脇
四海市爵賞以御羣臣至于改移郊祀易置蒸嘗即天祖
有靈亦聽其顛倒而無可如何幸非古今一大變局縱天
又假之肴壽使窮其注穢凶殘而後止不獨有唐一代之
否乃元會中陰陽之厄運也乎
張西銘曰五王討亂止誅張氏二豎何以不正名武氏爲
賊先儒亦謂五王既奉太子即位即當以誅氏至唐太廟
數其罪廢爲庶人賜之死以滅其宗其義甚大似準大綱

而不知有所不可也夫五王所奉以討三豎者中宗也武
后者何中宗之母也后毀唐之九廟戮其宗室子孫殆盡
誠爲唐之國賊但後世以公義加之則可當時教中宗以
子名母爲賊聲其罪而殺之奚可哉夫齊姜與弑平桓公
者也討賊之義莫嚴于春秋而經文于姜氏一則曰夫人
再則曰夫人未敢斥名爲賊者則以莊公子也姜氏母也
苟名其爲賊則必討教人之子稱母之罪而討之聖人未
嘗有是訓也彼武氏者亦遷于上陽宮而止耳五王烏可
使中宗行殺母之事哉若夫神龍以後韋庶人再虛虛陷
則以祿產猶存之故而不係乎武氏之殺不殺也

中宗

史實卷之

中宗幽房陵時與韋氏同危若相誓倘見天日不爲制不
過寵之中宮與共富貴耳諒不許其淫縱貽中宗之羞也
復位未幾化警若三惠進升御林與后博戲下至侍醫馬
秦客處人楊均皆引入旋庭不禁穢德日彰以致羣月將
形之書疏無名于榜之天津橋外言藉藉而帝昏愚置若
罔聞于人情所難忍者恬不爲恥焉方且飾乳媪戲寶從
一觀拔河笑唐休璟歌回波詞作八風舞嬉遊玩弄殊有
童心忘廿年幽廢之積忿而不知憤蹈母后臨朝之覆轍
而弗知戒九五之上堪置此行尸走肉哉卒置身項于毒
餅于戕于賊婦君道父道夫道無一可稱虛國老浴日之
功負五臣翼鼎之力後人比之晉惠宋康猶未盡其閭也
睿宗
武后廢中宗既立睿宗爲天子尊改國號曰周又以爲皇

嗣降封相王開庭者若而年韋庶人弑中宗自立爲太后使溫王嗣位將復行武后之政相王號號如履春水懼且夕之即于危也幸臨淄王以北軍入討再清穢濁景雲踐阼天寶以續有唐之隆緒而非其始念之所及也當臨淄與劉南來等定計或請先啓相王臨淄曰請而從是王與危事不從則吾計失矣夫舉事之始其濟與否未可知惟不以犯難爲父累而但以成功歸之則權而未嘗拂經也睿宗復辟而後時宜居震位者不有宋王成器在乎使睿宗信太平之爭而不許宋王之讓則伏甲玄武之變安知不復見于此日乃帝因前星示異急授位于臨淄付託得人社稷有主斯其得謚爲睿歟

玄宗

玄宗初戡內亂勵精勤政開元之治臻于貞觀何其盛也然其信唐之心每不自持觀其教梨園法曲與諸王說曲關籟自即位之始已然作時有姚宋韓瑒諸賢相輔導謚言忠告曰進于前遂質植于麻丘索絲未經滄桑雖有聲色嗜慾之性而怨與之者少拂抑之者衆不得徑行其志姑勉強而自沮耳然考元之以開元二年冬自同州刺史同中書門下至四年三月遜位去未幾是年因元之薦進同平章事至八年正月被譏去韓休二十一年三月進同平章是冬即與蕭嵩爭論去九齡于是年起復爲中書侍郎二十五年不見容于李林甫去此數公者帝雖因人望而用之旋以不從己好而罷之獨林甫當國十有九年何其于君子多齟齬之形而于檢玉有投膠之固耶時帝

在位日久方以朝政委林甫恣意淫樂侈費無度寔度曲嘶盡獻舞錦繡之工供貴妃院者至七百人貴戚進食珍饈千盤率羣臣觀左藏庫賞賜輒萬萬計爲胡兒造第氣籬盆盆悉以金銀爲之較之焚錦繡縱鴉鵲之始政何其甚也且妄意神仙屢祀玄元帝降淫祀無休又何與初年罷求靈藥之詔相刺謬乎蓋帝本中主賢人輔之則理小入淪之則亂圖治于始急棄于終犯詩書之所戒耳及手翠華西幸崎嶇蠶叢之路猶傷心于汾水之詩其溺情林第之私至老不悛尤爲失道夫子婦席寵不免與蓬蔕戚施等語自古有禽獸之行若鮮不累亡國之報此衛卒滅于狄而唐幾圯于羯也

肅宗

肅宗勸進之舉議者多嫌肅宗急于自立將置玄宗于何地名之曰竊位此字經之論而未可與權也當玄宗在位五十載春秋老矣漁陽及書至玄宗即欲以帝撫軍因內禪以貴妃衛上請死故中沮耳及馬嵬之變父老遮帝馬足不得行玄宗宣旨傳位是先後屢有成命不得謂之專又自遜位發難兩都失守乘輿播蕩正人心渙散之時也非藉位號以統御之既無以系天下之望又何以爲號召之本現玄宗習于怠荒失德時聞天下厭于事舊主而樂于戴新君蚤受命以慰其望尤中當時之事會故義師北伐諸將翕然用命卒使神京光復不可謂非肅宗即位之效也比使者至蜀玄宗見表喜曰吾見應天順人吾無憂矣即遣大臣奉寶冊詣行在所上曰吾立乎此攝也豈敢

乘危遽爲傳襲安寶冊于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此其心事明白不過多難時藉此以濟變又烏可謂之通乎乃或者曰肅宗以太子治兵亦足以破賊宜稱監國不宜稱天子不知大權不立則監國以上尚有至尊軍中雖假便宜大事必行奏報若一切專擅是有天子之實而巧辭其名何異乎爲天子哉要之國家任重父子情親避嫌疑之迹守拘繫之節此庶人之行非天下之孝也

肅宗天性之薄不在靈武之卽位而在逼上皇處西內之時也上皇五十年太平天子聲色子女之娛珠玉錦繡之玩不離于側一旦羯鼓朝鳴龍輿夕狩玉環零落于馬嵬翠辇崎嶇于棧閣衰年遭此含恤何堪三載而返弔影與慶傳久待高力士如仙媛二人承顏左右聊以息其天

史實錄

年耳李輔國何人不客天子之父稍自逸豫陳兵露刃勒徙大內舊日使令咸斥去之而肅宗淡居東宮如充耳顏其卿幸百寮上表請開上皇啓居竟爲輔國所蔽父子之間懸隔若是天性之恩何其忍乎一日上抱幼女適山人李唐入見上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之念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始然泣下又畏張后終不敢詣西內堂堂天子見制于家奴悍妻之手于尊親無上者止然夫何有于建寧乎上皇緣是忽忽不樂馴至大故父舉天下而授之子不能合天下而養之帝于天倫負特多矣故君子跡肅宗卽位以後之所爲于靈武之事甚之爲惜亦可也

代宗

代宗在位十七年始終皆以姑息養亂者也以李輔國之專橫不能明正典刑使盜竊其首臂去仍贈之以太傅與元載計誅魚朝恩語載曰舍圖之勿反受禍畏一內豎如虎恐其反噬既殺之復祕其狀賜錢以葬是帝之姑息宦豎蓄他日天子門生之禍也惡元載貪縱欲去之遲回不決至匿李泌於陳少遊所及載死乃名泌曰別卿八年乃誅此賊賴太子發其謀不然幾不見卿是帝之姑息權奸誅此賊賴太子發其謀不然幾不見卿是帝之姑息權奸開繼世鬼貌藍色辭言亂政之門也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李懷仙輩各收安史餘黨擁動兵署史士貢賦不入不聞下凡一明問其罪惟事羈縻甚至軍中殺節使者知晉後權留後者爲節度是帝之姑息藩鎮以啓異日各道連兵僞漢僞楚文過乘輿之漸也夫帝少撫戎帥制平逆亂宜具英斷之才而流于容忍若是致唐之變

史實錄

宜具英斷之才而流于容忍若是致唐之變肅宗甫定而旋震究其病根在于溺情佛氏酷信因果雖值拾獲之時猶設高座講仁王經慈悲之教惑其中故姑息之政行于外耳佛氏之譏患甚于戎可不戒哉

德宗

德宗猜薄之主也猜則多忌每貌敬正人而陰昵羣小薄則寡恩或強爲聽受而終加疎斥卽其遇盧杞與陸贄見之矣杞之誤國匪一其大者以百口保朱泚不反沮戴休顏李建徽等自乾陵分賊勢尼李懷光咫尺不得入見天子此數者皆傾覆人國之計上一一信之不疑及所言皆悖致激懷光與朱泚連兵乘輿再幸梁州杞雖貶徙後猶念其忠清強介不置豈帝行事多刻獨于杞有情哉良由

平日窺伺顏色阿意朕從護上之短不敢櫻其所忌而上
素以強明自任喜其無所觸忤得遂其好勝之心不覺猜
嫌之性反化為宗夷雖受欺于奸回不悔也贊論奏數十
百篇指疵摘瑕不宥隱諱其至切者如稅間架抽買貨商
有疏議益大號有疏別藏貢物有疏官獻瓜果者有疏訪
奔亡內人有疏語諸藥石事事抵觸帝雖外示優容而于
所言曾不能行一二及裴延齡之議一入遂發怒欲誅之
忠州之貶特其幸耳蓋帝常恨蕭復為輕已謂姜公輔為
沽直則于贊言可知矣大都猜主之病有二惡人之攻其
所短喜下之便其所私故君子常以忠直見憚跡若近而
心實遠小人以迎合見容勢已進而情猶親是以奉天之
難寧歸其數于天而不以咎杞劍南之節韋臯薦贊代領
帝終衛而不于也

憲宗武宗

唐自肅代以後政多姑縱河南北負固不奉朝廷聲教垂
六十年猶人身一支風痺不起已成痼疾憲宗毅然命將
提意及除數族間劉李錡李師道吳元濟以次青于蕭
斧雖裴杜諸臣協贊中樞高田韓李諸將宜力闢外苟非
帝挾其英果期以必尅烏在不搖于羣沮哉武宗之平澤
路功略相埒即贊皇能隻詞以伐其謀畢竟收功由于宸
斷唐之再造二帝力也然淮蔡之役董重質以泗山來歸
晉公請錄用之澤潞既困郭誼謀執劉稹以降而贊皇勸
帝加誅論者謂殺降非信不知重質與元濟異處元濟被
執勢窮而歸未嘗賣主以求富也誼初為積謀蓋積之猖

厥誼實導之事敗又始無為奇貨此而不誅何以名誅逆
之師說斯以知裴李三公所處各有道也

文宗

文宗憤閹尹之橫欲夷滅其類當時元臣如裴度李處厚
固在也帝愜不與計事而謀于宋中錫中錫庸才也既以
不密致敗宜慎之矣亡何再使李訓鄭注圖之訓注小人
也而訓尤躁競且幸其功之獨成使訓能因注策于內臣
羣送王守澄喪日集壯士撲執之或可得志訓欲先發矯
詔內庭甘露伏甲誘致諸閹以俾有濟乃天固敗之風動
帳開諸閹驚噪扶上為質宮門頓閉帝見事露羞忿不能
舉首而關廷之上伏尸流血王涯舒元與俱以不與聞被
誅豈朝宰相至於絕班衣冠之禍亦甚慘矣此固小人用

史重客

討之疎亦帝任使之非其人也夫閹人之亂自古有之勢
未可以驟圖其人亦難以盡殺若取其有罪者數人誅之
付之獄足足辦必欲芟其根株而後快則此輩迫于救死
為黨益固其焰益張是欲已亂而適以長亂也尚何救哉
帝此後意常忽忽徘徊瞻眺賦詩自遣初恥為凡主終自
比于叔敬豈非志有餘而才不逮之明驗耶

昭宗

讀唐書至光化天復之間而竊歎昭宗之為君亦何不幸
也帝天資明雋踐祚之後慨然有興復前烈之志苟非連
值額流更得賢佐安在不可繼憲武之蹟起敬懿之衰耶
乃強臣連兵于外洎人嚙憲于中腐蝕水堅勢成瓦解由
來已久救挽莫施雖在位十有三弟非蒙播越之慶即權

幽廢之恥曾不得爲守府何樂乎有南面哉始而三帥驕
蹇典師犯關不得不藉河東之甲以去之而沙陀未至北
軍諒呼失拂御衣茂貞假子已劫駕次莎城矣已而行瑤
伏誅茂貞猶在門庭也克用欲一舉殲之帝猶慮晉陽太
盛未免有拒虎進狼之患乃留茂貞以支克用始爲下詔
和解詎意晉陽返旆鳳翔遂摩雲館敗績再辱乘輿九廟
宗祏悉沉草莽韓建遣子請幸其鎮堂真能奔問官守哉
蓋欲假天子令諸侯耳中露無依舍此奚適華州之輩遂
隱泉窺建之跋扈寧滅茂貞頓使十六王之宅一旦俱空
唐帝子盡爲鯨鯢何其酷耶外侮未弭內讐繼之劉季
述王仲先輩以刑餘竊伊霍之權銀龜盡地鎔錢銅鬥少
陽院之困被執于家奴書契以來所未有也迨崔胤教謀
內豎授首而文臣典兵之議尋擊于茂貞軍政仍歸北
韓全誨之徒何可復制胤密召朱全忠以紿已禍今狐漢
雖有忠言不足采矣汴軍既發全誨等各爲逃死計共挾
天子以自固翠華下輅又事馳驅當其攜劍登樓翹足倚
殿帝之心誠有無聊之甚者殆欲奮飛而無從也嗣茂貞
爲全忠所賊于是殺全誨等以說內侍七百悉還后制雖
快意于一時而十八葉之神孫隨隕于椒殿之毒手矣嗟
乎有唐之運垂三百視其間號稱治平止貞觀開元數十
年耳餘則小人藩鎮妃妾宦官之害無一不有終更生盜
賊以擾之良由歷代漸釀漸積以至于燼燼乾千山頭之
歌而益悲昭宗之不幸也

后妃列傳

武后

作史創帝有本紀后爲列傳武云外戚傳史記因呂后
盜執國政不沒其實遂躋之本紀而于外戚傳則削之班
固漢書兩存焉著其稱制之事于本紀而其餘本末仍載
之列傳後之讀者謂其淺得史法故唐書倣之其紀則天
自光宅元年臨朝終於長安五年徙居上陽至后妃傳復
記其入宮以後迄于祔廟本班氏法也然乎謂咸失春秋
之旨矣夫呂武兩后俱以妾婦干政爲漢唐之罪人君子
之所必討也故先武中興遂罷呂后配享子孫尚不能私
其祖妣况後世乎司馬遷居武帝世其不黜呂后者有所
憚也班氏已不宜仍之歐宋二公于武后何有而不正其
名位使妾婦得僭大統爲萬世標幟乎春秋子趙楚之君
因其舊號也今欲正三史之謬于呂武但后之歸列傳
而取其行事繫之惠帝中宗本紀斯于義例不爽耳

藝文志

丁部集錄

古來帝王自漢武以後代有文集如魏之文帝明帝晉之
文帝簡文宋之武帝文帝梁之簡文元帝後魏文帝後周
明帝陳後主隋煬帝唐太宗以及高宗中宗各若干卷而
梁簡文至八十六卷後主煬帝咸五十卷唐太宗四十卷
高宗八十二卷中宗四十卷何其多耶豈萬幾之暇留情
帖括遂驅駕煙雲縹緲紛月露故與博士家競雕蟲之技耶
大帝玉之道恭默爲尚其降降著爲典謨皆明徵定係垂
世立訓者也后言辭說會足貴乎然漢武帝唐太宗賦才

天縱簡文元帝性好博綜文章爾雅固無足怪高中廢
君未聞以好學稱著述何從而得而武墨老狐亦撰垂拱
集百卷特許敬宗李義府諸佞爲之撰撫以示誇靡耳
今其篇帙猶有存焉有否耶

高祖諸子列傳

隱太子巢刺王

隱太子一輕肥公子耳所好者聲色畢弋非有大志也使
一向處以藩位屢其所嗜可幸無事獨巢刺猜勢凶忍不
發大難下已初太穆后誕王時惡其貌不欲舉亦慮蜂目
豺聲足餒若救之魁也及長好弄兵喜鷹犬常戴豎三十
車出獵縱左右僕民間畜產幾盡每于道射觀人避失爲
樂令奴客諸妾數百人被甲習戰相刺傷其衆乳媼諫止
輒拉殺之此豈帝王家令器高祖將以義友更使鎮大
州賜宴殿鼓吹班劍三嬪侍從寵亞秦王其志益驕不可
馴矣每搗秦王于太子請于刃之太子不忍會高祖幸其
第伏甲絃內將以刺秦王太子聞止之不得發由是觀之
太子尚知惜秦王之功念同母之情微刺王屢趣之則六
月二十四日之變不遽作也蓋刺王與太子約事成立已
爲太弟既又品其嫡曰但除秦王取東宮猶反掌耳爲諸
未克先有傾奪之志蜂豺之毒其可遇乎故太宗玄武之
兵待骨肉則已甚若以定國事未嘗不除其疾也

太宗諸子列傳

太子承乾

高祖建儲之不慎致有吮乳之痛太宗繼于前宜有以按

于後矣當武德之末帝受內禪奉乾纁八歲雖云敏慧而
其恣睢之性必有微見其端者倘遲之數年俟其志氣堅
凝則賢不肖較然將備器可徐定也乃頓忘殷鑒遽位青
陽周寢之孝未聞堯宮之傲已露戶奴跳舞俳兒弄妾倡
優之戲也烹燂牛馬辦髮宮處荒羅之客也刺客謀殺保
傅副率陰害魏王盜賊之行也上一無所問反詔庫物不
爲限制未逾六旬取過七萬是非開之以禮實納之于邪
也及其過失時聞乃謂廷臣忠直無諭魏徵遣傳太子夫
上遂謂徵足以制太子耶徵常傳隱太子矣輔導之功既
失之東隅羽翼之致安必收于桑榆究之卧擁一年匡救
茂如宣朽木不可從繩而鐵石難引曲鍼乎國本一搖而
奔嫡者伺隙而起苟魏王不廢其何以謝黔州之遺蔑此
後明兩虛位上意惘惘因自授牀拔刀自擬徵遂良無忌
請立晉王異議不遽忌也然則有天下者可不以齊元良
垂諭教爲垂務乎

李密

密初說楊玄感因天子在遼左勸其鼓行入關以扼其喉
此策若行無論我與高麗共乘之而數十萬浪死客嘆之
衆有不倒戈相向者乎惜不見用遂失爭天下之先著已
又說玄感徑取關中亦不失爲中計而玄感乃先以東都
爲事斯其所以敗也及密自立徐鴻客上書勸密趣江都
挾賁帝以令天下策最奇度非密所能行而榮李和以指
道趨長安爲請此乃密素以年玄感者豈不甚智而乃排

河洛口竟委四塞之神皋俾唐得撫而用之豈非王于勞
觀而拙于當局耶及密與王世充戰于偃師裴仁基進曰
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若選衆向洛世充必自拔歸我
整兵徐還屢出以罷之敵必困格不聽買聞甫徐世勣勸
其節洛倉之粟以固國本又不從當草雄五爭之時而失
計至于再三幾何而不亡哉然隋末之亂密首倡之爲嘆
主驅除之藉有功于唐不少使不自爲反覆唐必以漢之
待竇融者待之而恥爲光祿意殊耿耿桃林之叛猶能倖
于敗降之使何其不自量歟

竇建德

建德起于羣盜而能誅宇文化及降徐元朗執孟海公亦
草澤之錚錚者乎會秦王閔王世充東都建德欲存輔車
之勢悉衆救之將賄足以爭天下其策何常不善若能乘
唐之虛濟河以取山北北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將還兵自
顧之不暇不獨紆鄉鄰且自張矣虎方捕鹿獵人而蹈其
穴此虎還而子已碎于熊此孫贖欲存韓先窺魏之計也
不知由此進薄虎半度險而富軍之大勢已在秦王目中
于是以靜制動以銳擊怠建德數歲之威一戰而崩解無
餘雖曰天命亦人事哉

劉文静策

文靜于丹程中與太宗密商大計一時號召汾晉豪傑發
西州雁門男子連和始畢可汗使出兵助戰而後靖聞入
大計定則開唐之草昧者其首謀爲多乃酬庸之典未有
所加而祿厭之詆不原其經畫良弓之藏由于蜚鳥之盡

抑履軍之勤不敵恩私之舊于寂與文靜始親終怨勢分
之軋宿交不免文靜意乖而望失之福矣而寂不爲剖心
反思下石小人隙未燬熾可畏然而妖言之斥寂亦幾殆
宰人者將自宰也可不鑒諸

李靖

業師好用奇兵屢戰輒捷世多謂其精于鳥占雲卜之術
而不知其嫻于兵法也觀其降蕭統定嶺表禽輔公祏獲
突厥頗利用兵之道雖韓白何以加及其功高身退乞骸
歸老有合于知止不殆之義亡何吐谷寇邊上欲復起用
之公亦自詣中書請行遂除積石殺伏允執俘以入而不
覓于高麗生謀逆之誣雖按驗無狀幾于涉春冰蹈虎尾
矣然後閔門自守謝遣賓朋得以考終古之名將成功不
易而居功猶難一被猜嫌流離隨之以衛公之智尚案此
謗况其餘哉

李勣

勣初不判黎陽之人衆土地爲己功啓李密自上之太宗
嘉其節謂可以託大事故悉凡屬以副君且其翦鬚療疾
解衣覆之出之潯州命高宗用爲僕射者冀勣之恩恩教
成也乃武后之立高宗有嚴憚大臣之意多在依違勣此
時不必泣血力爭但能繼遠良一語事可中止無如勣欲
托官婢以自固反導以陛下家事之一言貽害于唐遂不
可救是太宗之所簡擇爲身後之寄者而反揖盜以入室
也知人固不易哉及勣將死呼其子弟告之歎虜社遭不
肖子敗其門戶孰知其詞敬業以興復兆亂卒使宗祀斯

于武氏之手夫當日贊成立后之計者勳也而滅其族者即武后蓋因其一言而獲唐之子孫殆盡其種禍于人不小乃仍假手于武后以除之則彼者豈無意也哉

魏徵

齊公子糾之變子路其管仲不為朱仁子貢又疑其相桓為不仁兩賢之論似子路過刻而子貢為近恕也魏徵所居之地與仲相同而行事亦類于仲建成之難議者多以不為咎徵否則又以事警罪之不知徵則有詞矣蓋徵當日之所事者神堯也徵特奉神堯之命輔建成未嘗即以建成為君建成雖遇害神堯固在御也徵烏得舍其所事之主而求其所輔之太子哉既不合從建成以成則移所以事建成者事太宗亦有神堯之命猶之東宮之臣也則事太宗亦何足為徵罪大都徵行事之跡雖適與仲類惟是齊襄既弑則其因為無君齊無君仲不得不以子糾為君較之武德之間君君儼然臨御者殆不可同日語也然徵之過不在殺身以殉太子而在輔太子時不導之以德義而教之立功以自固固爭致之端耳不患黑闇殘寇勝之不武遂可掩秦王而出其右哉此徵輔導之失職誠不為無罪也乎

馬周

周羈旅妾人也當其被辱凌儀投舍新豐雖負素優豈遽有公輔之望哉而代官得失感會風雲明良之合適于立談即古之幸望傳嚴何以加諸豈非時為之耶夫時不我與縱七十說而徒然適逢其會猶願風鼓鴻毛耳然周

通主以後封章數上劾切不減魏鄭公而文雅過之報塞之間可云無負使假之年而究其用尤有可觀者而高肩火色速于騰上設施未竟殊可悼惜帝恩之甚欲假方術召致之奈何降詔別傳謂周本素靈仙品沉湎于酒汨沒風塵幸騎牛曳引至太華仙君所攝五臟神歸復其處遂詣長安得逢真主百位位列宰輔其卒也太乙徵命華仙咸降其室所傳神怪若是信耶否耶

封德彝裴矩

封倫裴矩亡隋之佞臣也已而仕唐隱果之亂倫數進忠策上嘗以縑給曹史受將殺之矩有庭爭不面從諫于前而誠于後何逢輝之遽易其性而縑素之頓改其質哉由奸人別有肺腸每窺人主之好尚以為逢迎譬之水然于孟方則方孟圓則圓非水有定形因器而與之俱也裴矩潛揣為日已久間進一二忠言終不離容悅之心貌類懇而中實佞英明如太宗亦陰入其彀而不覺現彼昏之主哉

于志寧

志寧人傳曾子藏居輔養抑奢排佞數進諫言幾陷七首而不懌與張玄素之遭戶奴搥擊俱為東宮所不容其直諫之風不可概見乎後與無忌遂良同受顧命佳婦之寄言猶在耳乃高宗將廢中宮立武后遂良解冠置笏泣血求爭志寧旁觀噤不一語反副李勣行冊立禮豈承乾之力可援而虎后之鋒難觸哉人固有銳于壯盛而靡于末路者志寧之自立殆始強而終饒者乎唐史謂其知高宗之昧雖亦無益以為之解何其愛人以姑息也

褚遂良

遂良知起居君舉必書上言諸王太子宜有定分與主定策立晉王皆有大臣風度不止爭立武后一事也太宗許之以竭誠鯁亮充之以飛鳥依人顧不允耶獨與劉洎不相中遂詭之以欲行伊霍事致洎不得訴以成南箕貝錦且成於貞士之口何貴夫許敬宗之徒哉潭州之貶行自受之而猶上表自明丐其餘齒益見其正氣之衰乎人固有一行而足玷其生平者于遂良不無少嘆云

陳子昂

子昂當武后時上表議明堂太學事豈非奏詔獲于輩俗陳衣冠于左衽哉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矣然其數陳忱慨如指畫河西情形裂取吐蕃利害剴切詳明實生治安諸策時似即未措諸實用聊以抒其抱負也恒忌于干時上有周受命頌以媚女主幾何不與傳游藝楊再思倖倖同類雖有文詞寧足多耶

李多祚

中宗之復辟也由張柬之引多祚決計江中故得梟二豎而屏賊后周之復爲唐多祚與有力焉然三思未真變革易滋五王忽不經意而同事者亦復置之及東之等廢多祚始與節愍太子典兵討亂已斬蕭蕭門若宣言革后之罪露奏以聞請去之以清宮禁下告臣民與之同恥度無不濟乃按兵不動止叩閣索上官婉兒既奉事而更前却使韋氏反得挾帝以自衛彼將指義旅以爲逆謀我不能抗主勢而獨內憂至與節愍同日受誅姑息于前而

更需忍于後所以敗乎而或者天將以啓臨淄未可知也

蘇安恒

武后革命之初每以嚴法峻誅杜天下之口櫻其鋒者無不立碎如裴炎劉祿之魏玄同輩何可勝道舉朝重足累息以謂舌爲戒者殆二十年長安時蘇安恒數上書請傳位東宮言言指斥豈不足徵叱狐之怒乃后省之不能無感激獨誠足以動之亦由春秋既高萬幾易厭人窮思返過有時遷安恒之疏蓋不達其怒而適逢其悔也狄仁傑李昭德附姑之說亦值后意將回之候相其可而進者耳不然有不蹈符網之間哉

狄仁傑

梁公之反周爲唐在姑姪與子母執親之教語與解賜鵬之夢微詞以感武后之心故唐陵得返然猶李昭德王方慶之同詞也公之功全在引張柬之微服等五人連如以進正人之與既固則陽德方章之會也雖然公能薦五人武后不用將奈何蓋后嘗求賢于公矣公以宰相才許東之后用爲洛州司馬他日又問公仍以東之對遂進而相之誠以公之德盛言忠風有以見信于后后雖懷忌尤喜于駕馭天下之人才爵祿非其所吝故公得因其意而廣植之也見網羅英又以資國用后亦止見爲周室樹人耳而匡扶唐祚之大計乃陰結其間而弗覺也老臣挽回國步藏于聲色不動之中豈猶夫劉祿之朱敬則之專以口舌爭具徐敬業琅邪諸王徒與無益之兵者等哉呂溫取五龍夾日之積頌美于公殆知言乎

裴炎

貞觀殿之崩大臣不與顧命獨召炎受遺詔輔政似武后引炎使附已者乃炎不爲后用如后欲立武氏七廟而炎止之以爲漸不可長后欲誅韓王元嘉等炎又因爭徐敬業兵起后誅討之炎乃曰豎子以匡復爲名若復子明辟兵當自誅事與后意忤后因誣以反斬之郁李炎雖獲皇子后似無負于唐也而吾謂炎之成雖非其罪而其可殺者陰與后謀廢中宗一事耳夫中宗曰吾以天下與韋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耶此雖闇主之言亦不過恨炎沮已之忿詞焉可執爲罪案加以幽廢手彼武氏者有專政之心久矣特患大臣不我與耳一日炎曰可廢斯廢之矣威福自由尚得而制之哉炎見唐祚將傾始謀以兵執后使退還政天子是猶縱火燎原不可向還然後從而撲滅之其有救乎唐宗之禍雖首首之炎豈無傷心故于其被劾卒不宜遜詞以免者亦自知其罪大一大不足以塞咎也至于緝衣片火之誅與耐久朋之謂則欲中者構陷之詞獄固下可以矣歸也

李昭德吉甫

洛陽王王慶之舉檢按數百人請以武承嗣爲皇太子后使昭德詰其故昭德答殺慶之餘黨散走侯息止舞文法昭誅昭大臣昭德奏其誅罔不道榜殺之二者皆當時快意事而能行之于天后時始見其風力之矯吉甫開說二張使從容言于后請相王盧陵復位光復之機欲陰藉孽俾以移之其用心可謂獨苦由是觀之抑周興唐二臣之

功不在業公下而項獲考終昭德不免于修由其意頗佑權失大臣寵利不居之道也惜哉

蕭至忠

玄宗賢蕭至忠之爲人後得源乾曜亟相之謂高力士曰吾以其能言似至忠也力士曰彼不啻負墜下乎上曰至忠誠國器但晚節謬耳其始可不謂之賢哉由今觀之至忠之謬多矣寧獨失之晚節耶阿革后意則以鴆女與后弟冥婚外附三惠得中丞內結安樂致宰相革后改又依太平封鄴國公主逆謀至誅矣而後已心倚水山身溺瀾浪乃小人之尤無足尚者而玄宗不勝慕尚至求之形似以爲典刑知人之鑒安在乎無怪九齡韓休抑而不用而任林甫國忠以釀播遷之辱也

徐有功

則天時刑網苛酷求周侯索之流羅織嚴鍊爭用殺人爲快以媚賊后有功獨持平經多所據執前後抗旨凡三坐大辟顏承復生不可謂非陰德之報也夫天道神明未可徒從賊數十百人之命以博能吏之譽一心之慘人怨鬼誅俱無所逃故元禮服威于錢龍興自斃于火覽俊臣刑西市而拋肝忠止因劫婦而榜殺盜其惡者亦厚其刑則天于此輩始以鷹犬畜之卒以豺虎誅之蓋后特借以樹一時之威其心何常不謂持平之爲允也觀其語姚崇曰向時宰相陷朕爲淫刑之主終擢有功左臺御史則知好生之德厚其子人心雖陰賊如后亦有悔悟之萌而承其流者何必長君之惡也論者謂有功之所行難于張廷

尉則尤善于論世者乎
姚崇宋璟

史稱玄宗時賢相姚尚通宋尚法又云崇善應變以成務
璟守文以持正二人道雖不同同歸于治然尚通者不
有餘于節惟崇亦自信爲救時之相尚法者節有餘于才
政當時人咸謂廣平心腸如鐵石也就兩人行事論之吾
寧軒宋而輕姚何也善應變者必多用智用智不已必流
而入于詭如遷太后于上陽誰不喜周反爲唐崇若逆知
後日三思將用事也者獨鳴咽流涕以冀免禍一也太廟
屋壞廷臣諫止東巡宜修德以答天譴崇乃引勸取符秦
時故殿材以葺廟木次當蓋通與行會勸駕宋衍帝嘉賜
絹三也欲擠張說于外件與張說同而中之三也

魏知古職東選崇二子屢有請誦短古以聞帝曰崇公崇
崇逆揣帝意直白無諱帝反嘉其不私四也薛謙光獻武
后豫州鼎銘偶然之文也太陽應虧不虧古候之差也崇
皆奉表稱賀且宣付史館其事近誣五也臨卒度身後且
爲張說所毀戒諸子陳其生平實玩說來弔一顧即獻
之隨以神道碑爲請而說果入其算中六也凡此者皆崇
好用智而流入于詭之証也若環矯矯之槩不一而足其
可述者如以名義屬張說使不陷于邪黨是遠伯至欲夷
人爲君子也秦張易之反狀恨不先碎其首是申屠嘉之
檄郭通也叱鄭若果爲張氏家奴猶聞仲智之批仇人也
同內侍楊惠昂乘驛入朝未嘗交一語猶孟子之拒右師
也帝爲王毛仲召客飲不盡厄遽稱疾歸即問仲叔之不

可得而衣食也駕幸東都道不泊將罪鉅頗使環力爭之
詔還其秩即浚長橋爲洛陽谷請命也風稜峻厲宜乎無
以自全乃值北晨之朝居社風之間側目者雖多而不敢
下之百豈非其正大之氣足以奪奸人之魄而使之戢乎
由是觀之韋脂未必被榮桷繫未必蒙禍如宋公可以親
矣後之君子學姚之通不若學宋之正蓋學宋不得不失
爲僂未至貽刻鵠之慚學姚不得則近于愚恐求畫虎之
誦也

李適之

適之信林甫華山產金採之可以富國適以上聞爲上所
薄雖林甫設詐以賣之然倡開採之術以啓言利之路實
爲大臣者引君當道之誼耶凡山澤之利不可作邀林甫

將獲臂首爲上告官遣他人以結其之端亦適之不加度
量開矣至于罷相斷金莫以自保而竟不免于仰藥史稱
其性疎脫誠然

李光弼

李臨淮治軍制敵嚴而有紀設奇取勝變化不居雖古之
良將莫以過也觀其執安惠義不殺而容以籌策即韓信
之用李左車也拒史思明賊十萬于太原每隨地禽取其
衆即壘翟之守宋也斬崔與張用濟三軍肅然即穰苴之
立威于莊賈也內刀于韞以成骨戰即田單之身當矢石
也他若擊九門拔趙郡收許州平浙東功未可更僕數史
稱光弼爲唐戰功第一殆不爲虛進封太師名震大廟學
風之典朝廷酬之亦不爲薄推獎郭山楚役觀軍中使

步乘機變既登而光弱矣謂唐之衰也遂次於無罪謂李元謀
自全計此善矣謂李元紹運延味謂李元義致公決謂李元謀
慶鐘案再驚謂李元下叛之已亦自憤百戰謂李元朝須張大
可惜矣夫臨淮將也工于謀敵而乃暗于謀已謂李元毋亦用
智之過求所以自全適所以自敗耶故論臨淮者列于唐
之名將而不得比于唐之純臣

郭子儀

唐史臣裴垍稱汾陽王權傾天下而人不疑功蓋二世而
主弗忘宋祁謂垍為知言吾以為人非不疑公自無可疑
也上非弗忘公自無可忘也夫位高易危謂李元富貴盛滿者
之慮也公為四朝元老居中書無謂李元國難以身徇天師之
憂者數至名位無以復加謂李元當而直謂李元臣之往

往側目而公不以介意謂李元相州念敗朝思乘間鍾之于上謂李元
命李光弼代其節度朔方士卒遮之公始以饒中使踞馬
去未嘗有幾微顧望之色章敦寺之設謂李元下懼朝恩將謀
不利請東甲從公竟以數騎往朝恩叩問其故泣且謝公
在靈州人有發其父塚者及來朝中外懼有變帝暗之公
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今先人塚發天譴也
此其至誠感物表裏洞然雖不肯亦樂獻其誠何疑之有
公素揮兵處外一時方鎮擁節旋者多公鄙視其頤謂李元
勢非不震主也然一方有難詔至即日就道廣德初吐蕃
入寇奉天公時開歷已久聞有副難正趨出鎮隴陽之命
召某得二十人遂行不敢以多難為辭其忠貞之節死節
日月矢鬼神雖有猜主焉得而惑之哉又公蓋奏一以烈

縣秩不報案佐咸以為謂李元公曰自藩鎮跋扈每有要求
子必委曲從之然非天子之意也今吾所奏不行是不親
我而親我也可以賀矣其立言委曲用意和厚如此大臣
休休氣象始有難測其際者故肅代之世與公共功名如
懷恩光卿來瑒許叔冀輩各專方面皆不得害其後獨公
寵祿壽考善全無害宜獨福澤之侵實忠篤之報也至干
窮奢侈極嗜好斯又功成身退託于自晦之術尤不得以
施于聲色淺目之也

房琯

杜甫詩云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
無戰聲門萬義軍同日久嗟乎悲陳陶也誰主此師非
房琯乎琯雅鎮有餘而師旅非所素習而好為大言謂
曹瑁用在也術既迂疎更記軍政于葵楫劉秩之手謂李元
經事之書生當曳落河之刺寇以全傳狼亭不叩叩識者
皆瑁設用車戰是以致敗夫行則為營止則為衛運有脚
之城策不餉之馬古法也衛青之武剛馬降之偏箱何嘗
不以取勝琯自不會用之耳耳車戰之法終不可施于後
世哉

李泌

長源殆子房一流人乎其料敵設謀間多奇計與帷幄之
決勝同先後兩定儲君與四路安劉之術同好神仙辟穀
之學與從赤松之故習同但子房所事者一主而長源歷
仕三君子房所遇者開創之運而長源所遇者再造之時
子房得主終身無間而長源中遭讒毀幸而獲免免乎勞

子居易為長源較難也然考其平生仕隱數十年間
不可謂當肅宗時就徵于靈武以尉衣出入侍從金紫
若將夜焉長安甫定旋乞還山似無志于功名者及代宗
嗣位徵拜門下侍郎固辭既為元載所嫉上匿之陳少遊
所出為江西判官載誅名入又為常袞所不容再出為澧
州刺史又移杭州德宗駐蹕與元名詣行在拜散騎常侍
使還陝被運使又二年乃入相浮沉散吏十有餘年長源
固泊然于名利者胡棲遲隱忍而不去視始之急流勇退
殆若遲庭宣學神仙者踪跡詭秘如蒙莊吏于漆園曼倩
待詔金馬以仕為隱者耶吾不得而知矣

崔祐甫

肅宗獻錢三詠萬壽明以肅朝延寵受之則為所棄亦

之亦示以疑處置之法正自兩窮祐甫進困不如遣使
其軍以所獻賜將士果其奉詔則恩自上出不用將自斂
怨何嘗不以術相駕馭然事當權宜之際正不妨以術濟
之一以崇國體一以杜奸萌于是藩鎮怵然俾輔相之有
人則彈壓之力勝于用兵也大且臨機應變必其才力足
以過人乃可以翼衰運而扶危綱不備區區在素諍之聞
也

元載

載之相代宗也與誅李輔國魚朝恩之謀除君側之惡不
可謂無功請徙京西軍成原州因舊址築城以得吐蕃不
可謂無策使及帝信任厚自銀錢約多財去不為賊所
相乃者財賄廣宅豎進食從者必公而無私而不悅者

客風之而弗倍彼李古之敗以賄樂盛之亡以汰戰
之以此受誅行道何嗟乎夫一身之奉為物幾何而戰
器至三千事鍾乳五百胡椒八百積無用之貨以賤喪世
之族豈不思哉

楊炎

炎請德宗出大盈庫歸左藏而經費有程處租庸抗敵制
兩稅法而天下賴之理財之術一時稱善較之專言利而
以拾遺為事者殆有殊焉惜其恩怨太明心存睚眦感元
載汲引之私至羅織劉晏以報之殺人婦人而不恤被殺
者之冤冥冥之中必為震怒不獨側朝野之目已也于是
遂有玄陋之盧杞與之為難杞之誣炎不以其罪猶炎之
殺晏求當其辜炎初還自道州商賈怨不顧而歸亦
知有非常之禍必有非常之災奈何先龍斷高而遂不省
也

姜公輔

涇原卒亂德宗倉卒出幸使聽公輔計挾朱泚以去可免
奉天之危乃資之以為募兇主致歷時而後定是不藉其
明策而致尊柯斧也猶幸者帝將駐蹕鳳翔尚張鎰為千
城公輔謂鎰文吏不可待且所領皆批部曲恐為變乃之
奉天不數日鳳翔果叛鎰歎之公輔料事奇中若此任之
謀謀廟堂非格人元龜乎因唐安之謀而連疏之處多難
之中而黜納忠之佐是猶魯陰雨而秦雨輔鳥得不輪爾
也

李絳

漢之正色立朝昌言不諱內則臣賢所氣外則強藩
奉職典義所云猛獸在山而聚獲為之不探乎忠義之
之為真宰相知之不可謂不深然其初銳志求治則黜承
權而相之久而少怠則又罷絳而名承權道消道長非係
于一人之喜怒乎絳身歷三朝為國元老朝廷不尊之為
上相乃使出鎮于蜀監軍作逆乘其不戒率握節以歿不
宜絀城以免尤見其臨難不苟之大節或者復云年老志
衰不克以智自全豈公論乎

顏真卿

魯公負耿亮之節始困于楊國忠繼貶于元載終危于盧
杞歷涉羣小之間如良銀渾金久而彌鍊當其捍賊河北
二十四郡無不同心獨其從兄某卿相與修好然某卿

李愬

與郡為存亡而公乃棄平原走行在則引繼之與趙難雖
不同而其忠等也足跡歷休古為烈而魯公之行事倍
有難于常山者則以常山之就義在一時而公之頓挫殆
終身也公拘賊中時張薦請以李希烈妻祖母及妻妹逮
捕在京者置境上以贖公雖薦為朝廷惜一老臣而公則
視歿如歸官問是而苟免哉文文山弔公曰哀哉常山賊
鈞古公歸朝廷氣不折崎嶇坎坷不得去出入四朝老忠
仰嗚呼魯公之忠得文山而益彰哉

李愬

愬之功莫奇于平蔡而平蔡之效全在得蔡將李祐而用
之蓋愬欲洞賊之情形非厚撫祐不能以悉知將吏不解
愬欲甘心于祐愬于是持祐而泣賊遂請朝山表言在賊

祐則無與共圖蔡者詔釋祐予愬想推誠以待祐而後祐
出厥力以報之雪夜抱戈突塘光登祐豈自為積哉由感
激之餘赴功名而不敢後耳此用賊攻賊之術亦任人不
疑之效也故平蔡之勳愬為多昌黎平淮碑獨歸美晉公
而不及愬者則以受命節制在元戎尊宰相所以彰朝廷
而非于愬有所抑也然平蔡之故亦由李光顏特之于施
口賊盡取銳卒以抗光顏但憑空據故愬得出其不意云

馬燧

北平輕信論頗熾甘詞請為平涼之盟天子亦僥倖百年
無事侍中往滋頓致奔辱當時若非天幸九廟寧無震號
論者謂燧比于張延賞而不諒其識之不逮李晟也唐史
稱燧負猛志而乏英才允矣然考燧尉趙城時衛回紇出

陸贄

境節度河東數竄匪悅帥奉誠軍降懷光將徐庭光黑著
戰績印渾城亦白逼為不及蓋赫然與西平爭烈者未可
以一青捨也

陸贄

敬輿長于論事果于納諫學術之醇類賈太傅敷奏之切
似魏鄭公處則名儒出為賢相倘遇一德之主言聽諫行
功業必大有可觀不幸而立猜忌之朝廷上封事為譏斥
慮人主推誠為有敝面之所從雖在忠直而意之所護終
屬佞倖是以累贖納約而不一當多方啓沃而無所受也
當時即微延齡之沮帝亦決不能用贄况錢金之口又有
以間之乎于怒將誅陽城等伏閣論奏乃免終于貶所不
復賜環德宗負贄而贄于所學所事同無異也

許孟容薛存誠

神策軍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不肯歸孟容為京兆尹遣吏捕詰曰償不如期且歿一軍驚訴于上詔以昱付軍治之孟容持之曰錢未盡輸昱不可得浮圖鑒虛倚官為奸闖通路遺存誠為中丞逮捕窮劫之權近更保救于帝有諠釋之存誠奏曰陛下必欲赦請先殺臣不然臣不敢奉詔執法如兩人笑嘗鷹鷂之選燕雀天子且不能搖何有于權璫悍卒乎唐中葉以後勢力益替者由禁兵內豎之不戢也使朝廷之上盡得如兩人折之以國法庶有所憚而不敢肆憲宗下詔提之徇私而干執法之更有矩垣而自踰焉無惑乎終陷于宦官藩鎮之手也

裴延齡

延齡之欺德宗一則曰本分錢一則曰養食養妻養子傳會其說以廣修人君之心其實不過移彼庫貯之此庫非別有取贏之術也但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以蔽一時之聰明耳如云拾糞土得銀貨且百萬大谷木八十八尺者數十章皆問之以非其道即重暨且疑其妄而德宗信之弗武由其志在聚斂雖進以異籍之語亦不慮其不售也夫陸贄勸帝出大盈歸之左藏而延齡乃請以抽貫樣物別之別庫迥然如方枘圓鑿之相判宜乎延齡擅寵而費且遠放也

張萬福

萬福起部伍中能使威名震淮南草莽亦吐謂武夫之桓桓者耳及陽城等伏闕論裴延齡事萬福入延英獨得

城等勞之與皇甫規不與黨人同意何哉我無窮乎然後知其平日勇我致果無敵不推皆其忠勇所發不欲以賊貽君父也年及大耋像圖度煙堦與中興諸名將爭烈矣

李光顏

韓弘惡光顏忠力思有以撓之乃費鉅萬節名妹都曼者遣之光顏謝曰戰士皆棄妻子蹈白刃獨奈何以女色為樂由是士卒益勵夫大帥臨戎有生之心者無厭之氣况軍中有婦人鼓舞為之不起辭而却之不止杜媚嫉之謀且以作三軍之勢焉武穆即矣所題美人曰主上有肝膽大將安樂時始與光顏同志而裴紹張前歌舞亦能破敵則又何歟

裴度

淮蔡之役非度身生替之功不必成非憲宗斷然任度而不武功亦不可成初李師道王承宗刺客縱橫都市宰相伏尸禁城業業議者方勸罷度以安反側上怒曰罷度是使賊計得行吾倚度足辦三賊矣九伐之師發自天討惡逢吉中沮出之劍南專以輕略付度而後度得以驅馮驩力舉年拾詠之冠一旦魚爛而草薶也由今而論平蔡之勳幾獨李想不得尸印度亦不得有而直以上之憲宗也唐史曰非度破賊之難而任度之難知言哉度輔弼四朝以身之用金係天下安危與汾陽等然皆居名位極盛之地不免為小人側目潯陽見如于元報朝恩晉公受誘于程昇皇甫非有自全之術何以善其後哉

窮奢極欲不可謂修晚節浮湛不可謂情龍蛇之變不得
不出于此也出入將相恩禮有終有庸以來兩人而已

元稹

稹初拜拾遺屢疏言天下事梗槩亦有可觀苟能篤于信
道靜其浮競行已自無可訾而于時躁進急于得君附結
中人驟登盛位致身不由于正何能為公論所左右况裴度
歷朝元佐社稷賴之而招扇黨與除為沮抑欲損度以求
伸不顧公論之指摘雖文采足表于時檢望無可稱也

劉蕡

去華因對策陳時事切言禁近指斥刑餘其意尚奮不顧
生何有于第一哉使宰相憐其才而收之不過綴之鵷序
而止何若一策足堪千古乎或曰士初起草莽遽為危論

以警威權然其言實之哉不知其高目時政輒朝伊
伊政言猶公

亦在云爾天下之言多矣而忠之言少也忠之言少而
為天下人所共知者少也

巧宦之所為非君子之志也學邵雍曰黃逐我雷吾顏何
厚上書願回所授以是費重其梗槩亦不出黃下黃去而
邵君病是一時科名之幸也

李德裕

大史公曰德裕之于人甚矣王者不能行之臣下况同列
乎夫牛李初非有不可釋之憾當吉甫求國時宗閭僧孺
以賢良對策條指時政近于抵觸果其言當耶為我藥石

若未當則言者之妄耳于我何尤吉甫不知自反至泣于
上前謂宗閭等遠去此吉甫之禍咎失大臣之度也德裕
不患幹父之蠱視為世讐煽成黨與李勝則黨牛者斥牛

勝則黨李者退彼既下石此亦墜淵使人君厭之甚于河
北之賊為人臣子曾無所顧忌耶乃德裕當日以正人君
子自居而以邪黨小人目僧孺觀其與帝辨禹稷工飫之
論可見然而猜忌之性至老彌篤澤潞既平追原宗閭僧
孺曾與劉從諫通書引李回鄭亞澄成之必置之封爵而
後快而孰知翻有朱咥之遣哉僧孺史稱盜儒不足論以
德裕之功業顯奕不得與姚宋媲美者豈非忤刻之為累

耶
維州為西戎平川之衝漢地入兵之路也羣衆經營之

不尋一旦悉世謀以成將歸山西八國皆據內屬西戎

其言似存大信溫公因引晉荀吳不

食言一或人為斷但僧孺論雖公而其心則私持如德裕
之論則公而人相之地耳文宗不察令執降人還之吐蕃
中而文宗上夫受降而謂宣于戎狄非計之得還降
人之計也而文宗之心又豈策之當乎快一已之怨沮

忠義傳

李德裕也

忠義傳

張巡許遠

巡遠之守睢陽自至德二載正月被圍至次年冬十月而後陷外無虬蟻之援內惟雀鼠之捕先後大小四百戰殺賊十餘萬食盡力窮而後三十六人與城俱頌自古立志之貞拒賊之力以寡擊衆之勇未有若斯之甚也夫祿山之叛大河以北望風瓦解二十四城無一男子何睢陽蔽爾地使節之士如是其多豈一時忠魂義魄俯聚于一堂抑其源忠義憤發有以激厲之耶遠後巡死志非有他特求死不得姑視息且晚聞耳巡子去疾上書謂遠實其父以求生不惟誣遠並沒其父與遠共事之義矣且遠城主也巡先衆推立而來遠自以才不逮巡請稟軍事而居其下此豈人所易能其殫志畢力維柅共濟之心固非不才

子所能盡其忠而後兩公以雙

乃又有起而誡之者謂睢陽食盡何不投險特滿出再生之路與其食人無寧生人城中數萬生靈何罪而析骸炊骨不太忍耶嗟乎巡遠亦嘗計之矣以爲睢陽者江淮之保障也無睢陽則糜爛必及于江淮雖其力不足以及遠而孤城尚有慮有以掣其後否則淮揚一衣帶水有不虞罪而飲馬其間哉惟力持危疆蔽長淮半臂始得藉東南財賦以濟中興此其功當與李郭並峙焉得以殺獲食妻少之也耶李翰功罪一狀疏之甚明可無再議得時奪吳守南陽被圍幾一年亦至人相噉食抗賊不下賊欲割

亂江湖賴吳扼其衝而南夏以完厥功亦僅但吳以生存

受封不至如二公殺身之烈故後人不以之並稱云

云是吳遠許遠周闕云大王守睢陽時食盡人相噉食妻少之也耶李翰功罪一狀疏之甚明可無再議得時奪吳守南陽被圍幾一年亦至人相噉食抗賊不下賊欲割

石演芬

演芬胡也素不知學豈其請于名教既爲懷光假子未有不感其恩私者乃不以素餐昧大義懷光反使客館行在告懷光陰計甘嚮其肉以飽卒伍之吻而弗恤視當時士大夫背君向賊莫之恥者賢不肖何如哉而李璣爲懷光之子亦密言于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爵上問卿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臣與之俱死賣父以求生臣不爲也及懷光死璣自殺璣順興之不義非孝事君而不善也難非忠勢既難以兩全心亦何忍獨免以情喻君以死殉父不幸處人倫之變不遇以此自明而已跡璣之行事固可與楚令尹子南之子同日誦乎若歐公之論李從璣則曰父以兵攻其君爲子者必呼父而告願舍兵而歸君君敗則歿之父敗則待罪于君若璣已則終喪而事之若是則君父之間有所畸重悉引所以爲訓也

陽城

城澹泊刻厲之士也樂以所學授徒而搏擊非其所任郡侯由白衣薦起驟列諫議當日望風來者且以爲朝拜官而夕上疏也乃居位八年噤每一書人亦莫測其際時德

宗在位藩臣政虐官豎驕橫又間架除陌聚斂之徒誘其主以利者日進于處其可議不止一事而城方延賓各朝夕劇飲雖韓愈作論以激之不爲動必待陸贄延齡相而後約僚友守延英痛哭裂麻而無所回者蓋將藉一三大事一諫以謝數年之不職而求去位也及下遷國子司業簡孝秀懲不辜躬請經籍生徒斤斤威有法度成效足紀焉而益信城之意存教授業誇後進殊不似諫垣之默然久處者士固有能有不能用人者何可用違其才也平

宦者列傳

高力士

玄宗語力士曰我不出長安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引導以天下非仆林甫若何對曰大柄不可假若威權既握

高力士

高力士

高力士

諫議者又謂曰朕壽祿高朝廷細務使宰相補境不諫付諸將軍不暇耶對曰臣聞雲南數喪師而北兵悍且強禍且不可禁陛下何以制之意蓋指祿山也兩語因問納忠頗有鑒亮之益未可樂以刑餘視之而其尤大者上欲立忠王未決忽忽不食力士進曰大家不食嗣君未定耶推長而立孰敢爭者上曰然宗社大計係于一言他年日月雙懸使府室危而獲安非監門定策之力耶但其惡藉寵靈爲承恩者所倚附而官至大將軍受封渤海髮唐初黃衣掃除之舊啓肅代以後尚父軍容之焰閣燭流虛莫可底止何嘗不自力士始乎其勢極于天祐而實肇于開元有國家者可不慎其萌哉

叛臣列傳

僕固懷恩

懷恩起于蕃將先後數十血戰敗賊薛忠義走崔乾祐破安太清殄史朝義閭門死事四十餘人而又斬其子玢以徇于軍嫁二女回紇誘之入援其功扶著明苟能幹其始終名寧在郭李下而不忍辛雲京閉關之小忿遽發難于君父敢犯天下之大謀而不忌豈果欲奉天命于萬一哉由猛性剛戾馴之能爲我用失其歡遂悻悻爲我尋矣跡其罪狀由于激之使然挺而走險似難與朱泚命烈同科而雲京誣其與可汗圖爲不軌賄中人共傾之嚙嚙嗜嗜以快一時之讎不顧其擁兵反側也懷恩然而雲京不問則聖讒之典謂何

史記卷之九

史貫卷之十

古丞陽周士儀令公著

五代史

本紀

梁太祖

溫之無道不足以爲君微獨天下之人惡之卽其母若兄若妻亦下其不克終也溫嘗奉鵠爲母壽曰宋五經一生讀之不從則一第今有子如此可無愧前人乎母曰汝致此誠難特然行誼未必若先人也溫之爲人爲母所不訕矣又曾與宗戚博飲宮中其兄全昱怒擲盤盆中迸散脫溫曰汝本楊山一民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節制四鎮何負而滅唐社稷行將赤族耳則溫之必敗况不預知之乎

史貫卷之十

乎溫常納朱瑾婦其妻張撫瑾婦泣曰克耶與司空兄弟邦今尋于安過奴至此萬一汴州失守吾亦當如是耳梁祖之部人不又早知之乎大五代之昔同多武暴辭聞令德無本其明開溫之甚者當其初克鄆州質節使梁崇本之其子中道而私之卽位假張宗曉弟避暑亂其婦女始還明田草露之行魚人猶恥之况天子耶又其甚者子婦八人且多人侍宮庭中爲鳥獸之聚廷謗之刃出于其有猶本微其幸也

唐莊宗

莊宗幼從父晉王軍上黨置酒三垂岡王撫之曰此奇兒廿年後能代吾戰此地乎及莊宗與梁戰夾城觀趨上黨復過此園慨然曰吾先王置酒處也引兵行霧中攻夾城

破之其意氣奮發不負先王所期與面三矢告成于廟同一壯盛也經營數載規模略定伶官豎雜進于前上梁殺坊內園諸使俱授刺史而有功戰士不賞禍敗之端見于此矣一旦皇甫暉張破敗之徒相挺爲亂嗣源舉旗于河北門高注矢于禁中絳霄殿一仆而亡不旋踵是何創業之難而廢墜之易耶歐陽公謂禍亂積于忽微智勇個子所溺推其故始于伶人固其成敗已然之跡然吾謂莊宗之失尤在禪劉后而客賜與信譴諍而忌崇蹈以致此覆沒耳夫劉后本寒族子好聚斂而不知大計同光三年秋客星犯天庫占者言御前有急兵宜散積聚以禳之宰相請庫物給諸軍后聞之恚取敗物置上前曰宮中所有惟此宰相遂不敢言而退及趙在禮作亂始出所有以資之得者皆不以爲恩而三軍之體解矣若郭崇韜在國之始其謀策不爲內豎所播誣以謀殺

史貫卷之十

紀其其罪凡四方疆場者誰宜服之于是皇甫暉李紹琛等紛紛就以詞奉邀信烈爲主吳使崇韜不取則鄆中之役不作就崇韜者元老與儲君有歸還兵以定之不難何至一旦上自天子下至士大夫人心而惑于怙后則又爲客子賜殺功臣之本也

唐明宗

莊宗遣嗣源討鄆都之亂而叛將反劫之以抗朝廷此雖非嗣源之不謀及眾心推戴之際未嘗不衆其難之發而

幸其事之可以有成也夫嗣源然然既發兵既以功而
息又同時請將郭崇勳來其謀密以讒求獨符已既耳
專焉懼禍之且夕及身假極兵外出以還君側之嫌乃
軍一呼奉之以帝河北而石敬瑭義誠輩各獻進取之
策王建立李從珂符彥威咸以其兵來會太勢漸成比至
汴梁則觀觀神器之念什有八九欲望其北面以終臣節
難矣若嗣源果無開奸之志出于眾所劫制則洛陽未入
之先莊宗雖祖視王尚在蜀也迎而立之使海內共戴嗣
君而已引身歸藩不惟前此之搶據盡貳其大節皎然可
以白諸天下後世而無疑矣奈何豆盧革甫士勸進處
旋下監國之令藏通雅二王于民間蓋繼炭于渭水所行
者皆踵篡奪之跡猶假詞以號于眾曰吾始意不及此誰
則信之故綱目直書曰李嗣源厄誅其志也雖然五僞之
君仁厚者莫明宗恤民愛物庶幾有意于治至禁香祝天
廟發生聖人以安中國不貪天命而有為賢者避位即許
其晚蓋可也

晉高祖

閔帝之立李從珂舉兵自陝而東詔康義誠帥師禦之義
誠城去帝以五十騎走衛州遇敬瑭喜其來助已也因問
計敬瑭默然殊無匡復之意弓箭庫使沙守榮奔洪進二
人者責其附賊以賣天子敬瑭親將殺守榮並帝左右皆
盡獨置帝而去是敬瑭既叛閔帝又何有于從珂哉及從
珂立是為路王素與敬瑭以勇力事生各忿競不相下其
自河東入朝羣臣多勸王雷之以魏國公主故遣鎮時

石郎雖骨立能一日忘朝廷哉千秋置酒王又醉而失言
猛獸不可馴雷之河東固叛徒之天平亦叛但其勢困于
孤立非有契丹為之援其謀易沮也使吳川李崧呂琦代
交之策歸前刺等于是北許之和觀餽以歲幣預絕其求援
之路區區河東一鎮雖陸梁何能為乎一泥于薛文遇之
說不惟石以之帝唐以之亡而十六州衣履之地遂長淪
于契丹矣夫敬瑭陰山賤俘也苟倖一時之成不顧子孫
之憂嗣臣解子約以割地劉知遠諫曰予以厚賂自足以
致其兵許以土田必為異日患英雄之見與庸人自別奈
何不見聽也豺狼寧恩何義之存見皇帝方晏駕而負恩
侯母子已繫頸流離于沙漠仆我者誰即植我者也天道

後漢高祖

知遠之得天下也帝舉族北轅之後論者因論漢之
得統近且其全忠嗣後則敬瑭叛竊不同其詞多怨乃
吾之責知遠不在晉室披猖之日而在于契丹入寇之初也
夫知遠自鎮河東以後猜忌之形已見朝廷陽尊以虛名
而已亦全同境以自固當日河東富強甲天下使耶律澹
入官出爵巡邏或全軍赴難則北兵必有所憚社稷視之
金湯桓文之功不足比烈矣乃坐觀國家之危急一騎不
出一矢不發如秦越人之相視君臣之義謂何迨出帝蒙
塵始辭言舉兵迎之于壽陽聞已過恆山即雷共成承天
而返勤王之師固若是耶至即位改元避開運而更稱永
福惡文之情尤其彰彰歐公誅其意謂幸禍以爲利誠信

史也

後周太祖

郭威與史弘肇王章楊邠說漢祖與晉陽之業佐命之功
爲多漢祖大漸同受顧命于是以威主征伐弘肇典宿衛
邠總機政章領財賦四人各當其任一時賴以粗安苟隱
帝加意親信相保無失率非國家之福亡何外戚浸預朝
政倖倖頗有干請邠等動加裁抑嫌隙遂作而依相蘇達
吉者比于羣小以快其私忿無故與廣政殿之甲而弘肇
邠章同日駢誅下詔曰邠等以稚子視朕欲加之誅患無
說乎威幸守郭得愛其然而孟業又資密詔殺威矣夫威
與三人同功一體三人必威分不能獨生無論隱帝急欲
圖威即曲救之亦患懼而先發此勢所必出者迨邠駢記

至河上帝始悔曰屬者亦太草草方議祭軍視還宅還
村左右俱抽刀犯卿矣威之舉事雖迫于殺門自免然若
父之命治亂俱無所逃焉有稱兵犯國奄然即位而能辭
篡逆之名者乎張西銘嚴于律朱溫不敬瑄而寬于其威
何以服溫與敬瑄哉

周世宗

世宗于末代稱賢主有武略兼有文德者也觀其定秦院
平淮右取三秦成功出于獨斷尤能于抱鼓之餘撰定禮
樂改正星曆規模之遠史無可議而或者議其縱父榮守
禮殺人一事不能如舜之竊負而逃噫此不惟近于不恕
且失之愚矣夫孟子與桃應之論不過窮極聖人愛親之
至父爲直天下爲輕之意設爲此難見天理人情之盡

而已萬一不幸舜果有瞽瞍殺人之事則天子之父豈可
以常理論周官爲羣臣立法尚有議親議貴之典則皋陶
何庸執舜何必逃海濱何可處也况從來無天子兄律又
安有天子父律哉世宗之不問所以舍全其父非愚儒之
所知也

唐家人傳

李從榮

明宗四子從榮既爲莊宗所殺次即從榮分最長明宗苟
晏駕世及之序非從榮而誰但能謹事親之節無患不得
立也順從榮輕脫鷹視非主尊之令器廣壽殿之啓居幸
帝病不知人引兵入宮與所昵劉陟高鞏駐端門叩左掖
將何爲乎賴馮贊康義誠等不從其逆謀先事發之故其

計無所逞衆潰而灰否則汗宮積室之誅不見于此日哉
然未嘗非明宗自貽伊戚也昔宮未正詔其日與淳薄之
徒賦詩博飲雖心知其非不能裁抑其受封于秦寵之以
輅車而尊朝于太廟又使領兵加天下元帥之號人臣威
震主者危子之于父何獨不然馴至其勢極于敢行大事
由制之不早制也既敗帝乃與馮道曰吾家事若此衡對
羣臣已事而悔夫何救乎

敬翔

翔朱溫之所信任者也溫性急驟他人不能近惟翔能適

其意故得與密計歎其相得之晚唐昭宗崇勳殿之宴意
在圖溫也招溫入內閣不前更招翔翊亦伴醉去蓋昭宗
恩殺溫不得去翔亦足濟其腹心觀此則翔與溫合謀以
傾唐無疑翔雖梁之功臣寧非唐社稷之賊哉後溫得時
薄故姬劉氏愛幸之復以妻翔翊已貴劉氏出入溫卧內
如平時翔非不能聞之故縱之以邀寵于溫君臣衷相不
以爲恥國之不祚客有大于是乎至于牙兵斬關老賊萬
段翔視廷誘隨友弒弒父無異于已附溫以弒君宜不足
介其懷也同光之際唐師趨大梁末帝追而問計不能發
一策獨相向痛哭而已身爲宋家老奴坐視其亡而莫救
平日之寵祿謂何但高頭車坊之雄經差勝于李振之入
朝而史氏猶律以趙張之例梁書曰伏誅亦原其先與于

溫之篡弒而加之罪乎
唐臣傳

郭崇韜

崇韜當時所稱智計之士也乃吾考其行事何其謀國則
工而謀身則拙也乎史載其贊莊宗密策非一而最奇者
無如自鄆裝汴一事唐新失德勝梁兵入掠澶相諸州契
丹且數犯幽涿議者咸勸莊宗奔鄆取黎陽衛州並河爲
界與梁約和崇韜進曰白建大號以來河以北人皆引領
以望成功今奔鄆不守而指河爲界又誰與爲守也願分
兵固楊劉而長驅以入大梁不待指顧而天下定矣莊宗
然其策果八月梁滅而大業以成此非崇韜誰能發之書
曰以智略居佐命第一其謀人國不亦王乎已而伶人宦

官用事崇韜疾之用相抵牾苟能分身歸鎮豈非明詔乃
不出此而上書請去劉夫人爲后冀得中宮之助以自固
此其事已非端士之所爲久之譏間愈入更思立大功以
鎮壓之適有征蜀之役明宗爲總管當行崇韜乃薦魏王
繼岌爲帥而已副之大勳雖成而功高震主危疑益甚又
受王宗弼所獻蜀宮嬪妓珍寶弗却中使奉命勞軍弗迎
姜非之口因得播于劉后繼其將危魏王以間之于是立
我者之德不勝我生者之親中宮教至而崇韜父子之首
立碎于李環之撻矣夫崇韜托劉后如泰山而劉后屠崇
韜如大豕其自爲謀何其拙也大臣立心不正謀身愈固
而得禍愈烈此可鑒矣

晉臣傳

桑維翰景延廣

稱臣劉地以要契丹石爛之盟而成梟獍維翰之子業者
維翰之謀也巳而安重榮請絕契丹維翰復疏不可與
爭者七始終堅事北之約者亦維翰也及出帝立景延廣
用事政書告哀止稱臣而不稱臣議者罪其挑釁致晉祚
之不永不知晉之亡非因絕北朝之仲由出帝之荒淫與
推轂之非其人也考晉自絕契丹之後敵數舉兵入寇顧
當禦之于秀容挫之于咸城敗之于馬家口却之于相州
破其鋒錐于白團又斬其酋解里于長城北誰謂塞騎南
牧而十萬橫磨劍不可恃哉獨其主敗倫而妻叔母姑喪
而秦細樂無良之本豈可一日居于民上无所任尊閣之
帥又杜威貪懷之夫也時契丹陰使人給威汝降吾以汝

爲漢地主威晉遂定計納款是以李穀進頌管之策不行
王清奮拳脩之勇不救出降表令諸將署各一時兵革慟
哭無不切齒以人心而論安在不可一戰易敗而爲勝乃
廟算既失于平日兵權又操于閭外遂至一敗不收惟有
君臣銜璧爲帳已耳由是以論晉之君之失不在喪盟而
在死寇晉臣之罪不在絕和議之相而在賣國之將也
維翰延廣二人同立于朝一主和我一主却好若矛盾然
蓋不可並用也故此入則彼出彼退則此進開運初契丹
費起山帝復遣使請和契丹主曰使延廣固敵所欲甘心
定兩道則可使者述其詞愈遂止夫延廣固敵所欲甘心
者于維翰固無怨也當時誠遣維翰往申前約未嘗不可
繼好以紓國難况耶律連年入犯人畜耗數連律后常謂
契丹主汝得漢地不能居又語其墓下曰漢兒回意和番
我亦何吝與和字何廷議雖然幾同榮舍既不能和以固
因本又不能戰以大復擊兩人之計俱如書地有餅均無
所用然人臣謀國自分必必乃契丹無意于殺維翰而維
翰憤而自經必欲誅廣延廣延獨置辨不已至配八等而
後伏地請死二人之優劣于此見矣

周臣傳

王朴

士苟有志天下之務雖身不任帷幄足不履行間而目擊
四海凡敵情之強弱列國之形勢與用兵之遲速緩急宜
可揣摩而預籌之役有智勇之君以次創舉卒如其策而
弗易焉誰謂儒者不足與談兵哉至朴于世宗時上平邊

論云唐失道而喪矣蜀晉失道而喪幽非今據所以取之
之術必先江南北犬桂廣犬峨蜀惟益州必取之寇不可
以恩信誘然不能爲邊患可爲後圖世宗然其計而未暇
施也及有宋受命四征不誦淮揚吳越已蜀幹表武招以
尺書武繫以長組次第略定而太原一旅終在大難俱夷
之役咸與朴策相符謀王定霸不越指掌而得之論者謂
朴具佐命之略非五代人才所及而不竟其用惜哉

蘇節傳

王彥章

五李之世人臣之跡其主不異逆旅之相遭朝委質而夕
反面者何其勝道彥章起于廝養忠孝之義未嘗日閑于
耳苟因時成敗與爲去就誠當世浮沉之常態乃毅然不
同與所持鐵鉞並號鐔鐔何其烈也考滑州之陷晉人獲
其妻子間使誘之不從且所其使以拒之其誓不顧家若
此郵州失守宋帝旁皇召徵問計相泣滿門事急矣非
用彥章爲大將不可因用爲北面招討使夾寨之賊期以
三日已而趙德勝破南城會不逾時料敵何其審也時梁
之可任者止一彥章而張漢杰趙縱雖眠于內段凝恣睢
于外楊劉小挫輒以疑代爲招討而梁事不可爲矣及唐
兵攻兗兗卒以保黎五百騎屬之又使漢傑爲之監軍以
擊其肘兵單勢沮數戰不利計無他之惟一依以謝宋帝
已得嗟乎子明烈士惜所遇非其主耳苟得如宋藝祖者
而事之其功業豈不與曹武惠將哉然其言曰豹奴留皮
入衣謂名子明武夫亦願留名于後世故歐公待表而出

之以微傳詳子明書以終卷不能爲子明者耳

白馬驛

昭宗遇弒其相殉而死者夫人裴貞一昭儀李漸榮耳未聞貴戚大臣擇患如孔父仇牧其人亦未聞有枕尸痛哭若王經申討賊之義若陳泰司馬字者一時縉紳苟免無恥下建此兩婦人遺甚然裴樞獨孤損諸人不猶在乎隱忍吞聲不敢出一語以挫兇逆之餘無非蓄胸還懷爲免成計耳乃白馬之誅二十餘人駢首就戮等死也付諸濁流焉若殉諸椒殿之爲安哉由是衣冠道喪君臣之義比于塗人梁王一日坐金祥殿而蘇循張文蔚奉冊升陛矣楊涉張策奉國璽薛貽矩趙光遠奉金寶以次進矣再拜

拜贈諸臣以爲極推戴之私而梁王方朕懷此數憾不盡殺故于蘇循父子目爲實國勅之歸里無少恩貸溫雖盜國之奸何啻無羞惡之心哉若夫崔胤以陰險被屠李彥威氏叔琮以塞謗滅族柳榮以負國自夷此固貫盈之報而亦好還之理歟

宣者傳

張承業

承業唐之舊勳使也僖宗時監軍河東崔胤誅宦官詔宦官居外者所在皆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而全之則承業餘生固晉王丐之也及王疾革以莊宗屬承業承業報之以忠亦固其所乃其僕守樊鎗豈僅爲晉王惜庫物哉誠欲藉以資軍實成霸業義舉以雪國恥興復唐社

爲再造之計也天祐之末嗣王功德日隆藩鎮將帥勸進不已會有得傳國寶于魏州者羣臣咸以爲賀承業自晉陽馳至洛誅曰吾王世世忠于唐室今河北甫定朱氏未亡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王不聽其勸哭曰三十年血戰本爲唐室今日自取誤老奴矣因歸晉陽卧病不起揆承業之心蓋以桓文望其主不願以佐命自爲也斯時唐祚之移十有餘年強者恃橫割據其下相與僂力無不欲其主各正名號以爲攀附之地而承業猶置意于西京三百禩之鍾簋不遂其請竟鬱鬱以終豈非有唐之純臣乎哉故崔胤之誅七百餘人不足蔽從來觀軍容使之率而薦承業一人實足表一代內侍之忠也

雜傳

馮道

馮瀧王享功名壽考于五代干戈之際殺獨天幸由其浮沉之術足以取容而自全也初崇劉守光軍事以謀攻幽易繫獄生平圭角僅于此少露鋒去而事張承業掌書記平莊宗爲學士無所見明宗卜相語安重誨曰吾在河北是爲書記多才博學無能此可相矣道之才學誠不知其何若以與物無競其爲人豈不刻有未幾開帝出奔道帥百官迎謁王入凡三上殿勸進不懈晉滅唐因事晉晉亡又朝耶律德光于京師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道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癡頑二字自署考語空其確也時笑丹以失禮讓劉繼勳繼勳詞引及道笑丹主曰此更非多事者此一語豈不盡其模稜行徑乎歷漢而

周周太祖至汴意其必行推戴而道殊無意反受其拜如平日不似潞王時勸進之數則何也計道此時年已老矣以累朝著舊自處而外表其凝重之度意新天子卽受命其能不虛上相以授我耶此又其要君之法議者謂其陰沮太祖之謀而緩之何其高視道乎跡其始終以舍故圖新爲汲汲故宦官可事契丹可事篡弑之人可事幽廢喪敗之君亦無不可事以滑稽之智行其巧取富貴之術安往而不如意者若屑屑焉存興亡成敗之戒于胸中則久鬱鬱以爲鳥得號爲長樂老乎獨怪當時之人稱喪失實于道之卒也猶歎其與孔子同壽則其時之好尚何如哉

武詩選第一 武詩寄賀實其意頗以富貴自矜倨之大風
猶士上言其言皆上策大小同自不倖然則是富賤之中
文字如皮光華耀隱諸人爲之賓客便非董馬高駢之流
所可及隱矣遺士嘗題夏口詩云一箇衙衙客不得思量
黃祖慢英雄意蓋有所諷也武肅覽之大笑固知殊遇由
其意中喜悅名士雖語言文字不以爲罪觀其歌詩自得
足知其好尚矣

晏非有意于爲帝者也特身爲漢室宗老漢人不得不繼其緒所可惜者晏初不聽李驥率兵下太行控孟津以觀變之計徒喜郭威迎立其子遂輟此義舉耳不知威恃四

大臣之未附故遣馮道迎賢以觀人情之去就已而瀟淵
兵變威嚴然監國漢陰公終以幽成則旻見事之不彊也
然而藉援契丹崛疆太原歷四世幾三十年後晉周而趙
匹劉氏之祚得旻而少延焉歐公作史異其詞于九國其
亦哀旻之志也夫

允耳

真宗

封禪汾陰諸事原廣心好大者之所為真宗之才不逮宋
皇漢武乃東巡西祀展禮告成而瑞獸天書神微并草
草而中其指其所為由於上欲欲領冠冕進孤注之說
而以清淵之盟為必欲舉非常之典以宏耀外庭于是
帝在之夢賜尾之帛種種不經帝亦自忘其誕妄速以告
羣臣不惟五鬼之徒藉以進即止而如子明剛方若
冠平仲一則笑其目大體之使一則固復直告未能之
言其臣下亦神而目其主使人何言哉之風孫籍周
起譚於嘉成之戒宋詠兩朝賊臣之疏皆不以為規而以
為填文此其後人之漸惟李文靖先事知之他人不覺也

仁宗

帝在位四十二年有宋曆數獨為靈長其間恭儉恤備
政史不勝書歷代守成令主文景以來所僅觀也而其量
公者尤在下詔褒柴氏後以奉周祀不忘受命所自惻然
有典滅繼絕之恩與東夏微子之封夫何異焉乃考之六

仁宗

遠史紀契丹之盟也手援柔順自發于地猶曰天賜聖
告而考漢之與宋之崇奉天書陰陽符契之術然所
明者義之利漢

代齊梁之與先世苗裔罕有存者雖繁過漢祿夷相踵而
國步亦促而不延不知帝王之起實有天命豈猜忌之所
能禁哉紹鄧之封爵以上公勝國之後不致忽諸嗚呼此
仁宗之所以為仁也歟

神宗

神宗有意開治之君也而卒不治者則以立志太高求效
太速用人太驟行法太紛之過也夫三代之盛不可再觀
而勤曰堯舜則視商周為晚近矣殆無功哉貴乎因循而
極擬周官酌前祖制不足尚矣漢唐亦極盛矣而

一政明日易一令則奉行者不堪其擾中才皆守職而
陳謨必曰阜昌致主且陋伊尹而空名無實之大友進未
前使青苗助役方田保馬紛紛見告以致舉朝鼎沸四海
鴻弊銳于求治而更得亂明作之弊不尤甚于因循乎使
神宗不偏信安石之說說任韓范歐富諸賢從容補綴而
不坐臻有道之隆任一執珥之安石而呂惠卿鄧潤甫之
徒相援而進持牢握固遂成厲階是誤神宗以誤天下者
安石而誤安石者又惠卿諸佞人也浸淫至于再世司馬
光呂公著起而救之雖廢新法不行而羣奸之欲售其計
者又以紹述為詞妄張奢類弊政踵行而宋之元氣陵矣
要皆作俑于熙寧之世哉

哲宗

哲宗踐祚十有六年元祐之初童仁臨朝而治紹聖以後帝自親政而亂豈帝之聰明反出老嫗下哉由宣仁親見仁宗之世任用諸賢成太平有道之長故垂簾之日司馬呂范連茹以進海內忻忻庶幾慶曆嘉祐之盛時帝方幼冲非有周成漢昭之明者也一旦宣仁晏駕熙寧羣小環臂稱慶假紹述以圖報復匪獨免役諸法紛亂暨釋而嚙昔正人編管安置靡有愜道猶恐寒灰再煇銅以黨人片石因無其人誰與共理日新月削馴致靖康之難君道之由至帝已甚而廟號僖尊之曰哲其即倬下之從私以其能舉神宗之政而美之也

徽宗欽宗

宋之亡其君臣之失有尤非金能亡宋自亡而初燕人馬植以取燕之策說童貫下盧溝請自登萊渡海結女直攻遼可以得志貫奇之薦請朝易姓名曰李良嗣而後遜之議始此矣時宋與遼未嘗有鄰也在已本無萬全之策以百餘年不知兵之弱宋忽欲役焉啓疆莫不可必得之燕雲微獨字文虛中神師道預度其後事之可虞即高麗之君猶竊焉代爲憂之亦知女直之不可向邇也蔡攸王黼貪功樂禍幸其利弗圖其害舍久狎之馴狎而盟新羈之封豕不思一朝償事馬植之內其足食乎其失也一兵危事也固之存亡繫焉自非將將難以各誠寄之當時雖之邊才寧無一二可以推轂而童貫以刑餘之入往師中之重託不資敵國笑矧貫素不知兵其遣劉延慶出延

州渡白溝河郭藥師知其必敗後卒以不戒喪師出幸歸闕枕藉者百里宋人之虜既爲女直所輕迨女直已冠五京貫復失期不會金因得以藉口十七州之歸尚可冀乎其失也二歲幣之輸遼時先後訂五十萬而止金人欲背海上之約要求不已云以已力下燕欲拘燕管內租六百萬趙良嗣奉命再往王黼欲速成其功許于舊輸歲幣外更加燕京代稅錢百萬緡纒盡驅而燕之職官富民子女金帛悉爲金人掠去竭中國二十四路之財所得止七空城其能償所費乎其失也三金人責趙溫訊等逃奔既縛遼之未幾張毅以平州來歸趙良嗣謂新與金盟而納其叛是予以口實也不聽卒受其降金果以此爲兵端又詔而殺首及其二子昇金於是燕之降者皆泣而生郭

藥師飽歷之失人來燕山藥師以城降金得藥師知宋之虛實凡懸軍渡入之計皆藥師等之失其失也四粘沒喝南下童貫時在太原張孝純進堅守之謀使從其言河北未易動也貫懼逃歸京師太原勢遂單外及金犯中山朝廷掃禁旅授梁方成使屯黎陽何瑾恐京師羸弱請留以衛根本沮于白時中不聽俄而方成兵潰滑州不守河南無一人禦敵金人笑曰南朝可謂無人遂取舟以濟有險不據半渡不擊其失也五北騎長驅漸逼京邑于是汲汲議東幸議建收議割地而守禦之略一不及焉若非李綱以身行之趙諸道勤王則都城之陷不待靖康之季矣時神師道姚平仲折彥質各路之師集城下者三十餘萬綱見敵軍深入將以計取而平仲倖功私出夜斫

敵營敗而亡走一軍之挫未爲大切何妨補牢以贖而李邦彥卽奏罷綱以解說于金及諸生伏闕軍民颺鼓則又起綱而任之夫當日在廷之可任者獨有一綱乃條以爲可去又條以爲可用倉皇委頓之時綱以孤掌獨鳴不啻一木抗大厦猶桃之挈之不已綱卽欲再進用兵之說不可得矣其失也六金甫受盟而退或曰三鎮不予難不能紓也制之便或曰三鎮藩籬也汴京堂奧也藩籬撤則堂奧無以爲蔽勿割便究之言便者固狃於苟安言不便者亦無術以爲固守持空言于廟堂之上於疆場之緩急毫無所濟無幾奔離不陷其定粘沒喝掠太原兩河形勢已斷而三關之棄爾尚策令而未止故金人曰待汝議論定我巳渡河矣其失也七傷弓之傷羽隨絃而下之者創巨

痛難也金人後悔而不可追矣金人始則之於宋君臣心將屢月幸其一退凡用人選將恤民納諫諸務斷全刻剗圖維期桑榆之收可也乃上下恬然不殊處堂之燕慧掃文昌而不省怨天戒也信耿南仲和議而止李綱進兵弛武備也信趙倫之詐致書余親以圖二酋聽折可求之請結斥遣籍里以復怨于金開敵費也其失也八金人再犯下城之選非李綱莫可託者乃忘其前勞反以爲誤國而竄之宰江呂好問與諸集諸相之成以遇奔衝列勤王之師以備畿內救急之策也不報且欲因其言事而貶之袁州張叔夜錢益各統兵赴關耿南仲謂和議可待止之勿前郭京劉幸竭六丁六甲之術本妖妄也何樂孫傳基神之進于上云可以坐食粘幹識者咸共危之而止不覺

也其失也九宋人始終無一成算敵來則不勝恒怯而強皇敵退則任其優游而弛情議論多而成功少安得不見侮于強敵乎及都城陷沒金人邀斷聖入青城始排面而泣曰宰相誤我父子意蔡臣謀國之不善自熙寧以來已然而二帝昏庸不知簡任用者不忠而患者不用致此播遷言故曰非金能亡宋宋自亡也其乎國君之義以淑社稷爲貴避難以圖存爲可說也父子俱執蓋臥沙漠千載而下與使愚同識不亦羞乎

高宗

和議之非宋臣強半排之而卒不可回者後人多咎秦檜力主之不知乃高宗之隱衷檜特後黜奪迎其意而成之耳帝初卽位常痛靖康時和戎誤國因迎李邦友吳玠蔡懋諸人之罪寢之選地檜亦然附何樂不可爲也檜者曾幾何時而自蹈獲賊耶不知帝之甘心忍辱俯首屈膝以事誓者將以沮淵聖之再立以求保此位也明受之亂苗傅倡言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復降陛下自處何地此雖亂臣之語實有以中高宗之私者及金人庭劉豫使小校宣言于汴曰自今爲汝殺親事人請汝舊主少帝來則是金人將欲立淵聖于南京以分中原之勢使我兄弟自爲戰爭代我樹敵也帝聞之震慮和議不成則金人之計必出于此將兩帝並立乎抑宛然避位再遷於瀋陽耶度必不能時廷臣莫喻其志帝又不可出以告人卽有一二或知之者亦不肯阿說以順其意獨檜逆探其情以爲固寵之謀於是力持其說始終不易帝陰喜檜與

已有同心故言無不聽今日遣新請使明日遣奉迎使輪蹄相望幣玉接踵稱臣割地皆所不羞必得允乃已而後金人以哀見圭王冊立爲大宋主位適定矣彼大臣如趙鼎張浚李綱小臣如胡銓胡寅辛次膺等累數十疏疏千百言非不痛切輒貶輒徙不遺餘力而槍晏然兩國竝封父子孫三世顯重于朝蓋帝德其有助于已故始傾意任之繼則富貴共之耳史傳華太后將歸淵聖卧泣於車前曰歸語九哥我還得太乙宮使足矣他非敢望也觀此則淵聖亦自知不容于帝無還轅之日矣嗟乎子臧季札之義不復見于後世使帝子之魂喪水天而不返不亦哀乎至紹興二十一年距太上梓宮之還十有餘載始有奉迎靖康帝之使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顛放則金人亦思爲

高帝地也故曰諱稱者高帝之隱衷後人豈能察其何也

孝宗

帝秦王德芳世裔高宗以公天下之心擇而立之初未嘗有毛裏之愛也內禪以後事德壽宮二十餘年始終不懈太上大行升祔既畢仍衣衰經視事內庭羣臣屢請易服不聽則漢文以來所未有也人君有力行一事能爲萬世法者莫大乎以孝治况禮廢風頹之後而不匿之思發於宮幃烏在不可格天人而感養夏是時南北通和易表以書改臣弼姪敵人不渝盟者再世非至孝蒸黍之效耶或者謂符離喪師規恢中沮譏其不能雪恥亦不審于時勢之論乎

光宗

宋自道君以後稱上皇者又二世然徽宗之內禪迫于勢猶明皇之於肅宗冀以紓國難也高宗踐祚日久長於春秋以倦勤故且其性多玩好退居南內優游以遂其耳目之私已爾孝宗進賢除佞志圖恢復近于明作中原之所繫心者也使其終于天位無內禪之舉則內侍之閤不得行李后之悍無所施而光宗亦不至負不孝之名於史策矣乃無故襲累朝之故事茂居重華號爲壽皇將以已之色養德壽者而獲報于嗣子耶詎意讒毀起于帷帶不惟定省嚴疎及其終也竟無且麻衰踊以將事者從來無無父之君光宗何以視賴于羣臣之止裁斷正之避位以去蓋蓋立于不孝之朝也若非趙汝愚援端王而立之俾之主喪則壽皇遂不成服人倫漸滅若此此南宋之所以益

寧宗

宋南渡以後誤國計者不在戰而在和自高孝至寧宗忍恥事讐凡四世中原之氣奄奄欲盡侂冑當國忽思建非常之業速以恢復爲已任存報怨之心于累世優忽之日至今讀李壁一詔豈不令人慨然但恢復大事也張魏公韓蘄王諸人且難之曾檢小如侂冑而妄議此乎孔圖大計必以人才爲先使當日專任丘岳毋用程松火職之變尚可弭也至郭倪李爽皇甫斌之徒更爲委瑣輕以圖外寄之平居無匡復之成算又乏出奇之方略率其烏合僥倖一戰庸有翼乎師纔出境前者僉後者奔逆賊在蜀漢以叛告金人之勢愈張我兵之氣益索取元謀求脩師錢

割江淮地種植無厭苟非敵有蒙古之難則大江以南恐非宋有矣於是增幣不已更而侂冑之首以昇之雖奸豎之枯齒不足惜獨恨中國無人雖師出有名亦無所濟殊可羞也

理宗度宗

理宗崇信道學凡闢闢濂洛之賢賜贈賜謚斥罷安石印說除尤朝偽學之籍聖道豈不大明乃西山衍義一書鶴山九經要義寧非程朱一派亦既立于其朝矣一則爲朱端常劾罷一則爲李鳴復辨黜論落積薪十有餘年然後悔而召之顧齒已衰謝未及施用而卒用人不及其鋒追殞頌而哀之亦何及乎夫恭已往之程朱而失同時之真魏尚謂能崇信理學者哉葉公之好龍特好其似者治理

宗之謂

蔡州之役得以汛掃諸陵孟珙江海諸將益兵餉備經理屯田頗有守禦之策使君臣動色長以抱虎枕蛟爲慮務修內治勿遽爲汴洛之謀則東南半臂猶可偏安乃食功者建恢復三京之議視蒙古之新銳等干以金之枯朽雖李宗勉丘岳喬行簡杜杲之議論俱不足以定國是開兵造釁生事邊庭究竟中原未恢尺寸而獨端忒木斛口溫察罕之騎已徧蹂于江淮獨漢間矣郝經來使政有悔禍之心乘此尋盟雖好差可緩伯顏之寇而似道欲拚其殺俘獻捷之欺成羈華頌功之侈拘之真州上書不報以致塞騎長驅襄樊圍急而平章方擴歌姬引劍客視疆關之勝負不足當蟋蟀之鬪有一嬖偶言及襄樊之困者似道

詰其人輒假他事殺之雖權奸之家蔽而朝廷之雙鵬爲已甚矣蓋宋自寧宗以後氣象日蕭一日土宇日削一日先之以侂冑繼之以彌遠終之以似道一小人成一小人復出屢清國是天又使昏闇之主接踵而生而度宗荒淫尤甚嬖倖進御閤門謝恩者同日三十餘人迷惑若此有不逮其亡者哉

后妃列傳

昭憲太后

太祖兄弟三人皆昭憲太后所生后欲使諸子次第俱爲帝庶無貴賤之殊此婦人之慈雖合鳩鳴哺子之義而不知亂萬世之法開襲奪之端也后臨崩命太祖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汝百年後當傳位光義欲傳光美以及德昭噫是誤矣蓋有宋之天下太祖創也太宗繼之而昭憲主皆因之胡可紊乎縱使太宗兄弟悉能遵先后遺冊更一世再世而適及德昭非墓木已拱亦毫而僭動矣乃弟及之序甫傳於龍行虎步之天子而武功以憤自効涪陵以讒致頌趙普所云一誤再誤者固不關太祖而在昭憲之末命也昭憲果以亡周小兒爲憂乎彌留之際豈逆知太祖在位之曆數幾何而百年後德昭猶然幼冲不堪負荷耶且古有弱齡而踐祚者成王立年止十三其時風雨無驚拚飛卒定者有叔父周公爲之負扈也后以德昭爲慮胡不勉光義如周旦之輔成王而乃令太祖教諸樊之傳季札耶母后一時之亂命伏異日骨肉之隱痛婦人之仁近千姑息以之謀國宜其誤也

慈聖宣仁二后

蘇軾坐詠詩下御史獄慈聖達豫中聞之謂神宗曰軾得無爲魯人中傷猶至于詩其過微矣軾由是免後蔡確亦坐車蓋亭詩被奏宣仁惡其訕上謫之嶺表兩人皆以文字獲罪而二后處分各異豈以確用微山故事果爲指斥而軾九原弊龍之句真詠梅耶由軾之忠懇久爲慈聖所知確素懷詐變炫宣仁決欲逐之特託此以爲名耳兩人之所遇非有幸有不幸也然而二后用法之平殆非熙豐以後諸君所可及矣

昭慈太后

后之初廢也緣章惇郝隨之誣搆其再出播華成于蔡京馮涓之朋奸后雖貞淑其能勝小人必諸家耶然使名望

儲君必不免也後之難居之數也其有存后者天又以系將絕之宋也于是垂簾而邦昌反正系詔而康王嗣統指馮而苗劉伏辜南渡之業非后莫再造也后之數最奇任最鉅福不逮高曹諸后而功實過之矣乃宣仁于受冊之時輒歎其異曰必爲國家當大變其言之驗等于龜筮吾不知其先幾之智果何所見也斯尤足異耳

顯仁太后

金人來誠和高宗命何鑄等報謝諭之曰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係甚重以至誠說之彼將有所感也鑄等至金懇請太后乃還諭者謂帝屈體請和故金得挾所質以爲重我愈下彼愈驕不至厭其

求不已苟能如漢祖之于項羽雖置太公祖上竟以吾翁即若翁一語全之詎不足爲前事之師而顧稱臣割地紛紜遣使爲哉不知高宗非漢祖之比也漢祖之視羽特異隆之類耳豈吾之才與力足以加乎其上抗而制之有餘羽之不即烹太公明有所憚而不敢殺其親以漢怨非徒因項伯之言而止也若高宗則何所加于金金又所畏于宋而不肆其要求乎高宗誠以父兄之覆亡爲恥而不以母氏之私養爲急則祈請之使斷宜棄絕苟區區狃于晨昏之戀非發哀惻之語不出金綰之奉庸有濟耶然則分業之智惟其英雄之大略者方可用之以全親而非僅存之辱主所敢道也

諸臣列傳

質淳仁滿皆周代字執與宋祖平日比肩事主者也太祖自陳橋擁立還府三人謁見苟慨然進名義以相詰責誰不婉折遽相率遠巡降階下拜若推戴之恐後者何耶或云爲羅環等提劍迫脅非其本謀不知三人皆晉漢舊臣熟視人國之亡已非一代北面而事亦非一君使其宜仗節成仁寧待恭帝遜位之日哉大抵五季之世士寡廉恥惟自幸其不喪如長樂老人所共羨遠計賸烏誰止于何臣僕耶太祖曰宰相中能循規模懷名器無如范質但欠世宗一公耳此豈專爲質一人惜哉乾德二年三人同時賜罷則其鄙夷之意見矣

石守信

太祖好微行以察羣情向背左右或諫勿輕出以犯不虞之戒帝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微行愈數乃然慮功臣典兵恐成異日尾大之患引石守信等杯酒從容勸其出守大藩積金錢自娛樂一時咸罷宿衛以去已又解王彥超等節鎮殊不以天命自信何也蓋太祖之語左右一時權宜之言而罷貴戚之柄乃百世苞桑之計也當其微服間出豈無白龍豫且之慮正以天命在我一語以寢奸人暗奸之心此太祖妙于用術也若諸功臣故舊皆其嚆昔等夷又習見我之行事非有積德累仁而但取之一旦者安知不欲爲我之所爲以希伴天命之萬一焉可不預爲防制耶後人咸謂宋祖善保勳舊不似漢家蒞臨之酷而不知其駕馭之權已寓帶礪河山之內崇其爵號而示之以事權譬如鷹鷂之物飛揚其性也飽其肉而縛之樊籠雖欲騰舉其將能乎况宇信喬琦諸將無大過人之才其志亦愛金錢子女田宅之奉而止耳故人主待之易壓苟遇韓彭之徒裂土南面猶執望焉太祖其何以御之乎然後知爲宋太祖易爲漢高帝難

趙普

趙中令有才而寡學者也先後相兩朝幾二十季其謀國之欲如收方鎮之權轉度支之賦節諸州驍悍以補宿衛錄大降之奏必使奏聞凡名實之綜核吏治之操切俱有成畫當時諸臣鮮有出其右者獨其見聞短陋無學問涵養之力故經術非其所優德量亦多未足如紀堂吏而執法殺姚恕而報怨以至絲髮之嫌睚眦之恨皆求所以中

之既失執政之體尤虧休養之度而天性奸營私以至規邸店之利鬻第舍之材今日江南餽銀明日吳越貢金其門如市炙手可熱夫人臣非無暗之難而無今名之難普也不學鮮聞斯義乃藝祖固有使貪之法明知其奸州而姑示優容常謂之曰措大眼孔小多與十萬錢便寒滿屋子矣此雖與普論桑維翰者實以教普也大臣不學便如許鄙吝而普方謂謂爲自謂平生致主全在一部論語吾不知普行中曾論二十篇中何等也

淳陵之政普實爲之敗于叛先后之盟而進宣堪再誤之說此達君之法與李昉曾會高宗處陛下家事一語絕相類千古奸雄害人國事止一二微詞遂致決裂可勝道哉夫太祖挈天下授之弟合子美齊之公也何可言誤借以

國龍之術舉其主與同食之親猶金鑲衣衣其子而若君問與夷其何辭以對反復念之普誠自誤以誤太宗矣小史云普病甚遣親吏詣道士姜道玄所禮謝云神語神曰此冤累不可避要叩免者爲誰神以淡墨書牌示之恍惚見牌末一火字道士以告普曰必廷美也才聞一火字便道是淳陵普胸中先蓄此憾真有懺悔不得處幽冥之理殊可畏也

曹彬

將之難取者三曰暴曰貪曰驕暴則好殺貪則驕貨驕則矜功此固韓白翦起之所犯未易求之衛霍以下也曹武惠降四國王未嘗殺一不幸破蜀還臺中惟圖書衣衾下江南船上榜子云奉勅勿當公事同以儒將之心行神武

之事於前三者一無有焉寧獨于宋諱將爲第一卽古授
鉞推穀之選亦未數數也若夫不拜使相受賜以歸語播
美曰好官不過得錢亦聊爲美帝側微笑解嘲意豈在阿
堵哉天道好施常與善人宐子孫之多貴顯殊于曹瑜也

盛多遜

多遜由諫官判史館以言史事中上意驟泰大政時趙韓
王元勳也多遜齟齬之罷相去普固非純臣而多遜之謀
傾普者非出至公不過權勢相軋欲使其再起耳不思普
大勳在旅常雖有過不至終廢也微獨王祐引宇文融排
張說以解之而其父亦厭其所爲以得早卒不及見其敗
爲幸小人貪寵而昧于利雖凶身及親不顧也及普復位
卒不免朱崖之行妻子亦徙遠高多遜之所以陷普者豈
非自爲阱哉

陳恕

理財國之大事恕久典司職心計不誠唐之劉晏至不肖
其中外錢穀以問恐人主因府庫充實開廣侈之端尤見
大臣先事之識當時或以爲過計無幾丁謂林特相繼爲
三司使景德祥符間各上會計錄而東封西祀之事以興
不勝蕭然繁費焉然後信恕之言爲有見也若獨區區以
幹吏目之何淺之乎視恕也

楊業

業宿將也久爲北兵所憚憂慮之戰卽委業部署安在不

可以成功旣以斧鉞授潘美復令王侁監護業乃處偏裨
中則進退機宜皆爲所制業之命有所懸矣侁欲業趣歷
門北川已蹈危途而陳家口之援又失期不至業以身許
國必固其所但失大將于暨子之手帝雖下詔痛惜如虎
臣不再得何邨之役苟林父不能過先穀之違命春秋之
責專有所歸潘美司三軍之命役師辱國而弗問軍刑無
乃待乎業之歟部將王貴與麾下士無一生還田橫島上
之客何以加焉

呂端

君子謀天下之務必處處精明物物經理則力既有所分
而智或有所困欲凡事並舉而反眩于一二大事者有之
此大臣貴審乎體要而不樂居小智之過也太宗將命呂
端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於事糊塗於理則明
噫帝誠知端者乎蓋端之質近于樸厚其氣象多澁沉而不
露不知者遽以糊塗目之觀其議養字繼遷之母于延州
以繫叛逆之心校之冠準擬斬之係安北門爲凶逆戒者
其得失何如也宮車晏駕李后命王繼恩召端端知有變
鎖繼恩閣內乃入對真宗卽位猶平立殿下捲簾審視而
後拜寢宮闈之變于從容安定之中豈區區好見其聰明
者所能辦哉趙中令曰觀呂公奏事實不爲喜挫未嘗懼
與台輔器也尤識之于蚤矣

寇準

契丹渡入定州徵萊公決北伐之策則西幸成都南走金
陵宋之持遠不待靖康以後矣及和好再定疆宇晏然王

欽若乃以城下之盟毀之夫欽若固善議人後者也獨不記邊陲告警時倡出幸之計者誰乎宇文雄軍修齋誦經者誰乎至是乃捨人之功文致人之罪止以泄曩日偏遣之恨耳然是役也眞宗卽不親至澶淵萊公承命來錢以行戮力却敵則成功歸已而孤注之謗亦無自而生不知外之侮中國以宇文之主紐於恬熙故役馬啓疆以至于此惟赫然張天子之威靈以至其耳目則先聲可以奪敵人之氣戎服可以作六師之勇故以戰則克以和則固于是韓杞之載書自彼請之雖予以歲幣而關南之地卒不可得謂非視州駐蹕之力哉若謂人主自將卽蹈危機則周宣之役淮北漢武之上單于臺唐太宗之征高麗周世宗之討北漢皆輟于一擲者耶眞宗繼體未及身履行

王旦

天何言哉乃有書耶當日丁謂林特之徒藉此蠱惑其君所難者王子明一人耳一日美珠暗賜以君而賄其臣求寒其口且如之何諫則重違其意不諫則實咎于心度其時必展轉姑息思一納牖之路而奉進天書之使命下矣豈盡出眞宗意哉由王欽若輩設是以牢籠之使不得一啓口也夫人臣義無苟同知不可從當先立異以矯其非故旦之匡救安于天書方起時卽開陳常道以閉之使人主憚其正而自止小人斂其邪而不行斯爲格心之豫道也若一中其牢籠俾主上得靡以處思已不得伸其直

蒙至鬱鬱責恨雖成猶然負咎披緝以殫究不能比于史魚之尸諫疎可慨夫

魯宗道

章獻臨朝無端以唐武后爲問意將尤而效之也贊之卽對曰有唐之罪人也機鋒所觸后意已銷沮過半由是欲立劉氏七廟則諫曰如嗣君何欲以大聲先帝行則又曰夫成從子后雖恚猶有所憚不敢得罪于天下後世故勉強以從之也贊之立朝剛直不止一二事而莫大於杜章獻之專政彼章獻者非能以順爲正者也當其疾困猶數引其長以示仁宗苟非贊之逆折其萌天聖之間有不效雉舉之所爲者哉

李迪

眞宗欲立劉后文定進言后起寒暑不可不以母儀而因周懷政之誅欲加黃皇太子文定奏曰陛下有幾子乃欲爲此計肅中官植元子國之大事無出此二者而能昌言不諱非輔臣靡躬之道哉至其惜汾陰之土木疏陝右之兵糧奏丁謂擅除吏劾夷簡監補官勳望巖然固不在王沂公後但其晚知徐州欲因祠岳爲上祈年求子將自比于祠官祝史之舉與奉天書言祥瑞者無別生平微有頑喪仁宗曰大臣當爲百姓訪疾苦禱祀非迪所宜令毋往得待公輔之禮矣

王曾

祥符天禧間瑞應香至帝以語曾曾曰願陛下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輿議此言婉而實諷非苟徇人主之

意者至其陳昭應宮五害不獨都下諸林特即以至宗明
冠平仲視之未免以附會貽羞及真宗彌留之頃會入章
遺詔以明肅輔嗣君權聽軍國大事丁謂請去權字會正
色曰天子幼冲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解權猶足示後
且先帝遺音敢增減之耶寓義抑母后之法於一字之間
何等闊鍵后自是不得御大安殿不得上壽於長寧殿非
舊制之誰制之耶時丁謂建議大事令入內押排雷允恭
傳奏禁中盡可會恐權歸內侍力爭不聽而謂遂與允恭
擅移皇堂同時誅雷亦自會之助奏劄二奸於東笏正襟
之餘風力何矯矯也然其生平自信止在不圖溫飽一念
遂有如許光明正大但用宋以三元得第者宋齊為京督
會而三皆能不愧科名而沂公為最云

許公為別駕時從父交穆即以等相薦之今考其相業
都在純駁之間如辨冠準之中傷拔包拯之剛介能推賢
也而使金之役國書與口受語相謬以誤富弼因小隙之
未化耳大內火帝御拱宸門必舉簾然後拜宸妃薨請發
喪成禮殮以後服有違識矣而郭后之廢立贊其議至點
伏閣諸臣始盡私私怨之是者耳蓋有才而疾於度疎河
詆之為李林甫未免已甚然以同時王曾李迪諸人比之
心術之純疵則較然矣

李沆

真宗時賢相冠平仲才勝王子明度勝而皆不如李太初
之識凡事俱有遠慮而不沮目前之計彼見人主撫承平

之運值鼎盛之年其心易侈無審經遠其所喜如出欲
劉美人為貴妃則對內使引燭焚其詔附奏曰但云臣
以為不可外戚石保古求為使相公奏曰保古無文職
速拜言帝惡賄物議其應答如響不少假借何異廢厲以
第一出於邪刃將斬乎時西北用兵或至肝食于旦歎曰
我輩安得坐致太平乎公曰少有事勤足為弊戒他日
方寧論朝廷未必無事至於權土木禱祀之將伯則日取
永旱盜賊以聞子明猶謂細事不足煩聖慮公曰此豈
異日之憂也平仲薦丁謂之才公不用謂平仲曰如謂者
可使之居人上耶他日必患吾言未幾公薨而泰山社首
之禮典子明充昭應之使矣公薨拂拭之嫌起平仲有雷
陽之行矣公時答所云一一皆符然後知事果可強而

韓琦
好水川之戰任福違韓公節制以致覆師與馬諷街亭之
敗不用武侯之命者何異然雖將兵者輕敵寡謀之罪而
將將者寧得辭其責乎現是役也范公會爭執之苟按兵
以觀釁不失為持重之計乃韓公曰凡用兵當置勝敗於
度外斯豈臨事哀敬之意哉且所任之將勇於趨利而疎
於防敵雖軍令再中違命自若格圖而前不知已陷其伏中
數鶴盤飛於軍上萬眾遂塗陷於原塗還旆半途亡者之
家迎號馬骨其慘甚於魯人之復以矢公駐馬驢驢難於
慰沙場之魂更難於對申息之老當是時殊不能置勝敗

之運值鼎盛之年其心易侈無審經遠其所喜如出欲
劉美人為貴妃則對內使引燭焚其詔附奏曰但云臣
以為不可外戚石保古求為使相公奏曰保古無文職
速拜言帝惡賄物議其應答如響不少假借何異廢厲以
第一出於邪刃將斬乎時西北用兵或至肝食于旦歎曰
我輩安得坐致太平乎公曰少有事勤足為弊戒他日
方寧論朝廷未必無事至於權土木禱祀之將伯則日取
永旱盜賊以聞子明猶謂細事不足煩聖慮公曰此豈
異日之憂也平仲薦丁謂之才公不用謂平仲曰如謂者
可使之居人上耶他日必患吾言未幾公薨而泰山社首
之禮典子明充昭應之使矣公薨拂拭之嫌起平仲有雷
陽之行矣公時答所云一一皆符然後知事果可強而

於度外矣韓公元老壯猷猶誤於任人以致躬死他師乎
孫子曰將承官也可不慎歟

富弼

弼不悅于呂夷簡故使遜之役薦弼以行雖意在陷弼然
而將命實得其人也人臣義不辭難况此行所係國體匪
輕苟非其選應對失次大則速邊敵之兵小則困幣賦之
索則夷簡之舉弼似乎擇人而使弼之受命可謂之知難
不避險陽修乃引頤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罰之蓋以庶幾
夷簡是知愛弼而不思使遠非弼不可也是行也弼初
聞一女卒繼聞一男生皆不顧人臣有此國爾忘家之義
有何事不可成哉夫宋之于遜仇讐也和好迄數世不變
由澶淵之盟有寇公之略研之亦先獻弼三子有當公之

力爭之臣

宗景祐元年也時寇公當國弼之策與此事相類也
弼與日使遜之功與

范仲淹

范公生平以先憂後樂為念凡富貴賤毀譽欣戚一無
所動于中此非無本之學自其讀書長白時斷盡書粥其
志固已遠矣故其初為同叔所引輒請太后還政稱譽謬
臣繼為群主所薦令西人破膽號范仲淹歷中外幾三
十季雖未克竟其所施而當時海內縉紳下至閭巷以及
四裔莫不誦其姓字而樂道其行事者豈非名世之士哉
且也識橫渠于弱冠而授以中庸濟明復于窮阨而致以
春秋有宋一代理學源本于此後儒獨重程朱而未知

公為之嚆矢也此其卒承提為撰神道碑述其典臣坦未
釋怨戮力以濟西師此至公之語亦公聞之而快然者其
子堯夫以為不然削去之嗟乎公自謂一生與人無所怨
惡而堯夫乃使睚眦于地下何其不成乃父之志哉

趙抃

介甫變新法聞道率同列爭之介甫曰公輩坐不讀書耳
聞道折之曰皐蕞稷島有何書可讀介甫默然辨則辨矣
而未當于理也夫典謨出于唐虞之際墳索闡自渾噩之
餘古今之書莫大於是豈在文字之繁絀哉但可應之曰
讀書貴達時務結繩畫象不可以理三代之猶井田封建不
可以治今日也若徒學而泥古多議而辯通紛紜變更輕
議祖法凡自號為經術之家者足以資一而百餘也

歐陽修

濮王典禮司馬光至圭臬稱皇伯據禮為人後者降其本
生父母稱伯叔父母之謂也然于英宗事其所生之意不
盡若于皇伯之上加稱本生情理其兩畢乎乃文忠引為
大後者雖為其父母降服為期而不從本生父母之稱以
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謂濮王空稱稱稱公從而足也同
族范鎮岳嶽等據禮以爭者俱非龍機國恩冠夫歐公豈
有迎附新主之意哉不過低頭避尊尊尊而不敢承其

故曰堅志因此八字此法所以

王安禮安國

和甫平甫特諭每與其兄異荆公急欲聚斂和甫因言出
求言奏曰今乘權射利者用力殫于薄瘠取利究于圓夫
足以干陰陽而名變耳荆公主用兵和甫因上問唐平淮
蔡事對曰今夏氏之強非淮蔡比諸臣非有李愬光顏輩
恐無以副聖志也荆公欲峻刑平甫因上論王猛佐秦而
令行對曰猛敏嚴刑致秦祚不再傳所言皆陰利其兄
而不諱與韓維之非韓絳曾肇之不悅會開無殊兄弟之
間固不可同豈若此哉荆公不信二弟而惟子秀之是聽
秀以之誤父介甫以之誤君則溺愛不明之所致也

司馬光

公初居
事國之有漸則民不驚也然治道去其大害者而
或又曰熙豐時羣小尚在他日有以父子之義聞上者則
禍作矣若此者公非不熟慮之然而樹德務滋除惡務盡
古人之所誠也公當蠱之時處革之會視厲民諸政不啻
痼癩瘡痍之在體必蠲之又蠲而後快者尚肯姑息留餘
為腹心之瘡耶至熙豐用事諸人布滿天下力不能悉除
勢又難舉斤公與一二正人介奉柱之間猶以杯水救火
張之焰勝則社稷之靈不勝則以身殉之公常有言曰天
若祐宋必無此事此以不得已之心為無可如何之語若
逆料小人行將用事而預為調停之說公之計所不出也
不詳病及延癘猶親庶務不與其尊尊中語者皆不

下大故以書託呂正獻樞密以國事屬之其意以為樞密
嗟乎乃心王室如公銳于楚繁如公安為其小側目於元
祐黨人斷以公為首也

范鎮

蜀公在仁宗朝知諫院論建儲事章八九上得命百餘日
積奏為白視宗社事不啻已家事將以身殉職至改官而
後已何發奮若是他若議濮王典禮與王安石爭青苗一
不如意寧落職終身不起聞其風者可以立備溫公為之
立傳繫括生平一言以贊之曰再誠矣予知公者乎

蘇軾

子瞻始冠登朝出入遷謫四十餘年不復天用以充厥忠
天下後世共指之微獨不自矜其高而後亦思其高
韓退之空論柳子厚謂其論不切不極則其文亦不
所以柳子之文必還于承徙于柳而後至而世人稱子瞻
海外之作益變化不可測則亦不遇于時而困頓拂鬱之
效也

鄧浩

志完初除諫官恐以言事貽親憂將固辭母夫人曰兒能
報國無愧于公論矣吾願何憂賢哉以盡瘁易其子堪與
劉器之母並傳也然視志完平日所與居游尤有良友
之助焉田豐者俠士也素以氣節相砥即狀報廢孟后書
謂人曰志完不言交可絕矣此得罪出盡勢之乎遂更進
白願若勿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不止此也夫內奉親

母之教外受其教之親即不教
俾士得兩助而意彌勵云

張商英

南英惡元祐大臣疏論司馬呂劉諸公乞追謚卽碑又比
宣仁爲呂武蔡京人相商英當制過爲褒美其醜正附邪
往往如是已而藉京爲援驟得執政更與京議論弗協擢
罷之始則託私而相比繼則競勢以相傾小人常態無足
怪也所異者時方早且慧見商英登用之夕羣議而兩道
君書商霖子以賜之天道無私乃商此爲之應耶或道達
其會耶京復相而商英被貶諸生爲訟寃反得忠直之名
其爾縫押閣之術又可知矣

李綱

綱之忠節固在力保其國而論其忠節則其忠節不
等一議左強人意方金人挾二帝宗戚諸王北行別立異
姓張邦昌居政府位宰相此日不守外以拒逆命恬然處
官禁建大號下僞詔止勤王之旅而一時賣國牙郎王時
雍矣升莫倚輩相與劫戴共誇佐命妄謂三靈改卜一姓
不再與矣金人既去呂好問乃動邦昌以國人向背之旨
馬仲勸以定趙孤之義始崇元祐太后西宮之禮尚循宋
初處周太后者以處非其欲存趙祀也明甚幸天步之
多難規大寶子如寄無將之法其能追乎高宗方寵之太
傅商以郡王自綱以僭逆僞命二事屢請而後邦昌與時
雍諸逆論罪以去衰朝之紀賴以少振若夫仗節外難之
臣雖在仇讐亦知愛敬若水之虞金人歡曰慈心殉國者

十數南朝惟李侍郎一人則諸吏之公若何如綱請予謚
贈而凡偷生倖免之徒庶知所愧朝廷之褒貶爲厲
世勵勉之藉庸可吝乎朱子云李綱入來纔成國體殆謂
此也

綱之戮宋齊愈以附邦昌僭偽之罪也而張浚以其曾笑
綱募兵買馬三策挾私恨而殺之據爲指劾浚中典名佐
且不見諒而况汪黃輩輩乎夫綱之宗諱遠足動燕山之
聞而近不足結人主之知急則合數萬衆之伏闕而統不
能解同列二三人之疑忌蓋其去留係有宋汴杭之分統
而豈人力所能爲哉

趙鼎

初鼎疏稱張浚有補天浴日之功再遷以副任大事故止

何呂庸問之遂生嫌却于是鼎去而浚留也而浚固難
之叛引咎去上將授之嶺表鼎力爲解救始釋是則鼎微
獨無宿怨之心而實有和衷之美然後知某日之隙由浚
之疾中而非鼎之過乎疑忌之私浚且不覓何責於檜左
元鎮騎箕以歸無生還之望也

檜雖被誅論鼎曾受郭昌爲命又張王次翁論鼎
是事理

張浚

浚放廢二十餘年而匡復之志不墜及完顏亮渝盟觀兵
采石時敵騎充斥江上無行人浚冒雪孤舟求乘輿所在
忠貞之概久而彌篤誠爲中興所倚獨惜其志廣而才疎

德有餘而度不足也況軍旅非其所長耶師但左
按兵據險以我之客易彼之主何隙以圖之可也而遽撤
五路之兵輕于一試卒致全朝關陝淪沒失律之咎何辭
以謝王德都環勢不相下岳侯已先道之乃乾然不聽俾
德踞境之上境之叛凌實逼之晚年再起又有符離之敗
當日若使之坐論廟堂而不任之以間外何至屢蹶若此
此固朝廷用違其才亦彼不自量其才也嗟乎蘇雲卿之
言曰德遠長于知君子短于識小人又曰此事恐德遠未
易了得亦人倫之水鏡矣

苗劉之變植虛器於前星欲有恣凶狂耳高宮未辨菽麥
而魏公在建策防範而頑之過俟唐宗帝帝數年又焉
皇嗣十餘載建策位以親王魏公德遠亦為劉李所害

無乃戚乎夫高宗由此不復生男皇嗣之非魏公實為
之耶

宗澤

東京蕩析之後兵民之氣摧傷略盡敵騎雷屯河上盜賊
忽然境中內而安輯還定外則捍禦招徠非仗忠義負膽
智者不勝此任而守之責李綱不以屬他人而以委澤以
兩河號召之計非澤莫奇澤于京城四壁置使以領招集
之兵造戰車設連珠炮開五丈河守禦之具以此而備而
又開誠收納楊進王善劇盜數十萬衆皆感激為之用拔
岳飛于行陣擢張瑄以軍鋒連結豪傑整肅軍紀以待率
革之至使高宗能乘此返于故都則九傳之宗社何至淹

為離黍乃還京二十有餘之泣奏不勝汪黃一言之叩金
汴趨揚中原無復系屬悠悠大河吾其濟乎長吟出師之
句不愧武侯歟而後已之心光復之志徒資恨于九京而
已事會不再良臣難得此讀史者應歎息痛憾於建炎紹
興之君臣也

岳飛

朱仙鎮之捷兩河豪傑揚旗以應王師金人號令不行兀
龍欲棄汴去飛將冠日渡河以快舉手燕雲之志何金
牌十二奉于一日匪獨十年之功敗之一旦彼好義之民
焚香迎候何罪而委之歸覲哉論者謂聞以外將軍制之
君命有所弗受宜矯制進兵如信陵君奪鄴軍以救趙
功成之日東歸闕下以功準罪可也然岳飛之志
也信陵魏之貴公子與君有是義之故而不無讓意聞之
於內一日却秦則其功顯於諸侯厥功既盛可以身託于
趙可使將兵歸魏魏君莫得而罪之若飛之見信于高
宗不得擬信陵之于魏君而又有賊槍發縱其間和議既
成諸大帥咸已奉詔班師而飛獨以孤軍渡入可乎縱飛
之智勇足以僂力中原而遠格詔旨賊槍得有辭以諱其
後萬一加以叛逆之名飛其何以自解乎且飛既罷之後
尚不難託以莫須有之疑而殺以半夜之片紙矧其有婦
命之質蹟而不舉族覆之耶飛忠孝人也寧被誣以求
自白于九廟必不肯矯而伴功貽天下後世之議後之論
飛者勿輕置喙可也

黃天蕩之逸金人幾不得渡太僕之捷復得安其無異斷
王前後戰績弗減鄂侯至其決意用兵不附和議亦與鄂
侯同友均爲賊檜所不容而一則受誣以成一則假游以
終何所遇之殊也由金人所最忌者莫如鄂侯故元朶遣
人語檜曰岳飛不灰終悞和議檜以金人之心爲心其羅
織以成張憲之獄者非素有怨于飛特殺飛以爲市圖報
命于金耳金人聞飛飛必至舉酒相慶而于蘄王以下諸將
非其所甚悞檜亦何必多殺一功臣以犯衆怒哉況蘄王
亦善自保全謝事之後跨驢攜酒從一二奚童縱游西湖
不至爲檜所側目其在秀州元朶取民開故新張堰高會
爲侍從汪藻所論或云武夫不特細行亦可以配相貴乎

張弼盡有餘錢掩與劉鳳而福置有取贖亦何足貴乎
亦幸曲端全備車之劉淵淵而劉一二美妾劉淵淵
謝亮以端誠殺王庶疑其跋扈開平朝同時喧言端海望
志張凌以百口謂其不叛且舉之爲大帥蓋欲收馭材而
破格以用之也端誠固士應以疾報知已豈其復有他心
已又信吳玠之譖謂端得志將不利于已遂定自度戰無
所負於端何所嫌而懷疑若是乃撫江止蘄舟之語重欲
以灰加勝墜開始終一人孤埋孤指愛憎顯常不亦惑乎
端隱忍執紼通野鐵象嗚呼冤矣江立不問叶結小義
黃真去無端端殺劉淵淵而劉一二美妾劉淵淵
金鑄河圖之田又詔端端制田楊委任之非人

[illegible]

王倫倫起於狎邪其素行無可稱者當許京失守徑造御前自贊其才求一官以彈壓都人于泰朝首謁願以身代賊其人亦似可錄獨聖俛之寶劍著以峻秩嗣是連命充使祈請說烏陵思謀使歸二帝太后說左元帥昌來返河南復地三人頗爲之動見建徽請到京面奏

力也至于河間之雷襄歷年授官平議以疾拒之冠帶
南向痛哭就義於先人文正公可以不辱論五世孫王許
其人物可儕于朱并洪皓之間而胡藩菴于鄙爲市井人
賴蓋痛抑之以絕全人之和亦據其始而未究其終也

金人詔諭江南銓上封事慨淋漓敵人募其燕千金雖不足回房主之聽而能使外奇知弱宋之猶有人也遷諡十餘年壯志猶存孝宗朝再起言事而十平十賀一疏利害戢然至此舉朝爲婦人尤極痛快論者謂託之空言不及措諸實事爲恨然聖人之作春秋大抵皆空言也但能爲千古樹綱維卽有功于世不少今邦衡前後疏具在使

人讀之凜凜將謂續獲麟之筆可也

虞允文

采石之戰非雍公犒師至軍卽王權未去李頤忠已來吾知不能致此克捷也權敗將餘勇固無可買顯忠纔授鉞猶未識士情也公挾金帛告命以華將渙之士心求壯夫於重賞之下猶以芳餌引巨魚必得之數也士氣既奮而後方略可施故大陣可堅壁而戈船可分布也光州之潰卒可授以旗鼓陣後之統制可屬之殊死戰也以寡制衆轉危爲安南渡之宋於是一再遠矣倉卒之功奏于書生之手劉錡曰我輩媿處順昌之旗幟果出采石勁弩之下哉亦心折之詞耳

留正

壽皇崩趙光宗疾不執事大行朕曰宋廢朝延何等時而大臣忍去其國哉正率同列乞定儲位率非至計既得念欲退閑之旨則光宗內禪之意已決奉以行事庶宮庭內外藉以帖然而正遽肩輿出都奏國是於倉皇靡定之際以求苟免則將焉用彼相哉幸有趙忠定在援立嘉王大禮賴以不廢若正終引咎避位尚可說也而手詔一名晏焉返國急則驟通諸荒安則仍居其處何以施面目于百僚之上乎張叔椿請正奔國之罪非苛也

汪立信

元兵旣迫立信移書政府請出內郡兵以實江上百里爲屯十屯爲府刁斗相聞臂指相使以成聯絡之勢爲上策又請禮歸敵使許輸歲幣以緩師期爲中策似道信能行

之用其中策以紓目眚之急用其上策以固根本之圖則長淮遙北何遠不爲天塹宋之爲宋猶可割而守也奈何不以爲石畫反抵書於地漫不加省坐令師潰蕪湖范文虎夏貴反文內向江南尚有尺寸乾淨地乎元伯顏入建康或以立信策告伯顏曰宋有是人有是言耶果行我安能至此嘉謀之不用敵人猶且致惜而秉鈞者憤憤吳國之罪可勝誅哉

儒林列傳

陸九淵

象山與朱子學術議論多不合學者皆疑爲偏拘然其資分氣質有大過人處非沾沾繩尺之士所可及也觀其語門人曰忠孝事吾身本無欠缺不必他求又曰吾人知道六經皆我足跡直下是道分明何等難哉當其其他道大而近于夸覈考其行必難拚焉者合于聖門之狂而躬行實踐則不逮朱子耳其子持之能世其學常當時賢從古典事造業往往以血氣盛衰爲銳惰此言足儆人暮氣後學宜識之以代章絃之佩

陳亮

宋南渡後諸臣建定都之議亦勸高宗幸建康幸淮揚而止耳未聞請都荆襄以爲進取之計也孝宗卽位十七年同父始上疏言之其議創闢不獨從廢主之聽實見當世君臣狃於錢塘湖山之勝頗倚委靡苟且夕之安而忘中原之形勢也若移處必爭之地邊鋒伊邇將枕戈肝食之不暇而數十年積衰之氣可以少奮也况荆襄係天下之

春控關洛連巴蜀極湖湘通吳會古來用武之區惟梁元帝纔一都之其地氣蘊結磅礴久而未泄而人物傑悍頗有三河蹈躡之風與江左溺於靡麗之習者不同固可因之以集事惜乎同父之論不見用於弱宋將後有與者安在不據以爲神臬則同父之策有以啓之矣

忠義列傳

文天祥
嗚呼文信國之于宋蓋明知其事不可爲而必欲爲之者歟其在章貢泰詔涕泣發溪洞萬人帥之入衛豈不知島合之衆不足當百戰之寇惟欲以身殉君父之急姑一往而不顧耳及至行部陳分地建閫之策與張世杰議淮東暨登閫廣全城幸一得捷則命淮師絕其後又與真帥謀

谷焚厥步以入京口種種計算皆如畫美無濟而饑而欲一試之者其天苟祐宋安知不獲萬里之勝堪爲捲土重來之地乎至于崎嶇以求二王開闢建南規取寧都出梅州復會昌尺寸以圖無非爲公卒補半之計及空坑兵潰潮陽失列身被俘囚志尚未已請以黃冠歸故鄉猶有匡復號召之思焉始終求一當以報宋不欲徒成以塞臣子之責已也其容章羅數語大意已見鄉人王炎干操文生祭之雖欲成人之美而豈淡諒公心者哉

陳文龍

宋遜事日棘猶置士籍開具鄉里年甲令隣里結勤于科舉條例無礙方許納卷其時以科名著者文山而外雷夢炎陳文龍咸以第一人及第夢炎碌碌苟免不足齒文龍

以孤掌支強寇城陷不屈指其腹示敵曰此中皆節義文章何相偏耶縛解使骨昭然與文山爭烈宋重科名而士由此遂致身如二公者可不媿也

陸秀夫張世傑

端宗既崩羣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一子尚在將焉置之于是再立帝昀時潮州寸土海中一礎不得智者決其必危秀夫與世傑共政雖流離瑣尾中猶日書大學章句進講此其意蓋以周成漢昭望其主冀一成一旅兆其謀幸雖迂而實正心似愚而實苦也及乎天不佑宋風作庠門然後殉帝子于洪波投繯香子海若灑德祐斷壁之聲無晴東易服之羞雖亡國之恨千古同悲而二臣之心則已殫矣古所云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若二臣者

謝枋得
登山初教授建寧試宣城日摘買似道政事爲問竄于興國敢干獨權奸而不忌其人豈畏者耶已而察訪江西元呂師夔來寇閩湖澤之殺張孝忠敗沒登山可以成矣以母在故不伐乃變姓名入建寧山中草屨賣卜每東向而哭不知者以爲被病也歷十餘年程鉅夫以人才薦時在襄經中召之不應爲魏天祐執去遂不食成嗟乎古之君子處板蕩之秋隱身荒野如巢勝李業之流行遁以自全者多矣不幸而聲光未鐙物色頻來則有檻吮仰藥守成不易而已豈游移之詞得掩其志者哉其所遺問夢炎

書述武王典滅繼絕之大義望元主效之以存宋以旦夕待死之身而欲爲本朝廷一縷之墜緒雖無所濟而一念孤忠十七帝有靈其鑒之矣彼謂宋于宋亡十五年後爲公嘆者何詞之多責備哉

徐道明莫謙之

宋之亡也使節之士死不勝編要皆誦法聖賢受恩君父有所感激而然乃有如天慶觀道士徐道明空輿僧莫謙之者方外之流何與名教又有洪福者夏貴之家僅劉士昭者泰和鍼工斯等賤技無關分詮咸能視死如歸滅族之悔因以見人心禮義之有固然又以徽有宋三百年涵

然乎
義忠孝之旨洋溢于黨塾而漸漬爲風俗致有此效豈其

隱逸傳

種放

明逸處淳化咸平之代遇不世出之上符具匡濟之略卽辭薛難而築崑嶽謝猿鶴而友麋龍相與建名世之業宣不愉快而高言嘉遯坐致玄纒將無矯情而近于釣名者乎然果以務光石戶自許遂當棲谷卧姓名不落人間斯不媿獨行之操胡爲修而歸山倏而入覲倏而從祀汾陰僕僕道路不自憚煩將取銀魚象簡之榮爲照耀泉石之具耶而况膏腴廣置族屬恣橫衆醉而侮萬兆給驛以

履莊口滿腹俗情一腔勢利視彼馬首下巢由之拜者相去幾何哉空乎杜鵑因曲宴而誦北山移文以致誚也

奸臣列傳

耶恕呂惠卿
恕也耶皆朝道之人也恕各司馬光門下卽以凶悍目光

周三臣傳
李筠
宋初建遣使至昭義告筠以受周禪故筠傳檄起兵拒宋

或有獻策者教以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以爭天下筠誠能用其計內據形勢而外倚河東契丹爲援天下事未可知也乃不以爲然獨恃僥倖槍撻汗馬謂有此二者可以無憂是以匹夫嗜鳴叱咤之雄可代元泥而封重險也及太祖遣石守信攻筠飛令斷筠下太行路觀宋之所必爭則知筠之失所憑矣澤南之戰不待接刃而紅其必敗也且筠之拒宋者不有臣宋也而劉鈞與

周世宗不惜以臣禮謁之屈于鉤無寧服于宋採筠初志不過欲效連橫之計與宋並立耳豈真有興復周室之意哉史臣曰是以歟報周者系之周臣誤矣

遼

遼自太祖至海陵凡九世傳國百五十季奄有五京幅輳萬里勝兵百六十萬松漠以前所未有也按九主之中如阿保機之崇禮先聖德光之末年三海隆緒之理免滯振乏絕却高麗女樂雖荒服之長何常無一二事合于人君之道邇之靈長窺有以也至若宗真之虧孝駿武洪基之安忍信讓遼之顛覆實階于此加之延禧之肅暗崇奸回而玩敵天探國本馴至于崩八部之族于是替矣人也

金

靖康之變金人劫二帝入青城逼之易服其北行也二帝匿紫雲馬載後宮以牛車及抵燕山徙之營部復徙之韓州置之極北苦寒之境又使素服謁于太廟未免以俘獻幽辱之稱何異金之逞志于宋不太甚乎夫金與宋未嘗有不共之仇也海上之盟既不復伸掠其土地俘其子女王帛可以止矣必遷人之主夷人之社辱人之妃妾至于流離徙而後快凶德之無厭如是當時人汴之虐幹離

不亡。撤離喝為最無幾完顏亮僭立大殺其宗室誅幹離粘罕之子孫皆絕又夷粘沒喝之族粘沒喝即若假手以沒宋人之憤者然傳及百年又啓崔立之難哀宗自汴徙毫立劫其后妃諸王亦載以車赴于青城詣述不臺之營再送和林在途艱楚無聊有甚于二帝之時者施報之理何其不爽乎哀宗幽蘭軒之歎史嵩之獲其骨以獻詔付大理獄庫雖不能生致以戮宗廟之訛而祖宗數世之恥亦可少灑于此日也雖然守緒亦金之賢主也在位十年未聞大過卒能以身殉國較之溫然沙漠僵尸五國者不啻愈耶